



RIBENDIGUO DE XINGWANG RIBEN

要不要

从一段可怖的历史中吸取教训？

能不能

从一段可怖的历史中吸取教训？

主编 汤重南 汪 淼
强 国 韩文娟

日本帝国的兴亡

下

世界知识出版社

日本帝国的兴亡

第七编 国运相赌（1939—1941年）

第31章 北进，南进

战略混乱

1931年3月，“九·一八事变”策划者之一的板垣征四郎，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作了次题为《从军事角度看满蒙》的讲演。他认为满蒙（指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对日本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的经济生活有很深的特殊关系，东北是日本“国防的第一线”。满蒙的资源很丰富，有作为国防资源所必需的所有的资源，是日本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要的地区。同时，他认为在对苏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满蒙在对美、苏、中作战上都具有最重要的特殊地位。5月29日，板垣又在部队长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满蒙问题”的讲演，进一步鼓吹侵略中国的东北和内蒙古“是当前的急务”。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其推行侵略邻国的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伙同板垣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把满蒙问题看作是扭转国运的根本国策。石原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和主张，形成了所谓“石原构想”。

日本对外侵略的总构想是，建立“大东亚帝国”，即在亚太地区建立绝对霸权。第一步，侵占我国东北、内蒙古和外蒙古；第二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排除列强在华势力，建立所谓“日满华政治经济统一体”，以此为基地向北进攻苏联，占领西伯利亚和苏联的远东地区；第三步，以上述地区的战略资源为后盾，向南进军，同美、英、荷正面交锋，以实现建立大日本超级大国的梦想。

在日本帝国主义眼里，中国不仅是块肥肉，也是一个弱国，是任其宰割的羔羊。日本在1937年准备以14个师团的兵力占领华北、华中、华南地区。“七·七事变”后，日本陆相杉山元甚至向天皇保证：“中国事变一个月左右便可结束。”

可是，中国人民英勇的持久抗战打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部署，极大地限制了它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的行动自由，使它既不能集中兵力北进，发动侵苏战争，也不敢贸然南下，与美英正面对抗。

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陆续将其全部27个师团中的21个派到中国，但仍不能征服中国。近卫文麿首相承认，结束中日战争还是遥远的事。陆相杉山元也要求官兵“有长期待久作战的决心和准备”。1938年10月，虽然日军先后占领了广州和武汉，但中国的抗战并未停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也更加蓬勃发展。这样，日本被迫决定采取“长期持久的态势”。

与此同时，日本统治集团在战略指导思想产生了严重的混乱。这不仅表现在“北进”与“南进”、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争论中，更突出地表现在欧战爆发前日本与德国缔结军事同盟的谈判上。

1936年8月8日，日本政府通过了《帝国外交方针》，规定外交的目的是牵制苏联，准备南进。因此，必须实现日德合作。而当时日本仍不能独霸中国，德日两国的侵略活动暂时还限制在局部范围内，还没有必要在军事上结盟，它们也不愿意因结成军事同盟而过早地引起美英等西方国家的警惕。因此，1936年11月，日本便与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

1937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但却遭到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同时也导致了日本与美、英、苏等国关系紧张，令其在国际上处于孤立地位。因此，日本统治集团内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直接从事侵华战争的陆军将领们认为，必须通过加强日德关系，使英国抛弃亲蒋援华政策，使美国保持中立态度，并且阻止苏联介入。1937年10月1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在《处理中国事变的具体方策纲要》中提出，为了解决中国事变，建立“八纮一字”的“道义世界”，必须加强同德国的合作，不但要巩固防共战线，而且要通过加强经济合作和航空联络来牵制欧洲、特别是苏联和英国，同时也要争取尽早同意大利签订满（伪满洲国）意和日意防共协定，以牵制英法。

当日本全面侵华后，希特勒也基本完成了毁约扩军的步骤，准备采取行动抢占中、东欧战略要点，这必然要同英法形成对抗。德国只依靠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还必须利用意大利和日本把英国的力量牵制在地中海和远东，使英国无力从军事上援助法国。因此，德国亦愿缔结德日意军事同盟。1937年11月，德国通过了《霍斯巴赫备忘录》，确定了一个大规模扩张计划和发动战争的时间表。

1938年1月，日本驻德国使馆副武官大岛浩前往奥得河畔松讷贝格别墅向里宾特洛甫拜年。里宾特洛甫充满感情地对大岛浩说：“我们应该签订一个使日德关系更加亲善密切的条约。”

此后，两人即围绕着两国缔约问题不断进行秘密接触。希特勒为了讨好日本，撤回了派驻在中国给蒋介石充当军事顾问的代表团，并正式承认伪“满洲国”，任命里宾特洛甫为外长。德国的举动大得日本欢心。

1938年6月，日本正式决定进一步加强同德国合作，并就建立军事同盟与德国交涉。与德国相呼应，日本把反对三国同盟谈判的驻德大使东乡茂德调任驻苏大使，大岛浩晋升为驻德大使，直接负责与德国的谈判。同时又任命另一位更激烈地主张与轴心国缔结全面条约的白鸟敏夫为驻意大使。

在与德国结盟问题上，日本海军与陆军有矛盾。他们认为，与德国缔结的条约只应是《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继续。因为日本扩大侵华战争后，军事力量陷入中国战场，外交上日趋孤立，不宜再与西方国家为敌，以免失去外交上的回旋余地和断绝对英美的贸易。尽管海军也同意加强日、德、意合作，但不同意陆相板垣征四郎主张的“里宾特洛甫方案”。按照这一方案的原则，日德缔结的条约，将不仅是针对苏联而且是广泛针对英、法、美的坚强的军事同盟。

日本海军害怕在与德国签约后会导致日本卷入欧洲战争，为德国火中取栗。山本五十六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是反对与德国结盟的主要人物。他们在海军炮术学校任教时曾是同事，二人经常在一起吃饭、练剑，关系比较融洽，在观点上也比较一致。在海军大臣永野修身辞职时，山本为了在内阁中同陆军相抗衡，极力说服永野推荐米内作为他的继任者。

陆军要与美国的敌人——德国缔结针对美国的条约，与英、法、美为敌，这是海军将领所不同意的，他们只是希望与德国结盟以压迫苏联，有利于日本尽快结束在中国的战争。因此，山本支持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在内阁会议中持强硬态度，但陆军也不相让。11月1日，德国正式提出条约草案。11月11日，在五相（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藏相）会议上，新外相有田八郎就与德国结盟问题作了谅解性说明，强调“本协定主要是针对苏联，但英法

等国一旦加入苏联方面即成为对象，英法等国本身并不是对象”。由此会议才同意促进早日缔结日德意三国协定，并决定参考德国方案，迅速制定日本方案。但陆军与大岛浩坚持接受德国方案，不同意只把苏联作为对象。这样，走投无路的近卫内阁于1939年1月4日提出辞职。

1月5日，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出面组阁。在新组建的内阁中，海军大臣米内、陆军大臣板垣和外务大臣有田等都留任。平沼内阁面对的问题仍是三国同盟问题。1月6日，德国向日本与意大利重新提出三国同盟方案，其内容与从前的方案一样。这一次，平沼内阁打算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德国的愿望，答应可扩大到苏联以外的“第三国”，但如果德国直接攻击苏联以外的第三国而苏联未参战时，日本仍要视情况决定是否援助德国。

对这一妥协方案，陆军中的右翼分子仍不满意，大岛浩和驻意大使白鸟坚决要求完全接受德国的方案，并在与里宾特洛甫谈判时，以欺骗手段答应了德国的要求。天皇训令平沼首相做适当处理，内阁只好派遣特使直接到国外去传达国内的指令。两位大使不仅不服从政府的指示，反而向外务省提出要按德国的要求，以苏联以外的“第三国”为对象，包括武力援助在内。由于两位大使在外拒不执行国内政府的命令，并分别答应里宾特洛甫和意大利外长齐亚诺，在德、意与英、法开战时，日本将负有参战的义务。这是明目张胆地无视国内指令、超越权限的独断专行。米内光政坚持要将大岛和白鸟召回国内，但遭到陆军的反对。

1939年5月，继10个月前的张鼓峰事件后，日本关东军又在中蒙边境诺门坎对苏军进行挑衅。日本两次北进的尝试都以惨败而告终，日本当局对北进政策产生动摇，南进论占了上风。日本方面感到苏联、英国、中国和美国随时可能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因此，就加快了同德意订立同盟的步伐。

就在诺门坎事件前不久，斯大林曾致函蒋介石：

如果我们与欧洲国家的谈判能产生满意的效果——这不是不可能的——这可能是朝着在远东也建立起一个爱好和平集团的方向迈出的重要的一步，时间有利于建立这样一个集团。

两年对华战争的结果，使日本慌了手脚，开始坐卧不安，乱了阵势，忽而反对英国，忽而反对苏联和蒙古共和国。现在已可看到说明日本虚弱的迹象，而它的行径可能促使其他国家团结起来反对它。日本已从苏联那里得到了应有的反击，英美则在等候时机打击日本。我们毫不怀疑，用不了多久，日本也将受到中国百倍强大的反击。

随着国际局势的演变和中国抗战的发展，日本统治集团内部战略指导思想的混乱有增无减。1939年5月，德国为了在发动欧战时造成有利于己的战略态势，亟欲打破德日谈判的僵局，因而做出了很大让步，由外交部条约局局长高斯提出了妥协案。其中包括两套供选择的方案：第一套以日方意见为基础，加进德方的一些要求；第二套以德方意见为基础，加进日本的一些要求，德国虽然在表面上做了若干让步，但实质上却和过去的方案没有什么区别。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又围绕着缔约对于解决“中国事变”的利弊问题展开了更为激烈的争论。陆军方面强调，缔结三国军事同盟将牵制美英对中国的援助，并削弱中国内部的反日和亲共主张。海军方面则认为，缔结三国军事

同盟只会使西方国家加强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并可能造成俄国的卷入，从而拖延“中国事变”的解决。

5月7日，五相会议研究了高斯方案，陆相和首相主张立即接受，但米内海相坚决反对。为讨论三国同盟问题，平沼先后召集了70多次五相会议，每次都毫无结果。

德国等得不耐烦了，便先和意大利缔结了“钢铁盟约”。在这一形势下，日本国内法西斯分子掀起狂热的反英运动，海军首当其冲，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由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一向寡言少语，在社会上有“金鱼大臣——装饰”之称，因此对海军的非难主要集中在好斗的山本五十六身上。社会上到处传言，说山本是米内的真正后台老板，指责山本是阻止签订三国同盟的“绊脚石”和幕后策划者，是“亲英美分子”。

在右翼政党大日本生产党的一个团体的决议中，还专门有针对山本的内容，要搜集山本私生活方面的材料，即他同他的情妇——新桥的艺妓梅龙间来往的情况，以此作为突破口，在社会上把山本搞臭，破坏他的形象。当时，海军省经常收到“宣言书”、“请愿书”、“劝辞书”和“锄奸书”。秘书官实松让还特意记下了前来递送“劝辞书”人的口头转告：“请转告山本，如果他不立即辞职的话，本同盟将呼吁全国国民，使他陷入窘境。同时，我们还要采取强有力的其他手段或措施，届时，勿谓言之不预也。”

这样，直到1939年8月，由于海军的反对和统治集团内部意见的不统一，日本与德国结盟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与此同时，德国对同日本结盟的打算也因其正与苏联打得火热而冷淡下来。

8月23日，长期对立、争吵的苏德两国突然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在此之前，德国与苏联的缔约活动一直瞒着日本。8月21日，德国在断定这时把正在进行的苏德谈判通告它的东方盟友已不会有什么风险之后，才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大岛浩。大岛对纳粹政权最为倾倒的就是它作出决定的迅速和果断，现在他有充分的机会来欣赏这一点了。里宾特洛甫在准备动身前往莫斯科的晚上打电话通知了大岛，但在他上飞机之前已没有时间看到他的狼狈不堪的日本朋友了。惊恐交加的大岛半夜里求见魏茨泽克，那位德国外交部官员后来告诉里宾特洛甫说：“日本大使像往常一样显得谈吐自若。但同时，我却发现他的某种不安情绪随着谈话的进行而不断增长。”

当这条爆炸性的消息传到东京时，日本政府就像打开信箱却猛地碰上一群黄蜂飞出来一样，对事先没有得到通知而感到十分恼火，并且茫然不知所措，上下一片混乱。因为《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与先前德国与日本签订的《反共产国际协定》是根本矛盾的，这不仅意味着日本原先为牵制苏联而缔结该协定的目的已经彻底告吹，还意味着日本被它所一直依靠的德国盟友出卖了。8月25日，平沼骇一郎召集了最后一次五相会议，决定停止三国同盟条约的交涉，随后便于8月28日以“欧洲发生了复杂离奇的新形势”为借口，全体辞职。

日本没有同德国缔结一个紧密的军事同盟条约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牵制了日本侵略军的主要力量，打乱了它既定的侵略计划，使它陷入了进退维谷的战略窘境。日本政府、外务省的文职部门和海军官员认为，如果缔结如德方所要求的军事同盟条约的话，只会使西方国家加强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并可能造成俄国的卷入，同时还必定加剧日本与西方国家的矛盾，从而拖延中国问题的解决。

由此看来，“中国问题”一直如恶梦般萦绕在日本决策者脑际，使其不敢贸然与德国结盟。如果说日德谈判搁浅的症结在于日本的暧昧态度，那么，日本态度暧昧的症结又在于其手脚为中国抗战所束缚，无法在世界全面的范围内同德意法西斯保持战略上的一致。

赶乘战车

当历史进入 1939 年时，世界已处于和平与战争的十字路口。面对即将到来的战争，列强为了不同的目的，从各自的利益出发，都紧张地施展着浑身解数，力图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争取一个主动的有利位置。整个世界局势变得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各国都在试图寻找一个以自己为支点的稳定的四边形。然而，这一切都随着《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和随之而来的德国 150 万大军于 1939 年 9 月 1 日踏过波兰边界而告结束。无情的战争驱散了笼罩在人们心头上的迷雾，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了。纳粹德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便以闪电战打垮了波兰。

大战的爆发对日本是一次巨大的冲击。惯于浑水摸鱼的日本统治集团，虽然看到欧战的爆发有机可乘，但却被中国人民的抗战束缚了手脚，无法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乘机在东方大捞一把。无奈之际，日本统治集团还是决定首先解决中国问题。

9 月 4 日，在大战爆发前两天（8 月 30 日）新组成的阿部信行内阁发表声明：日本不介入欧洲战争，专门解决“中国事变”。这一方针要求日本军方迅速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据此，日本军部确立了新的行动方案：以 1940 年为期，努力解决“中国事变”。日本对中国新一轮攻势开始了。

日本对蒋介石采取又拉又打、诱降加逼降的办法，企图使之归顺日本从而瓦解中国的抗战。1939 年 12 月中旬，日本陆军派驻香港的特务头子铃木卓尔中佐，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同宋子良取得了联系。宋子良是前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的弟弟，曾任广东省财政厅长，时任西南运输公司董事长，住在香港。铃木企图通过宋子良了解蒋介石集团有无求和的意图，宋子良迅速上报国民党中央。蒋介石批准由军统特务曾广冒充宋子良与铃木进行具体接洽。

12 月 27 日，铃木与“宋子良”进行首次面谈。1940 年 2 月 14 日，日本中国派遣军又派出今井武夫大佐到香港会见“宋子良”。2 月 19 日，今井回东京向陆军省汇报了与“宋子良”接触的情况，认为日蒋会谈有几分成功的希望。2 月 21 日，日本陆军相畑俊六同意继续与“宋子良”接触，并将它命名为“桐工作”。日军大本营规定，“桐工作”的目标是诱导重庆政府屈服乃至崩溃。

3 月 30 日，汪精卫的汉奸政府开张。日本为了配合“桐工作”，在军事上开始对蒋介石政府施加压力，企图迫使蒋介石承认伪“满洲国”，并同汪精卫合作。

然而，蒋介石与日本和谈，是为欺骗日本而采取的谋略，目的在于阻挠日本政府对汪精卫汉奸政府的承认。因此，日本诱降蒋介石的“桐工作”便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日军遭到了更大的打击和失败。1939 年 11 月 6 日，八路军杨成武部，在黄土岭战役中击毙日军中擅长运用新战术的“俊才”和“山地战专家”阿部规秀。日本朝野震动，陆军省发布了公告。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哀叹：“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在华北战场上，1940年8月20日—12月5日，八路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使其在1940年内解决“中国事变”的希望化为泡影。

日军在年初计划，如果能顺利解决中国问题，可望将85万在华日军削减到50万，以腾出手来利用大战爆发之机进行投机。现实的情况是，日军非但未能抽减兵力，反而不得不增加2个师团，使其刚刚制定的计划形同一张废纸。日军在对华战争上已是黔驴技穷，一筹莫展。

在欧洲战场上，经过了长达半年多的“奇怪战争”之后，1940年4月，德国突然在西线发起了“闪电战”。希特勒先征服了丹麦和挪威，5月10日，又下令他的装甲部队和伞兵部队对比利时和荷兰发起闪电战。四天后的黄昏，荷军总司令宣布投降，威廉明娜女王匆忙之中携同几位内阁大臣，登上一艘英国驱逐舰逃往伦敦。次日晨，刚上任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被来自巴黎的电话吵醒，“我们战败了！”电话中传来法国总理保罗·雷诺的惊呼。两星期后，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不顾他的政府的劝告，命令比军放下武器，并拒绝到英国避难。他认为，“盟国的事业已经失败”。不到一个月，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队就隆隆辗过巴黎，法国宣布投降，英伦三岛也岌岌可危。

正当希特勒准备入侵大不列颠时，英、法、荷三国在亚洲的殖民地，似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令人垂涎欲滴的熟果，法国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的崩溃，使东南亚富饶的殖民地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成了孤儿。

在日本人看来，亚洲的明珠已经从蚌壳中露出来了，印度支那的橡胶、锡、钨、煤、大米和荷属东印度的石油成了“丢在大街上只等人去拣拾的宝物”。正为战略物资大量消耗在中国战场这个无底洞而忧心忡忡的日本，眼睛一下子就盯上了长期渴望得到的东南亚丰富的战略物资和大量的石油。

在日本军部首脑们看来，法国已经败北，英国也在为存亡而战，此时不进兵东南亚夺取石油和其他急需的原料，更待何时。在国内一片“不要误了公共汽车”的叫嚣中，6月22日上午，陆军参谋本部与陆军省举行联席会议。会上，那些曾主张从中国撤军的人，此时却建议立即向新加坡发动突然袭击。

当时正在东京的美国大使格鲁在7月2日的日记里写道：

5月间日本涌起的政治喧嚣，迄未退减，反见日益加剧。

德国连胜，法国崩溃，普遍预言英国必败，都在对这里产生其必有的影响和作用，对陆军、极端分子和亲轴心分子的影响就更不用说了。军部在咆哮，政府则用稍微温和的语言，要求停止从印度支那、香港和缅甸向中国输送军事物资，要求英军撤出上海公共租界。同时他们还要求荷属东印度群岛不考虑其他国家的正常贸易定额和需求，而保证无限制地供应日本所需要的商品，在移民和实业开发方面与日本合作。

言外之意是，这种种要求通通都得答应，不然就如何如何。若是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日本是否就会使用暴力，此时尚难断定。日本政府的行动比较缓慢、谨慎，可是极端分子正越来越嚣张，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包括内阁很快倒台在内——不是和平下台，就是通过像“二·二六事件”那样的政变。公众的反英情绪日益高涨，大部分也反对美国。谣传内阁如果倒台，将由近卫公爵继任。

1940年7月22日，把日本带进了侵华战争的近卫文麿，第二次上台组

阁。内阁中的两个要职由两位锋芒毕露的人充任。一位是能言善辩、傲慢无礼、野心勃勃的松冈洋右外相，另一位是东条英机陆相。东条心狠手辣，曾任关东军的宪兵队司令，在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屡建“功勋”，深得天皇和日本统治集团的赏识。

近卫在组阁前将即将上任的陆相、外相和海相召到位于获洼的宅邸，举行了“获洼会谈”，确定了新内阁的行动方针：建立在日本领导下的“大东亚新秩序”，尽快解决“中国事变”，排除美国的干涉，同时要与德国和意大利签订三国同盟条约，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为南进作好一切准备。

在此基础上，近卫内阁在成立后的第四天正式通过了它的行动纲领——《基本国策纲要》。这份由文官们在近卫指导下草拟的文件，以大量动听的辞藻和夸张的调子宣告，日本的意图是“适应世界形势变动，改善内外形势，在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同时，捕捉良机，解决南方问题”。三国同盟成为新内阁急于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在8月1日以《日本死心塌地投奔轴心国》为标题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如今内阁换了，连同换阁所带来的种种变化，似乎比一场台风还厉害，竟然毁掉了一块地基。因为，一望而知，近卫内阁在阐释当前大众的要求、特别是军部的要求时，即已充分表露，它将死心塌地地投向轴心国，要建设东亚新秩序，要肆意践踏美英的权益、原则和政策。

支持此种方针的日本人，尤其是陆军中人——我们现在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占大多数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都把现在的时局视为实现其扩张主义宿愿的“千载难逢的良机”，以为决不会受到据说已经残废了的民主国家的妨碍。法国已不足挂齿；面对强大的日本海陆军，荷兰在东印度群岛只能作微弱的防御；英国被欧战绑住手脚，它的海军全力倾注在西方；至于美国，在这些扩张主义者看来，当那个有潜在危险的希特勒正大谈其终将征服西半球之际，它也定不敢与日本纠缠。德国的战争机器和体制，德国的耀眼的胜利，有如烈酒，已冲昏了日本人的头脑。

当近卫内阁紧锣密鼓积极准备同德国缔结三国同盟时，山本五十六却极力反对会将日本带向日美战争的三国同盟，不断上书吉田善吾海军大臣，阐述自己的观点。在一份意见书中，他写道：

日美战争乃世界一大不幸，对帝国来说，则在圣战数年之后，再添新的强敌，诚为国家之危机。在日美两国两败俱伤之后，苏联或德国乘机扩张，欲争霸世界，其时何国得以制衡？如德国获得胜利，我帝国以友邦而示其好意，然则德国未必将疲困的日本放在眼里。因为真正的友邦只有拥有雄厚的实力才能维持。帝国之受尊重而不断有讨好者，无非是因为我海军有强劲的阵容。是故，为避免日美冲突，两国应寻求万般之策，对帝国来说绝不可缔结日德同盟。

吉田虽然同意山本五十六的观点，无奈内阁中陆相。外相和近卫的压力太大，而辅佐吉田的海军次官住山德太郎中将又温厚老实，被人讥称为“海军女子学习院院长”。在这种两难的处境中。吉田终于不堪巨大的压力而病倒，并在三国同盟问题于内阁中正式通过之前三周、即9月4日辞去了海军大臣的职务。吉田中途退出内阁，松冈和东条入阁，是第二次近卫内阁引人注目、影响极大的三大人事变动。

为了使继任的海军大臣与陆军协调，海军军令部部长伏见宫博恭亲王动用了皇族的威信，举荐惯于息事宁人的及川古志郎大将接替吉田出任海军大臣。

9月15日傍晚，及川海相为统一海军意见在东京召开了海军首脑会议。海军次官丰田贞次郎主持会议，海军省军务局长阿部胜雄少将首先介绍说明了有关缔结三国同盟的经过。及川接着对自己同意三国同盟作了辩解：如果海军再继续反对三国同盟，近卫内阁只有总辞职。对海军来说，实在负担不起导致内阁垮台的责任，所以不得不同意缔结同盟条约。他要求大家表示赞成。

随后，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亲王为了给会议确定基调，首先发言附和及川的观点。老资格的海军大将大角岑生便代表军事参议官表态：“作为军事参议官，我们赞成。”既然海军资深人物都如此表态，其后再也没有人敢于发表其他意见。

至于内阁中的其他文官，都相信了东条的煽动：在混乱的现代世界上，这是日本“求得生存的最后希望”。

然而，松冈洋右对东条等人的谋略持有异议，他反对南进，但支持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他认为，签订三国条约将阻止日、美发生战争。如果德国真的与美国打起来，日本也没有义务自动地援助德国。那些不同意签订三国条约的军政高级官员，因为敌不过松冈的唇枪舌剑，也违心地同意了。

1940年9月7日，松冈外相邀请的德国特使海因里希·斯塔玛到达东京，就签订三国同盟条约进行谈判。9月10日，松冈费尽心机，以掺杂无数谎言和许诺的惯用手法与德国商定了协议。9月27日，松冈外相带着他的微笑参加了在柏林帝国总理府举行的盛大签字仪式。

三国同盟条约规定：“日本国承认并尊重德意志国和意大利国在欧洲建设新秩序的领导地位；德意志国和意大利国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建设新秩序的领导地位。日本国、德意志国和意大利国约定，对上述方针所作的努力，互相协助。并且进一步约定，三缔约国中任何一国遭到现在尚未参加欧洲战争及日华纠纷的一国攻击时，三国须用所有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互援助。”

在订立三国同盟条约的同时，日本开始南进。9月23日，日军分三路侵入了印度支那北部，迈出了南进的第一步。

松冈“预言”

三国同盟条约不仅使盎格鲁撒克逊人大为惊愕，亦震动了苏联人。苏联《真理报》称这个条约“使战争进一步恶化，扩大了战争的领域”。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只好一再向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保证，这个条约只是针对美国战争贩子的。他甚至向斯大林建议，让苏联也参加这一条约，组成世界四强——苏联、意大利、日本和德国的大联盟，以控制整个世界。

松冈外相以为自己策划了一项争取世界和平的计划，签订三国条约将迫使美国在执行反对日本的计划时谨慎行事，并将阻止日、美发生战争。他认为只有自己才了解真正的美国。与希特勒结盟是为了牵制陆军的政策……并且不让美国参加欧洲战争，然后就可与美国握手言欢。这将保持太平洋的和平，并把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组成大联合，反对共产主义。

松冈还认为，三国条约也是解决“中国事变”的一种手段，要依靠共存共荣，依靠第三国的斡旋，而美国最适于实现这个目的。

惯于拐弯抹角的松冈声称，实现他的目标的最好办法是，支持里宾特洛甫提出的把德意日与他们的共同敌人苏联联合起来组成四国大联盟的计划，他请求允许他到欧洲去亲自实现这一目标。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后，军方首脑亦赞成他去欧洲。

到1941年初，日本南进的步伐已经越迈越快。为了集中南进，必须稳定北方，迫切需要作出进一步的外交努力同苏联改善关系。2月3日，近卫首相和陆海军首脑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松冈外相的苏联之行。他们一致把稳定北边的希望寄予这个“口若悬河，不落俗套”的人身上，但却拒绝了松冈提出的顺便带给希特勒的一件礼物——日本进攻新加坡的许诺。

3月12日，东京车站挤满了给松冈送行的人群，他充满信心地离开了东京。一到柏林，松冈先后拜见了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他们竭力说服松冈，占领新加坡对日本是有利的，美国很可能不敢向日本挑战。希特勒向松冈保证，美国总统罗斯福不敢冒险把舰队开进日本水域，日本一旦参战，德国一定援助日本，“即使撇开德国军队比美国人优越这一事实，美国也根本不是德国的对手”。

对于这一切谈话，外号“万言先生”的松冈给予了热情洋溢的答复。但一谈到新加坡问题，松冈总是躲躲闪闪。当戈林接受了一幅富士山的画后，开玩笑他说：如果日本攻下新加坡，他就到日本去看看富士山真貌。松冈说自己确信美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迟早必然爆发，并赞成与其让战争来得晚些，不如来得早些。他认为，闪电式地夺取新加坡是重要的，并应着手进行。但是，在日本，有很多人想抓到虎仔却又不准备进入虎穴。

松冈对于他同斯大林签订条约一事却胸有成竹。里宾特洛甫则说：“怎么能在這個時候签订这样一个条约？请记住，苏联是从来不会白给东西的。”甚至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也私下告诉松冈，德国和苏联可能不久就要开战。然而，南进的巨大欲望却使松冈执迷不悟。

4月6日，日本代表团一行离开柏林。当抵达苏联边境时，他们得悉德国已入侵南斯拉夫。同行的顾问们感到不安——仅仅一天前，苏联还与南斯拉夫签订了一个中立条约——但松冈却仍然兴致勃勃地对他的秘书加赖俊一说：“与斯大林签订的协定已在我的口袋中！”

果然不错，松冈抵达莫斯科一个星期后，就在克里姆林宫与苏联政府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条约规定：维护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互不侵犯领土，缔约国一方遭受到第三国军事攻击时，另一方保持中立。

在盛大豪华的庆祝宴会上，斯大林对于这一外交转折显然感到十分高兴，甚至亲手给日本客人端菜，与他们拥抱。他认为，这是苏联的外交胜利，足可以证明关于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说法是谣传。如果希特勒有进攻苏联的打算，他怎么会同意日本签订这样一个协定呢？他在祝酒词中呼喊：“天皇陛下万岁！”他断言，尽管意识形态不同，谁都不应该违背外交誓约。松冈也给斯大林敬酒。斯大林诙谐他说：“你是亚洲人，我也是。”

“我们都是亚洲人，让我们为亚洲人干杯吧！”

不断的祝酒使东行列车不得不推迟1小时发车。在月台上，日本人看见微醉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从边门向他们走来告别时，都吃了一惊。车站上的各国使节和苏联官员也都惊呆了。斯大林吻了永井八津次大佐并气喘吁吁他说：“英国今天之所以吃苦头，是因为他们对军人评价很低。”

斯大林正在兴头上，先是同松冈紧紧地握手，接着又互相拥抱。他们紧

紧拥抱，简直抱成了一团。排成一字形站在旁边的人们面对这破天荒的情景，个个紧张地屏住了气。斯大林搂住矮小的松冈，热情他说：“有了《苏日中立条约》，在欧洲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在全世界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松冈兴高采烈他说。

松冈喜气洋洋地乘坐着奔驰在西伯利亚铁路上的火车，完全陷入自我陶醉之中。他未曾想过在三国同盟和诺门坎事件之后，斯大林会轻易地签订中立条约。

原来，苏联最担心日本会与德国遥相呼应，从背后进攻苏联。因此，曾把有名的大间谍佐尔格派往日本。1941年4月初，佐尔格密报克里姆林宫：“日本有同苏联签订中立条约的意向，望有所准备……”

正当松冈像一位凯旋将军那样兴奋地乘着“红箭”号专车匆匆回国时，克里姆林宫向佐尔格发出了感谢电：“我们对你的努力深表谢意！”

《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使近卫大喜过望，立即进宫求见，并得到了天皇的批准。条约缓和了陆军长期以来想与苏联作战的冲动，带来了使中国屈服的希望，并使南进高枕无忧。

与此同时，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正与美国国务卿赫尔进行着日美间的谈判。4月15日，日方提出了《日美谅解方案》，而赫尔又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四项原则。

野村只把对日本有利的《日美谅解方案》用密码发回了东京。近卫首相很受鼓舞，他召开了军政首脑紧急联席会议，准备向野村大使发出训令，以这个方案为基础同美国进行谈判。但是，大桥外务次官在联络会议上提出，等松冈回来后再另向华盛顿发出指示。近卫不愿意与好惹麻烦的松冈发生冲突，也就同意了。他听说松冈已到达大连，便用电话通知他立即回国，考虑华盛顿提出的一项重要建议。松冈认为，这是他在莫斯科与美国驻苏大使劳伦斯会谈的结果，便得意洋洋地对他的秘书说，他不久就要前往美国去完成他实现世界和平的计划了。

4月22日下午，松冈的座机在立川机场着陆。“凯旋将军”松冈身穿黑色西服，左手拿着小礼帽，右手执着文明棍，戴着一副闪闪发光的眼镜，兴高采烈地走下飞机舷梯。欢迎人群的欢呼声使他感到周身温暖。尽管近卫首相害着严重的痔疮，不得不坐在充气橡皮圈上，却也到机场迎接。

松冈外相一面和欢迎的人们微微点头致意，一面径直走到近卫首相跟前同他握手。松冈非常高兴，完全是一副气宇轩昂的样子。他和近卫寒暄之后，立即播放事先准备好的“归国第一声”讲话录音。

录音放完后，近卫想和松冈同乘一辆汽车前往首相官邸，其他内阁大臣都在那里等候着，他想在途中同松冈谈谈有关《日美谅解方案》的事情。然而，松冈却说要去立刻去皇宫，向天皇致敬。近卫认为，这是装腔作势，他讨厌在向天皇深深鞠躬时被新闻记者拍下照片，但他又不能让松冈一人鞠躬致敬而自己站在一边，那样会遭到人家的指责。

由于松冈坚持要去，近卫又自尊心很强，不愿一起前往，只好改由大桥外务次官和松冈同乘一辆车。在前往皇宫的途中，当大桥谈起《日美谅解方案》的前前后后时，松冈脸色一下子变了。

“什么假如让日本军队从中国撤退啦，什么即使美国和三国同盟的一国打仗日本也不站在盟国一边啦，什么不南进啦……这样重要的外交谈判，不通过负责外交事务的外交大臣就擅自去搞，究竟是怎么回事？！野村这小子

临赴任时我曾提醒过他……我反正不赞成这个方案！我辛辛苦苦地去建立三国同盟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又为什么缔结日苏中立条约呢？……简直太愚蠢了！这样软弱，今后的日本到底还有救吗？……等着瞧吧，我这回非要戏弄一下美国不可，要搞得它狼狈不堪……”

松冈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当天晚上，故意很晚才出席在首相官邸召开的讨论方案的会议。他大谈访欧见闻，避而不谈会议讨论的问题，开口一个希特勒先生，闭口一个斯大林先生，好像他们是他的挚友，他还说，里宾特洛甫告诉他，德国之所以要与苏联签订条约仅仅是因为“无法避免的客观形势”，如果开战，德国可能在三四个月内击败苏联。

当提到方案时，他声嘶力竭地叫道：“不管你陆军海军怎么说，我反正不同意这个方案。”并且，他突然宣布，需要休息一个月考虑问题，然后就中途退席了。

4月25日，近卫首相召见陆、海军两位大臣征求意见。近卫首相说：“松冈外相主张进攻新加坡，你们的想法如何？”

“不同意，因为已经作出了决定，对南方继续采取和平政策。为了先解决中国问题，必须利用美国。”

一直到5月1日，松冈都说患了“感冒”而呆在家里，联席会议也开不成，对野村大使的训令也难以决定下来。虽然岩畔大佐在野村大使的许可下给松冈通了电话，但松冈仍在拖延对赫尔的答复，他是在等待希特勒的意见。他指示野村向赫尔提出口头声明，探听美方对缔结日美中立条约的态度。赫尔断然拒绝这个建议，令松冈勃然大怒。

5月12日，美方收到了根据松冈的意图制定的《松冈修正案》。这样，《日美谅解方案》就被松冈的修正案葬送了。

6月22日，德军入侵苏联。消息传到东京，日本军阀摩拳擦掌，蠢蠢欲动。是南进，还是北进？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再度掀起争吵。

这时，异常兴奋的松冈给内大臣木户幸一侯爵打了个电话，请求谒见天皇。木户同近卫一样，也是西园寺公望的弟子。他为人直率，有决断，是个务实派，也是对天皇很有影响的一位重臣，很受人们的尊敬。

松冈拜谒天皇，建议立刻进攻西伯利亚，推迟南进，他坚信德国能迅速地击败苏联。当时美国人预测，希特勒大概6个星期到2个月就可打败苏联。天皇听了松冈的建议感到惊异，因为这意味着朝两个方向作战。他要松冈同近卫商量。

松冈不听近卫的劝告，继续私下或在联席会议上主张进攻苏联。在26日的联席会议上，松冈主张应该根据三国同盟的原则采取行动，与德国相策应对苏开战。对此，冢田攻参谋次长强调日本必须有独立自主性，二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松冈坚持要立即对苏作战，遭到了军方的直接反对。军方不急于同时与苏联和美国开战。东条鉴于张鼓峰和诺门坎事件的教训，强烈反对。海相及川也说，同时与两国海战，实属困难。“为了这种局面，不要叫我们既进攻苏联，同时又南进。海军目前不想惹苏联。”

松冈说：“在德国消灭苏联后，我们不能坐享其成。”然后，他说了些与外相身分不相称的话：“我们要么是流血，要么就要开展外交。我看还是流血好些。”第二天，他进一步阐述他的论点。他问道：“南边重要，还是北边重要？”

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回答道：“同样重要。我们正在静观时局如何发展。”但他并没有泄露他的想法，如果莫斯科8月底前陷落，陆军将进攻西伯利亚。

头脑灵活、脾气暴躁的陆军参谋次长冢田说：“一切取决于时局。我们不能齐头并进！”

联席会议后，东条觉得松冈提了几条不错的意见。而陆军省军务课长佐藤贤了大佐同东条辩论说：“在北方，我们什么也捞不着；而在南方，我们至少可取得石油和其他资源。”

东条说：“如果我们向俄国人宣战，美国会不会支持他们，向我们宣战？”

“这不是不可能的。美国和苏联的制度不同，但在战争中，这却难说。”

松冈又找东条辩论。他争辩说，根据大岛大使的报告，苏联的战事不久就会结束，英国在年底前也得投降。“如果我们在德国击败苏联后再着手讨论苏联问题，在外交上我们将一事无成。假如立即进攻苏联，美国就不能参战。”他说。他坚信能用外交手腕拖住美国三个月到半年。“如果我们像统帅部建议的那样坐等结果，我们就将受到英国、美国和俄国的包围。我们必须先北进，然后南进。”

过去一直唆使日本把侵略矛头指向新加坡的希特勒，突然要日本向俄国开战。里宾特洛甫假惺惺地对大岛说：“贵国向太平洋进军固然意义重大，但是考虑到准备不足，不妨先解决俄国问题，参加德国对苏战争。俄国溃败之后，贵国就解除了后顾之忧，可以放手南进了。”

在东京，德国大使奥特也奉命向日方指出：“鉴于事态的迅速发展，日方应迅即对苏俄采取军事行动。”

松冈把希特勒的请求作为他的主要论点，狂热地呼吁进攻苏联，以致一位与会者把他的呼吁比作“喷火”。

松冈以挑衅的口吻说：“本人的预言从来没有不应验的。现在我预言，如果战争从南面开始，英美两国必然参战，不然我们走着瞧吧！”

后来，松冈又建议推迟南进，而且他的理由非常有说服力。“为了出兵北方，中止向南进军怎么样？或者延期六个月好吗？”他面向及川海相说。

及川海相对杉山参谋总长说：“延期六个月怎么样？”

近藤军令部次长对冢田参谋次长耳语道：

“考虑延期也行吧？”

冢田次长气愤地说，“向参谋总长提个意见，我认为应该坚决按既定方针干。”

杉山参谋总长与永野军令部总长商量后说：“作为统帅部来说，是有坚决要干的决心的。”

近卫首相说：“如果统帅部决心干的话，我没有异议。”

外相说：“我预言，如果开始搞南方的话，那可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统帅部敢保证不会是那样吗？还有，如果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把石油、橡胶、锡、大米等等都搞到手是困难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前几天我是主张南进的，但是，现在我转向北方了。”

6月30日下午的联席会议已经辩论了四个小时，冢田参谋次长主张通宵进行，可松冈却推说太累了，只好散会。

7月2日上午10点，在皇宫举行了御前会议，会上审议了《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这就是南进计划。

近卫首相就整个情况，杉山参谋总长和永野军令部总长就必要的事项，

松冈外相就外交方面的事项，分别作了说明。

枢密院议长原嘉道利用松冈的观点作了发言：“德苏开战对日本来说，确实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想诸位对这点也不会持异议。由于苏联在世界上散布共产主义，早晚有一天非打败它不可……由于这一点，我不希望在对苏作战期间与英美开战……关于进驻南部法属印度支那问题，日本如果动手打法属印度支那的话，美国会不会参战呢？这一点，我想仔细请教请教。”

对此，松冈外相说：“不能说绝对不会。”

杉山参谋总长回答说：“德国的计划如果遭受挫折，就会变为一场长期战争，美国就很可能参战。由于现在战局对德国方面有利，所以我认为，日本即使出兵法属印度支那，美国也不会参战。”

东条陆相对苏德战况也进行了摸底，认为德国前线战事并不顺利，这就更加坚定了他的南进决心。他鼓动近卫通过《纲要》。

会上进行了表决，《国策纲要》被一致通过，日本将南进。下午1点30分，天皇批准了决定日本命运的《国策纲要》。日本朝全面扩大战争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

现在，该对付赫尔的反建议了。松冈对赫尔那个不指名批评日本官员公开发表煽动言论的口头声明仍然怒气未消。在7月12日举行的联席会议上，他以近于偏执狂的态度怒气冲冲他说：“10天来，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认为，美国把日本看成是保护国或附属国！只要我还当外相，我就不能接受。别的什么我都可以考虑，但我拒绝这个口头声明。这是美国人对弱小国家任意蹂躏的典型。这个声明把日本当作弱小国家和附属国对待。有些日本人反对我，有些人甚至说首相也反对我。无怪乎美国认为日本已经无计可施了，给我们发来这样一个声明。我现在就建议拒绝这个声明，并停止与美国谈判！”

东条重申，即使好像没有希望，也要继续与美国谈判。

海相及川也同意与美国人取得某种协议。

松冈讽刺说：“只有我们告诉他们，我们不在南面使用武力，他们也许才会听你的。他们给我们发来了这样一个声明，因为他们相信能轻而易举地使我们就范。”

近卫看出，松冈把这件事当成了个人问题，因此有必要绕过他去起草对赫尔的语气和解的答复。稿子交给了松冈，光过目就花了几天时间——他称自己有病——就是看了以后，他仍然有意拖延。他想必须首先拒绝那个口头声明，然后等几天再对这个声明作出答复。

近卫首相同意拒绝口头声明，但坚持要把拒绝的声明和答复同时发给赫尔，以节省时间。近卫向松冈的副手斋藤发出指示，斋藤答应遵命。然而，他违抗了命令，不与任何人商量，擅自只把其中的一份发到华盛顿，即拒绝口头声明的那份声明，而把提案答复却按松冈的要求扣压了几天。

出了这件事情后，松冈甚至与近卫也开始发生正面冲突了。纪律观念很强的东条认为，这种行为是不能容许的。他对近卫说，应该立即把松冈免职。

虽然松冈北进苏联的建议被否决，但其对美国的态度却没有发生多少变化。日本已经走上了南进的道路，再留下松冈这个反复无常、桀骜不驯的外相，对隐蔽日本的南进企图已没有任何益处。军部已经不能容忍松冈对南进政策的干扰。

近卫却不想与松冈公开闹翻，因为松冈与希特勒和斯大林会谈后，在公

众的心目中还是一位英雄。近卫决定找个借口把松冈搞掉。他在7月16日召开的内阁非常会议上，要求全体阁僚集体辞职，而大家都因事情突如其来感到迷惑不解，因而反对总辞职，但在听了近卫的解释后就都同意了。问题是如何巧妙地获得“生病”闭居家中的松冈的辞呈。

会上决定由秘书长富田去向松冈索取辞呈，虽说这是他份内的工作，却是件令人讨厌的事情。不论怎么说，因为这是向一个摇晃着光头、高谈阔论的当代怪和尚下达最后的通知。

富田刚走到走廊，近卫就从后面跟上来叫住了他。于是，二人进了另一间屋子。

“松冈不管说什么，你既不要和他争论，也不要和他吵架，不激怒对方而又把辞呈拿回来才是你的重要任务。……能行吗？”

“没问题。”

富田来到潮湿而寂静的松冈宅邸，出乎大家的意料，他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自己的重要使命。虽然松冈想要长篇大论一番，但由于富田巧妙地避开了松冈的话题，松冈也就没有兴趣讲了，并且爽快地交出了辞呈。

近卫汇总了全体阁僚的辞呈后，冒雨来到叶山天皇行宫，向天皇呈递了辞呈。第二届近卫内阁宣告结束。

这样，松冈这位日本外交史上最能言善辩的人物暴风雨般的外交生涯便宣告结束了。他退隐到富士山下自己的小住宅中，静静地苦思着怎样挽回失去的政治权力。五年之后，当日本帝国战败时，他被盟国定为甲级战犯被逮捕并因患肺结核而于1946年死去，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

武力南进

1941年7月17日，天皇命令近卫再次组阁。近卫不到24小时就组阁完毕。之所以能这样快，只是因为几乎没有多少人事更动。松冈的职位由一位与美国关系不错的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担任。丰田上任后首先做的事是电告日本驻维希大使，不管维希政府决定怎么于，日本军队将于7月24日开进印度支那。期满前一天，维希政府同意日军和平开进印度支那南部。日本驻维希大使得意洋洋地给东京拍了一个电报：

法国人如此痛快接受日本要求的原因是：他们看出了我们的决心是何等坚决，我们的意志又是何等敏捷。总之，他们除让步外，别无选择。

华盛顿时间7月19日，美国方面破译了日本驻广州总领事7月14日发给外务省的一份电报，电报内容是关于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的详细计划。日本第25军确实从7月14日开始从广东乘船出发，先后开往海南岛的三亚。

7月24日，日本开始进军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这一天，美国电台广播了“日本军舰出现在法属印度支那的金兰湾海面，并且有12艘日军运输舰正从海南岛南下”的新闻。

7月25日，饭田祥二郎中将率领的第25军的船队从海南岛的三亚出航了。

7月28日，4万日军在印度支那南部登陆，随即占领了西贡和金兰湾，进驻了8个空军基地和2个海军基地。

日本的行动大大激怒了美国。赫尔要求罗斯福对日本实行新的禁运，以示报复。7月26日晚，罗斯福下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接着，英国和荷兰也宣布冻结日本的资产，并废除同日本签订的条约。以后，加拿大、新西兰、埃及也采取了同样措施。7月28日，荷兰又宣布停止履行《日荷石

油协定》，美国也于8月1日宣布完全停止对日石油输出。在亚太地区，所谓ABCD（美、英、中、荷）包围圈最后形成。《纽约时报》认为，这个措施“是除了开战以外的最严厉打击”，而日本舆论则认为“经济战争已宣战了”，不难想象“下一着会是什么”。

根据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的估计，日本的石油储备只够用两年，战事一起就只够用一年半了。因此，他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还是先动手好，我们一定能打胜。”永野在一次向天皇的启奏中，预告了石油储备危机，建议决死进攻，又预言能打胜。天皇忧郁地说：“这将是背水一战。”

8月4日，美方的情报部门破译了丰田外相于7月30日发给驻德大使大岛的电报。电报对日本为什么不顾苏联而南进的理由向德国作了说明。因为日本要获得南方地区的原材料，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同英美开战。

在8月6日的联席会议上，决定了调动关东军的措施，并向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发出了《第523号大陆令》命令。命令关东军在受到苏军航空部队的正式进攻时，可用航空部队向苏联境内发动进攻。

为了压迫苏联放弃同英美的军事合作，停止对中国的援助，以及使苏联在远东的领土非武装化；同时也为了应付德国，并进行对苏作战准备，日本在1941年8月举行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即“关特演”）。这是自明治以来日本陆军最大的集中和动员，关东军从30万猛增到70万。日本国内为这次动员而沸腾起来。

那些军界的参谋们对南进谈得津津有味。在海军军令部，一位军官说：“日本已被ABCD阵线包围，我们不能坐失良机。而今，惟一的出路是——打！”

面对这种形势，一直在为日美和谈进行外交活动的岩畔豪雄大佐，感到日美开战是“木已成舟”。虽然这样，他仍不泄气，还在遍访政府各部门进行游说。8月末，他在一次联席会议上把美日的军事潜力作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对比：钢铁是20：1，石油超过100：1，煤10：1，飞机5：1，海运2：1，劳动力5：1，总的比例是10：1。实力如此悬殊，纵有“大和魂”，日本也决不可能取胜。持这种观点的人不止他一个，这些观点引起了戏剧性的政策逆转。上层领导集团再次对开战问题展开了争论。

8月28日，近卫致电罗斯福，要求与他会晤。

格鲁大使请求国内早日批准日美两国首脑会谈，他警告华盛顿，“日军惯于突然袭击”，而且日本有个传统，“民族的绝望心理会发展成为孤注一掷的决心”。然而，赫尔从截获的电报中得悉日本在东南亚军事集结，便对日本人产生了怀疑，并说服了罗斯福，在未取得圆满的协议之前不进行会晤。

9月3日上午11时，在皇宫隔壁的宫内省召开的联席会议上，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说：“日本各方面的物资都在减少，而敌方的力量却在渐渐地增强。再过些时候，日本会越来越软弱，以至于难于支撑下去。……我确信，现在有战胜的机会。然而，这种机会恐怕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丧失。”他要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我们惟一的出路只有加速前进”。

陆军参谋总长杉山提出一个新建议：“我们必须在10月10日之前争取达到我们的外交目的。否则，便毅然出击。不能老拖个没完没了。”

在军部的坚决要求下，联席会议一致同意了下列政策：“为保卫和维护帝国的生存，以10月上旬为初步截止时间。在此之前，作好战争准备。到那时，如果有必要，就决心与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

作战计划已经草拟完毕，海军和陆军将同时袭击珍珠港、香港、马来亚和菲律宾。

罗斯福婉拒了近卫的请求。于是，内阁便在没有争论的情况下批准了关于截止时间的政策。

9月5日，近卫进宫觐见天皇，将联席会议通过的《帝国国策实施要领》草案上奏天皇。天皇对草案中把战备放在第一位、把外交谈判放在第二位有些担心。近卫担心天皇在御前会议上再质问军部，因此建议天皇召见两位总长。

永野和杉山来到皇宫，就天皇的有关质问作了回答。最后，天皇质问杉山参谋总长说：

“万一日美两国间发生什么问题，陆军在多长时间能解决？有把握吗？”

“仅在南洋方面，打算用三个月解决！”杉山莽撞地回答。

天皇一听，马上沉下脸来厉声问道：“杉山，你曾是日华事变爆发时的陆军大臣。你别忘了，当时你说过‘一个月左右解决问题’！可是，四年过去了，问题不是还没有解决吗？”

杉山没想到天皇会问这些，因而面带惊讶的神色辩解说：“中国疆土辽阔，无法按预定的计划作战。”

天皇听了这种辩解更加愤怒，他再次提高嗓门说：“你说中国疆土辽阔，那太平洋不是更辽阔吗？你有什么把握说三个月能解决问题？”

杉山只是低着头，一声不敢吭。永野军令部总长对此情景实在看不下去，赶紧给杉山解围说道：“统帅部是根据大局提出计划的。现在，日美关系好像一个病人在等待手术一样。手术方案必须迅速作出。不动手术则意味着让病人逐渐衰亡。手术虽然是个极端措施，但有可能挽救病人的性命。当机立断是重要的。最高统帅部希望谈判成功，不过，如果和谈失败，手术就势在必行。”

9月6日，天皇正式召集御前会议，审议《帝国国策实施要领》，进行战争或和平的最后抉择。近卫、永野、杉山、丰田外相和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陆军中将，一个接一个地表态，都对外交谈判不抱希望，认为日本必须为战争作好准备，越快越好。

铃木将军谈了国内资源令人忧愁的情况后，提出日本有三种抉择：立刻备战；继续谈判；坐以待毙。当然，第三种选择是不可想象的。日本只能从前两种中择其一。

最后，枢密院议长原嘉道发言。他在日本政界地位很高，是天皇的最高顾问，通常代表天皇说话。他举起决定开战的草案说：“这份草案似乎意味着，战争第一，外交第二。但能否把它解释为，我们将尽力开展外交，只有在没有别的法子可想时才进行战争？”

杉山刚要站起来回答，海相及川因为知道杉山在前一天已受到天皇的严厉斥责，便抢先站起来回答：“原议长的解释与我起草本文件的意图完全相符。”

由于陆军和海军总长再没有发表意见，原嘉道显然认为，他们的沉默就是表示同意，便松了一口气说：“知道统帅部的意见也和海相的意见一样就放心了。”

在正常情况下，御前会议应该到此结束。但这一次在事关战与和的选择

上，天皇却破例地开了口。他戏剧性地从口袋里取出一张纸条，吟诵了他的祖父明治天皇 40 年前在对俄开战前夕所写的一首含意不明的短诗：

四海之内，本皆弟兄。

胡为扰攘，致此汹汹。

天皇继续说：“朕定下规矩，要不时朗诵这首诗，以提醒朕牢记明治天皇对和平的热爱。你们对此有何体会？”

裕仁以天使和哲学家的含糊方式说完了上述的话之后，便退出明治以来曾经屡次举行决定日本命运的御前会议的千种厅。他把惊恐不安和紧张留给了那些辅弼他的重臣们，使他们暗自忖度他不动声色的内心想法。事态表明，裕仁又以日本特有的“腹艺”方式说出了日本要与美国开战的决策。

第 32 章 近卫新体制

风云变幻

1936 年，日本军队中一批主张建立法西斯政权，维护天皇威望的“皇道派”军官发动了“二·二六政变”，冈田启介内阁随之垮台。元老西园寺公望向天皇推荐近卫文麿继任内阁。近卫家是日本大化革新时期藤原镰足的嫡流。近卫文麿的曾祖父是明治天皇的父亲孝明天皇的心腹。近卫自幼年起，就深受尊皇保皇思想的熏陶，并铭记“尔等子孙须对皇室效以最深的忠诚”的祖训。由于近卫倾向于“皇道派”，感到“二·二六政变”的善后事宜难以处理，便以健康状况不佳为理由予以拒绝。于是，成立了广田弘毅内阁。不久，内阁因同军部对立而垮台。继任的林銑十郎内阁也因国内矛盾不断激化而不得不于 1937 年 5 月 31 日全体辞职。在这两届短命内阁相继垮台之后，西园寺公望再次向天皇推荐近卫组阁。在西园寺看来，近卫既有高贵的门第，又同各方面的人物有广泛的交往。无论官僚、政客还是军阀都想利用他作为自己的屏风。因此，只有依靠他才能建立稳定的政府。

1937 年 6 月 4 日，第一届近卫内阁成立，不久，就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既定政策的必然结果。近卫在组阁宣言中，重申了他的对外侵略扩张的思想。他的内阁要实行“国际正义”，而实现国际正义的较好方法是获得资源的自由、开拓销路的自由、为开发资源所需要的劳动力移动的自由。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华北的资源早已垂涎三尺，近卫曾多次提出“华北经济开发”对日本的意义。近卫 7 月 11 日发表了向华北派兵的声明，并召集各界头面人物，要求对战争予以协助。

与此同时，近卫内阁为了确保战争的进行和后方的安定，加强了国内的法西斯统治。开展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宣传“举国一致，征服世界”的反动思想。设立了旨在使国内经济生活全面转上战争轨道的企划院，作为“国家总动员的中枢机构”；又发出了关于“实施国家总动员”的内阁训令，并制定了《重要工业统制法》、《军需工业动员法》等法令，加强对整个国民经济部门的控制。但是，近卫首相仍然无法控制局势。他常发牢骚，说外务大臣不向他报告情况，陆军大臣也靠不住。有时甚至在天皇面前自嘲：“我这样的人完全像个时装模特儿，什么都不让我知道，却被牵着鼻子走。”因为近卫从 3 岁起经常被祖母光子和继母贞子带进宫中参拜皇室，9 岁再次入宫，因此，他在天皇面前说话比较随便。

近卫又从军人、大资本家和议会政党的最有势力的代表中选出了 10 名内阁参议。然而，陆军却设置了大本营，加强了军人在内阁中的发言权，使国家政权逐渐转移到军人手中。

“卢沟桥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成立，标志着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中国掀起了全民族抗战的高潮。这样，日本法西斯想以“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在三个月内一举鲸吞中国的狂妄企图破产了。

日本帝国主义日益深陷战争的泥潭无以自拔，在日军攻占武汉、广州之后不久的 1938 年 11 月 3 日，近卫发表了“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第二次声明，引诱国民党政府投降，同日寇协作，参加“新秩序”的建立。汪精卫逃出重庆后，在河内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1938 年 12 月 29 日），接受第三次近卫声明中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项原则，即灭亡中国的著名的“近卫三原则”，公开投敌。

日本政府为了推行诱降亡华的政策，还设立了“兴亚院”，作为统辖对华政务的机关，加紧活动。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为了适应进行长期侵略战争的需要，从法西斯“总体战”思想出发，实行全面的国家总动员，建立战时体制。日本法西斯从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着手实行总动员。在精神方面，开展大规模的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宣传教育，欺骗和蒙蔽人民群众，要他们支持侵略战争。在疯狂鼓吹侵略战争“神圣”、反战反法西斯有罪的运动中，日本政府一面封闭进步报刊，逮捕有反战反法西斯思想的进步人士，一面在各级学校中大力灌输战争和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随着战争长期化，从1938年起，“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改称“兴亚奉公运动”，实行“兴亚奉公日”，不仅增加“献纳”金属制品、应募国债等搜刮人民财物的项目，甚至连普通群众穿衣吃饭的事都要求“符合圣战精神”。

在物质方面，为适应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对人力、物力进一步实行总动员，实行战时“统制经济”，就是国家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实行直接和间接的管理和控制，按经济军事化的原则实行经济的综合性规划和组织。1938年4月1日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规定不论平时和战时，如有必要，国家随时可以进行国民登记、培养技能者、强行保有物资、制定事业计划、强行试验和研究等等。在战时，国家可以对劳务、物资、贸易、资本、设备、物价以及出版等一切方面实行统制。

不久，近卫政府又宣布物资总动员计划，目的是以军工生产力中心加强对国民经济的统制，为扩大军工生产能力而由国家私人企业、私人财产强行管理、使用和征收，用以生产、维修、储存和运输各种武器装备和军需品。将工人的雇佣、工资、劳动时间等置于国家统制之下。后来又实行有关统制资金、利润的条款。日本政府还继续增发公债，长时期地执行军需通货膨胀政策，从财政上加强战时统制经济的体制。就这样，日本帝国主义进入了战时统制经济的新时期，全面地确立了战时体制。

由于战时统制经济的实施，国家同拥有巨大势力的资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融合在一起，日本垄断资本主义形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日本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具有鲜明的军事性质，是典型的法西斯“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财阀同法西斯军阀密切结合，垄断资本同军部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国家政权融合在一起。“二·二六事件”后，大财阀的代表、劝业银行总裁马场瑛一入阁担任藏相。一年后，三井财阀的池田成彬就任日本银行总裁，掌握国家金融大权。此后，垄断资本同法西斯军部日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出现了“军财拥抱”的局面。

另外，日本资本主义一向靠战争起家，靠国家发展军工生产和扩军备战、发动侵略战争掠夺弱小国家以养肥自己。日本垄断资本从军事订货中捞取了最大的利润，壮大了财政资本的力量。在以军需生产为中心不断扩大重工业、化学工业生产的同时，资本不断集中，尤其是大财阀企业在军需生产中的垄断地位空前增强，三井、三菱、安田、住友等老财阀和一批后起的新财阀，如大仓、日产等，垄断了几乎整个军工生产。所以，日本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具有极大的军事冒险性。

近卫首相虽想发挥“领导作用”，但是，由于对蒋介石的诱降未达到预期的目的，随着战争的扩大，日本深深地陷入了战争的泥潭中。近卫想要借宇垣一成和池田成彬的手来解决事态，便起用他们为内阁参议，但也无济于事，便发出了只是个“服装模特儿”的哀叹，透露了辞职的意向。池田则对

此表示反对，并向西园寺公望的秘书原田熊雄谈了自己的意见：应该使外交一元化，别让军人插手外交。日本银行总裁结城丰太郎也向原田强调了外交独立的必要性。

近卫首相打消了辞职的念头，并对内阁加以改组，分别任命字垣和池田为外相和藏相兼商工相。近卫为了“谋求政治和战争策略进一步趋于密切”，设置了有首相、外相、藏相、陆相和海相参加的五相会议；另外还设置了有首相、外相和藏相参加的三相会议，以讨论最重要的问题。

侵华战争使近卫首相焦头烂额，再加上在国际同盟问题上，德国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也迫使日本对国际政策作根本性的修改。而在这一问题上，首相与陆军发生了分歧。字垣于9月30日辞去了外相职务。拖到1939年1月，近卫内阁便总辞职了。

随后出现的以平沼骐一郎为首相的平沼内阁，并没有处理问题的能力。平沼内阁虽然不断召开有首相、外相、藏相、陆相和海相参加的五相会议，共同商讨问题，但因陆军省与外务省的意见不能取得一致而得不出结论。

为了从软弱无力的内阁手中挽救政治，必须物色一个强有力的人物，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内阁。元老西园寺公望打算起用池田成彬，他认为只有池田能够“坚决扫除一切”，并可以召回积极推动三国同盟的驻德大使大岛浩中将和驻意大使白鸟敏夫。然而，池田内阁只作为西园寺公望描绘的画饼而告终。接着，组成陆军拥立的以陆军大将阿部信行为首相的少数官僚制内阁。它的基本路线是：“以处理中国事变作为政策的重心，对外坚持自主立场，以应付复杂微妙的国际形势。”在这个基本路线下，对于刚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战事采取不介入的方针，对英、美、苏实行协调外交；对中国，则策划建立汪精卫政权等，但没有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向，战争陷于僵局。这时，国内经济矛盾更加深刻，继1939年粮食危机之后，衣料品和日用杂货显著短缺，国民生活困难的程度与日俱增，国民的厌战情绪日益严重。在国内外问题上都处于走投无路的阿部内阁，为政党和国民所唾弃，1940年1月实行总辞职，代替它的是以海军大将米内光政为首相的米内内阁。

辞职的阿部慨叹说：“现在这样，完全像是两个国家——陆军这个国和陆军以外的国。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终究不可能顺利运行……自己虽然也是陆军出身。早就想到要对陆军内部的反常现象多少有些纠正，但没有感到竟有这样严重，实在不能不对自己的认识不足感到羞耻。”

米内内阁具有强烈的亲英美倾向，但在缺乏强有力的基础和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案这点上，同阿部内阁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前景也是黯淡的。

随着世界风云的变幻，日本的内阁就像走马灯一样表演着，无论哪一届内阁也无法改变日本的恶运，在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充满着沮丧情绪。

新体制运动

1940年5月，德军在西欧开始了大规模攻势，击溃了英法联军，法国也很快投降了。德国闪电战的胜利使日本统治阶级产生了幻想。他们以为英国的屈服近在眉睫，产生了大战的趋势和结局已定的错觉，急切想趁德国的胜利捞上一把。当时，统治阶级有这样一个口号：“不要误了公共汽车。”这一口号包含两方面内容：一个是同德、意结成三国同盟问题，另一个是国内体制强有力的一元化问题。

德军进犯北欧、西欧得逞后，日本的亲德势力抬头，陆军利用斋藤隆夫反军演说事件和有田外相广播问题等发动攻势。日本窥伺着败于德国的荷

兰、法国和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即荷属东印度群岛、法属印度支那和英属马来亚等这些战利品。为了在对殖民地的重新分配中不落在后面，便有必要同一帆风顺的德国携手合作，进军南方。陆军方面认为，一旦控制东南亚的丰富资源就能解决侵华战争的需要，在经济和军事上就可以完全支配亚洲。从1940年6月起，陆军参谋本部就派遣特务到南洋各地去活动，同时改变了首先“北进”的主张，讨论并制定了以武力南进为基本内容的“作战指导方针”，从而使广田内阁在1936年8月拟定的初步“南进”国策得以实施。

在要求缔结日、德、意三国同盟的呼声不断高涨的形势下，1940年6月19日，驻德大使来栖三郎向德国建议，由德意、苏联、日中和美国这四大地区形成世界新秩序。承认把苏联纳入所要形成的同盟中，乃是对日本过去的对苏战略的修订。为了消除后顾之忧，日本反倒要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

7月3日，参谋本部与陆军省决定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强调在“捕捉良机，致力于解决南方问题”的同时，要“迅速地加强同德、意的政治团结，谋求迅速调整对苏邦交”。但是，陆军省和外务省在对南方行使武力的问题上发生争执，陆军的《纲要》策划了以“英国”为靶子的“对南方行使武力”，甚至想到要“根据情况”进行“对美战争”，而外务省则是要彻底地由外交谈判来达到目的。陆军便谋划倒阁，参谋本部的骨干军官于7月4日以参谋总长的名义向陆相畑俊六大将提出要求书，一方面批判“现任内阁消极颓废，给国军的士气与团结带来了坏影响”，同时则要求实现“举国强有力之内阁”。8日，陆军次官阿南惟几中将访问了在一个月以前的6月1日新任内大臣的木户幸一，指出“米内内阁的性格对于同德、意方面商谈极为不便”，希望能使近卫文麿上台。

另外，还存在着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一元化国内体制问题。为了进军南方也好，或为了准备将来对苏作战也好，确立国内战争体制是必要的，必须效仿德国建立强有力的一国一党独裁体制。

这样，与欧洲战局的变化相呼应，在国内一下子冒出了一个以近卫为中心的新体制运动。这个新体制运动是在政治上推倒稳健的米内内阁，代之以在强有力的新党基础上成立的新内阁，新党拟定以近卫文麿为总裁。

新体制运动包含有几种不同的主张和活动。一个是近卫的亲信风见章、有马赖宁和后藤隆之助等昭和研究会集团所提出的国民组织论。他们主张，为了拥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必须使国民组织化，利用国民的组织上的团结来创造对抗军部的政治力量，以建设高度的国防国家、解决日中问题、建立政治新体制为纲领，开展新党运动，从而开始了新体制运动。

近卫首相企图以“国民组织”为后盾来纠正军部的独裁，然而，新体制运动却得到了陆军的支持。陆军企图把“新体制”作为模仿纳粹的一国一党的组织，使之成为军部独裁的国民基础而加以利用。并且，对于新组织的头头，以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等为首的陆军实权派认为，必须由在国民中有威望、作为革新人物受到各方面期待的近卫来担任。

第三个是政友会和民政党等原有政党集团的活动。脱离政权很久的这些政党的意图是，以组织强有力的新党来重新接近政权。他们认为，新党的总裁应该是最接近政权的政治家近卫。率先倡导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内务官僚，则企图把新体制运动当作内务行政的辅助组织。

政党势力看到近卫开始了新体制运动，便蜂拥解散原有政党，要把“新体制”作为“政治领袖的团体”，使之政党化，谋求政党势力的起死回生。

近卫的新体制运动成了已有的各种势力隐秘着各种不同想法而混杂在一起的场所，也成了潜在的各种各样势力以及形形色色思想汇集活动的舞台。

近卫想要组织一个与现有政党不同的国民组织，就是打算把国务与统帅权统一起来、为开展自己的政策而采取的基本手段，是想要以“国民组织”的法西斯主义来修正以天皇的统帅大权为支柱的军部独裁的法西斯主义。

近卫从第一次内阁时扮演“服装模特儿”的痛苦经验中引出了重要教训。他自己曾这样写道：

我在过去一年多的第一次内阁期间，关于首相生活的结论是，自己的内阁完全是命中注定的中间内阁，而且没有任何舆论作为后盾……尤其是统帅与国务，恰似完全不同之物相互乖离，而联系其间的线索，则仅是通过态度极为暧昧之陆军大臣进行。而且，此陆军大臣常能置内阁于死命。因此，内阁与国务只不过是统帅所操纵的脆弱的摆设。国民的生活、外交的政策，已经完全离开了国民的意志和舆论，而是由军部的意志，说到底乃是由模糊而难以捉摸的统帅的影子来决定、修改和放弃的。

近卫要组织的国民组织，是扎根于全体国民中间的组织 and 以它所拥有的政治力量为背景的政府，他想以国民的舆论为后盾来抑制军部，没想到却被军部牵着鼻子走了。

近卫文麿第一次辞去首相职务后，曾就任枢密院议长，并在平沼骐一郎内阁担任无任所大臣。1940年6月，他辞去枢密院议长职务，为建立“举国政治体制”筹组新的政党，并发表开创“新体制”的声明，这就掀起了新体制运动的高潮。惟恐来不及参加近卫新党的各政党争先恐后地自动解散了各自的组织。跑在最前头的是社会大众党，它在近卫刚刚发表了声明的7月6日就率先声明解散。直到8月为止，政友会的久原派、中岛派和民政党依次宣布解散，争先恐后地挤进了“新体制”。

近卫文麿所推进的新体制运动，得到了对建立“新体制”最热心的陆军的支持，米内光政内阁因此陷于困境。米内内阁提出“物心一如”的口号，实行配给票证制，推行产业报国运动，妄图尽早解决中日战争，但无成果。7月，陆军要求内阁总辞职，米内反叫陆相畑俊六辞职。陆军拒绝推荐继任的陆相人选，米内内阁被迫总辞职。

对继任首相的选拔是由重臣进行的。组成重臣会议的是枢密院议长原嘉道和若槻礼次郎、冈田启介、广田弘毅、林銑十郎、近卫文麿、平沼骐一郎这六名前任首相。重臣会议推举了近卫。木户内大臣同元老西园寺公望商量后，便将推荐近卫一事奉答天皇。17日，天皇命令近卫组阁。

接到天皇组阁命令的近卫文麿，在得到以东条英机中将任陆相、吉田善吾中将任海相和松冈洋右任外相这样的人选后，便于1940年7月19日在东京荻洼的住宅中召开了近卫所说的“四柱会谈”，商量基本国策，于22日成立了第二次近卫内阁。

近卫内阁的登台加快了新体制运动的步伐。在一切部门里，“新体制”这个词成了时髦语，各种势力都争先恐后地赶乘“新体制”这部“公共汽车”。

8月23日，近卫内阁公布了“新体制准备会”的26名委员和7名常任干事名单。曾作为近卫的智囊的政治学家矢部贞治，对这些人的情况作了这样的描写：

委员中既有自由主义者，也有社会主义者；既有革新派右翼（接近陆军的“统制派”，主张一国一党的亲德主义者），也有唯心派右翼（接近陆军的“皇道派”，鼓吹“国体明征”的纯正日本主义者）；既有东大的校长，也有爱国团体的代表，是贵、众两院与新闻出版界、经济界的代表也参加了进来的吴越同舟和势力均衡的人选，因而并非志同道合。常任干事的人选，也是由书记官长、法制局长官、陆军和海军两军务局长、企划院次长和内务次官这样职务的官吏充当，不属此类情况的，惟有后藤隆之助——后来松本重治也参加了进来。

各种各样的势力根据形形色色的思想提出来的各不相同的要求，在使近卫为难的同时，也引起了近卫的动摇。他很快便开始失去耐心。在“新体制准备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前的8月24日，近卫向元老西园寺公望的秘书原田熊雄感叹道：“一看到总有这些各种各样的情况，也许这个内阁10个月左右就要倒台。”

西园寺询问原田：“看这样子，近卫是否也要把性命搭上呢？”

近卫从原田那里得知西园寺正在担心后说道：“不，这比死还厉害，实在为难呢。”

以“新体制”为目标的各种势力各有自己的打算。对于“新体制”成为像军部所想象的强有力的一国一党政治组织，遭到了天皇周围的宫廷集团和精神主义的右翼的强烈谴责，他们认为这是侵犯天皇权限的幕府组织，将会具有超过天皇之实力。如果实现了“一国一党”，显然就违背了“一国一人”这个天皇制的原理。

此外，对于“新体制”成为团结国民的政治组织，官僚也强烈反对，因为他们感到国民的组织化有引起批判和抵抗表面化的危险性。

8月28日，近卫在“新体制准备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发表声明，表明了关于“新体制”的基本思想。“新体制”乃是“为了对世界新秩序之建设起指导作用”、为了“最大地发挥国家、国民的全部力量，使之集中于这一大事业中”的“高度国防国家的体制”。“构成其基础”的，正是“万民翼赞”（意为“辅助天子”）之所谓国民组织。这样，以后组织起来的大政翼赞会，就成为是以“万民翼赞”、“承诏必谨”为口号的单纯精神运动的机关。近卫只能按照唯心派右翼所主张的精神运动的方向走下去了，他自己否定了自己所倡导的“新体制”的初衷，否定了“国民组织”的存在，而以大政翼赞会的形式出现。

基本国策

第二届近卫内阁一上台，就急急忙忙以大本营的“南进”方针为基础，制定了《基本国策纲要》。又与大本营共同制定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这两个纲要合在一起，形成了近卫内阁的政策。这两个纲要的基本要点可以归纳为：

军部法西斯和垄断资产阶级为了安定后方，强制人民为进行侵略战争充当炮灰，以便为他们榨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在对内政策方面加紧实行法西斯化，即完成所谓新的国家体制。为此，首先在国民中间“树立以效忠国家为第一义的国民道德”。其次，要求建立坚强的政治新体制，以谋求一切国民的集中统一。第三，在经济方面，大大加强军需生产，并采取各种措施为新

近列入日程的战争作好准备，把建立“一元化的统制机构”作为中心任务。

所谓“政治新体制”，就是一切政党相继解散，于1940年10月成立“大政翼赞会”（辅佐天皇的政治组织）。首相兼任该会本部的总裁，都、道、府、县的知事被任命为支部长。翼赞会本部、支部的职员由军人、官僚、旧政党党员、大资本家、大地主、法西斯头子以及妇女领袖等包括统治阶级各界各层代表或走卒来担任。同时，一切工会都被解散，代替它的是“产业报国会”，所有工人都被编入会中。农民协会也被取消，农民被迫编入“农民报国联盟”。

此外，政府还组织了“大日本联合青年团”、“大日本妇女会”（由“国防妇女会”和“爱国妇女会”合并而成）、“复员军人会”，作为青年、妇女和兵役适龄者的组织。国会议员加入“议员同盟”，后称为翼赞政治会，成为大政翼赞会的下属机构。

翼赞会的最基层组织是“邻组”制度，“邻组”由近邻十户左右组成。它的上面，在城市设“町内会”，在农村设“部落会”。

“通过这个制度，政府以各部落、各街道上的恶霸为走卒，对全国人民进行监视、统治以及动员。这是比幕府时代的五人组制度更为严密而凶狠的压制人民的组织。”这种政治新体制使“全体国民……都被直接统治和置于政权的监视之下，全国好像一座大军事监狱，丧失了一切自由。”

近卫首相在建立“政治新体制”的同时，也曾设计了经济新体制的组织。他打算起用统制官僚岸信介为领导设想中的经济新体制的商工相。岸信介于1936年由商工省商工局长调任伪“满洲国”实业部次长，制定伪“满洲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38年参与“满洲”重工业开发股份公司的设立，1939年回国，1939年10月任商工次官。虽然近卫想要借助作为统制官僚岸信介的力量，但岸信介谢绝说：“我认为自己宜作为事务次官留任。总之，在加强统制的情况下，乃以来自实业界的人为宜，而官僚则不可。”

这是因为事情要由他们来做，所以不能不认为是没有办法的事。”近卫通过池田成彬反复劝说财界巨头小林一三，才确定了小林任商工相和岸任次官的布局。

自1940年11月起，近卫内阁开始着手建立经济新体制。负责这项工作的经济阁僚恳谈会，自11月12日起开始研究企划院起草的经济新体制草案，在委托企划院重新加以推敲后，于12月1日得出了大致的结论。

可是，针对这个新体制草案，财界却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朝日新闻社经济部编辑的《朝日经济年史》（1941年版）指出了它所存在的问题：

然而，该草案抛弃以追求企业利润为根本目的的以往的自由主义经济体制，而以为建设高度国防国家的公共的经济原理为基调的扩大生产为其根本目的。对于它的主要宗旨，虽然财界和产业界也没有不同意见，但有关具体方案，则早就在推敲自主的新体制草案的财界中，引起了各种不安。特别是在最初的草案中，由于写明了“经营与资本的分离”，而大大刺痛了产业资本家，又正好与公司经理统制会相关联，恰逢产业界对革新派官僚的不满和反作用勃然而起的时候。所以，便集中谴责了政府的经济新体制草案，认为它是与产业界的实际状况不相适应的脱离实际的草案，是无视利润观念的社

[日]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中文版第630页。

[日]小山弘健等：《日本帝国主义史》，第3卷，1960年版，第193页。

会主义思想的表现，是违反宪法的行动，是暴露了不尊重民间创造精神的官僚自以为是的统制的缺陷。——

12月6日，财界向首相提出了各经济团体联名的意见书。意见书直率地表明了财界对政府草案的不安和担心，特别强调了“应避免经济机构的根本性变革，同意对利润观念给予限制，避免企业的动摇，以实现目前所需要的以发展生产为第一”的宗旨。7日，政府采纳各方面对1日所决定的经济阁僚恳谈会草案的意见，决定了《经济新体制确立纲要》。《纲要》完全没有涉及资本与经营分离的问题，而是强调说，以“国防国家体制之完成”为目标的“企业体制”，应是在企业担当者的创造精神与责任方面使其自主经营，由发挥最高之效能而增强生产能力，要为了“使国民经济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发挥整个国家的力量，实现高度国防国家的目的”，而组织“经济团体”。这里所说的“经济团体”不久便作为统制会而具体化了。

经济新体制的决定过程，尖锐地显示出了资本的逻辑与官僚的统制之间的矛盾。东洋经济新报社编辑的《日本经济年报》（第44辑）指出：“国内增产的必要性一旦急剧提高，迄今为止所采用的各种统制政策便不能不愈益成为它的桎梏。”该年报强调说：“在当今不得不增产的情况下，即使说革新的意识形态改变了它的色彩也并非言过其实，当能看到时局紧迫所带来的战时经济的一个转机。”结果，财界与官场、财界人士与官僚还是合不到一起来。1941年1月4日，商工相小林一三罢免了商工次官岸信介。

然而，经济新体制不仅不能逃脱官僚的统制，反而露骨地显示出了官僚化的倾向。统制会于1941年4月首先在钢铁业界成立，会长是日本制铁公司总经理平生鈇三郎。其他各行业也根据8月公布的《重要产业团体令》，自11月起建立了统制会，由大公司的总经理、会长和专务担任会长。《朝日经济年史》（1942年版）指出了统制会的官僚化问题：

统制会为了进行充分的活动而需要成为庞大的组织，作为实际问题，便不能不成为监督官厅与二重组织。在迟迟不肯让与权限的官厅方面，其心理有着这种因素，即在将来也不能指望会有不惜全力支持统制会的态度。而且，统制会成立时间也短，处在几乎还没从事什么活动的状况下，但另一方面却已表现出了官僚的色彩以及将来要走向官僚化的倾向，在事务上没有统制会之间的横向联系，由于要维持各自统制会地盘的态度而阻碍综合效率的情况乃是很多的。

统制会的成立表明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但是，资产阶级在国家机关中占有许多席位，就使资本的逻辑与官僚统制、军部独裁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不久，资产阶级便提出自己的要求，为运动的开始创造了条件。

统制会从纵的方面，把各产业部门的所有企业组织起来。统制会被赋予分配生产任务、分配资金和原料、动员劳力、解散和合并企业以及决定价格和利润等各方面的大权。这就确定了垄断资产阶级对经济的主导权。这种体制是“在由纳粹直接输入的‘公益第一’的名义下，不外是以国家权力保障垄断资产阶级最大利润的体制而已。几乎所有的中小企业、民需生产都被改编到由垄断资本所承揽的军需生产中（不能改编的就被消灭）”。

实行经济新体制的结果是垄断资产阶级大发战争横财。1937—1941年的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4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第386页。

[日]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中文版，第631—632页。

四年中，他们的资本和利润迅猛增长。例如，造船工业的三菱重工业公司在这一时期资本增加 3.1 倍，利润增加 6.5 倍；机器制造工业的日立制作所的资本和利润分别增加 3 倍和 4.3 倍。

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统治阶级内部资产阶级与地主的比重发生变化，前者的比重扩大。在 1938 年 4 月公布《国家总动员法》前后，第一次近卫内阁公布的《农地调整法》继承和发展了以往《自耕农创设法》的旨趣，把创建自耕农的法制化与保护佃农（限制收回土地）作为政策提了出来。阿部内阁于 1939 年 12 月公布的《佃租统制令》，把每石的佃租固定为 43 日元，禁止佃租同米价一齐上涨。

第二次近卫内阁于 1940 年 10 月决定的米谷管理规则，实行了管理米制度，把米谷移交国家管理。第三次近卫内阁于 1941 年 8 月实行的大米二重价格制度，把主价格与生产者价格分开，在生产者价格中包括奖金的同时，实质上便减低了生产者（佃农）向地主交纳的佃租。

这样，对生产粮食的生产者（佃农）的保护结果便大大推进了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解体。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编辑的《日本农业年报》（第 1 集）计算出，实物地租的 50% 的佃租率，以货币表示，1941 年的大米即为 45%，1943 年的大米为 38%，而到 1945 年则仅为 9%。

当政府再次开始推进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解体时，由耕地农民所建立的农地制度改革同盟发表了声明：“要把历来土地斗争的方向集中于耕地农民的自耕农化这一点上。”1942 年 3 月，当时的东条内阁便禁止了同盟的组织。这样，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解体，未能经由耕地农民的手来实现。

近卫政治新体制当初的意图是统一各种政治势力、实行政治领导一元化、牵制军部等，但并未如愿以偿。近卫经济新体制，使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得到了发展，资产阶级的势力得到了加强，加深了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使日本变成了一座大兵营，政党、工会等独立组织均被解散，直至最基层的国民都被编入部落会、町内会等地区组织和产业报国会等职业团体。成为以内务官僚为中心的势力进行上情下达的机构。在“实践臣道，尽忠职务”的口号下，剥夺了全国人民的一切自由和人权，为法西斯体制的改组开辟了道路。

“共荣圈”狂想

第二届近卫内阁成立后不久，就决定了《基本国策纲要》，其方针是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和建成国防国家，即将英、法、荷、葡等国在亚大地区的殖民地，列入日本“大东亚新秩序”的范围，在亚洲地区取代欧美的殖民体系，建立“共存共荣的新秩序”。当时被列入“共荣圈”的国家与地区有：日本、中国、朝鲜、印度支那、缅甸、泰国、马来亚、菲律宾、荷属东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属印度、阿富汗及太平洋诸岛屿等。

这一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的侵略计划，最初是出于外相松冈洋右之口。1940 年 8 月 1 日，松冈发表声明，提出要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确立包括整个大东亚的经济协同圈。以日本为核心，“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基础”，把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广大地区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经济体系，供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和剥削，由他们主宰一切。

日本的政策就是要获得中国、印度和南洋（东南亚）的丰富资源。把“东

亚新秩序”扩大为“大东亚新秩序”。把横跨“满蒙”、“中国本部”和东南亚——如果有机会甚至还要及于西伯利亚——广大地区的丰富资源确实纳入原料补给圈。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必须强化战争机器，称霸东亚和太平洋，夺取以上地区的战略资源，特别是南洋的石油、橡胶、锡、铁、铝矾土以及大米、食糖等等。在南方的权益对于日本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尤其是石油更是日本战争经济的血液。“荷属东印度实在是东亚的石油宝库。它拥有相当于日本的大约 20 倍即 800 万吨的年生产能力。当时日本每年需要大约 500 万吨石油，而其自给能力不过只有 10%。”日本的如意算盘是，一旦“大东亚共荣圈”确定起来，就可以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就可以保证把荷印出产的全部石油运到日本。

南洋地区除了有丰富的战略资源外，还是重要的战略要地。新加坡是英国的重要军港，马尼拉是美国的海空军基地，摧毁英美在两地的海空军力量，夺取马来亚和菲律宾群岛就可以控制西南太平洋，囊括美、英、荷在这一地区的殖民地。这不仅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必要步骤，而且西进可入印度洋，包围锡兰、印度，进而与希特勒的侵略军在中东会师，南下则可攻澳大利亚，从而称霸西南太平洋。

要建立这样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日本帝国主义是力不从心的。它不仅要遭到这一地区各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同时也要引起英、法、荷等西方殖民帝国的反对，尤其是引起日本争夺太平洋的劲敌美国的反对。

当时，日本陆军被困在中国战场。日本帝国主义者认为，搞垮重庆政府是早日结束侵华战争的重要步骤，而迫使重庆政府投降的有效办法就是断绝它的外援道路。如果同英美开战，占领印度支那，封锁海防和滇越公路，入侵缅甸，截断英美从西部对中国的供应线，便能在全中国建立殖民统治而调出大量日军并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去加强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能力，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

日本为了实现向南方扩张的政策，就必须勾结德国和意大利这两个法西斯国家。为了避免两面作战，又必须在北方稳住苏联。因此，近卫内阁推行了以三国同盟和日苏中立条约为杠杆的向南方发展的政策。

为了巩固自己的国际地位，对抗美英等竞争对手，日本急于和法西斯德国结成军事同盟。日本企图同德意一起建立“世界新秩序”，并且描绘了有别于德意两国的“生活空间”和“生存空间”。日本计划把世界分为“大东亚圈、欧洲圈（包括非洲）、美洲圈、苏联圈”这“四大圈”。日本所描绘的“世界新秩序”，其意图在于牺牲中国和大英帝国，瓜分欧亚大陆，进一步重新瓜分世界。

日本向南扩张，必然要遭到英国的抵抗。日、英两国在日俄战争前，为了共同对付俄国，曾签订了《英日同盟条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曾以此为借口参加了协约国方面对德作战，夺取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和在中国山东半岛的权益。华盛顿会议以《四国条约》取代了《英日同盟条约》，同时，日本在远东及太平洋上的权益被美国夺占。日本当然不会善罢甘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力量大为削弱，已经不能在太平洋地区称王称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英国的力量已经被德国牵制在欧洲战场，无暇东顾，当时的英国根本不是日本的手。

如果日本同英国开战，就必须冒“不惜同美国一战”的危险。日本向南扩张，夺取南洋的战略资源，又使它同美国的矛盾加剧。荷属东印度和马来亚出产的橡胶占世界产量的78%，出产的锡占67%，这些产品一向以美国为主要买主。1940年，这两地生产的锡有90%、橡胶有75%卖给了美国。日本独占南洋的野心不能不激起美国的反对。

此外，菲律宾是美国在远东的重要军事基地和窥伺亚洲大陆的跳板，日本进逼南洋，侵占菲律宾，严重地威胁到美国的殖民利益。

日本国防方针中的对美战略虽是海军的主张，但海军并不想对美国本土进行进攻性作战，也没有要使“美洲圈”解体那样的政治谋略。但是，随着日美矛盾的激化，美国就成为日本的潜在敌人和主要敌人。因此，日美开战是不可避免的。

原来，日本就同德、意签订条约一事，曾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主要原因是日本当时仅仅把苏联当成是三国同盟的对象国，而不想激怒英美。当日本确立了“大东亚新秩序”的方针后，就要“适应世界形势变动，改善内外形势，在迅速结束中国事变的同时，捕捉良机，解决南方问题”。这样，三国同盟又作为首要问题列为新内阁急于要解决的问题，企图借助德意以牵制英美的力量。

日本希望德国把美国牵制在欧洲，因为美国的战略重点是在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随着德意占领西欧诸国后，美德矛盾也因争夺欧洲和拉丁美洲而变得激烈了，因为欧洲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和世界金融、贸易的重要地区。1939年就有情报说，德国武器生产居世界第一位，并且开始研制一种威力强大的新式武器——核炸弹。这些对美国的安全都构成严重威胁。所以，美国认为希特勒的德国是美国必须首先打败的敌人。

当时，美国的大城市和大工业生产都集中在大西洋沿岸，相对地靠近欧洲。在大西洋上，美国的军舰和商船经常受到德国潜艇的威胁，美国惧怕德国的入侵远远超过对日本的担心。

另外，美国的海外投资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英帝国和欧洲国家，并且欧洲又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希特勒征服西欧后就切断了欧美贸易联系。

美国在法国败降后，为了摧毁希特勒德国的霸权，极力以英国为反德的前哨基地，援英抗德，以阻止希特勒入侵美洲，进而打败德国。否则，如果英国一旦崩溃，希特勒称霸欧洲，掌握了欧洲所有的造船厂和海军，则美国将处于危险的境地。

早在1941年4月，英国损坏的军舰和商船就在美国的船坞里修理，同时美国造船厂已开始根据《租借法案》为英国建造大量的军舰和商船。可见美国首先是要对付希特勒这个主要敌人。

希特勒德国早就希望同日本签订军事同盟条约，一方面拉拢日本反苏，以便东西夹攻；同时为了阻止美国参加对德战争，又想利用日本在太平洋上牵制美国，打击英国。两个法西斯强盗各怀鬼胎，再加上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也想狐假虎威，扩大侵略。于是，从1938年就开始酝酿的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条约，终于在1940年9月27日正式在柏林签订了。这一条约规定：日本国承认并尊重德、意在欧洲建设新秩序的领导地位；德、意两国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大东亚建设新秩序的领导地位。日、德、意约定，对上述方针所作的努力，互相协助。

在三国同盟条约第三条中规定：“……三国并承允如果三缔约国中之一

受到目前不在欧洲战争或日中冲突中的一国攻击时，应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援助。”

当时，世界上还没有直接卷入战争的大国只有美国和苏联。所以，这个条约充分显示出它的矛头是针对苏联和美国的。日本就这样进一步同德意法西斯勾结在一起，对美国施加压力，妄图在瓜分世界、谋求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霸权的斗争中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

日本同德意两国一起企图建立的“世界新秩序”，其中包括一个苏联圈。其实，日本又何尝不想侵占社会主义的苏联呢。他们在1938年（张鼓峰事件）和1939年（诺门坎事件）曾两次对苏联发动了进攻，但都遭到了失败。它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大部分陆军陷在中国，北进侵犯苏联又主要依靠陆军，因此颇感力不从心。日本虽然为了有朝一日从苏联夺取西伯利亚而在秘密地准备日苏战争的计划，但是，为了实现三国同盟的目的，出于使苏联采取中立友好态度的必要性，便特意设计出一个“苏联圈”，玩弄政治权术。作为中立友好的代价，日本声称要把“印度、伊朗”分让给苏联。

为了调整日苏邦交，松冈外相将访问欧洲，他草拟了《对德意苏谈判方案纲要》。1941年2月3日，在近卫首相和陆海军首脑参加的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上，经过若干修改后得到承认。其中的一段进一步鼓吹了瓜分世界的设想：

帝国主张将世界划分为大东亚圈、欧洲圈（包括非洲）、美洲圈、苏联圈（包括印度、伊朗）这四大圈（将澳洲及新西兰留给英国，大体如荷兰之待遇），于战后之媾和会议上加以实现。

松冈洋右外相于1941年3月12日出发前往欧洲，在得到德国的协助后，向苏联提出了关于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说：“苏联舆论认为，不带有收复失地的不可侵犯条约是不可想象的。”莫洛托夫所说的“收复失地”，是指库页岛南部（萨哈林南半部）和千岛群岛。苏方只同意缔结中立条约。4月13日，松冈便缔结了《日苏中立条约》，其有效期为五年。

4月17日，日本陆海军部便大体确定了《对南方施策纲要》，决定在同荷属东印度间“确立密切之经济关系”的同时，还要“迅速同法属印度支那及泰国之间建立军事结合关系”；并下定决心，当这一方针在实施过程中，“因英、美、荷等对日禁运而威胁帝国自身之生存时”，以及“美国单独或与英、荷、中等联合，逐渐加强对帝国之包围态势，以致帝国国防不可忍受时”，“在对此没有解决办法的情况下，帝国将为自存和自卫而行使武力”。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以外相松冈洋右和关东军为主的一派，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张立即实施北进，配合德国出兵苏联。松冈拜谒天皇，建议日本立刻进攻西伯利亚。在6月25日的政府和大本营联席会议上，海相及川表示海军目前不想惹苏联，陆军参谋长杉山元针对松冈的质问也回答说：“目前，日本将重兵用于中国，北进实际不可能。”经过激烈争论后，7月2日，在天皇主持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决定了《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拒绝了松冈关于立即进攻俄国的建议，规定“帝国将坚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为了达到向南方扩张的目的，“必须排除任何

《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278—279页。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4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第373页。

障碍”，并“不惜与英美一战”。

由于“南进”准备尚未就绪，为了隐蔽日本的南进企图，近卫内阁从1941年4月起正式同美国进行谈判。为了给侵略战争赢得时间，需要继续制造假象，近卫决定撤换一味刺激美国的反复无常的松冈。7月16日，近卫宣布内阁全体辞职。7月18日，成立了第三届近卫内阁。外相由较温和的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担任。

在第三次内阁期间，日本一面继续同美国谈判，一面对东南亚采取了新的军事行动。7月28日，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加速了同美、英、荷之间战争的爆发。9月6日，在御前会议上决定，如果到10月上旬外交谈判仍无希望，则立即与美、英、荷开战。10月，日美谈判仍无达成协议的迹象，陆相东条英机主张停止谈判，立即开战。近卫则认为同英美开战的条件尚不成熟，“战争若无百分之百的把握，就必须避免”。近卫终因不能说服东条等人，向天皇提出了辞呈。

1941年12月8日，新成立的东条内阁以突袭珍珠港的方式开始了同美英的战争。

第 33 章 大政翼赞会

“ 国民组织 ”

1940 年 7 月 22 日，近卫文麿 第二次组阁后，在 26 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决定了《基本国策纲要》。第二天，政府与大本营联席会议正式通过陆军筹划制定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它与《基本国策纲要》合在一起，形成了近卫内阁的政策。海相吉田善吾虽然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但内阁中陆相、外相的压力太大，他便于 9 月 5 日辞职了。

近卫内阁的《基本国策纲要》采用“ 皇国 ”的称呼，取代了过去所称的“ 帝国 ”，强调完成国防国家体制的重要性；指出了根据“ 以八纮为一字之肇国之基本精神 ”，“ 以皇国为核心，以日满华的强有力结合为根本，建设大东亚新秩序 ”的“ 皇国之国是 ”。

为了实现“ 大东亚新秩序 ”的建设，近卫便强调推行这样的方针，即外交上要“ 特别迅速地加强同德、意的政治团结，谋求飞速调整对苏邦交 ”，内政上要建立“ 强有力的新政治体制 ”和确立“ 新国民组织 ”。

近卫内阁的《基本国策》所说的“ 新国民组织 ”，就是打算把国务与统帅统一起来。是想以“ 国民组织 ”的法西斯主义来修正以天皇的统帅大权为支柱的军部独裁的法西斯主义。虽然近卫大体上是按照陆军铺设的路线推进其对外政策，但他又不甘心盲目地追随陆军。

其实，日本在总体战方面，缺少最必要的国务和统帅的统一，这是基于天皇制国家机构特殊性的结果。同时，也是有长期的历史背景的。1889 年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中规定，陆海军的最高指挥权由天皇直接掌握。作为辅佐这一统帅大权的机关，在陆军里设立了参谋本部，在海军里设立了军令部。这种陆海军统帅机关作为一种独立于议会、也独立于内阁的机关，完全不受政治干预，这就是统帅权的独立。这不仅妨碍了国务和统帅的统一、协调，也成为政府和陆海军对立的原因。1907 年，陆海军确定了长期的日本国防方针（《帝国国防方针》），根据这一《方针》确定了兵力，得到了天皇的批准。这一《方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经过了三次修订。尽管长期国防规划和外交、内政部有着密切关系，但政府却不得干预其制定。陆海军依照国防方针向政府要求扩充军备费用，常常和政府的方针发生对立。

近卫首相在第一次内阁期间就有着痛苦的教训。1937 年 10 月 25 日，近卫内阁创设了企划院，作为“ 国家总动员的中枢机构 ”。11 月 10 日，发出了关于“ 实施国家总动员 ”的内阁训令。但是，近卫对于“ 中国事变 ”的处理是无力的，仍然摆脱不了军部。陆军于 11 月 18 日由军令公布了大本营令，于 20 日在宫中设置了大本营，决定了处理事变的方向。

大本营是隶属于天皇的最高统帅机关，根据 1893 年 5 月制定的《战时大本营条例》，于 1894 年 6 月 5 日设在参谋本部。伊藤博文曾列席大本营会议。

1937 年 11 月 24 日，陆海军当局发表谈话，把大本营和政府严加区别，强调统帅权的独立，并夸耀大本营的意义和作用：

……大本营之设置，专门根据于统帅大权之发动，系以将平时由统帅部与陆海军省分管之有关统帅问题的处理一元化为宗旨，而使之成为纯粹的统帅机构，并非由此设置而使统帅与国务职责之区分有任何变化。里巷之间常有臆测，以为大本营系将统帅与国务合并之机构，或为战时内阁之前身，但

这些全为无根据之流言蜚语，当然并非此次设置大本营之真实意图。

当时，近卫首相要求列席大本营会议。军部以统帅权独立为由，拒绝了近卫的要求。为了寻求调整国务和统帅的关系，设置了“大本营内阁联席会议”。但是，这毕竟是政府和大本营的联络机关，而不是决定机关。所以，仍不能使国务和统帅得到有效的统一；这一联席会议仅存在两个月，以后就再也没有召开。第二次内阁成立时，又恢复了“联席会议”，并且每周召开一次，其决定具有“越过内阁会议的效力”。但联席会议的实际情况，只是几乎原封不动地承认陆海军统帅部的决定。在这一意义上，与其说重新召开的联席会议是谋求国务和统帅的统一机关，不如说它是把陆海军决定树为权威的机关。

大本营的实质，也不过是陆军的参谋本部和海军的军令部相互混合。参谋本部和军令部是各自独立的，不得互相干涉。日本的陆军和海军有着长期对立的历史。早在1907年的国防方针中，陆军以俄国为假想敌，海军则以美国为假想敌，相互进行扩充军备竞争。能调整两者的对立并使之统一的机关，在法制上只有天皇。这样，在国家机构上，陆军和海军各自独立，内阁和陆海军又互相对抗。真正统一的最高战争领导机关，是不存在的。

近卫在一年多的第一次内阁期间，深深感到内阁与国务只不过是受统帅所操纵的脆弱的摆设，陆军大臣常常能置内阁于死命。国民的生活、外交的政策，已经完全离开了国民的意志和舆论，而是由军部的意志、说到底乃是由模糊而难以捉摸的统帅的影子来决定、修改和放弃的。

1940年8月28日，近卫在“新体制准备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发表声明，表明了以“国民组织”为根本的新体制的基本思想。所谓“新体制”，就是为了对世界新秩序的建设起指导作用，为了最大地发挥国家、国民的全部力量，使其集中于这一事业中的高度国防国家的体制。构成其基础的正是万民翼赞的所谓“国民组织”。

过去，国民同政治发生关系的惟一机会，是每三年或四年参加一次投票选举。在这种情况下，全体国民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不会抱有多大的关心，这是必然的。近卫所指的“国民组织”是国民在日常生活中为国家服务的组织，在这种组织之下，才能把国民的注意力集中在政治上。为了建立“国民组织”，就有必要开展国民运动，而国民运动应该从国民当中自发地蓬勃开展起来。假如由政府加以计划指导，使其行政机构化，往往会妨碍国民自发地发挥全部力量。

但是，近卫指出：在目前形势下，不容许期望这一运动只是自然地发生和展开，而且由下面发生的运动常常会陷入派别斗争，有可能不会成为国民运动。因此，他强调对国民运动，政府有必要积极给以培养和指导，使之能成为“官民协同之国家事业、全国性的翼赞运动。国民的运动乃是要超越以自由主义为前提的分散性政党政治的运动，是举国一致的、全体的、公共的运动，是要促进全国的所有力量一元化地集结的超政党的国民运动。但是，在近卫看来，国民运动是不能容许采取所谓一国一党这种形式的。他极力强调说：

这是因为，一国一党乃是以一个部分即可构成“全体”，把国家和党同样看待，断定反对“党”就是反叛国家，把“党”掌握权力的地位永久化，

意味着把党魁当成永久把持权力的人。不管这种形态在别国显示出了多么优异的成绩，但在日本如果立即容许这种形态，那么便会扰乱我一君万民国体之本义。我国乃万民分担翼赞之责，绝对不能容许一人或一党以权力而垄断翼赞。万一对翼赞之想法出现分歧时，则正需仰赖圣断，而一旦作出圣断时，则一切臣僚必定统一于“承诺必谨”之大义，乃日本政治之本色。

近卫概括地说道：“新的国民组织乃是国民在各个部门奉献翼赞大政之至诚的国家的与永久性的组织。”他敦促国民注意天皇于当年2月11日纪元节时发布的宣称“尔臣民宜驰恩神武天皇之创业，念皇图之宏远、皇谟之雄深，和衷戮力，愈益发挥国体之精华，以克服时艰，昂扬国威，回答祖宗之神灵”的诏书，强调了对于“我等国民应处之道”的实践。

近卫的主张包含着奇怪的矛盾，他虽然想把以“国民组织”为根本的新体制作为“抑制军部”的手段，但是，他为“抑制军部”而寻求的最高手段又是什么呢？是“国民组织”？是“圣断”？是国民？还是天皇？

近卫否定了自己所倡导的新体制，虽然最初企图以“国民组织”为后盾来纠正军部的独裁，但遇上了“一国一党”与“一国一人”之间的矛盾，便放弃了“国民组织”。

作为一个贵族出身的政治家，他的思想感情和阶级立场是绝对不会站在普普通通的国民这一边。可是，当他同军部发生矛盾时，又感到势单力孤，没有后盾，没有群众基础，没有可依靠的社会力量。因此，他就幻想构筑一个“国民组织”，用以同军部相抗衡。可是，这个“国民组织”一旦带上政治色彩，形成了自下而上的自发的国民运动，这又是近卫所害怕的、所不愿看到的，那就会形成近卫所认为的危及天皇制的“共产革命”，就会扰乱“一君万民”的国体。最后，他还是选择了圣断，以“大政翼赞会”偷换了“国民组织”，把“大政翼赞会”当作“实践臣道”的机构。

实践臣道

近卫文磨 作为一个宫廷贵族，过去一直是同“国民”最为疏远的。还不单纯是疏远，他作为首相，也曾残酷地镇压过国民的“自发”运动。自1937年6月至1939年1月，在他第一次组织内阁期间，曾压制人民阵线运动，逮捕了山川均和大内兵卫，禁止出版反法西斯思想的杂志《世界文化》，逮捕了久野收与和田洋一，

还曾禁止出售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河合荣次郎所写的四本著作，并给予其停职处分。

近卫原来并没有要寻求国民“自发地发挥全部力量”那样的思想。他为了“抑制军部”而考虑到“国民组织”，这是为了实现“国务”与“统帅”的一致而要对军部的独裁加以修正的结果，是使这一修正的方向与欧洲的法西斯主义相对应的结果。最后，近卫在“国民组织”与“圣断”的选择中，不得不选择了“圣断”。那么，所谓“圣断”又是什么呢？

近卫认为，欧洲立宪国家中的君主虽是立宪君主，却有一定的“大权”。1831年制定的比利时宪法规定由国王“批准法律，予以公布”，还规定国王“统帅陆海军，宣战，缔结媾和条约、同盟条约及通商条约”。同时，比利时宪法还写明“一切权力来自国民”，确定了国民主权。

与比利时国王相比，英国国王拥有更为切实的权力，并不断行使其大权。

他有“把全部军舰卖掉”的权力。即使国王想把英国的全部军舰卖给苏联，按照惯例需得到海军大臣的副署，否则不能实现交易。如果海军大臣副署了，那海军大臣就会受到下院的追究，从而成为整个内阁的责任问题，而内阁最终只得辞职。然而，根据1920年的非常时期权力法，枢密院在非常情况下，有发布《非常事态宣言》的权力。在非常事态持续期间，政府可不必得到议会的承认，也不必通知议会，便可以发布敕谕。

日本天皇虽然也不断发诏敕和敕语，但大多是根据当时政府的要求作出的。虽然有时是天皇对政府已经拟好的草案提出希望，并加以修改，但其要点则还是由当时的政府借天皇的名义拟就的。不过，近卫所寻求的“圣断”不同于对普通的诏敕和敕语那样的要求。近卫所寻求的“圣断”，与英国在非常时期权力法之下国王的敕谕乃是为了使面临紧急状态的政府便于行使行政权的非常手段大体一样，是在为了合理地完成战争而必须抑制军部以谋求国务与统帅的统一这一紧急状态下的非常手段。在一定情况下，它也不难成为推翻军部独裁的“宫廷革命”的契机，如果考虑到“国民组织”有可能变成近卫所害怕的“共产革命”，那么，作为与“国民组织”相反的另一选择对象的“圣断”，就有可能发展为“宫廷革命”，这是理所当然的了。

近卫仰赖“圣断”不仅有其思想基础，也有其社会基础。在当时日本社会状况下，不用说，与“国民”疏远的近卫进行自上而下的国民运动并不能改变军部的独裁统治，激进的进步人士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方式在短时间内也无法改变军部的专横。

早在“二·二六事件”前，在对“天皇机关说”进行抨击的同时，就开始了“显教对密教的征伐”。1935年3月，众议院就指出，“明征国体之本义，明确人心之归趋，乃眼下最重要之任务”；并作出决议称，“政府对于与我崇高无比之国体不能相容之言论，应立即采取坚决之措施”。军部采取高压手段，使冈田内阁发表两次声明，指出统治大权俨然在于天皇，是国体之本义，是帝国臣民坚定不移之信念。

以“二·二六事件”为契机而逐渐形成独裁的军部，向历届内阁要求普及显教。1936年3月成立的广田内阁，在其政纲中指出，“盖施政之基本，在于显扬肇国之理想，以实现一君万民、举国一体之美”，强调了“使巩固之国体观念愈益明确”的必要性。1937年2月成立的林銑十郎内阁，同样在政纲中声明，决心愈益明征国体观念，阐明敬神尊皇之大义，发扬祭政一致之精神，以加深国运通畅之源流。

就在林内阁总辞职的1937年5月31日，文部省出版了《国体之本义》小册子，宣扬显教的教义：

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奉皇祖之神敕永远统治。是为我万古不易之国体。

万世一系之天皇为统治大日本帝国而所在之皇位，“乃万世一系之天皇之御位，系惟一继承天照大神系统之皇位。皇位属于皇祖之神裔，乃继承皇祖皇宗肇始之国，担负使之成为安定开化国家之大业之‘天皇’之御位，系与皇祖一体，于当今显彰其雄心、繁荣国家、慈爱百姓之天皇之御位。臣民于尊仰作为现实之神的天皇之同时，叩拜皇祖皇宗，于其恩惠之下而成我国之臣民。如此之皇位乃无上尊严之高位，乃永不动摇之国家的根本原则”。

作为现实的神进行统治的天皇，“由祭祀而与皇祖皇宗结为一体，与皇祖皇宗之精神相呼应”，但“显彰皇祖皇宗之遗训的统治之洪范”正是宪法，

宪法所规定的“政体法之根本原则”，既非英国式的“君临但不统治”，也非“君民共治”，而是“天皇之亲政”。日本的宪法乃是“万世一系之天皇以‘承受自祖宗之大权’，依其之所想而制定的钦定宪法”。

在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下，祭祀、政治于根本上乃系一体，议会不是“君民共治”之机构，而是翼赞天皇之亲政的特殊机构：

如议会者，在所谓民主国，系作为名义上之主权者的人民的代表机构；在君民共治之所谓君主国，乃抑制君主之专横、为实现君民共治之人民之代表机构。我帝国议会则与之完全不同，乃对特殊之事项采取特殊之方法，正是为翼赞天皇之亲政而设置者。

显教在传播中把天皇尊为绝对君主，接触了显教的国民便把天皇作为绝对君主来尊崇。

把日本投进了侵华战争的近卫内阁，于1937年9月9日决定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实施纲要，发出了内阁训令，指出打开因“中国事变”而面临困难局面的方法“在于根据我尊严之国体，进一步振作尽忠报国之精神，在国民日常之业务生活中加以实践”，特别强调了“昂扬日本精神而实现举国一致”的必要性。

日本政府通过“纪元2600年”的庆典活动，展开了关于国体意识的大规模宣传战。

《朝日年鉴》（1941年版）这样登载了1940年1月1日的庆祝盛况：

光辉的纪元2600年的黎明，终于伴随着来自国家肇始之圣地的橿原境内的大鼓声而来临了。在今年的1月1日，从头一天夜晚就来橿原神宫等候新年参拜的人们，挤满了通向正门的道路。凌晨零时，菟田官司打响了神前的大鼓，宣告新年的开始，并通过无线电收音机向全国转播。上午9时，全国一亿国民一齐遥拜皇官，表达庆贺之诚意。还有，帝国联合舰队驶入大阪湾，并发射礼炮，向天皇致敬。

1月9日，东京的七家百货店举办了由以近卫首相为会长的庆祝会主办庆祝纪元2600年展览会。31日，日本文化中央联盟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举行了艺术节开幕仪式。在2月11日纪元节那天，天皇还亲自决定在宫中举行纪念仪式，以皇族和年初组阁的首相米内光政为首，有文武官员2000人参加，随后便向国民发布了诏书。内阁接到天皇的诏书，便发出告谕，极力强调遵从“昭示臣民翼赞之道”的诏书，发扬“臣民辅翼之大义”的必要性。贵、众两院分别把前一天的全体会议决定的祝贺上奏文献给天皇，贵族院强调：“兴亚之圣业虽前途仍有重重困难，但以陛下之棱威能克服无数艰险，八纮为一宇之日盖已不远，遥远皇祖之神灵亦当有以鉴察。”众议院则发誓“敢以匪躬（舍己尽忠之意）之节辅翼圣业”。6月10日，天皇行幸宇治山田市，在他参拜丰受大神宫的上午11时12分和参拜皇大神宫的下午1时54分，全国的国民也都依据收音机、汽笛和钟声而遥拜了神宫。

庆祝纪元2600年的仪式一直持续到7月继米内内阁之后成立的近卫内阁的时期。在大政翼赞会成立前一天的10月11日，海军为迎接作为大元帅的天皇而举行了特别的阅兵式。21日，陆军同样为迎接作为大元帅的天皇举行了纪念阅兵式。11月10日，近卫内阁在皇宫外苑（皇居前广场）举行了纪

1872年，将日本神话中虚构的神武天皇即位年份规定为公元前660年，称“皇纪”元年。据此，1940年则为纪元2600年。

元 2600 年庆典。天皇身着军装出现于 5 万名参加者的面前，近卫首相把充满国民祝贺之意的贺词上奏天皇。天皇宣读了“望尔臣民善自体察以往所降宣谕之旨趣，显扬我唯神之大道于中外，以期对人类之福利与万邦之协和有所贡献”这样的敕语。第二天，天皇再次出席了在皇宫外苑举行的庆祝会，下赐敕语，举杯祝贺。全国学生代表 3000 人合唱了国民庆祝歌曲《纪元二千六百年》。

10 月 30 日，教育界的 1.1 万人在明治神宫外苑的宪法纪念馆举行了纪念《教育敕语》发布 50 周年的仪式。天皇下赐敕语，强调了“国体之精华”。

在全国把天皇当作神来崇拜的政治氛围中，近卫首相关于“国民组织”的主张，不但没有吸引力，而且也没有多大的鼓动性。于是，近卫将以“国民组织”为根本的“新体制”偷梁换柱为“大政翼赞会”而得以出笼。近卫自己并不承认大政翼赞会是政治组织，而认为它是以“万民翼赞”，“承诺必谨”为口号的单纯精神运动机关。

1940 年，近卫在自己的生日那天，即 10 月 12 日，举行了大政翼赞会的成立仪式。近卫作为总裁在会上致词，他面对希望展开强有力的国民运动而聚拢来的会员演说道：“本运动之纲领，仅在于实践翼赞大政之臣道……此外别无纲领和宣言……”

听到这样的演讲，那些满怀希望的人面面相觑、目瞪口呆。只有那些唯心派右翼兴高采烈地鼓了掌。在大政翼赞会成立的当天，近卫便否定了它作为“国民组织”的存在。大政翼赞会实质上只不过是内务官僚领导的、和以前一样是自上而下的官办国民运动。

这位生长在天皇宠信的贵族之家的近卫，自小就受到作为“天皇家屏藩”的教育和训练。近卫的曾祖父近卫忠熙是明治天皇的父亲孝明天皇的心腹，历任宫廷要职。近卫在家中同曾祖父最为亲近，一起生活了八年，深受尊皇保皇思想的影响。虽然他两次组阁，但他同国民还是最疏远的，一到紧急时刻，便像弃之如敝屣那样，抛开了“国民”与“国民组织”。对于他来说，剩下的惟有“圣断”而已。

当近卫首相把大政翼赞会由“国民组织”变为“实践臣道”的机构时，内务官僚则暗自称快。企图把“新体制”当成行政的辅助机构的内务省，成了使大政翼赞会精神运动化的主角。还在第一次近卫内阁期间，就开始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并产生了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作为政府的外围组织。到平沼内阁时期，又在政府中设置国民精神总动员委员会，加强了政府的统制。米内内阁期间，则废除了中央联盟和委员会这种二元组织，合并为由首相和内相任正副会长的官方的国民精神总动员本部。1940 年 10 月，第二次近卫内阁在建立大政翼赞会的同时，又解散了本部，使之与大政翼赞会合流。

在大政翼赞会建立前不久的 9 月 11 日，内务省即向各府县通知了《关于部落会、町内会、邻保班、市町村常会整顿纲要》，把邻组、町内会和部落会当作不许“下情上通”的“上情下达”的机构而系列化，建立起一个人也不遗漏地直接监督国民的组织网，甚至企图以邻组、町内会和部落会来偷换近卫首相所计划的“国民组织”。大政翼赞会离开近卫的意图，成为官僚统制的机构。

在大政翼赞会成立后的 1941 年 1 月，内相平沼骐一郎把大政翼赞会同《治安警察法》上的“关于政治的结社”相对照，认定其为“与政事无关”的“公

事”的结社，禁止其从事政治活动，试图使其“精神运动化”。

东条内阁取代近卫内阁后，在1942年8月的内阁会议上把部落会、町会、邻组列为大政翼赞会的一环。大政翼赞会的机关刊物《大政翼赞》号召，“今要建立一亿国民之组织”。另一方面，大政翼赞会把各种社会团体都包容于自己的属下，以“高度国防国家体制之实现”为目标，组织各职业和地区的“臣道之实践”。

翼赞体制

大政翼赞会虽说实质上变成了精神运动机关，但新体制运动却彻底加强了对国民的官僚性统制和统治。

大政翼赞会除了中央和地方都同官僚机构形成一体之外，它还成立了部落会、町内会和邻保班的基层组织。

邻保制度是古代的共同体组织，明治以后基本上瓦解了，但是法西斯把它作为直接控制民众的组织，在重新改组的基础上又复活起来。有别于行政村的自然村的部落，明治以后才取得法律上的承认，以前搞农村自力更生运动时，成了农事实行组合和清理负债组合的单位。

自明治以来的地方行政是，把行政村作为官僚统治的基层组织，采取了不承认自然村的方针，正如在部落所有森林原野统一运动和氏族神统一运动中所看到的那样，其目的是破坏作为共同体的自然村。可是在农业危机对策中，不得不利用自然村的共同体机能。1932年10月在农林省下达的关于恢复农村、山村、渔村经济的训令和1933年3月的农村负债整理组合法里，正式承认了部落是农村的单位。

这种战时体制下的邻保组织，根据1940年内务省制定的《部落会、町内会、邻保班、市町村常会设置纲要》进行整顿和制度化。在国民精神总动员地方本部的统制下，编成以5—10户的单位的部落会、町内会，以家族主义的互助、团结和振兴地方自治为宗旨。

町内会和邻组作为大政翼赞会所领导的组织，根据内务省的训令，从1941年7月以后，通过广播主持召开了全国邻组统一例会。通过这种方法，把全体国民在其居住地编入官僚机构的基层组织町内会和邻组里。

这个邻组制度是把地方上的小头目编入官僚统治的基层里，以达到贯彻统制和动员。这些小头目主要是担任町会和邻组长的干部。他们主要是中小工商业主、退役军人、中小地主、上层自耕农、小学和青年学校的教员、官公署职员、神官、僧侣以及其他社会阶层，他们形成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

政府不仅在居住地区强化了组织，而且在工作单位也强化了组织。1940年7月，连总同盟等最后剩下的工会也被迫解散了；同年11月，作为翼赞会的外围团体成立了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其前身是1938年7月成立的产业报国联盟。1939年政府命令成立以知事为会长的府县联合会，使产业报国会官办化，同时强行解散工会组织。指导思想以“国体本义”为基础，以“产业报国”、“劳资一体”为核心，以“企业一家”、“家庭和睦”等家族主义的思想意识为特征。

1941年，产业报国会已达6.5万个，会员有547万人，组织率达70%。由厚生大臣任总裁，干部均由“特高”官僚、大公司主管劳务的人员和右翼工会运动的头子担任。

在其他职业领域也都成立了农业报国联盟、商业报国会、言论报国会等

各领域的报国会。农业报国联盟作为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一环，于 1938 年 11 月组成，1942 年加入大政翼赞会，1944 年 5 月改称为农业报国会，只剩下不多的农民组合。根据政府的劝告，1940 年 7 月、8 月、9 月，日本农民组合总同盟、大日本农民组合、日本农民联盟相继解散。

青年组织统一于大日本青少年团。大日本青少年团以 1925 年创立的青年团体的全国组织大日本联合青年团为核心。大日本联合青年团是战前青年团的全国联合组织，1925 年由民间倡议成立，但受官僚控制，旨在对青年进行军国主义、崇拜天皇的教育。纲领为：修炼身心，勤劳奉公，体察忠孝之本义，致力于国运的发展。1939 年改组为法西斯统制团体大日本青年团。法西斯体制建立后，1941 年 1 月，大日本青少年团是在合并大日本联合女子青年团、大日本少年联盟和帝国少年团协会等三个团体后成立的，是大政翼赞会的下属团体。

妇女组织统一于大日本妇人会。过去一直对立的爱国妇人会和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同大日本联合妇人会，亦在 1942 年 2 月合并，成为官办的妇女团体，属于大政翼赞会。

此外，还有退役军人组成的帝国在乡军人会。这些组织和团体共同发挥了动员组织的作用。于是，所有的政党和工农团体以及一切民众的自发性组织都被破坏了，把所有民众都在居住地和工作单位编入官办的国民运动组织里，统一于天皇制统治体制之内，用以确立日本法西斯的统一的民众统治体制。

如此严密、彻底地将全体国民组织起来并由法西斯官僚一手把持和统治，是日本法西斯的一大特点。

偷袭珍珠港虽然使日本国民感到吃惊，但在 12 月 8 日正午传达的天皇的宣战诏书说是“为了自存自卫”。甚至连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都为对美英战争的胜利而感动，被战争的狂热弄得飘飘然。

以战争初期的胜利为背景，日本国内的法西斯统治体制得到了加强。在开战的同时，东条内阁以“非常措施”为名，逮捕了过去与左翼运动有关系的人物。在 12 月 16 日召开的临时议会上，通过了《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等临时取缔法》和《战时犯罪处罚特例法》。前者为了加强言论统制，将原来有关政治性集会和结社的申报制改为许可制，实质上等于禁止了一切这种活动。后者为战时犯罪加重刑罚。

此外，从 1941 年 12 月末至翌年 3 月末的例行议会，接连不断地通过了《战时刑事特别法》、《战时民事特别法》、《粮食管理法》和《重要物资管理营团法》等战时法规和统制法规，加强了治安体制，巩固了法西斯统治。

1942 年 4 月，相隔五年举行了众议院大选。日本统治集团以内外形势紧迫为借口，把在前一年 4 月任期已满、理应实行的众议院大选拖延了一年。这次是在加强治安体制基础上、抓住战争狂热高涨的有利时机才举行的。在选举之前，东条内阁收罗了一些政治家、财界人士和军人，以阿部信行陆军大将为会长，组织了翼赞政治体制协议会。这个协议会，是替代政府推荐候选人的，并和内务省、各地警察密切联系，在公告大选那天以前，就推荐出全部定额候选人。东条内阁只把与政府步调一致的人推荐为候选人，其他人则完全予以排除。由于“翼赞选举”，议会完全成为政府的附庸。政府对市、町、村的官僚组织、警察和各种团体进行了总动员，公然干涉选举，为了只让推荐的候选人当选而积极努力。

这次的所谓翼赞选举，在定额的 466 名中，推荐候选人当选了 381 人，非推荐候选人当选了 85 人。选举后，网罗推荐和非推荐的众议院议员和贵族院议员，组成了新政治结社翼赞政治会，由阿部任总裁。这一团体是根据东条英机的指示、为建立战时独裁政治基础而建立的政治团体。除了两院议员外，还有舆论界和财界的代表，标榜“团结全国政治力量”、“确立翼赞议会”。只有少数议员不参加，或参加后退出。1945 年 3 月该团体解散，发展为大日本政治会。

由于翼赞政治会以外的政治结社、众议院内的交涉团体全部解散，事实上实现了一国一党制，从而奠定了东条内阁的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基础。

5 月，临时议会开会，通过了感谢陆海军的决议案，政府提出的原案全部得到通过。议会完全变成了政府的辅助机构，变成了只以鼓掌通过为己任的御用议会。

在翼赞政治会成立后，政府又改组了大政翼赞会，用以加强翼赞政治体制。在翼赞选举之前，1942 年 1 月，成立了大日本翼赞壮年团，“翼壮团”在选举中用来作为实际行动部队，最初是以团员自发性活动为主的翼赞会外围团体。可是，政府和官僚对于加强“翼壮团”的自发性活动严加警戒。

5 月，决定把过去各个省（政府各机关）分别领导的国民运动组织，一律置于翼赞会领导之下。町内会、部落会和邻组也决定置于翼赞会领导之下。6 月，把工人团体、青少年团体、妇女团体等都合并到大政翼赞中来，剥夺了这些团体的主动性和自律性，成为行政的辅佐机关。

另外，按地区把居民组成町内会、部落会、邻里会，通过这些邻保组织，加强对群众日常生活的干涉和使群众互相监视。

这样，在战时，民众的自律性的组织全部被破坏，甚至个人的思想和生活也被统一化。这种被称为翼赞体制的统治体制，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重要支柱。统一的翼赞政治体制就此确立并巩固起来了。

战时统制

近卫文麿及其亲信所推行的“新体制”，其目的是集中国民的政治力量，建立强有力的政治体制。大政翼赞会就是这种“政治新体制”的具体体现。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或为了进军南方同英美开战，或为了准备将来对苏作战，非常有必要确立国内战争体制。军部甚至认为有必要效仿德国建立强有力的 一国一党独裁体制。

在整个战争期间，大政翼赞会以“实践臣道”为宗旨，成为协助政府的公务结社。主要工作是统制国民生活。

大政翼赞会本部的总裁由首相兼任，都、道、府、县的知事被任命为支部长。翼赞会本部、支部的职员由军人、官僚、旧政党党员、大资本家、大地主、法西斯头子以及妇女首领等包括统治阶级各阶层各阶层的代表、走卒所组成。同时，一切工会都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产业报国会”，所有的工人都被编入会中。农民协会也被取消，农民被迫编入“农民报国联盟”。此外，政府还组织“大日本青少年团”、“大日本妇女会”、“复员军人会”。国会议员加入“议员同盟”，后称为翼赞政治会，成为大政翼赞会的下属机构。翼赞会通过“邻组制度”把农村和城市的居民都组织起来。通过这个制度，町内会和部落会就被利用来进行防空演习、欢送出征士兵和迎接骨灰等。后来，由于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不足而实行配给制时，又被用来作为配给的单位。

日本加快南进的步伐以后，日美矛盾骤然加剧。1940年9月，美国宣布禁止向日本出口废钢铁，并实施美国石油输往日本需凭许可证的制度。美国还宣布把各种废金属列入7月间宣布的战场物资和航空油的禁运货单。

美国禁止输出石油，对日本是个致命的打击。日本国内的石油生产还不到需要量的1/10，3/4要从美国输入，其余靠由荷属东印度群岛输入。因此，断绝石油输入，就意味着迫使日本陷入除了消耗国内贮藏的石油之外别无其他办法的困境。当时，日本每月消耗石油45万吨左右。而日本储备的石油约940万吨，仅能维持两年左右，如果同英、美开战，石油在一年半内就会消耗殆尽。

日美开战后，根据《国家总动员法》发布了种种统制令，推进了一切集中于军需生产的经济改组工作。

《国家总动员法》于1938年4月1日公布，同年5月5日施行。由近卫内阁之下设立的“国家总动员的中枢机关”——企划院立案。在众议院审议时受到民政党和政友会的自由主义议员的批判。对此，陆军省军务课课员佐藤贤了便大肆咆哮地说：“住口！”该法案授予政府极广泛的权力，以便统制和运用人力、物力资源，集中全力，支持战争。据此，政府在战时可统制劳务、物资、资金、设备、事业、物价、出版等，平时也可下令调查职业能力、培养技术人材和保存物资等。1941年该法经过修改，进一步扩大了政府的统制权限。政府以此法案为依据，频繁地颁布各项命令，强制进行战时动员。

与此同时，在各个产业和金融部门中，成立统制会，从原料和资材的分配、生产的分摊直到劳务和利润都进行了全面统制，垄断资本依此确立了对全部产业的支配权。于是，牺牲民需工业和中小企业，把所有资金、物资材料、劳动力都投入军需生产的体制形成了。

统制会于1941年4月首先在钢铁业界成立。其他各行业也根据8月公布的《重要产业团体令》，自11月起建立了统制会，由大公司的总经理、会长和专务担任会长。统制会的成立表明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确定了垄断资产阶级对经济的主导权，保障了垄断资产阶级的最大利润。几乎所有的中小企业、民需生产都被改编到由垄断资本所承揽的军需生产中。这样，军需生产的工厂企业膨胀，民用生产萎缩。垄断资产阶级大发战争横财，他们的资本和利润迅猛增长。三菱重工业公司的造船工业和日立制作所的机器制造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其资本和利润在战争初期的4年中增加了3—4倍。

然而，以牺牲其他产业为代价的军需生产，不久就陷入其本身带来的矛盾之中。为了继续发展军需生产，就必须发展支持它的以基础生产部门为主的总生产力。即使只发展缺少雄厚基础的军需生产，如果不能保证原料、部件、劳动力的再生产，很明显，虽然暂时会有发展，但会立即耗尽原料和资材，陷于困境。

从1938年起，政府制定《农机具用钢铁配给纲要》，对钢铁、铜、锡等农机具原料实行国家计划配给。1940年又制定《农机具配给统制规则》，成立专门公司管理农机具购销，有权指定制造工厂、分配产量、决定出厂日期和销售去向。至战争末期，由于缺乏动力及原材料，整顿合并了全国农机制造业。1940年，全国有农机工厂2511家，到1945年，仅存1214家。同时，对农机具种类加以限制，加强了对动力、劳力、原材料、品种及产量等方面

的统制。

自发生瓜达尔卡纳尔争夺战时起，大规模的航空消耗战需要大量的飞机和船舶，结果破坏了日本生产力基础——基本产业部门。仅就武器和军需品的生产而言，以 1943 年为顶点，以后生产量日益下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海外贸易和海上运输基本断绝，更加快了军需生产的停滞。战争使日本和主要原材料供应地的美国、英属各地区的贸易完全断绝。而指望能够代替的东南亚资源，只有运到国内才能发挥作用，但由于海上运输断绝而成为不可能。日本的战争指挥者对于确保南方运输路线又很少关心，海军不愿拿出力量来护卫海上运输路线。从 1942 年下半年起，由于美国潜艇的攻击，运输船遭到了巨大损失。另外，陆海军都把有限的船只征来供作战用，对确保运输物资的船只并不关心。

运输的断绝给战争经济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军需工厂也由于资材不足，设备闲置起来，多余的工人无活可做。1943 年 11 月，为了军需生产的一元化计划和经营设置了军需省，但在运输断绝和原料、资材缺乏的情况下，不但不能扩大军需生产，连任何方案也制定不出来。

在军需生产下降以前出现的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国民生活遭到破坏，主要是缺乏粮食，这正是使战争体制崩溃的原因。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府牺牲农业的政策使农业发展缓慢。日本常年粮食需求量中，有 10—20% 靠掠夺朝鲜和中国的台湾、东北等地解决。进入战时经济体制后，如何继续发展刚从 30 年代初期严重危机中复苏的农业，以确保粮食供应，满足战争需要，成为日本战时农业政策的最大课题。

日本民族习惯的主食是大米，粮食问题主要就是稻米生产和供应问题。1939 年朝鲜大旱，输往日本的稻米锐减。日本国内稻米生产从 1940 年以后也开始走下坡路。与此同时，侵略战争不断扩大却使稻米需求量迅速增加。进入 40 年代后，国内粮食危机日益严重，粮食生产赶不上需求量的增长。日本政府不得不主要依靠行政措施，加强征购并限制消费，保住战时经济命脉，这是战时农业政策的中心环节。

日本政府采取的措施是通过义务交售制强行征购粮食。1940 年 10 月，农林省在《粮食管理规则》中授权各级农会，“可依照地方官指示决定生产者和土地所有者、收佃租地主的生产和交售额”。到 1942 年，《粮食管理法》更明确规定：“粮食生产者和收佃租地主必须依照命令将生产出的粮食和收取的佃租按规定数额交售给政府。”在这个义务交售制度下，生产者必须将口粮和种子粮以外的全部粮食交售给国家。政府规定，这些粮食由直接生产者自耕农或佃农交售，免去经土地所有者交售的中间环节。这样一来，政府的强制征购取代了自由交易，农民和地主都丧失了处理粮食的自由。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采取其他相应措施，确保征购更多的粮食。如国家制定粮食征购计划，通过大政翼赞会的邻组机构，依次将征购数字硬性摊派到农民身上。征购任务一旦完成得不好，各村和部落会都要负连带责任。

在粮食消费方面，日本政府从 1939 年起开始控制消费，翌年即制定了对各种粮食品种的配给统制规则。1940 年后，首先由国家管理稻米的征购和配给，成人每人每天配给粮食二合三勺（330 克）。1941 年 7 月后掺入豆类，质量下降。同时，统制范围扩大到麦、面粉、芋、大豆、杂粮。《粮食管理法》是集有关粮食的单个法令之大成，规定设立“粮食营团”，以使配给机构一元化，并须按政府制定的价格和数量交售粮食。征购时采取地主米价和

生产者米价的双重价格制，这样就堵塞了地主把租米变成商品的道路，大米等主要粮食的流通完全置于国家的统制之下。

日本政府以不同标准制定对生产者的征购价和对消费者的零售价，力图使后者低于前者并维持在较稳定的水平上。对直接生产者在征购价的基础上再给以生产奖金和补助金。政府开动机器大量印钞，将灾害转嫁到农民身上。由于所有生活、生产用品的统制配给和价格的迅速上涨，农民手中无处使用的纸币的增加，并不标志农业生产发展或生活好转，而是反映了战时掠夺性农业政策的恶果。

城镇的粮食配给制，随着战争的扩大，愈来愈难以维持，配给量愈来愈少，质量也在下降。稻谷的舂米率也由最初的七分舂，下降到五分言、二分舂，终于不得不配给只去壳的糙米。副食品的缺乏更为严重，蔬菜、肉、鱼类因短缺也逐渐实行配给制。到1944年，全部食品都实行了配给制，或实行票证制。以东京配给的生活必需品为例：1940年6月，砂糖、火柴；11月，育儿用乳制品；1941年2月，大米；6月，木炭；7月，豆类，面包类、面条类；9月，小麦粉、食用油、食用肉；1942年1月，豆酱、酱油；2月，衣料类；11月，水果；1943年5月，木炭、烧柴；1944年11月，烟卷。配给量是微不足道的，例如：砂糖从1944年8月起完全不供应，食用油在1945年每人一个月20克，鱼五天供应一次，每次每个人一块鱼段，烟卷成年男人一天六支，衣料品1945年每人一年1.2磅（1磅平均为3.5米）。

到1945年7月，粮食配给量又降至二合一勺（300克），其中一半以上是高粱、大豆、玉米面。政府制定的《国内战场化后的粮食对策》，甚至到了宣传“合理烹调”、提出厉行“完全咀嚼”以更多摄取粮食营养的自欺欺人的程度，成为日本战时农业政策惨遭失败的历史性象征。

以上这些粮食的收购、定量配给、政策的宣传，都是在大政翼赞会下属的机构中进行的。看来，翼赞政治体制的确立，对战时统制的推行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战时日本侵略军及战死、失踪者达905万，占日本总人口12%以上。为了维持这支庞大军队，必然要从占人口半数以上的农村拉走大批壮丁，数量达278万人之多。战时农村大约共减少400—500万劳动力，而且大多数是青壮年男子。与此同时，大批耕马被征为军马，役牛被送进罐头厂，农用畜力锐减，更加剧了农业劳动力不足的局面。

同时，通过提高既有劳动力的劳动效率，加强劳动强度，以弥补劳动力不足。如在农村创办公共食堂、托儿所等事业。至1941年，平均每个村都设1个公共食堂、2—3个托儿所。在“农民是大和民族之源”、“农民魂正是大和魂”一类口号鼓动下，许多农民的劳动时间每天长达20小时，老幼妇弱成了农业劳动的主力。政府还鼓励集体作业，利用各地农忙期参差不齐，由农会组织劳力及畜力、农机具集体移动，相互支援调剂。

在城镇，则通过町内会大规模动员居民、特别是学生去搞支农劳动。1943年，政府决定动员中学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集体去农村劳动，每年一个月。此后时间加长，连低年级学生都必须参加。1945年初，学校已全部停课，动员学生达300万人。战争后期还采取归农制度，让参加军需工业的原农业劳动力在农忙时暂时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此外，政府还用“结婚报国”一类口

号鼓励早婚多育。甚至从殖民地抢掠劳工，以解决日本劳动力的不足。

日本殖民者在殖民地也推行战时统制。1939年，内务省、厚生省和朝鲜总督府制定了《关于朝鲜劳工移居国内的文件》，有计划地将朝鲜人充当劳工，使之从事“时局产业”（煤矿、矿山、建筑工程、军需工厂等）。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白天把正从事作业的成年男子赶上汽车拉走，像抓奴隶那样驱赶他们，到了日本不让吃饱，生活环境又极不卫生，经常加以体罚，强迫他们劳动。在矿山和铁路工地上，许多朝鲜人被夺去生命。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根枕木，一条朝鲜人的命”（仙山线敷设工程）。随着战线不断扩大，许多朝鲜人被运到前线，在南洋各岛修建飞机场。据内务省调查，原计划1939—1945年动员106.2万人，实际上运往日本的朝鲜人有72.5万人，但也有人估计超过126万人。此外，朝鲜总督府于1938年和1944年分别颁布了《陆军特别志愿兵令》和《征兵令》，到战争结束时，日本陆海军中的朝鲜人约有21万。

为了确保战时拥有足够的劳动力，规定在通过职业介绍、招募等方法仍得不到必要的人员时，可由厚生大臣发布征用令，强行保证劳动力的供应。勒令134种职业的现时就业者和具有该职业经历的人员进行登记，对登记者颁发征用书，先后征用160万人。

由于粮食和生活日用品的奇缺，社会上黑市猖獗，物价上涨无法控制，各行业间工资差别愈加明显。1940年10月不得不修改《工资统制令》，采取决定适当工资的方针，如规定在每个地区和行业中，雇主应该制定、提出工资条例，承认雇主间签定的工资协定，厚生大臣和地方长官有权发布必要的控制工资的命令和实行处分。但物价上涨超过工资增长，不可能防止实际工资的下降。

由于物价上涨，和实际工资下降，黑市交易出现。许多工人不得不旷工缺勤，到山区用高价私买粮食。但是，一旦被查出就以经济犯论处。

为了在工作单位强化战时体制组织，1940年7月，连总同盟等最后剩下的工会也被迫解散了。11月，作为翼赞会的外围团体成立了大日本产业报国会。1941年，产业报国会已达到6.5万个，会员547万人，组织率达70%。1942年编成军事化组织，归大政翼赞会领导，竭力加强劳动，但因缺勤、怠工现象不断增加，生产效率下降。

日本统治集团为了动员国民思想，还强制进行各种活动。自1939年9月1日以后，每月一日定为“兴亚奉公日”，禁止娱乐，废除“奢侈”。在1942年1月2日内阁会议上废除“兴亚奉公日”，改为“大诏奉戴日”，在工作岗位和邻组“奉读”宣战诏书。

在战争后期，通过邻组制度，要求国民在胸前都佩戴一个名片，上面写明性别、年龄、血型，以便随时可以献血。

在战时统制时期，日本的共产主义者，遭到日本政府的彻底镇压，濒临毁灭状态。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一切活动也遭到禁止。不仅如此，东条内阁在开战不久后召开的议会上，制定了《言论、出版、结社等临时取缔法》，大部分政治团体被解散，甚至统治体制内部的政府批判分子也被严加处置。

1940年12月，为了统一领导分属各省的情报、宣传业务，设立了内阁情报局。职责是搜集情报、报道、启发宣传、控制报刊的内容及对其他手段的指导和管理。本来，其任务是进行对内、对外的情报、宣传活动，但各省

派出的各部、各课之间不断争夺地盘，不仅没有完成预期的任务，反而导致竞相统制言论、思想的结果。内阁情报局总裁由天皇亲自任命，与内阁书记官长、法制局长官、企划院总裁并称“内阁四长官”。总裁向有关言论、思想的民间团体派遣“参与”，并负责指导出版周报等。还负责决定情报局推荐的电影、戏剧、歌曲、浪曲等，也向基层派遣文艺团体进行巡回演出，利用这些形式统治国民思想。另外，还掌管分配出版用纸的权力，以此曾迫使《中央公论》、《改造》等杂志停刊。

大政翼赞会及邻组制度，在整个战时统制时期，加强了对国民的统治，成为日本法西斯独裁统治的重要工具。从首都到村镇，从日本国内到殖民地，从国会议员到普通国民，无一不被统一于天皇制统治的体制之内。在这种战时统制之下。在这种愚民政策的愚弄和强迫命令的压制下，全体国民丧失了一切自由，都被置于独裁政权的监视之下，全国成为一座大军事监狱。

虽然日本统治阶级颁布了许多统制政策，但仍然不能阻止人民的反抗。1945年6月，大政翼赞会及其所属的产业报国会、大日本翼赞壮年团等组织同时解散、消失了。

第 34 章 和谈烟幕

讨价还价

日本侵略中国触犯了美英的在华利益，引起日本同美英的矛盾加剧。日本进逼南洋，要侵占这些地区，严重地威胁到美英的殖民利益。针对日本的侵略：美国也采取了一些经济制裁措施，1940年正式宣布《美日通商航海条约》失效，又先后对日本采取“道义禁运”、“出口许可证制”、“经济禁运”等措施，在不同程度上限制飞机、航空设备、军用器材等战略物资输往日本，给予日本一定的压力，以迫使日本同美国妥协。

在政治方面，美国也采取了一些对策。德意日三国同盟的矛头明显地指向美国，华盛顿便加紧支持英国对抗日本和德国，指使英国提前重新开放滇缅路，给予国民党政府一些新的贷款。

同时，罗斯福也表明了美国愿意同日本对话，敞开谈判大门，力求美日协调。尽管美日矛盾日趋尖锐，但还没有达到武装冲突的程度。就日本而言，它在经济上还要依赖美国，在军事上惧怕美国雄厚的潜力，暂时还不想同美国直接交锋。日本统治集团也故作姿态，希望调整日美关系，企图利用美国迫使蒋介石投降，使自己在南进时能有个安定的后方。

美国虽然表面向日本提出一些抗议，但实际上仍将战略物资卖给日本，尤其是石油。直到1940年6月，当主管石油产品分配的内务部长伊克斯要禁止向日本出口石油时，罗斯福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且声称：“禁运将加重天平的一边，迫使日本在进攻俄国和进攻荷属东印度之间进行选择……问题不是节约燃料，而是对外政策……在这方面的考虑现在极其微妙和非常机密……总统和国务卿在出口石油和其他战略物资方面意见完全一致，认为在他们所了解的目前的情况下，这个政策最有利于美国。”

由于美国统治集团以战略物资为手段，诱导日本去侵略别人，以保护美国的既得利益，所以美日之间便进行长期的外交谈判，试图拖延战争的爆发。

当松冈外相正在莫斯科大唱“和平中立”赞歌的时候，在世界的另一侧，美日各自从自己的打算出发，通过新任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与赫尔国务卿在华盛顿进行调整两国邦交的谈判。

野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任驻美海军武官，当时罗斯福任海军部副部长，二人是朋友，且有亲笔通信之谊。虽然双方都希望能找到解决日美关系的良策，然而，野村同赫尔在卡尔顿饭店、沃特曼公园饭店等处多达60次的马拉松式谈判，令他大伤脑筋。

野村是个不会拐弯抹角的人，没有外交经验，而且也不大适合搞外交。美驻日大使这样写道：“外相说，这次请野村出使美国，野村曾两度拒绝，因为此去势必要向美国政府提出一些保证，而一旦内阁更换，外相易人，新外相若不赞成松冈先生的意见，这些保证就会归于无效；他野村不愿被置于这样的地位。外相说，他坚决地劝说野村接受此职……”

其实，在野村与赫尔谈判的幕后，还有两位神父的活动，一个叫沃尔什，一个叫德劳特，都属于天主教马里诺修道院的。1940年11月，两名美国神父带着纽约孔莱普商会经理斯特劳斯的介绍信，拜访了日本中央金库理事并

[美]哈罗德·伊克斯：《伊克斯秘密日记》，第3卷，1955年纽约英文版，第558—559页。

[美]约瑟夫·C·格鲁：《使日十年》，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51页。

川忠雄，并给他看了呼吁日本实行“远东门罗主义”的备忘录，还表明了反共立场。井川看了备忘录被深深打动，据说神父的行动是经过美国政府中“最高级人士”批准的。他把两位神父介绍给近卫首相，近卫建议井川去试探岩畔豪雄大佐的意见。岩畔是个理想主义和阴谋诡计奇特地结合为一体的人物，也正是能把这两位神父的建议付诸实施的人物。

他是谍报活动专家，著名的中野间谍学校就是他一手创建的。东条也很赞赏岩畔对时局的了解。这样，岩畔便怀着玩弄阴谋诡计的意图抵达纽约，协助野村大使，与岩畔同行的还有井川忠雄。

岩畔对德劳特神父说：“由于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日本决不能作出任何背叛其他签字国的事情。第13个弟子犹大出卖了基督，每个基督徒都鄙视他。对我们日本也一样。所以，如果你们坚持要我们退出同盟条约，要继续谈下去是没有希望的。”

1941年4月2日，德劳特神父协助这两位日本非官方外交人士起草了《日美谅解方案》。主要内容是：三国同盟是防御性的，

只有在德国受到攻击时，日本才履行三国同盟义务；由美国出面劝告蒋介石政权与汪精卫政权合并，承认伪“满洲国”，日本则从中国撤军，放弃所有对中国领土的要求。如果蒋介石拒绝，美国即停止援蒋，美国协助日本获得必需的物资，维持与日本的通商和金融合作。

方案经罗斯福总统过目后，国务院的远东事务专家们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大部分条款都是狂热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希望的。”赫尔也同意这一看法。经过赫尔与野村会晤，赫尔把一张开列四项原则的纸递给野村：

1. 尊重所有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
2. 支持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原则；
3. 支持平等，包括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
4. 不变更太平洋地区的现状，除非用和平手段。

野村把修改后的方案经两位非官方外交官发回东京。近卫召开了政府与大本营的联席会议。大家都感到兴奋，商定立刻在原则上接受美国的建议。然而；野村却没有把赫尔的四项原则报告给东京。

从欧洲返回国内的松冈听说方案是两个外行外交家搞成的产物，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决定不给华盛顿回答。

急性子的岩畔直接打电话给松冈：“那天我送给你的鱼，你觉得怎么样？请早点把它烧了，不然要变味的。野村和其他人都在等你的回应。”

岩畔以此暗示来催促政府对《日美谅解方案》下达训令。可松冈敷衍着说：“我知道，不要太急嘛。你对野村说，别那么积极，不要过早地迷恋老美，向他暗送秋波。”

松冈把方案一事通知了希特勒，打算等待希特勒的意见。后来，在政府和大本营的联席会议上，通过了被称为“松冈三原则”的基本方针：

1. 有助于结束中日战争，即美国不再插手中国；
2. 不与三国同盟条约相抵触；
3. 遵守对德国的国际信义，以此作为向美国讨价还价的条件。

现在，松冈是要用“威胁美国”的既定方针来重新处理问题。而且，松

冈指示野村向赫尔提出口头声明，建议日美签订中立条约，以此作为暂时对美方的过渡性答复。松冈的口头声明是想借德、意领导人的名义，提出对美方针的理论——只有通过威胁压迫，才能阻止美国参战，并重申日本将恪守三国条约。

赫尔当然拒绝了野村的建议：“既然提出了不同意见，那就请你们保留好了。”这句话的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事实，即美方已通过破译日本的外交电报掌握了“松冈口头声明”的内容。

5月12日，野村把《松冈修正案》交给赫尔。修正案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了威胁压迫美国的方针。这期间日本政府发给野村的大部分电报都被美方破译，赫尔对日本的真正意图十分清楚。这位田纳西州的前任法官，对日本人永远挂在脸上的“冷冰冰的”微笑感到讨厌，他总是讥讽日本人的点头哈腰和讲话时的“吸气音”。因此，他的首席顾问霍恩贝克就很容易使他相信，日本人是不可靠的。如果与日本达成任何妥协，都将背叛美国的民主原则。

赫尔和野村常常在沃特曼公园饭店会面，力图消除分歧，不过进展甚微。日本拒绝考虑真正从中国撤军，意欲继续控制河北、山西、察哈尔和绥远等地。这一“撤军”方案遭到赫尔拒绝，双方未达成协议。此后，日本趁地中海战火突起、美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际贪欲猛增，企图把英美势力全部排除出中国，排除出远东，美国当然不干。

在东京，松冈不论公开或私下都在发表挑衅性的言论。5月14日，他对格鲁大使说，希特勒不向美国宣战，是表现了他的“巨大耐心和慷慨”，美国攻击德国的潜艇迟早会导致日美开战。美国应该做出“有丈夫气概、正派和合情合理的事，光明正大地向德国宣战，而不是在中立的幌子下进行战争活动”。格鲁受不了这样的侮辱，逐点驳斥了松冈。松冈知道自己说得过分了，写信给格鲁，表示用词不当。“假如人家认为我神经不正常，也毫无办法，因为我生来就如此。”

有不少人认为松冈神经不正常。当罗斯福读完情报部门破译的松冈给野村的指示后，认为这些指示“是出自满腹烦恼、不能安静地进行合乎逻辑思考的人之手”。

由于松冈的辱骂和迟迟不行动，华盛顿的谈判几乎陷于僵局。6月21日，赫尔对日本的提案作出回答：日本必须放弃三国同盟条约，完全从中国撤军。

近卫及其内阁很震惊，美国人为什么要从自己的建议立场上后退呢？原来，近卫不清楚，赫尔从来就没有把《日美谅解方案》看作是谈判的基础。

赫尔在答复的同时还发表了一篇口头声明，大意是说，某些日本官员发表的公开言论，似乎成了谈判道路上无法克服的障碍。松冈认为这是对他进行人身侮辱，并把它作为完全停止华盛顿谈判的理由。由于双方讨价还价的差距如此之大，日美谈判陷入僵局。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借机暂时中止了日美谈判。

不惜一战

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苏联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使整个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各个国家无不根据新的形势重新审查和决定自己的对外政策方针。

松冈外相不顾他在两个多月前亲手签订的《日苏中立条约》，背信弃义，悍然主张立即对苏开战，暂缓南进。但日本统治集团中大多数人不同意松冈的意见，而主张积极备战，观望待机。

7月2日，在御前会议上通过了《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决定拒绝松冈关于进攻俄国的建议，加强南进态势，为达到目的，不惜对英、美一战。

军部已经不能容忍松冈对这种以和谈掩护南进政策的干扰，近卫采用内阁集体辞职的办法撤掉了松冈。

7月17日，近卫重新组阁，只有外相一职改由比较温顺的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担任。7月24日，日本军队开进印度支那。7月26日晚，罗斯福下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8月1日，美国宣布完全停止对日石油输出。这样，日美关系空前紧张，谈判已无实际意义了。

但是，日本统治集团仍大耍外交手腕，还建议两国首脑直接举行会谈，想换取罗斯福的让步。8月6日，近卫得到了天皇对日美首脑会谈的同意。8月7日，近卫便给美国国务卿赫尔发了一封电报，建议与罗斯福总统在檀香山会见，以讨论调整日美间分歧的措施。

赫尔对近卫的建议半信半疑。陆军部长史汀生同意赫尔的看法，认为这是希特勒在慕尼黑对张伯伦使用过的那种“摸心术”。史汀生在日记中写道：“向总统发出的邀请，只不过是一块用来阻止我们采取断然行动的遮眼布。”两天后，赫尔会见了野村大使。野村想得到肯定的答复，而赫尔连指责带教诲地反驳说，现在很清楚，在日本赞成和平的人“已经失去控制”。

当时，罗斯福正在同丘吉尔会谈，商谈如何拖住日本，使英国能在新加坡巩固阵地。罗斯福一回到白宫，赫尔便警告说，除了武力，什么也阻止不了日本人。但为了达到推迟日本采取进一步行动的目的，要装成相信的样子。

8月17日，罗斯福召见了野村大使，兴致勃勃地说，如果日本停止其扩张行为，并决心“开始奉行太平洋和平的计划”，美国“准备重新恢复7月间中断的非正式的预备性讨论，并将竭力选择交换意见的时间和地点”。他对秘密会晤的主意表示感兴趣，甚至建议“10月中旬左右”在阿拉斯加的朱诺城会晤。野村立即给东京发了电报。

8月18日，日本外相丰田贞次郎召见了格鲁大使。格鲁给赫尔发了急电，认为最高级会晤可能产生的益处是无可估量的。

日本政府和军方领导人经过长时间辩论后，最终同意避免与美国开战，作出一定的让步。8月23日，近卫向罗斯福发出电文，再次要求与他会晤，并同意赫尔的四项原则。这个提议否定了日本数个月来所鼓吹的政策，还展现了将作出另外的尽管是有限的让步的前景。罗斯福的反应是乐观的，他提出了与近卫会谈三天左右的初步计划。

然而，赫尔从截获的电报中得悉日本在东南亚的军事集结后，对日本人产生了怀疑。一直想“领略与近卫会晤的滋味”的罗斯福被轻易地说服，同意“在未取得圆满的协议”之前不进行会晤。这就是说，本来就不相信日方建议的美国人，只有预先得到他们的条件会大体上被接受的保证，才愿进行谈判。

在9月3日晚上，罗斯福的回答才到东京。罗斯福婉拒了近卫一再邀请会晤的请求。

近卫仍然不想放弃同罗斯福会晤的念头。他在伊藤文吉（伊藤博文之子）家破例地接待了格鲁大使和杜曼参赞。近卫首先作出保证，东条和及川将军两人都希望和平解决问题。

格鲁问：“那么，赫尔的四原则呢？”

近卫说：“这四项原则，总的说来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在实际运用这些原则时，还会产生各种各样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必须会见（总统）。”

近卫又把脸转向了杜曼参赞：“日本的情况你清楚（杜曼出生于大阪，在日本生活了23年，父母是传教士），我给你说几句话，请不要翻译给格鲁先生。你知道后，才能用你自己的信念，使他相信我的诚意。你也清楚，我们不能把天皇也卷进这场争议中去。不过，一旦我与总统达成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协议，我便马上把情况上奏陛下。天皇将立刻下令，让陆军停止敌对行动。”

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在日本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事情。杜曼压住了要把这番话翻译给格鲁的愿望，答应一定保守秘密。

“我与总统会谈时，陆军和海军将各有一名大将站在我后边。不瞒你说，军方有一小撮人反对谈判，但由于得到海、陆军两位总长的全力支持，一定能制服一切反对派，”近卫还说，“我可能遭到暗杀，但如果和平能实现，死也是值得的。”

东条确实同意这次最高级会晤，但并没有全力支持。他认为成功的机会不过30%。

在荻洼别墅暗杀近卫首相未遂事件发生后的9月22日，格鲁觉察到事情的严重性，向赫尔紧急报告了丰田的新建议，即日本准备向中国提出的和平条款——合并蒋汪政府；不赔款；经济合作：除在某些地区保留军队进剿赤色分子外，撤退全部日军。

同时，格鲁大使凭借曾与罗斯福的长期私交（在哈佛大学一起办过校报），直接致函总统，发出个人的呼吁：“我认为，除近卫外，没有一个政治家能够控制陆军中的极端主义分子……除了达成协议外，只有极大地增加战争的可能性……本人最真诚地希望，我们能达成协议。”

在美国国务院里，人们认为日本的首相是侵略者，因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三国同盟的缔结，都是在近卫任首相时发生的。虽然近卫表示支持“赫尔四原则”，但这是他的由衷之言吗？

赫尔的忧虑使罗斯福初期对会晤的热情凉了半截。9月28日，他从海德公园给国务卿发了一份备忘录：“我完全同意你用铅笔写成的照会——列举日本人最初要求会晤时比较开明的态度，指出他们现在狭隘得多了的立场，认真询问他们是否能回到原来的态度，重新讨论原则协议，并再次强调我希望会晤。”

10月2日，赫尔召见野村大使，拒绝了日本方面举行日美两国首脑会谈的要求，并要求日本必须作到以下几点：

1. 确认“赫尔四原则”；
2. 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全面撤军；
3. 放弃日华间的特殊密切关系；
4. 放弃三国同盟条约的实质性部分。

赫尔的这一答复，使近卫想利用外交谈判达到目的的企图彻底破产。

在东京，刚翻译完这份美国的照会，就召开了政府和大本营的联席会议，只有首、外、陆、海四相和两位总长出席，再加上宣读和翻译电报的寺崎。陆相东条英机建议应对这个“极端严重的事态进行进一步研究，而不要企图当天找到答案”。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无情地打断了人们的迷惑：“没有时间讨论了，我们要迅速行动。”

10月6日，陆军参谋本部召开会议，一致达成决议：

1. 日美会谈没有达成协议的希望，因此不得不开战；
2. 在从中国撤军问题上不得后退半步；
3. 让外务省继续以10月15日为期和华盛顿谈判。

尽管近卫天天叫嚷战争，可是一旦战争真的就要降临，他却失去了承担责任的勇气。

14日晚上10点半，东条英机指使铃木企划院总裁去劝告近卫辞职。

10月16日，天皇裕仁召见了近卫，接受了他的辞呈。

各怀鬼胎

10月17日下午，重臣们在皇宫西厅开会，推荐继任首相。内大臣木户幸一也在场，他决心推荐东条英机。木户认为，只有东条能使陆、海军协调，能取消战争的决定，能够搞日美谈判。经过长时间的讨论，重臣们才勉强同意。

于是，天皇便命令东条组阁。10月18日，东条内阁成立。

木户又传达了“取消成命的御旨”，即放弃了“决心开战”的9月6日的御前会议的决定，这是史无前例的。东条受命要“还原到白纸”上去，换句话说，要重起炉灶与美国议和。

东条选定了内阁成员，只有贺屋兴宣和东乡茂德坚持先见东条再作决定。东条用“我不允许陆军违反内阁的意愿来发动战争”的话打动了贺屋，使他接受了藏相的职务。

东乡出身于武士家庭，与那位著名的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却没有亲戚关系。他身材肥大，是个深思熟虑的人，说话时故意操着九州口音，使东京人听了就讨厌。在格鲁看来，此人是冷酷而“超缄默型”的。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职业外交家，了解欧洲事务，还娶了德国老婆。他不同于大多数外交家，说话直言不讳，以致有些人觉得粗鲁。他要求得到能让他真诚地去进行谈判的保证后，才出任外相。东乡很坦率，他认为，陆军必须在中国驻军以及其他的问题“作出真正的让步”。

在美国方面，在谈判中发言最有份量的人——赫尔，认为新首相的特点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军官，心地狭窄，直肠子，单心眼”、“相当愚蠢”。美国从近卫那里得到的好处“不多”，而从东条那里将得到“更少”。

10月30日下午1时举行的政府与大本营联席会议讨论了“日美谈判的前景”问题。与会者都同意维持三国同盟的立场，兑现近卫对赫尔的四项原则所作的承诺，只在从中国撤兵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曾对近卫坚决不让步的东条这时建议，“作为一个外交姿态”，应提出在25年内从中国撤兵完毕。现在倒是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在坚持东条原来的立场。外相东乡则说：“最好立刻撤兵。”

东条提出如下三种方案继续研究：

1. 极力避免战争，卧薪尝胆；
2. 立即决定开战；
3. 在继续谈判的同时，作好开战的准备。

联席会议在忧虑的气氛中在宫内御前会议室继续进行着，这是自有联席会议以来的第66次会议。在此决定国家命运的关头，又一次发生了首相与陆军争吵的事，而陆军仍拥有多数票。

“立刻开战！”永野回答贺屋的刺激性讲话时说，“日后再不会有开战

的良机！”

海军一反常态，是因为怕在今后的军费分配上不能取得更多的份额。

杉山说，应该在12月初开战，不过仍要与美国继续谈判，以便给日本带来军事上的好处。

东乡、贺屋说：“在下这样的决心之前，一定要进行最后的谈判，因为这是关系到具有2600年历史的皇国存亡的重大问题。要我们玩弄外交骗术，这是荒谬绝伦的，我们可干不来！”

海军认为谈判的期限应到11月20日（东京时间），而陆军的期限是11月13日。

东乡怒气冲冲地说：“除非有成功希望，不然，我作为外相不能进行谈判。我实在无法接受阻碍成功希望的限期或条件。很明显，你们都应该放弃发动战争的念头。”

东条首相有时支持东乡和贺屋，有时又支持军方。

最后，陆军作了让步，把期限定在11月30日的午夜，这实际上也是把限期定在东条所要求的时间上——12月1日。

限期初步定了后，说服美国人达成协议的重担就落在东乡外相的身上。他已草拟了两个递交美国的方案。会上就这两个方案进行了研究。

方案甲同意从中国撤出全部驻军，期限是在25年内。方案乙是万一赫尔拒绝方案甲时备用的，保证日本将放弃武力征服东南亚的计划。

陆军认为：“绝对不能从印度支那南部撤军！”方案乙行不通，只能提出方案甲。

面对顽强的反对，东乡不得不摊牌说，谈判时间那么短，甲案被华盛顿接受的希望不大，乙案是尽外交上最大可能的最后途径。堵塞了这条途径，那就不能承担责任了。

会上的气氛有可能迫使东乡提出辞职。休息时，东条规劝陆军将领，要服从圣上的旨意——“还原到白纸上”。

在争取乙案的斗争中，东乡取得了胜利，但他不能肯定这个方案是否会使美国人满意。

意见统一了，该轮到东乡外相去执行几乎无望的在限期前取得和平的任务了。他觉得，在华盛顿取得成功的惟一希望是派人去协助曾犯了几次外交错误的野村大使。野村也曾提出要求来栖三郎前去辅佐。

来栖是个极富才干的外交家，三国同盟条约就是他代表日本签字的。他又与美国有密切联系。他的夫人是个美国人，出生于纽约的华盛顿广场，父母都是英国人。

虽然来栖有点踌躇，但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在格鲁大使的安排下，来栖从香港飞往华盛顿。

11月5日，在御前会议上，在一片焦虑不安的气氛中，东条解释说，9月6日的决议已经重新考虑过，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必须作好战争准备，军事行动的时间初步定为12月1日；与此同时，要竭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东乡说：“外交方面几乎没有回旋余地了，成功的希望是令人深感遗憾的渺茫。”

尽管发言的人都勇气十足，绝望的气氛越来越笼罩着整个会议室。杉山本人也建议要“加强”外交。东条在回答枢密院原嘉道议长提出的有关谈判

的问题时说，美国在答复时用的是“华丽的辞藻……美国没作一点儿让步，只是向日本提出强硬要求”。

原嘉道询问美国对方案甲和方案乙会有何反应。东乡答：“方案甲不能很快见效，恐怕连方案乙也不解决问题，谈判时间只剩下两个星期了。因此，我认为成功的机会极小。大概只有10%的希望。”

格鲁大使了解日本领导人是何等的沮丧和这种沮丧情绪可能导致的结果，他给赫尔发去了电报：如果外交谈判失败，可能会采取危险的戏剧性的突然袭击。

然而，格鲁的电报在国务院没人理睬。赫尔的首席顾问霍恩贝克认为，格鲁受杜曼的影响，对日本有同情心。情报部门截获的电报使霍恩贝克深信日本人的确在耍两面派。另外，他相信日本不过是在虚张声势，不会真打美国。所以，他告诉赫尔不要去理睬格鲁的最新警告。

罗斯福在着手寻找一种能“给我们赢得更多时间”的方法，但就在他寻找这种办法时，他收到了危机不能避免的情报。情报是从东乡外相发给野村大使的一封电报中截获的。这封电报很长，包括方案甲和方案乙，还有秘密指示。这封密码电报被破译后，便立即送给了赫尔。指示的开头一句话就使人产生日本人已放弃谈判的印象：

好吧，日美关系已到了边缘，我国民对调整这些关系的可能性正在失去信心。

这种悲观语调在原文中是没有的，东乡写的是：

正日以继夜地竭尽全力，以调整处在破裂边缘的日美关系第二段的译文更容易使人误解：

帝国内外情况如此紧张，不可能再拖延下去，但为了表达对维持日本帝国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和平关系的诚意，我们经多方慎重考虑的结果，决定对继续谈判再冒一次风险，但是，这是我们最后所做的努力……

原文的语调是负责的：

国内外局势极吃紧，我们经不起任何拖延。出于与美国保持和平关系的诚意，在经过周密考虑后，帝国政府继续与美国谈判。目前的谈判是我们的最后努力……

译文然后说，除非这些方案能取得成功，否则两国间的关系将破裂。

……事实上，我们是以我国之命运作孤注一掷的赌博东乡的实际措词是：

……所以帝国的安全有赖于此……

赫尔读到的是：

……此次，我们正向他们表明我们友谊的限度：这是我们正在进行的最后一次讨价还价。我希望我们能按此和平地与美国解决所有麻烦……

而东乡是这样写的：

……为使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现在我们本着完全友好的精神，作出最大的让步。我们真诚希望，在进入谈判的最后阶段之际，美国能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并以恰当的态度处理此危机，以维护日美之间的关系……

赫尔拿到东乡关于方案甲的特别指示的译文同样是不准确的。仅摘录一段：

（4）作为原则问题，我们急于避免把这点写进日美双方达成协议的正式建议（草案）中去……

东乡实际写的是：

关于（赫尔）四原则，要尽最大努力，避免把它们包括在日美正式协议的条款中……

在赫尔看来，这是存心骗人的证明。这就更加重了他原来的怀疑。事实上，最后一例是个大错误。译者把“四原则”的“四”，列为紧接（1）“不歧视与贸易”、（2）“三国同盟条约的解释与运用”、（3）“撤军”之后的第（4）点。由于译者把这段译文作为这份电报的主要部分之一，并把“关于四原则”改为“（4）作为原则问题”，还武断地塞入“急于”两字，从而使赫尔误信，日本人对正式协议上的任何一点建议，都避免承担义务。

11月7日，野村向赫尔递交了方案甲，他心急如焚，要求迅速与罗斯福总统会面，而赫尔却拖而不决。不幸的是，这种各怀鬼胎的行径导致了谈判的恶化。

三天后，野村会见了罗斯福，并要求从速作答。罗斯福的脑海里显现出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和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要求将开战拖延3—4个月的情景。他于是说，谈判只谈了6个月，需要有耐心。野村理解为，美方对方案甲“并不是完全不接受”。

11月9日，来栖三郎会见赫尔，赫尔第一眼就得出此人不可靠的结论。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一开始就觉得，他是个欺诈的人。”赫尔相信来栖参与了日本政府搞的圈套，很可能企图用谈判来麻痹美方。时机一到，便向美国发动攻击。

来栖在白宫见到罗斯福，声称日美两国之间的谅解，“将自然而然地使三国同盟条约黯然失色”，美国的担心可以消除。然而，赫尔对来栖的话只字不信，认为那只不过是“企图为三国条约辩解的华丽辞藻”而已。罗斯福仍然表现友好，甚至毛遂自荐，愿充当中国和日本的“中间人”。

对方柔甲，美国没有肯定答复。11月20日，野村向赫尔宣读了方案乙。赫尔认为这是个最后通牒，在他的卧忆录中，他把日本所提条件描述成“颠三倒四，荒谬到没有一个美国官员会梦想接受”。

赫尔大发雷霆地说：“在美国人民心目中，希特勒已和日本结伙，好让希特勒占领半个世界，日本占领另一半。”一星期前，赫尔曾承认三国条约并不是主要问题。

最同情日本的美国国务院日本问题专家约瑟夫·巴兰坦也认为，接受方案乙就意味着“美国赞同日本的侵略，同意日本在将来进行无止境的征服……出卖中国”，是“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最严重的威胁”。

被日本陆军认为在经过尖锐辩论后才勉强接受下来的大让步——把日军从印度支那南部撤至北部——却遭到了美国人的蔑视。既然从印度支那南部撤至北部的军队能在“一两天内”开回南部，日本提出的建议就“毫无意义”。

罗斯福对方案乙也有深刻的印象，提出了自己的条约草案。他把条约内容用铅笔书写后，交给了赫尔。

六个月

1. 美国准备恢复经济关系——现在卖一些石油和大米——日后多卖一点。

2. 日本不再向印度支那和满洲边境或者南方任何地方派兵——荷属、英

属殖民地或暹罗。

3. 即使美国参与欧战，日本亦不得诉诸三国同盟条约。

4. 美国出面让日本与中国把事情谈清楚，但美国不参与会谈。然后再谈太平洋协定。

这份条约草案虽挫伤了赫尔咬文嚼字的天性，却带来了和平解决的现实希望。

来栖带着一封信到国务院见赫尔，信上间接地否定了三国条约，但仍没有消除赫尔的疑心。一天后，美方又截获了东京发给野村的关于把谈判期限延至 11 月 29 日（华盛顿时间）的电报。赫尔的怀疑便被“证实”了。

……截止日期决不容更改，此次我们说话算数。之后，事情便将自动发生。

11 月 22 日，野村和来栖拜会了赫尔，催他对方案乙立刻作出答复。因为赫尔已从“魔术”那里得悉了“日本的恶计”，他对他们点头哈腰、彬彬有礼的举止有点厌烦。对野村的咯咯笑声和来栖的咧嘴微笑，他认为是日本新的战争将给美国人带来死亡的幸灾乐祸的表露。野村重申迅速作答的必要性，赫尔虽不高兴，却也保证尽快答复。

24 日，星期日，赫尔把英、中、澳、荷等国代表请至办公室，把罗斯福的最新草案副本交给大家传阅。中国大使胡适博士颇觉不安，为什么允许日本在印度支那留驻 5000 名士兵？

25 日，胡适向赫尔递交一份外交部长的照会，说蒋介石对协议草案“反应相当强烈”，认为美国“欲以中国作代价姑息日本”。

赫尔大怒。他说，美国当然可以否决这份草案，但“万一日本向南面采取军事行动，可别指责美国不向印度支那邻近地区和日本领海派出舰队”。

赫尔在讨论中强烈主张把草案给日本人发去，这样至少说明美国为避免战争作了一切努力，而日本一旦拒绝则会充分暴露他们早已预先作好的征服东方的计划。

当晚，丘吉尔给罗斯福发来了电报：

当然，这件事情应由您处理。我们当然不要再加一个战争。只有一点使我们不安。蒋介石怎么办？他不是吃不下饭吗？我们担心的是中国。如果他们垮台，我们的共同危险也将大大增加……

很明显，蒋介石向伦敦发了牢骚。这个微妙的拒绝使赫尔的最后的耐心消失了。

蒋介石的拒绝，丘吉尔的半心半意的赞同，再加上他自己的怀疑以及几个月来谈判的劳累，使赫尔把罗斯福的草案束之高阁。

25 日中午在白宫召开的所谓的战时内阁会议时，罗斯福把美国可能在下星期一（12 月 1 日）遭到攻击的问题提了出来，因为日本人不宣而战这一招是臭名远扬的。陆军部长史汀生在日记中写道：“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办，应如何策动他们打第一枪，而我们又不会招来太大的危险。”

11 月 26 日，史汀生在电话里向罗斯福询问，前晚交给他的有关日本人从上海出动向印度支那实行新的讨伐的文件是否收到。罗斯福的反应非常强烈。史汀生在日记中写道，总统“差不多发了爆火——可以说，气得跳上了天”。罗斯福说，他没有看到，它“改变了整个局势，因为它是日本人毫无信用的明证，一方面为签订全面和约而谈判——（从中国）全面撤军——另一方面却又向印度支那派出远征军”。

其实，日美双方都在紧张地进行着战争准备。11月5日，日本发布了“大海令第1号”，预定于12月上旬对美、英、荷开战。11月20日，攻击珍珠港的机动部队向单冠湾集结；11月26日，机动部队开始了远征夏威夷的航程。不过，一旦日美谈判达成协议，作战部队要立即集结返航！

在这万分紧急的情况下，11月20日，正当野村把方案乙交给赫尔的时候，东京向驻外使领馆发出了所谓“风信”电报（美方于28日破译）。为了防备在万一发生不能使用国际通讯机构的情况下，日本准备在每天对海外的日语短波广播中通过“天气预报”的形式传达指令。

这份电报指示说，一旦开始收听“天气预报”，就要将密码本和机密文件完全处理掉。

根据广播的“天气预报”的种类，意味着发生了与美国、英国及苏联断绝外交关系的危险。

1. 当日美关系发生危险时——东风，有雨；
2. 当日英关系发生危险时——西风，晴；
3. 当日苏关系发生危险时——北风，阴。

从那时候起，美方命令其监听人员要特别注意收听这种“天气预报”。不只美方如此，日本驻美机构工作人员每天都全神贯注地等在收音机旁，生怕漏听。

在机动部队从单冠湾出发的26日，等得不耐烦的外务省，打电报给野村、来栖两位大使，要他们今后用直通电话联络，这份电报（美方于华盛顿时间26日破译）中说：

由于形势日趋紧张，而发电报需要很长时间，所以，今后只要会谈的情况简单，必要时请随时用电话通报美洲局长山本，届时应使用如下暗语：

- 暗语“纽约”，指三国条约问题；
- 暗语“芝加哥”，指平等待遇问题；
- 暗语“旧金山”，指中国问题；
- 暗语“伊藤君”，指首相；
- 暗语“伊达君”，指外务大臣；
- 暗语“德川君”，指陆军；
- 暗语“前田君”，指海军；
- 暗语“婚事”，指日美谈判；
- 暗语“君子先生”，指美国总统；
- 暗语“梅子小姐”，指赫尔国务卿；
- 暗语“买卖”，指国内形势；
- 暗语“卖山”，指让步；
- 暗语“不卖山”，指不让步；

暗语“生孩子”，指形势急转直下。11月26日，野村预感到美方不会接受方案乙，就想通过罗斯福总统和天皇这两位国家元首互致电报的方式来寻找出路，这是打开日美危险局面剩下的惟一途径。于是，野村向东乡外发出了申述他的“最后意见”的电报。

电报发出后不久，野村、来栖两人就得到了赫尔国务卿的邀请，于下午4时45分（东京时间为27日上午6时45分）来到了国务院。

赫尔一开口就说：“关于11月20日给我的日方的方案乙，我们慎重地研究了五天。不过，很遗憾！我们不能同意……”

赫尔一边这样说着，一边把美方的文件递了过来。这就是著名的《赫尔备忘录》。

来栖读了这份新的建议后，被搞得目瞪口呆，文件要求日本“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全部陆、海、空和警察部队”；在中国除支持蒋介石外，不得支持任何其他政府或政权；另外，在实际上，废除三国同盟条约。

这一文件比6月21日美国所作的建议要苛刻得多，野村愣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来栖问道，这是不是就算美国对方案乙的回答。赫尔的回答是肯定的。

来栖认为，如果美国认为日本“会向蒋介石脱帽致敬，并向他道歉”，那就不可能取得什么协议。他希望对《备忘录》再加以讨论。

“我们所能做的，只能如此，”赫尔说，“群情高涨，如果我让石油自由地流往日本，我简直就会被人活活打死。”

午夜前不久，来栖给东京打电话，他所用的暗语笨拙到连外行人都欺骗不了。

来栖：“喂，喂，我是来栖。”

山本：“你好！我是山本。”

来栖：“是不是好像要生孩子啦？”

“不错，”山本明确回答，“好像马上就要生孩子了。”

“……朝哪一方向？”来栖迟疑了一下，意识到应用暗语，“是男孩还是女孩？”

山本笑了，继续说道：“啊，将是一个健壮的男孩……关于婚姻问题，就是说，关于求婚——可不要闹翻了。”

“不要闹翻？你是指谈判？”被弄得糊里糊涂的来栖问道，“啊，天呀！好吧，我尽量设法。请将君子先生的话仔细捉摸一下，今天给你们发了电报……他们想继续谈婚姻问题，确实如此。同时，我们将因为快生孩子而兴奋。除此之外，德川君确实是在咬马嚼子吗？德川是不是，是吗？”他神经质地笑起来，“这就是我不相信。还能有什么事可做的原因。”

山本说他并不认为事情已糟到如此地步。他说：“嗯，我们可不能把山卖掉。”

“啊，那当然，我知道。那甚至已没有任何辩论余地。”

“那好吧，虽然我们不能让步，对那个电报，我们会告诉你某种答复。”

“不管如何，”来栖继续说，“君子先生明天出城，要在乡下呆到星期三才回来。”

“是不是请你继续尽量努力？”

“啊，是的，我将尽力。野村也尽最大努力。”

山本问：“与君子先生的谈话有没有使人感兴趣的内容？”

“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除了现在十分明显的是向南——啊！……”

来栖又开始说漏了嘴，“南方——那个南方问题有了很大效果。”

“我明白了，好吧，再见。”

“再见。”来栖说完后如释重负。

来栖和外务省美洲局局长山本熊一谈了7分钟。不用说，美国情报部门只字不漏地记录并破译了。

这个经罗斯福批准的所谓《赫尔备忘录》，是美国在得知日本已决心对美国发动战争后在外交上耍的花招。美国为了争取同盟国，笼络人心，想把

自己描绘成维护国际正义、反对日本侵略的和平卫士，以掩盖它长期对日本推行绥靖主义的政策，从而在政治上争取主动，使日本在政治上处于被动，为其即将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制造政治上的困难。

《赫尔备忘录》的电文在 11 月 27 日上午传到东京。电报立即被送进皇宫，参加联席会议的大臣们正在进午餐。东条朗读了电报内容。一片死寂。不知谁说了一句：“这是一份最后通牒！”连怀有一线希望的东乡也没料到结果会这样。他结结巴巴他说了些什么，谁也没听懂。他被绝望所压倒，被赫尔的照会梗住了喉咙。他看见几位陆军的人在一边很开心，好像是在说：“不是早跟你说过过了吗？”他的心情更加沉重。

最令日本人恼火的是，赫尔竟然断然要求日本从中国全境撤兵，这就意味着日本将失掉“满洲”。

其实，赫尔心目中的“中国”并不包括“满洲”，他也没有要日本人从该地区撤出的打算。

两个企图瓜分中国、从而进一步称霸远东和太平洋的帝国主义大国，就这样走上了火并的道路。

施放烟幕

11 月 28 日，东京向野村大使发了一份训令，开头就说，《赫尔备忘录》是对日本的无理建议。

日本政府断然不能以此作为谈判的基础。我方对这个建议的答复，两三天内就能通知大使先生。不过，日美谈判实际上可能因此就破裂了。但不要给美方留下中止谈判的印象。

大使先生只可向对方说，我们在等待训令，政府的想法还不清楚，但我们认为日本政府总是提出正当的主张，并且已为太平洋的和平作出巨大的牺牲。

赫尔一面看着这份破译的电报，一面产生了这样的直接想法：来栖的使命正接近第二阶段。他的第一阶段的使命是使美国承认日本在东太平洋的统治地位。在未能达到上述企图的情况下，在日军作好攻击准备以前，用会谈来麻痹美国。

11 月 29 日上午 9 时 30 分，重臣们在皇宫会议室与东条及其四位阁僚、枢密院原嘉道议长会晤。

若槻礼次郎问东乡：“是不是说，再也没有谈判的余地？”

东乡外相回答：“再谈已没有用处。”

东条则说：“外交处置已无希望。”从此以后，外交只能用于“使作战有利”。

在东条召开的第 74 次联席会议上，东乡向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询问开战的日期。

永野不情愿地压低嗓门说：“12 月 8 日，你最好还是采取有助于我们在战争中获胜的外交行动。”

“我明白，”东乡说，“能不能通知我们的代表，我们已经下定决心？已经通知（驻华盛顿的）武官没有？”

“我们还未通知海军武官，”永野回答说。

“不能总让我们的外交官啥也不知道吧！”东乡有些迷惑不解。

“我们准备突然袭击，”永野无可奈何地说。

永野的副手伊藤整一中将解释说，海军的意图是要让谈判拖延至敌对行动开始，以确保最初的袭击完全是奇袭。

东乡克制住自己，他冷静地说，除非日本把它的意图用应有的方式作出通知，否则日本将失去国际信义。他认为海军的计划“是完全不能允许的，因为它与通例相冲突”。要日本“采取不负责任的有损国家荣誉与威望的行动，是不可想象的”。

当夜，东乡给驻德大使大岛浩发了电报，透露谈判已经决裂，并召见了德国驻日大使奥特，后者表示尽一切可能帮助日本。

11月30日，美方截获了东乡发给大岛的电报。与此同时，《纽约时报》刊登了东条的一篇挑衅性演说。赫尔感到时局愈发严重。总统同意赫尔的意见，于12月1日晨从温泉回到华盛顿。

精明的来栖在11月30日深夜急急忙忙打电话给山本熊一，报告了几天的情况，并希望得到新的指示。

“日美谈判是否还要继续？”

“是的。”

来栖恼怒了，他说：“你们从前不是催得很紧吗？可是现在却要拖延。”他不知道眼下的谈判不过是袭击珍珠港的障眼法。然而，他还是有所怀疑。不久前，他曾若有所思地对同盟社的记者加藤万寿男说过：“人家是否在把我当作烟幕弹？”

12月1日下午2点5分，东条在御前会议上宣布：日本向美、英、荷开战。天皇盖上了御玺，正式批准了开战的决定。次日清晨，天皇毫不犹豫地下诏把12月8日定为“X”日，意思是“开战日”。

12月1日，东京发给野村的电报称：

为了使美国不怀有过多的疑惑，我们要求报界宣传说，日美两国之间虽然存在一些重大的意见分歧，但谈判仍在继续日本国内，《日本时报》当晚的标题是：《日本将重新作出努力求得美国谅解》。

12月2日，在对美开战之箭离弦的这天下午1点，日本的一艘豪华的邮船“龙田”号，作为“第二次撤侨船”，由横滨启航。

日本各报都详细报道说，该船预期在12月14日抵达洛杉矶，以此蒙蔽视听。

12月3日，根据来栖和野村的间接建议，罗斯福要亲自致函日本天皇以避免战争计划。赫尔仍然疑团满腹，他的怀疑被截获的东京电报所证实。电报命令日本使馆除留下三份外将其余密码本全部销毁，并把两部“B”密码机毁掉一部。美国陆军情报人员还发现日本大使馆雇员正在后院焚烧文件，因此得出结论：“至少是断交，甚至可能是战争。”

12月4日下午很晚的时候，一直在全神贯注地等待收听日本对海外的短波厂播的日本驻美海军武官处电信军士获本，终于收到了“风信”的电波。

“风刮起来了！”

听到获本的喊声，武官处的人急忙跑进隔壁房间，东京的广播还在反复播送着“东风有雨”（日美关系危险）的“天气预报”。大家无法掩饰兴奋的心情，并立即动手用准备好的化学药剂处理机密文件、密码机、军事机密文件保险柜等物品。

就在当天下午，在东条召开的联席会议上，讨论了向赫尔递交最后照会

的日期。伊藤整一海军中将提出在华盛顿时间 12 月 7 日中午 12 点 30 分递交。东条和东乡两人都很担心照会会在进攻之后递交。在伊藤作出保证后，时间问题就算被通过了。

12 月 5 日，伊藤中将到外务省拜会东乡外相。他说，照会应该在华盛顿时间 7 日下午 1 点交给赫尔，比原定时间推迟半小时。东乡问，通知对方与实际进攻之间，相差的时间是多少？伊藤以“作战机密”为理由拒绝说出进攻的确切时间，但他向外相保证会有足够的时间。临走时，伊藤再次警告，切勿过早通知对方。

就在这一天，东京发给野村的电报命令大使馆的特定职员在两三天内乘飞机离开华盛顿回国。与此同时，野村发出了“春菜”的暗语电报，向东京报告已处理完指定的有关密码等物品。

5—6 日，横须贺海军各学校的实习生和海兵团学员，戴着标有“大日本帝国海军”几个字的帽子，在教官们的率领下，游览了东京，并参观了《朝日新闻》总社。

12 月 7 日的《朝日新闻》晚报以《三千海军勇士来本社参观》为题作了报道，并且刊登了水兵们参观报社时的照片，从而实现了大本营海军部掩盖作战部队已经出发的真相的愿望。

东京各报继续指责西方准备开战。12 月 6 日，东京各报的标题是：《美徒劳地拖延谈判，无意与日本和解》、《美领导人商讨对日政策，但未有改变固执态度之迹象》。

6 日下午，外务省电信课长龟山一二奉命在华盛顿时间 12 月 6 日上午 8 点左右，把给赫尔的照会，连同给日本驻华盛顿使馆的总指示，发到日本使馆。在总指示发出后一小时，才发去照会的前面 13 部分的英文稿，以防翻译错误。为了保密，照会的最后一部分，即宣布断交的第 14 部分，要在华盛顿时间 12 月 7 日上午 4 点或 5 点才能发到。

龟山按计划把关键的第 14 部分和最后指示也发给了来晒和野村，命令他们把 14 部分内容全部于华盛顿时间 12 月 7 日下午 1 点交给赫尔。

在马萨诸塞大街上的日本大使馆里，东京的指示（日文）和给赫尔的那封长电的前 13 部分（英文）都相继抵达。傍晚，密码员下班后都去参加为一名调往南美的官员举行的告别宴会。他们只译出了前 8 部分。

由于电报是极其机密的，不宜由打字员来打，大使馆一等秘书奥村胜藏便亲自动手。打完后，他到地下室娱乐厅休息时，有人说，“龙田”号将在 14 日抵达洛杉矶。

“我拿 1 美元打赌，这艘船永远到不了这里，”奥村令人不解地说。

果然，就在 12 月 7 日早晨，仍然在夏威夷西北方向航行的“龙田”号突然掉头回国，使船上的旅客莫名其妙，心情不安。

6 日下午 7 点 40 分，美国国务院向报界发布新闻，说总统正以私人名义致函日本天皇，电文已发出。虽然格鲁大使首先从旧金山的每天新闻广播中听到有关这封信的消息，但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户村盛雄中佐打电话给他的朋友、邮电省的检查官白尾干城，指示他把国外来电推迟 10 小时发送。这样，格鲁在东京时间 7 日晚 10 点 30 分才收到。

大为恼火的格鲁亲持译妥的电报在 8 日凌晨零点 15 分慌忙赶到外相官

海兵团原是设在各镇守府的一种机构，专事训练海军下士官和新兵，以便补充海军部队。

邸。他对东乡外相说，他带来了罗斯福致天皇的一封私人信，并要求拜谒天皇亲自递交。东乡以“无奈此时已是深夜”为由拒绝引见。格鲁一再要求，东乡说，还要看内容如何才能安排。格鲁把信交给了东乡阅读。

东乡把格鲁送出大门，立刻来到首相官邸。东条听了外相的报告后问：“罗斯福的信中有什么新的让步没有？”

“什么也没有。”

“那么，就什么用也没有啊！”

东条接着自言自语地说：“这个时候，飞机该从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起飞了。”

东条送走东乡时寻开心地说：“电报迟到，倒是件好事。如果早到一两天，我们就更有事可做了。”

美国海军情报人员比日本使馆的密码人员更为勤奋卖力。罗斯福很快就看到了破译的东乡的电报的前面 13 部分。当他的顾问霍普金斯看完后，罗斯福说：“这意味着战争。”

华盛顿时间 12 月 7 日上午 7 点 15 分，美方情报人员已经破译了日本发给赫尔的“最后通牒”的最后部分——第 14 部分。

日本大使馆也收到了第 14 部分，但译电员昨晚忙了大半宿破译的 13 个部分，此时都已回屋睡觉了。因此，当值班员打电话把他们找来时已快上午 10 点了，他们仍抱怨睡眠不足。一等秘书奥村正在吃力地打字，想整理出一份“最后通牒”前 13 个部分的打印稿，但因为他不是专职打字员，两个小时过后，仍然没打完。10 点 30 分，野村大使读到指示他把照会全文于下午 1 点交给赫尔的电报译文。野村急忙挂电话给赫尔，要求在下午 1 点会见。

奥村得到一个年轻翻译的帮助，翻译也是个业余打字员。尽管困难重重，奥村还是满有把握在约会前全部打出来。

在几乎是野村和来栖原定会见赫尔的时刻，东乡外相觐见天皇。他朗读了天皇对罗斯福来信的复信的草稿，天皇批准了复信。

在华盛顿的野村和来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再过 30 分钟他们就要去见赫尔，可照会的第 14 部分才刚翻译出来。苦恼的奥村和他的笨拙的助手还在嘀嘀咕咕地忙着打前面的 13 部分。

当奥村好不容易把电文前面 13 部分的誊清稿打出来，长达 11 页的电文却有多处涂改。他觉得要把它作为日本官方的正式文件实在不雅，又重打了一份。本来就够紧张的了，不料又收到两条“更正”的电报：一条电报是改一个字，另一条说漏发了一句话。前者意味着要重打一页，后者意味着要重打两页。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野村不断跑来请求奥村和他的帮手加快速度。这个压力使差错越来越多。奥村挽起衬衫袖子，额角淌着大汗，吃力地一下一下地打着字。急得团团转的野村不得不再通知美方，把会晤的时间推迟到下午 1 点 45 分。

下午 2 点过 5 分，罗斯福打电话给赫尔，态度沉着、措词简洁，声调虽然很平静，但话说得很快：

“我收到报告说，日军攻击了珍珠港！”

“那个报告已经核实了吗？”

“还没有。”

赫尔说，来栖特使和野村大使刚到，正在外交官接待室里等着接见。罗

斯福认为可以接见，但不要提已经知道了珍珠港事件，态度要严肃、冷淡，“客客气气把他们打发走”。

在接待室里，野村急不可耐，由于匆忙还气喘吁吁。已经晚了一个多小时了，他也知道这份包括 14 个部分的电报里有几个字打错了。奥村本想再把整份电报重打一遍，但野村等不及了，把电报抓过来就走。他还没来得及把电报细看一遍。

野村和来栖终于在下午 2 点 20 分被引进了赫尔的办公室。国务卿冷冷地与他们打招呼，拒绝握手，也没有请他们就座。

“我奉命应在下午 1 点向您递交这个答复，”这位日本大使一面用抱歉的语气说，一面把照会递过去。

赫尔面孔铁板。“为什么要在下午 1 点交给我？”

“原因不清楚，”野村答道。这倒是老实话。他内心还在奇怪，他这位朋友为什么因为他和来栖迟到了就如此不高兴。

赫尔摆出阅读野村给他的文件的架势。看完文件后，他凝视着野村，连珠炮似地厉声指责道：“直接了当他说，我在过去和你谈判的 9 个月期间，从未讲过一句谎话。这一点，你如果看看谈判记录，就会十分清楚。我在整个 50 年的公职生活中，从未见过如此充满了无耻的虚伪和歪曲的文件。我至今做梦也想不出来，在这个星球上竟有如此装腔作势和说出这么多弥天大谎的国家！”

野村好像还要说几句话，赫尔挥手制止了他，扬起下巴指着门的方向，要他们出去。

野村大使离开国务院时，眼眶中闪着泪花。

回到大使馆，奥村告诉他们：“我们的飞机轰炸了珍珠港！”矶田武官双目含泪地走到野村跟前，忧愁地说，尽管大使作了努力，可惜“事情还是到了这个地步”。野村心乱如麻，非语言所能安慰，尤其是一个陆军军官的安慰。

晚上，助理国务卿阿道夫·柏利把两个日本使节软禁在一家豪华的饭店里。野村大使要求给他一把武士刀，柏利拒绝了。野村一自杀，格鲁大使就可能有生命危险。

在华盛顿的日本大使馆，有 30 多名记者蜂拥而入。在杉树林中升起的销毁密码机时冒出的白烟，引起了新闻记者的疑问。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海军武官处的佐佐木勋一受大使馆方面的委托，充当了大使馆的发言人。他灵机一动，回答说：

“你们问的是那里的烟吗？那是在烧情书。绿色的烟是在烧谈情说爱的信。白色的烟是绝交（日美两国断交之意）失恋的烟。”

佐佐木用一口流利的英语非常巧妙地把话岔开了，记者们好像也坠入云雾中去了。

大使馆前面的大街上，一时人山人海。愤怒的群众用自制燃烧瓶想要火烧日本大使馆，幸而被赶来的 50 来个警察劝走了。

当电台正在广播重要新闻的时候，东乡也正在外相官邸同美国驻日本大使举行最后一次会晤，并把给美国的照会抄件递给了格鲁。东乡说：“鉴于美国政府的非合作态度，日本政府不得不中断谈判，对此甚表遗憾。”

格鲁很快地翻着这份长达 13 页的厚厚的照会，以不安的神情回答说：“照会我回去再看吧。中断谈判是很遗憾的……但是，即使谈判破裂了，我也还

要努力避免战争。”格鲁此时尚且丝毫不晓得战争已经开始了。

由于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的怠慢，向美国提出最后通牒的时间比电令要求的晚了 1 小时 20 分钟，成了“事后通牒”。这不仅在日本的外交史上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污点，而且给了美国一件意想不到的“最好的礼物”。这对于东乡外相来说，也同样是连做梦也不曾想到的。

第 35 章 东条战车

磨刀霍霍

东条英机是日本法西斯军阀巨头，军事法西斯政治的推行者，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主要战犯之一。

1884 年 12 月 30 日，东条英机出生在日本东京的一个军人家庭。他的青少年时代，正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军国主义开始大举对外扩张的时期。甲午战争后不久，东条英机在陆军学校接受了系统的军事训练。日俄战争期间，他投身中国东北战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 1915 年，东条英机毕业于陆军大学，升任陆军步兵大尉。1920 年升为陆军少佐的东条英机，被任命为驻德国大使馆武官。翌年，他与驻德武官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小畑敏四郎三少佐订立“盟约”，发誓将来推行总体战体制。

1935 年 9 月，东条英机被任命为关东军宪兵司令官。“二·二六事件”后，以“一夕会”成员为主的“统制派”独揽军内大权。站在“统制派”方面的东条英机在 1936 年 12 月被提升为陆军中将，1937 年 3 月被任命为关东军参谋长。

“七·七事变”后，东条英机直接指挥“东条兵团”侵入中国华北，从而在 1938 年 12 月被任命为陆军航空总监兼陆军航空本部长，掌握了日本陆军航空部队的大权。

东条英机效忠天皇，办事专断，强调“闪电”效率，有“剃刀将军”的绰号，又在侵华战争中“屡建功勋”，深得天皇和日本统治集团的赏识。他虽然是一个法西斯狂徒，但反对“下克上”，所以在“二·二六事件”中与那些摇摆不定的将领们不同，他立即通电宣布“满洲”处于紧急状态，从而粉碎了任何同情性叛乱。因此，他赢得了军方保守派和害怕再次发生流血叛乱的文官的敬重。

1940 年 7 月 22 日，在日本国内一片“不要误了公共汽车”的叫嚣中，东条英机加入了第二届近卫内阁，担任陆军大臣。同时担任外相的是松冈洋右，他曾担任过“满铁”总裁，又是东条的老相识。这一文一武、志同道合、锋芒毕露的人物，准备大干一场了。

希特勒在欧洲的“赫赫战功”，使东条一伙大为陶醉，他们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刚成立四天的近卫内阁，就按陆军的主张通过了《基本国策纲要》，提出建立在日本领导下的“大东亚新秩序”。为此，对内必须实行全国总动员，加紧扩军备战，实行军事计划经济；对外要与德国、意大利签订三国条约，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也要设法与美国保持“和解”，对华加强诱降，促进蒋汪合流，争取尽早解决中国问题。总之，要趁欧战之机，日军开进东南亚或更远的地方，攫取战略物资，掠夺英、法、荷、美的殖民地。

但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对于“国策”的意见却并不一致。东条英机曾夸耀说：“国策之中心现在是军部。”但是，即使在军部内，陆军和海军也围绕国策问题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

可以说，这个基本国策是东条一手炮制出来的。他说服了近卫首相和内阁中的其他文官，使这些人相信，在混乱的现代世界上，这是日本“求得生存的最后希望”。

松冈对东条等人的谋略持有异议，他反对南进，但支持签订《德意日三

国同盟条约》。这将迫使美国在执行反对日本的计划时要谨慎行事。1940年9月23日，就在有关三国同盟的谈判紧锣密鼓地进行的同时，日本已经开始了南进。日军分三路开进印度支那北部，迈出了南进的第一步。

既然局势已经无可挽回，那些曾经反对对英、美开战的海军将领们，为响应政府南进的号召，加紧进行南进的军事准备。

1941年1月8日，东条英机为使日军官兵在“大东亚战争”中死心塌地地充当炮灰，在陆军阅兵式上向全军发布了由他制定的《战阵训》。他在“序”中这样指出了战阵的根本：

夫战阵乃根据敕命发挥皇军之精神，攻必取，战必胜，广泛传布皇道，使敌人感受天皇威尊之场所。临战阵者，必期深刻体察皇国之使命，坚守皇军之道义，以宣扬皇国之威德于四海。

《战阵训》的“本训”，强调“我国体之本义”，指出“皇军军纪之核心，在于对大元帅陛下绝对顺从之崇高精神”，晓谕称“神灵在上予以鉴察”。

《战阵训》宣扬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要求日本军队官兵一体效忠天皇，说什么“皇军军纪之精髓，存于诚惶诚恐对大元帅陛下（天皇）之绝对服从之崇高精神”；“处于生的困苦之间，命令一下，欣然投身于死地”。这是明治时代《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的翻版，即法西斯的新版。

东条以陆军大臣的名义要求全军“攻必克，战必胜，勇往直前，百事不惧，沉着大胆，处理难局，坚忍不拔，以克困苦，突破一切障碍，一心为获得胜利而迈进”，并号召全军为天皇敢于战死，发扬武士道精神，“生而不受俘囚之辱，死而勿遗罪祸之污名”。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入侵苏联，外相松冈洋右对此喜出望外，并立即拜谒天皇，建议日本立刻进攻西伯利亚，推迟南进。

在近卫召开的由军政要员参加的联席会议上，松冈力主进攻苏联的意见，遭到了以东条为首的军方的强烈反对。鉴于张鼓峰和诺门坎事件的教训，东条不主张同时与苏联和美国开战。他对希特勒出尔反尔的态度有些不解，便去拜会德国驻日大使奥特，探询苏德前线的战况。奥特努力使东条相信，前线的战事顺利，莫斯科“厄运已定”。由于奥特故意对“胜利”夸大其词，东条反而提高警觉，心想希特勒的闪电战并未取得成功！东条不相信奥特的话，悻悻地走了。

不久之后，东条又让大岛浩在柏林进一步摸底，为他取得第一手材料。大岛大使根据陆相的吩咐，专程拜访了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和德军最高统帅部参谋总长凯特尔陆军元帅。关于苏德战况，凯特尔解释说，进攻速度放慢是由于交通线拉长，后勤供应跟不上。凯特尔说：“在如此大规模的战争中，实际进程比计划落后三周是不足为奇的。”大岛如实地向东条报告了情况。

东条摸了底，更加坚定了他的“南进”决心。他鼓动近卫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一篇题为《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在这一文件中，内阁拒绝了松冈关于立即进攻俄国的建议，赞成日本南进。第一步占领法属印度支那。为了达到向南方扩张的目的，甚至不惜冒与英、美开战的危险。就这样，一场冗长的辩论宣告结束，日本朝全面战争的方向又迈出了一大步。

虽然松冈的北进苏联的建议被否决，日本已经走上了南进的道路，但仍要清除松冈对军方的干扰。东条建议近卫首相立即把他免职。于是，近卫用辞职的手段排除了松冈后又第三次组阁。

驾驭战车

近卫上台之后，因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愈陷愈深、不能自拔而坐卧不安。在这种心情支配下，他于8月4日召见陆相东条和海相及川，谈出自己要与罗斯福举行高级会谈、争取达成协议的想法，并征求两位大臣的意见。两位大臣都拒绝在与同事商量前作出承诺。几小时后，及川报告说，海军“完全同意，并预祝会谈成功”。而东条在给近卫的信中说，他担心高级会谈会削弱日本以三国条约为基础的政策，并在国内引起不利的反响。但只要近卫承诺，在罗斯福拒绝理解日本的立场后，他便将领导日本与美国作战，那样的话，陆军也不会反对会谈。在信的结尾，东条提出其悲观的论调：“谈判八成会失败。”

陆军省的岩畔大佐在军界、政界和企业界的最高级人士之间作了好几十次游说，极力主张要继续进行谈判。8月末，他参加了一次军政高级官员联席会议。他指出，美国与日本的军事实力总的比例为10:1，相差悬殊。听众曾一度为之所动。东条对此十分生气，他令岩畔把他的发言写成书面材料报给他。

第二天，岩畔到陆相办公室递交报告时，东条粗暴地对他说：“你已经被派往去柬埔寨的部队了，你的报告没必要再交上来了。”

近卫请求天皇的叔父东久这宫对东条施加影响，但东条阳奉阴违，他认为高级会晤成功的机会不过30%。他表面说尊重圣意，实际上采取了对抗行动。

当时在东京有两个秘密组织，正在策划暗杀近卫的阴谋。一个组织想仿效炸死张作霖的办法。另一个组织由一名叫迂政信的中佐领头，他是当时法西斯青年军官们崇拜的偶像，决心挫败“必将带来可耻的和平”的最高级会谈。迂政信挑选了最反动的民族主义团体的领导人儿玉誉士夫充当谋杀的凶手。儿玉与迂政信计划在东京城外的六乡桥干掉欲乘火车到横须贺的近卫。

东条及其喽罗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都对近卫进行攻击。他们不仅对他提出种种批评，而且于9月18日对他进行人身袭击。当近卫正要离开距东京中心约45分钟汽车路程的郊区别墅所在地获洼时，四个身带匕首和军刀的暴徒，跳上了汽车两旁的踏板。由于车门紧紧锁着，凶手们还来不及砸碎玻璃就被便衣警察抓走了。

在9月25日召开的联席会议上，最高统帅部要求把10月15日定为不许改变的期限。会议结束后，处于绝望中的近卫拒绝在大本营内进午餐，他把阁僚都请到他的官邸。近卫向东条施加压力，他问东条：“10月15日这个期限，是最高统帅部的强求还是请求？”

东条回答说：“这肯定是既定的意见，但不是强求。这不过是开始执行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议，而该决议是不容更改的。”

10月12日正是近卫50寿辰，他再次把陆相、海相以及企划院总裁铃木召到他的获洼别墅议事。会议即将开始时，内阁书记长官富田健治带来了海军军务局局长冈敬纯写给近卫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海军不愿日美谈判中断，希望尽最大可能避免战争。我们有可能在会上公开表达这个意见。”

不知怎的，东条知道了这条子的内容。他一到获洼，便逼迫及川海相和盘托出，指责海军“推卸责任是懦夫行为”。当大家坐定开会时，东条竟恼羞成怒，对及川很不客气。他大声喊道：“根本没有必要继续在华盛顿谈判。”及川说：“我们正处在十字路口——战或和。如果要继续进行外交，那就要放弃备战，全心全意地谈判——谈判了几个月，然后又突然改变我们的方针，

是不行的……海军愿意完全由首相作主……”

近卫说，不管作出什么选择，都得立刻作出。“两种办法都是危险的……那么，我赞成谈判。”

东条把脸转向丰田海军大将，用带讥讽的口吻问：“外相先生，阁下对谈判有信心吗？从阁下发表过的高论看来，鄙人觉得阁下不能令陆军参谋本部信服。我倒想听听阁下是否有什么信心。”

“权衡两者，”近卫代外相作答，“我们选择谈判。”

东条气势汹汹，咄咄逼人。“那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罢了……你说服不了陆军参谋本部。”

及川表示同意和谈，这更惹恼了东条。他要求近卫不要仓促决定，并说：“我想听听外相的意见。”

“这要看条件是否许可，”丰田说，“现在最棘手的问题是在中国的派遣军。如果陆军同意美国的要求，谈判倒不是不可能的。”

东条大声吼道：“在中国驻军对陆军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在那方面不能妥协！”他继续说，日本已原则上同意从中国撤兵，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让步。美国是要日本立刻从中国撤出所有军队，这是不可能的。有100万的日本人还被困在中国战争中。在中国的秩序恢复之前，日本不能完全撤军。“中国内地是共产党人和土匪的温床，只有驻守日军，才能保证法律和秩序得以维持。战争之目的未酬而先全面撤军，是与我陆军尊严不相称的。”东条特别强调，整个参谋本部以及国外的派遣军都同意他的看法。

近卫说：“你不认为现在正是弃虚名而求实的时候吗？为什么不能在形式上向美国妥协？那就是说，原则上同意全面撤兵，暗中却与中国协商，在不稳定地区留驻一些日军？”

东条说：“这是不可想象的。一旦屈服于美国的要求，中国人就会嗤之以鼻。让中国人瞧不起是最可怕的。全面撤军将会丢尽面子，并会导致共产主义的兴起。这好比是多米诺骨牌，不仅华北，而且连朝鲜也可能丢掉……撤兵问题是要害问题。如何考虑撤兵问题呢？陆军对它极为重视。如果原封不动地接受美国的主张，就会将中国事变的成果毁于一旦。”

东条继续说：“陆军无意改变那天（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议。如果在最高统帅部规定的期限以前有成功的希望，那就应该继续谈判。海相刚才说，是战是和，全由首相决定。本人决不同意。战争的决定应由政府与最高统帅部共同作出。在现阶段，我认为没有办法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

“战争能否打赢，我没有把握，”近卫反驳道，“除了用外交谈判外，没有别的办法克服目前的困难。至于战争，我将让一位有取胜把握的人去打。”然后，他对东条说：“如果你坚持战争，我不能对此负责。”

“外交如果失败就开战，这不是已经定了的吗？”东条勃然大怒，“你不是出席了那次会议吗？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能对战争承担责任。”

“那次的决议只不过是‘内内’而已（即内部决定），”近卫慢慢他说，“我对中国的战争负有重大责任。这场战争已打了四年，胜败未卜，我很难再下决心进行一场新的大战……既然我对谈判信心较足，我为什么要负责？只有在没有进行谈判的前景时，开战的决议才算具有约束力。现在还有成功的机会。”

东条寸步不让，激烈反对首相的意见。他说，哪怕只是为了维持军队的士气，也需要一场战争。东条的话很像本世纪初日本进攻俄国前有人讲过的

一句话：“只要战争打响了，枪声就会把国民团结起来。”

争论延续了整个下午，最终以妥协而告终：谈判延至10月15日，如果统帅部同意，还可再延长，但在中国驻军同共产主义打仗这点上，不能作任何让步。

获洼会议没得出什么结论，有关内阁危机和可能宣战的谣言一时四起。近卫对妥协觉得后悔。在中国问题上，如果不进一步作出让步，要与美国达成协议，那是不可能的。限期到来之前，能做些什么呢？他决心找东条非正式谈一谈。于是，10月14日清晨，近卫给陆相打了一个电话，约好在10点钟开的内阁会议之前见面。

“除了你对中国驻军的立场外，其他我都同意，”近卫说。他建议立刻从中国撤军，“做个样子”。

东条气得毛发倒竖。他说：“如果我们让步，美国就会采取高压态度，而且会步步进逼。你的解决办法确实不能算什么解决办法。几年内，战争必然再起！”

近卫提醒他说，“必须谨慎行事，特别是美国在物资方面有巨大优势时，更应如此。”

东条听到“谨慎”两字，把身子挺了挺说：“有时候我们也要做点非凡的事情，像从清水寺的平台上往下跳一样，两眼一闭就行了。”

近卫说：“作为个人来说是可以这样做的，而身居要职的人可不能这样想。”

东条轻蔑地看了看近卫，说：“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之间个性不同而已，难道不是吗？”他暗自想，近卫这个人太软弱，在这个重要关头，不配当首相。

东条决心在内阁会议上采取强硬立场，迫使近卫辞职。他一边轻轻地用手指弹着纸条，一边问丰田外相，是否认为与美国谈判能取得成功。

丰田解释说：“关键在于撤军……美国不能理解日本一边和谈一边备战的做法。”

“关于撤军，我半点让步也不作！”东条喊道，“这意味着美国把日本打败了——这是日本帝国历史上的污点！外交的方法，并不是老在让步，有时是进逼。如果我们让步，满洲和朝鲜就会丢失。”他这次是带着感情说的，打动了在座的人。然后，他把满肚子火都倾泻在海军、特别是及川身上，因为他没有坦率地公开表态是否能打败美国。近卫和他的阁僚们默默地坐着，被东条“炸弹般的发言”吓得呆若木鸡。

东条这一炮，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会后几小时，充当中间人的铃木将军来到东条办公室说：既然陆相公开地发表了如此强烈的意见，近卫声称无法再当首相。

东条拒绝收回意见，并说，近卫只有愿意合作才能留任。不过，陆军的其他将领听说近卫要辞职，都吃了一惊。武藤章中将对铃木说，虽然首相是个懦夫，但只有他才能维持全国的团结。“他如果辞职，日本打不了仗。”

10月14日晚10点30分，东条指使企划院总裁铃木去劝告近卫实行内阁总辞职。15日下午5点，近卫进谒天皇，呈递了辞呈。

铃木回到陆军省，询问东条关于继任首相的意见。东条回答说：“我看，

除了东久迹宫外，没别的人了。连近卫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有请皇室的成员出来了。”

10月15日，铃木把推荐东久选宫当首相一事告诉了木户侯爵，这位内大臣却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他认为，万一战争爆发，不该让皇室的成员承担战争的责任。

木户认为，既然目前的危机是东条一手造成的，而及川又曾对战争结果表示怀疑，看来应该选及川才是。但是，实际主宰陆军的青年军官们不会接受及川出任。他们不仅要反对，甚至可能发生叛乱。

“如果指定及川当首相，”木户对近卫说，“陆军就不愿意出人当陆军大臣。”因此，首相人选非东条莫属了。内大臣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在军国主义十分猖狂的日本，只有东条才能控制日本的局势。

17日清晨，近卫在给格鲁的信中解释了为什么要选东条继任他的职位。他认为，只有东条才能取消战争的决定，“让海军去取消，刺激性太大”。

在下午1点钟召开的重臣会议上，木户推荐东条出任首相。他认为，“东条虽是主战派，但他掌握陆军，又想同海军合作，也可避免开战”。也就是说，为了防止战争，却要把一个既是主战派又要推翻近卫内阁的东条推荐为首相，这完全是自相矛盾的。会上，若槻礼次郎反对开战，冈田启介、阿部信行和清浦奎三郎都主张慎重。冈田坚决反对木户的主张，他说：“应该把这次政局的变化看成是军人倒阁。现在却授命陆军大臣组阁，这是怎么回事？”

木户推荐东条是由于受到了东条的门徒、宪兵队将领加藤泊治郎少将的压力。加藤威胁木户说：“不让东条当首相就无法控制陆军。”

天皇对木户推荐东条颇有同感，他说：“这就是常言所说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吧！”在东条进宫见驾时，天皇命令他“遵守宪法条规……陆海军要进一步密切合作”。这其中的含义就是开战时的合作，看来天皇是支持东条内阁向英、美开战的。

天皇授命东条英机正式组阁。为了表示对天皇的忠诚，东条发誓要按新的座右铭来生活：“以吾皇为吾行动借鉴。”57岁的东条晋升为陆军大将，以便与其新职务相称。内阁宣誓就职仪式后，他坐上火车到神社中最神圣的伊势神宫，按习惯向天照大神朝拜。

法西斯头子东条担任首相，在日本国内引起了人们的密切关注。爱好和平的人们对东条上台嗤之以鼻，担心他把日本人民引向更深的灾难之中。而军国主义分子们却掀起了“拥护”的狂潮。《读卖新闻》宣称，这个抉择将鼓舞日本“起来对付紧急局面，并给予反对轴心的诸强国以巨大打击”。比较实际一些的文武官员则暗地里感到担心。

18日下午3点，东条向天皇呈递了内阁成员名单，东条内阁从此便诞生了。

就在当天，东条向国内外记者发表了他好战的政府声明。他说：“完成中国事变，确立大东亚共荣圈，以贡献于世界和平，为帝国既定的国策。而今政府面临空前严重的局势，务期对外愈益敦厚与盟邦之友谊，对内愈益完备国防国家体制。在皇威之下，举国一致，为完成圣业而迈进。”

东条宣读完毕，就将军靴一并，活像个刚入伍的新兵那样采取了立正的姿势，接着来了个向后转，离开了新闻发布会。施政演说虽然只用了三分钟的时间，但字里行间却杀气腾腾，充满了侵略扩张的气味。

东条上台后，参谋本部在《机密战争日志》中是这样写的：“虽然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但是，新内阁注定是个战争内阁。开战、开战！此外没有陆军应走的路！”

新内阁是按照东条的意愿组成的。东条既当首相，又任陆军大臣。此外，他还亲自担任内务大臣的职务，负责国内治安问题。及川的海军大臣的职务让位给山本的同学岛田繁太郎大将。东乡茂德接替海军大将丰田任外相，为东条上台立过汗马功劳的铃木仍留任企划院总裁。

东条既没有丘吉尔的宏伟辩才和罗斯福的政治敏锐，也没有希特勒的邪恶天才和墨索里尼的外向型鲁莽，更没有斯大林的农民式的精明。但他像大部分日本人一样，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真正的工作狂，头脑敏捷却十分狭隘，为人凶狠。可以说，东条是日本军部法西斯实行独裁统治的理想工具。

东条上台伊始就向美国挑战，扬言“要解决中国事变，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坚持三国同盟”。天皇听到东条开战的决心即表示支持。

东条内阁的成立表明，日本对美开战只是一个时机选择的问题了。

秘密备战

东条英机上台伊始就大开杀戒。他签署的第一道命令，就是逮捕了世界著名的反法西斯英雄、苏联谍报员理查德·佐尔格和他所领导的拉姆扎小组。拉姆扎小组的战士们在东条的屠刀下英勇地牺牲了。这在当时是轰动全世界的重要事件。与此同时，东条还逮捕和枪杀了为数众多的日本进步人士。

东条上台后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加紧进行南进的准备，并以此作为他当时工作的重心。他一面连续召开军政首脑会议，协调行动，克服分歧；一面责令海军、陆军加强战备，并着手实施以“Z作战”命名的偷袭珍珠港的作战计划。

11月29日，从上午9点30分开始，日本政府以对美问题为中心，召集重臣进行了座谈。面对各重臣提出的问题，东条又怒又气，大动肝火：“我们一切部考虑进去了，就算我们不打，结果又如何呢？我们不能向英美低声下气。在日华事变中，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丧失16万人，还有200多万在吃苦头。不能再吃苦头了！如果再连续几年这样下去，连打的机会都捞不着了。我们已经丢了不少宝贵的战机！”

下午4点，东条又召开了第74次联席会议。大家同意先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打招呼，告诉他们日美谈判肯定破裂，战争爆发已迫在眉睫。

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这一天的《机密战争日志》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写的：“我们惟有一直打到孙子那一代！”

11月30日，东条首相在大政翼赞会和日本东亚联盟主持的大会上发表“爆炸性演说”：“蒋介石之所以在英、美及共产主义者的诱导下，继续徒劳地抗日，牺牲前途远大的中国青年，原因在于英、美想使东南亚的民族自相残杀，从中获取渔人之利，以实现其统治东亚的野心……为了人类的荣誉和骄傲，我们坚决要从东亚扫除这种行为！”

12月1日下午2点5分，东条在御前会议上宣布日本向美、英、荷三国开战。最后，他又总结说，日本帝国正处于光荣和败亡的十字路口，“天皇陛下亲临会议，我们既惶恐又感激……如陛下决心开战，我们定将竭尽全力以报皇恩。政府与军方更紧密地团结，举国一体，确信必胜，不遗余力，实

现国家目标，以慰圣虑。”

天皇对木户说，赫尔的要求太侮辱人。他在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上盖了御釜，批准了开战决定。

日本当地时间 12 月 8 日早 7 点，日本广播公司广播说：“大本营陆海军 12 月 8 日上午 6 点宣布，帝国陆海军于今日拂晓在太平洋同美、英军进入战斗状态。”

上午，天皇在宣战诏书上盖了御釜，战争正式开始了。

东条通过电台向全国发表讲话，声称西方企图统治世界。“为了粉碎这个敌人，在东亚建立巩固的新秩序，当然必须想到战争的长期性……”

12 月 11 日，希特勒召开国会，发表了向美国宣战的狂妄演说。就在同一天，东条英机和希特勒、墨索里尼又签订了一个新的协定，申明德、意、日三国“在对美、英联合作战取得胜利以前，绝不放下武器”以及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单独请和的“决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条被日军初期的胜利冲昏头脑，侵略气焰更加嚣张，决心一鼓作气，横扫东南亚，把英美势力驱逐出太平洋。

第八编 毒日当空（1941—1942年）

第36章 偷袭珍珠港

计划出笼

1939年8月30日，山本五十六海军中将在皇宫参加了天皇裕仁亲自任命他为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兼第1舰队司令长官的特任仪式，由此开始领导起世界上排名第三的日本舰队。山本五十六原姓高野，1884年4月4日生于本州岛的长冈。其父高野贞吉这一年正值56岁，故而为新生儿起名“高野五十六”。1916年，即将自海军大学毕业的高野五十六少佐被长冈名门山本家看中，收为继承家业的后嗣。从此，高野改名为山本五十六。

山本少壮气盛，在海军里步步高升，先后出访欧美诸国，考察各国海军及军需物资生产情况。1924年9月，山本大佐主动要求调往霞浦海军航空队，抓紧一切机会学习新兴的航空知识，40多岁时学会了驾驶教练机。随着山本对航空领域的日益了解，他相信日本海军的前途在于海军航空兵的强大。只有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航空兵力量，日本才能弥补在海军主力舰方面与英美的差距。1930年12月，山本少将出任海军航空本部技术处处长。他利用这一职位积极改进日本海军的鱼雷攻击机和远程轰炸机，还把生产快速战斗机提到日程上来，为日本发动和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准备了大部分参战飞机，其中包括中型攻击机、九六式陆基轰炸机和著名的零式飞机。1935年12月，山本中将升为海军航空本部部长后，更是为海军航空兵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当时，在日本海军中，大炮巨舰主义仍占据主流地位。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排水量大、火炮威力强的战列舰仍是海战中的决胜武器。在日俄战争中，日本海军就是依靠战列舰的优势才大显神威的。然而，山本五十六认为，航空母舰和海军航空兵的发展，已使得战列舰在未来海战中的作用大大降低。战列舰还来不及开火就会遭到自航空母舰起飞的成百架飞机的猛烈攻击，最终会成为毫无用处的一堆废钢铁。

正是出于对新兴的航空力量的透彻了解，山本五十六才一直对日本海军军令部制定的对美作战要领心存疑问。1936年修订的《帝国用兵纲要》中规定：一旦日美开战，日本陆海军首先协同攻占菲律宾和关岛，迫使美舰队远渡重洋进至西太平洋实施进攻作战；日方则以控制下的南洋诸群岛为基地，先用潜艇和陆基飞机不断削弱美舰队的力量，然后再使用主力舰队进行最后的决战。到1940年时，决战水域已定在马绍尔群岛以北和马里亚纳群岛以东的东经160度以西的水域。

山本认为，军令部的计划中含有很多一厢情愿的成分。美国舰队不一定会去援救菲律宾和关岛，并和日本主力舰队交锋，倒是有可能向日本本土进攻。即使双方海军进行决战，恐怕也是以航空力量的较量为主。

出于以上的考虑，山本就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后把工作重点放在训练航空兵上。在山本日夜不停的督促下，联合舰队逐步完善了俯冲轰炸、高空轰炸、空中鱼雷攻击等技术。

1940年3月，为了检验海军航空兵的作战能力，山本安排了一次代号为“123号作业”的演习。在作为靶舰的“长门”号战列舰上，山本看到一队队机群在统一指挥下出色地进行鱼雷攻击的训练，情不自禁地对身旁的参谋

长福留繁少将说：“参谋长，难道就不能用飞机进攻夏威夷吗？……”

位于太平洋中部的夏威夷群岛以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为太平洋沿岸各国所重视，瓦胡岛上的珍珠港更是各国海军垂涎的目标。美国人在这方面鞭先一着。

位于瓦胡岛南岸的珍珠港入口水道极为狭窄，但港内却以福特岛为中心形成了三个彼此相连的庞大盐水湖。在当地传说中，这里是鲨鱼女神居住的地方。在很久以前，珍珠港的入口水道处横卧着一块珊瑚礁，使得任何吃水深度超过 10 英尺（3 米左右）的船只都无法入内，因而无人光顾这里，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东面 6.5 英里处的檀香山港。

早在 1860 年美国内战爆发前，本打算在檀香山港设立一座加煤站的联邦政府的海军官员们发现了珍珠港的潜在利用价值。于是，美国海军经过与夏威夷王国的长期谈判后，于 1875 年获准在珍珠港设立一座加煤及修理站。到 20 世纪 40 年代时，珍珠港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海军基地之一。它不仅拥有于船坞、系船池、机修车间等所有修船厂的设施，而且还拥有许多占地很广的油罐场。

1940 年春天，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为了制止日本对印度支那的扩张，命令停泊在美国西海岸的美国舰队前往夏威夷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并在演习结束后就留在当地。而在此之前，一支由一艘航空母舰、几艘重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的小舰队，是夏威夷水域里的惟一有点影响的武装力量。

山本五十六利用飞机进攻夏威夷的念头并不仅仅是触景而发。早在 1925 年 12 月—1928 年 3 月任驻美使馆海军武官的时候，他就阅读过一本名为《太平洋战争》的小说。作者拜沃特原是英国派往德国的一名间谍，后开始研究海军，并成为该领域的权威。他在小说里描写了一支日本舰队进攻了美国停泊在珍珠港的舰队，同时还攻占了关岛和菲律宾群岛。山本阅后大感兴趣，将其带回国内，列为海军大学的参考教材。

1936 年，美国舰队成功地进行了一次以航空母舰偷袭珍珠港的实战演习。日本情报机关迅速获得了演习资料，并送交给日本海军。时任海军航空本部部长的山本对该情报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袭击珍珠港的大致轮廓便深埋在他的脑海里。

1940 年 11 月 11 日，英国地中海舰队派出以航空母舰“卓越”号为首的舰队，以舰载飞机对意大利海军舰队的停泊地塔兰托港实施了夜袭，并取得了惊人的成果。英方共击沉击伤意大利战列舰 3 艘、巡洋舰 2 艘、驱逐舰 1 艘，己方只损失 2 架飞机。在世界海战史上，飞机施放鱼雷，对停泊在港口内的舰艇进行袭击，这还是第一次。

塔兰托之战的消息迅速传遍了世界各地。一些极为敏感的军、事观察家指出：该战役的最大意义在于证明了航空母舰编队能够战胜以往海军的头号主力舰只——战列舰，以航空母舰为依托的海军航空兵将成为决定海战胜负的关键因素。

山本五十六同样发现了塔兰托之战的重大意义。他命令日本驻伦敦和罗马的海军武官就此事提出秘密报告。联合舰队的参谋人员们研究后发现，英军鱼雷攻击的是一个水深 42 英尺（约 12·8 米）的港口，而很久以来该深度对鱼雷来说是太浅了。皇家空军为此特制了一种木翼鱼雷，以防止它扎入水底的淤泥中。山本长时间地沉浸在研究报告之中，他清楚地记得，珍珠港水道的一般深度是 40 英尺。

11月下旬，山本将他的袭击珍珠港的初步设想向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作了口头汇报。然而，由于日本的既定国策是向南方扩张，海军在开战之初的任务是配合陆军攻占马来亚、菲律宾、荷属东印度及南洋诸岛。如果像山本所说，集中主要兵力东进夏威夷，则在用兵方向和重点上存在着矛盾。因此，山本的设想没有得到海军首脑人物和海军军令部的认真考虑。

转眼间过了新年，山本依然沉浸在与国力强大的美国开战后的可怕情景之中。他考虑再三，终于得出结论：在日美开战之初，只有孤注一掷，断然对夏威夷的美国舰队进行袭击，并予以沉重打击，除此之外，别无胜途。

1月7日，在停泊于丰后海峡（四国和九州之间）的佐伯湾内的联合舰队旗舰“长门”号上，恰值56岁的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按捺不住内心的骚动，提笔给及川大臣写了一封长达9页的《关于战备的意见》的信件，第一次正式提出了酝酿已久的夏威夷作战的设想。全信分为“战备”、“训练”、“作战方针”和“开战之初应采取之作战计划”四个部分。

关于“作战方针”，山本抛弃了日本海军传统的“邀击作战”战略，主张“开战之初，就猛攻猛打，摧毁敌主力舰队，使美国海军与美国人民的士气沮丧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关于“开战之初应采取之作战计划”，山本把具体进行作战的要领分三种情况作了详尽的论述：

第一种情况：如美主力舰队的大部分停泊在珍珠港内，则“用飞机编队将其彻底击沉并封闭该港”；

第二种情况：如美主力舰队停泊在珍珠港外，则“按第一种情况处理”；

第三种情况：如美主力舰队提前从夏威夷出发前来进攻，则“出动决战部队予以迎击，一举将其歼灭之”。

山本也承认，夏威夷作战蕴藏着极大的危险性。但是，生性好赌的山本在给及川的信中说：“要取得此次作战胜利虽则不易，但只要有关官兵上下一致，抱有为国捐躯之坚强决心，当仰天保佑，获得成功。”

给及川的信发出还不到一个星期，山本又写信给他的密友、第11航空舰队参谋长大西掇治郎少将，告知了他的设想，并请大西对夏威夷作战进行研究，制订出一个初步的作战计划草案。即将年满50岁的大西是日本海军航空界的一员干将，富有独创精神和杰出的实践能力。收到信后，他立即赶到停泊在有明湾的“长门”号上，同山本进行了密谈。回到设在鹿屋（鹿儿岛县）的第11航空舰队司令部后，大西开始苦心孤诣地将山本的设想具体化。

由于日本此时的鱼雷制造技术还未赶上英国人的水平，大西因而放弃了使用鱼雷轰炸珍珠港的念头，而是着重研究高空轰炸和俯冲轰炸的问题。在这个领域里，他得到了在航空母舰“加贺”号上任第1航空战队航空参谋的源田实中佐的支持。

36岁的源田实曾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日本海军军官学校，不久便成为日本海军的王牌战斗机飞行员和战斗机飞行教官。在海军中，他因在中国进行战斗机长距离大规模作战的大胆想法而名噪一时。

源田利用“加贺”号上的官兵就寝后的时间埋头进行研究，然后于3月上旬到鹿屋向大西提交了他的草案。该草案的要点是：

1. 攻击必须在出敌不意的情况下进行；
2. 主攻目标必须是美国的航空母舰，而非山本设想中的美国战列舰；
3. 另一优先目标必须是瓦胡岛上的陆基飞机；

4. 全部可动用的航空母舰都必须参加此次作战；
5. 攻击时必须使用所有轰炸形式——鱼雷、俯冲和高空轰炸，尤其是命中率高且破坏力大的鱼雷轰炸应作为重点；
6. 战斗机必须在攻击中发挥积极作用；
7. 攻击必须在天亮后进行，因为日本海军缺乏在黑夜里使用的精密仪器；
8. 海上加油将是必须的；
9. 全部计划必须在极端机密的情况下进行。

大西未加任何评论就收下了源田的草案。3月10日，大西登上“长门”号，向山本面交了一份更为详尽的报告，它是这位空军将领的思想和海军中对于空中力量最富有首创精神的源田的思想的折中产物。

在源田草案的九项“必须”要点中，最后一条必须极端保密的规定似乎是最难于做到的。就在山本写给及川具有历史意义的那封信之后仅20天，即元月27日，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向美国国务院发出了下述这封电报：

秘鲁公使告诉我的一个馆员，他从包括日本人在内的许多消息来源获悉，当美日关系出现麻烦时，日本人打算动用全部军事力量突袭珍珠港。秘鲁公使认为这些流言是荒谬的，但他认为它们具有足够的重要性，值得向我们转告。

在华盛顿，格鲁的电报辗转通过国务院交给海军部。在这两处，该电报的内容都没有引起太大的注意，只是依惯例于2月1日发给了刚刚上任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赫斯本德·金梅尔上将，同时加了一个附言：

海军情报局对这些流言不予相信。此外，根据日本海陆军目前配置与部署的情报，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存在针对珍珠港迫在眉睫和计划中的行动。

格鲁的电报就这样被束之高阁了。不过，塔兰托之战确实也提醒了美国人。1940年11月22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哈罗德·斯塔克上将发出了一份由作战计划局局长理奇蒙·特纳上校起草的文件。该文件指出：“夏威夷水域最有利可图的偷袭目标，是以那里为基地的舰队。”它又提出：“在港内敷设防鱼雷网……是否更妥当？”

遗憾的是，时任美国舰队司令的詹姆斯·理查森上将对这些很有根据的担心毫不以为然。1941年1月7日，理查森在给斯塔克的备忘录中声称：

似乎找不到一种实用办法，在港内敷设防鱼雷障碍或防鱼雷网，以保护停泊在港内的舰船免受鱼雷飞机的攻击，同时又不限制港内舰船的活动……只要珍珠港是在这个区域的舰队可用的惟一军事基地，任何这类能进一步限制基地使用的被动防卫措施都应避免。考虑到这一点，再加上在目前条件下这种攻击的不可能性，以及在战时面对着积极活动的舰队敌人似乎没有能力把航空母舰开到足够近的地方，敷设这样的网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考虑到时差的因素，可以说，理查森发出备忘录与山本写信给及川海相的时间相差不超过24个小时。

公平地说，美国海军大部分官员并不像理查森这样糊涂。1941年1月24日，美国海军部部长弗兰克·诺克斯在由已提升为少将的特纳起草的信件中告诉陆军部部长亨利·史汀生：

1941年2月1日，美国海军实行新建制，美国舰队被分为三支舰队——大西洋舰队、太平洋舰队和亚洲舰队。

英国机载鱼雷对停泊舰船的成功袭击表明，必须立即采取预防性措施，保护珍珠港在美日作战时免遭突然袭击。最大的危险来自机载鱼雷。当务之急是得到更多的截击机、高射炮和其他雷达设备。

3月31日，夏威夷陆军航空部队司令弗雷德里克·马丁少将和夏威夷海军基地防空部队司令帕特里克·贝林格少将与他们各自的参谋人员紧密合作，撰写了一份题为《关于陆海军在敌人突然袭击瓦胡岛或夏威夷舰队时采取联合行动的综合估计》的报告。该报告可谓是美国方面对日本人未来行动的最准确的预测。

在“形势总结”部分里，该报告这样写道：

一、美国 and “桔子” 的关系正处于紧张和变化之中。

二、“桔子” 以往在采取敌对行动前是不宣而战的。

三、对我方舰艇和瓦胡岛上的海军设施进行突然袭击一旦成功，就有可能在一个长时期内阻止我军在西太平洋上采取有效的进攻行动。

四、当前，我舰队的主力部队应经常在作战海域行动，以便迅速对具有敌对行动的敌水上部队或潜艇部队采取进攻行动。

五、我们认为，“桔子” 的潜艇和快速入侵部队也许有可能在我情报部门发出警报之前就侵入夏威夷海域。

在第二部分“关于对‘桔子，之兵力的考察” 的第二条里，该报告就防卫夏威夷的空军兵力情况作了如下说明：

我们能够使用的航空兵力，取决于定期由美国本土派来的增援飞机的数量。就目前情况来看，我们能够保持使大约半数飞机进行飞行的物资储备。但要使“桔子” 的舰载飞机无法飞抵瓦胡岛，从而达不到其全面发动突然袭击的企图，我们的飞机就必须从瓦胡岛基地起飞并进行长时间充分的巡逻搜索，这从夏威夷的飞机配备情况来看显然是不够的。至于正在计划使用的孤岛空军基地，现在还不能支援对空作战。在第三部分“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 里，该报告指出：

一、宣战之前可能会发生：

1. 潜艇对停泊在夏威夷海域内的美国舰艇进行突然袭击；

2. 对瓦胡岛（包括停泊在珍珠港内的舰艇和军事设施）进行突然袭击；

3. 上述两种行动同时进行。

二、对瓦胡岛最可能也是最危险的进攻方式似乎是空袭。我们相信，这种进攻极有可能是从驶近瓦胡岛 300 海里之内的一艘或多艘航空母舰上发起的。

三、第一次攻击或许表明，有更多的潜艇或更多的飞机正等着防卫的飞机被第一次攻击引开之后，发动新的攻击。

四、任何一艘潜艇的攻击，可能表明存在着一支未被发现的由伴有航空母舰的快速舰艇组成的强大的水面舰队。

五、在拂晓的空袭中，很有可能的是：尽管我们进行了巡逻，但敌人仍然能成功地进行彻底的突然袭击。这可能是我们的驱逐机不能迅速起飞，也可能是因为敌人成功地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第二次攻击部队上引开。

潜艇攻击可能与空袭同时进行。

可以设想，如果山本五十六能看到这份报告的话，他即使胆大包天，恐

怕也不敢进行夏威夷作战了。

然而，令人扼腕叹息的是，2月1日取代理查森的金梅尔上将和2月7日就任夏威夷陆军部司令的沃尔特·肖特中将和他们的上级一样，尽管在理性上都承认日本人突然袭击珍珠港的可能性，但在感性上却不相信这种可能性。美国人相互之间确信无疑地说，日本实际上已经破产，毫无希望地陷在中国泥潭里，比时代落后100年。他们绝对不会冒与头等国家开战的风险。即使日美一旦开战，日本那运行在独轮车上的经济将如同茶杯碰上砖墙一样被粉碎。这种瞧不起日本人的潜意识是美国在开战之初节节败退的重要原因。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先欧后亚”战略。该项战略的实施，令战争物资本来就准备得不够充分的美国更是觉得捉襟见肘。美国在勉强履行在大西洋上援助英国对抗纳粹德国的任务的同时，很难再给太平洋方面的防御部队增添更多的力量了。正如诺克斯1月24日的信件表明的那样，虽然美国陆海军首脑都清楚地认识到，夏威夷急需多种战争物资，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直到战争爆发，夏威夷的防御力量始终没有太大的改观。例如，陆军部许诺给夏威夷陆军部队配备180架B—17飞机，但实际上只给了12架，其中能用于执行巡逻任务的只不过6架；当地指挥官要求拨给300架水上飞机，但只得到了50架，其余250架转让给了英国。

与美国人主观上不相信日本敢于向美国挑战相反，山本五十六则在一心一意地为完善他的设想而努力着。除了给大西写信外，山本还要求联合舰队司令部的参谋们研究突袭珍珠港计划。首席参谋黑岛龟人大佐于1月中旬曾指示航空参谋佐佐木彰中佐审查袭击珍珠港的三种办法。3月末的一天，福留繁参谋长让黑岛看了大西一源田草案。他俩一致认为，如果与美国开战成为必然，他们就把这项计划提交给海军军令部，但目前还应该在联合舰队司令部里再仔细研究一番，解决所有技术上的问题。于是，黑岛在几天之内就把参谋们分成四个初步研究小组：（1）行动和后勤；（2）通信和情报；（3）航行和气象条件；（4）空中和潜艇攻击。

4月10日，在山本强有力的推动下，日本帝国海军迈出了标志其战略设想革命性转变的一步。那天，第1航空母舰战队（“赤城”号和“加贺”号）、第2航空母舰战队（“飞龙”号和“苍龙”号）和第4航空母舰战队（“龙骧”号）合组为第1航空舰队。此外，为第1航空母舰战队和第2航空母舰战队各分配了4艘驱逐舰，分给“龙骧”号2艘驱逐舰。由于“龙骧”号吨位小，相对速度慢，特别是它的舰载战斗机是九六式而非最新的零式战斗机，所以它没有参加珍珠港作战，只是用来支持协同训练。

与舰队改编的同时还对海军人事做了调整。福留繁调到军令部任第一部（作战部）部长。该部在一定意义上可算是日本海军的神经中枢，负责提出、讨论、完善和审查各种作战计划。联合舰队参谋长一职则由伊藤整一少将担任。

至于极为重要的第1航空舰队司令长官一职，则在海军内部依据论资排辈的原则，由南云忠一中将出任。南云曾在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军令部和海军大学等多种岗位上任过要职，是一位鱼雷攻击和大规模作战的专家。但他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他对航空兵的实力和潜力了解甚少。为了弥补南云专业上的这个弱点，海军省任命草鹿龙之介少将当他的参谋长。草鹿虽说不上是一位飞行员，但他曾在小型航空母舰“凤翔”号和大型航空母

舰“赤城”号上担任过舰长，对航空兵有很深的了解。况且，源田实也被任命为第1航空舰队的航空参谋。

快到4月底的时候，草鹿在东京军令部第一部福留繁的办公室里，看到了由大西和源田起草的珍珠港作战计划草案。福留告诉他，这只是一个提议，一切都还未决定。福留请草鹿负责制定一份可行的计划。于是，联合舰队司令部和第1航空舰队开始共同解决山本司令长官这项大胆计划中的一个个技术难题。

随着第1航空舰队的组建，日本帝国海军取得了比美国太平洋舰队更大的战略潜力。山本为他的珍珠港作战找到了一支最佳的打击力量。

谍影憧憧

山本五十六进攻珍珠港的计划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在日本发动进攻时停泊在珍珠港内。要想证明这一点，日本就必须在夏威夷当地建立一个有效的情报网。

日本在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市设有总领事馆，一直在为日本海军提供美国海军在夏威夷的规模、部署和活动的情报。1940年5月，罗斯福总统命令美国舰队留驻夏威夷后，日本海军军令部认为有必要在当地配备一名海军士官专职情报人员，取代对美国海军了解甚少的外务省官员。于是，军令部极为秘密地取得了外务省的谅解，派遣一名海军士官作为总领事馆工作人员，以便准确而又经常地掌握以珍珠港为基地的美国舰队的动向和其他军事情报。

1940年5月的一天，军令部第三部（情报部）第八课（负责搜集英国情报）课长堀内大佐叫来了因病被编入预备役的吉川猛夫少尉，命令他到第五课（负责搜集美国情报）去报到。吉川转到第五课后获知自己将被派往夏威夷，便开始学习美国海军舰艇方面的知识。几天之后，吉川前往外务省，那里的美国局局长给他起了一个外国人很难记住的姓名——森村正。就这样，吉川上午以“森村正”的名字在外务省办公，下午则回到军令部办公，过起了两面人的生活。

1941年2月3日，山本在旗舰“长门”号上会见了军令部第三部的小川贯玺大佐，要求他将主要注意力放在搜集夏威夷美国海军的情报方面，为夏威夷作战的成功提供便利条件。

就这样，吉川猛夫这名已有“美国海军活字典”之称的少尉军官走上了珍珠港这个大舞台。1941年3月27日上午，吉川搭乘日本邮船会社的“新田”号客轮从横滨抵达檀香山。在到达努阿努街1742号的日本总领事馆后，吉川立即向总领事喜多长雄递交了军令部第三部的密信。喜多阅信后把吉川安排在他的内部私室的隔壁屋子里。从此，吉川便以“森村正书记员”的名义开始在夏威夷群岛活动。

吉川身穿绿色西装裤和鲜艳的夏威夷衬衫，头戴插着羽毛的当地帽子，混迹于当地大量的日裔美国人中间，很难被美国的反间谍机关发现。他雇了一辆出租车，借兜风之机四处观察地形。他惊喜地发现，瓦胡岛就像一个敞开的金鱼缸，很容易找到适合观察珍珠港和各个军事基地的地方。例如，位于阿莱瓦高地上的日式酒馆“春潮楼”就很适于观察珍珠港及其东侧的希卡姆机场。更难得的是，“春潮楼”不但有漂亮的艺妓供吉川取乐，在二楼的房间里还有一架望远镜！当吉川眺望珍珠港内庞大的美国太平洋舰队时，想起自己每天在军令部的桌子上看到的美国海军舰艇模型，一种难以形容的感情便油然而生。

吉川在乘坐观光飞机对夏威夷各岛进行侦察后，得出结论：除了珍珠港内，其他地方都没有美国海军舰只。于是，他就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对瓦胡岛的侦察上。瓦胡岛上除珍珠港以外还有许多军事基地，有的正在扩建，有的正在建成，它们的情况以及岛上的兵力调动和加强情况都需要搞清楚。为此，吉川对总领事馆的工作常常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白天，他时而穿着农业工人的制服，藏在甘蔗地里，偷窥附近的军事基地，时而装扮成钓鱼者，在海军基地附近徘徊；夜里，他则邀请那些在街道上闲逛的美国水兵去酒吧喝酒。在酒精的麻醉作用下，水兵们不时地泄露出一些有关军务的情报。

日积月累，吉川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终于给他带来了成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每到星期六和星期日总有一大批军舰停在港内。为了侦察飞机巡逻的情况，他常常很早就离开总领事馆去一些特意挑选的地方，在那里观察飞机的架数、飞行方向、出发及返回时间。他不敢使用双筒望远镜，只得用肉眼观察。但是，飞机很快就会飞出他视力所及的地方，使他无法精确知道它们飞往何处。但是，他终于有了一个重大发现——美国人从来不向瓦胡岛的北面派遣巡逻飞机。

1941年5月12日，吉川来到夏威夷才一个半月，就向东京发回了第一份情报：

东京松冈外务大臣

一、11日在珍珠港停泊下列舰艇：

战列舰 11 艘：“科罗拉多”号、“西弗吉尼亚”号、“加利福尼亚”号、“田纳西”号、“爱达荷”号、“密西西比”号、“新墨西哥”号、“宾夕法尼亚”号、“亚利桑那”号、“俄克拉何马”号、“内华达”号；

重巡洋舰 5 艘：彭萨科拉型 2 艘、旧金山型 3 艘；

轻巡洋舰 10 艘、驱逐舰 37 艘、驱逐舰领舰 2 艘、潜水领舰 1 艘、潜艇 11 艘、运输船及其他船只 10 余艘。

二、“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在 2 艘驱逐舰的护卫下，正在瓦胡岛东方海面上执行任务。

檀香山喜多总领事

在对珍珠港的军事情报作了深入了解之后，吉川决定主动搞清楚夏威夷的气象情况。当时，日美两国为了保守军事秘密，从不公开在报纸上刊载每天的天气预报和气象图。为此，吉川曾跑到夏威夷大学、市图书馆等地去查阅资料，但都一无所获。功夫不负有心人，9月的一天，吉川找到了一位日裔的业余天文学家。这位进行了 30 年天文研究的老天文学家告诉吉川，夏威夷 30 多年来没有经历过一次暴风雨，而且在瓦胡岛上东西走向的山脉北面总是阴天，而南面总是晴天。吉川听后如获至宝，因为这意味着飞机可在瓦胡岛上空不受季节限制地飞行，难怪美国海军把珍珠港作为它在夏威夷群岛的惟一基地呢。

虽然夏威夷的美国陆海军反间谍机关和联邦调查局未能发现吉川的间谍活动，但是，华盛顿的情报人员却能破译日本外务省与驻外使领馆的往来电报。1940年8月，在威廉·弗里德曼陆军中校的不倦领导下，美国陆海军联手制造出了一台自动破译密码仪器。当时，日本人同时使用着几种外交密码。其中最机密的密码系统被称作紫码，用于东京与驻外使馆的电报，而密级较低的、被称为 J 码的密码则用于外务省与许多驻外领事馆之间的电讯，自然也包括檀香山的总领事馆。美国人给对紫码及其派生码的破译取了一个

神奇的名字——“魔术”。有了“魔术”，就意味着美国政府事实上完全知道东京给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的指示及他从大使馆发回的报告，吉川的电报自然也不会例外。

遗憾的是，美国人并没有充分利用“魔术”的潜力。由于缺乏制造紫码破译机的元件，1941年，美国共有8架紫码破译机。华盛顿有4架，分给陆海军各2架；菲律宾麦克阿瑟处有1架，因为那里是截收日本电讯效果最好的地方；另外3架则送给了英国。这样一来，夏威夷地区就没有紫码破译机。再加上没有足够的无线电设备，各个监听站截收到的电讯无法迅速地发往华盛顿，只得使用普通航空邮路寄送。如果天气情况不好，就只好改用火车或是轮船传递电讯。当时，夏威夷和美国本土之间每周只有一次空中航班。

截收到的电讯即使到了华盛顿，仍然要受到拖延之累。电讯首先由陆海军的通信局负责解码，然后再交给陆海军情报局的远东科，由那里的工作人员翻译成英语。最后，电报译文才送给有关人士阅读。为了保证“魔术”秘密不致外泄，1941年的一项协议规定，有资格阅读“魔术”情报的权威人士只有12位，即所谓的“12使徒”——总统罗斯福、总统军事顾问埃德温·沃森少将、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陆军部长史汀生、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上将、陆军作战计划局长列奥纳德·杰罗准将、陆军情报局长谢尔曼·迈尔斯准将、海军部长诺克斯、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上将、海军作战计划局长特纳少将和海军情报局长迪奥多尔·威尔金森上校。太平洋舰队司令官金梅尔和夏威夷陆军部司令肖特均无缘看到“魔术”情报。

1941年9月24日，军令部第三部的小川贯玺大佐通过喜多给吉川发来一封电报，要求他把珍珠港水域分为五个部分，报告太平洋舰队主要舰艇在水域内的停泊位置：

檀香山喜多总领事

今后望你尽可能根据下列各点提供有关舰艇方面的情况报告。

一、把珍珠港水域大致分为五个小水域。不过，你不妨可以报告得简略一些。

A 水域：福特岛和海军工厂之间的水域；

B 水域：靠近福特岛南部和西部的水域（此水域从A水域看来位于岛的另一侧）；

C 水域：东部海湾；

D 水域：中部海湾；

E 水域：西部海湾以及通往海湾的各条水道。

二、关于战列舰和航空母舰，首先要报告锚泊中的；其次报告系留于码头、浮标及船坞上的（并扼要标出舰型和舰种。可能的话，还请记下何时有两艘或两艘以上的舰只在同一码头并排停泊）。

东京丰田外相

夏威夷陆军部所在地沙夫特堡的监听站准确地截收到了这封电报。9月28日，未被破译的该电报由轮船送往旧金山，运到华盛顿的陆军部时已是10月3日了。10月9日，陆军情报局将其翻译成英文。从该电报被截收时算起，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由于夏威夷没有紫码破译机，金梅尔和肖特两位将军自然无法及时知道日本人已经准备对太平洋舰队下手了。

美国陆军情报局远东科科长鲁弗斯·布拉顿上校通过对这份所谓的“炸弹弹着点标示图”的分析研究，认为日本人对珍珠港表现出了不寻常的兴趣。

可是，他的上级们都认为这是海军的事情，而他的海军同行们则把它视作日本人简化通讯和降低成本的企图。更为荒唐的是，陆海军的首脑人物都想当然地认为夏威夷方面的指挥官同样能看到这类电报。于是，这份“炸弹弹着点标示图”就被束之高阁了。

吉川猛夫对这份电报却不敢怠慢。9月27日，吉川拍了一封电报，对停泊在珍珠港之内的舰艇位置作了更为详细的划分。电文内容如下：

根据你第083号来电的要求，今后将使用下列符号表示舰艇位置：

KS：海军工厂内的维修码头。

KT：海军工厂内的1010号码头。

FV：福特岛附近的舰艇停泊处。

FG：福特岛的横靠码头（东侧与西侧分别用A和B区别）。

美国海军10月10日翻译出这份电报，刚好比陆军翻译出第083号电报晚了一天。然而，没有人将两封电报联系起来考虑，该电报也被存入档案。

10月23日，自横滨出发的日本邮船会社的“龙田”号客轮抵达檀香山。喜多总领事上船后，一位自称是外务省监察员“前田国昭”的人悄悄递给喜多一个纸捻，请他转交给吉川，并且务必在第二天“龙田”号离开檀香山之前作出答复。实际上，这位“前田国昭”是军令部第三部第五课的中岛凑少佐，那个纸捻上列有97个有关太平洋舰队活动的问题。另外，伪装成船上工作人员军令部的情报人员还交给喜多一个包裹，内装140张百元美元现钞，供“准备无线电发报机、建立使用业余无线电人员的备用通讯渠道”之用。

当晚，吉川就根据他七个月以来费尽心机搜集到的情报，通宵达旦地对97个问题一一作了回答。其中对几个重要问题的回答如下：

问：“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在一般情况下，星期几在珍珠港内停泊的美国军舰最多？”

答：“星期日。”

问：“日出时和日落时，有多少架大型水上飞机从珍珠港起飞进行巡逻飞行？”

答：“日出时和日落时，都约有10架飞机进行巡逻飞行。”

问：“航空基地设在什么地方？”

答：“在地图上标有希卡姆机场和惠勒机场的位置。”

问：“珍珠港入口处是否设有防潜水艇网？”

答：“恐怕是有的，但防潜水艇网的类型等详细情况不清楚。”

问：“舰队是否每个星期都出港？驶往何处？执行什么任务？特别是航空母舰的情况如何？”

答：“大体上是每个星期都出港，但详细情况不明。”

从吉川的回答可以看出，在他的目力所及的范围，他都搜集到了大量的准确的情报，这些情报对山本五十六攻击珍珠港计划的最终定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挽弓搭箭

1941年6月22日拂晓，希特勒德国开始向苏联发起全面进攻。7月2日，昭和天皇裕仁主持召开了御前会议，通过了《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确定了不借以武力向东南亚扩张的国策，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的大门终于彻底打开了。

山本五十六本能地感到日美交战已不可避免，于是便加快了联合舰队的

作战准备。第1航空舰队在南云忠一的率领下，把训练重点放在不同类型的飞机协同作战上。“夏威夷作战计划”则在“Z作战计划”的名义下由草鹿龙之介领导的参谋班子继续完善着。

草鹿亲自负责研究把攻击舰队带到预定地点，他的高级参谋大石保中佐研究整个作战计划的细节，源田则负责一切与飞行有关的计划。

为了把舰队带往夏威夷，草鹿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舰队必须在途中加油，二是舰队在远距离航行时不被敌人发现。

最有利的航线是哪一条呢？

他本能地选择了北太平洋那条寒冷的、波浪滔天的航线。北太平洋被称作“荒芜人烟的海”，一般没有船只从那里经过。它在檀香山—横滨航线的北面，在旧金山—横滨航线的南面，旧金山航线向北快要延伸到阿留申群岛了。两条航线之间通常没有船只来往，只有白浪滔天的大海和乌云密布的天空。

由于北太平洋这条航线以它的波涛汹涌闻名，因此加油会很困难，但是还是有可能加油的。

草鹿为了验证他的理论，要求航海参谋笹部乙次郎汇报过去10年间在冬季横跨北太平洋的船只的种类和国籍。笹部少佐回答说，为了避开暴风雨气候，没有一条船在11月或12月在北纬40度以北的地区航行。

另外，攻击舰队的出发地点必须隐蔽和偏僻……毫无疑问应在千岛群岛。大石考虑了这个问题，也考虑了舰队的组成以及如何集合起来的问题。

源田检查了空袭的每一个方面。空袭应在黎明时分，应该包括战斗机和轰炸机以摧毁瓦胡岛上的各个机场上的敌机；鱼雷飞机和俯冲轰炸机及高空轰炸机则追逐大型舰艇；众多的战斗机为整个空袭行动提供空中掩护。

一小时内应有两轮攻击波。首选目标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大型航空母舰，然后是战列舰和巡洋舰。

全部空中作战应有一人担任指挥。源田推荐了渊田美津雄中佐。39岁的渊田已经积累了3000个小时的飞行时间，曾在中国上空作战过，是一名技术高超的海军航空兵军官。

在炎热的夏季里，联合舰队的飞行员们日以继夜地进行备战训练。虽然他们不知道未来的攻击目标是什么地方，但他们清楚，未来的行动具有重大的意义。

由板谷茂少佐指挥的战斗机飞行员们在日本列岛最南端的九州佐伯空军基地和大村基地为了一场大规模空袭作准备工作。他们集中训练掩护轰炸机、保护航空母舰和射击靶舰。他们在新装备的零式飞机中练习着编队空战，以增强技术不太熟练的飞行员的信心。到1941年10月时，日本已生产出150架这种新型飞机，但还不够供应第1航空舰队和第11航空舰队。

由江草隆繁少佐指挥的俯冲轰炸机的飞行员们则在宫崎县的富高空军基地训练，把拖笊当成靶子以提高命中率。在笠之原和大分空军基地也进行了更多的训练。由于1941年上半年日本海军把俯冲轰炸机的型号从九六式换成了九九式，因而俯冲轰炸的水平稍低于1935年以来的平均45%的命中率。但当飞行员逐渐习惯了新机型之后，平均命中率又上升到了50%甚至60%。

高空轰炸机和鱼雷飞机的训练则在鹿儿岛湾口的上空进行。这是因为鹿儿岛小镇附近的地形与珍珠港很相似——空间狭窄、建筑拥挤、烟囱林立，联合舰队特意选择在这里的出水和鸭池基地进行训练。由古川和泉中尉率领

的高空轰炸机的飞行员们为了提高命中率，两人结成一组固定搭档，密切配合，终于将命中率由 10% 提高到 30% 以上。

由村田重治少佐指挥的鱼雷飞机的飞行员们则遇到了一个大难题。由于珍珠港的平均水深为 40 英尺（12 米），而日本制造的鱼雷起码的入水深度也有 60 英尺（18 米），以至于飞行员们不得不冒险把飞机的飞行高度降到离水面 40 英尺，再把鱼雷施放出去。即使这样，施放效果仍不理想，相当一部分鱼雷还是扎入水底的淤泥中。源田只得死死缠住横须贺海军基地的鱼雷专家们，要他们研制浅水鱼雷。鱼雷专家爱甲文雄大佐用飞机平衡器做成稳定尾鳍，安装在鱼雷上，大大减轻了鱼雷的下沉。经过施放鉴定，达到了在 40 英尺深的水域里成功击中目标的效果。于是，就将这种鱼雷作为特急项目，向长崎的三菱兵工厂订货制造。10 月 30 日，第 1 航空舰队总算收到了 5—10 枚这种改制鱼雷，急忙开始了施放训练。

在北面的伊予滩和丰后水道，潜艇部队的官兵们也正在进行秘密演习。夏威夷作战为日本人的一种秘密武器——特种潜艇——提供了实验机会。这种袖珍潜艇重约 46 吨，携带 2 枚鱼雷和 2 名乘员。日本人计划用普通潜艇携带它，待接近珍珠港时放出，让它自行溜入珍珠港。但由于特种潜艇无法被回收，发起攻击后艇上人员无法逃生，因而该计划最初被山本退回。后来，日本人决定让特种潜艇攻击后开到预定水域，艇上人员由普通潜艇接走。这样，特种潜艇参加夏威夷作战的问题才落实下来。

8 月，在日本海军正常的人事调动中，51 岁的字垣缠少将担任了联合舰队参谋长，伊藤整一则调往军令部担任次长。本来还要对中下层军官进行大规模的调动，但山本担心调动会打乱舰队的备战节奏，故积极抵制了这次调动，从而为夏威夷作战保留了大批熟练的官兵。

9 月 1 日，日本海军下令全面实行战时编制。

9 月 6 日上午，在日本皇宫千种厅召开了御前会议，讨论《帝国国策实施要领》。决定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朝代的国家命运的重要御前会议几乎都是在这间大厅内举行的。在空前紧张的气氛中，会议决定：为了建成大东亚共荣圈，不惜对英、美开战。

9 月 11 日，应山本的要求，一年一度的海军图上演习提前在东京目黑区的海军大学举行。主会场是用于研究占领菲律宾、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南部地区的计划的，另外一间较小的房间则作为演习进攻珍珠港的场所。

支援陆军进攻香港、菲律宾、马来亚、荷属东印度以及西太平洋诸岛的演习持续了四天。之后，经过山本挑选的日本帝国海军的高官们怀着浓厚的兴趣，来到小房间里观看夏威夷作战演习，但永野修身军令部总长和伊藤次长没有露面。

随着远征阶段的完成，指挥敌对两军的将军们纷纷退下，由指挥日本舰队的字垣将军与代表美国的军令部小川大佐对抗。

第一次演习结果很糟糕，字垣和他的攻击舰队被发现了，他的 1/3 飞机被击落，2 艘航空母舰被击沉。第二次演习较为成功。演习裁判判决说，美国人遭到了奇袭。

然而，海军军令部和包括第 1 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南云中将在内的许多高级军官并没有被说服。他们仍然希望先占领东南亚，再把美国人从珍珠港吸引出来，最后在日本近海取得决战的胜利。

将军们的反对声甚至传到了日本陆军的耳朵里，以至于陆军参谋总长杉

山元大将飞往联合舰队的旗舰，会见山本。杉山再次得到保证，珍珠港的胜利只会对陆军有好处，该项作战不会动用陆军的一兵一卒。杉山则向山本保证，陆军不反对夏威夷作战。

一直负责完善夏威夷作战计划的草鹿龙之介也被计划中存在的诸多困难吓倒了，他不得不承认该计划实在是太冒险了。在9月底于鹿屋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第1航空舰队和担任未来南方作战任务的第11航空舰队决定派草鹿和大西沈治郎向山本面陈取消这次作战的理由。

10月3日，草鹿和大西登上了“陆奥”号，向山本面陈反对意见。大西详述了南方作战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和在菲律宾作战中急需航空母舰的支援，而山本则让航空参谋佐佐木彰中佐论证了第11航空舰队的力量恰好能够完成进攻菲律宾的任务。草鹿一时性急，声称山本的计划是投机性的，从而越出了上下级应有的礼貌界限。山本发火了，他再次重申了自己的坚定决心，拒绝改变主意。

随后，当草鹿就要离开时，深谙用人之道的山本破格地送行到船舷旁的扶梯前。他拍着草鹿的肩膀说：“你说的我完全理解，不过，进攻珍珠港是我坚定不移的信念。希望你今后不要再唱反调了，要努力去实现我的信念。为了进行夏威夷作战，我将不遗余力地满足你的要求。”

草鹿面对山本强大的个人魅力无法不屈服。

为了彻底平息联合舰队内部的反对意见，山本于10月上旬在“长门”号上举行夏威夷作战特别图上演习。13日下午，山本召集50多位高级军官在后甲板上开会，请他们依次说出对夏威夷作战计划的意见，并声明不作记录。将军们接二连三地表达了他们的担心，唯一支持山本的是第2航空母舰战队的山口多闻少将。

将军们发完言后，山本一个个地谈到了反对意见，并说这些意见都会得到考虑。但是，他断言，不攻击珍珠港，南进就会失败；不攻击珍珠港，日本就没有取胜的希望。最后，他用一种快刀斩乱麻的声调排除了可能有的任何一丝误解：“只要我是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就必须攻击珍珠港。希望大家充分支持我，回到各自的岗位上，为作战成功而努力。”

会议结束了，舰队的秩序得到了恢复。但是，海军军令部仍持保留态度。

10月15日，对与美国开战心存畏惧的近卫文麿辞去首相一职，由持强硬态度的东条英机大将继任。山本五十六决心与军令部摊牌，迫使他们接受夏威夷作战计划。

10月16日，草鹿少将为了说服军令部批准在夏威夷作战中动用六艘航空母舰的计划，来到军令部。岂知第一部第一课课长富冈定俊大佐以南方作战兵力不足为主要理由，不但对动用六艘航空母舰表示反对，就是对夏威夷作战计划也不同意。

18日，黑岛龟人大佐受山本的派遣，到军令部面见富冈，阐明理由。富冈仍然拒不同意使用全部六艘航空母舰。这时，黑岛使出了他的“杀手锏”：“山本大将坚持认为他的计划应该予以采纳。他授权我声明，如果计划不被批准，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不再对帝国的安全负责。那样的话，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辞职，他的参谋人员也都将辞职。”

富冈震惊地望着山本的这位首席参谋。这个威胁所蕴含的问题超出了他的权力范围。他说：“我们必须去见福留将军。”

当山本的前参谋长认识到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决心已经不可动摇后，他

就中止了进一步的讨论，把黑岛带到军令部次长伊藤整一中将的办公室。

同样担任过山本的参谋长的伊藤听完黑岛的说明，就走进总长办公室同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大将进行仔细商谈。一会儿，永野来到次长办公室对黑岛说：“既然山本司令长官有这样大的信心，那我作为军令部总长就有责任按照他所希望的那样去做。”

就这样，根据永野总长的决定，受到重重阻力的夏威夷作战计划终于被纳入到军令部的作战计划中了。但是，在距离选定的开战日期还剩 50 天的此刻，山本的计划仍存在着两个冒险因素：一是被美军发现；二是美国的大型航空母舰不在珍珠港内。

11 月 1 日抵达檀香山的“大洋”号客轮为降低第一个冒险的系数作了最后一次努力。这艘从横滨开出的客轮很是奇怪，本应挂在乘客休息室里的航线图神秘地消失了，工作人员中间混杂着几张陌生的面孔。实际上，“大洋”号并没有走以往的固定航线，而是走在草鹿为进攻珍珠港的机动部队指定的那条北太平洋航线上。装扮成工作人员的海军军官调查了这条航线上的气候和洋面情况，以及能否在洋面上补给燃料、使用水上飞机和会不会遇到其他国家商船的问题。

在檀香山，由于美国方面戒备森严，侦察员未能上岸，但通过船上的观察和夏威夷总领事馆提供的材料，还是搜集到了许多重要的情报。休整了五天之后，“大洋”号缓缓驶出了檀香山港，于 11 月 17 日返回横滨。随着“大洋”号的离去，夏威夷同日本最后的直接联系从此中断了。

11 月 5 日，与御前会议重新审查通过《帝国国策实施要领》的同时，山本五十六签发了“联合舰队机密作战命令第一号”。在该命令的附件中规定：“以先遣部队、机动部队、南洋部队、北方部队、主力部队对美国舰队进行作战。”这份长达百余页的作战令，还包括了上千个具体细节。简而言之，日本的领土野心，要求它在太平洋几乎所有的角落同时采取行动，其中甚至包括苏联的沿海诸省。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制定过范围如此之广的作战计划。

11 月 19 日，作为特别攻击队的 5 艘潜水母艇，在其甲板上各运载着 1 艘特种潜艇，向着珍珠港外面的指定地点东进而去。

11 月 23 日，由南云忠一率领的进攻珍珠港的机动部队全都集中在日本北部千岛群岛中最大的岛屿择捉岛的单冠湾里。

机动部队的舰艇共有 30 艘，其中包括：航空母舰 6 艘（“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飞龙”号、“翔鹤”号、“瑞鹤”号），高速战列舰 2 艘（“比睿”号、“雾岛”号），重型巡洋舰 2 艘（“利根”号、“筑摩”号），轻型巡洋舰 1 艘（“阿武隈”号），驱逐舰 9 艘，潜艇 3 艘，加油舰 7 艘。

与此同时，为了迷惑美国人，在鹿儿岛、出水等基地仍维持有大批飞机不停地飞行。在通讯方面，驻扎在当地的教练部队仍像机动部队在此训练期间那样，在同一时间、用同一波长发出大量讯号，仿佛南云的第 1 航空舰队仍在此地进行常规训练。

山本五十六此时得到陆军的同意，把开战时间推迟一个星期。于是，日军大本营秘密决定，与美国开战的时间定在夏威夷当地时间 12 月 7 日星期日早晨 8 点。

11 月 22 日夜，从“大洋”号上下来的军令部铃木英少佐急忙赶到单冠湾，向南云和他的参谋们介绍了珍珠港的如下情况：

一、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舰艇仍按以前的方式进行着训练，每逢星期一出港，最迟星期六回港；

二、大型舰艇的停泊地区都在福特岛周围，战列舰成双并排停靠在一起，外侧的战列舰必须用鱼雷攻击之，内侧的战列舰必须用飞机轰炸之；

三、航空母舰的所在位置不明，但有 2—3 艘航空母舰在夏威夷水域游弋；

四、珍珠港港口没有敷设水雷，但估计其四周装置着完备的防潜艇网；

五、除了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以外，飞行训练颇为活跃；

六、好像没有出动飞机进行大规模的空中训练；

七、除了 11 月 7 日发现在希卡姆空军基地大飞机库上空有两只直径为 4.5 米的黄色圆气球和一只深绿色的固定气球外，未看到有阻塞气球；

八、瓦胡岛附近的气象情况是少雨，飞行方面没有困难。

早晨，瓦胡岛的群山之巅多半为云层覆盖，中午以前天气常常十分晴朗，但下午却又有一些残云。

铃木的报告虽然有一些空白点，却极有价值，它证实了日本人作计划时所考虑到的各种因素的准确性。然而，它仍然不能使南云从重重顾虑中摆脱出来。他连连向铃木发问：“进击途中或目标区内是否有被发现的可能？瓦胡岛美军的警惕性如何？珍珠港内找到美国舰队的概率有多少？美军报复的可能程度如何？”铃木无法一一解答，只得重复他对军令部上司说过的话：“看来一切都对机动部队有利。”

11 月 26 日清晨 6 点整——华盛顿时间 11 月 25 日 16 点——夏威夷时间 11 月 25 日 10 点 30 分，“赤城”号旗阴上升起了信号旗，通知各舰起锚。半小时后，南云率领庞大的机动部队，迎着时而飘落下来的雪花，从单冠湾出击，踏上了远征珍珠港之途。

就在机动部队从单冠湾出击前三小时，美国陆军部部长史汀生收到陆军情报局送来的一份报告。该报告说：“日本陆军的大批部队从上海搭乘由四五十艘运兵船组成的一支船队正沿着中国海岸南下，驶往台湾南部……”

史汀生立即打电话向罗斯福总统通报了这一情况。经过最高军事会议的讨论，27 日，美国陆海军首脑分别向各自的海外下属发布了战争警告令。

马歇尔参谋长通知夏威夷陆军部司令肖特中将：

同日本的谈判，看来不会有任何实际目的，日本政府再次提出继续谈判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日本将要采取什么行动，现在很难估计，但战争随时可能爆发。倘若战争不能（重复“不能”两字）避免，美利坚合众国希望日本首先开始实施行动。这一方针不应该（重复“不”字）被解释为，使你部局限在实施一种会导致你部防御陷于瘫痪的行动。日本发动战争之前，你部务必实施必要的巡逻和其他必要措施，但在实施具体措施时，务请不要（重复“不要”两字）惊动民众和暴露真正企图。务请汇报实施的措施。一旦战争爆发，你部应实施“彩虹 5 号”中有关日本的计划。本电属绝密文件，限发至少数负责军官。

肖特认为，日本人敢于来犯的可能性极小，因此只是下令官兵们防范破坏活动。这不仅把武装力量的注意力从对付夏威夷面临的迫在眉睫的真正危机上引开，而且为了防范破坏还把不带弹药的飞机集中在一起。这样，当日本人飞到瓦胡岛的上空时，不但未受到任何拦截和阻击，而且还很容易地就消灭了那些集中在一起的“战争武器”。

斯塔克作故部长也向金梅尔和亚洲舰队司令托马斯，哈特上将发出一封内容相似但语气更加决断的电报：

本电应被视为战争警告。同日本进行的关于寻求太平洋稳定的谈判业已结束，一场由日本人发动的侵略战争预计在几天里将会爆发。日本军队的数量、装备及其海军特遣舰队的构成，均表明他们将对菲律宾或泰国或克拉地峡可能还有婆罗洲进行水陆两栖远征讨伐。务请实施适当的防御部署，准备完成第 46 号作战计划中规定的任务。请通报海军军区和陆军当局……

日本军队的南进有效地掩护了机动部队的东进，美国军队首脑的眼睛全都盯在东南亚。他们虽然让金梅尔采取适当的防御措施，但在主观上却认定日本人不致傻到要向所谓“世界上最强大的堡垒”进攻。正是美军从上到下的麻痹大意，才让上帝把幸运的金苹果扔给了日本人。

剑已出鞘

12 月 1 日下午 2 点，在东京皇宫的千种厅召开了决定日本帝国兴亡的御前会议。会议决定：

根据 11 月 5 日决定之《帝国国策实施要领》而进行的对美谈判最后未获成功，故帝国决心对美、英、荷开战当天凌晨零点，日本海军为了干扰美国无线电谍报工作并掩盖夏威夷作战企图，再次更换了一个月前刚刚更换过的舰队无线电通讯呼号。

当天晚上，向珍珠港方向东进的日本机动部队越过东经 180 度的国际日期变更线，进入了西半球。

12 月 2 日下午 5 点 30 分，在“长门”号上坐镇指挥的山本五十六向机动部队发出密电：“攀登新高山 1208。”意思是：“开战日期定在 12 月 8 日。”

在珍珠港潜伏的吉川猛夫也收到了以东乡茂德外相的名义发来的军令部密电：

鉴于目前形势，查明美国战列舰、航空母舰、巡洋舰在珍珠港的停泊位置是极为重要的。因此，望今后尽可能每天报告这方面的情况。另外，请电告珍珠港上空有无阻塞气球，或有无施放这种气球的迹象。并请告知我们敌战列舰周围是否敷设了防鱼雷网。

在吉川到职后不久的那段日子里，东京要求他每星期大约提供一次情报。到 8 月份以后，就要求他每三天提供一次情报，而现在终于要求他每天提供一次情报了。

吉川看完电报后敏锐地感觉到日美之间就要开战了，而且日本的攻击目标就是几个月来他一直在观察着的美国太平洋舰队。

吉川不敢怠慢，第二天便请喜多总领事将他最近几天搜集到的情报发回东京。

11 月 29 日下午（夏威夷时间）停泊在珍珠港内的舰艇情况如下。

A 水域

KT 有“宾夕法尼亚”号、“亚利桑那”号；

FV 有“加利福尼亚”号、“田纳西”号、“马里兰”号、“西弗吉尼亚”号；

KS 有“波特兰”号；

进入船坞的舰艇有：甲级巡洋舰 2 艘、驱逐舰 1 艘、潜水艇 4 艘、驱逐舰母舰 1 艘、巡逻艇 2 艘、重型油船 2 艘、修理舰 2 艘、扫雷艇 1 艘；

B 水域

FG 有“列克星敦”号；

其他舰艇有：“犹他”号、甲级巡洋舰 1 艘（旧金山型）、乙级巡洋舰 2 艘（奥马哈型）、炮艇 3 艘；

C 水域

甲级巡洋舰 3 艘、乙级巡洋舰 2 艘（檀香山型）、驱逐舰 17 艘、驱逐舰母舰 2 艘；

D 水域

扫雷艇 12 艘；

F 水域

无舰艇停泊。

12 月 2 日下午（夏威夷时间）情况无变化。

未见有待命启航的趋势，舰上人员之上岸情况仍与往常一样。

吉川提供的巡洋舰和驱逐舰数目，与事实稍有出入，但其他主力舰的数目是准确无误的，而主力舰正是机动部队最为关注的目标。

12 月 4 日，东京的外务省正在起草准备递交给美方的中止外交谈判的照会草稿。然而，在海军内部，一些军官强烈反对在战争实际爆发前给对方以警告。按照外务省的设想，该照会的前 13 个部分将和一系列指示电于 12 月 6 日发往华盛顿，而宣告谈判中止的最后部分将于 12 月 7 日再发往美国，由野村于当地时间 12 点 30 分递交给赫尔国务卿。

正当外务省的官员们字斟句酌地起草照会时，海军军令部次长伊藤整一中将突然不请而至。他告诉东乡外相，递交照会的时间必须推迟半小时，改在下午 1 点。东乡询问原因，伊藤推托说是永野军令部总长最初的计算有错误。不过，伊藤保证说，新的时间安排仍然能够保证照会在开战前递交给对方。

华盛顿时间下午 1 点，恰好是夏威夷时间早晨 7 点 30 分，也就是山本袭击珍珠港的预定开始时间前 30 分钟。东乡追问究竟比开战早多少时间，伊藤则以军事秘密为由拒绝回答。

5 日晚 7 点，潜伏在瓦胡岛的吉川又向东京发出电报：“5 日下午港内有列舰艇：战列舰 8 艘，轻巡洋舰 3 艘，驱逐舰 16 艘。”

早些时候吉川的报告中提到的航空母舰此时都已离开了珍珠港。当天上午 8 点，由约翰·牛顿少将率领的第 12 特混舰队前往西北方的中途岛，舰队阵容中有“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3 艘重巡洋舰和 5 艘驱逐舰。

由绰号为“公牛”的哈尔西中将率领的包括“企业”号航空母舰在内的第 8 特混舰队，在完成向夏威夷西方的威克岛运送海军战斗机的任务后，正在返回的路上。该舰队原定于 7 日早晨 7 点 30 分进入珍珠港港口（即日本飞机开始进攻前 25 分钟），但由于受天气影响在给驱逐舰补给燃料时耽误了时间，因而幸运地没有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

“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则已返回美国西海岸。

这样，太平洋舰队的航空母舰均不在珍珠港内，日本人失去了头号打击目标。不仅如此，重巡洋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和“明尼阿波利斯”号也都离开了港口。这些侥幸躲过一场大劫的舰艇成为日后美国向日本复仇的有力武器。

南云的机动部队此时仍然以中等速度向东南方前进。天空阴云密布，洋

面上刮起了每小时 20 海里的大风，巨浪撞击着军舰。

漫天的浓雾不时地把舰队包裹在其中，以至于很难保持应有的阵形。军舰甲板上到处是水，还不时地倾斜起来，一名海军士官跌到了舷外。

恶劣的天气虽然为机动部队提供了一层伪装，但南云对前景的担忧并没有减少一分。这场长途奔袭战快要达到高潮了。

在瓦胡岛的南岸外，日军的潜艇部队已经悄悄地进入了指定的位置。其中一些潜艇将切断摩洛凯水道，另外一些则在珍珠港外逡巡。有五艘潜水母舰将把特种潜艇送入珍珠港内去发起攻击，另外两艘则去查看茅伊岛外的拉海纳锚地是否有美国军舰。

当天下午，南云收到东京发来的一份警告电报，说是有一艘苏联船正航行在机动部队附近。六架战斗机为此紧急从“加贺”号上升空，但一无所获，又返回到甲板下的机库里。

夜色刚刚降临，舰队上空又出现了一个光点。各舰上的官兵们都进入了战斗岗位。结果发现这个光点原来是“加贺”号自己施放的气象气球。

12月6日清晨的夏威夷，天气晴朗，有稍许白云。外围岛屿上的种植园里早已忙碌开了，成捆的甘蔗和成串的菠萝正准备运往城市。檀香山的人们开始了一周最后半天的工作，心里都盘算着如何度过周末假日。《广告人》报的大字标题是：《预计美国将拒绝日本对印度支那问题的答复》、《日本海军正在南下》、《有关开战动员日的详细计划已经制定完成》。

报纸上的标题和无线电里的新闻并没有惊醒夏威夷的和平美梦。人们谈论更多的是当天下午夏威夷大学的彩虹队与威利麦特大学的十一人队为残疾儿童举行的一年一度的橄榄球义赛。那些不能去体育场观看比赛的人们还可以从收音机里听到实况转播。

随着太阳从东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在要塞和机场值夜班的人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用不了多长时间，热腾腾的咖啡将会把漫漫长夜带来的疲劳一扫而光。金梅尔上将看完《未来 24 小时内一旦爆发美日战争应该采取的措施》后，将和他的参谋人员就太平洋的局势进行一整天的讨论。肖特中将则在紧张地检查为防范破坏活动而采取的各项措施的落实情况。

夏威夷的清晨，已是华盛顿的中午时分。寒冷的天气更是让那些急于回家度周末的人们加快了步伐。然而，那些身居权力中枢的人们却无法享受假日的快乐。10点40分，美国驻伦敦大使约翰·怀南特发来一份“特急电报”：

英国海军部于伦敦时间今天早晨3点钟报告说，两支舰队从柬埔寨角出发，缓缓向西驶去，将于14个小时后抵达克拉。第一支舰队有25艘运输舰、6艘巡洋舰、10艘驱逐舰。

第二只舰队有10艘运输舰、2艘巡洋舰、10艘驱逐舰。

这份报告清楚地表明，日本对泰国、克拉地峡、马来亚的进攻，将在数小时内开始。

11点50分，美国海军部又通过“魔术”破译了东京发给野村大使和来栖特使的一份电报。该电报声称即将发出一份长达14个部分的对美照会，并且要求两位使节在收到另外一封标有具体递交时间的电报后再将照会送出。

遗憾的是，美国人获得的这些情报都没有告诉给夏威夷的陆海军指挥官。

在夏威夷群岛遥远的北方，日本机动部队开始了忙碌的一天。舰队已进入美机巡逻圈内，全体人员都换上了干净的衣服，作好了上战场的准备。上

午 8 点 15 分,第 1 补给队在完成对警备部队第 1 驱逐舰战队的最后一次燃料补给后,便同驱逐舰“霞”号一起离开机动部队,先行驶往待命地点,以备机动部队在结束攻击后的返航途中补给燃料。

摆脱掉航速缓慢的补给船的拖累,战斗部队便立即以每小时 24 海里的速度径直南下,直扑珍珠港。

11 点 30 分,南云下令在“赤城”号的桅杆上升起一面“DG”信号旗,即“Z”字信号旗。36 年前的日俄战争中,东乡平八郎曾在旗舰“三笠”号上升起过这面旗,从而一举击败俄国波罗的海舰队。这面信号旗的含义是日本海军每一位官兵都十分熟悉的:

皇国兴废,在此一战,全体将士务必加倍努力。

此时,南云和草腰已收到了军令部转来的吉川 5 日的情报。当得知美国的航空母舰不在珍珠港内时,两人都感到十分失望。它们在哪里?翌日早晨会回来吗?

山本五十六进攻珍珠港计划的一个很大的缺陷此时暴露无遗。该计划所有细节的前提是太平洋舰队的战斗部队在空袭开始时都停泊在港内。如今,不仅航空母舰不在了,重巡洋舰和一些驱逐舰也无影无踪。剩下的八艘战列舰会不会在空袭前也离开珍珠港呢?

旗舰“赤城”号上的参谋们就是否继续前进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后,草鹿参谋长说:“航空母舰在空袭前是不可能回来的。但是,八艘战列舰、轻巡洋舰和驱逐舰仍然是一份不错的礼物。我们历尽艰险,长途跋涉,必须把攻击进行下去。”

19 点 30 分,“赤城”号又收到了一封电报:“敌舰队不在拉海纳锚地。”该电报是由伊 72 号潜艇发来的。该潜艇当天上午在茅伊岛和拉奈岛之间的这片开阔锚地进行了仔细的搜寻,彻底排除了美国航空母舰停泊在它的演习场地的可能性。

傍晚时分,大本营海军部电告南云,珍珠港内的舰艇既没有防鱼雷网,也没有升起阻塞气球。深夜,吉川猛夫的最后一份情报由东京转发给机动部队:

6 日,停泊在珍珠港内之舰艇如下:战列舰 9 艘、轻巡洋舰 3 艘、水上飞机母舰 3 艘、驱逐舰 17 艘。此外,4 艘轻巡洋舰与 2 艘驱逐舰进入船坞。

航空母舰以及重巡洋舰已全部驶离港口,未停泊在港内。未发现舰队航空部队有进行空中巡逻之迹象。

东京发来的电报末尾还声称:“大本营海军部具有必胜之把握。”南云的信心增强了,他对汇集在“赤城”号上的参谋人员们下令:“只要今后情况无特殊变化,舰队将集中兵力攻击珍珠港。”远在日本濑户内海,山本五十六在“长门”号上焦急地等待着进攻时刻的到来。这位嗜赌成性的将军深知,日本帝国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他的夏威夷作战计划是否成功。一旦作战失败,他恐怕难逃一死,帝国也将走向灭亡。事实上,即使夏威夷作战以胜利告终,也不过是使日本在这场侵略战争中的相持能力增强了几分而已。战争的最后胜利无疑是属于反侵略的人民的。

虎!虎!虎!

当檀香山著名的迎送塔上时钟的时针指向凌晨 2 点的时候,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几乎都进入了梦乡。他们无法预料到,一只罪恶的手正从黑夜深处向他们伸来。

由第3潜艇队司令佐佐木半九大佐指挥的五艘潜水母舰，正在珍珠港港口的附近施放五艘特种潜艇。前四艘特种潜艇都按预定的时间启航了，但伊24号潜艇运载的那艘由酒卷和男少尉与稻垣清中士驾驶的特种潜艇，因其回转罗盘发生了故障，不得不推迟了启航时间。直到酒卷使用磁性罗盘定向，他的特种潜艇才像一匹脱缰野马拖着一条蓝白色的航迹笔直地朝珍珠港入口处冲了过去。

华盛顿此时正是早晨7点30分。海军情报局远东处的日本问题专家阿尔温·克莱默少校刚走进办公室就发现了办公桌上的文件夹，他本能地意识到昨天未收到的日本外交照会的最后一部分已经截收到了。

由于照会是用英文拍发的，克莱默读起来很顺利：

通过这次谈判，已经看清：美国政府的意图，不仅是想和英帝国等勾结策动，以阻挠帝国通过建设东亚新秩序而确立和平的努力，而且还想使日、华两国相互打仗，以维护英、美的利益。这就使得帝国政府调整日美邦交并与美国政府合作，维持和确立太平洋和平的希望终于落空。

鉴于美国政府的此种态度，帝国政府不得不认为，即使今后继续谈判，也不能达成协议。特此通告美国政府，表示遗憾。

看完电报，少校赶紧照着潦草的电报底稿重新整理了一份，并让助手用打字机按规定一式打14份。文件打好后，他派人将其中的7份送给陆军的同行，由他们送给国务卿和陆军部长等人。

忙完这一切后，克莱默才向远东处处长阿瑟·麦高伦中校汇报。中校又立即汇同情报局长威尔金森上校，去向作战部长斯塔克上将汇报。此时，已经是9点钟了。

夏威夷时间正是清晨3点30分。突然，万籁俱寂的夜空中响起了一阵刺耳的军号声。日军机动部队各艘舰艇上的号兵鼓足力气吹响了“全体起床号”。最后一个和平之夜的睡眠结束了。

飞行员们在参拜完设在舰上的神社后，陆续来到餐厅吃早餐。这顿早餐很丰盛。主食是一般过节时才能吃到的红豆饭，副食则是在祭祀和庆贺时才能吃到的清蒸全鱼，另外还有晒干后剥去皮的栗子。在日语里，栗子写作“胜栗”，取其谐音“胜利”，象征吉利，是庆贺胜利或过年时必备的食品。

饭后，机动部队全体官兵进入战斗岗位。飞行员们集合在各自航空母舰的待命室里，聆听投入战斗前最后一次情况介绍和长官训话。

在华盛顿，陆军情报局情报处远东科科长布拉顿上校和马歇尔将军的一些助手正在研究日本外交照会的结论部分。他们一致认为，它是通向战争的“一道正式手续”，但只要日本大使把它锁在保险箱里，那么，它的到来并不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

一位工作人员递给布拉顿一份刚刚破译为英文的电报。该电报的具体内容如下：

请贵大使在当地时间下午1点钟将我国的答复递交给美国政府（如可能则递交给国务卿）。

为一份外交照会规定递交时间，而且不前不后偏在星期天的中午，这是从未有过的事。布拉顿此刻才相信，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某个防地将成为攻击的目标，而且离开战只剩几个小时了。

布拉顿赶紧给迈尔堡的马歇尔的寓所挂电话，却被告知参谋长出外骑马去了。他只得催促勤务兵去找。他接着又给情报局长迈尔斯和作战计划局长

杰罗挂电话。虽然他们无权下命令，但是马歇尔很可能会找他们一起商量。

就在华盛顿的陆海军高官们被“魔术”破译的电报搞得心神不定的时候，在夏威夷水域，日美两国海军发生了一次没有开火的接触。

清晨3点42分，在珍珠港入口处的附近，以美国内战中第一个殉职的海军军官的姓氏命名的“沃德”号驱逐舰，与两艘扫雷艇“秃鹰”号和“克劳斯比尔”号一起巡逻。“秃鹰”号的值勤军官麦克洛伊少尉在逐渐褪去的夜色中注意到一个令人怀疑的尾波，它似乎是一架潜望镜，正处在禁止美国潜艇在水下航行的地区。它前进的方向似乎要和美舰相撞。突然，它拐向美舰的左舷，“秃鹰”号则向右转，并通过舰艇间的通讯系统告诉“沃德”号：“西侧航道发现水下潜艇，航速9节。”

“沃德”号舰长是威廉·奥特布里奇上尉，这是他上任以来的第一次巡逻。他一面下达战斗警报命令，一面用声纳搜索这片水域。直到4点35分，还是一无所获，奥特布里奇就解除了战斗警报，也没有向港口监控中心报告。设在主教角的海军监听站收到了“秃鹰”号与“沃德”号的通话，但因它们没有请求向上级转达，也就没有再加理会。4点58分，港口入口处的防潜网打开，让两艘扫雷艇进入后就一直敞开到8点40分。日本的潜艇很可能就跟着混了进去。

清晨5点钟，机动部队旗舰“赤城”号上的待命室里灯光黯淡。狭小的房间里挤满了飞行员，晚来的人只好簇拥在门外的过道里。屋内正面的一块黑板上标出了该舰的所在位置——瓦胡岛正北230海里（约426公里）处。

源田实中佐首先讲话。他重申了进攻计划的要点，特别强调了士气、起飞和返航等问题。接着，渊田美津雄中佐结合黑板上标出的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停泊方位，详细讲述了进攻方法，突出强调了高空轰炸后应采取的战术。当村田重治少佐向鱼雷机投弹手下达最后命令的时候，板谷茂少佐则对零式战斗机飞行员们强调了制空问题。最后，南云忠一司令长官向全体飞行员们表达了良好的祝愿，预祝他们胜利归来。

尽管负责监视的潜艇和联合舰队都发来情报，证实美国太平洋舰队除了航空母舰和重巡洋舰以外在珍珠港内，但南云还是对拉海纳锚地那边放心不下。他下令侦察机去进行最后一次侦察。

5点30分，在主力舰队前面领航的两艘重巡洋舰“筑摩”号和“利根”号用弹射器向夜空各发射了一架单引擎的零式水上飞机，分别去侦察珍珠港和拉海纳。它们的任务是在攻击开始前半小时飞抵目的地，把云层、风向、风速等气象情况以及太平洋舰队究竟在何处用无线电报告回来。这两架飞机在没有任何护航的情况下飞向美国防御区的关键地带。尽管它们汇报侦察结果时会打破无线电静默，有可能被美国人察觉，但此时日本人更需要精确的情报，已经顾不上保守行动秘密了。

5点50分，东方的天空仍然漆黑一片。机动部队行驶到瓦胡岛以北220海里（约407公里）处。太平洋掀起了一排排又长又高的波浪，令庞大的航空母舰也颠簸个不停，舰身的倾斜度竟达11—16度。平时在演习中，倾斜度超过5度就取消飞行。但在今天，无论如何也要起飞。

浪花扑打在倾斜的飞行甲板上，地勤人员正在拼命地稳住准备起飞的一排排飞机。在6艘航空母舰的甲板上，第一攻击波的机群已经排列成形。最

即每小时9海里。

前面是板谷率领的 6 个制空机队，计 43 架零式战斗机；接着是渊田率领的 4 个高空轰炸机队，计 49 架九七式轰炸机；再往后是高桥赫一少佐率领的 2 个俯冲轰炸机队，计 51 架九九式轰炸机；最后是村田率领的 4 个鱼雷轰炸机队，计 41 架九七式轰炸机。总共有 184 架飞机。

渊田刚刚走到他的飞机旁，一位机械师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条特制的缠头布带，请他带到珍珠港去。布带上写着两个汉字——“必胜”。渊田向机械师深深鞠了一躬，把布带系在飞行帽上面，转身登上了飞机。

在引擎的轰鸣声中，6 艘航空母舰左转弯，逆风向东行驶。清晨 6 点，海面上刮起了每秒 13 米的偏东风。“赤城”号主桅杆上的那面“Z”字信号旗与战斗旗一起迎风飘扬。

“起飞！”

舰桥上那盏指示起飞的蓝色信号灯划了一个很大的圆弧形。6 艘母舰上的一号飞机在楔型垫木拿掉后，向甲板后方喷出夹带汽油味的强劲气流，迎风向舰首冲去。

飞离“赤城”号的第一架飞机是由板谷茂驾驶的。自他起飞算起的 15 分钟内，第一攻击波共有 183 架飞机腾空而起，只有 1 架战斗机坠入太平洋，幸好一艘驱逐舰及时地把飞行员从冰冷的水中救了起来。这是有史以来最快的一次大机群起飞。所有的飞机都大弧度地绕着航空母舰进行编队飞行。在舰艇上观看的人们很容易把尾翼上涂着红、黄识别色带的渊田座机同其他飞行队长的黄色飞机区分开。6 点 20 分左右，渊田率领自己的高空轰炸机队飞过“赤城”号舰首上空。舰上的人们看到这个出发信号，激动得眼含热泪，挥舞着帽子，目送一架架飞机向南方飞去。

不久，东方的天空隐隐约约地开始发亮。机翼下的那片黑云已渐渐泛白，朦胧的天空随之呈现出一片亮光。接着，一轮红日从东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放射出万道金光，将雪白的云海辉映成一片金黄色的朝霞。

在满天霞光的映照下，大编队机群就像是刻在红色底板上的黑影。景色是如此地壮观和浪漫，以至于渊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是要去进行一场空前的大厮杀。他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日本帝国近百年前蒙受的耻辱，今天就要加倍施加于美国人头上了。

当日本飞机从航空母舰上一架架地起飞时，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回到陆军部军需大楼自己的办公室里还没有几分钟。他得从头阅读有 14 个部分之多的日本外交照会。此时，华盛顿有资格阅读“魔术”密电的高级官员都已经看过了照会全文，其中几个人甚至还看到了那封“13 点递交电”。但是，包括罗斯福总统在内，没有人采取行动，向太平洋各地区的美军指挥官发出紧急警告。难道是假日的闲适气氛使决策者们的神经无法绷紧吗？

看完密电后，马歇尔和助手们商量了一番，决定通知美国陆军在菲律宾、巴拿马运河区、夏威夷和旧金山等地的指挥官。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上将同意了马歇尔的意见、并请代为转告当地海军。于是，马歇尔让布拉顿上校把用铅笔写成的电文送到通信中心，“用最快最安全的办法”拍发。

该电全文如下：

日本人将在东部标准时间今天下午 1 点递交实质上等于最后通牒的文件。他们还下令立即销毁密码机。在这个时刻会发生什么重大事件不得而知，但你部要严密戒备。也请转告海军部队。

通信中心的爱德华·弗伦奇中校觉得参谋长的潦草字迹难以辨认，就先

用打字机打印了一份。弗伦奇陆续向菲律宾、巴拿马、旧金山发出了电报，但在向夏威夷拍发时遇到了麻烦，由于天电干扰，夏威夷无法直接清晰地收到通讯信号。弗伦奇没有与海军联系，反而将加密电文先电传给华盛顿的西部联合电信公司，再电传到旧金山，同那里的美国无线电公司取得联系，由该公司用无线电拍发给设在檀香山的办事处，最后由办事处派人送到 8 公里外的沙夫特堡肖特将军处。

这样，一份本来可以用马歇尔隔壁房间里的高频保密电话传达的命令，竟然不可思议地自 12 点 17 分（即日军开始攻击珍珠港 1 个小时前）发出，在 8 个多小时后才到了肖特的手里。

参谋长的电报尚未发出，美国海军已率先向日本潜艇发起了攻击。夏威夷时间 6 点 30 分，美国海军货船“安塔雷斯”号拖着一艘驳船，向珍珠港人口处驶来。值班军官突然发现驳船右舷后方 1500 码（约 1365 米）处的水而上似乎有一艘潜艇的指挥塔，他立即通知了仍在附近巡逻的“沃德”号驱逐舰。奥特布里奇舰长不敢怠慢，立即命令全体人员进入战斗岗位，军舰全速向目标冲去。当“沃德”号距离日本潜艇 100 码（约 91 米）时，奥特布里奇下令开炮。一号炮的炮弹从潜艇指挥塔上方掠过。两舰距离缩至 55 码（约 50 米）时，三号炮的炮弹准确地落在了潜艇艇身和指挥塔的结合部。从卡内奥赫海军航空基地起飞的一架海军巡逻飞机也向潜艇投下了炸弹。此时的时间是 6 点 45 分，比日本第一批飞机开始攻击的时间还要早 1 小时 10 分，但要比日本南进部队炮轰马来亚哥打巴鲁海岸晚 1 小时。

被击中的潜艇向右方倾斜，速度减慢，开始下沉。“沃德”号继续用深水炸弹进行攻击，只见大片油污翻上水面，战事至此宣告结束。

奥特市里奇舰长于 6 点 51 分用密码向第 14 海军军区司令部拍发了下述电报：“我们向在防御海区内活动的潜艇投掷了深水炸弹。”为了确保报告不被误解，奥特布里奇 3 分钟后又拍发了如下电报：“我们向在防御海区内活动的潜艇发起了进攻，进行了炮击并投掷了深水炸弹。”

在珍珠港内福特岛上第 14 海军军区大楼值班的哈罗德·卡明斯基少校立即打电话寻找一些对此类事负责的军官，却没有找到一个人，他只好打电话给他们的助手以及助手的助手。经过一系列的延误，直到 7 点 12 分，卡明斯基才找到了军区参谋长约翰·厄尔上校。3 分钟后，太平洋舰队的值班参谋得到了同样的讯息。海军军区立即命令正在待命的“莫纳汉”号驱逐舰前去增援。所有这些行动都在耗费着宝贵的时间。7 点 40 分，金梅尔上将才得到舰队值班参谋的通知。

美国海军尚没有意识到日本潜艇在珍珠港入口处出现所蕴含的重要意义，日本人的飞机已经接近瓦胡岛了。7 点刚过几分钟，渊田从无线电中听到了檀香山 KGMB 电台广播的音乐节目。通宵的音乐节目是美国陆军为了给从美国大陆飞来的 12 架 B—17 轰炸机导航特意付钱播出的。这些“空中堡垒”正在日本攻击机群的东方飞行着。

7 点钟正是瓦胡岛上陆军的 5 个流动雷达站关机的时间，其中 4 个执行了命令，只有瓦胡岛北端卡胡库角附近的奥帕纳没有关机。一等兵洛卡德依然在教他的学生埃利奥特操纵雷达的方法，以等待接他们去吃早饭的卡车的到来。

7 点 02 分，埃利奥特在荧光屏上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尖头脉冲。洛卡德测出了它的距离—132 英里（约 212 公里）。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一群正在向瓦

胡岛飞来的飞机。洛卡德给沙夫特堡情报中心打电话，接线员却找不到值班的人。几分钟后，值班军官回了电话。洛卡德报告说发现了一个“我在机器上看到过的规模最大的机群”。值班军官则声称，这是从加利福尼亚飞来的B—17轰炸机群，用不着担心。两位士兵并没有被说服，他们一直开着机器。到7点30分时，荧光屏上的机群离瓦胡岛只有45英里（约72公里）了。

第14海军军区司令部里没有人想到打电话通知陆军同行“沃德”号沉日本潜艇的情况，而陆军也没有告诉海军同行洛卡德发现的巨大尖头脉冲。惟一说得通的解释就是陆海军的高级军官对战争即将爆发毫无心理准备。

可以说，12月7日星期天早晨的珍珠港几乎处于不设防的状态。由于飞行员们抱怨每星期七天都要出航，金梅尔上将就同意星期天不进行300英里空中巡逻。停泊在港口内的各艘战舰上的780门大炮有3/4无人操作，陆军的31个高射炮连中只有4个连进入了阵地，而且还没有弹药，因为每次训练之后都将剩余的弹药送回库房，理由是所谓的“容易衰变或生锈”。大多数弹药的储存地点远离阵地，且锁在房子里，管钥匙的人则不知去向，况且此刻正是悠闲的周末。

没过多久，瓦胡岛那条长长的、曲曲折折的北海岸出现在渊田的机翼下方。大多数日机顺西海岸向南岸飞去，一部分飞机则扑向东岸的卡内奥赫机场和瓦胡岛中部的惠勒机场。渊田探身出舱，用信号枪向天空发射了一颗拖着长长的黑烟尾巴的信号弹。这是命令各攻击队进入攻击位置的信号。转眼间，俯冲轰炸机爬升到1.2万英尺（约3658米）的高度，高空轰炸机则在云层下飞行，鱼雷机则降到几乎要和地面上的建筑物相撞的程度。当渊田看到战斗机队并未改成相应的编队，只好在10秒钟后又发射了一颗信号弹，提醒战斗机飞行员注意。按照原来的计划，发射两颗信号弹就意味着突袭失败，将由俯冲轰炸机和高空轰炸机先把美方防御炮火引开，再由鱼雷机突袭太平洋舰队。率领俯冲轰炸机的高桥少佐误解了渊田的信号，带领他的机群冲到了最前面。

渊田被高桥的行动气得咬牙切齿，但考虑到进攻顺序无伤大局，就于7点49分让发报员水木中士向所有飞机发报，下令全队、突击！

水木中士把手指按在发报机的电键上，反复拍发出一个最简单的信号——托、托、托……

第一攻击波展开攻击队形后，渊田在巴伯斯角上空盘旋了一圈。眼前的珍珠港似乎仍在沉睡，既没有一架战斗机升空迎战，也不见高射炮有开炮的迹象。

渊田看到突袭已经可以确保成功，便向整个日本帝国海军发出了太平洋战争中最有名的信号：“虎！虎！虎！”

“赤城”号上，南云和草鹿紧紧握手，两人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在濑户内海联合舰队旗舰“长门”号上，山本五十六的参谋们都兴奋得跳了起来。

根据渊田的记述，攻击珍珠港是从轰炸瓦胡岛中部的惠勒机场开始的。7点55分，由板本明大尉率领的25架俯冲轰炸机向该机场投下了第一颗炸弹，零式战斗机也参加了战斗。等到日机飞走时，该机场一半以上的飞机被击毁。

由村田少佐率领的鱼雷轰炸机向珍珠港内美军的战列舰猛扑过去。第一架鱼雷机冲到舰列最后面的战列舰“内华达”号上空，用机关炮把舰旗撕成碎片。第一枚鱼雷穿过修理舰“维斯塔尔”号的船底，击中了停在内侧的“亚

利桑那”号战列舰。

在鱼雷的爆炸声中，福特岛上的信号塔发出了警报：“珍珠港遭到空袭，这不是演习。”几分钟后，通过金梅尔上将司令部的转播，大半个世界都以震惊的心情收到了这条消息。

太平洋舰队舰阵前面的四艘战列舰是成对停泊的，靠外侧的“西弗吉尼亚”号和“俄克拉何马”号很快就被鱼雷炸裂。在空袭开始的头几分钟里，就有6枚鱼雷击中了“西弗吉尼亚”号，幸亏舰上官兵打开了舰底的开关阀，该舰才免于倾覆的命运。而“俄克拉何马”号的整体水密性较差，海水从鱼雷炸开的缺口处奔涌而入，很快就令这艘庞大的军舰倾覆了。400多名水兵被活活埋葬在军舰里。

渊田的高空轰炸机也开始了轰炸。5颗炸弹先后击中了“亚利桑那”号战列舰，其中1颗炸弹穿过前甲板钻进了燃料储存舱，引爆了舱内存放的1600磅（约726公斤）的炸药。但见“亚利桑那”号犹如火山爆发，几乎蹦离了水面，断裂成两半。9分钟后，这艘3.26万吨的巨型军舰的两段舰身就葬身海底了，舰上1500多名官兵无一生还。

渊田亲自驾机轰炸战列舰“马里兰”号。他按下投弹按钮，入迷地观看着4颗炸弹以极好的队形垂直降落下去，其中的2颗击中了目标，但未给“马里兰”号结实的装甲板造成很大的损害。该舰是所有战列舰中受伤最轻的。

“田纳西”号的损失也不严重。只有2颗炸弹在舰上爆炸，舰桥上的火多半是由“亚利桑那”号爆炸后飞落下来的着火碎片引起的。

停泊在舰阵最前面的“加利福尼亚”号却是最后受到攻击的战列舰。2枚鱼雷击中了舰桥下方的舷侧。但是，组织良好的排水工作确保了它不至于倾覆，只是慢慢地沉到了港底的淤泥上。

停泊在舰阵最后面的“内华达”号上的官兵们积极组织还击，击落了2架日本鱼雷飞机。只有1枚鱼雷击中了舰首左舷，炸开了一个大洞。但由于实施了防倾覆注水，该舰仍然能够继续向日本人开火。

第一攻击波的日本飞机在消耗完所有弹药后，陆续向机动部队所在的海域飞去，只剩下渊田还留在珍珠港的上空观测着轰炸结果，同时等待着清晨7点15分起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第二攻击波的到来。

8点50分，即华盛顿时间下午2点20分，野村大使和来栖特使走进美国国务卿赫尔的办公室，递交了中止外交谈判的照会。

8点55分，由岛崎重和少佐率领的第二攻击波167架飞机（高空轰炸机54架、俯冲轰炸机78架和战斗机35架）从瓦胡岛的东侧扑向舰阵和1号干船坞，船坞里停靠着第8艘战列舰“宾夕法尼亚”号。

在日军的两波飞机袭击期间，美国海军没有一架飞机起飞作战，倒是陆军的少数战斗机设法从瓦胡岛中部的惠勒机场起飞了。它们尽管在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还是击落了11架日机。

第二攻击波的主要目标是正在向港外行驶的“内华达”号战列舰。没过多久，就有6颗炸弹击中了该舰，造成舰桥和舰首起火爆炸。该舰被迫搁浅在沙滩上。不过，“内华达”号成功地把日本轰炸机的主力从“宾夕法尼亚”号上引开，使得后者只挨了日本人的1颗炸弹。

日本人看到所有的战列舰不是起火就是沉没，便在第二攻击波的最后几分钟里集中轰炸港口的北部，炸毁了老靶舰“犹他”号和若干辅助舰只。他们既没有集中攻击巡洋舰，也没有炸毁分布很广的油罐场。

滚滚浓烟覆盖了珍珠港的上空。渊田在统计完两波攻击的战果后，也飞离了战场，把一座人间地狱甩在身后。

美国太平洋舰队的 8 艘战列舰、3 艘轻巡洋舰、3 艘驱逐舰和 4 艘辅助船，或沉没，或倾覆，或重创，或一般性受伤，共计 18 艘。200 多架陆海军飞机被击毁。美方当天的死伤人数达 3581 人。希卡姆、惠勒、福特岛、卡内奥赫、贝洛斯和埃瓦等机场的设施受到严重破坏。

当日本人的飞机对珍珠港内的太平洋舰队的军舰狂轰滥炸的时候，这支舰队的司令官金梅尔上将却站在办公室窗前呆呆地望着这一切。一颗跳弹穿透玻璃，打在金梅尔的胸部，在将军的白色制服上留下了一个污点。金梅尔喃喃他说道：“要是这颗子弹杀了我，那真是太仁慈了。”

夏威夷陆军司令肖特中将从沙夫特堡看不到珍珠港，只能听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看到的只是天空中的滚滚浓烟。当他的情报参谋说有两艘战列舰被击沉时，肖特尖声说道：“太荒唐了！”住在檀香山努阿努大街 2661 号的美国代理商公司总经理亚历山大·沃克夫妇被远处的枪炮声惊醒，政治观点很保守的沃克以为是舰队在训练，气忿忿地对妻子尤娜说道：“他们又来了！竟在星期六早晨浪费纳税人的钱财。罗斯福这家伙连觉都不让我睡。”在同一条大街上的日本总领事馆内，吉川猛夫与喜多总领事紧紧握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待情绪平静下来后，他们立即开始焚烧文件。联邦调查局人员上门拘捕他们时，大部分重要文件已经销毁掉了。

中午时分，渊田最后一个飞回“赤城”号。此时，日方的损失是：飞机 29 架，飞行员 55 人，特种潜艇 5 艘。

渊田向南云汇报时，断言美国太平洋舰队在未来六个月内没有能力驶出珍珠港。他建议说，应对珍珠港发起第三次攻击，重点轰炸海军修船厂、油罐场，彻底摧毁这个庞大的海军基地。源田也赞成再次发动攻击，不过，他强调应先去搜索美国的航空母舰。

第 2 航空战队的山口多闻司令官也从“苍龙”号上发出信号，声称已准备就绪，随时都可以进行第三次攻击。

南云举棋不定。空袭的结果已超出了他的想象。经历了紧张的一天，他的神经需要休息。只要能把六艘航空母舰平安带回国内，这一仗就可以算是“完胜”了。况且，美国的航空母舰随时都可能发现他的行踪。

草鹿参谋长也不支持再次出击。尽管飞行员们认为已经给予美国空军以粉碎性的打击，但草鹿仍然十分担心瓦胡岛上的美军飞机会对机动部队实施反击。

在停泊在广岛湾的“长门”号上，山本五十六也在犹豫不决。最后，他决定不下命令，而是由南云视现场情况而定。他毕竟在这场豪赌中已经赚足了。

南云征求草鹿的意见，草鹿明白无误地表示应该撤退。南云采纳了参谋长的意见。机动部队立即向西北方向迅速退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海战——中途岛海战就此埋下了伏笔。

东京时间 8 日早晨 7 点（夏威夷时间 7 日 11 点 30 分），东京广播电台播送了一条“临时新闻”：

大本营陆海军部公告

（昭和 16 年 12 月 8 日早晨 6 时）

帝国陆海军于今天 8 日凌晨在西太平洋与美、英军进入了战争状态。

上午 11 点 40 分，日本公布了天皇的《宣战诏书》：

仰承天祐、承践万世一系皇祚之大日本帝国天皇，昭示尔等忠勇之众庶曰：

朕今向美国及英国宣战。朕之陆海军将士宜奋其全力从事交战，朕之百官有司宜克勤职守，朕之众庶宜各尽本分，希期亿兆一心，举国家之总力，达到征战之目的，使无遗算。

盖确保东亚之安定，以贡献于世界和平，实为丕显皇祖皇宗作述之远猷，朕所拳拳无时或忘者也。而与各国敦睦邦交，同享万邦共荣之乐，亦为帝国经常之外交要义。

今不幸与美、英两国开启衅端，询非得己者，岂朕之本志哉？前以中华民国政府不解帝国之真意，妄自滋事，扰乱东亚之和平，终使帝国操执于戈，于兹已四年有余。幸有国民政府之更新，帝国与其结善邻之谊，相互合作。而残存的重庆之政权，恃美英之庇荫，兄弟阋墙而不悔。美、英两国支援残存之政权，助长东亚之祸乱，假和平之美名，逞称霸东洋之野心，进而勾结与国，于帝国之周围增强武备，向我挑战，更对帝国之和平通商横加阻挠，终于断绝经济关系，对帝国之生存予以重大威胁。朕饬政府通过和平谈判恢复事态，隐忍弥久，而彼方毫无让步之意，徒使时局之解决一再迁延；近来更日益加强经济上军事上之威胁，欲使我屈从彼意。长此以往，帝国多年安定东亚之努力悉将化归泡影，帝国之存立亦濒于危殆。事既至此，帝国现为自存自卫计，惟有毅然奋起，冲破一切障碍，岂有他哉！

皇祖皇宗之神灵在上，朕深信依靠尔等众庶之忠勇，必将恢弘祖宗之遗业，迅速铲除祸根，确立东亚永久之和平，以期保全帝国之光荣。

御名御玺

昭和 16 年 12 月 8 日

珍珠港一战，对太平洋战争初期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美国太平洋舰队一时陷于瘫痪，东南亚盟军孤立无援，日军短期内席卷了整个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广大地区。日军大本营为偷袭珍珠港的胜利欣喜若狂，自以为得计。但这次偷袭却暴露了日军在战略上的冒险和短见。他们以卑劣的欺骗伎俩和野蛮的侵略行径使美国蒙受了耻辱，激起了美国举国一致的愤慨。美国的“孤立主义”派顷刻瓦解，罗斯福总统被捆住的手脚得到了解脱。

华盛顿时间 8 日 13 点左右，罗斯福总统在众议院大厅发表了战争咨文。他庄严他说道：“我要求国会宣布，自 1941 年 12 月 7 日星期日日本无端和怯懦地发动进攻开始，合众国与日本帝国之间就已存在着战争状态。”

不出一个小时，这项要求在参议院“全体一致”通过，在众议院只遭到一位信奉和平主义的议员的反对。16 点 10 分，罗斯福佩带着哀悼死难将士的黑袖章，在对日宣战书上签字。

太平洋战争从此正式开始，亚洲新霸主向世界第一强国发起了挑战。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们以国家命运为赌注，向地狱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第 37 章 进军马来亚

“山形”日进攻

马来亚位于东南亚马来半岛的南部，东濒南海，北邻泰国，西南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苏门答腊岛相望，控制着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主要航道——马六甲海峡，是南下东印度群岛、北上缅甸的跳板。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的南端，扼马六甲海峡的咽喉，是东南亚最大的海空交通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马来亚物产丰富，橡胶、锡年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19 世纪初，马来亚、新加坡沦为英国殖民地。经过 100 多年的建设，新加坡成为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中最有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的地区。

英国认为，保卫新、马的关键是海上力量。为此，它花费了 6000 万英镑巨款，于 1938 年建成庞大的章宜海军基地。只要再为这个“东方的直布罗陀”配备上一支强大得足以控制南海的舰队，日本人就不太可能在马来半岛登陆，即使登陆成功也无法维持海路补给。至于从海路直接攻打新加坡，在章宜基地后面的高地上建成的 15 英寸大炮的永久性炮台将会使入侵之敌有来无回。

1941 年 10 月，在丘吉尔的坚持下，以最新型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战列巡洋舰“反击”号（又译作“却敌”号）为主的“Z”舰队开赴远东。原定计划中还有一艘航空母舰“无敌”号，但它在西印度群岛的牙买加不幸触礁搁浅。虽然在印度洋的锡兰另有一艘航空母舰可供调遣，但是由于丘吉尔急于把舰队派往远东“威慑日本”，再加上他本人比较迷信战列舰，因此“Z”舰队就在没有空中力量的保护下于 12 月 2 日抵达新加坡。

同一天，负责攻打马来亚的日军第 25 军正在山下奉文中将的指挥下在海南岛的三亚港进行陆海协同登陆战斗训练。第 25 军由第 5、第 18、近卫师团及附属部队组成，总兵力为 12.54 万人，车辆 7320 辆，马 1.15 万匹。不过，根据大本营制定的作战计划，近卫师团要从陆路经过泰国进入马来亚，因而该师团的集结地点是在靠近泰国领土的法属印度支那国境线一带，第 18 师团的主力尚在中国广东，只有以第 56 联队为主力的佗美浩少将的第 23 旅团，因担负在哥打巴鲁登陆的任务，和第 5 师团主力一起来到了三亚。也就是说，日军首批登陆部队的人数是 2.66 万人，其中战斗部队只有 1.72 万人。不过，负责马来亚航空作战的陆军第 3 飞行集团拥有 459 架飞机；负责运输第 25 军的南遣舰队除拥有各型作战舰只 46 艘外，还拥有 158 架飞机。

相比之下，马来亚、新加坡的守军有：英军 1.96 万人，澳大利亚第 8 师 1.52 万人，英印第 3 军 3.7 万人，马来义勇军 1.68 万人，合计共有 8.86 万人。装备、训练和战斗力都较差。10 厘米口径以上的大炮，除新加坡要塞以外别处都没有。坦克也是一辆都没有。至于现代化战争中不可缺少的飞机，更是处于劣势。有美制老式“水牛”式战斗机 60 架、轻型轰炸机 47 架、鱼雷攻击机 24 架、“哈得逊”式轰炸机 24 架、“卡塔丽娜”式水上飞机 3 架，合计 158 架。驻扎在章宜海军基地的英国远东舰队共有作战舰只 12 艘。

英国在远东驻扎的兵力薄弱，在客观上情有可原。1941 年正是英军在北非沙漠里同纳粹将领、素有“沙漠之狐”之称的埃尔温·隆美尔殊死作战的紧要关头，再加上英国本土也需要足够的兵力予以保护，因而丘吉尔无法派出更多的军队前往远东。但是，在主观上，英国政府和军队领导人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直至 1941 年 10 月，有的领导人还断言，在

希特勒打败苏联以前，日本不会贸然发动战争。1941年5月上任的马来亚英军地面部队总司令阿瑟·帕西瓦尔中将虽然准确地判定日军将从马来半岛长驱而下，从北面进攻新加坡，但却相信气候条件会拖延日军的进攻时间。马来半岛虽然处于南海和孟加拉湾之间，但却几乎不受这两个海湾的台风的影响，只有显著的季风的影响。从5月至10月是西南信风期，从11月至次年3月是东北信风期。东北风强，且有降雨，所以东海岸经常出现暴风雨天气，而且马来半岛越往北，这种暴风雨天气来得越早。在这个东北信风期里，东海岸的波浪可达1.5—2米，一般认为登陆作战几乎不可能。正是由于这种认识，随着10月的过去，帕西瓦尔放松了警惕性。

然而，东北信风并不能打乱日本军队南下扩张的步伐。12月2日午后7点30分，山下奉文接到了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的紧急电令：“寿甲第5号为山形。”“寿甲第5号”系指寺内寿一发布的第5号命令。11月19—22日，南方军总司令部作战参谋荒尾兴功中佐已将这项命令亲手交给了各军司令部，并事先规定，一俟收到紧急电令就立即启封。关于开战日期，事先规定从12月1日到10日，按“广岛”、“福冈”、“宫崎”、“横滨”、“小仓”、“室兰”、“名古屋”、“山形”、“久留米”、“东京”的顺序，以城市名称编成了密码代号。“山形”就是“8日”的意思。

12月4日清晨7点，停泊在三亚港的日军船队一齐拔锚，向马来半岛进发。第25军的作战要领是：以第5师团为基干的军主力部队，8日拂晓，以主力在泰国的宋卡登陆，以一部在北大年登陆，分别占领机场，同时不失机宜地突破泰马国境，从亚罗士打及贝汤方向顺半岛西海岸向霹雳河一线挺进；佗美支队同日拂晓在马来亚的哥打巴鲁登陆，占领该地机场，然后顺半岛东海岸向瓜拉丁加奴和关丹方向挺进；近卫师团在开战之初，在第15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中将的指挥下进驻泰国后，循陆路和海路逐次向马来亚境内转进，至迟在开战后第15日集结在第5师团的后面；第5师团和佗美支队的车辆及重武器在开战后第8日在宋卡、北大年、哥打巴鲁登陆；以第18师团为基干的军主力部队于开战后第25日在宋卡和北大年登陆，确保霹雳河以北地区的安定；在霹雳河一线调整部署后，于开战后第15日渡河，向吉隆坡前进，占领该地后继续向柔佛海峡挺进；最后，集结全部战斗力，以主力在柔佛海峡长堤以西地区渡过海峡，攻占新加坡。

为了确保马来亚作战取得成功，日军大本营进行了长期周密的计划和组织。1939年欧战刚刚爆发，一名少佐参谋军官就以外交人员的身分对马来亚和新加坡进行了详细考察。1941年春，陆军在台湾成立了八二部队，在满脑子充斥“大东亚共荣圈”奇思怪想的过政信中佐的带领下，日军参谋人员研究了日本商人和宗教组织存放在台湾的关于东南亚的全部地理、种族和政治情况的资料。为了弥补资料中的空白，让政信和他的同僚开始乘坐日本商业航空公司的飞机和日本海军海岸巡逻队的小船，对马来半岛进行全方位的侦察。直到10月份，日军大本营才根据辻中佐的最新侦察结果确定了最后的进攻计划。

太平洋战争第一枪

12月6日午后不久，从马来亚北部哥打巴鲁空军基地起飞执行巡逻任务的一架“哈得逊”式轰炸机从云层中钻了出来，发现了在海面上行驶的日军船队。由于飞机已飞到最大航程，飞行员没有继续跟踪下去。他返回基地后，汇报了亲眼目睹的情况：许多船只——显然是商船——由巡洋舰和驱逐舰伴

随着，有些驶往西北，有些向西，还有一些向南驶去。

飞行员的报告在马来半岛上辗转 350 英里，传到设在新加坡的英国远东司令部后得到了及时研究。但日本人的目标究竟是泰国还是马来亚，一时还难以确定。如果是泰国，英国将面临微妙的局势。在所有东南亚国家中，只有泰国未成为某个遥远帝国的附庸。在马来亚的英军早就制定了一项“斗牛士”计划，即当日本入侵泰国南部意图明显时，英军必须抢先控制克拉地峡靠近马来亚国境的宋卡、北大年机场。克拉地峡是泰国南部与马来亚北部接壤的狭窄地峡。计划虽然早已制定，但在伦敦的英军总参谋部一再敦促要克制，不要把泰国推向日本一边。因而，英军远东最高统帅罗伯特·布鲁克-波帕姆空军上将签发了让所有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同时增加了暹罗湾上空的侦察飞行次数，但只字不提“斗牛士”计划。

翌日，暴风骤雨严重妨碍了能见度。帕西瓦尔将军紧张地等在司令部，但什么报告也没有。下午 5 点 30 分，英军飞机发现一些日本舰艇驶往宋卡。6 点 30 分，又有飞机发现一些舰艇驶近北大年。帕西瓦尔立即去找布鲁克-波帕姆，两人又去找英国远东舰队司令官托马斯·菲利普斯海军上将进行协商。正好是晚饭时间，三人边喝白葡萄酒，边讨论执行“斗牛士”计划的问题。菲利普斯建议立即行动。帕西瓦尔则认为，日军已接近宋卡，即使立即执行“斗牛士”计划，英军到达宋卡也在 8 日 2 点以后，很有可能成为已登陆的日军坦克的牺牲品，他建议避免这种无益的兵力消耗。最后，布鲁克-波帕姆上将一锤定音，决定不执行“斗牛士”计划。

帕西瓦尔将军刚刚入睡，山下奉文的船队已兵分三路，在距宋卡、北大年、哥打巴鲁不远处的海面下锚停泊了。当地时间 23 点 45 分，华盛顿时间 11 点 15 分，珍珠港时间 5 点 45 分，日本海军护航舰开始炮轰哥打巴鲁一带海岸，打响了太平洋战争的第一枪。日本很明显是不宣而战，因为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奉命于 13 点向美国递交停止谈判的照会；至于对英国，则根本没有通知。袭击珍珠港的时间按计划是应与炮轰哥打巴鲁同时进行的，只是因为担心天未亮就从航空母舰上起飞危险性太大，才临时推迟两小时左右。

午夜时分，第一批日军开始在猛烈的交叉火力的掩护下登陆。哥打巴鲁空军基地的“哈得逊”式轰炸机奉命对日军船队进行袭击。英军飞行员英勇奋战，以损失 7 架的代价，击沉“淡路山”号运输舰，重创另外 2 艘运输舰，迫使美支队长在第二批登陆后决定停止卸载，船队向北大年方向退避。

已登陆的日军被英军从海滩后面小地堡射出的机枪火力打得拾不起头，进攻一时受阻。直到天色微明时分，一个日军工兵才从沙土中爬起，奋不顾身地用肉体堵住了一座地堡的射击孔。就在他被打得粉身碎骨之际，他的战友们用手榴弹炸毁了地堡，从而占领了阵地，逐渐突破了英军的沿海防线。

过政信中佐率领日军在泰国境内的宋卡登陆。在滩头，他没有发现按计划应来迎接他们的日本驻宋卡领事馆的官员。当他率队抵达领事馆门前时，睡眼惺忪的日本领事看到大批皇军，惊得一时说不出话来。过让领事开车带路去警察局，打算用 10 万泰国银币收买当地人。汽车开到距警察局不远的地方，一排枪弹迎面打来，击碎了一盏车前灯。过的翻译用泰语喊道：“别开枪！我们是日军。同我们一起打英军吧！”对方回以更加密集的射击，日本人不费一枪一弹就想顺利过境的梦想就此宣告破灭。后来，只是在日军入侵已成既成事实的情况下，泰国銮披位政府才被迫下令停止抵抗，并且签订了《日泰同盟条约》，正式加入了轴心国阵营。

8日清晨4点左右，位于马来半岛南端近海的新加坡遭到了战争期间的第一次空袭。半小时前，战斗机作战指挥部就接到报告说，在距新加坡140英里的上空发现了国籍不明的飞机。指挥部一再打电话给民间防空指挥部，但那里无人接电话。结果，市区的灯光就成了日军飞行员寻找轰炸目标的极好标志。由于一时找不到管总开关的人，整个空袭期间，市区的街灯一直亮着，造成63人被炸死，133人受伤，其中大部分是华裔商人和锡克守夜人。

为了安定民心，布鲁克-波帕姆上将和帕西瓦尔中将联名发表了一份通告。该通告称：“我们已作好准备。我们早有警觉，有备无患……我们充满信心。我们的防御巩固，武器精良。敌军何足惧？日本连年肆无忌惮地进攻中国，已筋疲力尽。信心与决心，胆识与为事业献身的精神，必将鼓舞我们军队中每个战士。至于市民们，无论是马来人、华人、印度人或缅甸人，我们期望你们发扬东方人固有的美德——耐心、坚韧与冷静。这些美德必将有助于将士们取得最后和彻底的胜利。”这份通告是八个月前起草的，由于没有根据局势的发展加以改写，因而被后人称为“史无前例的充满错误判断的文件”。

后方的指挥官们仍在自吹自擂的时候，前方的英军士兵却在浴血奋战。通往哥打巴鲁空军基地的道路上布满了地雷，但是，日本士兵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身体在雷区里滚动，为后面的战友开辟通路。8日下午，从印支半岛南部飞来的日本陆军的飞机轮番轰炸和扫射该基地。16点左右，谣传日军已抵达基地周围，守军顿时惊慌起来，开始撤退。基地人员放火烧毁大楼、作战室和大多数仓库。仓促之中，他们忘记了销毁库存的炸弹和燃料，也没有破坏跑道。在日军登陆的24小时内，哥打巴鲁空军基地就落入日本人手中。

开战第一天的夜幕降临时，日军不但占领了哥打巴鲁，而且空袭了马来半岛北部的其他机场。158架马来英国空军实际能用的飞机只剩下了10架，根本无法支援地面作战部队和水面作战舰艇，制空权已被日本人牢牢地控制。

英国远东舰队的覆灭

随着马来半岛制空权的丧失，阻止日军继续登陆、减轻英军地面部队所受压力的任务，自然而然地分配给英国远东舰队。12月8日夕阳西下时，由6艘军舰组成的特混舰队驶出章宜海军基地，前往宋卡去袭击那里的日军运输船队。

登上旗舰“威尔士亲王”号的是海军上将托马斯·菲利普斯爵士。他以前曾任英国海军部的副参谋长，因身材矮小而被人称作“大拇指汤姆”。他的强烈信念是“轰炸机不是战列舰的对手”。在他率领舰队出航时，他对未来战斗的严酷性并没有充分的认识，他相信自己的智慧和舰队的力量。“威尔士亲王”号排水量3.5万吨，装备有95门最新式的机关炮，外加32门高射机关炮和标准的高射炮多种。据说各种武器如果同时开火，1分钟内能打出6万发炮弹。该舰5月份刚刚服役，就在北大西洋参加了围歼德国战列舰“俾斯麦”号的战斗。8月，它护送丘吉尔首相前往加拿大的纽芬兰湾。就在该舰上，英美两国首脑签署了著名的《大西洋宪章》。巨型战列巡洋舰“反击”号排水量3.2万吨，高射炮群的威力与“威尔士亲王”号不相上下。有这样的主力舰压阵，外加4艘驱逐舰，菲利普斯不惧怕任何型号的日本飞机。

出海大约5小时后，菲利普斯接到了他的参谋长发来的电报，声称在预定发起攻击的10日不可能派出战斗机掩护。上将耸了耸肩，并没有把这件事

放在心上。

9日的天气情况对英国人极为有利，热带阵雨不断，海面上雾气蒸腾。英国舰队没有直接沿海岸北上，而是驶向东方，然后再北上，这样就避开了从西贡起飞的日本海军飞机的侦察。

下午1点45分，日军的伊65号潜艇发现了正在北上的英国远东舰队。潜艇的报务员赶紧报告这一情报，但是由于天电干扰严重，他一再发报仍无法使对方明白。在西贡的朔庄机场，日本海军第22航空战队司令官松永少将根据清晨派往新加坡的侦察机的报告，确信“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还在军港内。直到下午3点，西贡终于听清了伊65号发来的电报：2艘敌主力舰和4艘敌驱逐舰正在昆仑岛附近以14海里时速向北行驶。这份情报看来比侦察机的报告更合乎逻辑。于是，松永少将下令给轰炸机装上鱼雷，连夜起飞去寻找英国舰队。与此同时，由小泽治三郎中将率领的护送日军登陆后正在返航途中的舰队立即进入迎战部署，由近藤信竹中将指挥的作战舰队也急忙南下，准备在航空部队攻击英国舰队时予以策应。

下午5点左右，菲利普斯发现了近藤舰队派出的3架水上侦察飞机，但他不知道日机并没有注意到他。他下令舰队全速向西行驶，造成直接驶往日军登陆滩头的假象。同时，他命令燃料快要耗完的“特尼多斯”号驱逐舰按原航线返回新加坡，等到第二天清晨用无线电发报，请求提供战斗机掩护。

日军侦察机飞走后不久，英国远东舰队突然掉头向南。菲利普斯让各舰舰长向全体人员宣布，舰队已被日本人发现，因而必须放弃使命，返回新加坡。他的这项谨慎决定使他在无意中避开了日本飞机对他的攻击。

从西贡朔庄机场起飞的日军第22航空战队的鱼雷轰炸机来到伊65号潜艇指明的地点后，抛下了照明弹，还真的发现了一支舰队。就在低空俯冲、将要投掷鱼雷时，日机才发现攻击目标原来是小泽护航舰队的旗舰“乌海”号。日机悻悻返航，它们不知道，英国人就在小泽舰队南面的不远处。

深夜0点40分，菲利普斯收到一封电报，声称日军在新加坡和哥打巴鲁之间的关丹港登陆。其实，这是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一群水牛踩响了埋在关丹滩头的地雷，当地守军却误以为日本人已经登陆，就赶紧向新加坡的司令部汇报。菲利普斯信以为真，决定前去攻击日军护航舰队。他估计，南下的“特尼多斯”号会叫来战斗机为他在黎明时分发起进攻时提供支援。

凌晨，日本海军伊58号潜艇艇长发现“反击”号战列巡洋舰驶入他的潜望镜的十字标线。他发射了6枚鱼雷，却无一命中目标。不过，他拍发的紧急电报被西贡第22航空战队收到。天还未亮，96架高空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10架侦察机就陆续从朔庄机场起飞了。

上午8点，英国远东舰队抵达关丹海面。菲利普斯派“快捷”号驱逐舰进港查明情况。在对该港各个出入口进行了仔细的侦察后，“快捷”号报告说：“一切就像一个下雨的星期天下午那样平静。”菲利普斯断定日军在附近某个地方登陆，便命令舰队调头向北，去追踪“反击”号早些时候发现的一队行迹可疑的驳船。

将近10点钟的时候，南下的日本飞机发现了“特尼多斯”号驱逐舰。在随后的半个小时里，这艘服役期已经很久的驱逐舰在几十颗炸弹掀起的水柱中躲来躲去，并发出了遭到轰炸的报告。

“威尔士亲王”号收到了这个求救信号。菲利普斯意识到舰队将要面临致命的危险，赶紧放弃了向北追踪的幻想，掉头向新加坡冲去。

日本飞机在潜艇汇报的海域搜索了多遍，都没有发现目标，便继续南飞到新加坡的上空，仍然没有发现英国舰队的踪影。快要耗尽的燃油迫使机群开始返航。

就在日军飞行员埋怨潜艇提供的情报不准确的时候，一架日军侦察机在关丹东南 70 海里处透过云层发现了英国舰队。返航途中的日军飞机听到这个消息后，互相招呼着拥向攻击目标。在西贡，松永将军也穿上了飞行服，准备在第一批飞机攻击未能得手时，亲自指挥第二次攻击。

11 点 10 分刚过，“反击”号高射炮台上用于监视地平线的雷达屏幕上出现了第一批日机的尖头脉冲信号。三分钟后，9 架双引擎一式轰炸机迎头猛扑过来。霎时间，军舰上的数百门高射炮同时开火，碧空中绽开一朵朵棕色的蘑菇云。“反击”号的机库甲板被一颗炸弹击中，但前进速度没有受到影响。它用信号向旗舰示意：战斗力没有削弱。

短暂的间歇时间过后，“威尔士亲王”号发现一队日军鱼雷轰炸机从右舷地平线上空飞过来。它们首先陡直上升，钻进附近的一块云层里。然后，5 架飞机从 5 个不同的方向发射了 5 枚鱼雷。舵手规避了 3 枚，但第 4 枚击中了舰尾，打坏了舰舵，使航速从每小时 30 海里降到 15 海里；第 5 枚命中通讯舱，大量海水涌入，使通讯设备不能再使用了。“威尔士亲王”号开始向左舷倾斜 13 度，桅杆上升起 3 个黑色气球，表明军舰已失去控制。

“反击”号舰长威廉·坦南特从信号兵那里得知旗舰还没有请求战斗机前来支援后，便打破出海来一直保持的无线电静默，向新加坡发报：“敌机正在轰炸。”英军司令部只得把剩下的 6 架“水牛”式战斗机送上天空。飞往战区起码需要一个多小时。

12 点 20 分，壹歧大尉亲自率领另外 14 架鱼雷轰炸机，迎着密如骤雨的高射炮火，扑向“反击”号。15 架飞机从 15 个方向同时开始进攻，使坦南特舰长根本无法看清鱼雷的航迹，也无法转舵。据日本人计算，15 枚鱼雷中有 14 枚击中目标。这艘 25 年舰龄的巨舰终于难逃厄运，八分钟后就沉入海底。

20 余架弹药未用完的日本飞机又盯上了已受重创的“威尔士亲王”号。鱼雷和炸弹轮番向这个庞然大物袭来。下午 1 点 19 分，这艘“皇家海军不沉之舰”像一头受伤的河马似的，笨重地向左倾覆，几乎不到一分钟就从海面上消失了。菲利普斯上将主动陪着自己的军舰一起沉入海底。

日本飞机撤离了战场，它们没有多余的炸弹或鱼雷来攻击驱逐舰，甚至没有多余的机枪子弹来扫射那些在海水中挣扎的幸存者。几分钟之后，6 架“水牛”式飞机姗姗来迟，帮助调查战舰遇难情况并掩护营救行动。

在这场海战中，英国损失了 2 艘军舰、840 名海军官兵，日本仅损失了 3 架飞机、21 名机组人员。可以说，日本取得了“完胜”，难怪丘吉尔声称“从来没受过比这次更为直接的打击”。

对塔兰托和珍珠港的袭击，证明飞机可以击沉静止的战舰。九个月前英国皇家空军击沉“俾斯麦”号战列舰与 12 月 10 日这天的战斗情况，证明缺乏空中保护的大型战舰在海上同样容易受到攻击。这一切都无可争议地证明了大型战舰主宰海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横扫马来半岛

太平洋战争仅仅打了三天，盟国方面在远东的空军主力就在菲律宾的拉克机场被消灭，海军主力则在关丹港外被歼。失去制空权和制海权的盟国

地面部队面对来自空中、海上和地面的攻击，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在马来半岛上，以第3英印军和第8澳大利亚师为中心，部署有新、马英军总兵力的2/3，约5.8万人。由于要保卫的地点很多，因此帕西瓦尔将他的部队和物资分散到各处，结果造成每一处的兵力都不超过5000人。

在西岸，国境线附近有第6、第15英印旅，统率它们的第11师司令部在双溪大年，往南在怕保有第3军的预备队第28英印旅，在吉隆坡有第9英印师及第3军司令部，再往南在波德申有马来英军直属的第12英印旅。

在东岸，第9师所属的第8英印旅在哥打巴鲁，第22英印旅配备在关丹。担当马来南部防御的第8澳大利亚师的司令部及其第22旅在东南岸的丰盛港，第27旅则配置在柔佛州中部的居銮。

从宋卡登陆的日军第5师团主力，在越过泰马边界后，在边界以南大约30英里的地方，到达马来英军惟一预先部署的防御阵地吉打防线的前沿。在这里，除了原有的第6、第15英印旅外，第28旅也被调了上来，合计有8个营的兵力。不过，这8个营中只有2个是由英国人组成的，其余的都是印度人。印度兵没有接受过丛林战的训练，甚至连坦克都没有见过。

第5师团将突破吉打防线的任务交给了以佐伯静夫中佐为队长的搜索第5联队的581人组成的挺进队。11日下午1点，佐伯挺进队以10辆中型坦克为先导，向第14旁遮普团第1营的阵地发起攻击。此时，雨下得很大，道路两边布置着反坦克炮、机枪、装甲车、卡车，但印度士兵们却在橡胶林中的帐篷里避雨。佐伯以最前面的坦克开第一炮为信号，10辆坦克一齐开火。目标不管是车还是炮，统统都用坦克炮予以摧毁。对惊恐中跑出帐篷的印度兵，则用7.7毫米的机枪子弹予以扫射。

完全没有防备坦克攻击的英印官兵们没作任何抵抗就溃败了。在他们的后方，第1廓尔喀团第2营受其影响，也从路旁的森林里向南溃逃。

英军最高司令部接到日军在吉打防线的中部打进一个楔子的报告后，连夜从防线两端调来部队，试图歼灭这股日军。可是，12日上午，第5师团的后续部队赶到，打退了英印军队的反击，并且扩大了突破口。

第11英印师的师长见反击不奏效，便在多次申请但并未被批准的情况下，于傍晚时分主动放弃了吉打防线，把那儿的布雷区、铁丝网、战壕、粮仓、弹药库、300辆卡车和装甲车拱手让给了日本人。一夜逃窜之后，该师师长清点人马时发现，第15旅只剩600人，第6旅溃散了一半，第28旅整整丢掉一个营。

吉打突破战，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随后进行的一连串战斗的缩影：步兵要涉水过河向前渗透，以便让工兵们能修复被炸的桥梁，然后坦克猛冲向前充当开路先锋，一直冲到下一条桥梁被炸的河流旁边。为了迅速跟上坦克，步兵要广泛使用自行车。这种自行车部队最适合于在充斥各种路障的道路上前进，能够对撤退中的英军殿后部队保持持续的压力。

12月17日，山下奉文的高级作战参谋过政信中佐觉察到英军防御部队的衰弱的战斗力，便重新设计了一张作战计划日程表：12月28日，进到霹雳河、占领槟榔屿；1942年1月7日，全部渡过霹雳河；1月17日，占领吉隆坡；1月27日，占领柔佛州；2月11日（建国纪念日），占领新加坡。其中占领新加坡的时间比原定的3月10日（陆军纪念日）提早了一个月。

25日，以第5师团第42联队为基干的挺进队，已经在瓜拉江沙附近渡过霹雳河，逼近南方的怡保。马来英军丧失了反击的机会，充其量不过是组

成小股游击队，想要拼命扰乱日军的后方。但是，就连这个企图也被日军一连串的自行车队的快速进攻所打破。

12月底，丘吉尔和罗斯福联合主持了在华盛顿召开的、由英美两国军事首脑参加的“阿卡迪亚”会议，并且重申了“欧洲第一”的战略原则。丘吉尔还声明，新加坡必须坚守半年，才可能赢得时间，获得大量的增援部队。不过，英美同意组建一个美英荷澳四国最高司令部，并由英国将军阿奇博尔德·韦维尔担任司令官，负责指挥远东战区的作战。

1942年1月7日，韦维尔上将从爪哇岛万隆他的司令部飞往新加坡作短时间视察。前一天晚上，15辆日军坦克突破了第11英印师的防线，占据了防线后面的斯林大桥，打开了通向吉隆坡的门户。11日，第5师团冲进了吉隆坡。

帕西瓦尔将军声称，他的部队未能阻止日军的进攻是因为“过度疲劳”。为了使他们有时间从疲劳中恢复过来，韦维尔同意他们撤退150英里，在柔佛州的双溪麻坡河防线驻守。这是越过海峡撤到新加坡之前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

13日，5艘美国船抵达新加坡码头。这是从中、近东方面勉强抽出的增援部队，以第18师的第53旅为基干，全部为英军部队，但因在闷热的船上航行两个半月，全体人员都精疲力竭。船上还装载有新式的“飓风”式战斗机51架，但只来了24名飞行员。

第8澳大利亚师师长戈登·贝内特少将奉命防守西线，在他面前是日军的近卫师团和第5师团。贝内特少将使出全部力量，也仅仅是把日军拖住了10天后就不得不撤往新加坡。在马来半岛东面，日军第18师团也击溃了当地守军，从而导致马来英军的全面崩溃。

1月31日中午时分，第5师团第9旅团冲进了新加坡对岸的柔佛巴鲁市。马来英军的殿后部队是一支被打垮了的苏格兰“阿盖尔斯团”的90名幸存者。他们用风笛吹奏着《高原之子》和《浅棕色头发的珍妮》的曲调，于2月1日黎明退入了新加坡。上午8点，随着沉闷的爆炸声，联接新加坡和马来亚70英尺（210米）宽的大石堤靠陆地的那一端被炸得飞上了天。石堤炸毁后，新加坡与马来亚海岸间只有300英尺（900米）宽的水面。

降服新加坡

新加坡东西长26英里，南北宽14英里，大部分居民住在岛南部的新加坡城。除了新加坡城，岛上还有一些分布稀稀落落的村镇，此外就是橡胶园和丛林了。

日军进攻新加坡的作战计划并不是按惯例那样事先由参谋本部制定，而是由山下奉文的第25军自行制定的。山下决定以第5、第18师团为主力，在石堤的西面即新加坡的西北岸登陆，同时以近卫师团在石堤的东面制造登陆的假象，迷惑英军。

为了不让英军察知行动意图，山下在《新加坡攻略计划》中特别强调了要对进攻准备工作绝对保密，命令兵力集结地区的居民迁出，禁止部队在白天调动，停用一部分无线电台及另设电台拍发假电报等。各个师团还为此想出了一些独特的办法，例如，第18师团为了不让英军看到炊烟，每顿饭都到集结地点后面8公里以外的地方去做。

与此同时，近卫师团则在石堤东面大张旗鼓地进行备战工作。曾参与对美谈判的岩畔豪雄大佐所在的第5联队，夜间动员40辆左右的空卡车，在前

往海岸边时故意打开车前大灯并且吵嚷鸣笛，返回时则开小灯并且悄声行驶。这样反复进行多次，伪装成大部队在新加坡东北岸的对面集结的假象。早晚间还在橡胶林里升起几百条炊烟，并设置几个发假报的电台，令人觉得高级司令部似乎就设在这里。

在制空权方面，用于支援进攻新加坡的战斗机、轰炸机、侦察机一共是162架。炮兵部队则有：作为主力的24厘米榴弹炮一个联队，独立山炮和野战重炮各一个联队，迫击炮两个大队。共有大、中口径炮168门，再算上小口径，就有400门。

相比之下，新加坡的守军在人数上还是有优势的。他们有8.5万人，其中战斗部队约7万人。但是，在地面兵力中，第3英印军和第8澳大利亚师都在马来亚受到过沉重打击，编制完整的只有印度兵一个营、澳大利亚部队四个营和两个机枪连。第18英国师虽然编制完整，但只受过沙漠战的训练。

在大炮的数量方面，英军也略微占优。仅火炮就有海军基地的15英寸炮5门、9.2英寸炮6门、6英寸炮16门、高射炮150门，另外还有75毫米步兵炮、25磅山炮、4.5厘米曲射炮、反坦克炮、野炮等，总共有600门以上。但是，许多对着南方大海的大炮都是固定的，无法掉转炮口面向北方。

在飞机方面，英军则是糟糕透顶。到2月5日时，岛上的4个机场只剩1个未被破坏，从英国运来的“飓风”式战斗机基本上在地面上就被击毁了，只剩下几架老式的“水牛”式战斗机。

最为重要的是，帕西瓦尔对日军的登陆地点判断错误，并且武断地坚持要在滩头消灭日军。他不顾韦维尔上将的劝告，把第18英国师和第11英印师部署在东北面的开阔地上，而把热带植物丛生的西北海岸交给第8澳大利亚师和第44英印旅。

由于深信帕西瓦尔有足够的军队和军用物资来抵抗日军迫在眉睫的进攻，新加坡总督申顿·托马斯爵士宣布，新加坡将要书写“（大英）帝国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平民们仍在阻挠战备工作，他们坚决要求军队出具“主管当局”允许在高尔夫球场上挖壕或砍伐棕榈树的书面许可。只是在章宜海军基地里代价高昂的新建设施开始被炸掉的时候，老百姓才意识到眼前危险的程度。愈来愈烈的日机空袭引起了无法控制的火灾，由于缺少防空洞，伤亡是惨重的。城外的沟渠成了爬满苍蝇的尸体的墓穴，衣衫褴褛、醉醺醺的逃兵在街上游荡，洗劫被炸塌的房屋。

2月7日傍晚，日军发动了佯攻。近卫师团用20艘汽艇把400名士兵和2门山炮运上了海峡中一个能望见实里达海军基地和章宜要塞的小岛。次日黎明，日军大炮开始轰击章宜。帕西瓦尔果然中计，向东北岸派出了增援部队。随着白天的消逝，日军有条不紊地把炮口转向石堤西面的英军阵地上的暗堡、战壕和铁丝网。那才是他们要去登陆的地点。

8日晚上10点30分，由4000人组成的第一批登陆队登上了300条胶合板强击艇。当这支小舰队逼近新加坡西北岸的时候，日军军、师团的炮兵队急不可待地开始集中轰击2500名澳大利亚官兵。

登陆的日军，顾不上确保桥头堡，就一群群地向内地挺进。守军虽然在第二批日军登陆以后开始了射击，但不断受到侵入阵地的日军从侧背方向发起的袭击。午夜时分，守卫在滩头的澳军就开始撤退了。

这天晚上，在石堤西侧的克兰基河附近，近卫师团也登陆了。至此，第25军的近卫师团从北面，第5师团从西面，第18师团在第5师团右面沿着

南岸，从三个方面向岛中央攻了过来。

10日早晨，山下奉文和他的参谋人员一起，登上由三条小船拼成的筏子到达对岸，把战斗指挥所推进到天嘎机场以北原来的英军高射炮阵地，亲自指挥日军对裕廊防线的进攻。该防线是英军在岛内沿着西面的隆起部建立的第二道防线。日军的凶猛和神速的进攻，弄得这道防线的野战指挥官惶然不知所措，他们过早地下令进行另一次撤退。

同一天，韦维尔将军从爪哇乘水上飞机抵达新加坡，他搞不明白人数占优势的英军为何挡不住日军的进攻。丘吉尔首相也发来一道感情激动的命令，声称整个英军的声誉濒于危机，整个大英帝国的荣誉濒于危机。“美军在人数占压倒优势的敌人进攻下守住了巴丹半岛，俄军正在击退德国精锐部队，几乎毫无现代化装备的中国军队抗击日军已达四年半之久。如果我们把夸为要塞的新加坡丢失给人数处于劣势的敌人的话，是我们的耻辱……决不能投降，也决不能想投降。每一支部队都必须奋战到底，与敌人短兵相接。”

2月11日太阳升起的时候，日军已经控制了半个岛屿。在市郊，日军先头部队隔着废弃的跑道与英军交火。然而，日军的弹药已经少到了危险的程度，山下奉文迫切需要吓唬住英军。于是，他下令把29份《对敌军劝降书》分别装进附有红白带子的木盒子里，让观测飞机空投到守军阵地上。

帕西瓦尔最初没有理睬劝降书，他寄希望于最后一次反攻。当他得知日军第5、第18师团直接冲到了武吉智马水库区时，立即从北边防线上调来两个营。这次作战很有效。一直受到第18师团压迫的第44英印旅和第1马来旅，抓住日军变更方向的机会进行了整顿，并协同增援来的生力军从水库区东南的侧翼对日军发起了反击。

武吉智马附近的激战一直持续到第二天。近卫师团好不容易从水库区东侧斜着逼近制高点，总算攻下了武吉智马，可是第25军的战斗力也显著下降了。第一线各师团所属的火炮，有的甚至只剩几发炮弹了。士兵携带的粮食也所剩无几，不少士兵只能靠吸吮残留在口袋里的一点豆酱粉充饥。已经开始有参谋向山下建议停止进攻，甚至撤回到马来半岛去。山下没有采纳这种意见，相反，为了使老百姓产生恐怖心理，他下令轰炸新加坡市内的炮兵阵地。有的炸弹落到了平民区，造成了不小的人员伤亡。

已成强弩之末的日军的最后一击终于收到了效果。15日上午，帕西瓦尔召集全体指挥官开会，告诉他们，汽油以及野战炮和40厘米高射炮的炮弹即将告罄，饮水再过24小时也将点滴不剩。他还宣读了韦维尔上将拍来的授权决定是否投降的电报。指挥官们一致同意投降。帕西瓦尔下令销毁密码本、秘密文件、武器后，就派遣纽毕根少将等为军使赴日军阵地。

山下奉文慎重地研究了纽毕根少将带来的帕西瓦尔的信件。信中说，希望在新加坡市政厅内和总督一起举行停战谈判。山下有些怀疑英军投降的真实性，便派情报参谋杉田一次中佐去和纽毕根少将交涉，提出大致的投降条件，同时坚持要帕西瓦尔将军亲自前来。

投降者们驱车来到武吉智马附近的福特汽车工厂。在乱糟糟的厂房里，一群吵吵嚷嚷的日本记者和电影摄影师把他们团团围住。身着笔挺的土黄色陆军服的山下奉文与军服上积满污垢的帕西瓦尔，分坐在一张未铺桌布的桌子的两旁。山下开门见山他说：“我军除了考虑你们投降外，其他一律不予考虑。”

“在晚上10点30分以前我们恐怕不能作出最后答复，”帕西瓦尔回答

说。他无意把仗再打下去，只是想在签字投降以前先把细节谈妥。

山下认定英国人是想拖时间，他怕夜长梦多，便干脆他说：“只要回答我们的条件能不能接受就行了。事情要解决就得快，否则，我们准备恢复攻击。”

日军方面的译员由于英语不熟练，翻译起来结结巴巴，自告奋勇的杉田中佐的英语也很蹩脚。英军方面的译员怀尔德少校则要一宗宗地查看英日辞典。场面更僵了。

山下不耐烦了。“你们若不投降，我们就按计划进行夜袭。”

“日军能不能留在原地不动？”受惊的帕西瓦尔问道，“我们明天上午5点30分再谈判？”

“不行！”山下故意用发怒来掩饰内心的不安。“我要求今晚就停止敌对行动。我还要提醒你们，没有什么可争论的。”

帕西瓦尔被唬住了，他喃喃他说：“我们将在晚上8点30分停止射击。不过，今晚是否还是各自留在原地不动为好？”

帕西瓦尔的含糊态度使山下起了疑心，他紧追不舍他说道：“你虽然已同意了我们的条件，但是还没有明确表示是否答应投降。”

帕西瓦尔清了清嗓子，但还是没有说出一句话。

山下坐不住了，他大声逼问道：“投降还是不投降？是Yes，还是No？请作回答。”

“好吧，我同意。”帕西瓦尔声音微弱他说出了他最不想说的话。

晚上7点50分，帕西瓦尔在投降书上签了字。40分钟后，隆隆的枪炮声突然沉寂了。素有“狮城”之称的新加坡，这个举世闻名的要塞，属于日本人了。前后70天，山下奉文以伤亡9824人的代价自北向南横扫马来半岛650英里，直至新加坡。日军缴获的各种火炮约740门，乘用车及卡车约1万辆，轻重机枪2500挺以上，步枪约6万枝，子弹约336万发，另外还有大量的军需物资和粮食。马来守军13.87万人中有13万以上的人被俘。

日军攻下马来亚和新加坡，不仅为即将进行的攻占荷属东印度作好了准备，而且为向西进入印度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2月16日，昭和天皇裕仁特意颁发敕语如下：

马来方面作战的陆海军部队，在紧密配合、协同作战下，断然实行困难的海上护航、输送及果敢的登陆作战，耐炎热，冒瘴病，长驱直入，所向披靡，神速攻克新加坡，从而摧毁英国在东亚之根据地。

朕深嘉奖之。

东京的报纸在评价这次日军有史以来最大的陆战胜利时得意洋洋地宣布：大东亚战争的大局已定，最后胜利非日本莫属。

第 38 章 占领菲律宾

美英不可分

菲律宾是一个由 7000 多个岛屿组成的岛国，地处亚洲东南部，北隔巴士海峡与被日本瓜分去的中国台湾省遥对，西濒南中国海，南与马来亚、荷属东印度隔海相望，东临太平洋，是沟通太平洋和南中国海、印度洋的交通要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1543 年，西班牙殖民者踏上这块土地，并按西班牙王位继承者菲律普的名字称该群岛为菲律宾群岛。1565 年，菲律宾被西班牙殖民者占领，从此遭受西班牙殖民统治 230 多年。1898 年美西战争后，美国占领了菲律宾。菲律宾成了美国惟一的殖民地，是美国染指亚洲的跳板。

1935 年年底，根据美国国会通过的《泰丁斯—麦克达菲法案》，菲律宾成为美国的自治领。美国允诺，10 年后就同意菲律宾独立。曼努埃尔·奎松当选为首任自治领总统。奎松总统为了建立起一支菲律宾人自己的军队，特意赴美请来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充当他的军事顾问。

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不断膨胀，美日两国在东亚的磨擦日益增加。美军作战计划人员开始认真对待尘封已久的对日作战计划。该计划的代号是“桔色作战计划”。它规定：一旦日本对菲律宾的最大岛屿吕宋岛发动进攻，驻守该岛的美国守卫部队将在亚洲分舰队的支援下坚持六个月的时间，迟滞日军的进攻，然后撤退到多山的巴丹半岛和要塞岛屿科雷吉多尔坚守待援，阻止日军使用马尼拉湾。与此同时，美国主力舰队将从本土带来增援部队和新装备，最终与日军决战。

但是，“桔色作战计划”并非为全球性冲突而设计，它只是适用于美日两国间发生战争的情况。然而，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本世纪 40 年代时，欧洲已是战火连天。在美国人的眼里，伦敦显然比马尼拉更为重要。1940 年秋天，美英两国秘密达成了一项名为“彩虹 5 号”的新战略计划。该计划规定：如果与轴心国开战，同盟国赞成欧洲第一的原则，即在打败德、意法西斯之前，美国在太平洋上的作战应局限于防御性的。这实际上意味着美国将在未来的战争初期暂时放弃菲律宾。

就在美国人的战略重点逐渐移向欧洲的时候，日本人准备开始实施“南进”战略了。该战略的首要目标是占领荷属东印度，获得对日本帝国的生存必不可少的石油资源。而前进道路上存在着两大障碍：一个是菲律宾，一个是新加坡，它们分别是美国和英国在远东的政略和战略上的根据地。

自 1940 年末到 1941 年春，在大本营陆、海军部之间反复讨论了是否进攻菲律宾的问题。陆军方面以尽量离间英美为出发点，主张绕过菲律宾。海军方面则认为必须攻打菲律宾，其主要理由是：假如抛开菲律宾进行南方作战，势必会遭到以该地为基地的美军的攻击，因而就没有取得南方作战胜利的把握；确保荷属东印度的资源地带同日本本土之间的海上交通，对于进行作战是绝对必要的，而菲律宾是对这一海上交通线的重大威胁；为了便于完成南方作战，也需要把菲律宾作为作战的中间基地和补给基地。

人们不难看出，日军进攻菲律宾不是基于政治上或经济上的理由，而完全是基于作战的考虑，特别是海军作战上的要求。

1941 年 9 月 6 日，在天皇出席的御前会议上，通过了“不惜对美、英、荷一战”的《帝国国策实施要领》。进攻菲律宾一事被正式确定下来。

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南进态势，美国决定采取一些遏制措施。1941年7月26日，就在日军进占印度支那南部的前夕，罗斯福总统宣布以中将军衔将已经退役的麦克阿瑟召回美军现役，并成立由其领导的远东美军司令部，统辖远东全部陆军和空军。与此同时，总统还从应急资金中拨出1000万美元供麦克阿瑟动员菲律宾的军事力量，并将其与美国守备部队合并。以马歇尔为首的陆军参谋部也加紧向菲律宾运送武器装备和部队，并向麦克阿瑟保证，将优先提供给菲律宾340架新式轰炸机和130架新式战斗机。

尽管美国开始倾向于在远东建立强大的威慑力量，但是，欧洲第一的原则并没有改变，美国有限的军事力量无法两头兼顾。马歇尔的许诺一直到1942年5月才真正兑现。当战争爆发时，麦克阿瑟手下的部队只有11万余人（美军1.8万人、菲律宾军队1.2万人、民兵8万人），另有108辆轻型坦克、为数不多的几门大炮、35架B—17轰炸机、72架P—40战斗机和40架菲律宾空军老掉牙的飞机。

可笑的是，麦克阿瑟相信了马歇尔的保证。他认为，日本人最早也要到1942年4月才会发动进攻，那时他的地面部队人数将达到20万，再加上马歇尔许诺的飞机以及增援部队，他完全能够将日本人消灭在滩头，因而无需执行“桔色作战计划”中规定的退守巴丹半岛的命令。出于以上考虑，麦克阿瑟将宝贵的弹药装备都运到了靠近滩头的前沿地带，而未像“桔色作战计划”规定的那样运往巴丹，结果给未来的巴丹守卫战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与麦克阿瑟很不充分的备战相比，日本人在备战方面可以说是无可挑剔的了。鉴于驻菲美军具有一定的空中实力，日本认为，菲律宾作战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首先歼灭美驻菲空军。为此，日军作战计划规定，战争初期首先夺取制空权，在开战之后三天内歼灭美空军主力，同时在吕宋岛实施多处登陆，占领前沿机场，适时向前机动航空兵，以保障主力在马尼拉以北约110英里处的林加延湾登陆，然后南下占领马尼拉。另外，还分兵占领菲律宾群岛南部的棉兰老岛，最后占领全部岛屿。

为了实施菲律宾作战计划，日军特意组建了由本间雅晴中将为司令官的第14军。本间曾在率部攻打中国武汉时对中国军队施放毒气。第14军下辖2个师团、1个旅团共5.7万余人。直接支援作战的有海军第3舰队和第11航空舰队、陆军第5飞行集团，共有各型舰只43艘、陆海军航空兵飞机500架。此外，还有南方军的直属部队和进攻马来亚的部队予以支援。以上部队分别在台湾南部和贝劳群岛集结待命。

日军的数量虽然少于美军，但由于集中攻击几个地点，比起美军在各个岛屿分兵把守，具有局部的优势。况且，日军的参战部队都是久经沙场，而美菲联军中相当多的士兵刚刚接受了几个月的训练，即使是美军也是多年未经实战锻炼。再加上在海空军方面日本人具有无可争辩的优势，美方在战争初期处于被动是不足为奇的。

初战告捷

如上一章所述，马来作战是以奇袭登陆为重点，航空攻击与登陆同时进行。但是，菲律宾作战却采取了登陆作战的正攻法，即先进行航空歼灭战，获得制空权后再开始登陆作战。这是因为在日美空军的战斗力和配置的对比方面日方占绝对优势的缘故。

1941年11月末，预定用于占领吕宋岛北部和东南部的先遣部队已在马公（今澎湖）和贝劳群岛集结完毕。12月1日，预定在马尼拉东南方的拉蒙

湾登陆的第 16 师团抵达出发地点奄美大岛。12 月 6 日，预定在林加延湾登陆的第 14 军主力已分成三个船队，集结于高雄、马公和基隆。光是用于运输的船只就达 120 艘之多。

另外，陆军第 5 飞行集团也从中国东北调往台湾南部，并于 11 月下旬结束集中展开的备战工作。

万事俱备，只待一声令下，日本帝国军队就将全面出击，将美国人从菲律宾赶出去。

菲律宾时间 12 月 8 日凌晨 2 点 25 分，即夏威夷时间 7 日清晨 7 点 55 分，日本机动部队的航空兵开始轰炸珍珠港。日美两国进入战争状态。

3 点刚过，正在马尼拉饭店顶层套房内睡觉的麦克阿瑟中将被电话叫醒，他的参谋长理查德·萨瑟兰少将通报了珍珠港遭到空袭的消息。麦克阿瑟惊叫道：“珍珠港！它应当是我们最强大的据点！”

清晨 5 点，美国远东空军司令路易斯·布里尔顿少将来到麦克阿瑟的司令部。他的飞行员已经进入戒备状态。他来向麦克阿瑟建议立即派遣停放在克拉克机场的 18 架 B—17 轰炸机去袭击台湾。由于麦克阿瑟正在开会，萨瑟兰参谋长就让布里尔顿返回设在尼科尔斯机场的司令部待命，还特意叮嘱他在命令下达前不得采取任何进攻性行动。

7 点 30 分，麦克阿瑟收到陆军部的一封电报，命令他立即执行“彩虹 5 号”计划中有关对付日本的部分。然而，麦克阿瑟以缺乏战斗机护航为理由，拒绝出动 B—17 轰炸机去袭击台湾，只同意先派 3 架轰炸机去执行照相侦察任务。

与此同时，以台南市南方机场为基地的日本海军第 11 航空舰队的飞行员们沮丧地等候在各自的飞机旁。原来，从清晨起，台湾南部一带就被浓雾所笼罩，飞机根本就无法起飞。家原二四三中将非常担心美国飞机此刻前来轰炸他的机群，他确信菲律宾美军在得知珍珠港的消息后不会按兵不动，但他在漫天的浓雾面前毫无办法。

不过，以屏东、佳冬、潮州各机场为基地的陆军第 5 飞行集团，却在浓雾即将袭来之际出动了。但是，陆军的飞机由于续航距离短，没有能力去袭击马尼拉北偏西 50 英里处的克拉克机场。它们只是飞到了吕宋岛北部的上空，轰炸了土格加劳机场和碧瑶附近的兵营，然后就返航了。

9 点钟，设在马尼拉西北面 85 英里处伊巴机场的一部雷达发现了日军第 5 飞行集团的踪迹。布里尔顿立即紧急出动他的 36 架 P—40 战斗机准备拦截，并命令克拉克机场上的轰炸机升空以免遭袭击。

事实上，第 5 飞行集团的飞机没有飞到克拉克机场就返航了。布里尔顿再次向萨瑟兰请求轰炸台湾，同时下令仍在空中盘旋的轰炸机返回地面，以便加油和重新装弹。不久，麦克阿瑟打来电话，同意在侦察机确定目标之后出动轰炸机于当天下午早些时候去袭击台湾。

11 点前后，在空中盘旋的 B—17 轰炸机陆续返回克拉克机场。3 架准备去进行侦察的轰炸机装上了照相设备，另外 15 架则装上了炸弹。一切准备就绪后，飞行员们下班吃午饭去了。而此时台湾南部上空的浓雾已经散去，日本海军第 11 航空舰队的 98 架飞机开始起飞，向吕宋岛扑来。

正午之后几分钟，设在伊巴机场的那台雷达的操作员发现了入侵的日本飞机。他用电传打字发报机向克拉克机场发出警报。可是，收报员已经和飞行员们一起去吃午饭了。最后，他总算和一名上尉用电话联系上了。上尉答

应尽快地把雷达发现的情况报告基地司令或作战处军官。

上尉的行动速度不够快。12点30分，头一批日本零式飞机已飞临克拉克机场上空，开始在2.2万英尺的高空盘旋。日本飞行员看到下方1.5万英尺处有美国P—40飞机组成的一个小巡逻队正向伊巴机场飞去。美国人没有发现他们的敌人。

12点40分，当3架前往台湾执行侦察任务的B—17轰炸机开始在跑道上滑行时，日本海军的一式轰炸机飞临了机场上空。灾难降临了。一串串炸弹从空中落下，准确地命中了停在地面上的飞机、机库和其他地面设施。那3架试图起飞的B—17轰炸机被炸成一片火海。3架P—40“战鹰”式战斗机虽然成功地起飞了，但却无法挡住日机对克拉克机场的三波轮番轰炸。空袭整整持续了一个小时。

待硝烟散尽，美国远东空军的核心力量35架B—17轰炸机中有18架被彻底击毁，另外17架因事先转移到南方的棉兰老岛而幸免于难；72架战斗机中有55架被炸毁。日本人只损失了7架零式飞机。

在随后的一周里，美军的战斗机消耗殆尽，麦克阿瑟被迫命令布里尔顿将剩下的轰炸机撤往澳大利亚。12月25日，布里尔顿带着最后4架战斗机离开了菲律宾。从此，菲律宾的天空中只存在日本人的飞机，美军彻底丢失了制空权。

美国远东空军的覆灭，令海军同事们乱了阵脚。美国亚洲舰队司令托马斯·哈特上将早在开战前就将他的水面舰只（3艘巡洋舰和13艘驱逐舰）转移到荷属东印度的西里伯斯（今苏拉威西岛）和婆罗洲（今加里曼丹岛），只把潜艇部队和3艘支援舰留在马尼拉湾畔的甲米地海军基地。按照事先拟定的潜艇作战计划，美日一旦开战，1/3的潜艇将去攻击台湾、印度支那、海南岛等远距离日军基地，另外1/3的潜艇在吕宋岛周围海域巡逻以防范日军登陆，剩下的1/3在马尼拉湾留作战略预备队。

当哈特得知布里尔顿的空军在开战第一天就损失惨重后，支援陆军保卫菲律宾的信心严重动摇。他于9日夜里命令2艘支援舰撤离甲米地基地，只留下1艘老式的支援舰。

12月10日，日本海军第11航空舰队的大机群又飞临吕宋岛上空，对毫无还击之力的甲米地基地进行狂轰滥炸。哈特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基地在两个小时里变成一堆废墟。500人被炸死，2艘潜艇被炸坏，库存的233枚超级磁性鱼雷被全部炸毁，这些鱼雷本来是对付日军舰艇的有力武器。

清除了菲律宾海空防御障碍后，日本帝国陆军登场了。10日拂晓，以第48师团台湾步兵第2联队为基干组成的田中支队和营野支队，分别在吕宋岛北部和西北部的阿帕里和维甘登陆。负责守卫阿帕里简易机场的美军中尉，面对蜂拥上岸的2000多名日军，只得率领刚从镇上招募来的200名菲律宾新兵向南撤退。第二天，陆军第5飞行集团的18架战斗机就挺进到维甘机场。

12日，从菲律宾东面的贝劳群岛启航的木村支队在吕宋岛东南端的黎牙实比登陆，占领当地机场后开始北上。

20日，同样从贝劳出发的三浦支队在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的达沃东北地区登陆，救出该地的2.3万名日侨，并与在达沃西北地区登陆的坂口支队相呼应，击溃3500名美菲联军，占领了达沃市及其机场。

麦克阿瑟识破了日军的计划，他认为这几次小规模登陆行动不过是为了掩护未来的大部队行动而采取的牵制性攻击。他除了用小部队与日军周旋

外，主力仍旧原地待命。此时，美菲联军分成五个集团防守整个菲律宾群岛，主力部队是负责吕宋岛北部防务的、由乔纳森·温赖特准将率领的北吕宋部队，以及负责吕宋岛南部防务的、由乔治·帕克准将率领的南吕宋部队。

麦克阿瑟虽然预感到日军大规模登陆即将开始，却依然对在滩头击退日军抱有幻想，没有及时地按照“桔色作战计划”的规定将部队尽早地撤往巴丹半岛。

自从美国太平洋舰队在珍珠港遭到沉重打击后，美国军方领导人明白菲律宾已无法守住。但是，为了维护美国在亚洲的威信，为了鼓舞中国、新加坡和荷属东印度的抗日斗志，同时为了将苏联稳住在同盟国的一方，罗斯福总统决定在不违反欧洲第一的原则下，在优先建设澳大利亚这个未来反攻的基地的前提下，尽一切可能延长菲律宾抵抗的时间。这样一来，得不到有力支援而又不被允许撤退且面临日军封锁前景的驻菲美军，注定要进行一场以失败告终的战斗。

巴丹陷落

12月22日凌晨，由本间雅晴中将亲自指挥的第14军主力在3个船队共76艘船只的护送下抵达吕宋岛西海岸、距马尼拉110英里处的林加延湾。本间的作战设想是，首先面东登陆，在确认登陆安全后再向右转面南，沿狭窄的海岸地带，向吕宋平原挺进。另外，为了掩护左翼，部署了以步兵第9联队长上岛大佐指挥的上岛支队去占领登陆正面左翼要地圣费尔南多。

凌晨1点10分，日军船队进入预定锚地。此时天气骤变，乌云低垂，海面上升起高达2米的巨浪，给登陆作业带来极大困难。

美军“虹鱼”号潜艇发现了准备登陆的日军船队，并与其他6艘潜艇一起发起了攻击。但由于日军船队已安然驶入海湾，并在湾口布设了一道严密的驱逐舰警戒线，美国潜艇只击沉了1艘大型运兵船。这样，反击日军的任务就完全落在了防守滩头阵地的两个菲律宾师的肩上。

2点钟左右，在一大批战舰的猛烈炮火的掩护下，1.5万名日军中的第一批开始三个滩头堡登陆。面对久经沙场的日本兵的进攻，缺乏训练、装备低劣的菲律宾军队丢下一次大战时代的老式步枪，仓皇逃命。4点17分，日军第48师团主力在阿峨南方地区和阿林盖附近登陆成功，并很快占领了要冲罗萨里奥。6点30分，上岛支队在圣法维安西方登陆，并同这天早晨南下到圣费尔南多的田中支队取得了联系。本间司令官23日晨在圣法维安登陆后，在滩头设立了战斗指挥部。

傍晚时分，所有步兵和半数坦克都上了岸，并开始沿着3号沿海公路向马尼拉挺进。

美军北吕宋部队指挥官温赖特准将看到菲律宾部队不堪一击，只得打电话给刚刚提升为四星上将的麦克阿瑟，请求后撤到阿格诺河一线。麦克阿瑟于23日亲自乘吉普车视察了林加延前线。在他亲眼看到日军是如何轻易地将战线向马尼拉推进后，他对菲律宾军队战斗力仅存的一点幻想破灭了。

战局的发展比麦克阿瑟担心的更糟。24日黎明，从龟美大岛启航的第16师团的主力7000人在第2舰队24艘舰只的护送下，在距马尼拉东南仅60英里的拉蒙湾登陆，并向纵深推进。溃散到山丘上的菲律宾第51师实际上没有进行抵抗。

直到此时，麦克阿瑟才真正意识到他的军队已大难临头。日军很明显是要实施南北夹击，将美军合围在中吕宋平坦开阔的地域，予以一举全歼。美

军惟一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迅速撤到巴丹半岛上去。24日晚，麦克阿瑟被迫通过无线电向部队下达了执行“桔色作战计划”的命令。从马尼拉走陆路进入巴丹半岛必须经过两座坐落在卡隆比特河上的桥梁。接连几天，逃难百姓的牛车阻塞了这两座重要桥梁，军队的车辆则堵在后面远远的地方。

巴丹是在吕宋岛西海岸中部向南突出的一个小小的半岛，它的南端呈钩状，越过马尼拉湾的北半部。在马尼拉湾的入口处，有一个面积只有1700英亩的蝌蚪形岛屿，这个名叫科雷吉多尔的岛屿，北距巴丹半岛只有2英里。美军耗巨资把该岛修成了一个密布水泥坑道、自流井和重炮的防御要塞。

在日军登陆吕宋仅仅两天后，菲律宾自治领政府转移到科雷吉多尔的马林塔隧道内，宣布自己处于受美国保护的难民位置。

圣诞前夜，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麦克阿瑟携带妻子和4岁的儿子，乘坐“唐埃斯特万”号客轮，离开马尼拉，前往科雷吉多尔。

美国亚洲舰队剩下的巡逻艇已撤到吕宋岛西岸的海湾里躲避起来，潜艇也撤到婆罗洲和爪哇的港口。甲米地海军基地的弹药和供应品在无法运抵科雷吉多尔后用炸药给炸掉了。

撤往巴丹的行动因为麦克阿瑟的失误而变得极为困难。这位总司令担心影响菲律宾人的士气，没有事先在巴丹贮存大量的粮食和弹药，而粮食和弹药是打防御战的先决条件。在那些撤退的日子里，运载军队的汽车与难民们、装满军用物资的卡车挤在一条狭窄的道路上向巴丹奔去。日本飞机在天空中飞来飞去，不断向人群投弹、扫射，人员伤亡严重。

如果日本人能意识到美军的企图，他们本可以更早一些攻入巴丹。本间雅晴中将虽然得到美军正在向巴丹转移的情报，但仍坚持执行战前制定的占领马尼拉的计划。他认为，麦克阿瑟手中只掌握着3万部队，是无法长期守住巴丹半岛。等到日军占领唾手可得的马尼拉市后，再从容不迫地回转身拔掉身旁的这根刺也不迟。本间的失误不仅使他至少损失了1.5万名官兵，而且也成就了麦克阿瑟的功名。

12月27日，麦克阿瑟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温赖特将军把吕宋岛北部溃散下来的部队集合在一起，边打边撤，先后建立起5条临时防线，炸毁了184座桥梁，延缓了日军追击的速度，恰好使帕克将军有足够的时间把南吕宋部队的1.5万名官兵平安地撤到马尼拉的西面。

本间将军仍然不理睬美军的调动，除派少量部队紧紧盯住温赖特以外，南北两路主力仍日夜兼程地向马尼拉进发。等到本间将军想起派部队去切断卡隆比特河上的桥梁通道时，为时已晚，美军坦克阻止了日军的这个企图。1942年元月1日凌晨，最后一批菲律宾步兵平安到达桥的西端，温赖特将军下达了炸桥的命令。6点15分，随着巨大的爆炸声，两座桥梁坠入下面的激流中。

1月2日，日军第48师团的部队与第16师团的部队在马尼拉会师，并在美国高级专员官邸门前的旗杆上升起了太阳旗。日军大本营认为，占领马尼拉意味着对菲作战进入了扫荡残敌的阶段，因而决定提前进行荷属东印度作战。为此，第48师团被调走，第5飞行集团也被调往缅甸作战，只给本间留下2.5万人用于进攻巴丹半岛上数量占优势的美菲军队。

按照计划，美军应在巴丹坚守6个月，可是，巴丹储存的粮食若足量供应8万守军和2.6万难民的话，还不够吃1个月的时间。1月5日，麦克阿瑟不得不下令巴丹守军每人口粮减半。另外，医疗用品也很短缺，疟疾和许

多热带病造成的死伤，比日本人子弹打死打伤的还要多。

在本间的参谋人员中，也有人提出仅用长期封锁的办法就可以使巴丹的守军不战而降。但是，东京不允许在“大东亚共荣圈”里依然存在着一支顽强抵抗的美国军队，这会影响到日本帝国的声誉，并会使同盟国不那么急于接受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

1月10日，接替第48师团防线的第65旅团向美军右翼阵地发起了进攻。由奈良晃中将指挥的该旅团本是一支执行占领任务的军队，共有7500人，大部分岁数偏大，装备也不如其他部队。奈良手里只有一张交通图和几张大比例地图，军司令部交给他的任务是“成纵队沿公路追击敌人”。

当今井武夫率领的第141联队的官兵沿着海岸公路南下时，隐蔽在密林的美军炮兵开始猛烈射击，正面阵地上的菲律宾军队也勇敢地发起攻击，在两天的时间里把今井的部队消灭了2/3。奈良曾经派出第9联队的一个大队，从美军左右防线的结合部——纳蒂布火山突破到美军防线的后面，但该队出发后就没有了消息。奈良只得收拾起残兵败将，停止进攻。

菲律宾第51师受到胜利的鼓舞，于16日上午发动了一次勇敢的进攻。他们作战心切，有一个团竟远远走在两翼部队的前面。今井大佐抓住了这个机会，他率队攻击这支部队的东端。恰在此时，失踪了一个星期的第9联队的部队突然出现，向菲律宾军队的西端发起猛攻，在两面夹击下，菲军招架不住，到中午时分便溃散了。于是，阿布凯防线的东端便出现了2英里长的缺口。在西海岸，由第16师团第20联队主力组成的木材支队自16日起也击溃了温赖特的部队，撕开了阿布凯防线。

萨瑟兰参谋长在视察前线后，向麦克阿瑟建议将部队撤到半岛中部马里韦莱斯山脚下的巴加克—奥里翁防线。麦克阿瑟接受了这个建议。1月24日7点，卡车和兵员开始从阿布凯防线撤退。到午夜时分，通往后方的道路上已经挤满了满载身穿蓝布军服、头戴椰壳帽的面黄肌瘦的菲律宾士兵的破旧汽车、制服肮脏不堪的军官的小汽车以及步行的士兵，没有宪兵指挥交通，一支支部队在混乱中挤得七零八落。

1月26日，新的菲美防线大致布置就绪。这条防线由周密的通讯网络和丛林中开辟的供应小道串连其间，位于两座火山之间。防线分成两段，仍由温赖特指挥西段，帕克把守东段。本间和他的参谋人员们判断，沙马特山、奥里翁一线是美军的前沿阵地，其后面的里麦、马里韦莱斯一线则是主要阵地，因此对靠近马里韦莱斯一带抱定了寸土必争的方针。西海岸的木材支队于22日夜派恒广大队从海上乘舟艇绕到温赖特的防线后面，但刚刚登陆便遭到菲律宾侦察兵和美国飞行员及海军陆战队员的合力围歼。木材不死心，又派出几股兵力前去援救，但都被击溃。

巴加克—奥里翁防线坚不可摧。到2月份，本间将军被迫承认他已遭到可耻的失败。他把他的最后一个联队即第16师团第33联队用来掩护残余部队撤退。日军的战斗部队1/3以上被打死，其余2/3不是生病受伤就是精疲力竭。

本间的进攻毫无进展惊动了东京大本营，一个参谋军官代表团很快飞抵菲律宾，代表团团长是参谋本部作战部作战课课长服部卓四郎大佐。2月8日，代表团与本间的幕僚们举行了战局研讨会议。会后，本间的参谋长向大本营汇报说：

关于攻击马里韦莱斯阵地情况，前已汇报，敌人把从奥里翁附近起经沙

马特山北麓至巴加克附近一线作为第一线，在大密林地帯花费很多时间和劳力构筑了纵深堡垒群，各种设施完备，而且将菲律宾国防军六七个师配置在前线，将美军配置在后方（推测总兵力4—5万人），其炮兵约有大炮百门（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15厘米级加农炮），利用其储备充足的弹药和观测设备，不分昼夜地对我要害地方进行瞄准射击，严重地妨碍了我第一线 and 后方部队的行动。敌人还以马里韦莱斯山顶为中心，修筑了环形、放射状的汽车路，使轻炮、坦克和汽车等可以自由移动，并利用其熟悉地形的有利条件，乘我方兵力不足及后方联络困难之机，在兵力本来就占优势的基础上，又在战斗力的集散离合方面明显地发挥着优势。

再有，从马尼拉湾口到巴丹半岛西海岸的制海权实际上是由敌方掌握着，主要由于这种原因，我西海岸的海上机动部队陷入了非常困难的境地，终于被迫撤回。

因此，鉴于我军戡定全岛、取得国防资源等项任务，认为有必要对不惜付出更大牺牲来继续进攻马里韦莱斯是否得当的问题重新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关于敌人的持久力问题，目前敌人的粮食似已陷入相当困难境地，通过我军强行海上封锁等，预期会取得相当效果。我军有鉴于此，兹决定，忍痛调整目前的战斗态势，暂图增强战斗力，为今后再次发起攻击作好准备，同时适应形势演变采取适当的措施。

第14军的报告证明了该军已丧失了作战能力，本间只得采取长期封锁的办法来削弱美菲联军的力量，同时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东京大本营同意了这份报告，派来了整个第4师团，并从第5、第18、第21师团各抽调了一个步兵联队，另外还增派了独立山炮一个联队、独立重炮兵一个联队、重炮兵一个联队、飞行第60战队和飞行第62战队。

整整有两个月，1942年2月和3月，巴丹战场没有发生大的战斗。美军的首要敌人已不是日本人，而是饥饿和疾病。前线部队的口粮每天只有定量的1/3，骑兵的马已经没有什么饲料可喂了，温赖特将军含泪下令杀掉所有的马匹。到2月中旬，菲美军队中病倒的人多到了惊人的程度。巴丹是世界上疟疾最猖獗的地区之一，而治疗该病的特效药奎宁却几乎断了来源。到3月份，一周就有1000名菲美军人因病离开了前线。到3月底，设在巴丹南部的美国野战医院已收容了1.25万名病员。巴丹前线官兵们的士气在迅速低落，他们不仅不相信麦克阿瑟反复吹嘘的所谓美国大批援助即将到来的诺言，而且对他极少到前线视察的做法极为不满。士兵们编了许多顺口溜讽刺他们的司令官：

道格生来非胆小，
只是谨慎记得牢。
肩头将星亮晶晶，
他在仔细保护好。

菲律宾自治领总统奎松对美国的空口许诺也丧失了耐心。他抱怨说：“我和我的人民都处在占领者的铁蹄之下。他们吹嘘的飞机在哪里？美国对它的远房侄子——欧洲的命运极为担忧，却眼看着自己的亲生女儿——菲律宾在后屋里被人强奸。”

2月初，日本东条内阁为了分化瓦解美菲联盟，公开宣布：只要菲律宾进行合作并承认“大东亚共荣圈”的纲领，日本就给予菲律宾独立。奎松总统无奈之下通知麦克阿瑟，建议美国立即承认菲律宾独立，美、日军队都从

菲领土撤走，以实现菲律宾中立化。罗斯福收到有关电报后大吃一惊，他回电授权麦克阿瑟在必要时可安排菲律宾军队投降，但美国部队必须抵抗到底。

到2月中旬，日本在太平洋其他战区继续得手，先后攻占了马来亚、新加坡、除爪哇岛以外的荷属东印度、缅甸南部及西南太平洋的仲斯麦群岛、新爱尔兰岛、新不列颠岛和所罗门群岛大部，并在拉包尔和布干维尔建立了海空军基地，随时准备继续南犯。很明显，美军未来的反攻基地只能是澳大利亚，菲律宾的陷落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决定将麦克阿瑟接出菲律宾，去澳大利亚指挥美军未来的反攻。3月11日，麦克阿瑟和他的贴身人马乘鱼雷快艇离开了科雷吉多尔，前往棉兰老岛的德尔蒙特菠萝种植园，再从临时飞机场乘飞机飞往澳大利亚。

到达澳大利亚后，麦克阿瑟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

就我所知，美国总统命令我冲破日本人的防线，从科雷吉多尔岛来到澳大利亚，目的是组织对日本的进攻，其中主要目标之一是援救菲律宾。我出来了，但我还要回去！

留在吕宋岛的温赖特后来被提升为中将，负责指挥在菲律宾的全部美军。被饥饿和疾病折磨得半死不活的美菲联军驻守在巴丹防线上，等待着那致命的最后一击。

3月下旬，第14军的参谋们在服部大佐的协助下已经制定出了进攻计划。第16师团、第65旅团和第4师团被并排安排在从西海岸到东海岸的阵地上。在他们的身后，150门各式各样的火炮正在准备进行这场战役开始以来最猛烈的炮击。

4月3日，恰逢耶稣受难日。从上午10点开始，日军的火炮断断续续射击到下午3点。第65旅团和第4师团对美军右翼防线发起了猛烈进攻，不到一小时就冲开了一个3英里长的缺口。到第二天下午，太阳旗已经插上了马里韦莱斯山的最高峰。美军左翼防线的士兵奉命发起反攻，解救右翼的危急局面。然而，只有少数士兵能够执行这项命令，大多数人又饿又病，连爬上战壕顶部的力气都没有。

指挥巴丹半岛菲美军队作战的爱德华·金少将清楚地认识到，任何反攻都是不可能的。他的战线已被日军分割，两翼都没有进攻赖以发动的兵力和阵地。士兵们已经无法保持完整的建制，成了一群散兵游勇，纷纷涌向半岛的最南端——马里韦莱斯港，试图挤上开往科雷吉多尔的、为数不多的几条船。

4月8日，金少将发出了绝望的信号：“我们再也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抵抗了。”但是，身居科雷吉多尔岛马林塔隧道中的温赖特，奉麦克阿瑟的命令，不允许美军投降。夜幕降临，金少将炸毁了设在马里韦莱斯山上的指挥所，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就要到来。在守军炸毁弹药库的震天巨响中，一场大地震发生了。对于巴丹守军来说，似乎世界末日来到了。

9日拂晓，美军战线到处飘起了白色停战旗。金少将决定违抗军令，为了挽救属下7.6万人的生命，他乘着吉普车，穿过日军阵地，去和本间商谈投降事宜。

在拉茅的实验农场，金和本间的高级作战参谋中山大佐在一张桌子旁坐下。当中山得知对方不是温赖特后，不愿意接受投降。金则声称，已无法和

温赖特取得联系。

中山说道：“投降必须是无条件的。”

金问道：“我们的部队是否会得到良好的待遇？”

中山答道：“我们不是野蛮人。你是否愿意无条件投降？”

金点了点头。作为投降的象征，他把手枪放在了桌子上。

日军很快就让美军俘虏尝到了“野蛮人”的厉害。在马里韦莱斯，7.6万名俘虏每300人为一组开始向北面60英里处的圣费尔南多走去，在那里换乘火车去更北面40英里处的奥唐奈集中营。当残兵败将们走进集中营的大门时，他们的人数已减少到5.4万人。在这短短的100英里的路途上，除去侥幸逃跑的以外，估计死于疟疾、饥饿、殴打和被击毙的人在1—1.1万之间，其中约2330人是美国人。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死亡行军”。

巴丹的陷落，使科雷吉多尔失去了防御的屏障。在侦察飞机的帮助下，在巴丹的日军大炮一连数个星期对科雷吉多尔进行轰击，将美方10吨重的迫击炮一门门地予以摧毁。到5月3日，美军只剩2门大炮还在开火，科雷吉多尔的山顶就像是一个新挖的大石坑。3日和4日，日本炮群加倍猛轰，显然是最后一击。

5日傍晚，本间将军前往拉茅港，为他的第4师团主力进攻科雷吉多尔送行。将近午夜时分，以第61步兵联队、第7坦克联队和两个山炮中队为骨干的左翼队在岛屿东端登陆。但由于马尼拉湾入口处的水流湍急，日军第一攻击波的2000人中只有800人上了岸，第二攻击波的1万人中只有6000人登陆。虽然受到美菲军队的抵抗，日军还是推进到距马林塔隧道东口不到1英里的地方。

6日上午10点，温赖特中将获悉日军即将用坦克发起攻击，这意味着马林塔隧道中的1万人将面临一场大屠杀。将军无可奈何地下令：到12点时全线停火。

12点整，在科雷吉多尔岛上最高处悬挂的星条旗降了下来，一面白旗升了上去，但日本人的炮击仍未停止。

温赖特见日军的攻击仍不停止，只得乘坐一辆插着白旗的“雪佛龙”牌轿车，和几名军官一起前往日军前沿阵地。本间将军的高级作战参谋中山大佐接待了他们一行。当温赖特说明自己只负责马尼拉湾内四个岛屿的投降事宜时，中山大佐则声称投降必须包括菲律宾群岛上的所有菲美军队。温赖特看到中山态度强硬，便提出要和本间将军当面解决投降事宜。

中山大佐将温赖特一行带到巴丹半岛上的卡布卡本。在一所带有游廊的房子前，日本人给温赖特和他的随从喝了些凉水，并叫他们站成一排让日本记者拍照。

下午5点，身着橄榄色军服的本间雅晴中将乘坐一辆“凯迪拉克”牌轿车来到。众人围着游廊上一张长桌子坐下。温赖特把一份签了字的投降书递了过去，上面写明他代表马尼拉湾里的四个岛屿投降。他还声称，菲律宾南部的米沙鄢群岛和棉兰老岛归夏普将军指挥，而夏普则听命于远在澳大利亚的麦克阿瑟指挥。

本间让译员告诉温赖特，美国的广播电台多次报道他负责指挥菲律宾全境的美菲部队。如果不是所有部队都投降，日军将不予接受。

当温赖特一再声明他不再指挥夏普的部队时，本间突然质问他是何时放弃对夏普的指挥的。温赖特回答说是几天之前。其实，他是当天早晨才通知

夏普这件事的。本间看到美方不肯全部投降，便断然声明，他只与负责菲律宾全境防御的美军指挥官洽谈投降事宜，接着起身就要离去。

温赖特的一名部下急忙喊了一声：“等一等！”美国人相互耳语了一番。脸色苍白的温赖特艰难他说：“鉴于在菲律宾继续流血已没有必要和徒劳无益，我愿在战后遭到我国政府严厉谴责的危险，承担菲律宾群岛全体美军的指挥官的职务。”

谁知，本间盛怒未消，他叫美国人回科雷吉多尔去考虑，等到觉得投降适当时就与当地日军指挥官联系，最后再去马尼拉面谈。

本间走后，温赖特一行被送回科雷吉多尔。此时，日军已控制了马林塔隧道，正准备向该岛的制高点发起攻击。温赖特见大势已去，便于午夜时分在日本人起草的投降书上签了字。

第二天，温赖特被带到马尼拉，在广播电台上呼吁菲律宾全境的美菲军队遵守投降条件。停止抵抗。没过几天，日本人将温赖特的一名助手用飞机送往棉兰老岛，敦促夏普率领的美军停火，否则在科雷吉多尔岛和巴丹半岛上的战俘将遭屠杀。夏普无奈之下只得下令部队投降。

就这样，日军占领了美国在远东最重要的堡垒菲律宾，消灭了最后一支负隅顽抗的美军部队。再加上先期占领的香港、法属印度支那、马来亚、新加坡、荷属东印度、缅甸以及西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们朝思暮想的“大东亚共荣圈”已经基本形成了，日本帝国的扩张达到了鼎盛阶段。

第 39 章 缅甸大会战

扶植亲日势力

缅甸，位于中南半岛西部，西部与印度相邻，东部自北向南与中国、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相连。1824、1852、1885 年，英国先后发动了三次侵缅战争，以武力侵占了缅甸全部领土，将缅甸划为英属印度的一个省。1937 年，英殖民当局将缅甸从印度划出，由英国派出的总督直接统治。

在日本帝国的南进计划中，夺取荷属东印度的石油是最终目标，为此需要占领英属马来亚、新加坡。可以想象，为阻止日军自马来半岛南下，英军必然会利用缅甸西部和南部的军事基地，出动地面部队控制泰国与马来亚交界处的克拉地峡，切断曼谷—新加坡的铁路线，同时还会出动皇家空军参战。为了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就必须占领缅甸南端的丹那沙林地区和仰光附近地区。

另外，日军大本营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之所以能进行下去，与外界的援助有很大的关系。当时，在法属印度支那被日军占领后，西方国家对中国援助只能利用惟一的陆上通道——滇缅公路了。该公路东起中国云南昆明，西出边境重镇畹町，经腊戍至中缅甸重镇曼德勒，全长 700 英里（936 公里）。然后，通过缅甸中央铁路和仰曼公路一路南下，直达仰光港，是缅甸惟一一条像样的公路。1940 年，日本曾施加外交压力，迫使正忙于应付纳粹可能的入侵的英国将滇缅路关闭了几个月。但是，随着英美同盟关系的日益密切以及英国对德作战形势的好转，丘吉尔又下令恢复了滇缅路的交通。因此，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看来，要想彻底动摇中国国民党政权的抗日意志，就必须占领缅甸，切断滇缅路。

缅甸自身的形势又为日本人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缅甸人民的民族主义意识开始觉醒。到 30 年代中期，民族主义思想已经深入人心。1933 年，我缅人协会正式成立。该协会提出：“缅甸是我们的国家。缅甸文是我们的文字。缅甸语是我们的语言。我们要热爱自己的国家，提倡自己的文字，尊重自己的语言。”协会的成员多是有理想、有知识、朝气蓬勃和思想敏锐的年轻人。

协会成立后不久，其领导人哥巴当在缅北的一个村子里看见每家门前都挂着户主的名牌，名字前面都写着“德钦”（主人）两字。原来这是村民们为了抗议英国殖民者自称是缅甸的“老爷”、“主人”的做法，表明他们才是缅甸的真正主人。哥巴当深受启发，回到仰光后就和协会成员商量，为了表示我缅人协会是为了缅甸独立、人民当家做主而奋斗的组织，在成员名字前都冠以“德钦”的称号，并相互称呼。从此，我缅人协会又被人们称为“德钦党”。在“德钦党”的领导下，缅甸人民争取民族自由、国家独立的斗争蓬勃开展起来。

日本人聪明地发现，完全可以利用缅甸人的民族主义情感，去达到驱逐英国势力出缅甸的目的，还可为印度从大英帝国中分离出来树立一个样板。于是，日本人开始极力煽动缅甸人的反英情绪，并把工作的重点首先放在了缅甸的第一位总理巴莫博士身上。由于西南季风的影响，巴莫患有严重的腰部风湿病，他不得不常常请他的家庭医生——一个名叫铃木的医生——为他治病。在治疗期间，巴莫直言不讳地提出日本能为缅甸的独立运动做些什么的建议。那位铃木医生自然很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日本驻仰光的领事。

于是。经过精心安排。巴莫在助手登貌的陪同下，与日本领事进行了几次会谈。其后，日本海军军官也多次登门拜访巴莫。1939年3月巴莫下台后，担任了与“德钦党”结盟的“缅甸自由联盟”的主席。1939年11月，在日本人的援助下，登貌前往东京，并带回来一个保证：只要巴莫开始鼓吹脱离英国独立，日本就会提供财政援助。

日本人的好梦没做多久，巴莫和“德钦党”人要求缅甸独立的呼声不能为英国殖民当局容忍。1940年6—8月，巴莫、登貌以及“德钦党”的一些领导人都被逮捕判罪，其中多数人直到日军就要进入仰光时才被放了出来。

缅甸的第二任总理吴布一头扎入英国人的怀抱，对缅甸人民的独立呼声充耳不闻，虽然颇得英国人的赏识，但在1940年9月的一场内哄中不得不丢官去职。

新总理吴素在上台前也曾是缅甸独立运动的一名领导人，他曾经组织了一支名叫咖咙队的私家军，为他的政治活动撑腰。早在五年前，他就访问过日本。当他回来后，仰光就开始流传关于他接受了日本人的金钱的流言。

1941年8月，美英签订了《大西洋宪章》。这份文件特别提到一切民族有自由选择治理形式的权利；同时，它还表达了恢复一切民族被暴力剥夺了的主权与自治的愿望。《大西洋宪章》助长了缅甸人对英国殖民政策会发生某些变化的幻想。吴素总理急忙单方面宣称，该宪章的原则看来也适用于缅甸。他甚至提出：只要英国同意在战后给予缅甸自治领的地位，缅甸就将在战争中完全和英国合作。然而，当他前往伦敦谈判时，丘吉尔政府就连这个最低要求也没有给予满足。

丢尽脸面的吴素准备经过美国和太平洋返回缅甸。抵美后，他试图获得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但没有得到任何回答。1941年12月7日（夏威夷时间），吴素恰好在夏威夷目睹了日本飞机对美国太平洋舰队的狂轰滥炸，从而加深了对日本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印象。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迫使吴素不得不重返欧洲，取道葡萄牙回国。在途经里斯本时，对英国失去希望的吴素秘密拜访了日本驻当地的总领事。第二天，日本总领事在拍给国内的电报中声称，缅甸总理保证，一旦日军入侵缅甸，缅甸人将举行暴动，帮助日军把英国人赶走。

不巧的是，英国情报机关截获并破译了这份外交电报。就在吴素到达回国途中最后一站——海法时，英国人逮捕了他。在整个战争期间，吴素都被拘留在英国的非洲属地乌干达。

日本人在拉拢缅甸的两位总理方面遇到了挫折，但却成功地使许多“德钦党”人站到了他们的一方。1940年5月，日军参谋本部的铃木敬司大佐以《读卖新闻》记者的身分来到泰国首都曼谷，很快就组建了以策动缅甸人起来反抗英国人为目的的特务机关——南机关。铃木在日本僧人永井行慈的帮助下，与缅甸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建立了联系。

英国人并不是没有觉察到日本人在他们鼻子底下的活动。自1940年6月起，殖民当局开始逮捕缅甸独立运动分子。作为“德钦党”领导人之一的昂山不得不于8月潜逃出国。昂山和同伴拉棉乔装成中国人，秘密搭乘一艘运载大米的挪威商船，前往中国的厦门港。在那里，昂山本想与中国共产党接上联系，但是没能如愿。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花光了身上带着的钱，只得寄居在厦门郊外的一个小村子里。

铃木大佐得知昂山前往中国的消息后，立即从曼谷向台湾和厦门的同行

发出电报，请他们帮助寻找昂山。最后，一名日本间谍带着昂山的照片和确定昂山身分的其他证件，找到了身患痢疾、情绪消沉的昂山。昂山不得不作出抉择：与日本合作，或者拒绝合作。结果，他选择了第一条道路。

1940年11月，在台湾作了短暂停留之后，昂山和拉棉登上了去日本的飞机。在东京机场迎接他的就是铃木敬司大佐。经过反复磋商，昂山代表缅甸独立运动与日本人达成了秘密的“君子协定”：

1. 凡愿意接受日本援助的各个民族主义政党合并为一个统一的秘密组织——人民革命党；

2. 人民革命党将建立一支军队，名叫缅甸独立军，这支军队受人民革命党的“全面监督”，但要由日本人担任总司令和顾问。

3. 人民革命党将在缅甸各个地区组织起义，并且起义发动时间应和缅甸独立军由丹那沙林向北推进的时间一致。日本政府将保证供应“独立军”及国内起义部队一切武器和物资；

4. 日本政府立即承认缅甸独立；

5. 日军将在战争时期保卫缅甸；

6. 一俟丹那沙林收复，立即成立缅甸临时政府；

7. 人民革命党将获得总额为2亿卢比的款项归其支配，该款项将从日本帝国政府预算中以“重建缅甸基金”的名义拨付；

8. 缅甸将给予日本贸易上的优惠措施，并将滇缅公路的控制权移交给日本。

昂山还就日本军官对一批由缅甸派出的人员进行军事训练问题与日本达成了协议。为此，铃木大佐的南机关特意在缅泰边境附近的清迈、达府、北碧和拉廊设立了联络点，同时为日军日后进攻缅甸搜集各类情报。

1941年初，全缅农民组织和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人共同决定派遣一批缅甸志愿军去日本接受军事训练。这一批人史称“三十志士”，内有昂山、舒貌、吞欧、拉佩、拉棉、索伦等人。

经过半年训练之后，“三十志士”由日本和海南岛被送到曼谷。缅甸独立军在日军军官的指导下开始在这里组建。独立军由来自缅甸的志愿者和泰籍缅甸人补充组成。“三十志士”饮血盟誓，要为祖国独立而战斗。他们每个人都起了尚武的名字。昂山叫作波德查（“威武的主将”）、舒貌叫作波奈温（“太阳般的光辉”）、拉棉叫作波延昂（“无敌者”）、拉佩叫作波力那（“右将军”）。他们的领导人铃木大佐则叫作波莫乔（“闪电”），还有流言说他是缅甸王室的后裔。

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缅甸独立军开始公开地在泰国进行创建工作。到日本开始进攻缅甸时，独立军的规模已有上千人之多。

丹那沙林之战

在日本帝国的南进计划中，缅甸作为南方重要地区的北翼据点，不仅具有必须确保的战略地位，而且还具有对中国方面来说切断援华公路、对印度方面来说促进其脱离英国的政略意义。但是，日军侵略范围太广，在兵力运用上有捉襟见肘的感觉。因此，日军大本营建议缅甸作战推迟到南方作战告一段落后再进行。

大本营的作战设想是：先以进驻泰国、负责确保该国安定的第15军（军司令官是饭田祥二郎中将），迅速作好进攻缅甸的准备，在作战初期相机摧毁缅甸南部的英国皇家空军基地，保证马来方面作战军的侧背安全。待马来

作战告一段落后，再增加兵力，击溃驻缅甸的英中联军，加强对中国和印度的压力。

12月9日，饭田中将抵达曼谷，把他手下3.5万多人的部队部署在泰缅边境地区：第55师团主力在达府、麦索一带集结，以其步兵第120联队之一部（冲支队）在北碧西部集结，1942年1月10日登陆曼谷的第33师团也赶到达府附近集结。

英国在战前认为日本不会进攻缅甸，只把缅甸作为美、英对新加坡和中国进行陆空补给的中转站。因此，缅甸在英国的防御体系中未被重视，英国的防御兵力只有第17英印师和第1英缅师和一些分队，总兵力只有2.6万人。

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召开。对于中国来说，缅甸不仅是援华物资通向中国的惟一通道，它的存在还直接关系到抗战大后方的安全。因此，中国宁愿出兵，也要保住缅甸。对于英国来说，缅甸只是保卫印度的一道外围屏障。因此，英国宁愿将缅甸丢给日本人，也不愿意中国人插手，以免战后无法收回这块殖民地。

在美国的调解下，英国同意中国派三个军入缅作战。中国为此组成了包括第5、第6、第66军在内的中国远征军。然而，刚刚就任远东盟军司令的英国爵士韦维尔上将一直不同意远征军提前入缅，中英双方争执多时，远征军被迫三次推迟行动时间，直到仰光不保，韦维尔才同意中国军队入缅参战。

新上任的远东盟军司令韦维尔上将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一只眼睛而被人称为“独眼将军”。他对日本军队的了解不多，不相信日本人有占领缅甸的能力。他派出自己的参谋长赫顿中将去缅甸指挥在缅英军，并指示他一定要把日军阻挡在缅泰边境上。

缅甸的大部分国土部位于泰国的西北部，但在南部却有一条长长的狭窄地带贴在泰国的西部边界上，这就是丹那沙林地区。这里山高林密，惟一通向仰光的公路还被数条河流隔断，要靠渡船才能把公路联结起来。从军事角度讲，这个地区很难防守。但是，为了贯彻韦维尔的将日军挡在离仰光尽可能远的地方的指示，赫顿命令史密斯中将率领第17英印师驻扎该地。

史密斯将司令部安置在缅甸第二大港毛淡棉后，就四处巡视，结果发现丹那沙林地区是根本防守不住的。只有尽早地把部队调到北面的锡当河一线，迅速构筑工事，或许还能挡住日军对仰光的进攻。然而，史密斯的建议不为赫顿重视，英军的防御体系中存在的毛病也就没有得到纠正。

1941年12月31日，缅甸独立军在曼谷举行了出征仪式。铃木大佐在300人组成的队伍前宣读了解散南机关、正式成立缅甸独立军的命令，并且将队伍分成6组。铃木和昂山将率领第1组和第2组与第55师团主力一起，从泰国境内的达府、麦索一带向缅甸进军。波奈温和一名日军军官一起率领第3组，在越过边境后执行破坏任务。第4组则充当第55师团在丹那沙林作战期间的联络员。第5组前往北碧，与冲支队汇合。第6组前往拉廊，准备攻打缅甸最南端维多利亚角的英国皇家空军基地。

1942年1月4日，日军冲支队在缅甸独立军的配合下，越过北碧西部的缅泰边界，向毛淡棉南方的重要港口土瓦发起攻击，并于19日占领该地。

负责守卫土瓦以南的丹老机场的缅甸第2步枪营发现有被日军断绝后路的可能，便急忙从海上撤走。

到1月23日时，英军在丹那沙林南部的三个重要机场——土瓦、丹老、

维多利亚角都被日军占领。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斗机不但无法去袭击马来半岛上的日军，而且无法向在毛淡棉的史密斯部提供支援，整天为阻止日机对仰光的轰炸而疲于应付。

19日夜，日军第55师团主力向毛淡棉东面的高加力发起进攻。为了阻止史密斯率部队前来救援，日本飞机每天都对毛淡棉进行轰炸。驻扎在高加力的第16英印旅只有2个营的兵力，其中还有400名缅甸人患了疟疾。英军寡不敌众，不得不向毛淡棉撤退。当撤到一条河流岸边时，一辆负载过重的弹药车竟在河中间把渡船压沉了。第16旅的官兵们只得抛弃所有的军用物资，泅水过河。虽然人员伤亡不大，但官兵们的士气却消耗殆尽。

史密斯见日军来势凶猛，只得再次向赫顿提出撤退到锡当河一线的要求。赫顿由于曾向韦维尔声称对保卫毛淡棉具有强大信心，因而拒绝了史密斯的建议。史密斯只得下定决心在毛淡棉打一仗。

除去第2英缅旅的3个营以外，史密斯手中的兵力还有边境保安团的1个营、山炮连的4门口径为3.7英寸的榴弹炮以及惟一的防空力量——4门高射炮，共有战斗兵员3000人。另外，毛淡棉还有2000名左右的师部机关人员、后勤人员、医院勤杂人员等。缅甸军队中从军时间超过两年的人很少，许多人穿上军装不过几个月，甚至是几个星期。

日军向毛淡棉的进军并不是以大部队行军的形式进行的，他们分成一股股小部队，利用黑夜和原始森林的掩护，就像是一群群泥鳅一样从沼泽地带钻出来，突然出现在措手不及的英缅士兵面前。26—29日，日军第55师团的一个联队就这样渗透到毛淡棉附近，英军连一名俘虏都没有抓到。

30日，日军自南面和东南面向毛淡棉发起总攻。此时，史密斯已经率领师部机关北渡萨尔温江，在北面50英里以外的地方设立了指挥部。毛淡棉的防御由第2英缅旅的旅长负责。9点30分，日军开炮射击设在山坡上的旅指挥所，并从东面也发起了进攻。英缅军队奋勇抵抗，到中午时分。枪炮声渐渐平息了下去。

就在这时，史密斯奉赫顿的命令，派第16旅旅长埃金准将替换第2旅旅长。临阵换将，乃兵法大忌，再加上赫顿的越级指挥，英军的防御工作更是忙上加乱。

下午4点，日军又开始了攻击。守卫小城东面的缅甸步枪营抵挡不住，溃败下来，埃金只得收缩防线。到了傍晚时分，一个缅甸营哗变了，使英军防线上出现了一个缺口。此时如果撤退，英军的损失还不算大。可是，埃金却认为仅仅1000人的日军是攻不下毛淡棉的，就没有下撤退令。

整整一个晚上，伪装成缅甸人的日军官兵尾随步步后撤的缅甸步兵营，渗透到小镇北面的高射炮阵地，与炮手们展开了白刃格斗。英军旅指挥所也再三转移，最后撤到了江边码头上。埃金准将见大势已去，只得打电话给史密斯，请求撤退。早就心怀此意的史密斯当即予以批准。

天亮后经历了一夜激战幸存下来的英军官兵开始冒着日军的炮火，北渡萨尔温江。上午10点，当日军士兵冲上栈桥时，埃金的旅指挥所和掩护部队刚刚上了渡船。渡船上的缅甸船工早就躲藏起来，英军中的印度士兵顶上了他们的位置。日军的炮火击沉了一条渡船，但大多数英军都安全地抵达了北岸。毛淡棉之战结束了。

毛淡棉的失守使整个丹那沙林地区落入日军之手，从而解除了即将向新加坡发动最后攻击的日军的后顾之忧，缅甸作战的第一个目标达到了。

攻占仰光

毛淡棉作战失利，英缅军士气低落，仰光危在旦夕。早就潜入首都的缅甸独立军和“德钦党”人大搞破坏，制造混乱，策应日军的进攻。

2月5日，为了挽救缅甸的危局，韦维尔上将从2000英里以外的爪哇岛飞抵仰光。他下令从中东调往新加坡的第7装甲旅中途改道，紧急增援仰光。鉴于盟军在马来半岛上惨败的教训，他决定把主要兵力布置在萨尔温江和锡当河之间的比林河一带阻滞日军，以等待援军的到来。史密斯将军通过实地调查，发现比林河在旱季时不过是密林里的一道湿沟，不存在任何防御优势，就建议把部队后撤到锡当河一线，控制住河上的大铁桥，守住仰光的最后一道门户。然而，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2月11日，日军第33师团利用夜色掩护，强渡萨尔温江，很快就攻到比林河一线。正如史密斯事先分析的那样，英缅守军在日军强大的攻势面前一触即溃。等到史密斯获准撤退时，他的部队已经溃不成军了。

在通往锡当河大铁桥的公路上，挤满了满载印度和廓尔喀士兵的车队。22日，第17英印师的先头部队在黎明时分通过铁桥，到达锡当河西岸。就在这时，一支强大的日军先遣部队从密林中穿插过来，占领了桥头附近的山头，开始猛烈扫射公路上撤退的英军。不过，他们并没有作炸桥的准备，因为他们还想利用这座铁桥以最快的速度冲向仰光。

英国人则准备炸桥了，尽管第17师还有两个旅仍在桥的东岸。配属给第17师的第1英缅师第1旅的工兵们却不得不在日军狙击手的枪口下将炸药安装在桥的大梁上。山头上的日军发现了英军的企图，便组织了一次次的突击，但都被坚守在桥头阵地上的英军击退。

夜幕降临了。从锡当河东岸的公路上不时地走来一群群疲惫不堪的英军官兵，附近山头上日军的轻机枪不断地吼叫着。守卫桥头的第48旅第3缅甸步枪营因大批士兵开小差而面临着崩溃的危险。

清晨4点30分，史密斯和第48旅旅长休·琼斯准将在桥头阵地上开了一个简短的会。休·琼斯直截了当地告诉他的上司，一旦天亮，工兵们就无法保证能在日军的枪口下点燃导火索。尽管第16旅和第46旅的大部分人马还未过河，但考虑到驻缅英军司令赫顿中将一再要求将日军阻挡在离仰光尽可能远的地方，史密斯斟酌再三，忍痛下令在天亮之前炸桥。

2月23日清晨5点30分，锡当河大铁桥的桥梁在一连串的爆炸声中被炸毁了。第17英印师一半以上的官兵被水流湍急的锡当河隔在了东岸。在绝望之中，有的人立即向日本人投降了，有的人冒死泅水渡河，只有一小部分人乘竹筏抵达西岸。第17师从此再也没有恢复元气。

锡当河大桥的被毁迫使日军工兵到北面10英里处的上游修建一座临时桥梁，从而使英国人获得了10天的宝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韦维尔撤掉了赫顿和史密斯的官职，派遣因成功指挥敦刻尔克大撤退而出名的哈罗德·亚历山大中将担任驻缅英军司令。3月3日，韦维尔与亚历山大在印度的加尔各答会面。韦维尔首先强调了守住仰光对英国在远东的地位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表示要尽最大努力来坚守仰光。同时，他也提出了在仰光不保时应采取的措施。他说，决不允许出现英军被包围消灭的情况，英军必须撤出仰光地区，去保卫仁安羌的石油。

3月5日，亚历山大飞抵仰光后立即前往北面的莱古镇，开始组织仰光保卫战。他命令第17师在新抵达的第63旅和第7装甲旅的配合下，北上进

攻勃固东面沃镇的日军；同时，在勃固以北的第1英师则挥师南下，对日军形成夹击之势。可是，事与愿违。日军第33、第55师团反而包围了勃固，同时派出突击队从海路去袭击与仰光隔河相望的炼油中心沙廉。仅仅过了一天，亚历山大就意识到仰光已无法守住，他只得下令爆破手开始破坏行动，英军则撤离仰光。

仰光港码头上的起重机被掀到水里，许多仓库和仰光火车站囤积的大批援华物资被付之一炬，电报局、警察局、发电厂和沙廉的炼油设备都被炸毁。高达数千英尺的浓烟笼罩在城市的上空。

桃克扬，是仰光北面的交通枢纽。从这里向北，是通往莱古、勃固、曼德勒的公路（即仰曼公路）；从这里向西北，则是通往伊洛瓦底江谷地、卑谬、仁安羌的道路。第17英师正在莱古坚守，待仰光的卫戍部队经过桃克扬向西北方向前进时，他们才能作为后卫部队去跟上主力。

英国人的撤退计划被日本人神速的进攻打乱了。3月6日，第15军的饭田祥二郎中将向第33师团的樱井省三中将下达命令：向仰光进军，搜索并消灭敌军。于是，樱井师团长将手下的第214联队和第215联队分成左右两路，绕开大路，专找干涸的稻田和密林小径走，终于在桃克扬西北面5英里处截断了通往伊洛瓦底江谷地的道路。

7日上午，第33师团第214联队的一个大队与撤退中的英军相遇，并且打退了英军的多次进攻。日军并不知道他们已经包围了包括亚历山大将军在内的仰光卫戍部队，还以为碰到的只是从勃固撤下来的英军。樱井师团长在听取了作间河也联队长的汇报后，认为这次交锋会使防守仰光的英军提高警惕并很快加强北面和西北面的防线。因此，事不宜迟，应该尽快摆脱在桃克扬以北的英军，全速冲向仰光。

在桃克扬附近的一家橡胶种植园里，亚历山大将军心急如焚，白天进行的多次突围都失败了，他只得用坦克和步兵组成一道临时防线，以防日军前来夜袭。

出乎英军意料的是，一夜平安无事。亚历山大遂决定天亮时用廓尔喀团和锡克团从左右两侧包抄日军，中路则以坦克为开路先锋，拼死也要杀出一条生路。谁知廓尔喀人在密林中迷了路，整个队伍都走散了；锡克团则在开阔的田野上遭到了日军飞机的猛烈轰炸。

就在亚历山大将军认定自己会成为日军的俘虏的时候，在前面开路的坦克却发现日军阵地上空无一人。亚历山大额手称庆，急忙率仰光卫戍部队逃往伊洛瓦底江谷地。原来，第214联队的作间大佐坚信他的首要任务是占领仰光，而樱井师团长也没有想到英军已经放弃坚守仰光。他们都认为激烈的战斗将在仰光郊区展开，日军不应在桃克扬浪费时间和兵力。于是，作间大佐按照樱井的指示，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率军南下。拂晓时，他已占领了仰光郊外的敏加拉洞机场。

8日中午时分，樱井师团长在仰光市内的维多利亚湖畔设立了师团指挥部，从而宣告了缅甸首都已被皇军占领。

仰光的陷落，一方面切断了中国与西方国家联系的最后一条陆上通道，从而使得国民党统治区内物资奇缺、物价飞涨、黑市猖獗，间接削弱了中国的抗战实力；另一方面，日军取得海路供给后，援军和物资纷至沓来，为以后的作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兵进曼德勒

就在日军猛攻仰光外围阵地的时候，由罗斯福总统推荐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的约瑟夫·史迪威中将在缅甸的腊戍与蒋介石见面。

腊戍是缅甸中部一座历史悠久的小城，不仅是重要的军火基地和中转站，而且是滇缅公路的门户和中国远征军回国的惟一通道。

蒋介石已与韦维尔谈妥，以缅甸中央铁路仰光至曼德勒为界，中英两国分别负责东西两线的作战。史迪威见到蒋介石时，委员长正在召集远征军第5军军长杜聿明、第6军军长甘丽初等人训话。他同意由史迪威来指挥中国入缅部队，而不愿意把指挥权交给亚历山大将军。

仰光的陷落极大地减弱了蒋介石对缅甸作战的兴致。英国人在撤出仰光时竟不通知中方联络员的行为更令他不相信他们。3月9日，蒋介石在重庆与史迪威再次会晤时提出，采取“纵深防御”的战术，先建立起稳固的基地，如果日军没有新的增援，而西线英军又能守住阵地，再考虑收复仰光一事。蒋介石特意叮嘱史迪威，要正确估计中国军队的战斗力，防御时需以3个中国师对付1个日军师团，进攻时的比例则为5比1。

史迪威把蒋介石的奇谈怪论置之脑后，赶回缅甸进行作战部署。此时，中国远征军第5军的先头部队第200师已南进至东吁一线，准备迎击日军。英军弃守仰光之后，沿伊洛瓦底江北撤，转移到东吁以西的卑谬地区构筑工事。中英两国军队在仰光以北250多公里处形成了一条平行的战线。

日军占领仰光后，海上补给得到了保障，经短期休整补充后，分两路向曼德勒推进。西路第33师团沿伊洛瓦底江右岸向卑谬、仁安羌进击，以占领仁安羌油田；东路第55师团沿锡当河谷地和中央铁路向东吁、曼德勒进军。东路是日军的主攻方向，饭田军司令官率指挥部在第55师团之后跟进。

东吁，又称东瓜或同古，是仰光以北260公里处的一座小城。仰密铁路穿城而过，路西为旧城，路东为新城。旧城城墙高20米，厚13米，全是砖石砌筑，是很好的防御工事。新城建筑密集，街道纵横，利于巷战。城东有锡当河掩护，城北10余里有克永冈机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3月8日从第1英师手中接过防务后，远征军第5军主力第200师的1.1万名官兵就驻扎在这里。

3月19日，日军第55师团第112联队搜索队500余人，分乘20辆缴获的汽车和摩托车，来到东吁城外的皮尤河南岸。早已埋伏好的第200师先遣营把日军放上大桥，随即用几百公斤的炸药炸毁了皮尤河大桥。桥上的汽车和日军像下锅的饺子一样纷纷掉下河去。埋伏在河堤上的中国军队把暴雨般的机枪子弹和炮弹泼向日军。一路上如入无人之境的日军来不及招架，当即被打死300多人，剩余100多人从密林中逃走了。

在打扫战场的时候，中国士兵发现了日军的一份作战地图。戴安澜师长阅后大吃一惊。正面之敌除了2万余人的第55师团以外，第18、第56师团正从海路赶往仰光登陆。如果日军增援部队赶到，东吁很难守住。

消息传到史迪威那里，他立即签发了第1号作战命令。命令第5军第200师坚守东吁防线，掩护军主力展开；第5军新22师立即由曼德勒开赴彬马那（平满纳）以南，准备支援第200师作战；第5军第96师由腊戍开往曼德勒，作为总预备队；第6军第93师、第49师和暂编第55师一部，在萨尔温江东岸之景栋、孟班、茂奇一线占领阵地，监视泰国境内的日军，掩护第5军东侧安全；第6军暂将第55师主力交由第5军指挥，配合东吁防线的作战。待全军部署完毕后，相机向日军第55师团发起反攻。

然而，史迪威相机歼敌的计划却受到了远征军代司令长官兼第5军军长杜聿明的阻挠。杜聿明知道，在这场中英联手抵抗日本人的战争中，蒋介石并不想把精锐部队全部投上去。因此，他严守“保存实力”的原则，在调兵布阵上显得过于谨慎，致使第200师在东吁孤军奋战长达10天之久。

自3月20日起，日军第55师团对东吁及其外围阵地发起全面进攻。在戴安澜师长的有力指挥下，中国军队今日军遭到缅战以来最为惨重的失败。第143、第144联队伤亡惨重，攻击已呈疲软势头。竹内宽师团长即调另外两个联队投入战斗。

日本空军每天从仰光机场出动百余架次飞机对东吁进行狂轰滥炸，投掷毒气弹燃烧弹无数。但是，东吁防线仍然未被突破，城内守军始终没有动摇或败退的迹象。

22日夜，日军敢死队抓住了一名中国军官，经审讯方知东吁守军是中国军第200师，并且在曼德勒一线还有两个军严阵以待，总兵力达10万人。

竹内师团长受惊不小，但从空中和地面传来的侦察情报却令他放下心来。中国人正在彬马那、央米丁构筑防守阵地，破坏铁路，中国军主力没有南下东吁的迹象。竹内明白了，中国人只是想探一探虚实。于是，他下定决心，吃掉第200师，占领东吁城。

24日，日军正面进攻的同时，第143联队在缅甸独立军的带领下向北迂回，偷袭东吁城北的克永冈机场及附近的铁路，担任机场守备的工兵团寡不敌众，仓促应战，力不能支。当晚机场陷落。东吁与彬马那后方的联系被切断了，第200师被严密包围起来。

戴安澜下令放弃外围阵地，率师指挥部迁往城外山地，由郑庭荻指挥城内的三个步兵团。经过多日血战，第200师在重围中左冲右突，前遮后挡，孤军奋战，只有招架之功，再无还手之力。

史迪威为了贯彻作战计划，来往奔波于前线后方。27日，新22师终于全部抵达距东吁前线约30公里的耶达谢。史迪威一再要求立即发起攻击，但杜聿明和新22师师长廖耀湘迟疑不决。史迪威只好请求英国人在卑谬地区发动支援性的进攻，并通过中国军委会滇缅参谋团向杜聿明施压，总算是达成了进攻的协议。

28日，就在廖耀湘发起攻击的同一天，日军增援部队第56师团赶到东吁前线并于29日晚投入战斗。围歼第55师团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了。廖耀湘止步不前，声称必须等第96师赶到以后方能全力攻击。杜聿明则准备让第200师突围后撤，放弃东吁防线。史迪威考虑到西线英军正以30辆坦克为先导、发起策应性攻击，就不同意杜聿明的意见。最后，远在重庆遥控指挥的蒋介石批准了后撤方案。

30日凌晨，戴安澜率领数千名残兵，借助漫天浓雾，悄悄撤离东吁城。仓促之中，中国军队没有炸毁锡当河上游的一座通向茂奇的桥梁。

天亮以后，日军第55、第56师团集中兵力，发起总攻。在用大炮和飞机进行饱和轰炸之后，发起冲锋的步兵才发现东吁已成一座空城。

东吁撤退后，愤怒不已的史迪威向蒋介石状告杜聿明等人，要求真正掌握远征军的指挥权。蒋介石表面上同意了史迪威的意见，任命资历远在杜聿明之上的罗卓英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并担任史迪威的副手。

蒋介石还和史迪威等人共同商定了组织“彬马那会战”的计划。其部署是：以第96师在彬马那一线构筑预设阵地；以新22师在斯瓦至彬马那之间

逐次抵抗，将日军吸引到第 96 师主阵地之前；然后，以新 22 师、第 200 师和刚刚入缅的第 66 军的新 38 师从彬马那两侧出击，将日军包围在彬马那南部予以歼灭。

“彬马那会战”的前提条件是东西两翼能顶住日军的进攻，保证主力部队的侧翼安全。然而，就在廖耀湘指挥新 22 师的三个团节节抵抗、将日军引到彬马那主阵地前的时候，东西两线局势开始恶化。

4 月 7 日，日军第 33 师团打垮了西线英军的抵抗，占领了阿兰谬，迫使英军向仁安羌撤退。

在东线，日军第 56 师团通过中国人忘记炸掉的那座桥梁，向右侧迂回，在茂奇击溃了第 6 军第 55 师，迅速向乐可、东枝（棠吉）方向穿插，试图在第 5、第 6 军之间的结合部打进一个楔子。

战局骤变。把日军吸引在彬马那的第 5 军，反而陷入敌军三面包围的危急之中。史迪威只得放弃“彬马那会战”，命令第 5 军北撤至曼德勒。从此，中国远征军穷于应付东西两线出现的紧急情况，反而落入了日军设计的“曼德勒会战”的圈套之中。

12 日，日军第 33 师团第 214 联队的两个大队在缅甸向导的指引下，采用隐蔽的穿插战术，神速地穿过英军布下的三道防线，于 15 日深夜抢占了仁安羌油田西北的宾河大桥，堵住了英缅大军的退路，将第 1 英缅师和第 7 装甲旅装进了口袋。由作间河也大佐率领的这支机动搜索部队，利用英军的恐怖心理，虚张声势，四面出击，又利用仁安羌四周的沟沟坎坎，对英军坦克实施“地障包围”。英军的数次突围都未能成功。

因撤出仰光有功而被提升为上将的亚历山大特意召开军事会议，商讨援救被围英军的办法。由于亚历山大手中已无能够作战的兵力，他只得放弃英国人的绅士架子，请求中国人予以支援。杜聿明由于不了解包围仁安羌的日军情况，再加上远征军也承受着日军的猛烈打击，不同意派兵前往仁安羌，只是表示可以在中路加紧进攻，缓解英军的压力。就在亚历山大一筹莫展之际，新 38 师师长孙立人挺身而出，表示可以动用在乔克巴当的第 113 团，前去营救英军。亚历山大大喜过望，满口应允调拨 80 辆汽车供孙部使用。

孙立人，出生于安徽舒城的一个书香门第。与大多数国民党军官不同，他并非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自清华大学毕业后，他考取了官费留美，遵父命入普渡大学，专攻机械工程。大学毕业后，他考入了美国赫赫有名的弗吉尼亚军校，与史迪威为先后校友。回国后，在宋子文筹办的税警总团任职。在税警总团改编为新编 38 师之前，孙立人就已经是中将总团长了。

第 113 团在孙立人的率领下，星夜兼程，于 17 日傍晚赶到宾河地区。当夜，部队发起攻击，激战至次日中午，肃清了宾河北岸的日军。

被围在南岸的英军已困守两日，既无粮食，也无饮水，饥渴难熬，濒临崩溃。第 1 英缅师师长司各特的加急电报一个接一个地打到孙立人的指挥所，恳求中国军队赶快渡河。孙立人见情况紧急，连夜调整兵力，准备总攻。

18 日黎明时分，第 113 团在 10 多辆美制坦克的掩护下攻克宾河大桥桥头阵地。官兵们渡过宾河后，立刻投入一个炽热的战场。成排的油罐在猛烈爆炸，火龙随着流油四处窜动。高大的井架在火光中现出可怕的态度，有的被烈焰烧化，轰然倒塌。整个油田变成一座大火场，中日双方在火和烟中混战。

中国官兵渡河时浸湿了衣服，在火战中占了便宜。冲入敌阵后，积极抢

占制高点和上风口，又得了更大的主动。中国兵打开油罐，乌黑的石油往低处流，流到哪里都是一片火海。还有的士兵将油桶滚向敌阵，滚到哪里都是一团火球。处于低处和下风口的日军就像进了火葬场。

包围圈内的英军乘机向外突击，日军陷于两面夹攻之中，到 20 日就被赶出仁安羌。

被围困四天的英军 7000 名官兵、30 多辆坦克和 1000 多匹军马终于脱离险境，同时得救的还有美国传教士、新闻记者 500 余人。

仁安羌突围的消息传开后，孙立人顿时成了缅甸这场失败战争中惟一的英雄。蒋介石给他颁发四等云麾勋章；罗斯福授予他殊勋勋章；英王乔治六世则将一枚金光闪闪的“帝国司令”勋章赠给他，孙立人是第一个获得这种勋章的外籍将领。

西线刚刚解围，东线又出现紧急情况。4 月中旬，日军第 15 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中将发现中英联军缺乏取胜信心，步步后退，便决定以一个师团东进，占领腊戍，切断中国远征军的退路。同时以军主力沿央米丁—曼德勒公路及伊洛瓦底江西岸向曼德勒方向突进，将中英联军分别压向瓦城（曼德勒的旧称）大铁桥东岸予以歼灭。

20 日，日军攻占彬马那。第 55 师团的竹内宽中将和第 18 师团的牟田口廉也中将相互握手祝贺，全体官兵向着日本方向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同一天，奉命东进的第 56 师团攻占乐可，当天补充完毕后连夜向东枝方向急进。

对日军的穿插估计不足的史迪威急调已派往西线乔克巴当的第 200 师回师东进，并责令第 6 军第 93 师和第 49 师向南曲依、莱卡一线回防，以封闭第 5、第 6 两军的结合部，阻断日军的穿插。4 月 23 日，他亲自赶到已推进至东枝外围的第 200 师前线督战指挥。他根据罗卓英的建议，悬赏 5 万缅甸卢比，以尽速拿下东枝。25 日，第 200 师夺回东枝。但是，向西回防的第 6 军部队刚刚与日军接触便溃不成军，仓皇向景栋方向撤退。尽管第 200 师从东枝截断了日军第 56 师团的后路，但该部第 148 联队竟然完全不顾后方情况，径直以每日机械化行军 110 公里以上的速度长途奔袭，扑向腊戍。

第 56 师团是一支军威赫赫的常胜师团，官兵全都由日本本州造船工厂的工人组成，亦称“本州兵团”。他们意志坚定，斗志顽强。该师团曾在中国战场参与过很多重大行动，最著名的就是制造“九·一八事变”和参加“南京大屠杀”。

在回国退路面临被切断危险的情况下，远征军重新部署了部队的行动：第 66 军新 28 师由曼德勒驰援腊戍，会同新 29 师阻击日军穿插部队；第 6 军东渡萨尔温江，向景栋方向集结；孤悬东枝的第 200 师就近向第 6 军靠拢；远征军主力包括第 5 军新 22 师、第 96 师和第 66 军新 38 师，经曼德勒北渡伊洛瓦底江，退往英多、八莫、密支那方向，据守缅北三角地区，以确保印度—密支那—昆明的空中走廊。

28 日，日军第 56 师团的平井支队和松井支队击溃了仓促布防的新 28 师和新 29 师一部，占领了滇缅路上的最后一扇门户——腊戍，为第二天过生日的天皇献上了一份极好的生日礼物。负责防守腊戍的第 6 军军长甘丽初逃到碗町，又同刚刚开到碗町的第 66 军军长张軫一道钻进装甲车，一口气撤退到 300 公里以外的保山。

与此同时，西线英军在渡过伊洛瓦底江之后，已决定放弃缅甸，正沿着

那乌至加里瓦大道向印度境内撤退。

30日，远征军主力部队撤过伊洛瓦底江，沿曼德勒至密支那的窄轨铁路向北退却。当晚11点50分，随着一声巨响，耀眼的火光冲天而起，瓦城大铁桥被拦腰炸断，断裂的铁梁跌入滚滚的江水中。炸桥固然暂时阻断了日军的追击，但同时也把远征军关在了崇山叠障、森林茂密的缅北三角地带。

5月1日午后6点20分，日军第18师团的一部占领了中缅要冲曼德勒。考虑到在曼德勒地区消灭中英军队的会战计划未能实现，饭田祥二郎军司令官决定派兵分头追歼中英军队。就在这时，他接到了由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转来的大本营急电：

15军方面果敢的作战指导，值得共庆。大本营希望不失时机，更加扩大战果，确立积极向重庆进攻的姿态。力争在缅甸境内歼灭敌军，同时，以有力的师团越过国境，向龙陵、腾冲附近怒江一线追击。

饭田读罢电报，立即命令驻在腊戍的第56师团向怒江和密支那方向追击，实现消灭中国远征军和深入中国境内的双重任务。

日本军部之所以放弃追歼英军、进攻印度的企图，专心对付中国军队，主要是受到4月18日杜立特中校率领16架B—25轰炸机轰炸东京的影响。军部首脑担心美国人继续利用中国大陆作为基地轰炸日本本土，因此决心不惜代价打垮重庆政府或者迫使蒋介石和谈。缅甸作战作为这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第15军就必须全力以赴地以击败中国军队、进军中国云南为作战目的。

占领腊戍后刚过两天，日军第56师团就派出平井支队和松本支队分两路向缅北重镇密支那前进，更以由坂口支队组成的师团主力向中国境内攻击前进。

5月3日，平井支队占领密支那与腊戍之间的八莫；8日，松本支队冲进了密支那，从而把从曼德勒撤出的中国远征军主力严密地封锁在缅北的深山密林之中。担任远征军后卫任务的第200师更是被日军最精锐的第18师团紧追不舍。饭田军司令官在广播里宣称，非消灭第5军尤其是第200师不可。

5月16日，第200师在隐蔽通过腊戍西南侧的昔(卜)抹(谷)公路时，遭到日军第56师团两个大队的伏击。全师伤亡惨重，师长戴安澜身负重伤。26日，历尽千辛万苦的第200师即将到达中国边境时，被誉为“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的戴安澜因无法得到及时治疗而牺牲，时年仅38岁。

就在日军围追堵截中国远征军的时候，第56师团的坂口支队3000人以10辆坦克为先导，于5月2日占领中国境内的畹町，3日再占遮放、芒市，4日下午进入龙陵县城，进攻矛头直指怒江东岸的保山。一旦日军越过怒江天堑，中国军队将无险可守，中国持久抗战的信心将受到沉重打击。

自偷袭珍珠港以来一直备受幸运女神青睐的日本人终于在怒江天堑面前触了霉头。5日傍晚，坂口支队的一部约500人化装成难民，悄悄接近了横跨在怒江之上的铁索吊桥——惠通桥。

此时，惠通桥上挤满了逃难的人群和车辆，不时有人从摇晃不停的桥面上掉入激流汹涌的江水中。为了维持秩序，守卫桥头的宪兵部队朝天鸣枪，以示警告。

枪声惊动了日本人。他们以为偷袭已被察觉，于是就抽出武器，向桥头发起冲锋。

在这千钧系于一发的时刻，宪兵队长张祖武少校果断下令炸毁吊桥。一

道耀眼的闪光之后是一声巨响，只见惠通吊桥先是被高高抛起、然后就重重地跌入怒江峡谷之中，日本人的侵略铁蹄终于被遏止在怒江南岸。

在西线，日军第 33 师团多次对正向印度方向撤退的英国军队进行了穿插分割。亚历山大将军被迫抛弃大批辎重装备，带着被打得七零八落的队伍逃入印度境内。在缅甸北部深山老林里被困两个多月的中国远征军主力部队，终于在 7 月底来到印度境内的利多。

在缅甸战役中，中国 10 万远征军中伤亡总数达 6.1 万余人，其中至少有 5 万人是在撤退途中自行死亡和失踪的；英军伤亡及被俘人数在 1.3 万人左右；日军的相应数字为 4000 人。

缅甸一战，日军取得重大胜利，缅甸人却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在日军攻占丹那沙林地区的土瓦时，缅甸独立运动的领导人要求铃木大佐依约宣布缅甸独立。日本人回答说：“等打下毛淡棉再说吧。”打下毛淡棉后，日本人又说：“到仰光再宣布。”进占仰光后，日本人又说，“等攻下全缅甸，就给你们独立。”等到缅甸境内已无英国的任何军队后，饭田祥二郎军司令官宣布，在缅甸成立日本军管政府，独立问题将留到日本取得大东亚圣战的彻底胜利后再解决。

发现上当受骗的缅甸独立运动领导人再想反抗已为时太晚。7 月底，日本占领军宣布撤消缅甸独立军，狂热一时的独立军官兵被遣散回家。日本完全取得了对缅甸的控制权。

第 40 章 扫荡太平洋

香港攻略战

日本很早就有攻占香港的野心。1940年7月末，日军大本营就把攻城重炮兵派到了华南，为攻占香港要塞作准备。1941年秋，为配合武汉作战，日军第23军占领了广州，兵进深圳附近的中英国境，形成了与英国香港守军隔境相对的态势。

广义的香港，是由英国割占的香港岛与租借的九龙半岛组成，人口约180万。守卫香港的主要兵力是英军、印度军和加拿大军各2个营，约1.2万人，指挥官是英国的莫尔特比少将。他还拥有3个山炮营、3个中口径炮连，战斗机仅有5架。

莫尔特比在得知日军在国境线对面秘密集结后，立即派遣一半兵力在九龙半岛中部的高地一带构筑了一道防线，同时下令疏散香港的全部商船。

12月8日凌晨3点40分，日军大本营向第23军拍发了暗语为“花开、花开”的电报，表示马来半岛登陆战已经开始了。酒井隆军司令官当即于4点下达了开始进攻作战的命令。大炮开始轰炸国境线对面的英军前哨阵地，第38师团的第228、第229、第230联队纷纷越过了深圳东面的国境线。与此同时，日军36架轰炸机冲到启德机场上空，将守军的5架飞机炸成一堆冒烟的废墟，另外8架民用飞机也被击毁。

日军参谋本部根据开战前的情报，断定英军将在九龙半岛中部的防线上进行认真的抵抗，因此决定在以主力正面进攻英军防线的同时，各以一部分兵力从左右两翼的沙田海和青衣岛实施包抄作战，进攻准备时间定为一个星期左右。

9日夜里11点，第228联队的若林东一中尉在侦察英军主阵地的重要据点255高地时，发现只有第2皇家苏格兰营的一个排的兵力在由战壕和隧道联接起来的5个碉堡里防守。于是，他率领侦察兵悄悄穿过铁丝网，将手榴弹投入隧道的排气孔内，乘守军一片混乱之际占领了该阵地。日军见有隙可乘，立即提前对英军防线展开了炮击。守军只有3.7英寸的曲射炮，无法与日军抗衡。11日正午，莫尔特比少将见大势已去，只得下令守军放弃阵地，全部撤往南面的香港岛。这样，日军以出乎参谋本部预料的速度突破了英军防线，占领了九龙半岛。

13日上午，第23军参谋多田督知中佐乘坐一艘汽艇，在香港岛登岸，向英军递交了劝降书。日军陶醉于进展神速之中，认为香港岛内无险可守，英军投降是理所当然的。然而，香港总督马克·扬爵士拒绝了日军的劝降。

恼羞成怒的日军随即连日用攻城重炮轰击香港岛，日机也多次前来空袭，造成香港市内治安恶化，市面混乱不堪。

17日，第23军司令官酒井隆、第2遣华舰队司令长官新见政一联名发出劝降书，但再次遭到扬总督的拒绝。

第二天，日军大炮集中轰炸香港岛东北部。北角的石油罐、涂料工厂和筲箕湾的橡胶工厂被击中后起火燃烧，浓浓的黑烟飘散在空中，令阵地上的守军无法看清海湾内的动静。当天夜里，乌云低垂，暴雨倾盆而下。日军右翼部队（以第228、第230联队为主力）从九龙和大全湾附近向香港岛北角方向渡海，左翼部队（以第229联队为主力）从官仔附近向香港岛东北部的筲箕湾方向渡海。由于守军没有察觉日军的行动，日军仅用一个小时便完

全控制了滩头阵地。天亮时，香港岛东北部的高地全被日军占领。

被日军突袭打蒙了头的英军清醒过来后，开始利用险峻复杂的地形和坚固的掩体群，阻止日军的进攻。19、20 两日，各处呈现出混战状态。不过，英军的武器装备远逊于日军，防线渐渐退到尼克松山的西边。守军只是因寄希望于中国军队前来增援，才没迅速败下阵来。事实上，日军为阻止中国军队来援，特意发动了长沙战役，将中国第 4 战区的部队紧紧拖住，令香港英军的希望化为幻影。

不久后，日军在尼克松山东侧的黄泥涌发现了水库，随即切断了对香港市街的供水。日军还从战死的英军身上捡到了香港岛内兵力配备图，从而为排列在东北部山岳地带的日军大炮提供了准确的射击目标。随着水和粮食的日渐稀少，老百姓纷纷乘坐舢板、小船和帆船逃离香港岛。

25 日，是圣诞节。上午，岛上守卫部队已告崩溃，被困在岛屿南端狭长的赤柱半岛上。一队队日军横行无忌，开始杀戮伤兵和强奸中、英籍的护士。扬总督和莫尔特比少将断定已不可能继续战斗，就向日军提出了投降。下午 5 点 20 分，总督和少将被带到半岛酒店三楼的一间屋子里，在蜡烛光的映照下，在投降书上签了字。

香港之战，日军伤亡 2750 人，英军则伤亡 4440 人。日军仅用 18 天的时间就占领了大英帝国在远东的这个重要据点。

兵进威克岛

威克岛位于北纬 19 度 16 分、东经 166 度 37 分的太平洋中，恰好处在自马尼拉到夏威夷的飞机航线的 2/3 处，和关岛同为西太平洋上的重要基地。

威克岛实际上是一个由三个小岛组成的珊瑚环礁，呈 V 字形，开口朝西北。北面是皮尔岛，南面是威尔克斯岛，东面是威克岛。最宽处有 2 公里，长度为 7 公里。守岛美军共有 523 人，有 5 英寸岸炮 6 门、3 英寸高射炮 20 门、50 毫米高射机枪 16 挺、30 毫米机枪 20 挺。武器种类还说得过去，但因缺少战斗人员和关键的零部件，反而不能完全发挥作用。

威克岛上还有一支小规模空军，但在自 12 月 8 日起连续 3 天的日机空袭中，有 12 架美机被摧毁在地面上，只有 4 架飞机躲过了这场劫难。

日军威克岛进攻部队是以第 4 舰队司令部特别陆战队、第 6 根据地的派遣陆战队编成的登陆部队和第 6 驱逐舰战队组成，指挥官是梶冈定道海军少将。梶冈根据日军飞机的报告，判断美军飞机已失去战斗力，再加上他已决定在深夜登陆，因此就拒绝了航空部队对他的舰队的掩护，从而埋下了他兵败威克岛的祸根。

11 日凌晨，日军登陆部队 560 人在 2 艘运输舰（“金龙”号和“金刚”号）、3 艘轻巡洋舰、6 艘驱逐舰的护送下，抵达威克环礁南面附近的海面。当夜风急浪高，把陆战队转移到登陆汽艇上的作业遇到很大的困难。梶冈只得下令运输舰后撤，先用舰炮压制岛上美军火力，等天亮后再开始登陆。

5 点 43 分，日军旗舰“夕张”号在威克岛南端孔雀岬附近的海面上开始射击。驱逐舰也在威尔克斯岛南边的海上开了炮。其中一发炮弹击中了岛上的储油罐，顿时黑烟滚滚、烈火熊熊，但岛上的美军指挥官德弗罗少校没有下令还击。

炮击持续 75 分钟后，梶冈见岛上毫无动静，便下令准备登陆。“夕张”号开到距孔雀岬仅有 4000 米的地方。从运输舰上卸下 2 艘汽艇，日军陆战队开始转移到汽艇上。虽然浪头依然很高，但由于天空已经放亮，登陆作业难

度减小了一些。

正在这时，三个小岛的炮台上火光闪闪，炮声隆隆。4架“野猫”式战斗机从坑坑洼洼的机场跑道上空，向日军舰队飞来。

孔雀岬发射的炮弹纷纷落在“夕张”号的周围，激起冲天的水柱，梶冈急忙下令向后撤退。然而，威尔克斯岛上的炮台已经将火力集中在“疾风”号驱逐舰上。第三批齐射炮弹准确地落在“疾风”号的舰桥和舰腹处，只见滚滚黑烟随着剧烈的爆炸声升起。待黑烟散去，“疾风”号已沉入了海底。

普特曼少校驾驶着飞机向“睦月”号驱逐舰扑来。他在450米的高度上投下两颗100磅重的炸弹，但未能击中目标。于是，他又用机枪将“弥生”号驱逐舰舰桥上的玻璃打得粉碎。

梶冈少将今日军舰队作Z字形规避运动。在运输舰迅速后撤的同时，“望月”号驱逐舰负责收容已经登上汽艇的陆战队官兵。

7点37分，威尔克斯岛和皮尔岛的炮台发射的炮弹分别击中“追风”号和“弥生”号驱逐舰。美军战斗机投下的燃烧弹则令“如月”号驱逐舰的舰桥燃起大火。甲板上堆放的鱼雷很快就被引爆，结果将该舰炸沉。运输舰“金刚”号也未逃脱厄运，不但舰舷被炸弹击破进水，而且搭载的一架零式水上侦察机也被美军飞机上的机枪击毁。最后，5号船仓里的汽油被引燃，“金刚”号上烈火冲天。

梶冈乘坐的“夕张”号率先逃出美机的活动范围。“望月”号驱逐舰收容了陆战队官兵后连汽艇都不要了，就紧追“夕张”号而去。

梶冈少将本想等到夜里再行登陆，但在检查了他的残破舰队后，再考虑到海上仍然刮着每秒14米的东风，只得放弃登陆打算，垂头丧气地返回马绍尔群岛的夸贾林环礁。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日军的登陆作战在威克岛首尝败绩。不但“疾风”号和“如月”号上的335名水兵无人幸存，而且还有6人死亡、65人负伤、2人下落不明。美军仅仅有3人受轻伤。

日本海军在威克岛碰壁后不肯善罢甘休，从夏威夷回国途中的联合舰队机动部队奉令将第2航空母舰战队（“飞龙”号和“苍龙”号）和第8重巡洋舰战队（“利根”号和“筑摩”号）派往威克岛水域。梶冈的舰队则增加了第6重巡洋舰战队（“青叶”号、“衣笠”号、“加古”号和“古鹰”号）、第29驱逐舰队和运输舰“圣川”号、“天洋”号，登陆部队也增加了来自舞鹤第2特别陆战队的板谷中队。

在夏威夷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也决定增援威克岛。由弗兰克·弗莱彻少将指挥的第14特混舰队（以“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3艘重巡洋舰、9艘驱逐舰为基干）于16日离开珍珠港。由于油船的速度太慢，再加上舰队为了躲避日本潜水艇不得不曲折前行，因而最早也得23日才能到达威克岛。

梶冈则把23日定为进攻威克岛的日期，因为这一天是皇太子明仁8周岁的生日。

17日，金梅尔上将被解除了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的职务，临时由威廉·派伊中将代替，以待切斯特·尼米兹将军前来正式接任。21日和22日，日军第2航空母舰战队的舰载机轰炸了威克岛，将岛上剩余的飞机全部炸毁。派伊中将得知此事后，立即命令第14特混舰队不得驶入威克岛内200英里的地方，只允许“坦吉尔”号供应舰继续前行，帮助守岛美军撤出来。

日本人鞭先一着。23日凌晨2点，梶冈决定发起登陆进攻。他命令内田、

板谷两中队乘坐巡逻艇，在威克岛西端抢滩登陆，以吸引美军的炮火。高野中队则一分为二，一部分在威尔克斯岛登陆，一部分在威克岛西部登陆。

然而守岛美军先发现了乘坐两艘汽艇的高野中队。韦斯利·普拉特上尉率领 70 人的小分队奋起抵抗，用手榴弹将一艘汽艇炸得起火燃烧。日军没有退路，只得拼命向前，强行在预定地点登陆。

德弗罗少校接到威尔克斯岛的报告后，立即将飞行员们派到机场西侧的机枪阵地上。借助威尔克斯岛上 60 英寸的探照灯的照射，美军发现了在海面上行进的两艘巡逻艇。2 点 56 分，巡逻艇搁浅在海滩上。美军 3 英寸的小炮准确地击中了日军的巡逻艇。内田、板谷两中队的官兵跳入水中，向岸上的飞机场冲去。

岛上的灌木林一般都有两米多高，日军钻进去后就迷失了方向。日美双方军队开始进行一场混战。在威尔克斯岛上，美军将高野中队长为首的 80 多名日军予以围歼。在威克岛上，内田中队长被打死，其余日军也受阻于美军的机枪阵地前。

黎明时分，星条旗还在威尔克斯岛上飘扬。一小时之后，威克岛上的德弗罗少校和 200 名守岛士兵面临着 1000 多名日本士兵的进攻。向海上望去，西边有日军的 13 艘巡洋舰、驱逐舰，东边有第 6 战队的 4 艘重巡洋舰。岛子的上空还有 10 多架机动部队的舰载机在狂轰滥炸。

德弗罗少校断定抵抗已毫无意义，决定投降。7 点半刚过，一名中士手擎一个拖把柄，上面拴了一块白布，从掩体里走了出来。德弗罗少校在这名中士的陪同下前往日军阵地，接洽投降事宜。

中午过后，身着洁白海军服的梶冈少将登上岛屿，举行了正式的受降仪式。他在仪式上以昭和天皇裕仁的名义给威克岛改名为“大鸟岛”。

在两次登陆威克岛期间，日军一共伤亡 599 人，美军的伤亡人数是 169 人，日军以惨重的代价夺取了一个面积仅为 2.5 平方英里的小岛，在美澳交通线上打进了一个楔子。

攻占荷属东印度

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位于亚洲东南部，由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 3000 余个大小岛屿组成。爪哇岛是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其西北面是苏门答腊岛，北面是婆罗洲岛（今加里曼丹岛）、西里伯斯岛（今苏拉威西岛）和安汶岛，东面则自巴厘岛经帝汶岛（该岛一半由荷兰领有，一半由葡萄牙领有）直到新几内亚岛西部。16 世纪末，荷兰殖民主义者侵入，1799 年荷属东印度群岛殖民政府正式成立，从此开始了长达 350 多年的荷兰殖民统治和掠夺。荷属东印度群岛以盛产石油而著名，年产石油约 800 万吨，是日本石油年产量（40 万吨）的 20 倍。不断进行侵略扩张的日本每年需要石油 500 万吨，其中的 90% 原来一直从美国进口。因此，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丰富石油资源是日本垂涎已久的目标。1940 年 9、10 月间，日本趁荷兰被纳粹德国占领之机，对荷属东印度当局施加压力，要求给予日本“最低限度”的石油供应和对苏门答腊、婆罗洲和西里伯斯等岛屿的石油开采权，但一直未收到明确答复。1941 年 7 月日军进驻印度支那南部后，美国宣布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美、英、荷相继冻结日本资金，在伦敦的荷兰流亡政府还宣布停止执行原有的日荷间石油协定。这些措施几乎等于切断了日本这部战争机器的动力。日本当局估计，这些措施一旦持续一年，重要产业将陷于瘫痪，日军当时的石油储备也仅能维持 3—5 个月的作战。然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

们不思悔改，不肯放弃对外侵略扩张的国策，遂决定挺而走险，不惜和美、英、荷一战。

日军对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作战设想是，以马来亚、菲律宾为基地，从左右两翼实施包围，首先夺取外围岛屿和石油资源地区，消灭盟军海空兵力；而后集中兵力攻占爪哇岛，将美、英、荷势力逐出，以便独霸石油资源，供长期作战之用。为了尽量减小盟军对石油资源的生产和储备设施的破坏，日军决定在作战方式上采取奇袭，同时视情况动用空降兵部队。承担此次作战任务的兵力为今村均中将指挥的第16军，下辖3个师团、1个步兵混成团，共约10万人。配合作战的有海军第3舰队、第11航空舰队、陆军第3飞行集团的430架飞机。

1941年12月16日，南方军直属的川口支队（以第18师团步兵第35旅团长川口清健少将指挥的步兵第124联队为基干）占领了婆罗洲北部的米里和诗里亚，从而揭开了荷属东印度群岛战役的序幕。同月25日，川口支队还占领了米里西南方的古晋。

1942年1月3日，美、英、荷、澳组成西南太平洋盟军司令部（即远东盟军司令部），指挥部设在爪哇岛上的万隆，英国的韦维尔上将担任司令，统一协调四国在远东的兵力。由于四国各自关心本国殖民地的得失，负责保卫的防线范围又十分广阔，再加上日军进攻神速，盟军难以形成有效的统一战略，参加作战的美、英部队多是从菲律宾和马来亚败退下来的，荷兰部队多数是当地人，与荷兰殖民者一向存在矛盾，而且训练不足，战斗力不强。日军进攻前，盟军在荷印地区有陆军9.2万人，其中有荷印军7.5万人，海空军的力量都很薄弱。

1942年1月11日，日本向荷兰流亡政府宣战，以混成第56步兵团为主的坂口支队占领了婆罗洲东北部的打拉根。24日，该支队又占领了婆罗洲东南岸的巴厘巴板。半个月后，婆罗洲南岸的马辰也落入日军之手。日本空降兵和海军则向西里伯斯岛发动联合进攻，1月11日攻占该岛东北端的万鸦老，22日占领东南岸的肯达里。另外，以第38师团第228联队和1个山炮大队为主的东方支队于31日占领了安汶岛，迫使荷印军2600人、澳军1个营举手投降。

到1月底，盟国防守爪哇岛的北部屏障不复存在，日军在该地区获得了许多空军基地，为下一阶段爪哇作战提供了制空权。

2月1日，以巴厘巴板和肯达里为基地的日本海军航空部队对爪哇北岸进行猛烈的空袭，迫使盟军海军司令哈特上将把司令部从北岸的泗水撤到南岸的芝加拉，该司令部共拥有8艘巡洋舰和22艘驱逐舰以及几个潜艇纵队。3日，日军飞机轰炸了泗水，虽然没有对盟国军舰造成损害，却将附近的大部分荷军战斗机炸毁。

4日晨，哈特上将接到日本陆军在巴厘巴板集结，准备登船出发去占领马辰的情报后，决定派遣由4艘巡洋舰和7艘驱逐舰组成的突击队前赴截击。然而，由荷兰海军少将卡雷尔·杜尔曼率领的该舰队尚在爪哇北岸附近海域，就遭到已夺得制空权的日军飞机的袭击。“休斯敦”号重巡洋舰被一枚1000磅重的炸弹击中，后炮塔被炸成一堆废铁；“马波黑德”号轻巡洋舰也遭到重创，只得返回美国修理。

日军按预定计划开始对爪哇岛西边的苏门答腊岛开始发动进攻，目标就是该岛上的重要石油资源地区——巨港。为了确保在守军破坏炼油设备之前

占领巨港，日军决定实施奇袭。2月14日，在陆海军320架飞机的配合下，日军空降兵第1挺进团在巨港附近的荷印军防线后面降落，占领了机场和炼油厂。第二天，与山下奉文占领新加坡相呼应，空降兵部队乘胜前进，占领了巨港。与此同时，第38师团的主力约1万人也在巨港登陆，向苏门答腊岛纵深地区挺进，迫使荷印军和英军在破坏了部分石油设施后撤离该岛，渡过巽他海峡，前往爪哇岛。

19日，以第48师团步兵一个大队为基部的金村支队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登上了爪哇东面美丽的热带岛屿巴厘。再往东1100公里处，东方支队正在帝汶岛建立滩头堡。日军的行动不但孤立了爪哇岛，而且切断了荷属东印度群岛和澳大利亚的联系。

同一天，停泊在帝汶岛附近海面的联合舰队第1航空舰队，对600公里外的澳大利亚北部城市达尔文港发动了一次毁灭性的空中打击。189架日机从4艘航空母舰上起飞，在偷袭珍珠港的英雄渊田美津雄中佐的率领下，炸沉了停泊在达尔文港内的1艘英国驱逐舰、4艘美国运输舰、1艘英国油轮和4艘澳大利亚货轮，击毁23架盟国飞机。238名澳大利亚人被炸死，300多名被炸伤，日军方面仅损失了5名飞行员。

山本五十大将受到南云机动部队成功轰炸达尔文港的鼓舞，突发狂想，建议派出一支远征部队在没有设防的澳大利亚北岸登陆。因横扫马来半岛、占领新加坡而享有“马来之虎”之称的山下奉文中将支持山本的意见，并且自告奋勇，表示愿意亲率部队打头阵。但是，东条英机首相和参谋本部的大多数资深军官都反对这一设想。他们认为，在澳大利亚荒原中，日军必须完全依赖后勤供应，而日本的商船队的负荷已经到了无法复加的地步。一旦美国将B—17轰炸机大量送到澳大利亚，日军就很难保持空中优势。一番讨论过后，山本的设想被放弃了，山下则因与东条在军内属于对立的派别而被发落到中国东北，担任“满洲”第1方面军司令官。

2月25日，西南太平洋盟军司令韦维尔鉴于爪哇岛已难防守，便撤消了他的指挥部，并将他的总部撤到印度，大部分英军和部分美军随他一同撤退。荷兰人留下来继续战斗。荷兰海军中将康拉德·赫尔弗里希奉命接替哈特上将，指挥盟国海军舰队。与此同时，一个由%艘运输船只和警戒舰只组成的日军登陆输送队在爪哇岛西北方待机而动，另一个由41艘运输船和巡洋舰、驱逐舰等组成的日军登陆输送队在东北方待机而动。

27日，杜尔曼少将奉赫尔弗里希司令的命令，从泗水出发，前去截击东北方的日军船队，杜尔曼乘坐的旗舰“德鲁伊特尔”号轻巡洋舰一马当先，英国的“埃克塞特”号和美国的“休斯顿”号重巡洋舰紧跟其后，澳大利亚的“珀斯”号和荷兰的“爪哇”号轻巡洋舰负责殿后。舰队左翼由英国皇家海军的3艘驱逐舰掩护，右翼则由荷兰的2艘驱逐舰和美国的4艘驱逐舰负责警戒。

日军护航舰队由第5重巡洋舰战队司令官高木武雄少将指挥，除了第5战队的重巡洋舰“那智”号和“羽黑”号以外，还有第2驱逐舰战队（由田中赖三少将指挥）的轻巡洋舰“神通”号及其7艘驱逐舰、第4驱逐舰战队（由西村祥治少将指挥）的轻巡洋舰“那珂”号及其6艘驱逐舰。高木舰队与杜尔曼舰队的军舰数量之比为17比14，日军并不占绝对优势。然而，高木还拥有3架侦察机，从而于下午3点15分首先发现了盟国舰队。高木备战一个多小时后，杜尔曼才发现了日军舰队。

4点15分，高木少将指挥他的2艘重巡洋舰上的20门8英寸火炮，以最大射程2.52万米向盟军舰队射击。日军的这一战术令杜尔曼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休斯敦”号重巡洋舰的后炮塔在2月4日的战斗中被毁，无法发挥作用。在开战的几分钟里，旗舰“德鲁伊特尔”号的轮机舱被一颗没有爆炸的8英寸炮弹击中。4点30分左右，日军重巡洋舰的另一排炮弹在“埃克塞特”号重巡洋舰的轮机舱里爆炸，军舰立即起火，被迫撤出战斗。由于它紧跟在旗舰后面，负责传达命令，其他3艘巡洋舰便以为杜尔曼下令改变航向，便自行左转。结果，盟军舰队的队形大乱，有的军舰竟使自己的舰舷朝着日军发射鱼雷的方向。不过，由于距离太远，日军发射的121枚鱼雷中只有1枚击中荷兰的“科顿纳尔”号驱逐舰，该舰当即折断沉没，盟国其余舰只安全退出战斗。当日舰前来追击时，负责掩护“埃克塞特”号的英国“伊莱克特拉”号驱逐舰被炮火击沉。

晚上7点钟，杜尔曼重整队形，率舰队向东南方退去。高木少将也担心运输船队的安全，害怕继续南下会闯进盟军的水雷区，便命令舰队集结，向北规避，同时让“那珂”号和“神通”号各派出侦察机侦察盟军舰队的行动。

杜尔曼与高木脱离接触后，仍试图捕捉日军的运输船队。美国的4艘驱逐舰则因鱼雷发射一空，燃料所剩无几，向泗水返航。另外1艘荷兰驱逐舰也陪同受伤的“埃克塞特”号返回泗水。9点30分，正当剩余的盟国舰队沿爪哇北岸西进时，英国的驱逐舰“木星”号触到了荷印军当天下午布下的一颗水雷，爆炸后沉没。盟军的巡洋舰掉头北上，在经过“科顿纳尔”号驱逐舰被击沉的海面时，最后一艘驱逐舰被派去打捞幸存的落水舰员。而后，杜尔曼率领尚存的4艘巡洋舰继续向北航行。

晚上10点30分，“那智”号上一个眼光锐利的了望员发现了盟国巡洋舰。高木少将将他的2艘重巡洋舰朝东北方向平行排列开来，阻拦着通往运兵船队的航道。11点，他开始炮击，田中少将则将他的驱逐舰调来掩护高木的侧翼。20分钟后，当双方距离不足8000米时，日军驱逐舰发射了一排鱼雷。一枚致命的“长矛”式鱼雷击中“德鲁伊特尔”号舰尾，使这艘旗舰立即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爪哇”号轻巡洋舰在几秒钟后也遭到了鱼雷的袭击，随着一阵猛烈的爆炸而沉入海底。杜尔曼发出的最后信号是让“休斯敦”号和“珀斯”号赶快撤走，不要去救落水的水兵。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这2艘军舰迅速向南逃往丹戎不碌港，杜尔曼和他的344名水兵则在日本军舰的攻击下葬身海底。

经历了这场被称作“巴达维亚海战”的战斗后，盟军不仅未能阻止日军登陆爪哇岛，反而使兵力本来就不强大的海军再次损兵折将，不得不开始向澳大利亚撤退。

28日夜，停泊在泗水的4艘美国驱逐舰利用夜幕的掩护，先向东行，再南下穿过爪哇岛和巴厘岛之间的巴厘海峡，成功地撤往澳大利亚。其余的盟军舰只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同一天晚上，停泊在丹戎不碌港的“休斯敦”号和“琅斯”号向西行进，企图穿过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巽他海峡。当它们距离巽他海峡北口不到48公里的时候，突然发现了正在爪哇岛西部准备登陆的日军运输船队。这时，日军第7重巡洋舰战队的“最上”号和“三隈”号率领1艘轻巡洋舰、4艘驱逐舰及时赶到，把“休斯敦”号和“珀斯”号包围起来。在驱逐舰上的探照灯光的照射下，日军重巡洋舰先将火力集中于“琅斯”号，该舰的水兵

食堂、舰首轮机舱、舰舷吃水线附近都遭到炮击，在连续中了4枚鱼雷后终于沉没。“休斯敦”号先是被8英寸口径的炮弹击中，接着又中鱼雷1枚，舰首主炮塔被击毁，不久又有2枚鱼雷击中它的中部，引起弹药库爆炸。午夜过后，“休斯敦”号终于向右倾覆，沉入海底。

这场残酷战斗中惟一让人感到好笑的是，日军“三隈”号重巡洋舰发射的8枚鱼雷，穿过“休斯敦”号的舰底，直接冲入日军的运输船队中，炸毁了4艘运输船。负责爪哇作战的第16军司令部所乘的“佐仓”号也在其中。今村均中将也不得不跳入海里，和副官各抱一块木板在水中挣扎，后来才被驱逐舰救起。

荷兰驱逐舰“埃弗森”号那天晚上从丹戎不碌港起航太晚，未能赶上2艘巡洋舰，反而侥幸地从海战战场旁溜走。但第二天黎明时分，它还是被日军驱逐舰击沉。

从泗水出发的“埃克塞特”号在2艘驱逐舰的护航下，也向巽他海峡驶来。3月1日上午，在两支日本舰队的夹击下，盟国的这3艘军舰均被击沉。

爪哇海上的硝烟尚未散尽，美英荷澳盟军海军司令部已分崩离析。3月1—4日，停泊在爪哇岛南岸芝加拉军港内的残余军舰，除极少数安全抵达澳大利亚外，都被南云机动部队的舰载机炸毁。

海战结束后，日军第2师团和第38师团的东海林支队在爪哇西部登陆，第48师团和坂口支队则在爪哇东部登陆。在掌握绝对的海空优势情况下，他们迅速包围了岛上的1.5万盟国正规军和4万后备部队及志愿军。经过一周混战，荷属东印度群岛总督于3月8日同意向今村均中将投降。四天后，荷兰人签署了正式的投降书。

日本自1941年12月8日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不仅打败了美、英、荷、澳在远东的陆军部队，而且还重创了美国太平洋舰队和英国远东舰队，夺取了海空控制权，使该地区的海空力量对比完全有利于日方。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共毙、伤、俘盟国军队30余万，击沉、击伤大型作战舰只约40艘。日军自身伤亡仅4万人，伤巡洋舰2艘、驱逐舰3艘。日军相继占领了泰国、香港、马来亚、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缅甸和西太平洋上的一些小岛。强占的土地面积达380万平方公里，人口1.5亿。日本取得的暂时性胜利，不仅使同盟国为之震惊，而且也超出了日军大本营的预料。军国主义分子们欢喜若狂，扩张野心更加膨胀，把整个国家推上了一条更加危险的道路。

第九编 穷途末路（1942—1945年）

第41章 激故中途

战略大辩论

南方作战取得初步胜利后，日军大本营开始制定下一阶段的战争指导大纲。陆军参谋本部鉴于陆军的主要假想敌是苏联，主张积蓄力量，待苏德战况变得有利于日本时，就从苏联远东地区实施大陆作战，为此对南方作战，只要控制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战略资源地带即可，不必再继续前进。海军方面则受到屡战屡胜的鼓舞，强烈要求保持进攻势头。他们认为，如果采取陆军的防守政策，必将给予美国以时间和机会来动员它的强大工业力量，发动横渡太平洋的大规模进攻。到那时，日本已经到手的胜利果实必然无法保住。因此，海军希望在美国人重建强大舰队之前，设法进行一场决战。

1942年2—3月，陆海军双方进行了一场充满分歧的激烈的战略大辩论。陆军在防守方案受到海军的坚决反对之后，就没再提出什么新的方案。相反，海军倒是先后提出若干个方案，与陆军商讨。

首先，海军军令部作战部作战课课长富冈定俊大佐提出攻占澳大利亚。他认为，珍珠港一战后，美国必然要以澳洲作为基地，对日本进行全面反攻，时间可能在1943年春季以后。因此，在此之前，日本必须拿下澳洲东面的所罗门群岛、新喀里多尼亚群岛、斐济群岛、萨摩亚群岛等，防止美国向澳洲部署军队，尽可能地把澳洲孤立起来，最后予以占领。陆军参谋本部以无法再派出十几个师团的兵力去进攻4000海里以外的澳洲为理由拒绝了这项计划。

在理论上，制定陆军和海军战略方针分别是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的职责。但由于海军编制的扩充和战场的扩大，联合舰队司令部如跟作战部队一起出海，就很难进行全面指挥，所以，该司令部基本上成为岸上司令部，除了计划和指挥战术作战以外，对制定海军的基本战略也发挥着强有力的、往往是决定性的影响。在富冈的方案被陆军否定后，联合舰队就很自然地把制定第二阶段作战方针的主导权从军令部那里拿了过来。

联合舰队参谋长宇垣缠少将奉山本五十六司令长官的命令，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的最后结论是进攻夏威夷，从6月开始行动，首先夺取中途岛、约翰斯顿岛和帕尔米拉岛；一旦把足够的航空兵力调到这些前进基地后，立即对夏威夷发动两栖作战；以联合舰队的主力向夏威夷水域推进，以支援攻略作战，如果可能的话，同美国舰队决战。

宇垣的方案受到幕僚们的否定，他们的理由是：一、日军不可能像袭击珍珠港那样做到出其不意；二、夏威夷地区美军航空兵分驻多处基地，日本所能使用的舰载航空兵和岸基航空兵，无力在像夏威夷那样的广大地区取得制空权；三、在军舰同岸炮的对抗中，前者处于不利地位。

宇垣只得暂时将自己的方案搁置起来，命令幕僚们研究舰队首席参谋黑岛龟人提出的西进方案。黑岛主张，日军进入印度洋，再由中近东推进到波斯湾，同德军会合。该方案的关键是把拟议中的向西作战作为轴心国密切配合、发动钳形攻势的组成部分。可是，当联合舰队司令部收到1月19日轴心国缔结的新的三方军事协定的副本时，上述想法立即受到了挫折。该协定没有提到将来采取联合攻势的问题，只是一般地提到德国东进和日本西进。再

加上陆军的反对，黑岛方案也流产了，海军只是在三四月份进行了锡兰岛航空作战，控制了东印度洋。

正在这时，由切斯特·尼米兹上将统帅的美国太平洋舰队自2月份起，先后以航空母舰混合编队轰炸了马绍尔群岛、吉尔伯特群岛、威克岛、拉包尔和新几内亚东岸的日军基地。美军的突然攻击引起了山本五十六的忧虑，他生怕美军得寸进尺，派飞机轰炸首都东京，威胁到天皇陛下的生命安全。一想到这里，山本就忧心忡忡，坐立不安。为防止悲剧的发生，他设立了一条舰艇了望线，距本土东海岸600—700海里，南北约1000海里，每天还辅以飞机远程巡逻。但这些被动性防御的措施不符合山本的性格，为了捍卫大日本帝国的国土和帝国海军的尊严不被侵犯，他决定再度出兵太平洋。这样，他很自然地把目光落在了宇垣的方案上。考虑到陆军的意见，山本决定缩小陆军参战的规模，仅仅夺取位于夏威夷西北1130海里的中途岛，把它改造为日本空军基地，同时诱出美国太平洋舰队，在决战中予以消灭。可能的话，北方再进攻美国的阿留申群岛，使日本的空中及海上的防卫范围向东扩展2000海里。

4月2日，山本派作战参谋渡边安次带着进攻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的作战计划到军令部征求意见。此时，军令部已经与陆军达成妥协，放弃进攻澳大利亚的计划，而是逐步控制新几内亚岛及其东面的所罗门群岛和新喀里多尼亚—斐济一线。作为该计划的第一步，陆军于3月占领了新几内亚岛东岸中部的莱城和萨拉莫阿；在第二阶段作战中，即对新几内亚东南岸的莫尔兹比港和所罗门群岛的图拉吉岛同时发动的攻略作战中，陆军将使用驻在拉包尔的南海支队，海军则由南云部队抽调一个航空母舰战队来加强海军掩护部队。军令部还在设法说服陆军参加第三阶段对新喀里多尼亚、斐济和萨摩亚发动的进攻（即F·S作战）。

4月2日，渡边代表联合舰队一方，作战部作战课航空参谋三代辰吉中佐代表军令部一方，就中途岛作战方案开始交换意见。三代提出以下理由反对中途岛作战计划：一、由于中途岛靠近美国太平洋主要基地夏威夷，除航空母舰外，美军还能充分使用潜艇和驻在夏威夷的大型岸基飞机，对该岛的防御进行支援。还应该想象到，珍珠港的教训已经使美军充分警惕，因此难以作到出敌不意；二、日本部队不能用岸基飞机进行搜索和侦察，必须由航空母舰腾出一部分舰载机，去补充战列舰和巡洋舰水上侦察机，执行侦察任务；三、美军不大可能为了保卫中途岛而把残存海军兵力孤注一掷，很可能把它保存起来，以后则利用中途岛离日本远而离夏威夷近的有利条件，收复该岛或使该岛瘫痪；四、中途岛面积很小，一旦遭到来自海上或空中的突然袭击，岛上的飞机很难疏散开。为了预防这种攻击，我方就须日以继夜实施大规模空中巡逻，这就需要使用大量飞机和耗费大量汽油。由此产生的补给和运输问题恐非日本力所能及；五、所谓占领中途岛有利于发现驶往日本本土的美国特混舰队的说法令人怀疑。就日本现有巡逻机的续航力而言，以中途岛为基地的空中巡逻半径只有600—700海里，遇有恶劣天气还不能起飞，美军也会采取行动阻碍我方使用机场；六、所谓占领中途岛能有效打击美国的战斗意志、从而为和谈铺平道路的说法过于乐观。占领中途岛显然威胁不到美国大陆，对美国士气的影响也是微不足道的。

三代中佐把反对进攻中途岛的论点摊开后，又为进攻新喀里多尼亚、斐济、萨摩亚的计划辩解。他强调说，这些岛屿虽然离日本更远，但离夏威夷

也同样远，美军会失去保卫中途岛时所具有的有利条件。进攻这些岛屿，对美、澳之间的交通线构成严重威胁，一方面可以诱使美国舰队出来决战，一方面也能阻碍同盟国将来使用澳大利亚这一反攻据点。

三代的观点未能打动渡边。4月5日，双方的争论惊动了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大将和次长伊藤整一中将。渡边使出“杀手锏”，他给在“大和”号上的山本挂了电话，然后以不妥协的口气阐述了山本的意见，最后说道：“长官的决心已定，不能再改变了。”作战部部长福留繁原来是山本五十六的参谋长，见此情景，便对伊藤次长说：“既然山本长官这样说了，那么，我们就依从他的意见吧？”

伊藤默默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永野总长也没有表示异议。三代看到自己的意见被否决，难过地伏在桌子上哭了起来。

关于中途岛作战的基本方针达成协议后，双方在实施时间上仍有分歧。联合舰队提出把行动日期定在6月初，但军令部坚持要把日期往后推迟三个星期，好作充分准备。山本坚持原议，认为必须在满月的时候发动进攻，否则就得往后再拖一个月。就在双方争论不休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杜立特空袭东京

“珍珠港事件”后，罗斯福总统公开宣布要轰炸日本领土，以示对日本不宣而战的报复。不过，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使用陆基远程轰炸机，即使从最靠近日本的中途岛基地起飞，其航程也不够来回；如用航母舰载机，该型机最大作战半径为300海里，而日本在距本土东海岸600—700海里处设置了警戒线，舰队一旦被发现，不仅轰炸会告吹，舰队自身也难保。

1942年1月中旬，美国舰队总司令金海军上将的参谋部设计出一种方案：动用陆军B—25轰炸机，用航空母舰将它们运到离日本足够近的海面上，飞机在轰炸完东京后前往中国境内由国民党控制的机场降落。

陆军航空兵司令阿诺德将军热情支持这项计划。3月初，24组机组人员集中在佛罗里达州埃格林机场，练习在500英尺长的跑道上驾驶经过改装的B—25双引擎轰炸机起飞。詹姆斯·杜立特中校被任命为这次行动的指挥官。46岁的杜立特曾数次打破世界飞行纪录，第一个用12个小时飞越美洲大陆。

4月2日，杜立特率领挑选出来的16组飞行人员，搭乘新服役的“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从旧金山起程。13日，“大黄蜂”号与从珍珠港赶来的、由哈尔西中将指挥的“企业”号航母会合，组成庞大的第16特混舰队，直接朝东京驶去。最初的计划是，当舰队驶抵距东京500海里的水域时，杜立特率先起飞，并以灯光和投放照明弹指示航向，引导其余飞机对东京、横滨、名古屋等地进行轰炸。整个作战应在夜间进行。

4月18日晨，被日本海军第5舰队征用的“日东丸23”号渔船在东京以东720海里的了望线上值勤。6点30分，该船用无线电向联合舰队报告发现了美军航空母舰。

几天来已经注意到美军电报往来频繁的山本五十六，命令刚刚返回横须贺基地的近藤信竹中将率领第2舰队火速出击，高须四郎中将的第1战列舰战队也从广岛湾起航，正在台湾南端巴士海峡航行的南云忠一中将的机动部队也奉令参战。考虑到美舰还在700海里之外。按其舰载机作战半径，空袭最快也只能是午夜之后或次日清晨，山本没有立即向东京发出防空警报。

哈尔西得知舰队被发现后，一方面下令护航的“纳什维尔”号巡洋舰击

沉“日东丸23”号，一方面通知“大黄蜂”号上的杜立特准备起飞。

7点20分，杜立特第一个起飞。一个小时之内，16架飞机全部升空，每架飞机都额外加了10罐5加仑装的汽油。此地距东京650海里，比原计划多出150海里，这意味着夜间空袭将改为昼间轰炸。

当天上午，东京进行了一场例行的防空演习。市中心广场上燃着了一个临时搭起的草棚，几辆救火车和一些消防队员忙来忙去，进行救火演练。由于没有拉响防空警报，市民们不理睬警防团招呼大家进防空洞的通知，很多人拥到广场上看热闹。

中午前不久，杜立特飞行队以三种不同的高度飞进日本领空。它们分散在几乎200多英里的海岸线上，由16个地点飞过海岸。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正好去水户航空学校，他的座机曾与美国飞机擦肩而过，他无意中成了最早发现美机的日本高级官员。

12点30分，杜立特的飞机率先抵达东京北郊上空，在他上面的高空中飞行的九架零式战斗机竟没有发现他。他继续向正南方向和东京东区中心方向低空飞行。他越过反射着蓝光的皇宫屋顶，在闹市区和新桥车站地区扔下了四枚500磅燃烧弹。

直到浓烟、尘雾遮住了半个天空，日本人才明白过来。许多人一齐惊呼：“是美国人的飞机！不是演习，是空袭！”哭喊声、警报声和爆炸声响彻一片，高射炮开始漫无边际地乱放一通。

杜立特轰炸机中队除3架飞机袭击了横滨、名古屋、神户以外，其余13架轮番轰炸了东京的炼钢厂、贮油场、发电厂和军营，并沿着海边码头一带进行轰炸。

到下午1点，空袭结束。日方被炸死50人，炸伤252人，90座厂房建筑被毁，损失了1个贮油场和6个大型油库。物质损失并不是很大。

杜立特飞行队除1架飞机因缺油飞往苏联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外，剩余15架借着轰炸燃起的烟雾的掩护，向西南方的中国大陆飞去。有3架飞机在离上海南面海岸只有数码的海面上紧急降落，机组人员掉进水里；有1架迫降在稻田的泥水中；有12架飞抵江西省和浙江省上空，机组人员跳伞离机。

杜立特的80名机组人员中，有5名被苏联人扣留，3人在中国日占区坠机身亡，8人被日军抓获，64人被中国抗日力量辗转护送到国民党统治区。被俘的8人在遭受严刑拷打后，有3人被判处死刑，5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只有4人活到了战争结束。

山本五十六获悉东京挨炸后，精神受到严重的打击。他闭门不出，把追击美国舰队的任务交给宇垣缠参谋长。数支日本舰队和几十架侦察机在本土以东海域搜索了两天，一无所获，哈尔西早已率领第16特混舰队返回珍珠港了。

杜立特空袭东京成功一事表明，日本本土很容易受到来自东方广阔海洋的空中攻击。山本决定，必须毫不迟疑地发动攻势，把防御圈向东推进到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军令部持反对意见的人在现实面前只有噤若寒蝉。5月5日，永野总长奉裕仁天皇的敕令，发布了《大本营海军部第18号命令》，指令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与陆军协同，占领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的西部要地”。

进攻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的计划和早已确定的进攻新几内亚岛东南岸的莫尔兹比港和所罗门群岛的计划构成了日军在太平洋上从北到南的新攻势。

如果日军获胜，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遏止住美军的反攻，保证日本确立长期不败的态势，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

初战珊瑚海

按照日本陆海军的原定计划，在3月初占领新几内亚岛东部的莱城和萨拉莫阿之后不久，即应发动对莫尔兹比港和所罗门群岛南端的图拉吉岛的攻略作战，达到控制澳大利亚东北方珊瑚海的目的，从而为占领新喀里多尼亚、斐济和萨摩亚并切断美澳交通线作好准备。然而，由于在珊瑚海附近发现了美国航空母舰部队的踪迹，联合舰队推迟了这一作战计划。山本决定给井上成美中将的第4舰队加派第1航空舰队的第5航空母舰战队（“瑞鹤”号和“翔鹤”号）和第5巡洋舰战队以及若干驱逐舰，“祥凤”号轻型航空母舰也临时拨给了第4舰队。

考虑到借来的舰只预定要参加6月份的中途岛作战，井上中将赶紧制定了作战计划：5月3日攻占图拉吉，一个星期后，对莫尔兹比港发动总攻。从拉包尔出发的运输船队由后藤有公少将率领的“祥凤”号航母、4艘重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予以掩护，而高木武雄中将指挥“瑞鹤”号和“翔鹤”号航母、2艘重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组成机动部队，寻机打击美国航空母舰部队。

日本人想象不到的是，美海军于1月20日从被击沉的伊124号潜艇上打捞出日军密码本，经过破译人员的努力，尼米兹在4月17日之前就弄清了日军南下作战的企图、兵力和日期。太平洋舰队立即派出由菲奇少将率领的以“列克星敦”号航母为核心的特混编队，南下与由弗莱彻少将率领的以“约克城”号航母为核心的特混编队会合，组成第17特混舰队，准备截击日军。

5月3日拂晓，日海军攻击部队顺利登上图拉吉岛，但在第二天就受到来自“约克城”号航母的40架舰载机的三波攻击。攻击长达6个小时，日军损失了1艘驱逐舰、5架水上飞机、4艘登陆驳船和3艘扫雷艇。

高木少将得到图拉吉受袭击后，判断美国航母舰队就在该岛附近。于是，他率领尚在所罗门群岛北面的机动部队，急速南下寻敌。

弗莱彻少将见舰队已经暴露，就下令向南撤退，然后突然折向西方，希望拦截攻击莫尔兹比港的运输船队。6日夜间，南航的高木已追过西行的弗莱彻60英里，这是双方最接近的时候，但彼此都未发现对方。

7日拂晓，从航母上起飞的日军搜索机报告说，在舰队南面发现拥有1艘航母的敌方舰队。第5航空战队司令官原忠一少将立即下令全力攻击。6点10分，“瑞鹤”号和“翔鹤”号上的78架轰炸机、鱼雷机和战斗机向南飞去。其实，飞行员发现的是“西姆斯”号驱逐舰和“尼奥肖”号油轮，它们是前一天给“列克星敦”号航母加油完毕后正准备绕道返回美国。78架飞机对这支几乎没有还击能力的船队进行了猛烈的攻击。驱逐舰在几分钟内连中了3颗500磅的炸弹，迅即沉没。油轮则中了7颗炸弹和几枚鱼雷，引起大火，船员们纷纷弃船逃命。这艘外号叫“胖贵妇”的大型油轮在海上漂流四天后才被美国军舰用鱼雷击沉。

攻击部队起飞不久，原忠一就收到护送陆军部队的后藤舰队搜索机发来的报告，说敌人特混舰队的真正位置是在西面。原少将手中已经没有飞机，只好在无奈中放弃了首先打击美国舰队的宝贵机会。

8点15分，“列克星敦”号上的一架侦察机在路易西亚德群岛的北面报告说，发现了2艘航空母舰和4艘巡洋舰。弗莱彻大喜过望，调遣了93架最

好的飞机向目标区域飞去。等到那架侦察机飞回母舰，弗莱彻才知道，由于密码译错，真正发现的是2艘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比日军幸运的是，弗莱彻很快又收到发现“祥凤”号的报告，该母舰就在突击机群前去攻击的目标东南35海里。只要突击机群稍微修正一下航向，就能发现“祥凤”号。

11点，美军突击机群发现了以“祥凤”号为中心的日军护送登陆部队的舰队。“祥凤”号迅速调头迎风，想放出布满甲板的舰载机。然而，已经没有时间了。93架飞机当头罩下，先是鱼雷机攻击，接着是俯冲轰炸机。在短短的几分钟内，“祥凤”号就中了13颗炸弹和7枚鱼雷，从舰首到舰尾都燃起了熊熊大火。11点35分，“祥凤”号像一块石头似的沉入海底。约500名水手和飞行员也葬身海底，只剩下一团黑烟和一片油污在海面上扩散开来。太平洋战争中，日方第一次损失了航空母舰。

午后不久，弗莱彻的突击机群除3架外部平安降落在“列克星敦”号和“约克城”号上。美国海军取得了珊瑚海战斗第一回合的胜利。

莫尔兹比港登陆作战总指挥井上成美从拉包尔用无线电命令运输船团返航，等到美国军舰离开那一带再说。下午，狂风大作，能见度下降，空中搜索变得极为困难。

弗莱彻考虑到美国舰队缺乏夜间作战训练，决定等到第二天再与日本人决战，可日本人却等不及了。黄昏时分，高木命令原忠一进行夜间空袭。原少将立刻派出了27架俯冲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它们还未飞临美国舰队上空，就被装备有雷达的美国航空母舰发现，弗莱彻立即派出战斗机队予以截击。9架日机被击落，其余18架在逃跑过程中慌乱不堪，其中有6架甚至把“约克城”号误认为自家军舰，企图在甲板上降落。结果，迎接它们的是一顿猛烈的炮火，1架日机当即被击落，其余5架侥幸逃走。有11架日机因燃料耗尽“溅落”在海洋中，只有6架返回母舰。日方的夜袭又以失败告终，美方仅损失3架战斗机。

至此，交战双方指挥官都已清楚对手的大概位置，也都准备在第二天的决战中战胜对手。双方各有2艘大型快速航空母舰，弗莱彻有122架飞机，轰炸机较强；高木有121架飞机，在战斗机和鱼雷机方面占优势。双方的护航舰则各有优势。

8日拂晓，日美双方都争先恐后地派出侦察机，仔细搜索周围海域。双方指挥官都清楚，胜负取决于谁先查明对方的位置并抢先派出轰炸机队。

8点22分，史密斯少尉驾驶的侦察机在返航途中发现了高木部队，正在附近的迪克逊少校闻讯赶来，也向舰队做了汇报。迪克逊的电报被原忠一截听到了，他赶紧布置飞机起飞事宜。10分钟后，日军侦察机也发回了发现目标的报告。这样，9点15分，18架零式战斗机、33架俯冲轰炸机、18架鱼雷攻击机就都已升空。这与“约克城”号上39架飞机升空是在同一时刻，而“列克星敦”号的37架飞机稍后才起飞。

10点32分，美机首先发现了高木机动部队。这时，“瑞鹤”号和“翔鹤”号为躲避攻击已经疏散开来，彼此相距8—10海里。就在美机借助云层掩护等待鱼雷机到来的时候，“瑞鹤”号已经向西隐身于一片暴风雨的海域。而“翔鹤”号则向东逆风行驶，企图让甲板上的战斗机起飞迎战。

10点57分，由泰勒少校率领的第5鱼雷机中队与轰炸机协同作战，在“野猫”式战斗机的掩护下，向“翔鹤”号猛扑下去。可是，由于美国制造的鱼雷速度奇慢，竟无一枚击中目标。只有俯冲轰炸发挥了效用，一弹正中

舰首右方，引燃甲板上的汽油，大火蔓延起来，另一弹击中舰尾。从“列克星敦”号上起飞的美机对“翔鹤”号又发动了一波进攻，也有一颗炸弹击中目标。

身中三弹的“翔鹤”号因飞行甲板受损，无法收回飞机，只得奉命撤出战斗。

与此同时，日本飞机对弗莱彻舰队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列克星敦”号航母满载时排水量为4.2万吨，操作起来不是很灵活。日本飞机冒着密集的炮火，从两舷进行了鱼雷攻击。很快就有两枚鱼雷击中“列克星敦”号的左舷。从俯冲轰炸机上落下的一颗炸弹落在左舷前炮位上，当即把三门高炮炸哑，炮手全部被炸死。随后，另一颗炸弹又命中了烟囱。一时间，舰面上碎片横飞，血流遍地。

“约克城”号体积较小，转舵也比较灵，躲开了全部鱼雷的攻击。只有一颗800磅炸弹，穿过厚厚的飞行甲板、舰艇厨房和机库甲板，最后掉在50英尺下的第四层甲板上爆炸，炸死64人。

11点30分，日机攻击结束。日本飞行员洋洋得意地报告说，击沉1艘大型航母和1艘中型航母，击伤1艘战列舰或巡洋舰。原少将相信了飞行员的报告，认为自己是这场海战的胜利者。

弗莱彻也认为自己是胜利者。这时，“列克星敦”号已扑灭了大火，堵住了漏洞，正在纠正它的倾斜。它和“约克城”号很快就加快了速度，飞机在甲板上降落了，准备再次出动袭击敌人。

12点47分，正当“列克星敦”号向北疾驰时，它的中腹部位突然发生剧烈的爆炸。20分钟后，又爆发了一连串震撼舰体的巨响。谢尔曼舰长起初还以为中了潜艇发射的鱼雷，但很快就发现，舰上的几十个汽油舱在鱼雷爆炸时受到破坏，溢出的极易挥发的汽油蒸气被电机室里一台发电机冒出的火花引燃，造成了爆炸。气浪把坚固的钢制水密门和舱口盖冲毁，水线以下几层甲板全被打通，火气流通过破损口自由流窜，燃炸的频率和强度不断增加。

16点，谢尔曼舰长下达了锅炉熄火和放弃机舱的命令。17点过5分，他下达了弃舰命令。撤离工作在悲痛冷静的气氛中有条不紊地进行完毕。18点30分，大火引燃了存放的炸弹和鱼雷，冲击波把甲板上的整架飞机和大块钢铁结构抛向几十米的高空。19点15分，弗莱彻重新集中舰队，向南转移，同时下令“菲尔普斯”号驱逐舰用鱼雷击沉“列克星敦”号。

海空攻击结束时，显然日本人占了上风。日方损失了77架飞机和1.2万吨的“祥凤”号，伤亡1047人；美方损失了66架飞机和4.2万吨“列克星敦”号，伤亡543人。然而，战术上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战略上的胜利。

第4舰队司令长官井上中将担心运输船队受到麦克阿瑟的岸基航空兵的攻击，下令登陆部队返航。这样，美军就成功地挫败了日军南下控制珊瑚海和美澳海上通道的战略计划。自“珍珠港事件”以来，日本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第一次被打碎了。

珊瑚海海战的结局还对未来的中途岛之战产生了重要影响。5月17日，“翔鹤”号带着开战以来受伤最重的日本军舰这一不光彩的声誉返回吴港海军基地。经过检查证明，“翔鹤”号至少需要一个月才能恢复，因而无法参加中途岛作战了。几天后，“瑞鹤”号也返回了基地。它虽未受伤，但因飞行人员严重减员，补充人员来不及进行舰上训练，所以也无法参加中途岛作

战。少了这两艘航空母舰，南云部队就缺少了 1/3 的空中打击力量，这对未来战斗的胜负可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与日本人相反，在“约克城”号驶入珍珠港后，尼米兹上将紧急动员修复人员，仅用三天的时间，就奇迹般地修好了“约克城”号。尼米兹立即把它编入了第 17 特混舰队，参加中途岛作战。

惨败中途岛

珊瑚海一战的硝烟尚未散尽，联合舰队司令部就已经制定出进攻中途岛的作战方案：山本的一部分部队将在弧形的阿留申群岛西端的阿图岛、基斯卡岛和阿达克岛登陆，以转移美国人的注意力，把美国航空母舰引诱到错误的方向去。山本的先头部队——由南云忠一指挥的四艘大型航空母舰——则开始空袭向留申南方 250 海里左右的中途岛，摧毁美军航空兵力，削弱岛上防守部队的抵抗力。此后，由舰队护送的运输船队运送部队到中途岛登陆。美国舰队自然会折向南面进行反击。南云的机动部队就后撤，美国舰队必然会追击，于是，就会遭到埋伏在中途岛西面的山本主力部队的伏击。山本的战列舰的巨炮将击沉美国舰队。为了完成这次作战任务，山本动用了日本海军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兵力。

与偷袭珍珠港一样，进攻中途岛具有很大的冒险性。然而，严格的保密措施和周密的情报搜集大大减少了前者的风险。对于后者来说，情况正好相反。几个月来横行于南方海域的日本海军已经养成了骄傲自大的习惯，有一个水上机队在出发前毫无顾忌地发电报通知说，6 月中旬以后邮件一律寄往中途岛，甚至在中国作战的日军都知道要攻占中途岛。至于情报搜集方面，日美开战后，夏威夷地区的日本间谍纷纷落网，美籍日人都受到严密的监视。山本原计划派水上飞机前去珍珠港侦察敌情，但因中途加油地区有美海军舰艇出没，故侦察行动取消。可以说，中途岛作战是在对美方舰队动态毫不知晓的情况下进行的。

按规定，日本海军的密码表应在 5 月 1 日更换，但由于备战工作很紧张，根本没来得及考虑使用新密码的问题，整个作战部署一直使用原来的密码通讯下达。结果，山本给了对手尼米兹一个极好的机会。

在珊瑚海一战中尝到破译密码甜头的尼米兹，对由约瑟夫·罗彻福特少校领导的作战情报小队深信不疑。该小队有 120 名工作人员，常年工作在司令部大楼的地下室里。5 月 20 日，日本发出的一封长电被罗彻福特破译，里面提到了未来的大规模进攻，只是进攻目标以“AF”代替。罗彻福特相当肯定地认为“AF”代表中途岛。为了确证这一点，尼米兹下令中途岛发出一封明码电报，抱怨蒸馏水厂设备发生故障。日本人果然上了钩，日方侦听中心电告联合舰队说，“AF”缺少淡水。为此，进攻中途岛的日本舰队特别增加了淡水供应船。

查清日本人进攻计划后，尼米兹抓紧时间，采取了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加强中途岛的防御。在水际滩头及周围水域布设了水雷，增加了守岛部队的兵力，飞机也猛增至 120 架。

尼米兹十分清楚，在浩浩荡荡进攻中途岛的日本舰队中，最具威胁的是南云机动部队的四艘航空母舰。只有这些航空母舰才具有摧毁中途岛陆、空防御体系的能力。也只有这些舰只才能为其他进攻舰只提供空中掩护。要想遏止日军的攻势，就必须消灭南云的机动部队。

尼米兹决定动用手中的两支王牌舰队，把哈尔西的第 16 特混舰队和弗莱

彻的第 17 特混舰队派往中途岛东北海面列阵埋伏，寻机从侧翼对毫无警觉的日本航空母舰予以突然袭击。不巧的是，身体一向强壮的哈尔西患肺炎无法出海，他推荐雷蒙德·斯普鲁恩斯少将接替他的工作。

5 月 27 日，是日本海军节。37 年前，东乡平八郎指挥日本海军在对马海峡战胜实力强大的俄国远东舰队，为日本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山本五十六就是在那次战斗中丢掉了左手的两根指头。就在日本人身披盛装庆祝节日的时候，南云机动部队从濑户内海的柱岛基地起锚出发。5 月 28 日，斯普鲁恩斯率领第 16 特混舰队离开了珍珠港。到 6 月 1 日时，日美双方用于中途岛作战的全部舰只都已经出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海战就要爆发了。

中途岛是一座直径 6 英里的圆形环礁，位于其里侧东南部的沙岛和东岛都是由石花质砂石构成的，地面基本平坦，地表覆盖着一层疏生的热带植物。中途岛位于亚洲与北美之间的太平洋航线正中，由美国海军上尉布洛克于 1859 年发现。该岛离美国旧金山和日本横滨均相距约 2800 海里，距珍珠港约 1135 海里，它是美国在中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军事基地和海洋交通枢纽，也是美军在夏威夷的门户和前哨阵地。中途岛一旦失守，太平洋舰队的大本营珍珠港将暴露于日军面前，美国情报机构对共荣圈进行无线电窃听的中继站和从空中侦察日本入侵舰队临近的早期警戒线都将丧失。

6 月 4 日拂晓，两支敌对的舰队处于一个巨大的 V 字的两个末端，彼此相距 200 海里，交汇点就是中途岛。

4 点 30 分，“赤城”、“加贺”、“飞龙”、“苍龙”四艘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的飞机开始起飞。第一攻击波的总指挥官是友永丈市大尉，他直接指挥 36 架高空轰炸机，小川正一大尉率领 36 架俯冲轰炸机，菅波政治大尉带领 36 架零式战斗机护航。这 108 架攻击机飞走后，南云又下令“利根”号、“筑摩”号巡洋舰和“棒名”号战列舰派出 5 架侦察机搜索附近海面，以防美国舰队的出现。

早已作好战斗准备的中途岛在黎明时分也派出了侦察机。5 点 25 分，霍华德·艾迪上尉驾驶着一架“卡塔丽娜”式侦察轰炸机在空中巡逻时，发现有一架水上飞机沿着相反的航向向他逼近，他立即用无线电发出“发现飞机”的警报。这架日机很可能是“利根”号巡洋舰用弹射器发射的侦察机。没过几分钟，艾迪发现在他前下方 20 英里的海面上，“地球上最壮观的一出戏启幕了”。他一面躲进云层，闪避日军战斗机的攻击，一面向中途岛发报：“2 艘航空母舰，2 艘战列舰，方位 320 度，距离 180 英里，航向 135 度，速度每小时 25 海里。”

5 点 45 分，威廉·蔡斯上尉驾驶的“卡塔丽娜”式飞机也发出信号：“许多敌机飞向中途岛，方位 320 度，距离 150 英里。”

在“约克城”号和“企业”号上，第 16、17 特混舰队的空勤人员正在画航线。总指挥弗莱彻少将不愿暴露自己，没有用无线电召回正在作侦察飞行的“无畏”式侦察机，而是用信号灯通知后面 8 英里远的斯普鲁恩斯：“向西南方向行进，确实找到敌人的航空母舰就向它们攻击……飞机返回后立即跟上来。”斯普鲁恩斯用两脚规在海图上计算后估计，朝着中途岛方向再全速航行 3 小时，日军的航空母舰就会进入袭击范围。

中途岛接到发现敌舰的报告后，凡是飞得起来的飞机都趁日本人来袭击之前飞往空中。海军的 6 架“复仇者”式鱼雷攻击机和陆军 4 架 B—26“掠

夺者”式双引擎轰炸机，作为第一攻击梯队向西北方向飞去。第二梯队由海军陆战队的16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组成，同时命令早就出发去轰炸西南方日军运送登陆部队的船队的陆军15架B—17“空中堡垒”轰炸机转向西北，去攻击日军航空母舰。最后面的是海军陆战队的11架飞行速度较慢的“复仇者”式鱼雷攻击机。美机总共是52架，还不到日军第一攻击波飞机数量的一半。

美国轰炸机同相邻航线上飞来的日本轰炸机擦身而过。双方驾驶员彼此用大拇指搁在鼻尖上，四指张开，以示蔑视，但没有开炮。

蔡斯上尉驾驶侦察机悄悄地跟踪着日军攻击机群，在离中途岛不到30海里的地方，他抢先飞到日机群的上空，发射了一颗降落伞照明弹，向早已在空中严阵以待的25架“水牛”式和“野猫”式战斗机报警。

空中拦截战开始了。美海军陆战队飞行员虽然勇猛异常，然而，日军的零式战斗机不仅在数量上超过美机，性能也要优越得多。15分钟后，15架美机被击落，7架受重创，剩余3架脱离了战场。

摆脱了拦截的日军攻击机群，开始对中途岛施行狂轰滥炸，高射炮火对它们构不成多大的威胁。空袭摧毁了水上飞机库，烧着了沙岛上的储油罐和医院。在东岛，日本飞机没有完成摧毁简易机场的任务，只是炸坏了电站和海军陆战队指挥部。20分钟后，日本飞机的炸弹丢完了，空袭结束，中途岛环礁已经成了一片浓烟滚滚的火海。

友永大尉明白这次攻击的主要目的是歼灭中途岛上的美军航空兵力。既然美军轰炸机已经飞离中途岛，那就必须再次进攻，以便在美机返回中途岛时予以歼灭。因此，他在返航时发出无线电报告：“需要进行第二次攻击。”

7点整，“赤城”号舰桥收到了友永的电报。此时，四艘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摆满了装载鱼雷的轰炸机和战斗机。这108架飞机是用于进攻可能出现的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若用它们去轰炸中途岛，就必须卸下鱼雷，装上炸弹。

就在南云和他的参谋长草鹿龙之介商量是否再次进攻中途岛时，从中途岛起飞的6架“复仇者”式和4架“掠夺者”式轰炸机先后冲了过来。在机动部队上空警戒的18架零式战斗机立即扑了过去。3架“掠夺者”和4架“复仇者”被击落，剩下的攻击机匆忙发射鱼雷后逃回中途岛。

美机的空袭使南云相信有必要像友永说的那样再次攻击中途岛，彻底摧毁岛上的航空兵力，为陆军登陆铺平道路。7点15分，考虑到侦察机没有报告附近有美国水面兵力，南云下令已经作好攻击敌舰准备的第二波飞机立即准备再次空袭中途岛。这就是说，“赤城”号和“加贺”号上已经装上鱼雷的高空轰炸机必须全部换上炸弹。已在飞行甲板上的高空轰炸机被一架架地送回机库，再重新装上炸弹。

就在南云作出换炸弹的决定时，美国第16特混舰队的飞机开始从“企业”号和“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起飞了。斯普鲁恩斯不顾与日舰队相距过远、鱼雷机和战斗机可能无法返航的风险，出动了20架“野猫”式战斗机、67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和29架“掠夺者”式鱼雷轰炸机。不过，等到这116架飞机全部起飞，已经过去1个多小时了。

7点28分，就在日舰地勤人员和军械人员忙碌地工作着的时候，从“利根”号巡洋舰上起飞的第4号侦察机发来电报：“发现10艘敌舰，好像是敌舰。方位10度，距离中途岛240海里。”

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南云中将和他的幕僚们一时间手足无措。他们没有预料到美国太平洋舰队竟出现得这么快，更没有预料到美国军舰就在附近待机伏击自己。由于侦察报告没有说清美舰队中是否有航空母舰，草鹿参谋长命令第4号侦察机迅速查清敌舰的型号。7点45分，南云命令“赤城”号和“加贺”号立即停止弹药换装工作，并命令整个部队准备攻击美舰。

7点55分，从中途岛起飞的16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向“飞龙”号展开攻击。它们遭到10多架零式战斗机的拦截，有6架被击落，2架被舰炮击中。日军军舰毫发未损。

8点9分，侦察机发回报告：“敌舰为5艘巡洋舰和5艘驱逐舰。”草鹿参谋长松了一口气，他向南云建议继续攻击中途岛，然后再来对付这支普通舰队。

8点14分，从中途岛起飞的15架B—17“空中堡垒”轰炸机从2万英尺的高空向“飞龙”号和“苍龙”号投掷了12.75万磅炸弹，但无一命中。由于航空母舰的炮火够不着轰炸机，美机扔完炸弹后平安离去。

又过3分钟，最后一批来自中途岛的11架“复仇者”式俯冲轰炸机飞来投射鱼雷。航空母舰轻易地避开了它们的攻击。它们转过来集中轰炸“棒名”号战列舰，其中9架穿过弹幕逃走，“棒名”号安然无恙。

自中途岛起飞的52架飞机在五波攻击中没有给南云机动部队造成丝毫伤害，自己却损失了17架。不过，这些攻击迫使南云放弃防备杳无踪迹的美国航空母舰舰队，把飞机用于再次攻击中途岛。

8点20分，就在南云忙于应付以中途岛为基地的美国飞机的第五波袭击时，“利根”号派出的侦察机再次发来报告：“敌舰队后方似有1艘航空母舰。”

“赤城”号旗舰舰桥上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此时，“赤城”号和“加贺”号上的大部分鱼雷机都已经装上了炸弹。另外，为了防备中途岛的美机来袭，第二攻击波的全部36架零式战斗机都已升空。这样，真正装好鱼雷并已排在飞行甲板上的只有“飞龙”号和“苍龙”号上的36架俯冲轰炸机了。

南云中将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如果只派出俯冲轰炸机对美军特混舰队施以先发制人的攻击，在没有战斗机掩护的情况下，可能遭受严重损失。另外，是否使用停在“赤城”号和“加贺”号飞行甲板上的那些装着800公斤炸弹的高空轰炸机呢？对于舰船目标来说，炸弹的效果虽不如鱼雷，但如果能直接命中，仍能使敌舰受到重大损失。只是高空轰炸机比俯冲轰炸机更需要战斗机的掩护，否则很容易成为美军战斗机的活靶子。

正在南云犹豫不决的时候，空袭中途岛的飞机又回来了。有6架飞机遇难，其余飞机的汽油也快耗尽了，必须赶快收回它们，否则还会有更多的损失。南云面前只有两种选择：立即让俯冲轰炸机和高空轰炸机起飞，在没有战斗机护航的情况下去进攻美军舰队，以便腾出飞行甲板；或者先把甲板上的飞机挪开，让友永大尉率领的飞机降落、加油和重新装弹。南云选择了第二个办法。他下令收回友永的飞机和执行巡逻任务的第二波战斗机，然后，重新组织部队并暂时北撤，以避免前来攻击的美机，等作好一切准备后，再转过来全力进攻，消灭美军特混舰队。

南云集中优势兵力的想法是很有道理的，但却忽视了时间因素。战斗的胜利并非总属于力量强大的一方，而常常是属于能更迅速果断地处理意外情况并能更迅速果断地抓住瞬间即逝的战机的一方。

南云的错误并不在于他同意先让友永的飞机降落，而是在于他不该在第一波袭击中途岛时使用四艘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如果派两艘航空母舰上的全部飞机攻击中途岛，另外两艘航空母舰上的全部飞机准备攻击水面舰只。那么这时他就能派出一艘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去对付侦察机报告的美国舰队，另外一艘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则对中途岛作第二波攻击，两艘空的航空母舰的甲板就可用于收回友永的飞机。

8点40分，美军第17特混舰队旗舰“约克城”号开始派出17架“无畏”式俯冲轰炸机、12架“掠夺者”式鱼雷轰炸机和6架“野猫”式战斗机。9点6分，在中途岛海战中前去袭击日军舰队的151架美机均已起飞，而此时南云还未派出1架飞机。

日军回收飞机的行动预定在9点后完成。飞机开始加油，日本航空母舰上一片忙乱。油管弯弯曲曲伸过甲板，运载飞机快速上下的升降机发出刺耳的警铃声，只穿着短袖衬衣和短裤的地勤人员匆忙地卸掉重磅炸弹，来不及将它们送回下面的炸弹库里，就只好堆积在机库的角落里。这些致命的炸弹最终导致了“赤城”号的覆灭。

9点18分，中途岛攻击队和进行巡逻的第二波战斗机全部收回后，四艘航空母舰紧张地进行攻击美舰的准备。攻击队包括36架俯冲轰炸机（“飞龙”号和“苍龙”号各18架）和54架鱼雷机（“赤城”号和“加贺”号各18架，“飞龙”号和“苍龙”号各9架）。考虑到美机不久会来攻击，绝大部分战斗机必须用于保护舰队自身。因而，为攻击队护航的只有12架零式战斗机（4艘航空母舰各3架）。由这102架飞机组成的攻击队预定10点30分起飞。

队“大黄蜂”号上起飞的35架俯冲轰炸机和10架战斗机在预定海域未发现日本舰队，就向南搜索。战斗机燃油用尽，溅落在中途岛附近的海面上，飞行员大都被救了起来。俯冲轰炸机则降落在中途岛上。还未与日本人见面，就有45架飞机退出了战斗。

“大黄蜂”号上的15架鱼雷机在约翰·沃尔德隆少校的带领下，往北搜索。9点40分，美机发现了南云舰队，一场激烈的战斗打响了。

沃尔德隆不顾缺少战斗机的掩护，摆动机翼，发出进攻的信号。15架鱼雷机很快就陷入40多架零式战斗机和高射炮火的包围，虽然都发射了鱼雷，但无一击中目标。美机一架架坠入海中，30名机组人员中只有乔治·盖伊及时跳入海中活了下来。

几分钟后，尤金·林赛率领从“企业”号起飞的14架鱼雷机紧贴海面，呼啸着向“苍龙”号和“赤城”号冲来。10架“野猫”式战斗机在2万英尺的上空盘旋着，等待着林赛的无线电呼叫，但林赛没有呼叫。在24架零式飞机的顽强拦截下，10架美机拖着浓烟载到海里，只有4架美机在向“苍龙”号发射鱼雷后斜飞出来，幸免于难。

10点12分，来自“约克城”号的12架鱼雷轰炸机向“飞龙”号的左舷扑去。日军战斗机击落了7架，高射炮又击毁了3架，剩下的2架受伤后逃走。南云的舰长们以熟练的掌舵技术规避了5枚鱼雷，让它们扑空而过。

至此，美国41架舰载鱼雷机分三批对南云机动部队进行了袭击，不但没有击中目标，自己却只剩下6架逃离战场。不过，它们的出现诱使在高空巡逻的日本战斗机俯冲下来拦截，从而使日本航空母舰的上空在短时间内缺少战斗机的保护。

就在这个很短的时间里，幸运之神向美国人露出了笑脸。

10点20分，南云部队各航空母舰调整位置，逆风行驶，准备让飞机起飞。甲板上已换好鱼雷的攻击机的螺旋桨一齐开始转动。

第一架飞机从“赤城”号腾空而起。“再有5分钟，攻击机就可以全部起飞了。”舰上所有人员都在暗自祈祷着。

就在这时，从“企业”号上起飞的32架俯冲轰炸机尾随一艘日本驱逐舰，来到南云机动部队的上方。从“约克城”号上起飞的17架俯冲轰炸机也赶到了战场。南云部队的末日来临了。

有4颗炸弹击中了“加贺”号飞行甲板的前段、中段和后段。其中1颗炸弹正好落在舰桥旁边，炸中了停在那里的一辆小加油车，整个舰桥和四周的甲板区起火燃烧，舰长冈田次作大佐和其他高级军官当场阵亡。虽然救火队员奋力扑救扑面而来的火焰，但火势越烧越猛。16点40分，所有人员离开“加贺”号。19点25分，两声巨响之后，3.68万吨的“加贺”号沉入了海底。

草鹿参谋长站在“赤城”号旗舰的舰桥上，眼看着2颗炸弹好像用绳子拴着似的直朝他飞来。1颗落在中部升降机后部，另1颗落在飞行甲板左舷后段。舰身猛烈地摇动起来，像发生了地震似的。升降机被炸得七扭八歪，飞机被炸翻了个儿，燃起了大火。大火蔓延到堆放在甲板上的燃料和弹药，再度引起大爆炸。飞行甲板大块大块炸飞到空中，舰桥的玻璃窗全被震碎。成千加仑的燃油流向下层甲板，放在机库里的鱼雷也开始爆炸了，一团团火球从舰身两侧喷射出来。南云和机动部队司令部被迫转移到“长良”号巡洋舰上。

“苍龙”号的损坏程度并不亚于“加贺”号和“赤城”号。17架俯冲轰炸机的轮流轰炸，使该舰很快就中弹3颗。其中1颗正中前部飞行甲板，另2颗击中了中部升降机。大火迅速蔓延到下面的油库和弹药库，诱发了阵阵爆炸，主机停转，舵机失灵，消防系统也遭到破坏。由于火势太猛，柳本柳作舰长不得不命令弃舰，他自己则手握军刀，唱着《君之代》，留在舰桥上。19点13分，“苍龙”号从海面上消失了。

10点50分，远在机动部队西北约400海里的山本主力舰队收到南云发来的电报：“遭敌舰载机和陆上飞机的攻击，‘赤城’号、‘加贺’号和‘苍龙’号起火。拟以‘飞龙’号与敌航空母舰交战。我们暂时北撤，重新集结兵力。”

闻此噩耗，山本五十六一时间目瞪口呆，只能嗯嗯几声。一直喜气洋洋的幕僚们也顿时如丧考妣，一个个垂头丧气。

具有赌徒性格的山本大将决定，动用主力部队的战列舰去支援受到严重打击的机动部队，由自己亲自指挥作战。

南云部队此时惟一完好无缺的航空母舰是“飞龙”号。它是第2航空战队司令官山口多闻的旗舰。山口少将在日海军中被认为是勇敢、富有远见、头脑清晰而又处事果断的一流将才，深得山本五十六的赏识。在其他三艘航空母舰失去作战能力后，山口担负起航空舰队的指挥任务。

10点58分，山口下令“飞龙”号上的18架俯冲轰炸机和6架零式战斗机起飞，去袭击美国的航空母舰。日机狡猾地尾随着一些返航的美机，靠近了“约克城”号。在离目标30海里处，12架“野猫”式战斗机迎了上来。日机损失惨重，但仍有8架俯冲轰炸机摆脱拦截，飞抵“约克城”号上空。

其中2架被巡洋舰和驱逐舰的高射炮火击落，剩余6架则向航空母舰投掷了炸弹。第1架飞机没有收住俯冲而扎进大海，但它的炸弹落在了“约克城”号飞行甲板上，爆炸后引起了火灾。第2颗炸弹恰好掉进了大烟囱，爆炸引起的空气倒流使6个锅炉中的5个熄了火，“约克城”号的速度开始减慢。这时，第3颗炸弹穿过飞行甲板和机库后爆炸，在很深的底层引起了一场大火。

13点30分，山口少将命令友永丈市大尉率领现有的10架鱼雷机和6架战斗机再次攻击“约克城”号。友永一直在为因自己建议再袭中途岛而使舰队蒙受巨大损失而内疚，于是不顾座机已经受伤，决心以死赎罪。

14点34分，友永冒着猛烈的高射炮火，下令发起攻击。16架飞机迅速从2000米下降到海拔100米左右，冲向“约克城”号。有8架飞机瞬间就被炮火击落，另外8架中只有4架施放了鱼雷。“约克城”号中了3枚鱼雷，其中2枚命中左舷前部，在油箱附近的舰壳上掀开两个大洞，并把舰舵给轧住了。“约克城”号开始倾斜，舰长只得下令弃舰。然而，“约克城”号并没有沉没，在海上漂浮了两天后，抢险人员解决了它的倾斜问题。就在它很有希望返回珍珠港时，日本海军伊168号潜艇向它发射了2枚鱼雷，终于把它送进了大海深处。

14点45分，10架“无畏”式飞机侦察小分队在第17特混舰队西北约110英里的海面上发现了“飞龙”号。第16特混舰队收到消息后，斯普鲁恩斯在15点30分将“企业”号调头迎风，出动了24架俯冲轰炸机。

17点20分，由加拉赫上尉率领的美机向“飞龙”号俯冲下来。此时，日军舰员们正在狼吞虎咽地吃着香甜可口的年糕团子。“飞龙”号仓促应战，舵手熟练地避开了头3颗炸弹。但是，后4颗炸弹全部击中舰桥附近，前部升降机处的舱面甲板被炸得朝上翻卷，完全挡在了舰桥的前面。大火在飞行甲板上装好炸弹的飞机间蔓延，堵死了通往机舱的全部通道，最后诱爆了炸弹和鱼雷。“飞龙”号失去航速，开始倾斜。

6月5日2点30分，山口少将命令全体舰员离舰，自己和加来止男舰长则留在舰桥上。5点10分，两艘日本驱逐舰向“飞龙”号施放了鱼雷。在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后，这艘1.75万吨的航空母舰缓缓沉入海底。

山本五十六获悉“飞龙”号中弹起火后，意识到败局已定。午夜时分，山本决定取消中途岛作战计划。他同时下令击沉还在海面上漂浮着的“赤城”号。4点55分，南云机动部队的旗舰身中4枚鱼雷，沉入冰冷的太平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海战以日本海军的惨败而宣告结束。中途岛海战和一个月之前的珊瑚海海战一起构成了太平洋战争中战略阶段的一个转折点。日本帝国扩张势力范围的势头在海洋上被遏制住了，美日海军在太平洋上的均势恢复了，日本对夏威夷及美国本土的威胁也被解除了。自此以后，日军的作战仅限于南太平洋地区。

第 42 章 兵败瓜岛

美军开始反攻

日本帝国海军在中途岛一战中受到惨重打击之后，不得不彻底改变他们在太平洋的第二作战阶段的目标。原定的攻占斐济、萨摩亚、新喀里多尼亚以断绝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交通运输线的作战计划，先是推迟两个月，然后就完全取消了。日本帝国陆军的防守战略占了上风。该战略要求建立一连串的空军基地，对已占岛屿的防御进行加固，形成一道牢不可破的环形防线。为此，陆军方面要完成对澳大利亚北面新几内亚岛的占领，海军方面则要控制住澳大利亚东北面的所罗门群岛。

当时，日本海军已占领了所罗门群岛中的大部分岛屿，最南端就是 7 月刚刚进驻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简称瓜岛）。由三川军一海军中将指挥的第 8 舰队以拉包尔为基地，在由冢原二四三中将指挥的第 11 航空舰队协助下，为新几内亚和瓜岛提供空中支援。

几乎与此同时，盟国方面也正在计划夺取这些战略目标。中途岛海战获胜后，美国作战重点在海军的强烈要求下从欧洲稍微向太平洋倾斜了一些。1942 年 7 月 2 日，美国陆海军指挥机关联合发布了一道命令，规定了美国对日本有限攻势的首期作战目标。战役的第一阶段，是夺取圣克鲁斯群岛、瓜岛北面 20 海里处的图拉吉岛及其附近的要地，由太平洋战区司令尼米兹上将担任战略指挥；第二阶段，一俟在图拉吉地区站稳脚跟，陆军就向新几内亚岛上的萨拉莫阿和莱城进军，海军则沿所罗门群岛北上，本阶段由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麦克阿瑟上将担任战略指挥；第三阶段，攻占拉包尔，将日本人从新不列颠岛上赶出去。这次战役的代号为“了望台”。

成为美日争夺焦点的瓜岛是所罗门群岛中的最大岛屿之一，东西长 92 英里（148 公里），南北宽 33 英里（53 公里），是 16 世纪时被寻找传说中的所罗门王的黄金之国的西班牙探险家发现的。一群蜿蜒起伏标高达 8000 英尺（2400 米）的深绿色活火山像脊梁骨似的贯穿全岛。岛上雨量充足，植物生长茂盛。草地上生长着像刀片一样锋利的库奈草。除了北海岸和草地衔接的丘陵地带外，热带植物十分浓密，阳光几乎不能透过冠盖照射到盘根错节的下层林丛。五花八门的热带昆虫在腐败的植物中生长得又大又肥。枯枝烂叶间渗出股股臭水，漂过北面的海峡，侵蚀着 20 海里外的图拉吉岛。

图拉吉岛没有周围较大岛屿上那样茂密的丛林和沼泽，是所罗门群岛的首府。白人设法在这里种植了椰子树，盖起了小平房，形成了有一条街的小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为澳大利亚的托管地。到了 1942 年 5 月 3 日，太阳旗开始在旗杆上飘扬。帝国海军特别陆战队的 2300 名官兵驻守着这个小镇及其毗连的两个小岛，日本水上飞机从这两个小岛出发巡逻。7 月初又来了帝国海军修建部队的 1400 名士兵。他们每天早上乘轮渡越过海峡，到瓜岛为海军第 25 航空战队修建机场。

盟国的“了望台作战计划”也于 7 月的第一周大体完成。尼米兹派罗伯特·戈姆利中将代表他担任战略指挥，在珊瑚海和中途岛两次海战中威名远扬的弗兰克·弗莱彻中将担任登陆编队的战术指挥，原任海军部作战计划局局长里奇蒙·特纳少将负责指挥两栖作战部队。亚历山大·范德格里夫特少将是担任登陆作战任务的海军陆战队第 1 师师长，对两栖作战的理论颇有研究。

当弗莱彻和特纳在珍珠港与尼米兹磋商时，收到了美军巡逻机的报告，得知日军正在瓜岛上修建飞机跑道。于是，他们就把登陆瓜岛纳入夺取图拉吉和圣克鲁斯群岛的作战计划中，并且将预定开战的日期推后一个星期，改为8月7日。

7月31日，由特纳指挥的南太平洋登陆舰队，满载1.6万名海军陆战队官兵，在43艘战舰及航空母舰舰载机的护航下，从斐济岛出发，向瓜岛驶去。支援和护航舰队由弗莱彻指挥，舰队里有航空母舰“萨拉托加”号、“企业”号和“黄蜂”号。

8月7日凌晨，天气晴朗。美军航空母舰编队抵达瓜岛南面的指定海域。特纳指挥的两栖作战部队悄悄沿着瓜岛的西海岸北上，绕过瓜岛西北端的埃斯佩兰斯角，进入黑暗的海峡。在萨沃火山岛附近，部队分为两个编队，进入后来被称为“铁底湾”的水域。“X射线部队”的战舰驶向北面的图拉吉和另外两个小岛，“约克部队”的11艘运输舰和重巡洋舰沿着瓜岛北岸驶向伦加角。

直到美军战舰在黎明中现出黑色轮廓，图拉吉岛上的日军观察哨才意识到末日来临了。一位电报员向拉包尔发了一封含糊其辞的电报：“一大队数目和型号不详的船只进入海峡，它们是什么呢？”

6点41分，“昆西”号重巡洋舰的8英寸大炮回答了这个问题。第一批炮弹在伦加角的东面落地开花，铁片四处飞溅，椰子树被炸得东倒西歪。海峡另一面的“X射线部队”的战舰也对图拉吉岛开始了轰击。美国的舰载轰炸机呼啸着飞来参加战斗，正要仓皇起飞的日军水上飞机被美军的俯冲轰炸机炸成一团团火球。

天黑前，约有1万名海军陆战队队员登上瓜岛，海岸上的补给物资堆得到处都是。部队登陆后，一个战斗队沿着海岸向西挺进，另一个战斗队穿过丛林地带向西南推进。岛上有日军2200余人，主要是施工部队。其中大部分人在美军舰炮的轰击下，纷纷向西逃跑，但也有一部分士兵隐蔽起来进行狙击，或用机枪扫射。登陆后的第二天，美海军陆战队与一股日军遭遇，并将其歼灭。8日下午，一个战斗队攻入日军的主要基地，发现了即将完工的简易机场。日军驻防部队逃跑前既没有破坏设施和各种物资，也没有炸毁跑道。他们丢下步枪、机枪、卡车、压路机、水泥搅拌机、弹药、汽油、柴油和两个雷达示波器。以及大量的大米、茶叶、啤酒和米酒。附近还有两座大型发电机、一座机械修理厂、一个组装鱼雷的空气压缩机厂和一个制冰厂。

当第一批炮弹刚刚落到图拉吉岛上时，日军的报务人员就向拉包尔报告受到美军从海上和空中的攻击。8点05分，图拉吉的电台又报告说，美国人正在登陆。拉包尔的日军立即开始增援。海军第25航空战队本已准备好去轰炸新几内亚岛上的莫尔兹比港，也立即动用27架轰炸机和18架战斗机，向瓜岛飞去。第8舰队司令官三川军一中将亲率5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从拉包尔出击。

日本飞机飞过布干维尔岛时被隐蔽在岛上的澳大利亚观察哨发现，它们的行踪被报告给停在“铁底湾”里的美国舰队和瓜岛南面的航空母舰编队。弗莱彻立即派出战斗机，在萨沃岛上空组成严密的警戒网，旋即将大部分日机击落，还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出名的日军王牌飞行员之一坂井三郎的右眼打瞎了。次日晨，又有一批日军鱼雷机向美军飞来。特纳将军把运输船和警戒舰只编成航行序列，在日机袭击时以最高航速进行规避。50多艘舰船的

对空炮火，加上担任空中掩护的战斗机，构成一个从高空到低空的火网，把日军的鱼雷飞机几乎全部击落。

东京的大本营对来自图拉吉的消息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们认为，登陆的美军不会超过 2000 人，很可能只是侦察性质的。即使美军的登陆是正式的，日军要想夺回瓜岛也是易如反掌的。

当时正在日光离宫逗留的昭和天皇裕仁却感到事态非同寻常，打算立即返回东京。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大将听说后惶恐不安，立即前往日光拜谒天皇，奏上统帅部的看法，总算使天皇打消了回京的念头。

8 月 9 日傍晚，就在三川军一的舰队徘徊于美军飞机有效航程之外等待黑夜降临的时候，弗莱彻却决定撤走航空母舰编队，理由是战斗机已损失了 1/5，燃油不足，而据报又有大批日军鱼雷机和轰炸机正在飞来。弗莱彻的自行撤退，使特纳将军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失去舰载机的保护，他的舰队将无法和日军飞机抗衡，但他的运输船才卸下不超过 1/4 的物资。犹豫不决的特纳决定请范德里夫特和警戒舰队的指挥官、英国海军少将克拉奇利来旗舰“麦考利”号上开会。

克拉奇利去开会前既未拟定对付日军海上袭击的作战方案，也没指定代理人，造成他属下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失去统一指挥，给日本人留下了可乘之机。

晚上 11 点 20 分，日舰队正在向萨沃岛和埃斯佩兰斯角之间的水道前进。三川中将决定派出水上飞机去侦察萨沃岛东面的美军舰队的位置，并且在攻击开始时施放照明弹。午夜时分，日军飞机飞到“铁底湾”上空，盘旋了 30 分钟，待观察清楚后便向三川中将发了电报。其实，美军不但听到了飞机的声音，而且看到了飞机，但认为它们表现得很友好，就肯定是美军自己的，因而没有在意。

12 点 40 分，旗舰“鸟海”号的了望员发现右舷前方处有一个朦胧的影子。这个黑影是美国驱逐舰“布卢”号，两舰相距 1 万米。奇怪的是，“布卢”号上的雷达并未发现日本人，它的了望员也不如日本同行的眼睛锐利。

“鸟海”号上的三川紧张万分，他下令准备战斗，并减速至每小时 20 海里。排成一条线的日舰悄悄地左转弯，右舷炮口对准“布卢”号，准备轰击。谁知“布卢”号只是掉头向北面 6 海里外的另一艘警戒舰驶去。两艘警戒舰对开而过，中间给日本人留出了一个空当儿。

三川像一把尖刀插进美国舰队的中心。1 点 37 分，在发现“堪培拉”号和“芝加哥”号重巡洋舰仅仅 4 分钟后，“鸟海”号施放了第一枚鱼雷，旗舰后面的巡洋舰随即也开了火。到 1 点 46 分时，“堪培拉”号已彻底被炸毁。

“堪培拉”号左右两边的驱逐舰盲目地进行还击。但是，“帕特森”号很快就被日舰的探照灯光罩住，中弹后失去战斗力。“巴格利”号冲向日舰，调整好位置后准备施放鱼雷，却发现没有雷管。

日本人接下来把大炮和鱼雷又对准了“芝加哥”号。60 秒钟后，“芝加哥”号的舰首被炸掉，像一个醉汉那样，它歪歪扭扭地躲入黑暗之中。更糟的是，它没有把发生的战斗告诉北面的美舰。不过 10 分钟的光景，美军警戒部队的 5 艘重巡洋舰中就有 2 艘被重创，日本人毫毛未损。

三川中将转舵向北，去寻找新的作战目标。三艘重巡洋舰紧跟着旗舰“鸟海”号，但第四艘却远远落在后边，以致错误地向右行驶，在它后边的两艘也错误地跟了上去。这个错误使三川的舰队分成两股，反而使他处于有利的

战术位置——他在无意之中包围了美军的北线警戒部队。

1点49分，照明弹开始频频闪亮在美舰的上空，探照灯也将美舰紧紧罩住。紧接着，一排排8英寸口径的炮弹飞向美舰。没过6分钟，“阿斯托里亚”号重巡洋舰就被鱼雷击中，开始燃烧起来。但该舰一面向东南方撤退，一面发炮还击，并且最后一发炮弹炸掉了“乌海”号上的一座炮塔。

与此同时，一发炮弹将“昆西”号重巡洋舰上的一架巡逻飞机从弹射器上炸飞。着火的“昆西”号陷入日舰的交叉火力网中。没过几分钟，它就船头朝下，沉入水底。

“文森斯”号重巡洋舰的遭遇几乎与“昆西”号完全一样，先是巡逻飞机被炸而引起大火，然后在鱼雷和大炮的反复攻击下，彻底瘫痪，消失在大海深处。

日本人继珍珠港之后又一次成功地偷袭了美国舰队，4艘盟国的巡洋舰和1艘驱逐舰沉入海底，1艘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受重创，不得不进干船坞修理。约有1600名盟国水兵（其中大部分是美国人）在这次战斗中丧生。

三川将军没有损失一艘军舰，只是“乌海”号的作战室被摧毁，30名重要的参谋人员被炸死。可能正是这个因素促使三川决定撤出战场。2点23分，三川下令全体撤退。于是，日军舰队经过新乔治亚岛和圣伊萨贝尔岛之间的那条“狭道”返航。但是，在萨沃岛以北，三川又同进行警戒任务的美国驱逐舰“拉尔夫·塔尔伯特”号相遇，日军集中炮火摧毁了该舰的上层建筑。三川意识到，他的使命尚未完全完成，本想返回“铁底湾”去攻击美军的运输船，但又担心天亮后美军的舰载机会来轰炸他。因此，为了保存实力，他向北撤走了。其实，弗莱彻的航空母舰编队早已撤离瓜岛海域，正与三川舰队背道而驰。日本人错过了一次在瓜岛取胜的机会。

第二天午后，在尚有一半的补给物资没有卸下的情况下，特纳不顾范德格里夫特师长的再三反对，还是率领他的舰队丧魂落魄地南下新喀里多尼亚岛的努美阿港。

从此，一场为生存进行的角逐开始了：每天下午，黄昏前不久，当美国飞机飞返瓜岛上的简易机场——已被命名为“亨德森机场”——的时候，一支日本的水面舰队——通常是由驱逐舰组成——就从拥有空中优势的拉包尔基地出发南航；这支舰队以每小时将近30海里的速度向南穿过“狭道”，于午夜后不久到达瓜岛附近的海面；它们在那里对亨德森机场炮击一小时，同时让增援部队在瓜岛西端的埃斯佩兰斯角登陆；凌晨1点半左右，它们掉头返航，在黎明时分从亨德森机场起飞的美机还未赶上它们之前，就已到达清晨从拉包尔起飞的日本巡逻机队的活动区域。

白天的情况正好相反：推土机推平了夜间给亨德森机场留下的弹坑；被击伤的飞机从林中大树下的矮树丛中拖出来抢修，不久就又飞上天空。在日落之前，美国的这个地面空军基地控制着100英里范围内的海域。日本的舰艇只得避开这个海域，在瓜岛另一端活动的日本士兵也得小心翼翼地避开树林里的空旷地带。

出师不利

美军登陆瓜岛后，并没有引起日军大本营的重视。他们认定盟国的反攻最早也得在1943年春天之后，因而在增派部队方面不是很积极。陆军只派出由一木清直大佐率领的915人的先遣队。前往瓜岛登陆。另外让川口清健少将率领第35旅团前往拉包尔，听从第17军司令官百武晴吉中将的指挥。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大将却很重视瓜岛争夺战，他把它视为联合舰队把美舰诱出进行海上决战的大好机会。因此，他一收到美军登陆瓜岛的消息，就立即率舰队从日本内海出发，向所罗门海附近海域前进。

联合舰队还在远程跋涉的时候，一木支队的先遣队已于8月18日夜悄悄登上瓜岛东北部的泰伍角。一木大佐在对岛上美军兵力并不十分清楚的情况下，不待后续部队登陆就立即西进，准备攻击亨德森机场附近的美军。与此同时，海军第5特别陆战队的一部也于17日紧急在瓜岛西北部的塔沙法龙加登陆，与坚守在那里的海军部队取得了联系。

一木大佐立功心切，不与西边的海军陆战队配合就向西边的伊鲁河畔前进，于21日凌晨向对岸的美军发起了攻击。因事先缴获了日军地图而早有准备的美国人用机枪和大炮连续击退了日军的两次进攻。到天亮时分，一木的部队已损失好几百人，没有能力再发动有力的进攻了。

海军陆战队第1师师长范德格里夫特抓住战机，将预备队——1团1营派到河的上游，从南边包抄日军。到中午时分，一木的退路已被切断。日军困兽犹斗，拼命想冲开包围圈，杀出一条生路。范德格里夫特见状立即命令五辆轻型坦克过河参战。坦克的履带把日军尸体压得血肉模糊，就像是绞肉机一般。只有一木等一小撮日军逃回到泰伍角留守部队那里。因打败仗而自责不已的一木烧掉军旗后，剖腹自杀。

一木先遣队的惨败令山本五十六下定决心，先击败美国航空母舰编队，控制瓜岛附近海区，然后再掩护陆军部队登陆，占领机场，将美军守岛部队聚而歼之。

8月21日，庞大的联合舰队陆续在特鲁克集结完毕，向所罗门群岛东面的海域驶去。这支舰队由6艘潜艇在前面开路，紧跟其后是总指挥近藤信竹中将乘坐的战列舰，之后是6艘巡洋舰和1艘水上飞机母舰。最后是新近组成的仍然由南云忠一指挥的航空母舰编队，内有“翔鹤”号和“瑞鹤”号航空母舰、2艘战列舰和3艘巡洋舰。在近藤部队的前方还有一支牵制舰队——轻型航空母舰“龙骧”号、1艘重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该舰队的任务是以舰载机轰炸亨德森机场并充当引诱美国航空母舰出动的诱饵。山本留在特鲁克，为这次作战起名为KA行动。

日本联合舰队的行动被美方情报部门探知。尼米兹立即从珍珠港调出“大黄蜂”号航空母舰，火速南下，加强瓜岛附近的弗莱彻的第61特混编队的力量。这样，美军参战的兵力就有：由“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明尼阿波利斯”号、“新奥尔良”号战列舰及5艘驱逐舰组成的第11特混舰队，由“企业”号航空母舰、“波特兰”号、“亚特兰大”号战列舰及6艘驱逐舰组成的第16特混舰队，由“黄蜂”号为主力的第18特混舰队。尼米兹命令弗莱彻编队在瓜岛东边的洋面上游弋，等候日本联合舰队的到来。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担心兵力不足，又派刚刚下水的3.5万吨级战列舰“南达科他”号和“华盛顿”号，取道巴拿马运河，日夜兼程赶往瓜岛助战。

8月23日拂晓，弗莱彻的第61特混编队已经到达瓜岛以东150海里的洋面，这里是挡住日舰进攻的理想位置。几个小时后，美国海军的“卡塔娜”式水上飞机发现了日军的一个运兵船队。这是由田中赖三少将指挥的、运载一木支队主力的船队。田中惧怕美机来袭，便将运输舰掉头北上。等到“萨拉托加”号航母上起飞的37架飞机和亨德森机场上起飞的23架飞机赶

到侦察目标上空时，均未发现日军的船队。

田中的这一招令弗莱彻非常失望，再加上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情报简报声称山本的航空母舰还停在特鲁克，因而他就判断未来几天不会有大规模的战斗。于是，他让“黄蜂”号及其护航舰只开往南方去补充燃料。这个错误决定使美方在开战前夕就丧失了1/3的兵力。

第二天清晨9点05分，一架从圣克鲁斯岛出发巡逻的“卡塔丽娜”式水上飞机，在第61特混编队西北方280海里处发现了日军的牵制部队。两个半小时之后，弗莱彻得到报告说，日军舰队离他已不到250海里。弗莱彻仍然犹豫不决，按兵不动。

山本见美国人不肯上钩，便通过南云命令“龙骧”号的15架战斗机和6架轰炸机起飞，前往瓜岛轰炸亨德森机场。13点45分，范德格里夫特师长发电报通知说，日军飞机正在空袭亨德森机场。弗莱彻这才相信日本航空母舰就在附近，遂令“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上的30架轰炸机和8架鱼雷机前往攻击。

两个小时后，当“龙骧”号正为它的战斗机加油时，美国飞机飞临它的上空。“龙骧”号见美机来势汹汹，急忙转向逆风行驶，企图让战斗机升空迎战。美轰炸机不容日机升空，从1.4万英尺的高度俯冲而下，顷刻间将炸弹扔到“龙骧”号的甲板上。美军的鱼雷机也从200英尺的低空投放鱼雷。日舰很快燃起大火，舰体向右舷倾斜20度，像一条死狗一样漂浮在洋面上，四个小时后就沉入水中。

“龙骧”号虽然沉没，却成功地完成了引开美国航空母舰舰载机的任务。南云见美机主力正在围攻“龙骧”号，便先后出动两波飞机，前去攻击美国航空母舰编队。

16点29分，48架日军轰炸机和鱼雷机在20多架零式战斗机的掩护下，渐渐逼近美国第16特混舰队。弗莱彻只得让剩下的53架“野猫”式战斗机前去拦截。由金凯德少将指挥的战斗机顷刻间冲乱了第一波日机的战斗队形，在其进行俯冲攻击前就击落了6架。

幸存的日机没有发现10海里外的“萨拉托加”号，便集中向“企业”号冲去。日机试图强行突破高射炮火的密集封锁，但鱼雷机无法突破，只有极少数轰炸机突破成功。16点41分，3架日军轰炸机鱼贯而入，接连使“企业”号中弹三颗。第一颗是定时10秒的穿甲弹，它连破两层甲板后在第三层甲板军士长的舱旁爆炸，当即炸死35名美军官兵，并引起了大火。第二颗炸弹装有瞬发雷管，落在舰尾升降机右侧附近，炸死38人。第三颗炸弹将起飞信号台炸毁，39名官兵被送上了天。此时，“企业”号已是大火熊熊，舰体倾斜。飞行甲板上冒起的冲天烟柱使日军飞行员相信，这艘庞大的航空母舰已经受到了致命的损伤。于是，他们就心满意足地返航了。他们的战绩还包括击伤了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号战列舰。“企业”号上的抢险队千方百计扑灭了大火，甲板上的裂洞也用金属板修补好了，母舰开始回收它的飞机。就在这时，滚滚浓烟又使轮机舱发生一系列故障，熏晕了修理控制方向舵的机器的轮机员。“企业”号一时间瘫痪在洋面上，无法行走，而雷达显示屏上又出现了南云派出的第二波日机的尖头脉冲。

万般无奈的弗莱彻只得命令最后的13架“无畏”式和17架“复仇者”式飞机起飞，去寻找南云的航空母舰。令人惊叹的是，日美双方的飞机都没有发现它们要攻击的目标。南云的第二波飞机过早地改变了航向，从“企业”

号西面约 50 英里的地方飞过。而“企业”号的鱼雷飞机除了看见一片珊瑚礁外，一无所获，只得返回母舰；但 13 架俯冲轰炸机由于油料即将用完，只得降落在瓜岛的亨德森机场上。从“萨拉托加”号上起飞的 7 架飞机发现并袭击了近藤中将的先头部队，令“千岁”号水上飞机供应舰起火并丧失了作战能力。

夜幕降临，日美航空母舰编队都撤出了战场。这场发生在所罗门以东海域的大战，从战术上说，日军取得了胜利；从战略上说，日军未能达到摧毁美军航空母舰、夺取所罗门群岛的制空权从而夺回瓜岛的目标。

负责运送一木支队主力的田中赖三少将得知美国航空舰队已撤离瓜岛水域，便又掉头南下。到第二天拂晓时分，田中的运输船队已到达瓜岛以北 100 英里的洋面上。8 点 30 分，美军飞机从亨德森机场起飞，执行搜索任务。就在即将返航时，美机发现了田中船队。

9 点 35 分，美国海军的 8 架俯冲轰炸机朝田中的旗舰“神通”号轻巡洋舰和“金龙”号运输舰直冲下去。炸弹落到了“神通”号舰桥正前方的甲板上，将舰桥上的所有人都震倒在地板上，通讯联络中断，熊熊大火燃烧起来。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的田中少将刚刚转移到一艘驱逐舰上，就看到 9000 吨级的“金龙”号运输舰中了一颗 1000 磅重的炸弹。就在“睦月”号驱逐舰赶来营救落水者时，从新赫布里底群岛飞来的 8 架美军 B—17“飞行堡垒”参加了战斗。“睦月”号随即被三颗炸弹炸沉。田中少将眼看就要全军覆没，只得下令北撤到所罗门群岛中部的肖特兰岛。

山本五十六收复瓜岛的第一次努力就这样以失败告终了。

亨德森机场争夺战

鉴于未能消灭美军的航空母舰编队，山本五十六认为，在空军力量得到增援足以压制美军基地空军兵力之前，应该放弃用船队在瓜岛登陆的办法。可是，困守在瓜岛上的日军整天躲在丛林中，饥渴难忍，再加上虫叮蚊咬，艰苦异常，频频向拉包尔发电求援。第 17 军司令官百武晴吉中将为此请求山本派联合舰队掩护增援部队上岛。山本经不住百武的再三恳求，遂命令第 8 舰队司令官三川军一中将负责与陆军研究护航问题。

三川与田中少将商议后，决定用速度较快的驱逐舰运送陆军增援部队登陆瓜岛。由于这种运输主要是趁暗夜像老鼠那样行动，因而被称为“老鼠运输”。陆军本来不愿意乘坐驱逐舰，因为那样会限制重武器和补给品的运输，给登陆后的作战带来极大的不利。事实上，以这种运输方式运往瓜岛的部队虽然拥有司令部、人员和轻武器，却没有足够的弹药、粮食和车辆。可是，在制空权被美军牢牢地控制着的情况下，日军没有别的运输方法可以利用。

自 8 月 28 日起，田中赖三少将的船队开始把一木支队的余部和川口支队（由第 35 旅团主力组成）运往瓜岛。

与此同时，日军大本营终于认识到了瓜岛争夺战的重要性。东京修改了关于东南方面作战的陆海军中央协定，决定陆军暂时停止在新几内亚岛上对莫尔兹比港的进攻，与海军一起集中兵力，迅速击溃驻瓜岛之美军，夺回该岛要地尤其是机场。陆军部还特意将驻在爪哇的第 2 师团编入第 17 军的战斗序列。不过，日军大本营此时主要还是寄希望于川口支队所进行的攻击。

川口清健少将的作战计划是：支队主力 2400 人在泰伍角登陆，沿着一木支队走过的道路西进；由第 124 联队联队长冈明之助大佐率领的 1100 人则在瓜岛西北端的埃斯佩兰斯角附近登陆。两队人马东西对进，包抄亨德森机场，

联合发起进攻。

9月1日，刚刚登上瓜岛的川口支队在泰伍角西面3英里处与美军巡逻队遭遇。范德格里夫特师长闻讯后立即派“仙人掌航空队”（驻防亨德森机场的美军航空兵的代号）前去袭击。数十架P—400轰炸机、“野猫”式战斗机及俯冲轰炸机不断地在日军陆地上狂轰滥炸，有时一天竟达71次之多。整个地区成了一片焦土，到处都是弹坑和冒烟的树干。日军未携带防空武器，只得任凭挨炸，偶尔用机枪、步枪对空射击，但却无济于事。

4日凌晨3点，川口终于收到冈大佐发来的消息，他的部队已抵达瓜岛预定海域，正准备登陆。由于用无线电联络风险过大，川口命令中山中尉率领三名士兵绕到亨德森机场的西面去寻找冈大佐，并把联合进攻的细节告诉他。川口并不知道，冈大佐在前往瓜岛的路途中因台风和美机的袭扰，已经损失了650人，残存的450人也因弹尽粮绝而根本无法作战。

8日，川口向部队发出战前最后指令：部队将沿海滩前进到伊鲁河，再溯河而上将近2英里。炮兵和一木支队的余部在那里过河，直接向西，前进到离机场以东约1英里半处。主力则继续南行数英里，绕到机场后方。冈大佐的队伍则应进入机场西面的阵地。13日晚9点前几分钟，东面的炮兵将开始射击，使守军产生错觉，误以为进攻来自东面。与此同时，海军支援舰队从海上炮击机场，川口和冈二人则分别从南面和西面同时发动进攻。

日军开始向腹地进发。他们披荆斩棘，穿过黑暗的热带森林，翻过悬崖峡谷，攀登崎岖不平的山脊。由于是夜间行军，他们不时地被树根藤条绊倒，或者掉进深坑。不知是谁发现了一种莹光苔藓，于是每人都在前边那个人的背上抹上一点苔藓。饮用河水使不少人身患痢疾，半数以上的人又染上疟疾，他们只是靠着少量的干鱼、饼干和糖块维持生命。大米虽然还有不少，但他们不敢点火做饭，害怕招致美军飞机的袭击。

12日晚，川口就已抵达预定的攻击出发点——亨德森机场以南3英里的一座小山。由于未能与冈大佐联系上，川口决定当晚就发起攻击，乘美军不备夺回机场。据大本营提供的情报，美军在瓜岛上的兵力有5000人。但实际上，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师有1.1万名官兵驻扎在岛上。

不过，美国人的处境并不是太好。8月31日，一艘日本潜艇用鱼雷击伤了“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使其在以后的三个月里无法参加战斗。两个星期后，又有航空母舰“黄蜂”号、新型战列舰“北卡罗来纳”号和驱逐舰“奥布赖恩”号，在15分钟内相继遭到鱼雷攻击。两枚鱼雷命中“黄蜂”号，使其供油系统起火。该舰的主要消防水泵也被炸坏，不能有效地进行消防作业，美军只得用鱼雷将其击沉。“北卡罗来纳”号战列舰在吃水线下出现一条长达10米的裂缝，只得返回珍珠港修理。“奥布赖恩”号驱逐舰的舰体出现横断裂缝，未开到基地就沉入海底。

这样一来，盟军在整个太平洋海域能够进行作战任务的航空母舰只剩下“大黄蜂”号，没有受伤的战列舰只有“华盛顿”号。因此，一到夜间，瓜岛附近的海域完全被日本海军控制。各式军舰的大炮将暴风雨般的炸弹射向亨德森机场及其附近的美军阵地，给美军飞机造成很大的损害。

12日晚上9点整，川口下令开始攻击。2100名日军臂缠白十字布条，向亨德森机场南面的无名高地冲去。川口认为，只要占领该高地，机场便成囊中之物，唾手可得。

守卫在无名高地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是由梅里特·埃德森上校指挥的。

防线中段和右翼由突击营把守，左翼则由伞兵防守。日军很快就突破了前沿阵地，美军不得已施放了烟幕弹，但在混乱中却被士兵们误以为日本人在施放毒气。在日军士兵的狂呼乱喊声中，埃德森只得率领寡不敌众的部下撤至离亨德森机场只有半英里的高地北端。

川口见大功即将告成，忙命黑木盛秀少佐率突击队发起最后的进攻。黑木在品尝了美军丢在阵地上的火腿、香肠和牛肉后，精气十足地率先向美军阵地冲去。可是，美军摧毁性的炮火挡住了日军的冲锋。一发又一发的 105 毫米榴弹炮将日军炸得血肉横飞，黑木也丢了性命。

天渐渐亮了，川口只得将部队撤了下来，拖着几百名伤兵，向密林深处遁去，以图重整旗鼓。

范德格里夫特师长视察阵地时，见 600 多具日军尸体横陈于无名高地各处，遂将该高地命名为“血染高地”。

13 日下午 2 点 50 分，在丛林里艰难跋涉了一个多星期的中山中尉，终于在亨德森机场西面 7 英里处的马塔尼考河畔找到了正在渡河的冈大佐。冈大佐在得知川口的进攻计划后，便打破登陆以来一直保持的无线电静默，通知川口他正率部队向东移动。

逃进密林深处的川口接到冈大佐的消息，高兴得就像是打了一针兴奋剂。黄昏时分，他再次率部向亨德森机场前进。经过两个小时的行军，高地又出现在他的眼前。

晚上 9 点钟，随着日军驱逐舰向亨德森机场开始炮击，川口发动了第一次攻击。设置在地隐蔽处的美军迫击炮则以最快的速度予以阻击，飞舞的弹片将日军炸得四分五裂。日军的左翼已听不到激昂的“万岁”声，只剩下那些尚未断气的伤员们的呻吟声。但在右翼战线，日军仍然在绿色照明弹的引导下向高地冲击，嘴里还在喊着：“海军陆战队，你们该死了！”在日军的凶猛攻击下，美军阵地不断收缩，但始终没有崩溃。深夜 11 点钟，川口不得不把部队撤下来，重新予以组织。汇集在丛林边缘的日军叽叽喳喳说个不停，而高地上的美军陆战队的阵地上则是沉寂无声。

午夜前几分钟，川口在加农炮和迫击炮的射击支援下，又发起了一次攻击。尽管美军的炮火并没有压制住日军的炮火，但在阵地的前沿地带却将日本人炸得粉身碎骨。可是，还是有日军士兵突破了炮火的封锁。负责防守阵地的埃德森上校只得不停地让炮兵缩短射击距离。到清晨 2 点钟时，战斗进入白热化状态，日军迫击炮火覆盖了整个高地，美军通往师部和炮兵阵地的电话线全都被炸断。前沿阵地的手榴弹都扔光了，士兵们只得用轻机枪和自动步枪向高喊“万岁”的日军射击。

2 点 30 分，就在日军推进到距亨德森机场不到 1000 码（910 米）的地方时，他们又一次败下阵去。美军也撤到最后一个山头。范德格里夫特调来了一个营的预备队，从而又打退了川口在天亮前发起的两次有气无力的进攻。6 点钟，从亨德森机场起飞的美国飞机开始用 37 毫米口径的机关炮轰炸汇集在丛林边缘的日军。川口见取胜无望，只得下令全军撤退。

两天的“血染高地”战斗使川口支队受到沉重打击，死亡、受伤和失踪三项合计达 1230 人。美方的相应数字则为 263 人。

在川口向西边的克鲁斯角的撤退过程中，他又碰到了新的敌人——饥饿。部队刚刚撤到奥斯汀山的南坡，口粮就吃完了。在以后的几天里，这群乌合之众靠吃树皮、草根、苔藓甚至步枪背带维持生命。当克鲁斯角出现在

他们面前时，这支队伍已经彻底垮了。川口支队的撤退是太平洋战争开始以来日本陆军部队的第一次撤退。

日本人收复瓜岛的第二次努力同样以失败宣告结束。

孤注一掷

9月18日，即“血染高地”一役之后的第四天，瓜岛上的海军陆战队第1师得到了第7团4200人的增援。他们登陆时除了武器弹药外，还带来了147辆卡车、1000吨食品和400桶航空用油。于是，范德格里夫特将军第一次感到有把握守住瓜岛。他手头已有2万官兵和一支虽然数量在减少但却敢于进攻的空中力量——“仙人掌航空队”。

日军大本营鉴于川口支队进攻失败，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第17军的兵力，遂于9月17日采取措施，下令将当时驻扎在荷属东印度方面的第38师团调往所罗门群岛，同时从关东军、中国派遣军、南方军和日本国内调来部分兵力，增强了必要的军直属部队。得到增援的第17军便与联合舰队协商，决定由海军保护运输船队，把第2师团运往瓜岛，再次与美军决一雌雄。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大将看得更远。他希望在第2师团向亨德森机场发动总攻并取得进展后，联合舰队就迫使美国舰队打一场海上决战。这一仗不但要消灭美国海军在所罗门群岛的力量，还要宣告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末日的来临。

10月3—9日，山本五十六动用联合舰队的船只将第2师团的主力运上了瓜岛。第17军司令官百武晴吉中将也亲自出马，于9日夜间在塔沙法龙加登陆。

就在同一天，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部袭击了据守在马塔尼考河西岸的日军阵地，打死700名日军，又一次给川口支队以沉重的打击。

在司令部附近，百武晴吉目睹了川口支队幸存官兵们的“尊容”：他们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肋骨突出，眉毛、睫毛都在脱落，牙齿也松动了。黑黑的头发也变得蜡黄，一抓就脱落一络。简直都没有人的模样了。

百武晴吉的自信心顿时烟飞灰散，当即决定只有在后方运来更多的兵力和军需品后，第2师团才可以开始进攻亨德森机场。

对百武紧急增援要求作出的第一个回答是派去了一支装载着4门大型榴弹炮、1门高射炮以及弹药、各种物资和728名官兵的运输船队。该船队定于10月11日抵达瓜岛西北岸的塔沙法龙加。

第8舰队司令官三川军一中将为了确保完成这次运输任务，特意派五藤存知少将率领3艘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前去轰炸亨德森机场，以防止美机去袭击运输船队。

当天晚上10点50分，美国侦察机发现五藤舰队正向萨沃岛和埃斯佩兰斯角之间的水道驶来。由4艘巡洋舰和5艘驱逐舰组成的美军第64特混编队，在诺曼·斯科特少将的率领下，挡住了日本舰队的去路。将近午夜时分，“海伦娜”号巡洋舰率先开炮，照明弹和准确的炮火一下子就把日本人打蒙了。日军旗舰“青叶”号重巡洋舰连续遭到“海伦娜”号、“盐湖城”号和“博伊斯”号的炮击，舰桥被毁，五藤将军也被炸死。

日舰失去主帅，阵脚大乱。“古鹰”号巡洋舰燃起大火，“吹雪”号爆炸后沉入海底，其余各舰也是弹痕累累。日军无心恋战，击伤美军“博伊斯”号巡洋舰、“法伦霍特”号和“邓肯”号驱逐舰后就撤走了。

斯考特编队的阻击令日本海军第一次在夜战中遭到失败，为瓜岛上的海

军陆战队官兵赢得了一个不受轰炸的夜晚，但也放掉了日军的运输船队，使其成功地把百武将军急需的大炮、弹药和增援部队运上了瓜岛。

眼看一场充满血腥味的厮杀就要在瓜岛上展开，山本五十六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和美国航空母舰编队在瓜岛附近海域进行一场决战。他下令联合舰队全部出动，从特鲁克南下，封锁所罗门群岛的各个入口。舰队编有“翔鹤”、“瑞鹤”、“瑞凤”、“隼鹰”、“飞鹰”5艘航空母舰，“金刚”、“榛名”、“比睿”、“雾岛”4艘战列舰，另外还有14艘轻、重巡洋舰、44艘驱逐舰。这是自中途岛海战以来联合舰队出动规模最大的一次行动。先头部队（第2舰队）由近藤信竹中将指挥，航空母舰部队（第3舰队）仍由南云忠一中将指挥。日军大本营对这次陆海军联合进攻夺取瓜岛的作战计划充满了信心。他们认为：“把美军赶出所罗门的日子已经来到了。”

为了掩护给百武将军运送给养和兵员的船队，同时也是为未来的陆地进攻创造有利条件，山本命令南云先派一批舰载机轰炸瓜岛。10月13日中午，24架日本轰炸机从3万英尺（9000米）高空准确地向亨德森机场投下了高爆炸弹。美国海军工兵还未把碎石烂砖清理干净，又有15架日机前来轰炸。等日机飞走后，工兵们刚刚开始填平机场上的弹坑，突然间地动山摇，从主跑道上传来天崩地裂般的巨响。原来是百武将军手下的炮兵在塔尼考河西岸用150毫米口径的榴弹炮开始炮击机场。命中率之高使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们不由得把这些远程大炮称为“神枪彼得”。

黄昏时分，由小柳富次大佐指挥的“金刚”号、“榛名”号和6艘驱逐舰开至瓜岛附近海面。2艘战列舰打算用14英寸（36厘米）的大炮把亨德森机场夷为平地。他们一共带了900多发炮弹，大部分都是新式穿甲弹。午夜过后的1点40分，16门舰炮同时开火，空中充满了好像是火车发出的尖锐刺耳的叫声，和真人一般大小的穿甲弹落到地面上，犁起一条条红色火柱。巨大的爆炸冲击波将藏在散兵坑和防空洞里的美军官兵震得站不起身来。70分钟后，炮击停止。亨德森机场已面目全非，铺在跑道上的钢板被炸飞到几百米开外的地方，停机坪上的飞机没有几架是完好无缺的，美军死伤60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针对如此小的目标在一个多小时发射这么多的大口径炮弹，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在随后的两个夜晚，日军第8舰队的巡洋舰轮流炮击了亨德森机场。第17军第2师团的最后一批官兵和给养乘机在塔沙法龙加登陆。尽管白天遭到美机的轰炸和扫射，坦克燃料几乎全部起火，许多弹药也发生爆炸，但还是有4000名官兵、14辆坦克和10多门150毫米榴弹炮安全地抵达百武将军那里。2.2万名日军发起进攻的时机成熟了。

与此同时，美军也在为迎接即将开始的战斗而进行各种准备工作。勇猛好战的“公牛”哈尔西中将被任命为南太平洋部队和地区司令。第164步兵团的2856名官兵和16辆英国履带式小型装甲车、12门37毫米口径的大炮、卡车以及大量粮食运上了瓜岛。范德格里夫特师长手下的人马达到2.3万人，他们对坚守瓜岛充满了信心。

百武晴吉在目睹山本五十六的联合舰队对瓜岛美军机场所作的猛烈轰炸后，信心大增。他命令第2师团师团长丸山政男率主力部队前往伦加河上游附近的澳斯汀山麓，于21日晚对北面的美军阵地发起决定性的攻击。

丸山中将非常重视自己在日本皇军对外扩张历史上的地位，他把由工兵开辟的师团前进道路命名为“丸山道”，认定他的攻击将把美国人赶出瓜岛，

从而为天皇陛下立下赫赫战功。他把 7000 人的主力部队分为左右两翼部队。左翼队由那须弓雄少将指挥，右翼队则由川口清健少将指挥。两支部队各有三个大队，外带反坦克炮、迫击炮、山炮和工兵队。由广安大佐指挥的第 16 步兵联队则作为师团的预备队，准备用于突破某个方向上的美军阵地后的最后攻击。丸山手下还有工兵队、通信队、医疗队和供水部队。

为了支援第 2 师团的进攻，百武晴吉军司令官还命令住吉正少将组建一支由步兵、坦克和炮兵组成的部队，在马塔尼考河畔发动佯攻。住吉将军拥有 8 门 150 毫米口径的榴弹炮、一些口径较小的加农炮、16 辆坦克和第 4 联队（缺一个大队），奉命在马塔尼考河口的沙洲一带渡河，而由冈明之助大佐指挥的第 124 联队残部和第 4 联队的一个大队，则在南面 1.5 英里处的上游悄悄渡河向东，然后掉东向北，包围在马塔尼考河东岸防守的美军。另外，在肖特兰岛待命的第 228 联队的一个加强大队，在接到百武的命令后，也将在瓜岛东北岸的克利角登陆。

百武的计划可谓面面俱到，除了海上和空中的攻击外，在陆地上还将发动三路攻击。不过，计划虽然完美，却没有充分考虑地形、气候和美方守军的因素。另外，如何保证可靠、迅捷的通讯联络的问题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而这是影响进攻成败的关键因素。

10 月 16 日中午，那须少将的部队从海岸向南面开拔，开始了漫长的行军。丸山和他的师团指挥部与那须一同出发。川口的部队也尾随其后。48 小时后，广安大佐的第 16 步兵联队开始向伦加河上游前进。

丸山出发前曾与百武军司令官交换过意见。百武告诉他，联合舰队的每夜轰炸给美军以很大的打击，美军官兵的士气日益低落，第 2 师团的此次攻击肯定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第一天的行军因为是穿过椰林和荒芜的高地，显得很轻松。但次日进入原始森林后，大雨倾盆，“丸山道”又湿又滑，行军愈发困难。除了武器弹药、个人用品以外，每个士兵和下级军官还背着一两发炮弹，总重量将近 30 公斤。官兵们排成一字长蛇纵队，缓慢而吃力地越过一个个丘陵、一条条河川。碰上悬崖峭壁，他们就援绳而上，大炮零件也完全靠人力运过悬崖。为了避免被美军侦察飞机发现，所有明火一律禁止，官兵们仅以炒米、甚至是生米充饥。渐渐地，山炮、反坦克炮和迫击炮落到了后面，负责运送这些大炮的士兵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丸山只得下令将大炮、反坦克地雷和其他重装备弃之林间，并且两次推迟进攻开始时间。

山本五十六对陆军的迟缓动作非常不满，他在所罗门群岛的庞大舰队的燃料快要用完了。他打电报给百武，声称进攻再推迟他的舰队就无法按计划用大规模炮击摧毁美军阵地，而是要撤回特鲁克基地了。

百武接到电报后，于 22 日下令第 228 联队次日自肖特兰岛起航，一旦收到第 2 师团占领亨德森机场的消息后立即在克利角登陆。该消息的代号定为“万岁”。

尽管第 2 师团一再要求推迟进攻，但百武对取胜还是很乐观的，因为美国人还未察觉到他们阵地的南面有一支日军的主力部队，他们被住吉少将在马塔尼考河口发动的佯攻吸引住了。自 12 日起，日本人的 150 毫米口径的榴弹炮一直在轰击着亨德森机场。

20 日，住吉少将派两辆坦克越过沙洲，发动了一次试探性进攻。一辆坦克被击中后起火报废，另一辆急忙撤走。紧接着，日本人的炮火铺天盖地而

来，打得美军趴在散兵坑里不敢抬头。第二天，太阳刚刚西沉，九辆日军坦克又冲上了沙洲。可是，在美军击毁冲在最前面的坦克后，其余的坦克又立即撤了下去。住吉将军对佯攻的目的很清楚，只要吸引住美军的注意力就行，还不到全面出击的时刻。

23日早晨，那须少将的两个大队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抵达了进攻发起线后面的集结地点。那须向丸山报告说，他的部队可以按时在傍晚发起进攻。在士兵们躲在椰子树下休息时，军官们前往美军防御阵地前沿进行侦察。他们从望远镜里看到美军阵地上没有丝毫异常现象。

丸山高兴的时间并不长，他很快就收到了川口发来的坏消息，右翼队还没有抵达集结地点，无法在日落后发起进攻。丸山无奈之余只得将进攻时间推迟到次日下午5点，并且将川口撤职，由东海林俊茂大佐代替。

令日本人倒霉的事情一件接一件地发生。丸山和住吉之间的无线电联络不知何故中断了。但是，丸山将推迟进攻的决定通知了百武晴吉，后者又转告给山本五十六。山本只得命令南云指挥的航空母舰编队暂时北撤加油。

马塔尼考河畔的住吉少将不知道总攻已经推迟，仍然于23日傍晚6点左右发起了进攻。美国海军陆战队预料到了这次进攻，他们搬来37毫米口径的反坦克炮，很快就打穿了八辆日军坦克的薄装甲。第九辆日军坦克先是被手榴弹炸毁了履带，然后又被三发炮弹击中，所有乘员都死在坦克里。日军的步兵几乎没能发起进攻，在集结地点就被美军的密集炮火炸死600人。就这样，百武晴吉设计的三路陆上进攻中的西路进攻以失败告终。不过，它确实吸引了美军的注意力，迫使范德格里夫特从南部防线抽调出一个营来增援西线，该营于26日将冈大佐率领的部队彻底击溃。

24日中午，丸山中将下达了战前最后一道命令：左右两翼部队将于下午5点整发起进攻。可是，老天爷不肯给日本人帮忙。下午3点钟，正当日军前往进攻发起线时，倾盆大雨从天而降，丛林里的地面顿时成了沼泽。部队之间失掉了联络，大队长找不到他的中队，中队长找不到他的小队，小队长找不到他的士兵。进攻又推迟了两个小时。大雨停后，军官们才将队伍收拢起来。急不可待的丸山不顾东海林大佐率领的右翼队尚未抵达进攻发起线，就命令那须少将尽快从左翼发起进攻。

午夜刚过，第29联队联队长石宫大佐发射了一颗红色信号弹，宣布攻击开始。此时，天上又下起了雨。成群的日军狂呼乱叫着，边扔手榴弹边向美军阵地扑去。

美军的观察哨早已发现日军的行动。当日军突破前沿阵地的铁丝网后，迫击炮、机枪和自动步枪同时开火，密集的枪弹构成一片火网，将日军的疯狂冲锋阻挡在阵地前面。在个别地段，日军和美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范德格里夫特见海军陆战队的阵地情况危急，立即派出陆军第164步兵团的一个营前往增援。

天还未亮，大部分日军就已被赶出阵地，只有石宫联队长率领九名官兵在美军阵地纵深处建立了一个支撑点。在一片混乱之中，一名了望哨错把一颗绿色照明弹当作石宫联队已进入机场的预定信号，第2师团立即向百武军司令官发出了已占领机场的报告。百武接到报告后大喜，未待核实就拍出了“万岁”的密电。

太阳出来后，战斗情形一清二楚。1000多名日军尸体横陈在阵地各处，那须已折兵一半，第2师团的王牌第29联队除了石宫大佐等少数人外全军覆

没，东海林大佐的右翼队的进攻也被击退。丸山得知后恼羞成怒，立即将预备队第 16 联队调给那须，让他于当晚再次发动进攻。

山本五十六收到“万岁”密电后，立即命令联合舰队南下，诱使美国航空母舰出来迎战。他还命令三川军一中将派遣军舰，掩护第 228 联队前往克利角登陆。清晨 6 点 23 分，山本又收到了美军仍坚守亨德森机场的报告。考虑到机场上的美国空军构成的威胁，他下令联合舰队暂停南下，在瓜岛东北 300 海里处的海面上游弋。

然而，负责运送陆军登陆的三川中将的小舰队——“由良”号巡洋舰和八艘驱逐舰，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接到返回的命令，仍然沿海峡南下。美军虽已发现了日军的驱逐舰，但是，瓢泼大雨阻碍了海军陆战队的轰炸机起飞，只有三架“野猫”式战斗机袭击了运载日本陆军的驱逐舰。直到将近中午 1 点钟时，亨德森机场的跑道才被太阳晒干，“仙人掌航空队”的轰炸机得以陆续起飞。

当日军小舰队得知机场并未攻下时，美军的俯冲轰炸机已经朝它们猛扑下来。一颗炸弹掉在“由良”号的前甲板上，将一部分舰首炸飞。日舰急忙向北逃窜，但在整个下午又遭到三波美机的攻击。“由良”号严重受损，无法行动，只得由驱逐舰用鱼雷予以击沉。

随着日军小舰队的北撤，第 228 联队自然无法在克利角登陆。百武晴吉的三路陆上进攻的东路进攻还未打响一枪就以失败收场了。惟一的希望就是南路丸山第 2 师团的进攻了。

天黑后，日军再度发起冲锋。身患疟疾的那须以指挥刀作手杖，勉强挣扎到美军前沿阵地上的铁丝网前，当即被一颗子弹击中胸膛。美军全线对日军展开自动武器扫射。几分钟的工夫，第 16 联队联队长广安大佐和四名大队长都被击毙，第 2 师团的一半军官被打死或打伤。战斗一直持续到深夜，日军的攻击被彻底粉碎，幸存者踏着同伴的尸体向后溃退。两天的进攻令第 2 师团损失 3000 名以上的官兵。奄奄一息的那须被用担架抬到丸山师团长面前，刚把手颤颤巍巍地抬起来，还未开口说话便一命呜呼了。

丸山手中已经没有预备队可派，他只得通知东海林大佐率领右翼队向东面的泰伍角撤退，他本人率领左翼队残部沿着“丸山道”撤往伦加河上游地区，在那里等待百武将军派来增援部队。

日军对瓜岛机场发动的陆上三路进攻都彻底失败了。其失败原因不仅仅在于美军官兵的英勇善战以及猛烈的炮火、牢固的制空权，而且在于日军自己不顾恶劣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从事一场超出控制能力的远距离袭战。许多官兵在长途行军中患了痢疾和疟疾，身体十分疲乏，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了。

日本陆军迟迟不能占领亨德森机场令远在特鲁克遥控指挥的山本五十六焦虑万分。他认定美国航空母舰会在所罗门群岛东北海域出现，便严令联合舰队保持高度警惕，务必查明美舰的数量和类型。山本猜得一点不错，由托马斯·金凯德少将指挥的包括“企业”号、“大黄蜂”号航空母舰在内的主力舰队正在圣克鲁斯群岛以北地区进行巡逻。一场后来被称作“圣克鲁斯群岛海战”的海空大战即将爆发了。

从日美双方作战力量的对比来看，南云和近藤占有相当大的优势，本应取得山本五十六自偷袭珍珠港以来一直盼望的胜利。日美双方的航空母舰之比是 4 比 2，飞机是 212 比 171，战列舰是 4 比 1，巡洋舰是 12 比 6，驱逐舰

是 24 比 14。双方面临的关键问题都是相同的，即探明对方的位置并率先发起攻击。

26 日零点 11 分，自圣埃斯皮里图岛起飞的一架美国海军“卡塔丽娜”式水上飞机发现了联合舰队。它一面投掷照明弹，一面将日本舰队的方位及数量向美军司令部汇报。几个小时后，哈尔西中将向属下指挥官发出了命令：“进攻！反复进攻！”

金凯德接到哈尔西的命令后，立即派出侦察飞机。但是，他还没有收到报告，就被南云的侦察机发现了。南云的参谋长草鹿龙之介毫不迟疑地命令第一波攻击队立即起飞。

7 点，18 架鱼雷轰炸机、22 架俯冲轰炸机和 27 架战斗机，开始从南云的第 3 舰队的 3 艘航空母舰（“翔鹤”、“瑞鹤”、“瑞凤”）上起飞。最后几架飞机还没离开甲板，草鹿就下令让第二波攻击队尽快跟上，他生怕像中途岛海战那样第二波攻击队尚在甲板上就遭到美国飞机的袭击。他焦急地踱来踱去，直到第二波的 12 架鱼雷轰炸机、25 架俯冲轰炸机和 16 架战斗机全部飞上天空，他才放下心来。

日军的第一波攻击队起飞后不到半小时，美军的第一波攻击队也起飞了。到 8 点 15 分，已有 71 架俯冲轰炸机、鱼雷轰炸机和战斗机（来自“大黄蜂”号上的两波 52 架飞机，来自“企业”号上的 19 架飞机）向联合舰队飞去。来自“企业”号的 19 架飞机与日机群在空中相遇，最初互不理睬，各自向目标飞去。后来，12 架零式战斗机又飞回来，与美机群交战。结果，日机被击落 4 架，美机被击落 6 架。

金凯德得到雷达证实的报告后，日军的第一波攻击队离他已不到 50 海里。“南达科他”战列舰立即与 2 艘巡洋舰和 8 艘驱逐舰会合，在“企业”号四周组成一片强大的高射炮火网。另外 4 艘巡洋舰和 6 艘驱逐舰则围着“大黄蜂”号组成了护卫网。上午 9 点前，日本飞机紧贴海面飞来时，38 架“野猫”式战斗机还未来得及升到一定的高度，不得不在低空迎击敌机。“企业”号一见大势不妙，急忙躲入一片雷雨区，而暴露在开阔海面上的“大黄蜂”号成了日本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的主攻目标。

战斗开始不久，一架受伤的日军俯冲轰炸机实施自杀性攻击，笔直地撞在“大黄蜂”的飞行甲板上，机上携带的两颗炸弹爆炸，舰上顿时腾起一团大火。紧接着，日军鱼雷轰炸机又从舰后方低处飞至桅顶高度发起攻击，两枚鱼雷命中了机舱部位。另有三颗炸弹穿透前甲板，卡住升降机，并在舰舱内部爆炸。此时的“大黄蜂”号已浮在水面上动弹不得，熊熊烈火和滚滚浓烟将它团团围住。

正当日机群在美航母编队中横冲直撞、狂轰滥炸之际，由“大黄蜂”号起飞的第一波 29 架飞机也飞临联合舰队的上空。美军俯冲轰炸机穿过密集的高射炮火，向“翔鹤”号航空母舰扔下了一连串的 1000 磅重的炸弹。其中的六颗炸弹落在了飞行甲板上，炸开了油管，炸断了通讯电缆。南云只得把将旗移到一艘驱逐舰上。由于美军没有得到鱼雷轰炸机的很好配合，“翔鹤”号虽然不能让舰载飞机起落，但其舱室和机器都完好无损，仍然能够向北逃跑。

“筑摩”号重巡洋舰也受到了来自“大黄蜂”号第二波 23 架美国飞机的攻击。在遭到五颗炸弹的轰炸后，舰桥上的人几乎都被炸死，舰长的耳膜也被震破。“筑摩”号缓慢地掉头向北，左倾右斜地退出了战斗。

两架正好路过的美军侦察机袭击了轻型航空母舰“瑞凤”号，将其飞行甲板炸出一个 15 米长的大洞，使其无法再升降飞机。

“企业”号的飞行员们被中途的遭遇战缠得精疲力竭，等甩掉日机、飞临目标区后，只对一艘战列舰发起了攻击，但却没有奏效。

美军的飞机当天再也没有取得更多的战果，而日军的飞机还在向美国航空母舰编队飞去。10 点刚过，“南达科他”号从雷达显示屏上突然发现，日机的第二攻击波正从西北方 50 英里处逼近。

不巧的是，一阵海风将雷雨云吹跑，“企业”号顿时被日机群围住，数十颗炸弹如大雨倾盆而下。“企业”号左躲右闪，还是有两颗炸弹直接命中前甲板，将舰首升降机炸坏，另外一颗斜落在右舷外侧，将右舷炸得破破烂烂。好在“企业”号还有足够的动力，闪避开了日军鱼雷轰炸机的攻击。

11 点刚过，“南达科他”号再次发现一群日本飞机正在逼近。这是从近藤信竹第 2 舰队的“隼鹰”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第一波 29 架飞机。这一次，密集而凶狠的防空炮火根本不让日机靠近，一下子就击落了 10 架。金凯德的旗舰再次死里逃生。只有“南达科他”号战列舰的前炮塔被击中，“圣胡安”号巡洋舰的尾舵中弹受创，“休斯”号驱逐舰挨了一颗炸弹，“史密斯”号驱逐舰中了一枚鱼雷。

金凯德打算鸣锣收兵了，但南云仍不肯善罢干休。下午 2 点，从“瑞鹤”号上飞来的 15 架飞机发现了正被“北安普敦”号巡洋舰拖着前进的“大黄蜂”号。巡洋舰舰长见日军鱼雷轰炸机贴着海面飞来，赶紧下令砍断拖绢，以躲避鱼雷。这样一来，“大黄蜂”号就成了躺在水面上的死靶子。果然，一枚鱼雷击中了它，大量海水涌进轮机舱，水兵们纷纷沿着倾斜的甲板跌入海里。舰长只得下令弃舰。

没过多久，从“隼鹰”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第二波 11 架日机，最后一次将炸弹投在已经严重倾斜、不能行动的“大黄蜂”号上，再次引起了大火。正在撤退的美军驱逐舰奉命向这艘弃舰发射鱼雷，但是九枚鱼雷也未能将其击沉。直到深夜赶来的日军驱逐舰又发射了四枚鱼雷，这艘曾运载过杜立特轰炸东京的飞机的航空母舰才永远地沉入太平洋。

圣克鲁斯群岛海战是日本联合舰队继珊瑚海海战、中途岛海战、东所罗门海战之后，同美国太平洋舰队之间第四次大规模的决战。从战术上讲，双方两败俱伤，山本五十六略胜一筹，击沉击伤美航空母舰各 1 艘，击沉美驱逐舰 2 艘，击伤美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各 1 艘；联合舰队只有 2 艘航空母舰和 1 艘巡洋舰受到重创。但从战略上讲，美军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不仅粉碎了日本陆海军联合攻占亨德森机场的企图，而且使山本五十六利用一次舰队决战来消灭美国航空母舰编队的梦想化为泡影。更为严重的是，日本损失了 100 余架飞机，美军只损失了 74 架飞机，况且美国培训飞行员和制造飞机的速度又是日本望尘莫及的。难怪山本五十六在盛怒之下将南云忠一撤职后赶出了联合舰队。

被迫撤兵

丸山师团兵败亨德森机场后，百武晴吉又调来第 38 师团，但美军也在调兵遣将，双方形成僵持局面，日军地面部队再也不能形成对美军的严重威胁了。

随着登上瓜岛的日军数量的增多，对给养的要求也增加了。然而，由于亨德森机场仍然由美军控制着，瓜岛附近的制空权是掌握在美国人的手中。

再加上美国海军部队在这一地区的活跃程度远远超过日本海军，从而造成了瓜岛上的日军面临着给养日益不足的困难。要想增加运输次数，就得需要船舶。因此，船舶问题成了日本陆海军和内阁之间争论的焦点。

日本之所以要发动太平洋战争，主要是为了取得东南亚地区以石油为主的橡胶、锡、铁矾土等不可缺少的战争资源，进而使日本立于不败之地。但是，这些资源只有在运回日本本土之后才能被充分利用，因此，影响资源利用程度的关键因素就是运输资源的船舶的数量。

开战前，日本政府和大本营曾对船舶的分配进行了周密的安排，指望在南方作战告一段落后就减少陆海军征用的船舶数量，将其用在把东南亚的战争资源运回日本本土的运输上。可是，日军初战告捷后，野心日益膨胀，遂决定进一步扩大侵略，达成政略和战略上长期不败的态势。为此，日本海军提出了中途岛作战计划，陆军则提出了攻占斐济、萨摩亚、新喀里多尼亚的作战计划。这就必然要增加征用的船舶数量。但是，运送东南亚物资的船舶数量若是得不到增加，也会削弱日本进一步作战的能力。

面对来自统帅部和经济企划院的压力，东条英机首相左右为难。为解决这个难题，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于1942年8月26日决定向日本的盟国——德国求援。外务大臣奉命电告驻德大使，要求德国提供100万吨铁、50万吨位的船舶。正忙于指挥斯大林格勒会战的希特勒自顾不暇，当然难以满足日本人的要求。9月26日，德国方面复电说，除1万吨特殊钢材外，无法供应其他物资。

在盟国那里碰了一鼻子灰的东条政府只得另想办法。10月22日，东条好不容易说服陆海军解除对20万吨位的船舶的征用。可是，陆军参谋本部在承诺解除13万吨位的船舶时，附加了一个条件，将解除征用放在第2师团发起总攻后进行。参谋本部一厢情愿地认定丸山师团肯定能占领亨德森机场，夺回瓜岛，从而使所罗门方面的作战暂告一段落。谁知，第2师团进攻受挫，一下子扰乱了参谋本部的原定计划。

日军大本营认为，占领瓜岛对于确保南太平洋方面的惟一重要防卫作战基地拉包尔的安全，是绝对必要的；况且瓜岛的战斗最初是由美军正式反攻引起的，因此，成功地占领瓜岛不仅仅具有作战上的价值，而且还将使同盟国对日本积极进行反攻的意志受挫。

出于以上考虑，日军大本营不顾第2师团惨败的现实，仍然决定继续向瓜岛增兵。这样一来，原定的20万吨船舶的解除征用不但未能实现，反而必须再增加征用至少29万吨位的船舶。由于天皇裕仁已经颁布了夺回瓜岛的敕语，经济企划院也就不敢再多说什么。不过，捉襟见肘的东条英机实在是无法满足陆海军的要求，只得以分批征用来应付。

与此同时，第17军司令官百武晴吉在瓜岛上的部下已经因饥饿丧失了战斗力。士兵们开列了一张死亡期限表：能站者，可活30天；能坐者，可活20天；躺着小便者，可活3天；不能说话者，可活2天；不能眨眼者，凌晨即死。

负责运送给养的田中赖三少将的舰队并非没有尽到责任，但在美国海空军牢牢控制着瓜岛附近海域的情况下，田中的运输舰队几乎没有一次能够平安地将所运给养全部运上岸。为此，田中曾想出一招：把粮食和药品放在大铁桶里，重量以铁桶能浮在海面上为宜，然后在每艘驱逐舰的舰舷上缘用绳子拴上200多个这样的铁桶。等军舰抵达瓜岛附近海面上时，将绳子割断，

由汽艇或人力将铁桶运至岸边，岸上的士兵再把这长串铁桶运走。可是，在美国军舰和飞机的轰炸下，不但田中的舰队受到沉重的打击，那些浮在海面上的铁桶也大半被击沉。

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情况下，日军内部出现了要求从瓜岛撤军的呼声。12月5日，在东条政府未能全部满足陆海军第二批征用船舶要求的内阁会议后，东条的心腹、陆军省军务局长佐藤贤了少将与头脑狂热的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田中新一中将争吵起来。田中认定佐藤鼓吹从瓜岛撤军是扰乱军心，就向佐藤脸上揍了一拳。东条知道后反而下定了决心，他让佐藤通知参谋本部，不管怎样，陆军只能得到内阁决定的吨位数。

参谋本部明白，东条的决定意味着最终停止瓜岛的战斗。田中作战部长亲自前往东条的官邸，请求东条重新考虑参谋本部的要求。东条冷冷地予以拒绝。田中按捺不住心头的怒气，说话声音越来越大，最后竟大骂起东条来。东条大为恼火，当即要求参谋本部撤掉田中的作战部长一职，将其发落到南方军去。

参谋本部的抵抗并未能减轻瓜岛上的日军所遭受的苦难。到12月底，在所罗门群岛的所有陆海军军官都认为，夺回瓜岛毫无希望，必须尽快把所有的部队从瓜岛撤出来，以避免全军覆灭。

12月31日，在御前会议上作出了日军从瓜岛撤退的决定。两个月前还通过敕语命令日军攻占瓜岛的天皇裕仁情不自禁地发问：“美国人几天内就能建成一个空军基地，而日本何以要一个月左右？难道没有改进的余地吗？”永野修身军令部总长只得老实地回答说：“美国人用的是机器，而我军靠的是人力。”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们已经无法为天皇保持脸面了，会议作出的撤退决定简直就等于让天皇自掴耳光。

1942年1月15日，日本海军驱逐舰将第38师团第230联队补充兵员编成的一个大队送上了瓜岛，并公开宣称，这个大队来的目的是充当新攻势的先锋。实际上，如果不投入新锐兵力，仅凭岛上那些被饥饿和疾病折磨得不成人样的官兵根本不可能将战线保持到撤退完毕。

2月1、4、9日，百武将军的1.3万名官兵分三批秘密撤离了瓜岛，留下了2万多具尸体和奄奄一息的官兵。美军在随后发动的攻击中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整个岛屿。

在长达半年的瓜岛争夺战中，共进行大小海战30余次，其中规模较大的有6次。日美双方损失的作战舰艇的比例为23比25，但在空中，日军损失了600多架飞机，远远超过了美军的损失。在陆上的争夺中，日军战死或失踪1.48万人，病死9000人，被俘1000人，美军则战死1592人，伤4200人。在瓜岛弹丸之地，日军备尝了饥饿、疾病、鳄鱼的利齿和盟军优势火力的滋味，“皇军武运长久”、“不可战胜”的神话又一次破产。

瓜岛一战，日军不仅没有实现重新夺回战略主动权的企图，反而受到沉重打击，从此被迫处于战略守势，处处设防，步步被动。盟国经此一战，挫败了日军继续推进其东南战线的计划，增强了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的斗争信心，使在太平洋战场上展开战略反攻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第 43 章 节节败退

巴布亚半岛争夺战

1942 年 4 月珊瑚海一战，日军不得不放弃从海上进攻新几内亚岛东南部的莫尔兹比港的企图，但是日本陆军仍然渴望得到这个对控制澳大利亚北部极为重要的港口城市。因此，在中途岛海战后，日军大本营于 7 月 11 日下令完全停止新喀里多尼亚、斐济、萨摩亚作战的同时，命令拉包尔的陆海军务必协同攻占并确保莫尔兹比。这项命令意味着大本营为了保证以拉包尔为中心的日军东南战线的安全，决定让第 17 军在左翼前出至所罗门群岛，在右翼则从陆路进攻莫尔兹比。

可是，日军大本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制定的南进计划中并没有攻占新几内亚的内容，只是在顺利攻占东南亚广大资源地带后向前推进防御线时才遇到这个问题。因此，关于新几内亚的兵要地理，大本营当时只保有若干文献，有关地形、道路、气象等陆军作战所必需的事项几乎都没有作过调查，这与日军开始南方作战前对东南亚所作的详细全面的侦察研究完全无法相比，从而导致在后来的作战中屡屡受挫、最终惨败的结局。

要想从陆路进攻莫尔兹比港，就必须先在新几内亚岛东部的巴布亚半岛的北岸登陆，然后翻越欧文·斯坦利山脉，才能抵达莫尔兹比港。为此，日军大本营决定，从拉包尔派遣部队，在巴布亚半岛北岸的布纳和戈纳登陆，沿着科科达小道翻过欧文·斯坦利山脉，进而攻击莫尔兹比港。

7 月 21 日夜，第 17 军所属的南海支队先遣队自拉包尔出发，乘坐运输舰穿过所罗门海，在布纳西方的巴萨布阿附近登陆成功。由横山大佐率领的先遣队登陆后，一面修补道路，一面急速前进，28 日夜里击败驻扎在科科达的几百名当地民兵和澳大利亚军队的一个连，随即占领了该地及其附近机场。

日军的行动几乎比同盟国抢先了两个星期，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当时也正在计划夺取这些战略目标。他本来打算派遣 3000 名澳大利亚军队穿过高山密林中的山道，在布纳建立一个前进基地和机场，袭击北面被日军占领的菜城和萨拉莫阿，从而牢牢地控制住巴布亚半岛，以此作为执行盟军反攻计划“了望台战役”第二阶段的第一步。日军的进攻不但使麦克阿瑟精心设计的进攻方案成了泡影，而且还使他面临着阻止上万人的日军攻占莫尔兹比港的任务。

就在麦克阿瑟还在惊诧不已的时候，由堀井富太郎少将率领的南海支队主力已经登上了科科达山道。他们绕过澳大利亚后卫部队坚守的阵地，用大砍刀在密林中砍出一条近路，去骚扰撤退中的澳军。

麦克阿瑟为了阻止日军继续向巴布亚半岛增兵，命令第 5 航空队出动 18 架 B—17 轰炸机对拉包尔进行了猛烈袭击。就在同一天，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这些行动标志着盟军在太平洋上开始向日军发起反攻了。

新几内亚岛上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着。8 月中旬，堀井离莫尔兹比港已剩下不到一半的路程，战斗转移到科科达山道上最陡峭的部分——伊斯拉拉。澳军在这里据险苦守，但日军仍旧采取迂回包抄战术，很快就瓦解了澳军的阵地，继续向山脉最高处挺进。

为了配合南海支队的作战，日军大本营指示第 8 舰队的三川军一海军中

将，让其派遣海军陆战队占领新几内亚岛最东端的米恩湾和拉比岛，取得空军基地后加强对莫尔兹比港的空中攻击。日军的这一企图被美军情报部门侦知，麦克阿瑟立即将澳军第 18 旅和 1300 名美国士兵派往米恩湾，使当地守军达到 9000 余人。

8 月 25 日，1170 名日军在 2 艘巡洋舰和 5 艘驱逐舰的护卫下，乘坐 2 艘运输船抵达米恩湾北端的拉比岛。当时正值暴风雨，恶劣的气候阻碍了盟军的空袭，日军很轻松地就上了岸。但是，在随后几天的战斗中，日军向盟军阵地发动的数次凶猛进攻都遭失败。盟军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很快发起反击，将日军赶回海滩。绝望的日军向拉包尔紧急呼吁增援，但此时瓜岛战事正紧，一木支队全军覆没，大本营电令百武晴吉把收复瓜岛作为主要目标，因此无兵可援。另外，盟军还利用舟艇机动，开始威胁日军背后。在这种情况下，百武只得下令停止米恩湾作战，派船将残余部队撤走。

此时，南海支队已经冲到欧文·斯坦利山脉的最高处，正准备一路直下莫尔兹比港。但是，越接近目标，付出的努力和牺牲也就越大。日军从已萨布阿出发时携带的粮食已经所剩无几，漫长的补给线日益频繁地遭到空袭，饥饿和疾病造成的非战斗减员不断增加，进军速度越来越慢。在占领了山道上最后一个村庄伊奥里贝瓦之后，9 月 17 日，在离莫尔兹比港只有 30 英里（48 公里）的伊米塔山岭，已成强弩之末的南海支队被澳大利亚第 7 师挡住了。

由于川口支队在瓜岛上再遭败绩，原定用于支援南海支队的第 2 师团被调往瓜岛，欧文·斯坦利山顶上的日军成了没人关心的弃儿，盟军则不断加强米恩湾的兵力，准备从海上进攻布纳。为避免南海支队的退路被切断，百武晴吉军司令官下令南海支队收缩防线。遵照这一命令，堀井支队长便各以一部来确保伊斯巴拉附近的进攻据点及布纳、吉尔哇（在布纳与巴萨布阿的中间）附近的防御据点，同时继续努力确保欧文·斯坦利山脉南侧的地盘。

日军官兵们接到撤退的命令后，仅存的一点士气也消失了。进攻时翻越高山峻岭，因有一个目标在心中，故而士气很高涨。但在撤退时翻山越岭，则备感艰辛。再加上澳军紧追不舍，日军连续放弃伊斯拉巴和科科达，如惊弓之鸟一般，向布纳和吉尔哇一带的防御据点逃去。

11 月 10 日，南海支队溃败到库默西河畔时，已成一群饿得半死的乌合之众。他们光着脚，拄着拐棍，个个蓬头垢面，不少人因吃了树枝、草根和土块而大伤肠胃、呕血而死。上万人的部队只剩下几千人。堀井富太郎本人则在渡河时因激流冲翻了筏子而被淹死。

与南海支队的败退相对照，第 2 师团在瓜岛上发动的总攻也惨遭失败，山本五十六的联合舰队也未能消灭美国航空母舰编队。为了改变被动态势，确保日军在南太平洋方面的优势地位，大本营于 11 月 16 日调整了东南防线方面的陆军指挥系统，组建了以今村均大将为司令官的第 8 方面军，下辖百武晴吉中将军的第 17 军和安达二十三中将军的第 18 军，前者负责瓜岛作战，后者负责新几内亚作战。

日军大本营交给安达将军的具体任务是：陆海军协同，在莱城、萨拉莫阿和布纳附近确保坚固的作战据点，增设和整备机场，加强航空作战，为日后再次进攻莫尔兹比港和拉比岛等地作好准备，同时尽速占领新几内亚岛东北岸的马丹、威瓦克等地，作好持久作战的准备。安达得到的兵力有第 21 旅团、第 5 师团的步兵三个大队、第 38 师团的步兵和炮兵各一个大队以及南

海支队的余部。

同盟国方面并不想给日军以喘息之机。麦克阿瑟已经决定将布纳附近的日军一举歼灭。为此，他于11月14日向前线各部队下达了进攻布纳的作战计划。左翼由从科科达山道上下来的澳军第7师负责攻击西面的戈纳，右翼由从米恩湾挺进的美军32师主力攻击东面的布纳，中路由第32师的126团向布纳西南面的吉尔哇地区挺进。

战斗一开始，盟军指挥官就发现日军已从溃败中稳定下来，开始在吉尔哇地区设置了大量的阵地。当时，在戈纳—布纳之间约20公里的地段上，有日军1万余人。其中在布纳地区2800人，吉尔哇地区6200人，巴萨布阿地区800人，戈纳地区300人。等到澳军和美军穿过丛林、涉过沼泽、越过草地、向各自的目标挺进时，日军已在每块干燥的土地上和每条通道上筑起了地堡和机枪掩体。缺乏重型迫击炮的盟军发起正面攻击后立即处在机枪火力的交叉扫射之下，根本无处藏身，而任何翼侧运动都得在淤泥和沼泽中进行。美军士兵被陷在齐腰深的水蛭出没的淤泥之中，成了日军枪手们的活靶子。另外，持续的高温和大雨使作战环境变得极为恶劣，痢疾、要命的丛林地带的斑疹伤寒、热病和丛林疮在战斗还未开始时就造成了很高的伤亡率。11月底，敌对双方形成僵持局面。

麦克阿瑟对进展缓慢十分不满，他撤换了前线的指挥官，让罗伯特·艾克尔伯格中将去指挥攻占布纳的战斗，同时还调遣美军第41师前去增援。日军方面也在调兵遣将，但由于制空权被盟军牢牢地掌握着，安达军司令官派出的援兵在横渡所罗门海、前往巴萨布阿地区时常常遭到美军B—17轰炸机的轰炸。不但援兵和物资损失惨重，担任运输任务的驱逐舰也有不少的损失，致使第8舰队不得不放弃对巴布亚半岛上的日军进行增援。这样一来，优势就开始向同盟国方面倾斜。

自12月初起，盟军在巴萨布阿、南吉尔哇和布纳各条战线上，利用炮击、飞机轰炸的优势，再度展开攻击。8日，巴萨布阿的800名守备队官兵被澳军全歼。第二天，澳军便占领了附近的戈纳，从而切断了日军西逃的陆路。

中路的美军经过浴血奋战，包围了南吉尔哇的日军守备队并予以歼灭。横山大佐担心美军一鼓作气冲向海岸、切断日军的海上退路，连忙以步兵第41联队、独立工兵第15联队和野战高射炮第47大队等部队在南北吉尔哇的中间地区设置新阵地，挡住了美军的进攻。

在东翼，艾克尔伯格将军亲自指挥美军第32师向布纳发起攻击。经过一个星期的血战，美军终于在日军阵地中打进了一个楔子。20日，美军占领了布纳，并将布纳周围的日军团团围住。

坐镇拉包尔的今村均中将眼看巴布亚半岛上的基地无法保住，就干脆不再派遣增援部队，而是着手加强新几内亚岛北岸的一些重要据点。21日，今村命令安达要确保莱城、萨拉莫阿以西新几内亚的重要地区，加强该方面的战略态势以准备对付盟军未来的攻击。

安达接令后急忙下令让布纳守备队向西突围，与吉尔哇附近的日军汇合。可是，美军的包围如铁桶一般。1943年1月1日，日军守备队本部已暴露在美军坦克的直接攻击之下。包括卫生兵在内的守备队残余人员手拿手榴弹，扑到坦克上后拉燃导火环，与美军同归于尽。第二天清早，日军阵地上仅剩八人。美军坦克一阵炮击之后，这八名日军也被炸得无影无踪，布纳之战彻底结束。

由于巴萨布阿、布纳的先后失守，吉尔哇的日军陷入美澳联军自东、西、南三面发起的攻击包围圈中。仅剩的北面海上通道因为盟军空军的严密封锁，也处于半瘫痪状态。吉尔哇整个阵地都处于盟军炮兵的中距离射程之内，就连医院也找不到一个安全的地带。粮食早已匮乏不济，自 1942 年年底起就连续处于断炊状态。尽管日军官兵们仍具有狂热的武士道精神，但血肉之躯毕竟难抵坦克大炮，吉尔哇的日军阵地很快就被四分五裂，日军尚能控制的海岸线也被压缩到 2000 米左右。

安达军司令官见败局已定，只得下令巴布亚半岛上的日军自寻生路。除重伤员用舟艇从海路上撤退以外，其余部队只得各自为战，分头突围。到 2 月中，仅有丧失战斗力的 3400 人被收容。这样，自 1942 年 7 月南海支队首次在布纳登陆以来，参战的 1.5 万多名日军陆海军官兵中，有近 1.2 万人被盟军消灭。日军大本营重新夺取战略主动权的企图因兵败瓜岛和巴布亚半岛而彻底失败。

山本殒命

自中途岛海战后，日军在瓜岛和巴布亚半岛又连遭败绩，只得放弃进攻战略，采取“确保要域”的防御战略，企图以拉包尔为中心建立一条防线，对防线两翼的前哨要地全力固守。1943 年 1 月 4 日，大本营决定今后把作战重点转移到右翼的新几内亚东部，以粉碎麦克阿瑟的反攻。对防线左翼，则要确保新乔治亚岛、圣伊萨贝尔岛以北的所罗门群岛及俾斯麦群岛。天皇裕仁特意叮嘱参谋总长杉山元：“务必对你们的作战计划考虑仔细些，再不能让莱城和萨拉莫阿成为另一个瓜岛！”

1 月上旬，第 18 军司令官安达二十三中将决定派遣第 51 师团的冈部支队进攻瓦乌。瓦乌位于萨拉莫阿南方约 60 公里，除有小型机场外，还有越过欧文·斯坦利山脉通往新几内亚南岸的陆上交通线，此外还有通往科科达的陆上道路。对于仍然准备在将来进攻新几内亚东部的第 18 军来说，该地是必须作为进攻的据点加以确保的地点。同时，从防守莱城、萨拉莫阿地区的角度来看，该地也是作为前进阵地需要加以占领的地点。总之，对于第 18 军来说，瓦乌是攻防的要冲。

冈部支队自萨拉莫阿出发后在通过艰险的原始森林地带时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等日军接近由澳大利亚军队守卫的瓦乌机场的时候，盟军的援军已经赶到，而日军的粮食已经告罄。冈部支队勉强发起进攻，很快就败下阵来。好在澳军并没有追击的打算，饥肠辘辘的日军这才逃回了萨拉莫阿。

日军进攻瓦乌受阻，预示着盟军很快就会对莱城和萨拉莫阿发起攻击。第 8 方面军司令官今村均中将为了向新几内亚增兵，制定了“81 号作战”计划：将第 51 师团配备于莱城、萨拉莫阿地区，第 20 师团配备于马丹，第 41 师团配备于威瓦克。计划虽然很完善，但如何把第 51 师团从拉包尔安全送抵莱城却成了一个难题。

从拉包尔到莱城，如果乘坐每小时行进 15 公里的运输船需要三天时间，而美军飞机的飞行时速却在每小时 400 公里以上。一旦日军船队被美机发现，后果不堪设想。然而，日军的气象专家向今村均中将保证，在第 51 师团预定出发的那几天是阴天，美军飞机很难发现运输舰队的行动。

于是，2 月 28 日夜，安达中将率领第 18 军司令部、第 51 师团主力及其他陆军部队约 6900 名、海军陆战队补充兵力约 400 人，携带 2500 吨弹药、粮食，登上 8 艘运输舰，在 8 艘驱逐舰、100 余架飞机的警戒下，从拉包尔

起航，向莱城开去。

美军密码破译人员和侦察机发现了日军的增援行动。麦克阿瑟立即命令他的空军司令乔治·肯尼少将以全部力量消灭这支日军船队。肯尼将他的全部飞机——207架轰炸机和154架战斗机部署在新几内亚岛上的各个机场，严阵以待，同时派出侦察机群在日军可能经过的航线上进行全面搜索。

3月1日，肯尼的一队巡航的B—25飞机发现日军船队正紧靠着新不列颠岛的北海岸向西航行。日军也看到了美军飞机，但自恃有100余架飞机护航，就仍然按照预定航线向前行进。

第二天早晨7点55分，10架B—17轰炸机从日军船队左侧上空的云层里钻出，猛扑下来。日军飞机试图进行迎击，但对B—17这种大型飞机毫无进攻办法，反而被击落不少。最后，运输船“旭盛”号被击沉，船上的1500人落入海中，其中包括第51师团长中野英光中将。2艘驱逐舰赶来，救起800人，余者皆葬身鱼腹。救起的800人被送到了莱城，但多半是手无寸铁的官兵。

傍晚时分，又有8架大型美机前来攻击。运输船“野岛”号遭到近弹爆炸而受伤，但还不影响继续航行。

3日清晨，日军船队驶进狭窄的丹皮尔海峡。该海峡位于俾斯麦海与所罗门海之间。船队一旦进入所罗门海，当天下午就能到达莱城。

8点左右，日军船队驶抵克列钦海角东南30海里的海面上时，突然遇到了超低空飞行的美军飞机的袭击。这是一个由80架轰炸机和40架战斗机组成的大型机群。此时在船队上空护航的日本海军战斗机只有26架，战斗将近结束时才又飞来了14架。日机原以为美机会进行超高度轰炸，便纷纷升高。谁知美机改变以往战术，出乎意料地从低空进入，将炸弹投于海面，利用水面的反弹力，击破舰船舷侧。日军舰船还以为是鱼雷攻击而试作回避运动，但毫无效果。美机运用这种“超低空跳弹轰炸”战术，将7艘运输船全部炸沉。顷刻间，海面上人头簇动，到处都是落水求生的官兵。日军驱逐舰赶来救助，也遭到美军的轰炸，“白雪”号和“荒潮”号被击沉。美军飞行员见落水日军仍拿着武器对空射击，便纷纷扫射轰炸水面上漂浮的一切东西，打得日军非死即伤，血肉横飞。

美机轰炸完毕后立即返航，日军驱逐舰方敢近前营救落水官兵。午后1点15分。又一批美机飞临船队上空。一阵狂轰滥炸之后，驱逐舰“朝潮”号和“时津风”号被击沉。搭乘“时津风”号的安达中将其司令部参谋人员一并落水，后来被残存的4艘驱逐舰救起。这群残兵败将一无弹药，二无粮食，只得返回拉包尔。

就这样，因莱城、萨拉莫阿防守告急而匆匆赶来的增援部队，有一半以上葬身海底，2427人返回拉包尔，仅有不到1000人的徒手官兵在莱城登陆。第18军的“81号作战”计划从此泡汤。

丹皮尔海峡一战充分反映出盟国空军对战区制空权的充分控制。日军向新几内亚东部以及所罗门群岛中、北部运输兵力、军需品已面临困难，而盟军在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的反攻却日益激烈。前线形势对日军日益不利。要想粉碎盟军的反攻，就必须首先压制盟军空军，夺回制空权，然后才有可能加强第一线的防御力量。为此，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大将决定以其麾下的全部航空兵力强行实施“伊”号作战。

所谓“伊”号作战，就是以第3舰队航空母舰的舰载飞机加上第11航空

舰队的岸基飞机，共 300 多架飞机，连续而彻底地打击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岛一带的盟军航空基地。预定攻击发起时间为 4 月 5 日，首攻目标定为图拉吉和瓜岛的港口、机场。

4 月 3 日，山本亲自飞到拉包尔，准备协调指挥这次作战。第二天，恰逢山本 59 岁的生日，但天公似乎有意为难山本，倾盆大雨一连下了三天。山本只得将攻击时间推迟到 7 日。

7 日黎明，俯冲轰炸机从拉包尔起飞，到巴拉尔岛上空集结，准备发起攻击。飞行员们在起飞前发现身着白色海军大将服的山本亲自到机场为他们送行，个个激动万分。

67 架俯冲轰炸机和 157 架零式战斗机扑向东南方的图拉吉岛和瓜岛。亨德森机场上的美军飞机也紧急升空迎战。在三个小时的作战中，日军击落了 7 架美军战斗机，自己损失了 21 架，只炸沉了 1 艘驱逐舰和 2 艘小军舰。虽然日军的战果寥寥，但飞行员们向山本汇报时却声称战果辉煌。

山本相信了飞行员们的汇报，认为“伊”号作战已达到初步目的，随即把注意力转移到新几内亚岛上。麦克阿瑟的部队正在向莱城和萨拉莫阿附近集结兵力。

11 日，由 94 架战斗机和轰炸机组成的编队袭击了新几内亚布纳附近的奥罗湾；12 日，174 架日机轰炸了麦克阿瑟司令部的所在地莫尔兹比港；14 日，186 架日机攻击了停泊在米恩湾的美军运输船和拉比机场的美军飞机。这三次大袭击并没有给盟军造成多大损失，倒是日军自己损失了 21 架飞机。

飞行员们掺了极大水分的报告使山本相信盟军已受到沉重打击，“伊”号作战的目的基本达到。于是，他下令第 3 舰队的舰载机和基地人员返回原队，自己则要去视察所罗门群岛的前沿阵地，特别是在布干维尔岛南面的小岛巴拉尔稍作停留，以便向从瓜岛败退下来的丸山师团的官兵们表示感谢。

4 月 13 日傍晚，一封绝密电报通过无线电波飞到所罗门群岛前线日军的各个指挥部，电报内容如下：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4 月 18 日视察巴拉尔、肖特兰和布因基地的日程安排如下：

6 点，乘中型攻击机（由 6 架战斗机护航）从拉包尔动身。

8 点，到达巴拉尔，换乘猎潜舰前往肖特兰岛。8 点 40 分，到达肖特兰岛。

9 点 45 分，乘猎潜艇离开肖特兰岛。10 点 30 分，返回巴拉尔。

11 点，乘中型攻击机离开巴拉尔。11 点 10 分，到达布因。在第 1 基地部队司令部吃午饭。

14 点，乘中型攻击机离开布因。15 点 40 分，回到拉包尔……

如天气情况不佳，顺延一天。

从拉包尔向东南约 500 公里，就是所罗门群岛中部的布干维尔岛，该岛的最南端是布因基地。乘飞机从布因再向南飞行约 5 分钟，就到了肖特兰岛。在肖特兰岛东侧有一个飞机场大小的小岛，那就是巴拉尔岛。再向东南约 500 公里，就是被美军占领的瓜岛。

第 3 舰队司令长官小泽治三郎首先对山本的行程表示反对，今村均中将

还引用自己险些被美军飞机击中的亲身经历劝告山本改变计划，驻扎在布干维尔岛的第 11 航空舰队司令官高岛城次中将特意赶到拉包尔，当面劝阻山本。然而，自视甚高的山本看到周围的人个个谨小慎微的态度，更是要一意孤行。

山本的行程安排电报发出后很快就被夏威夷群岛和阿留申群岛上的美国监听站截获到了。14 日清晨，珍珠港的密码破译部门已经把电报破译成日文明码。8 点钟刚过，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上将已经知道了山本的行程。

太平洋舰队的情报处长埃德温·莱顿中校在分析了日本海军内大将级军官的情况后，认定无人能像山本那样对美国构成强大威胁，随即向尼米兹建议截击山本座机，干掉山本。

在西方战争史上，不知何时形成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即不得暗杀对方的指挥官，皇帝和将军只能死在明刀明枪的战场上，暗杀行为是为君子所不耻的。既然事关“游戏”规则，尼米兹不敢擅自作主，他一方面打电报给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哈尔西中将，询问截击山本座机的技术可能性，一方面向华盛顿的海军部汇报这件事。

海军作战部长欧内斯特·金上将认为，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卑鄙行为已令山本失去了国际法的庇护，况且山本是在作战区域视察。在这种地方，一员大将和一名荷枪的普通士兵一样，都是合法的射击目标。

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最初有些犹豫不决，但在阅读了部下收集的一大堆有关国际谋杀、绑架和恐吓的事例后，转而赞成击毙山本。

罗斯福总统正在前往视察美国南部和西部的军事基地的途中。他接到了有关截击山本的请示报告，并且毫无疑问地批准了该报告。

哈尔西将截击任务交给了瓜岛上的“仙人掌航空队”第 339 中队。该中队随即决定由 4 架 P—38“闪电”式战斗机负责截击山本，另外 14 架战斗机提供掩护。P—38 是美国第一批双引擎战斗机，在 8000 米高空时速为 732 公里，升限几乎不受限制，火力很强。

机头有 4 挺 12.7 毫米机枪和 1 门 20 毫米机关炮，射界宽阔，没有死角。每挺机枪配子弹 500 发，机关炮最多可配弹 120 发。机枪和机关炮都是直接前射，可以在远距离上击落对手。这种大型战斗机的性能远远超过日军的零式战斗机。

4 月 18 日，恰逢杜立特空袭东京一周年。清晨 8 点，山本一行准时登机起飞。他和参谋长字垣缠中将分乘 2 架一式轰炸机，6 架零式战斗机在四周掩护。机群排成一个大菱形，直飞东南方的布干维尔岛。因为要视察的部队中有一部分是陆军的第 2 师团，再加上白色大显眼，所以，山本特意脱下了白色的海军大将服，换上平常很少穿的海军草绿色军服。

山本起飞前，在瓜岛的亨德森机场，已有 18 架 P—38“闪电”式战斗机开始起飞，其中 1 架起飞时供油管的阀门松脱，冲出了跑道。还有 1 架的副油箱出了故障，只得返航。这样，只剩下由中队长米切尔率领的 12 架掩护机群和由兰菲尔中尉率领的 4 架截击机组。他们保持着无线电静默，在 600 米的低空循海面向西北方的布干维尔岛飞去。

据最新史料披露，中国国民党政府军统局工作人员池步洲也破译了有关山本行程的绝密电报，并通过外交渠道通知了美国政府。

9点30分，山本一行抵达布干维尔岛上空。机队开始降低高度，岛上茂密的热带丛林清晰可见。布因基地和巴拉尔岛已经不远了。在二号机上，机械师递给宇垣一张便条，告诉他再过15分钟飞机就要降落。山本和宇垣乘坐的一式轰炸机具有超众的续航能力，可以达到3700公里，但这是以牺牲装甲为代价的。正因为它被击中后容易起火爆炸，日军飞行员们把它恰当地称作“飞行雪茄”。

9点34分，在预定的攻击地点附近，美军飞机发现了山本一行。随着一声令下，米切尔甩掉副油箱，率领掩护机群爬上6000米的高空，以引诱日本护航的零式战斗机。

6架零式战斗机果然上当。它们也甩掉副油箱，向高空的米切尔追去。2架轰炸机则急速下降，几乎擦到了岛上树林的树梢。被日军护航战斗机忽略了的兰菲尔小组正处在日本轰炸机右下方500米处。他们迅速爬高，升入山本座机的高度。

正在这时，零式战斗机发现了悄悄拉起的美军飞机，急忙全速俯冲下来，试图掩护山本的座机。可惜已经来不及了。兰菲尔抢先一步，用机关炮猛烈扫射前面的轰炸机。他看到对方的右引擎着了火，接着右机翼也起火燃烧。2架零式战斗机发了病似的向兰菲尔冲来，他只得拉起机头，向高处爬升，但机身上还是挨了几颗子弹。当飞机恢复平衡后，兰菲尔看到，着火的轰炸机像个火球似的钻进了密林，剧烈爆炸后燃起一股浓烟。

宇垣中将坐在二号机里，亲眼目睹了山本座机起火燃烧的情景。未等他多想，他的座机也被美机击中，全速砸在海面上。由于飞机左翼被炸掉，落水的飞机便向左来了个大翻身。宇垣并没有死，他和飞行员以及一名随员浮在海面上，不久就被布因基地派出的救生艇救起。

第二天，布干维尔岛上的日本驻军组织的搜索队发现了山本座机的下落。在一片被烧焦的丛林中央空地上，山本座机的机体被无数子弹击穿，似乎有百孔千疮。机体在印有太阳旗的地方折断了，机头部分已烧成灰烬，但机身上的号码“236”仍历历在目。有两具尸体显然是在最后爆炸前甩出飞机的。一具横躺在一块被扯破、弄脏的飞机座垫上。这位长官戴着白手套，握着军刀，军装左右襟悬挂着大将襟章，左胸部的伤口还在慢慢地渗血。这肯定是山本。另一具尸体躺在山本旁边，是高田军医长，烧得很厉害。21日，山本等11具尸体在布因火化。22日，宇垣护送山本的

骨灰返回拉包尔。23日，骨灰又由专人乘水上飞机送往停泊在特鲁克岛的联合舰队的旗舰“武藏”号。联合舰队的山本时代从此结束了。

5月21日，“武藏”号驶入东京湾。电台播音员以哽咽的声音向全国宣布，山本“于前线在同敌人作战的飞机上指挥全面作战时，不幸壮烈牺牲”。6月5日，被追授为元帅的山本五十六的葬礼以国葬规格举行。这是自明治维新以来天皇批准的第12次国葬。为庶民出身的人举行国葬，除了日俄战争中的海军英雄东乡平八郎以外，就只有山本五十六了。

山本五十六这位曾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立下头功的“名将之花”的凋谢，给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们的嚣张气焰以沉重的打击。

日本举国上下都笼罩在对未来悲观失望的气氛里。

丢失阿留申群岛

1942年6月的中途岛作战中，为了迷惑美军、隐蔽作战的真实意图，日军在出动联合舰队进攻中途岛的同时，还派兵占领了太平洋北面的阿留申群

岛西端的几个小岛。其中的阿图岛位于阿留申群岛的最西端，距日本千岛群岛最北部不到 1600 公里，面积约 800 平方公里，日军在岛上部署了 2576 名官兵。阿图岛以东 270 多公里处的基斯卡岛，也驻有日军 6000 人。

在以后的近一年的时间里，美军主要是采用阻击日军海上运输船队的办法来削弱阿留申群岛上的日本占领军。由于日本联合舰队的主力都集中在南太平洋战区，美国海军在北太平洋占有明显优势，因此，自 1943 年 3 月起，月军对阿图岛和基斯卡岛的补给只能靠潜艇来进行。

这样一来，驻守阿留申群岛的几千名日军处于冰天雪地、饥寒交迫之中，对战局的发展已起不到多大作用。尽管这些岛屿的价值不大，但对美国来说，一想到还有美国领土被日军占领，就感到不是滋味。美英联合参谋部希望收复阿留申群岛，以便日后苏联对日宣战时能在这修建航空中继基地，开辟一条通往西伯利亚的航线。

此时，美军的兵力主要集中在阿达克岛和阿姆奇特卡岛（后者位于基斯卡岛东南约 105 公里处）。在这两个岛上，美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修建了机场，而进驻这两个机场的美军飞机很快就切断了基斯卡岛同日本之间的海上运输线。

与此同时，日军大本营为了挫败美军日后反攻的企图，决定在基斯卡、阿图岛上修建航空兵的陆上和水上基地。为此，新上任的阿图岛守备队队长山崎保代大佐将兵力配备的重点放在岛的北岸霍尔茨湾和奇恰科夫湾地区。至于南岸马萨卡湾地区，决定选择其后方的山岳地带作后退的部署，海岸则只作警戒配备。然而，建设机场占去了大部分人力和资材，再加上地质坚硬，导致构筑的防御阵地未超出野战工事的范围，弹药的储备量也只能供一次会战的消耗，军需品的集聚还不到计划量的 1/3。

美军利用飞机的侦察结果，发现了阿图岛上的日军远比基斯卡岛上的要少，况且机场尚未建成，几乎没有什么岸防工事和防空设施。因此，美军北太平洋战区的司令官托马斯·金凯德少将决定暂时绕过基斯卡岛，以主力部队直取阿图岛，从而有效地孤立和瓦解基斯卡岛上的日军。

5 月 11 日，美军步兵第 7 师 1.1 万人，在 3 艘战列舰、6 艘巡洋舰、19 艘驱逐舰、5 艘运输舰和 1 艘护航航空母舰的掩护下，抵达阿图岛海域。美军先派飞机向岛上守军投撒劝降信，但被山崎大佐拒绝。美军见守军未有投降迹象，便准备从南岸的马萨卡湾和北岸的霍尔茨湾同时登陆。12 日上午 10 点 30 分，美军开始向岛上实施猛烈的舰炮火力突击。紧接着，1000 名官兵在霍尔茨湾登陆，2000 名官兵在马萨卡湾登陆。

山崎见美军分南北两路来攻，便放弃岸边防御工事，退往山岳地带顽抗。日军扼守山口，凭借隐蔽的火力点阻止美军集结而不向东撤退。美军南北两路会师后，却无法突破日军的防线。金凯德一气之下，撤换了地面部队的指挥官，将所有的预备队都调上前线，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苦战，才将日军压迫到阿图岛东北角的奇恰科夫湾一带。

日军大本营根据战情发展得出结论：紧急运送武器资材和增援兵力已不太可能，不仅是船队运输本身没有把握，而且届时阿图岛守备队是否存在也大有疑问。即使反登陆能够实现，如果夺回作战不能一举成功时，鉴于瓜岛和缅甸方面的作战教训，很可能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大本营基于以上判断，不得不放弃夺回作战的念头，于 21 日决定将防线后撤到千岛群岛以南。为此，暂令阿图岛守军继续坚持战斗，伺机利用潜艇撤退，同时尽快将基斯卡

岛守备队撤退到千岛、北海道方面。

同一天，日本海军第5舰队的19架飞机对美军舰队进行了毫无成果的攻击。从此以后，山崎大佐再也没有见到增援部队的一兵一卒。一个星期之后，困守在奇恰科夫湾附近高地上的日军不仅断了口粮，而且炮弹已经打光，轻武器的弹药也所剩无几了。

29日，山崎大佐召集起残存的1000余名官兵，在向大本营发出诀别电报之后，于深夜向美军阵地发起自杀性反扑。他们突破美军的夜间哨兵线，击毁了一所美军野战医院和一个军需补给仓库。半数人在进攻中被击毙，另一半人将手榴弹塞进腰间皮带里，把自己炸死。次日清晨，除了28名日军被俘外，山崎大佐的守备队全部阵亡，美军收复了阿图岛。

阿图岛的失守使日军大本营加快了撤退基斯卡岛守备队的步伐。为了保持机密和维持战斗意志，大本营最初只是命令撤退伤病员和文职人员，声称撤退的目的是要去掉战斗的累赘和节省粮秣。到6月21日，日军潜艇出动了18艘次，装运官兵820人。

在撤退战斗部队时，大本营又声称为了在阿留申群岛方面进行新的积极作战，要以最小限度的兵力防守基斯卡岛，而抽调该岛主力于其他方面。7月29日，日军第5舰队以巡洋舰“那智”号为首的19艘舰艇，利用浓雾天气和进行封锁的美军舰队返航补充燃料的机会，悄悄抵达基斯卡岛，仅用50分钟就将剩下的5183名官兵转移到舰艇上，然后又神不知鬼不觉地返回千岛群岛。

8月15日，待庞大的美国海军编队将3万多名美、加军队运到基斯卡岛时，才发现该岛已没有一个日本人。

就这样，日军以威胁美国北太平洋正面、制止美海空军攻击日本本土、切断美苏对日战略合作和占领美国本土等宏大的政略和战略为目的，于1942年6月对阿留申群岛西部的占领，在13个月后，历经阿图岛守备队的全军覆没和从基斯卡岛的撤退，终于宣告结束了。

鏖战所罗门群岛

山本五十六指挥的“伊”号作战并没有给美军造成多少损失，反而使他自己命归黄泉。美军则快马加鞭，开始实施所谓的“硬币”作战计划。该计划要求西南太平洋战区和南太平洋战区在1943年12月31日之前分别在新几内亚岛和所罗门群岛陆续实施不下13次的两栖登陆。麦克阿瑟的部队将首先占领莱城和萨拉莫阿，然后沿新几内亚岛北岸向西推进。哈尔西的部队则以进攻新乔治亚岛为开端，沿所罗门群岛北上。美军的两支部队就像两把钳子一样，分左右两路击垮日军防线，最后将日军东南方面防线的核心——拉包尔团团围住。

日军在中所罗门群岛有两个机场，一个在新乔治亚岛的蒙达角，另一个在科隆班加拉岛的韦拉河河口。日军经常从这两个机场对瓜达尔卡纳尔岛进行袭扰。

哈尔西的首攻目标就是蒙达机场。考虑到蒙达机场位于新乔治亚岛海岸附近，有日军重兵把守，攻击难度很大，而该海岸以南5海里处有个伦多瓦岛，在伦多瓦岛上设置重炮即可炮击蒙达机场。因此，哈尔西派遣美国陆军第43师的6000名官兵，于6月30日在伦多瓦岛登陆。驻守这个弹丸小岛的小股日军当即被彻底消灭。同一天，另一支美国军队没遭到抵抗就在新乔治亚岛南端外的万古努岛上登陆。

美军在伦多瓦岛登陆后仅仅用了 27 个小时，就架起了重炮，开始向蒙达机场进行隔海炮击。7 月 2 日，美军自伦多瓦岛出发，越过海峡，在蒙达机场附近登陆。

负责防守新乔治亚岛的日军东南支队长佐佐木登少将一面组织防御，一面向拉包尔告急。第 8 方面军司令官今村均获知美军开始反攻，焦虑万分。中所罗门群岛是拉包尔所在的新不列颠岛的重要屏障，一旦失守则东南防线很难守住。于是，他打电报给联合舰队新任司令长官古贺峰一大将，请他出动军舰护送增援部队前往新乔治亚岛。佐佐木支队长得到增援后，信心大增。

美军虽然顺利登陆，但一进入丛林地带后，令人乐观的战况突然发生变化。约有 4500 名日军依托坚固的环形阵地，阻击美军达一月之久，使其无法前进。哈尔西十分生气，撤换了地面部队的指挥官，把一切能够使用的预备队都投入了战斗。佐佐木见美军人多势众，实在是无法抵抗，只得下令放弃蒙达机场，撤到西北面的科隆班加拉岛去。

美军为攻占新乔治亚岛动用了 3.2 万名步兵和 1700 名海军陆战队员，阵亡 1136 人。哈尔西不禁想到，太平洋上岛屿星罗棋布，要是像新乔治亚岛这样扫清所有岛屿上的日军，还不知要牺牲多少美国军人。于是，他决定模仿金凯德将军在阿留申群岛作战时运用的战术，对日军防守严密的据点围而不打，将主力用在日军防守薄弱的地方。哈尔西将此战术命名为“蛙跳战术”。

佐佐木支队长自新乔治亚岛撤到科隆班加拉岛之后，即率 1.5 万名官兵日夜抢修工事，准备与登陆美军大战一场。正在这时，忽然传来美军在西北面的韦拉拉韦拉岛登陆的消息，佐佐木不禁大惊失色。日军在韦拉拉韦拉岛仅设有一个驳船中继站，守军不到 600 人。一旦该岛失守，科隆班加拉岛就与日军防线后方失去了联系，成了孤岛。佐佐木急忙拍电报给拉包尔，请求今村均派兵夺回韦拉拉韦拉岛，安定他的后方。

然而，第 8 方面军司令官另有想法。今村认为，在美军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守住科隆班加拉岛是不可能的。日军大本营也认为应将防御重点放在北所罗门群岛上，尤其是要大力增强布于维尔岛上的陆海空兵力，将其作为守卫拉包尔的最后一道屏障。

9 月 28 日，饥肠辘辘的日军开始从科隆班加拉岛撤往布干维尔岛。佐佐木想到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修筑而成的坚固工事顷刻间变得一文不值，除了哀叹数声外，别无话讲。10 月 6 日，韦拉拉韦拉岛上的残余日军也被驱逐舰接到布于维尔。

布干维尔岛位于所罗门群岛的西北部，长 204 公里，宽 37—65 公里，总面积 3500 平方公里，呈小提琴状，是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在本岛和附近小岛上有日军机场四个，另外还有一个机场正在修建中。山本五十六就是在该岛上空被击毙的。日军丢失中所罗门群岛之后，加强了布于维尔岛的防御。7 月下旬向该岛增调了南海守备队，9 月中旬又从中国战场抽调陆军第 17 师团编入第 8 方面军。至美军登陆前，布干维尔及其附近岛屿共驻有日军 6 万人。大部分日军部署在该岛南部的布因、卡希利地区和附近的肖特兰岛。一部分部署在北边的布喀岛和布宁地区。

日军虽然对美军前来攻击布于维尔岛早有准备，但在判断美军登陆地点方面出了很大的差错。日军认定美军进攻布干维尔岛是为了获得能够轰炸拉包尔的航空基地，因此将兵力布置在几个机场周围。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哈尔西并不愿意冒人员伤亡巨大的风险，去夺取日军的机场，他宁愿自己修

建新机场。这样，他就毫无必要在日军机场附近登陆，而是把目光对准了日军防御力量薄弱的布干维尔“琴身”腰部南缘的奥古斯塔女王湾附近的托罗基纳角。日军要想反击，就必须越过群山连绵、地势险峻的地区，穿过原始森林后才能到达这里。美军的不利因素是该地周围除了惟一的一块平地以外都是一片沼泽，修建机场的难度比较大。

1943年10月起，美军第5航空队对拉包尔反复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所罗门航空队则轰炸了布干维尔地区的日军机场，从而彻底掌握了战区制空权。

为了转移日军的视线，哈尔西于10月27日命令新西兰部队攻占布干维尔岛和韦拉拉韦拉岛之间的莫诺岛，美国海军陆战队第2师第2营攻占布干维尔岛东南方的什瓦泽尔岛。

日军布干维尔岛防线最高司令官、第8舰队司令鲛岛具重中将不知其中有诈，果然派遣数千援军前往什瓦泽尔岛。美国海军陆战队见日军援兵已到，假意与之周旋了一个星期后就撤走了。在莫诺岛上的新西兰部队见日军注意力转向什瓦泽尔岛，便不失时机地修筑了一个简易机场。

哈尔西见日军已经上当，便一方面命令斯坦顿·梅里尔海军少将率领第39特混编队前去炮击北面的布喀和布宁，另一方面则出动海军陆战队第3师，于11月1日早晨在奥古斯塔女皇湾登陆。日军在当地只有270名官兵防守，稍作抵抗之后便被歼灭，美军当夜就占领了登陆场。

鲛岛得知美军主力登陆后，叫苦不迭。他根本不可能从陆路派出援军，只得把希望寄托在第5战队司令官大森仙太郎少将率领的载运1000名抗登陆部队的军舰编队上。

这样一来，一场大海战便在奥古斯塔女皇湾爆发了。大森的军舰编队有轻重巡洋舰各2艘、驱逐舰6艘，其火力远胜于梅里尔的4艘轻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但是，经过后半夜的激战，日方竟被击沉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各1艘，另有4艘军舰受重创，美方只有1艘轻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受伤。更为重要的是，日军的抗登陆部队未能派上用场，而是和败下阵来的大森舰队一起返回了拉包尔。

鲛岛无奈之中再向联合舰队求援。古贺峰一随即命令栗田健男中将率领一支更强大的巡洋舰驱逐舰编队自特鲁克南下，同时又抽调173架舰载机飞往拉包尔。于是，一支庞大的日本海空力量集结在拉包尔，随时准备南下增援布干维尔岛。

哈尔西此时手下却无合适的兵力可派。梅里尔的特混编队已经南下去补充燃料，所有重型巡洋舰又都被召回到珍珠港的第5舰队。只有缺乏水面舰只掩护的第38特混舰队的“萨拉托加”号和“普林斯顿”号航空母舰还可以一试。哈尔西为了使奥古斯塔女皇湾滩头的美军部队免受血洗，决定铤而走险。

11月5日，96架美机从第38特混舰队的航空母舰上起飞，扑向拉包尔的辛普森港。美国海军飞行员们穿过阵阵爆炸的棕色高射炮火，对停泊在港内的栗田舰队发起攻击。联合舰队的舰载机起飞拦截时动作缓慢，有25架在第一轮袭击中就被击落。这次袭击炸坏6艘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美国飞机只损失了10架。这场空袭不仅使美军在奥古斯塔湾内的登陆运输船队不会遭到日军水面舰只的袭击，而且使辛普森港成为“珍珠港第二”。

受到沉重打击的古贺峰一恼羞成怒，一方面命令栗田率领残余舰队返回

特鲁克，使再度来空袭的美机扑了一个空，另一方面下令实行“吕”号作战，派舰载机对布于维尔海域的美舰船进行攻击。然而，“吕”号作战比山本的“伊”号作战损失更惨。转到拉包尔的173架舰载机损失了121架，机上人员死亡86人。尽管古贺和山本一样因“战绩优异”受到大本营的“慰勉有加”，但他再也无力挣扎，只能带着剩下的52架飞机逃回特鲁克。从此，日军再也没有在东南防线使用海军水面舰队。

到1943年底，已有4.4万名美军和2.3万吨补给物资送到布干维尔岛上，日军已被包围在一个22平方海里的区域之内。供战斗机和轰炸机之用的简易机场也宣告建成，它离拉包尔仅仅400多公里。美军的轰炸机从这里起飞，便可轰炸日军东南方面防线的各个地区，拉包尔的左翼失去屏障，美军的作战目的完全达到了。

浴血塔拉瓦

当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麦克阿瑟率军扫清新几内亚岛上的莱城和萨拉莫阿的日军、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哈尔西率军沿所罗门群岛北上的时候，太平洋战区司令尼米兹也将进攻矛头指向了中太平洋的吉尔伯特群岛。

吉尔伯特群岛位于马绍尔群岛东南、所罗门群岛东北，横跨赤道，介于美、澳两洲交通线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群岛由马京、塔拉瓦、阿贝马马等16个珊瑚礁组成，陆地总面积430平方公里。日军于1941年12月占领了吉尔伯特群岛的主要岛屿，在马京环礁上建立了水上飞机基地，在塔拉瓦环礁及其以西的瑙鲁岛上修了飞机场。1943年初，日军开始使用塔拉瓦环礁上的新机场，对美、澳之间的交通线形成了更大的威胁。至1943年7月，日军在塔拉瓦环礁上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驻吉尔伯特群岛的日军增至5300人，其中马京环礁有700人，塔拉瓦环礁有4600人。

7月20日，日军为加强吉尔伯特群岛的防御，任命柴崎惠次海军少将为群岛守军总指挥。柴崎是日本海军有名的基地防御专家。上任后，他看中了塔拉瓦环礁西面2公里处的贝肖岛，认为它是塔拉瓦最好的防御门户。他立即在该岛上构筑25个炮台，把在新加坡缴获的英军8英寸岸炮配置在炮台上。沿海滩布满地雷、混凝土三角体、珊瑚石礁、蛇虻式铁丝网和木栅等障碍物。障碍物后面是由100多个碉堡、机枪阵地、坦克固定火力点、混凝土地堡以及椰子树干堆成的防波浪海堤构成的防御体系，形成控制海滩的交叉火力网。柴崎把所有工事都构筑在两米深的地下，上面铺着沙石、椰木和波纹钢板，一般的炮击轰炸都奈何它不得。

在贝肖岛中央，朝鲜劳工修筑了一个有三条跑道的机场。跑道四周是高射机枪阵地，有100多挺12.7毫米的高射机枪，必要时可以平射攻击机场的敌步兵。

贝肖岛西北侧环礁的切口与塔拉瓦咸水湖相连，沿这条水道，运输舰船可以把货物运到小岛跟前。但是，贝肖岛向咸水湖的一边有道很宽的礁盘，使船只无法直接停靠在岸边。柴崎让人用椰木修筑了一道600米长的栈桥，无论潮涨潮落，船只都可以停靠在栈桥北端的码头上卸货，十分方便，咸水湖成了一个巨大的避风港。

完成了一切准备工作的柴崎口吐狂言：美国人即使派遣100万大军打上100年，也别想占领塔拉瓦。

美国虽然没有派遣100万军队进攻塔拉瓦，但它投入的海空力量却是非常强大。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代号为“电流”的吉尔伯特群岛登陆战役

计划后，尼米兹任命在中途岛海战中有出色表现的雷蒙德·斯普鲁恩斯中将担任此次作战总指挥。美军预定兵分两路。负责占领马金环礁的是北路突击部队，它由陆军第27师第165团6472人组成，海军掩护舰队编有4艘战列舰、4艘重巡洋舰、13艘驱逐舰、1艘轻型航空母舰、3艘护航航空母舰及10艘运输舰和登陆舰；负责占领塔拉瓦环礁的是南路突击部队，它由曾在瓜岛浴血奋战过的海军陆战队第2师1.8万人组成，海军掩护舰队编有3艘战列舰、5艘巡洋舰、21艘驱逐舰、5艘护航航空母舰及117艘运输舰和登陆舰。另外，以4艘新式快速航空母舰、5艘轻型航空母舰、久经沙场的“萨拉托加”号和“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6艘战列舰、8艘巡洋舰、3艘防空巡洋舰、21艘驱逐舰组成的第50特混编队，负责空袭吉尔伯特群岛周围岛屿上的日军飞机场，轰炸塔拉瓦和马金两环礁，并随时准备截击日本联合舰队。

1943年9月18—19日，美国陆海军飞机空袭了吉尔伯特群岛，以减轻日机对东南方的埃利斯群岛的美军航空基地的压力。这次行动的成果比预期的要大。此后，日军仅在马金环礁上留下四架侦察用的水上飞机，其余飞机立即从塔拉瓦环礁全部撤走。这次空袭还诱使日军的守岛部队耗费了大量弹药，在很长时间里都难以得到补充。

11月20日，战斗在吉尔伯特群岛打响。在北面的马京环礁，美军攻击的目标是布塔里塔里岛。在登陆过程中，美军舰炮和舰载机的火力支援都很得力，陆军第27师第165团没有遇到多大的抵抗。但是，由于部队是由国民警卫队改编而成，缺乏作战经验，战前训练也缺乏针对性，因此，登陆后的美军每当受到几名狙击兵和一两挺机枪的阻击，就几个小时不敢前进。夜间，偶有风吹草动就会引起神经过敏，开枪乱射一气，甚至丢弃阵地。就这样，直到23日，占绝对优势的美军才完全占领了布塔里塔里岛。日军除陆战队1人、工兵和劳工104人被俘，其余全都被歼灭。

在南面的塔拉瓦环礁，美军的主攻目标就是柴崎少将坐镇的贝肖岛。20日凌晨3点30分，乘坐坦克登陆舰的第一批美军登陆部队开始爬上两栖登陆车。在运输舰上，运载第二批登陆部队的登陆艇也作好了下水准备。一小时后，这支登陆舰队抵达贝肖岛以北8公里、位于航道入口外面的集结地点。

柴崎已经发现了美军的庞大舰队。清晨5点7分，贝肖岛上空升起了两颗红色信号弹，日军的岸炮群向美军舰队开了火。美军的3艘战列舰、5艘巡洋舰和7艘驱逐舰立即用威力极大的舰侧炮予以回击，很快就压住了日军的炮火，并使岛上的弹药库和木造营房起火燃烧。日出后，美军航空母舰特混编队的舰载机飞来进行轰炸，但是它们的7分钟攻击时间太短，而且炸弹未能穿透防护层达两米的地下工事。

美机飞走后，炮火支援舰群先是对整个贝肖岛进行了75分钟的破坏射击，然后又对预定的登陆滩头进行了45分钟的猛烈射击。与此同时，两艘扫雷舰在烟雾的掩护下首先进入塔拉瓦咸水湖，以便清理出一条通道。随后跟进的是两艘驱逐舰，它们将为两栖登陆车提供近距离火力支援。

8点整，舰炮开始向内陆延伸射击，登陆部队却因逆风的缘故离岸边还有15分钟的航程。柴崎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把部队调到了面对咸水湖的北岸。在第一批美军的两栖登陆车冲上礁盘后，柴崎一声令下，日军中小口径的火炮和机枪立即开火，礁盘上的美军登陆车纷纷被击中燃烧，跳进水里的美军官兵纷纷中弹倒下。冲在最前面的美军突击队见地路可退，只得冒着枪

林弹雨向栈桥冲去。在消灭了栈桥桥头上的日军碉堡并打退日军的反扑之后，总算是占有了一个立路点。

到中午时分，已上岸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还不到 1500 人，他们都躲在沙滩上那道高 1.2 米的防波堤的下面。威廉·霍金斯中尉带领他的一个排的士兵跟在一辆两栖登陆车后面，摧毁了一个日军机枪掩体，从而越过了那道防波堤。尽管受到了侧翼日军的猛烈射击，美军还是把突破口向西、南两个方向扩大了。由于美军对贝肖岛的潮汐情况了解有误，乘坐登陆舰的第二批登陆部队受阻于礁盘边上，官兵们只得跳进齐胸深的水里，背负着沉重的装备，靠涉水和游泳穿过日军子弹和迫击炮弹横飞的浅滩。当太阳落入西边的海平面时，登陆的 5000 名美军中伤亡者约占 1/3。

日军虽然也损失过半，柴崎仍打算利用夜幕的掩护插入美军阵地后方，分割包围美军，但是他的通讯器材被白天的美军炮火打坏，故而无法发动协调一致的进攻。他只好派出零零散散的敢死队到防波堤和被击毁在礁盘上的登陆舰里占据狙击阵地。第二天黎明，当登陆艇开始运送美军后备战斗部队时，海潮仍然太低，不能把登陆艇浮过礁盘。陷蔽在登陆艇残骸堆中的日军狙击手的子弹加强了岸上碉堡的火力。在天亮后五个小时登陆战里，美军的伤亡人数超过了头一天上午的比例。已登陆的美军仍然没有足够的大炮和坦克摧毁日军的防线，饮水、口粮和医疗品已所剩无几。

正在这紧急关头，反复无常的海潮终于在中午前后上涨了，而且连续三个小时没有退下去。各种登陆艇、两栖装甲车一拥而上，冲过礁盘，一举抢滩成功。新上岸的美军在坦克和大炮的支援下从贝肖岛狭窄的腰部横插过去，占领了机场主跑道，将日军防线切成两段。

被困在碉堡里的柴崎唯一的希望就是等待援军。然而，在他殒命之前，只有 16 架鱼雷轰炸机从马绍尔群岛起飞，袭击了位于塔拉瓦以西约 30 海里的美国航空母舰特混大队。日机被击落 11 架，但有 1 架日机投射鱼雷，击中了“独立”号轻型航空母舰，令其不得不返回基地抢修。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古贺峰一因在所罗门群岛之战中损失了大量的飞机和军舰，已无力再派主力前去救援，只是派出了 9 艘潜艇，但在半道上就被击退。

援兵未至，柴崎却等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22 日上午，他发出了一封诀别电报。日军剩下的碉堡被坦克、炸药包和火焰喷射器逐个摧毁。美军的推土机用沙子封锁了柴崎的大碉堡的入口，然后从上面的通风口灌进汽油，用一颗手榴弹引燃，柴崎同他的 300 名士兵同归于尽。直到 23 日下午，美军才彻底占领了贝肖岛。

美军占领了吉尔伯特群岛中的马金环礁和塔拉瓦环礁后，消除了日军对南太平洋、西南太平洋和中太平洋海上交通线的威胁，为即将开始的马绍尔群岛登陆战役提供了一个实施空中支援的重要基地。美国海军终于获得了前往遥远的东京途中的第一个岛屿“踏脚石”。

第 44 章 “绝对国防圈”崩溃

“绝对国防圈”

1943 年夏、秋两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大进展。在苏联战场，以斯大林为最高统帅的苏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将德军向西赶去。在北非战场，盟军继在突尼斯将德军赶出非洲后又实施了西西里岛登陆战役并在意大利南部登陆，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被迫下台，新政府宣布向盟国投降。墨索里尼后来虽被德军救出，但已经丧失了斗志，整日唉声叹气，无所作为。

在太平洋战场，日军自取得南方资源地带后又进行了一年多的扩张进攻，却接连在中途岛、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太平洋上的其他岛屿受到重创，面对盟军咄咄逼人的进攻毫无还手之力。

为了改变被动的局面，日军大本营于 9 月 15 日决心改变过去的作战方针。9 月 30 日，包含新作战方针的“战争指导大纲”在御前会议上通过。新作战方针的要点就是确立了一条需要绝对确保的防卫圈，即所谓的“绝对国防圈”。该防卫圈北起千岛群岛，南下小笠原群岛、马里亚纳群岛、特鲁克群岛、贝劳群岛、新几内亚西部，然后向西经过荷属东印度，直抵缅甸。其设定目的是：阻止盟军对日本本土及大东亚圈内重要资源地区的侵袭，确保日本与东南亚重要资源地区的陆海空运输的安全，在政略上控制大东亚圈内的各主要民族，保持内线打击盟军的自由。

在这次御前会议上，尽管东条英机首相和陆海军两位总长都向天皇裕仁保证，有信心守住“绝对国防圈”，但日本薄弱的国力却无法给军国主义分子们撑腰。船舶问题仍然是令他们头痛不已的难题。御前会议刚刚结束，随着盟军在所罗门群岛、吉尔伯特群岛展开新的攻击，日本政府、陆、海军三方又围绕着征用船只的问题争吵不已。

就在东条首相无计可施、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的时候，1943 年 11 月，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开罗举行了首次会晤。在开罗会议上，盟国将领们讨论了 1944 年的进攻计划，决定除了在缅甸发动反攻以外，在太平洋上也要两路并进：麦克阿瑟的西南太平洋部队将沿新几内亚北海岸向西推进，从棉兰老岛进入菲律宾，尼米兹的中太平洋部队则去攻占马绍尔、加罗林和马里亚纳诸群岛，两路进攻部队将在吕宋—台湾—中国大陆三角圈内会合，然后北上进攻日本。

12 月 1 日，旨在显示盟国团结对抗日本的《开罗宣言》公告天下，全文如下：

罗斯福总统、蒋介石大元帅和丘吉尔首相与各自率领的军事及外交顾问一起，结束了在北非举行的会议，兹发表下列一般性的声明：

将来对日本国的军事行动，由各军事使节协商确定。

我三大盟国决心以不松弛之压力，从海陆空各方面，加诸残暴之敌人。此项压力已在增长之中。

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

三国决不为自身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

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人民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

日本亦将被逐出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

我三大盟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适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

我三大盟国，抱定上述之各项目标并与其他对日作战之联合国目标一致，将坚持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

日本统治集团获知《开罗宣言》的内容后，如闻晴天霹雳，明白盟国是要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决不存在半途议和的可能性。然而，就像一个即将溺死的人见到一根稻草也要紧紧抓住一样，军国主义分子们在苏联未参加开罗会议一事上大做文章，自我安慰，断定在对日问题上美、英、苏之间的意见尚未一致。因而，他们一直认为，当战局发展到不得不停战议和的地步时，由苏联出来为日本说话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孰不知，在开罗会议后举行的由美、英、苏三国首脑参加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滔滔不绝地赞扬了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并且明确表示，一旦打败纳粹德国，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

日本统治集团怀着无法预知未来的不安心情迎来了 1944 年。

元旦刚过九天，为了配合自去年 9 月起就在缅甸西北部与日军作战的中国驻印军，英国第 15 军向缅甸西部若开地区的日军发动了局部攻势，从而率先向日本的“绝对国防圈”发起挑战。日军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中将命令第 28 军以一个师团从正面阻击，一个师团担任预备队，以第 55 师团迂回英军后方。由竹内宽中将率领的第 55 师团曾在长沙会战中遭受重创，但来缅甸后在攻打毛淡棉、锡当河等一系列战斗中却战果辉煌，只是在东吁之战中曾受到中国远征军第 5 军第 200 师的迎头痛击。2 月 6 日，日军将第 7 英印师合围。但是，英军组成环形防御阵地，依靠空中支援坚守了半个月。而日军由于缺乏空中支援，地形不利，又受到英军后续部队的攻击，反而陷于英军的反包围，伤亡很大。2 月 17 日，竹内宽只得下令部队分散成小股，穿越丛林撤退。英军在这次作战中击毙日军约 7000 人，俘虏 500 人。这是英军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取得对日军作战的胜利。

在太平洋战场上，盟军也已开始对日本“绝对国防圈”的前卫线展开攻击。该前卫线在西南太平洋方面，是西从新几内亚东部的马丹地区起，往东经丹皮尔海峡地区及新不列颠岛的拉包尔，连结布干维尔岛的蜿蜒约 1000 公里的漫长一线；在中太平洋方面，是由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形成的防线。

在新几内亚东部，盟军自 1943 年 9 月中旬占领莱城和萨拉莫阿之后，又在胡翁半岛的东端芬什哈芬登陆。日军第 20 师团沿胡翁半岛北海岸向东反击，企图夺回芬什哈芬。日美双方进行了两个月的拉锯战，最后，日军因海空力量不足，粮食、弹药几乎断绝，被迫向西北方向的马丹撤退。到 1943 年年底时，盟军不但控制了胡翁半岛，而且还东渡丹皮尔海峡，在新不列颠岛西部登陆，进攻矛头直指该岛东部的拉包尔。日军第 8 方面军司令官今村均中将惟恐拉包尔丢失，导致日军的这条东南防线彻底崩溃，急忙调集兵力，企图把登陆盟军赶下海去。然而，盟军并未被赶走，倒是把日军一直向东赶到新不列颠岛的中部。麦克阿瑟深知拉包尔防守严密，要想攻占它肯定会付出巨大的代价。于是，他勒兵不前，掉头北上，于 1944 年 2 月底在阿德默蒂尔德群岛登陆。到 3 月下旬，美军已基本肃清了群岛上的日军，并且修建了海空基地。日军“绝对国防圈”东南前卫线上的主要堡垒拉包尔完全处于盟军的海空控制下。负责防守拉包尔和布干维尔岛的日军第 17 军失去了弹药和

粮食来源，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中。

在中太平洋方面，继攻占吉尔伯特群岛之后，尼米兹指挥的美军又把矛头对准了“绝对国防圈”前卫线上的另一个据点马绍尔群岛。日军判断，该群岛的外围岛屿会首先受到进攻，于是抽调兵力加强外围岛屿的防御。但是，经过周密的侦察，尼米兹决定实施“大胆掏心”的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先打核心岛——夸贾林环礁，以动摇日军全盘防御部署，而后再四面出击，各个击破。这一战术恰好击中了日军的弱点。1944年1月30日，美军登陆部队在强大海空火力的支援下，绕过外围岛屿，直指夸贾林环礁。美陆战第4师和步兵第7师从环礁南北两端上岸。日本守军8000人猝不及防，被美军炮火和飞机炸死大半，残余部队虽奉命死守到底，但也只能在夜间发动零星反击。在美军第58特混舰队的700架飞机和强大舰炮火力的攻击下，夸贾林一带的日军航空兵几乎被全歼，只有9架飞机西逃特鲁克。2月4日，美军占领了整个环礁。除100名日军和165名朝鲜劳工被俘外，其余日军全都被击毙。从2月17日起，美军逐次攻占了埃尼威托克等防御薄弱的环礁。为了避免伤亡过大，对设防坚固的沃特杰、马洛埃拉普、贾鲁伊特和米利四个环礁，美军只以海空军实施压制和封锁，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始终未去占领。

美军占领马绍尔群岛的主要岛屿后，突破了日军在太平洋正面的外围防线，获得了控制太平洋中部的舰队停泊场和空军前进基地，并使日军在这一海区的最大的海空基地特鲁克面临直接的海空威胁。日军为了赢得重建其消耗殆尽的航空兵的时间，不得不放弃“绝对国防圈”前卫防线，不再为该防线上的各岛守备部队增援兵力和粮食，让其在毁灭之前尽可能多地消灭盟军。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古贺峰一认为，作为“绝对国防圈”上的要冲的特鲁克已暴露在美军的攻势之下，便于2月10日下令将联合舰队的大部分海军船只撤往日本和贝劳群岛，并将舰队司令部也移到贝劳，仅留下第4舰队的舰只、西南方面舰队和东南方面舰队的飞机，以便保护当地的海军部队和基地的货船。

2月17日和18日，美军在马绍尔群岛最北端的埃尼威托克环礁登陆的同时，以四个航母特混编队对特鲁克实施了集中的突袭，一举击毁日机270架，击沉、击伤作战舰只各9艘，击沉各种辅助船只34艘。美军损失飞机25架，“勇猛”号航空母舰被日军鱼雷机重创。

古贺峰一见到特鲁克受到美机的袭击，急忙将拉包尔剩余的飞机全部调往特鲁克。这样一来，日军“绝对国防圈”东南方面前卫防线已没有一架飞机，拉包尔几乎丧失了它的全部价值。当地的3万名海军和7万名陆军孤立无援，靠几块白薯地勉强活着。在布干维尔岛，百武晴吉中将率领第6师团的1.5万官兵，向奥古斯塔皇后湾附近的盟军阵地发起全面进攻后，打死263名美国兵，自己却损失了5464人。忍饥挨饿的幸存日军退到山林地带，一面打游击，一面种田谋生。

面对盟国兵进“绝对国防圈”的紧张局势，东条首相对陆海军统帅部的作战指挥极为不满。为了摆脱政府、陆军、海军三者之间在以船舶问题为焦点的军需物资方面的争夺，东条于2月18日访问内大臣木户幸一侯爵，提出：为了加强陆海军的一元化统帅体制，希望实现如下方案：

一、陆军参谋总长由自己取代杉山元兼任，设置大将级次长制，以解决负担增大的问题；

二、要求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辞职，由岛田海军大臣兼任或由丰田副武大将继任。

第二天，木户谒见天皇裕仁，上奏了东条的意见。天皇担心兼任会影响统帅权的确立，因为自 1878 年参谋本部独立以后，从未有陆军大臣兼任参谋总长之事。东条的自荐使天皇想起了日本的幕府时代，当时的幕府将军就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而架空了天皇，直到明治维新才结束了这种状态。可是，目前美军进攻势头不减，确实需要统一政府与军队的领导，依靠集中权力来度过难关。为了避免东条专权威胁皇权的消极作用，天皇委派与皇族关系密切的后宫淳大将与奏彦三郎中将共同担任参谋次长。

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在得知东条的想法后，不顾东条的反对，使用统帅部的帷幄上奏权，单独觐见天皇，声称身为首相兼陆军大臣的东条再兼任参谋总长，将会使军事行政同统帅混淆起来，违背传统制度之处甚大，危害涉及的范围非常大，等于回到了幕府时代，决不能允许。天皇裕仁的胞弟、在参谋本部任职的秩父宫也两次写信反对这种做法。但是，天皇对日益不利的战局苦无良策，便以“下不为例”为理由压制了反对意见。

大权在握的东条英机雄心勃勃，试图力挽狂澜。他开始调兵遣将，加强“绝对国防圈”上的各个战略要点。然而，时不我与，他上任没多久，盟军就开始在辽阔的战线上向“绝对国防圈”发起了进攻。

新几内亚失守

在日军“绝对国防圈”上，新几内亚西部是必须确保的地区。为此，1943 年 11 月，日军大本营将在中国东北的第 2 方面军调往东南亚，负责保卫新几内亚西部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由阿南惟几大将率领的第 2 方面军下属两个军，其中的第 2 军部署在新几内亚西部。在其东面，属于第 8 方面军的第 18 军正在荷兰迪亚（今查亚普拉）、威瓦克一线固守，随时准备反击盟军的进攻。

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古贺峰一从特鲁克撤往贝劳后，仍不肯放弃与美国太平洋舰队决战的想法，和参谋人员一起制定了“Z 作战计划”。根据该计划，联合舰队将把美国第 5 舰队诱至贝劳北面的菲律宾海，使其处于日军的岸基战斗机的攻击范围内，在进行舰队决战之前就因空袭而丧失战斗力。

1944 年 3 月底，美国的航空母舰特混编队从马绍尔群岛出发，打算像上个月突击特鲁克那样，前去袭击撤到贝劳群岛新基地的日本联合舰队。当美军西进部队被日军巡逻机发现后，古贺峰一急忙命令水面舰艇离港躲避，自己和参谋人员于 3 月 31 日晚乘坐两架飞机西逃菲律宾南部的达沃。途中，突遭特大暴雨袭击，古贺的座机迷航坠毁，机上人员无一生还。联合舰队参谋长福留繁的座机降落在宿务岛附近的海面上。菲律宾游击队将福留中将从海中捞起，同时缴获了装有“Z 作战计划”的公文包。游击队后来虽因日军以平民作人质而不得不释放福留，但绝密文件则送到了麦克阿瑟那里。

古贺未交好运，没来得及从贝劳撤走的日军飞机和船只也难逃厄运。在自 3 月 30 日起连续三天的空袭中，美军摧毁日机 150 架、补给舰和油轮 17 艘。在联合舰队集结起来实施反击之前，美军特混编队又空袭了附近的雅浦群岛，然后迅速返回马绍尔基地。这样，贝劳群岛一带的日军至少暂时陷入瘫痪状态，消除了对麦克阿瑟部队右翼的威胁。

在阿德默勒尔蒂群岛获得了海空基地的麦克阿瑟，决定采用哈尔西在所罗门群岛作战中屡试不爽的“蛙跳战术”，绕过设防坚固的威瓦克，直接攻

打西边 800 公里处的荷兰迪亚。在美军精心设计的欺骗行动的迷惑下，日军一直以为威瓦克是美军的进攻目标。甚至 3 月底、4 月初美军对荷兰迪亚进行的三次大规模空袭也未能使第 18 军司令官安达二十三中将清醒过来。

4 月 22 日，在强大的舰队炮火的支援下，美军第 41 师在荷兰迪亚登陆，第 24 师在西面 35 公里处的塔纳梅拉湾登陆，第 41 师的一个团夺取了位于荷兰迪亚与威瓦克中间的艾塔佩。守军大部分是属于后方勤务与补给兵站的部队，没有战斗力和装备，刚一交战便败退到山里。

美军的登陆如晴天霹雳震醒了日军，安达中将方才明白，他的第 18 军已经被截断退路，孤零零地留在新几内亚东部。安达见粮食储备一天天在减少，只得率部向西攻击艾塔佩，妄图杀开一条血路。但是，麦克阿瑟早已预料到日军的企图，在艾塔佩布下重兵，将 6—8 月间发起进攻的日军予以重创，使其不得不退回威瓦克，去过忍饥挨饿的日子。

防守新几内亚西部的第 2 方面军本想派兵东进，收复荷兰迪亚，但却被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制止。寺内认为荷兰迪亚无险可守，且粮草不足，便指示阿南惟几大将坚守荷兰迪亚西边 270 公里处的沙米地区，不要轻易地浪费兵力，坐等美军来攻。

果然，麦克阿瑟在夺取荷兰迪亚之后，仍觉得机场不敷使用，遂决定在沙米防线西南海岸的瓦克德岛登陆。5 月 17 日，约两个师的美军在 30 艘舰艇的支援下，在瓦克德岛及其对岸的特莫、阿拉列附近登陆，并将瓦克德岛上的 600 名日军全部歼灭。

负责防守沙米防线的第 36 师团闻知美军登陆后，田上八郎师团长命令第 224 联队长松山大佐和第 223 联队长吉野大佐率部前去实施反突击。谁知经过一个月的激烈战斗，日军反而败下阵来，退回沙米防线。

美军占领瓦克德岛后，立即由工兵部队加长了岛上机场的跑道，使其可供重型轰炸机使用。麦克阿瑟本想直接进攻沙米，但在获悉田上中将已将它构筑成金城汤池后，遂决定再度实施“蛙跳战术”，将进攻矛头指向沙米防线以西 200 多公里处的比亚克岛。

比亚克岛位于乌头湾的出口处，是新几内亚岛西端乌头半岛的天然屏障，北面就是贝劳群岛。5 月初，联合舰队新任司令长官丰田副武大将判断盟军将从新几内亚这个惟一的方向发动攻势，因此制定了“阿”号作战计划，把日美海军决战的地点从菲律宾海改到贝劳群岛与新几内亚之间的海域。为此，他不但在菲律宾南部的塔威塔威岛、达沃岛和棉兰老岛集结舰队，而且特别重视拥有三个机场的比亚克岛的防御。很明显，交战双方中的任何一方以比亚克岛为基地，都会大大加强己方海军部队在这一海域的突击力量。

5 月 27 日，美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登上比亚克岛，起初未遇到有力的抵抗，便“情绪很好地”向机场方向前进。没过多久，负责守卫该岛的第 36 师团第 222 联队长葛目直幸大佐一声令下，日军突然从山洞中和悬崖上向大摇大摆行进的美军猛烈射击，战斗演化成一场惨烈的拉锯战。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部认为，如果夺回比亚克，就能把美国太平洋舰队引到那一带海域，从而实现与之决战的目的。于是，丰田大将下达了向比亚克实施增援和反登陆的“浑”号作战计划。6 月 2 日黄昏，运载第 2 旅团的日军舰队从达沃港拔锚出发，但第二天就被美国第 7 舰队的 4 艘潜艇发现。当日军舰队驶过塔劳群岛后，其行踪被美军侦察机和潜艇发现，为避免遭到已有准备的第 7 舰队的伏击，日本人只好返航。6 月 8 日，6 艘日军驱逐舰运送

约 600 名兵员，企图进行第二次增援，但第二天就遭到美军轰炸机的攻击，1 艘被炸沉，其余 5 艘在美军舰队的追击下向西逃窜，在返回达沃港时又被美军潜艇击沉 1 艘。

两次增援均告失败并未使联合舰队放弃“浑”号作战。第 1 机动舰队司令小泽治三郎中将派遣宇垣缠中将率领“大和”号和“武藏”号超级战列舰以及巡洋舰、驱逐舰等出动，除了将增援部队运到比亚克岛之外，还担负着将美国第 58 航空母舰特混舰队诱入预定海域进行决战的任务。

正当日军这支强大编队全速向比亚克岛方向前进时，美国第 58 特混舰队开始向马里亚纳群岛发起进攻。联合舰队最初还以为美军会在空袭之后就撤走，但到第三天才发觉美军是想攻占马里亚纳群岛。丰田副武急忙下令停止“浑”号作战，准备在菲律宾海全力实施“阿”号作战。6 月 13 日，小泽中将亲率联合舰队主力从塔威塔威驶向马里亚纳，宇垣则将运送增援部队的编队留在新几内亚正西方的巴占群岛，自己率领战斗舰只北上，以便在菲律宾以东海面与小泽会合。

日军在企图从海上增援的同时，还从日本本土、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等地抽调航空兵，派往新几内亚岛及其西北面的哈马黑拉岛。由金凯德中将领的第 7 舰队发挥对空炮火的威力，积极拦击相继赶来增援的日军飞机，使其不致在比亚克岛上空或周围造成严重威胁。

由于日军将主要海空力量都用于对付美军对马里亚纳群岛的进攻，麦克阿瑟在比亚克岛受到的阻力大大减轻了。6 月 19 日，一个多师的美军发起总攻击。退守西山洞的葛目大佐知道战局已不可挽回，遂焚烧了军旗。22 日深夜，葛目带少数人员逃出西山洞，在西北方高地一线修整阵地。美军很快就跟踪而至，并展开残酷的战斗。7 月 1 日，绝望的葛目自杀身亡。剩余的官兵根据阿南惟几的训令，逃进深山，从事游击战。

7 月 2 日，麦克阿瑟的部队在比亚克岛西边的农福尔岛登陆；7 月 30 日，美军又在鸟头半岛登陆。所到之处，日军纷纷丢盔卸甲，逃进山林地带，除了放冷枪以外，没有什么大的作为。这样，美军西南太平洋部队在三个多月里向西跃进 1600 多公里，并沿整个新几内亚海岸建立起一系列海空军基地，使得日军不得不龟缩在菲律宾与荷属东印度群岛一线，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坐等最后灭亡的日子的来临。

马里亚纳惨败

马里亚纳群岛在琉球、台湾和菲律宾以东，北望硫黄列岛，南临加罗林群岛，有大小近百个岛屿，由北向南延伸，形成一条长约 680 公里的绵亘弧线。其中最大的岛屿为关岛、塞班岛、提尼安岛和罗塔岛。该群岛是日军阻遏美军从中太平洋进军、保卫日本本土的重要门户，也是美军向西太平洋和远东展开进攻的必经之地。

马绍尔群岛失守后，日军大本营十分恐慌。他们判断，美军下一步的主攻方向是向菲律宾发展。在此之前，美军必将攻占特鲁克、贝劳、雅浦等群岛，以扫除补给线上的障碍。根据以上判断，大本营决心在积极准备在菲律宾地区实行决战的同时，迅速加强小笠原群岛、马里亚纳群岛、特鲁克群岛和贝劳群岛一线“绝对国防圈”的防御力量。1944 年 2 月下旬，日军把中太平洋的陆军兵力统一编成第 31 军，由小畑英良中将指挥，由中国战场和日本国内向该区抽调 3 个步兵师团，使总兵力增至 5 个师团、8 个旅团。日本联合舰队也重新进行了改组：将整编中的第 1 航空舰队的飞机增至 1180 余架，

分别部署于马里亚纳、加罗林和菲律宾等基地；将第 2、3 舰队合并为第 1 机动舰队，辖航母 9 艘、战列舰 5 艘、巡洋舰 13 艘、驱逐舰 28 艘，于 5 月下旬集中于菲律宾南部的塔威塔威基地待命。但由于日军认定海战将在贝劳群岛以南的水域展开，因而马里亚纳群岛的防御工程没有抓紧进行，预计要到 1944 年 11 月才能完成。因此，至美军登陆时，该群岛的工程构筑刚进行了一半，火炮掩体还未建好，铁丝网、地雷也没有铺设。日军在该群岛的守卫部队为 2 个步兵师团、2 个警卫师团，共 6 万余人。空中掩护为海军第 1 航空舰队的岸基飞机共 478 架。海军只有少数舰艇担任警戒和运输任务。

美军在攻占马绍尔群岛以后，决定绕过坚固设防的加罗林群岛，直取马里亚纳群岛。美军登陆兵力为 3 个陆战师、2 个步兵师和 1 个陆战旅，总人数达 12 多万人，组成两个登陆突击编队：北部登陆突击编队在塞班岛和提尼安岛登陆；南部登陆突击编队在关岛登陆。支援作战的舰只共 640 余艘，其中第 5 舰队各型舰只 550 艘，第 58 航母特混舰队舰只 90 余艘。空中掩护作战由航母飞机 1000 架和第 7 航空队岸基飞机 620 架负责。

5 月 29 日和 6 月 20 日，美军两个突击编队先后从珍珠港和马绍尔群岛出航，驶向马里亚纳群岛。6 月 6 日，担任航空火力突击任务的第 58 航母特混突击编队从马绍尔群岛出击。同一天，由艾森豪威尔领导的盟军横渡英吉利海峡，实施诺曼底登陆战役，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

6 月 15 日上午 8 点左右，在舰载机和舰炮对马里亚纳群岛实施了三天的狂轰滥炸后，美军第一批登陆突击部队在塞班岛南部海滩登陆。日军的滩头工事尚未完成，兵力不足，抵抗微弱，再加上第 1 航空舰队岸基飞机已被击落和炸毁了 147 架，失去了制空权，因而美军当天晚上便占领了登陆场，上陆部队达 2 万人。夜里，日军第 43 师团发动了小股反击，但被美军击退。

16 日晨，坐镇第 58 航母特混舰队的斯普鲁恩斯上将收到潜艇发来的有关日本舰队来袭的报告，遂命令南部登陆突击编队推迟在关岛的登陆，并迅速从该编队抽调了 8 艘巡洋舰和 21 艘驱逐舰来加强第 58 航母特混舰队的力量。

与此同时，在贝劳群岛北方海面，小泽舰队与宇垣舰队会合，开始向塞班岛西方前进，准备与美国航空母舰特混舰队决战。根据原定计划，决战将由岸基机和舰载机相配合。然而，第 1 航空舰队已经覆没，其余岸基机也在关岛和塞班岛上空被美军战斗机击落，丧失了作为一支决战兵力的能力。因此，参加“阿”号作战并能够投入战斗的飞机只占原定飞机总数的 20%，为即将开始的决战蒙上了一层阴影。

6 月 18 日黄昏，美国舰队发现了西南 355 海里处的日本舰队。指挥第 58 航母特混舰队的马克·米切尔中将建议连夜把舰队开到靠近日军舰队的地方，以便在次日凌晨与之交战。但是，斯普鲁恩斯决定不去迎击日本舰队，留在原地掩护陆军对塞班岛的进攻。19 日晨，在“大凤”号航空母舰上的小泽治三郎中将向舰队官兵训示：“皇国兴废，在此一举！”自 7 点 30 分起的一个小时内，由第 1 航空战队的 129 架飞机、第 2 航空战队的 49 架飞机、第 3 航空战队的 78 架飞机组成的第一批攻击队起飞出击。10 点左右，由第 1 航空战队的 18 架飞机、第 2 航空战队的 64 架飞机组成的第二批攻击队起飞出击。

上午 10 点，美军雷达发现日机由西飞来，航母特混舰队在向日本舰队所在方向继续前进 20 分钟后，转向迎风航行，使 450 多架战斗机全部升空。接

着，米切尔命令所有的俯冲轰炸机和鱼雷机起飞，前去轰炸关岛机场，使日本舰队不能利用该机场实行穿梭轰炸。当日军第一批突击机群飞抵距美军舰队 70 海里的空域时，与美军战斗机群相遇。美军的“泼妇”式战斗机利用性能优良的电波指示器对缺乏训练的日机编队进行突袭，一举击落日机 25 架。其余日机冲向美国航空母舰，但又遭到第二群“泼妇”的拦截，又有 16 架坠入海中。只有一架日机轰炸并击中了“南达科他”号战列舰，造成多人伤亡，军舰却未受到多大损伤。随后的几批日机依然未能逃脱“泼妇”的阻截。仅有两架轰炸机击中“邦克山”号航空母舰，另有一架日机撞到“印第安纳”号战列舰的舰舷上。就这样，小泽在几个小时内损失了 193 架飞机，只击落美机 17 架。

虽然美国飞机这一天没有向小泽的第 1 机动舰队投下一颗炸弹，该舰队却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旗舰“大凤”号在第一批攻击队刚刚起飞后不久就遭到美军“大青花鱼”号潜艇的攻击。一架“彗星”式飞机驾驶员奋不顾身地向一枚直冲“大凤”号而来的鱼雷扎去。但是，另一枚鱼雷炸碎了“大凤”号的前升降机，致使油舱破裂，婆罗洲原油的油烟和爆炸性瓦斯充斥全舰。下午 3 点 20 分，随着一声爆炸，“大凤”号的飞行甲板像火山爆发一样飞向空中，这艘航空母舰迅速下沉。小泽司令官刚刚转移到“羽黑”号重巡洋舰上，“大凤”号就发生了第二次爆炸，舰上 1650 人随它一起沉入海底。

中午时分，美军“棘鳍”号潜艇向“翔鹤”号航空母舰连续发射 6 枚鱼雷，其中 3 枚命中。这艘曾经参加过珍珠港、珊瑚海、圣克鲁斯群岛等海战的老资格航空母舰顿时升起熊熊大火。下午 3 点左右，火势蔓延到弹药舱，只听得一声巨响，“翔鹤”号被炸得粉碎，沉入海底。

远在日本本土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丰田副武不得不承认“阿”号作战已经失败，随即向小泽发出了后撤的命令。小泽虽然在夜幕的掩护下已向西北方后撤，但仍不肯就此罢休，企图在第二天用他剩下的 100 架飞机与美国舰队一决高低。

第二天下午 3 点 40 分，斯普鲁恩斯收到发现小泽舰队的报告后，在 10 分钟里就让 216 架美机升空去追击日本人。当美机追上日本舰队时，西方的海平线已经吞没了半个太阳。小泽拼凑了 75 架飞机起飞，在高射炮火的配合下击落了 20 架美机。其余美机突破了日军火力封锁网，将轻型航空母舰“飞鹰”号击沉，击伤“瑞鹤”号、“隼鹰”号、“龙凤”号和“千代田”号航空母舰。小泽见大势不可挽回，只得收拾起残兵败将，仓皇西逃。

持续两天的马里亚纳海战，日军有 395 架飞机损失，3 艘航空母舰和 3 艘补给船沉没，4 艘航空母舰、1 艘战列舰、1 艘重巡洋舰和 1 艘加油船受损。美军有 117 架飞机损失，2 艘航空母舰、2 艘战列舰、1 艘重巡洋舰受损。两相对比，美军大获全胜。参战的 360 架日本舰载机中只有 25 架保全下来，日本舰队至少需要半年左右时间才能恢复元气。

6 月 17 日夜，斋藤义次中将的第 43 师团再次向塞班岛上的美军阵地发动反击，在即将到达海滨时，由于美军动用大炮和坦克发射猛烈的炮火，日军战斗力消耗殆尽，不得不撤往北方。斋藤意识到，得到增援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于是，他下令死守，决心要美军为夺取塞班岛付出沉重代价。美军三个师开始由南向北稳步推进。到 7 月初，日军已退到塞班岛北部 1/3 的地方，制高点达波特山已经失守，粮食匮乏，士兵们靠嚼食草根树皮坚持战斗。7 月 5 日，身为马里亚纳群岛守军总司令官的南云忠一中将与斋藤义次联名

发出了“我们将以全部牺牲来筑成太平洋上的防波堤”的诀别电文。第二天上午 10 点，斋藤剖腹自杀，南云在向剩余官兵宣读进行自杀性总攻击的命令后，开枪自杀。

残存的 4000 名日军连夜聚集在海岸附近。7 日拂晓，在一片喊杀声中，漫山遍野的日军向美军防线一批接一批地扑来。挥舞着军刀的军官们全然不顾机枪的扫射，带头发起了拼死的冲锋，而士兵们只是凭着匕首和棍棒向前冲杀。连伤病员也拄着拐棍，一跛一瘸地参加了冲锋。这是日本帝国陆军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凶残的一次拼命的冲锋。狂叫不停的日军踩着堆积如山的尸体冲过了美军的前沿阵地。最后，由伙夫、打字员和基地人员匆忙拼凑起来的小队伍也上了阵。经过两个夜晚的拼死冲锋，日军基本上全军覆没，美国人不得不出动推土机来掩埋日军尸体。

9 日，约 4000 名日本老百姓逃到塞班岛北端的悬崖边。美军翻译和被俘的日本人通过广播向人群喊话，请求他们不要跳崖自杀。但是，经历了 20 多天刀光血影生活的日本人已经听不进去任何话了。绝望的日本人开始跳下 150 米高的悬崖，父亲们把孩子扔下去后跟着往下跳，母亲们则背着孩子跳入惊涛骇浪中。

下午 4 点 15 分，斯普鲁恩斯上将宣布占领塞班岛。美军死伤 14111 人，31629 名日军官兵中因被俘而活下来的不超过 1000 人。将近 2.2 万名平民失去了性命。

塞班岛战斗结束不到两个星期，美军又陆续对关岛和提尼安岛发起攻击。日本守军在丧失海空优势的情况下，无法挡住美军的凌厉攻势。8 月 3 日夜，提尼安岛的战斗率先结束；8 月 11 日，在关岛上指挥作战的第 31 军司令官小畑英良中将死于战阵中，日军有组织的抵抗至此遂告结束。

马里亚纳战役后，日军失掉了通往加罗林群岛的航空中继站。美军在该地建立潜艇基地，可以破坏日本本土与南方资源地带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建立航空基地，可以使 B—29 远程轰炸机轰炸东京附近的工业地区。对日本来说，马里亚纳群岛的失守是结束这场战争的开端。

东条下台

马里亚纳群岛的战事日渐吃紧，使日本统治集团内部潜藏的矛盾变得表面化了，人们不满的矛头对准了独揽众多权力于一身的东条英机。但是，东条认定只有举国一致才能度过难关，便对所有公开反对他的人采取了严厉的制裁措施。监狱里关满了被宪兵队逮捕的持不同政见者，有些人甚至因拥护基督教或煽动政治上的反对意见而受到酷刑致死。

然而，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对意见却并未停止。一些激进的青年军官甚至计划采取谋杀的手段干掉东条。以近卫文麿、若槻礼次郎、平沼骐一郎、冈田启介海军大将这四位担任过首相职务的所谓“重臣”为中心，开始谋划倒阁。

因对美国的强大实力心怀恐惧的近卫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辞去了首相职务，由东条英机替代。从那以后，近卫一直在默默地观察时局的变化。日军在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战败，使近卫认识到，日本是绝对无法打败美国的。在身为贵族的近卫看来，日本一旦战败，那些出身贫寒的青年军官很容易受左倾思想的影响，会联合社会上不满现状的势力，起来打倒天皇制，

另外三位重臣是广田弘毅、米内光政海军大将和阿部信行陆军大将。

赤化日本。怀着这种想法，近卫很早就开始在其他重臣之间进行串连活动，阴谋策划将缺乏远见而又独裁专权的东条赶下台，将其作为军事失利的替罪羊，以转移国内人民对现状不满的注意力。

近卫的想法与若槻、平沼不谋而和。他们一致认为，更换内阁是挽救日本的前提条件，但对以后如何走向和平却又苦无良策。冈田大将和米内大将因是海军高级将领，对凡事依东条意见而行的海军大臣兼军令部总长岛田繁太郎极为不满，再加上对战争未来的发展有着相对清醒的认识，故而也加入了近卫的小圈子。

剩下的两位重臣广田弘毅和阿部信行大将对东条本人倒没有什么恶感，但都希望通过更换内阁达到振奋人心、用更好的方式进行战争的目的。

七位重臣组成阴谋集团后，决定将进攻矛头对准东条内阁的薄弱环节——岛田海军大臣，以达到敲山震虎的效果。于是，海军内部借助马利亚纳海战中未得到陆军岸基飞机有力支援一事出现了“岛田在干什么”的呼声，弄得这位大臣整日在人前灰溜溜地抬不起头来。

生性耿直的东条最初并未意料到这股呼声背后蕴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只是简单地认为这是人们对海军在马利亚纳之战中败北不满的反映。由于岛田一直忠诚地支持他，东条一时难以下定撤换他的决心。

7月13日，东条前往木户幸一内大臣处，向这位曾推荐自己出任首相的天皇亲信请教应对之道。木户此时已经掌握了重臣们企图打倒东条的情况，他本人对东条扭转战争颓势的能力也信心不足，但他还不愿意立刻就一语点破内中玄机，于是就向东条提出了三项条件：一、总长与大臣两者分开，以健全统帅部机能；二、更换海军大臣；三、邀请重臣入阁，组成举国一致的内阁。

这三项应对之策实在是老谋深算。前二项可以使东条内阁最易受人攻击的薄弱处化为乌有，最后一项通过让重臣们入阁分担决策责任，从而堵住这些反对者的嘴巴。

东条得到指点后，立刻遵计行事。他辞去了参谋总长的职务，本想提升与天皇关系密切的后宫淳大将，但在考虑了各方面的情况后，决定起用关东军总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大将为后任总长。

在前去劝说岛田辞职时，东条几乎难以开口。倒是岛田已经知道事难挽回，便欣然从命，还荐举了吴镇守府长官野村直邦大将继任海军大臣。岛田本人仍留任军令部总长之职。两人分手时，平日里素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东条竟失声痛哭起来。

在东条为了巩固自己的内阁而四处奔走时，一心要打倒他的重臣们也没有闲着。他们决定在第三项条件上大做文章。近卫等人不但拉拢一些对东条不满的内阁成员（如岸信介国务相、重光葵外相），而且商定对东条邀请重臣入阁一概加以拒绝，从而迫使其实行内阁总辞职。

果然，重臣们的努力很有效果。当东条请岸信介单独辞职时，岸信介一口回绝，并且建议东条不妨辞去首相一职。东条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任关东军参谋长时的这位好朋友会反戈一击，两人随即大吵一架，不欢而散。

受到挫折的东条又派人找到米内大将的门上，米内以种种理由表示了拒绝。东条只好把主意打到广田和阿部身上。广田按照和其他重臣的约定，拒绝了东条的建议；缺乏政治头脑的阿部大将却含含糊糊地答应了下來。

17日夜，七位重臣在平沼男爵的家里聚会。阿部大将仍然不明事理地发

问道：“仅仅谈论倒阁是不负责任的。我们有什么把握能成立一个更好的内阁呢？”

平沼一语道破天机：“倒阁与否，下届内阁是强是弱，都不是问题的要害。”关键是要找到一只替罪羊，以转移国民对连续败战责任的追究。

会议开到最后，他们搞出了一个除阿部外大家都满意的决议，其中声称：“此时（部分）改组内阁，对前途多难的时局毫无裨益。必须建成一个能掌握全国人心、打开当前局面的举国一致的强有力的内阁。”

散会后，冈田专程去拜访木户，向他通报了重臣会议的经过和内容。木户见事已至此，便答应第二天将重臣们的意见呈奏天皇。

第二天拂晓时分，东条接到了有关重臣们聚会的情报，并且得知木户内大臣已经同意向天皇转奏重臣们的意见。走投无路的东条明白大势已去，遂于上午9点30分进宫请求觐见天皇，奏明内阁总辞职的想法。

天皇已经从木户那里了解了此事的来龙去脉，便象征性地安慰了东条几句，同意内阁实行总辞职。

就这样，维持了两年八个月的东条内阁在历经荣耀与责难之后倒台了。达到倒阁目的的重臣们随即推出小矶国昭与米内光政联合组阁，最后由小矶出任首相。天皇裕仁特意给小矶和米内下达了圣谕：

望卿等协力组织内阁，尤其要达成大东亚战争的目的，并需努力避免刺激苏联。

然而，小矶国昭并不比东条英机高明半分。失道寡助的日本在军国主义分子们的带领下，在既定的轨道上，继续向灭亡的深渊滑去。

缅甸受创

缅甸战场自1942年5月日军将英、中军队赶出缅甸直到1943年年底，没有什么大的作战行动。1943年8月，美、英协议成立独立的东南亚司令部，由英国的路易斯·蒙巴顿海军上将任司令，美国的史迪威任副司令。史迪威主要负责中国驻印军的事宜，并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1943年年底，盟军在印缅战区的作战部队是：英国第14集团军，下辖第4、第15和第33军，分别部署在印度东部的英帕尔、科希马地区和南部的若开地区；中国驻印军，司令为史迪威，下辖新编第1军和第6军，共5个师，驻印度北部利多地区。此外，在云南怒江东岸和日军对峙的有中国国民政府第11集团军和第20集团军，下辖4个军。

1944年2月，日军驻缅兵力也由5个师团增加到8个师团。新任缅甸方面军司令官为河边正三中将，辖3个军1个旅团：第33军（辖第18、56师团，军司令官为本多政材中将）负责守卫缅甸北部和东部，第28军（辖第2、54、55师团，军司令官为樱井省三中将）驻守仰光和若开地区，第15军（辖第15、第31、第33师团，军司令官为牟田口廉也中将）驻守以曼德勒为中心的伊洛瓦底江和亲敦江之间的地区，独立混成第24旅团驻守丹那沙林地区。

早在1942年春、夏之季，日军大本营正陶醉在初期作战取得的出乎意料的成功之中，便制定了一个向印度东部阿萨姆邦进军的计划，企图攻占英帕尔、科希马、迪马普尔等要地，以清除英军未来反攻的基地，切断美国经印度向中国运输战略物资的路线（这条路线即著名的“驼峰”航线，它西起阿萨姆邦的汀江机场，向北进入西藏，然后折向东方，穿越怒山山脉、横断山脉及大小凉山，到达昆明）。然而，该计划由于日军接连在中途岛、瓜达尔

卡纳尔岛遭到巨大打击而被搁置起来。

1943年3月，驻缅日军组织系统大调整，新设立了缅甸方面军，第18师团长牟田口廉也被提升为第15军司令官后，开始积极支持进攻印度东部的计划。素有“小东条”之称的牟田口认为，他的第15军防御面积过于宽广，时刻得准备对付来自云南、利多和英帕尔三方面盟军的反攻。如果仅仅采用防御战术，是无法在未来的战斗中取胜的。必须先发制人，将对手的反攻根据地予以占领，以进攻战术来达到保卫缅甸的目的。

另外，自2月中旬起英军著名的游击部队“温盖特旅”潜入缅甸北部，在第15军的防地活动两个多月，最后在日军重兵围剿时竟轻松地返回印度。这件事正好印证了牟田口的观点。而且，在追击“温盖特旅”时，牟田发现在缅印边境地带作战并不像以前预想的那样困难。只要有充足的时间予以准备，是能解决道路的恶劣、补给的困难和地形的艰险等影响作战成败的一系列关键问题的。

8月，印度境内出现了有利于日本的政治态势。印度国大党在孟买召开大会，通过了《要求英国撤出印度的决议》，全面展开了不合作运动。日本巧妙地利用了印度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鼓励一些傀儡人物高唱“印度独立”的口号，给英国殖民当局制造麻烦。英国人对昔日殖民历史不作任何反思，当即宣布国大党为非法，逮捕了国大党全部领袖和积极分子4万多人，使矛盾愈益激化，印度陷入了一片混乱局面。

牟田口的计划得到南方军总司令部的支持。7月，寺内总司令官派遣稻田副参谋长赴大本营，陈述英帕尔战役的必要性，得到了对开始进行“乌”号作战准备的批准。

8月末，在眉苗的第15军司令部，召开了各师团长参加的秘密会议，制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第33师团将从南面向北面印度境内的英帕尔发动进攻，而东面的日军则向西越过亲敦江之后，第15师团直扑英帕尔，第31师团向其北面的科希马进攻。牟田口之所以要占领科希马，就是希望第31师团继续西进，进攻阿萨姆平原的门户——迪马普尔。牟田口并不满足于仅仅占领英帕尔，但为了不在表面上与大本营批准的“乌”号作战方案相违背，他在第15军的计划中只是说，占领英帕尔后应确保控制其西边的山脉，为以后的作战作准备，从而暗示了最终目标是占领整个阿萨姆邦并与盟军决战。

1944年1月7日，日军大本营以“大陆指第1776号”发出如下指示：“南方军总司令官为了防卫缅甸，得在适当时机，击溃敌军的防御，占据英帕尔附近印度东北部地区。”

接到命令后的牟田口中将考虑到每年5—10月为缅甸季，便决定在2月11日纪元节——传说中的神武天皇即位进攻。可是，预定用于进攻的第15师团于1943年11月到有关命令后，只能依靠徒步行军前往1700公里以外的亲敦江畔。牟田口无奈之中只得一再推迟进攻日期，不过，他认为仅用一个月就可以完成“乌”号作战，因而不顾师团长们的反对，仍然信心十足地进行备战工作。

第33师团长柳田中将是情报官出身，遇事讲求合理性，对英帕尔作战信心不足。牟田口认为他缺乏战斗意志，对其不予信任。第15师团长山内中将是美国军事院校的毕业生，具有绅士派头，却因他的师团姗姗来迟而被出身下层社会的牟田口斥为胆小鬼。第31师团长佐藤中将任少佐时属于“统制派”，与当时属于“皇道派”的牟田口中佐曾是死对头。这三位师团长都对

牟田口轻视部队补给极为不满，因而对英帕尔作战能否取得成功深表怀疑。

况且，盟军已于 1944 年年初开始对缅甸发起反攻。在缅甸北部，史迪威率领中国驻印军的新 22 师和新 38 师已经沿胡康河谷南下，连克新背洋、达罗、孟关，重创日军第 18 师团。

3 月 5 日，由温盖特准将指挥的第 3 英印师的两个旅突然开始在第 18 师团的后方、伊洛瓦底江东岸杰沙附近空降着陆。该师精于游击战术，在前一年曾使日军大吃苦头。日军第 5 飞行师团根据空中侦察结果立即向第 15 军建议停止“乌”号作战，转而对付这支空降部队和中国驻印军。但是，倔强的牟田口在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的支持下仍然坚持实行“乌”号作战，只是从第 18、第 15 和第 56 师团各抽出一个大队，令其前去扫荡英印空降部队。

3 月 8 日，第 33 师团开始向北攻击；15 日，第 15、第 31 师团携带几千匹马匹、活牛、活羊、大象，横渡宽达 1000 米的亲敦江，向西边的国境线冲去。由日本傀儡钱德拉·鲍斯领导的 7000 名印度国民军也参加了日军的进攻。牟田口狂妄地宣称：“陆军现在已达到天下无敌的地步，太阳旗宣告我们在印度肯定胜利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在进攻开始后的三个星期里，日军进展得十分顺利。南路的第 33 师团分成三个突击队，最右边的山本支队于 3 月 31 日进到缅印边境芒累，左边的两个突击队成功地包围了撤退中的第 17 英印师。当时，拥有 1000 多辆汽车的第 17 英印师正以纵队之形行进在通赞南北一带悬崖峭壁上的羊肠小道和曼尼普尔河的深山峡谷之间。其间，作间大佐的第 214 联队曾经插进第 17 师后撤路上的一个要害地点吐特姆，但错以为英印军已经通过此地北撤，便放弃了吐特姆。及至发觉错误，为时已晚。负责在通赞西北处的辛格截住英印军退路的第 215 联队，在笹原大佐的率领下，自 3 月 13 日起与第 17 英印师和南下增援的第 23 英印师第 37 旅展开了将近 10 天的激战。为了表达必胜决心，笹原向柳田师团长发报声称，“销毁了密码本，处理好了军旗，以不惜玉碎的决心为完成任务而迈进”。柳田错误地认为第 215 联队即将全军覆没，便于 23 日命令该联队撤退，致使已成囊中之物的第 17 英印师带着数百门由汽车牵引的大炮，匆匆逃回英帕尔。据事后调查，第 215 联队当时仅损失了 15% 的兵力。

25 日，对补给问题始终忧心忡忡的柳田面见牟田口军司令官，声称三周的时间不可能占领英帕尔，建议停止作战。牟田口正陶醉于占领通赞后的狂喜之中，怎肯就此罢休，当即下令继续追击，并且撇开柳田，通过第 33 师团参谋长田中进行督战。东面第 15 师团的本多挺进队于 3 月 21 日占领乌克兰尔，28 日又占领了密宣，从而切断了英帕尔与科希马之间的两条通道。在第 15 师团北面的第 31 师团，以 3000 名官兵组成宫崎支队，冲破英军空降部队的阻击，于 4 月 6 日冲进了科希马。这样，第 33 师团从南面、第 15 师团和第 31 师团从北面形成了对英帕尔的包围。然而，第 31 师团并没有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分兵西进，去占领 50 公里外的迪马普尔。该地是阿萨姆铁路的军用物资中转站，当时只有一个连在防守。英军统帅蒙巴顿勋爵接到第 14 集团军司令斯利姆中校的求援报告后，立即从第 5 和第 7 英印师中抽调部队前去增援，终于及时在迪马普尔和科希马之间布好了防线。仅仅带了 20 天口粮的日军到 4 月中旬已经感受到补给缺乏的可怕，第 31 师团未能占领迪马普尔又使日军错过了从英印军那里获得粮食弹药的机会。开战以来，第 15、第

31 师团未得到一驮军需品的补充，山炮的弹药几乎用尽。由于连日激战，官兵们的伤亡和疲劳与日俱增，战斗力迅速下降。北线这两个师团的官兵们仅以当地土著在向阳山坡上种植的陆稻勉强充饥。到 4 月末，各师团的战斗力已减到 40% 左右。

反观英印军，虽然被包围在英帕尔和科希马地区，但却在掌握制空权的前提下得到大量的援兵和物资，从不为缺少弹药、粮食而发愁，前线官兵们有时还能得到甜酒和换洗的衬衣。

5 月初，科希马地区的攻守已经易势。第 2 英国师在第 5 和第 7 英印师部分兵力的支援下，将日军第 31 师团赶到科希马城外一条长达 6 公里的山脊上。第 31 师团与南面的第 15 师团的联系也被切断，各部队陷入孤立状态。

牟田口见北线日军已不可能取得更多的战果，便决定将进攻重点放在从南路进攻英帕尔方面。5 月初，第 33 师团长柳田被撤换，由田中信男少将接替。牟田口从已划归军部直辖的山本支队调出坦克和重炮联队，又从新调来的第 53 师团调来两个步兵大队，5 月 13 日，在英帕尔西南约 20 公里处的比辛普尔山地西侧一带，发起总攻击。40 天的殊死战斗却未能使日军向英帕尔前进一步。联队长、大队长纷纷阵亡，坦克联队也被英印军炮火消灭，第 33 师团的战斗力下降到 30% 以下。孤注一掷的总攻击以失败收场。

5 月末，印缅国境一带进入雨季，出现了河水泛滥、道路崩坍的征兆。31 日，第 31 师团的佐藤中将实在抵抗不住英印军的攻击，开始放弃科希马，向“能够得到补给的地点”撤去，只留下宫崎支队固守科希马和英帕尔之间的西边通道。牟田口虽然在事后追认了该师团的撤退，但要求佐藤率部前往第 15 师团的南翼，加入进攻英帕尔的战线。然而，佐藤得知在乌克兰也无法得到补给后，就率领全师团向东面的亲敦江撤去，在日本陆军史上开了“抗命撤退”的先例。

6 月 5 日，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与牟田口在第 15 军司令部会面。牟田口虽然心里清楚已无法挽回败局，但仍旧打肿脸充胖子，表示要将“乌”号作战进行下去。河边知道败局已定，但也不愿意率先提出撤退。于是，日军前线官兵们不得不继续与占有绝对优势的英印军交战。

6 月上旬，佐藤师团长被罢免，不久就被押回东京接受军法审判，以精神异常者的身分被编入预备役；6 月下旬，第 15 师团长山内中将被解职，两个月后因患肺结核死去。至此，参与进攻英帕尔的三个师团长全都被撤换，“这种不祥事件，在具有光荣传统的日本陆军史上向无此例”。

6 月 20 日，第 2 英国师仅用半天时间就击溃了宫崎支队的抵抗。在密宣附近的第 15 师团松村联队没有想到宫崎支队溃败得如此之快，在英军的背后攻击下也溃不成军。24 日，第 2 英国师和第 5 英印师在密宣会师，从而打开了科希马和英帕尔的西边通道。随后，英印军又兵分两路，向东边通道上的要地乌克兰挺进。

第二天，无计可施的牟田口不得不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承认失败，向河边发出了请求停止“乌”号作战的电报。东条英机获悉英帕尔作战失败后，数日愁眉不展。

7 月中旬，第 15 军的“退却作战”开始后立即就演变成一场大溃败。各师团的伤病员都在 2000 人以上，即使用全部兵力也无法抬着护送，况且那些非伤病员也大都患有痢疾、疟疾和脚气等病。大部分行动困难的士兵只得选择了自杀的办法。徒步行走的伤病员中，在沿途密林中力尽而倒下的，被浊

流吞没下落不明的不计其数，“真是鬼哭啾啾，凄惨万状”。时值雨季高峰，旱季里干涸的河道此时也是洪水奔流。日军的渡河器材、设备寥寥无几，于事无补。在英印军的一路追击之下，日军丢盔卸甲，狼狈逃窜，其悲惨状甚至超过自瓜岛亨德森机场败退下来的同伴。

渡过亲敦江后，牟田口清点残兵败将。在参战的10万人中，死亡3万余人，2万名伤病员逃往缅甸内地农村，剩下的5万人里还有一半以上的病号。武器装备损失殆尽，第15军的军纪和士气陷入了最坏的状况。东京大本营撤掉了牟田口的职务，将其编入预备役，最后让他担任预科士官学校校长的闲职。

日军在缅甸战场上受到的打击并不仅仅在英帕尔一地。在缅甸北部，日军第18师团退守孟拱河谷后，得到了从后方医院返回的2000多名补充兵员，再加上由第56师团和第2师团增援来的四个大队，方才收住了后撤的脚步。

在孟拱河谷里，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南高江，加迈和孟拱两大重镇隔江对峙，攻守相望，互为犄角。第18师团长田中新一在这一带布下重兵，而且还储存了不计其数的军需物资。

史迪威将军的目光并没有仅仅盯在加迈和孟拱上。他充分发挥了他的战术想象力，于4月21日作出了一项最大胆的部署。他命令廖耀湘率领新22师向加迈方向攻击前进，孙立人率领新38师沿加迈左侧向孟拱迂回。另以模仿“温盖特旅”成立的美军“抢劫者”部队的三个营和刚刚开赴前线的新30师第88团、第50师第150团，绕道北侧的崇山峻岭，直插孟拱东面60公里处的密支那。这一部署将彻底打烂日军的防御体系，把日军防线撕成碎片，令其首尾不能相顾。

果然，事态的发展正如史迪威预料的那样。5月17日清晨，美军出动大批飞机对密支那进行了长时间的密集轰炸。上午10点，中美联合突击队向密支那以西约1公里的飞机场发动猛攻。机场守军猝不及防，很快就被消灭。下午，大批满载着武器、弹药、给养和增援部队的运输机及滑翔机，在机场上降落。中美联军随即向密支那发起进攻。

密支那的初步胜利，切断了孟拱、加迈日军的后勤补给线，大大鼓舞了中国军队的战斗热情。6月中旬，日军第18师团不得不放弃加迈。田中师团长率3000余名残兵，在第53师团的接应下，向南仓皇逃窜。25日，孟拱被新36师占领，日军损失1600余人。

鉴于第18师团基本上已被打垮的事实，河边方面军司令官决定放弃缅甸北部。第33军司令官本多中将根据河边的命令，派第53师团占领莫宁东西一线，第18师团撤到英多以北地区。

河边的决定使在密支那防守的以水上源藏少将为首的5000多名日军成为一支孤军。位于伊洛瓦底江与仰光铁路终点交叉处的密支那，是缅甸北部中印空陆联运的要冲。由此南下八莫，南坎，可与滇缅公路相接，因而也是中印陆路交通的要冲。此地一旦失守，八莫就难以保住，第33军驻扎在中国云南境内的第56师团的后路也将被切断。

7月12日，在约40架B—29轰炸机和庞大的战斗机群的支援下，中美联军对密支那发起了总攻击。日本守军既无增援又断补给，很快就丢失了外围阵地，退入市区，展开了街巷争夺战。8月1日夜，水上少将令丸山大佐率领800名官兵向伊洛瓦底江东岸撤退，伤病员则登上竹筏，顺江南下，前往八莫。安排完一切事务后，灰心绝望的水上少将以自杀向天皇谢罪。

8月3日下午，响彻密支那市区近三个月的枪炮声终于平息下来。在孟拱—密支那战役中，日军死伤2.5万人，中美联军亦伤亡近2万。9月2日，中印公路正式修通密支那。密支那的通车使“驼峰”航线的航程缩短了一半左右，运往中国内地的援华物资成倍地上升，中国持久抗战的能力得到极大的加强。

就在史迪威率部攻打加迈、孟拱的同时，也就是牟田口的第33军在英帕尔阵地前碰得头破血流的同时，在缅甸东边中国云南境内，一场大规模的战役拉开了序幕。

5月11日凌晨1点，在长达200公里的怒江大峡谷的东岸，2500名中国工兵将事先准备好的渡江工具——橡皮舟、冲锋艇、汽油桶和竹筏子拖入吼声如雷的江水中。在100多名经验丰富的美军军官的帮助下，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的5万名官兵陆续在七个渡河点开始强渡怒江天险。

第56师团长松山佑三中将面对人数占优势的中国远征军的进攻并不慌张，因为他的情报机关已经破译了中国军队的密码。他有针对性地将师团主力调配到左翼的腾冲一带，扼守高黎贡山脉顶峰，挡住了霍揆彰的第20集团军两个军的进攻。开战头一周，中国军队伤亡近万人。

远征军代总司令卫立煌上将很快获悉了日军调动兵力的情况，当即修改作战方案，第20集团军继续摆出攻击姿态迷惑日军，第11集团军的三个军则向日军的右翼秘密运动。6月1日，宋希濂的第11集团军约7万人在被炸毁的惠通桥下游地区横渡怒江，向龙陵境内的松山发起进攻。

松山为龙陵县内第一高峰，海拔2690米，扼滇缅公路要冲，易守难攻，地势极为险要。驻守松山的是第56师团下属腊勐守备队，配备有115毫米榴弹炮、反坦克速射炮、高射机枪、坦克等，兵员共计1620名。日军利用险要的地势和精心构筑的牢固工事，打退了远征军的多次进攻。

宋希濂见松山不能很快拿下，就率领第11集团军主力绕过松山，直捣龙陵县城。松山师团长发觉右翼防线情况危急，便留下第148联队固守腾冲，将师团主力南调，在龙陵一带与中国军队形成拉锯战。

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为了对付中国远征军的进攻，制定了“断”作战计划：决定让牟田口的第15军撤离英帕尔战线，第18师团撤往英多，将第2师团和第48师团的部分兵力派给第33军，集中力量在云南方面采取攻势。本多军司令官得到援军后，便决定将主力集结在芒市周围，企图消灭龙陵周围的中国远征军，解开松山和腾冲之围，然后掉头北上去对付中国驻印军。

本多的如意算盘打得虽然很妙，但他的“断”作战开始仅一个星期，松山、腾冲的日军就被中国军队消灭。中国远征军左右两翼连成一片，合力向进犯到龙陵的日军猛攻。本多的部队抵挡不住，开始节节败退。在密支那的中美联军也开始了对八莫的正式围攻。

1944年的最后一个月份，本多政材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不得不派兵前去营救八莫守军，然后率领残兵败将退守缅甸内地。

1945年1月20日，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冉冉升起在中缅边境重镇畹町的上空，从而宣告了日军永远被逐出滇西。一个星期后，卫立煌率领的中国远征军和郑洞国率领的中国驻印军在缅甸境内的一个小镇芒友胜利会师，中印公路正式开通。

缅甸日军历经一年的战斗，在东、北、西三个方向上都遭到沉重的打击，

损兵折将 10 万人以上，再也无法恢复元气，只得龟缩在曼德勒、仰光一线，等待着末日的来临。

第 45 章 莱特决战

“捷一号作战”

小矶国昭内阁成立后，重新研究了战局和以后的作战方针。日军大本营认为，鉴于马里亚纳群岛的失守，帝国在太平洋中部的绝对国防圈的一角被突破了，而且海军在马里亚纳海战中损失过大，日军所处的形势大为恶化。他们判断，美军将从 1944 年下半年开始，不停顿地向自日本本土至南洋各战略要地的绝对国防圈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并企图尽快在日本本土登陆。美军的作战重点将是加强对日本本土的轰炸和切断日本与南方资源地区的海上运输线。针对上述判断，日军大本营决定，下一阶段作战要以确保日本本土和南方资源地区为中心，在本土、南方诸岛、台湾和菲律宾地区，随时集结陆海空的军事力量，与来犯的美军实行决战，扭转战局。日军急于进行决战的另一个原因是日本帝国的国力自 1944 年年初开始就渐趋低落，下半年情况更趋明显。飞机、钢材、铝、燃料、船舶的生产均有大幅度的下降，一般工厂的缺勤率为 20%，有的将近 50%。因此，对于 1944 年年底以前的决战，军方自认“还可以勉强应付”。一旦到了 1945 年，就根本没有能力发动有力的攻势，只得坐以待毙了。

7 月下旬，大本营制定了“捷号作战”的决战计划。其中，菲律宾地区的决战为“捷一号作战”，日本本土—台湾—南方诸岛之间的决战为“捷二号作战”，本土方面（北海道除外）的决战为“捷三号作战”，东北方面（千岛、库页岛和北海道）的决战为“捷四号作战”。“捷一号作战”的措施是，在菲律宾群岛方向成立第 14 方面军，由黑田重德中将任司令官，下辖第 35 军（由 4 个师团、2 个旅团组成）以及 5 个师团、1 个旅团，约 23 万人。

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元帅接到大本营下达的作战命令后，即研究制定具体作战计划。寺内和他的参谋们认为美军随时可能在菲律宾登陆，最有可能的登陆地点是在菲律宾南部，因此准备集中兵力于南部抗击美军。然而，东京的参谋本部则认为，菲律宾任何一个岛屿都适合登陆作战，不可能准确预言美军会从何地发起进攻，与其把军队分散到南部各岛，不如集中兵力于交通便利的吕宋岛。寺内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很快就制定出菲律宾决战的“捷一号作战计划”。

“捷一号作战计划”的主旨是：决战以海军及航空作战为主，地面决战限于吕宋岛。详细内容是：当美军航空母舰舰队靠近登陆地点、试图取得制空权的时候，日军航空部队将不再像过去那样把主力消耗在迎击航空母舰的战斗中，而是保存兵力，对美军登陆部队和运输船队进行全力攻击。地面兵力的重点放在吕宋地区。在菲律宾中南部的作战中，以现有兵力协助空、海军作战，粉碎美军推进空、海基地的企图。

负责守卫菲律宾的第 14 方面军司令官黑田重德中将估计美军在莱特岛和棉兰老岛登陆的可能性最大。他虽然觉得“捷一号作战计划”集中主力于吕宋岛的设想不太妥当，但还是按照南方军总部的命令进行了部署。黑田指令第 35 军司令官铃木宗作中将立即制定出菲律宾中南部的防御计划。

铃木中将对见解与黑田相同。考虑到黑田不可能增派主力部队，铃木只得根据手头现有的兵力来制定计划。在美军来攻时，第 35 军必须确保的航空基地有棉兰老岛的达沃和德尔蒙特、莱特岛的塔克洛班、内格罗斯岛的巴哥洛等。根据上述情况，铃木制定了以“确保达沃附近及莱特的航空基地，策

应空、海作战，歼灭敌军”为方针的作战计划。具体如下：以第 100 师团坚守达沃方面；以第 16 师团坚守莱特湾方面；以第 30 师团主力及第 102 师团的一部，作为机动兵力，随时用在重点方面，趁美军登陆时将其歼灭。

正当日本人调兵遣将、准备与美国人决战的时候，美国人内部却在为马里亚纳战役之后的战略方针争论不休。7 月 26 日，罗斯福总统亲临珍珠港，聆听尼米兹海军上将和麦克阿瑟陆军上将对于下一阶段作战行动的看法。

尼米兹和麦克阿瑟都同意首先攻取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麦克阿瑟 1942 年就是从那里逃到澳大利亚去的。分歧在于攻占棉兰老岛后的作战目标是什么。尼米兹认为，应绕过菲律宾的其他岛屿，向台湾发起攻击。占领台湾有利于拦阻东印度群岛地区的石油、锡、橡胶和其他重要物资运往日本，也有利于美军日后与中国军队合作在大陆修建一些空军基地，支援进攻日本本土的作战。麦克阿瑟则声称，台湾是日本人统治了 50 年的殖民地，居民对美国怀有敌意，而菲律宾人则忠于美国。如果在北面打台湾，南面打棉兰老岛，菲律宾就会得不到外界供应，日本人就会让菲律宾人和美国战俘活活饿死，罗斯福总统本人在第三次竞选总统的前夕将会因此受到舆论的谴责。而攻打莱特岛和民都洛岛并在吕宋岛登陆后，同样可以加强海空军对日本资源交通线的封锁。

麦克阿瑟不仅从军事上而且从政治上阐述了进攻菲律宾群岛的必要性，从而说服了急于谋求第三次竞选总统的罗斯福。9 月 8 日，以马歇尔为首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拟定了下一阶段的作战时间表，准备提交有美、英首脑出席的魁北克会议最后通过。这份时间表的内容是这样的：

9 月 15 日，西南太平洋部队攻占新几内亚和棉兰老岛南部之间的莫罗泰岛；中太平洋部队攻占贝劳群岛的佩利留岛和恩古卢岛。

10 月 5 日，中太平洋部队攻占雅普群岛和乌利西岛。

10 月 15 日，西南太平洋部队攻占莫罗泰岛和棉兰老岛南部之间的塔劳群岛。

11 月 15 日，西南太平洋部队在棉兰老岛南部登陆。

12 月 20 日，西南太平洋部队在莱特岛登陆。

1945 年 2 月 20 日，西南太平洋部队和中太平洋部队在吕宋岛联合登陆。

9 月上旬，由哈尔西率领的第 3 舰队来到菲律宾附近海域，开始对莫罗泰、贝劳群岛和菲律宾中部岛屿进行空中攻击，争夺制空权。由于日军机场的防空设施不够完善，许多飞机在地面上就被击毁，在“捷一号作战计划”中用来对付美军登陆部队和运输船队的空中打击力量损失惨重。目光敏锐的哈尔西觉察到日军防御力量的薄弱，立即向尼米兹发出电报，建议取消夺取雅普群岛、贝劳群岛、塔劳群岛、棉兰老岛的计划，尽快集中陆海军部队进攻莱特岛。

尼米兹同意不占领雅普群岛，但坚持要进攻贝劳群岛。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加拿大魁北克就此问题征求了麦克阿瑟的意见，麦克阿瑟表示同意尼米兹的看法。于是，马歇尔决定取消雅普群岛、塔劳群岛和棉兰老岛的登陆作战计划，命令尼米兹和麦克阿瑟组成联合部队，提前两个月，于 10 月 20 日实施莱特岛登陆作战。

9 月 15 日，麦克阿瑟在第 7 舰队司令金凯德的旗舰“纳什维尔”号上观看他的 2.8 万名士兵登上莫罗泰岛。由于航空兵及海军部队事先对该岛进行了猛烈的火力夹攻，使岛上 500 名日军仓皇逃进山里。美军工兵部队在岛上

及时修建了两个轰炸机机场和一条战斗机跑道，为掩护进攻莱特岛的左翼部队作好了准备。

在贝劳群岛的恩古卢岛，陆军第 81 师的两个团用三天时间里控制了岛上大部分地区，开通了两条 6000 英尺长的飞机跑道。

自 9 月 15 日开始的佩利留岛登陆战打得很激烈。1 万名日军守备队员隐藏在纵横交错的岩洞中进行反抗。美陆战第 1 师使用火箭筒、炸药包、远程火焰喷射器等，苦战一个多月，才基本上消除了岛上的日军。美军此役伤亡 1 万人，其中死亡 2000 人。

与此同时，美军兵不血刃轻取了乌利西岛，为太平洋舰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锚地和补给基地。

面对美军在菲律宾附近海域的频繁打击，日军大本营判断在菲律宾正面发生决战的可能性最大，随即决定把作为决战兵团留在上海的第 1 师团编入第 14 方面军的战斗序列，派赴菲律宾方面。10 月 5 日，在中国东北担任第 1 方面军司令官的山下奉文调任主持“捷一号作战”的第 14 方面军司令官。这位素有“马来之虎”之称的名将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曾征服了马来亚和新加坡，具有高超的丛林战指挥水平。山下一到达马尼拉，就召集下属，表示要以顽强的意志作出万无遗憾的努力。

在莱特湾战役打响之前，第 3 舰队司令哈尔西命令第 38 特混舰队向北行驶 1000 海里，开到日本人认为是自己本上的一部分的冲绳。10 月 10 日，美机出动 1396 架次，消灭了 100 架日机和大量船舶。第二天，美军挥戈向南，对吕宋岛北部的阿帕里地区的日军航空基地展开攻击。从 12 日起，哈尔西连续三天向台湾发动了攻击，袭击运输船只、机场和岛上设施。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丰田副武大将此时正在台北，决定对美军特混舰队发动航空决战。他调集了能找到的全部飞机，向出没于台湾以东海面上的美国航空母舰部队扑去。13 日黄昏，专门为夜战设计的 30 多架轰炸机贴着海面飞到了第 38 特混舰队的上空。“富兰克林”号航空母舰左舷中弹起火，但火势很快被扑灭。“堪培拉”号重巡洋舰遭到鱼雷攻击，舰身穿了一个大洞，海水大量涌入，该舰失去行动能力。

在旗舰“新泽西”号上的哈尔西不忍放弃“堪培拉”号，他决定派一条军舰，以每小时 4 海里的速度，将其拖回 1300 海里外的乌利西珊瑚岛去。为了引开日本人的注意力，美舰载飞机于第二天袭击了台湾岛上的日军机场，从中国大陆起飞的 109 架陆军 B—29 轰炸机也轰炸了高雄地区。

在丰田副武看来，美国舰队的撤退完全是日军飞机打击所致，他因此命令剩下的全部轰炸机去追击美军的“残部”。10 月 15 日，由 107 架日机组成的机群追上了南撤的美国舰队。轻巡洋舰“休斯敦”号被一枚鱼雷击中，舱内进水，但排险作业队堵住了缺口。该舰和“堪培拉”号一样，被拖了回去。

在台湾以东海面上展开的这场四天航空决战中，丰田损失飞机 600 余架、舰船 26 艘，哈尔西只损失飞机 89 架，2 艘巡洋舰受伤。然而，日军大本营海军部发表的航空作战成果却是击沉美航空母舰 11 艘、战列舰 2 艘、巡洋舰或驱逐舰 1 艘，击伤航空母舰 8 艘、战列舰 2 艘、巡洋舰或驱逐舰 1 艘、舰种不详的 13 艘。消息传开后，日本国内从上到下深信不疑。裕仁天皇颁发敕语嘉奖了联合舰队。在东京、大阪召开的国民大会上，小矶首相振臂高呼：“胜利就在眼前。”天皇甚至传谕放假一天以庆祝胜利。

纸终究难以包住火。虽然对美方的损失一时调查不清楚，但日本人对自己的损失还是心中有数。经过台湾海面航空作战，驻扎在菲律宾的陆军航空兵还剩下 200 架飞机，而海军航空兵则只剩 35 架飞机。用这点兵力根本无法阻止即将到来的美军对莱特的大举进攻。可以说，“捷一号作战计划”中规定的航空决战注定将以日方的失败而告结束。

美军登陆莱特

1944 年 10 月 16 日，麦克阿瑟登上“纳什维尔”号重巡洋舰，向莱特岛进发。跟随他的是由沃尔特·克鲁格中将率领的第 6 集团军 20 万官兵；负责运输和掩护任务的是托马斯·金凯德中将指挥的第 7 舰队的 700 余艘舰船；威廉·哈尔西中将的第 3 舰队负责牵制和消灭日本联合舰队，并以舰载航空兵配合夺取莱特岛上空和附近空域的制空权；乔治·肯尼中将指挥的战区空军担负夺取与保持制空权、攻击和摧毁日军航空兵和海军的任务。同行者还有菲律宾总统奥斯梅纳。

为了保障登陆部队的侧翼安全并为舰队导航，美军第 6 突击营于 17 日先后占领了莱特湾口的苏禄安岛、霍蒙宏岛和迪纳加岛。随后，美军的扫雷与水文测量大队和水上爆破队在火力支援舰大队的掩护下，进入莱特湾，执行扫雷和轰炸登陆场的任务。

设在苏禄安岛上的日军观察哨将美军的动向向指挥部作了报告。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丰田副武敏感地意识到美军已经按预定计划开始进攻菲律宾，只是对登陆地点还不太肯定。18 日，莱特湾有风速达到每秒 30 米的暴风雨。防守莱特的第 16 师团观察到多艘美舰驶进莱特湾，但却判断是为了躲避暴风雨。直到莱特岛上的塔克洛班、普劳恩、圣帕布洛等重要机场遭到美机几乎连续的波状攻击后，牧野四郎师团长才判断美军肯定要在莱特登陆。情报逐级上奏后，日军大本营认定在指挥作战全局上需要发动“捷一号作战”。军令部总长及川古志郎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入宫上奏，在获得天皇的同意后，于 18 日傍晚下达实施“捷一号作战”的命令。裕仁天皇同时谕示陆海军两总长：因系决定皇国兴废的重大战争，望陆海军真正形成一体，向歼灭敌军目标迈进！

第 14 方面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大将 19 日对第 35 军司令官铃木宗作中将发出命令：“举全军兵力，力求歼灭在莱特登陆之敌。”

就在菲律宾日军按照以前“捷一号作战计划”的规定、准备集中主力在吕宋岛与美军进行陆海空总决战的时候，大本营陆军部却提出把地面决战改在莱特岛进行，理由是：美军航空母舰舰队在台湾海面航空战中受到严重打击，日军地面部队向莱特岛调动的可能性增大了。如果不在莱特进行决战，任凭美军占领菲律宾中南部，那么在将来的吕宋岛决战中，日军地面部队将面临从临近岛屿起飞的美军飞机的强大打击，决战结果不容乐观。基于以上理由，大本营决定就在莱特岛与美军实行总决战。

山下奉文在接到命令后提出了异议。他认为，事先没有决战莱特的精神准备，相应的作战计划也没有制定，仅靠增援兵力是无法取胜的。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元帅对山下的解释不予理会，声称歼灭骄敌的良机已到，决定向莱特增派第 1、第 26 师团

及第 68 旅团等，企图以优势兵力歼灭登陆美军。山下无奈，只得将决战意旨下达给铃木军司令官。

20 日天刚放亮，聚集在莱特湾内的美军战列舰开始炮击北起塔克洛班、

南至杜拉格的登陆地段。随后，巡洋舰、驱逐舰和炮舰驶近莱特岛，在近距离实施更猛烈的炮击，整个海岸线成了一片火海。

9点45分，上千艘登陆艇拥向海岸滩头，太平洋战争中规模最大的登陆战打响了。美军兵分两路，北路突击部队第10军下辖第1骑兵师和第24步兵师，目标是夺取帕罗和塔克洛班及其飞机场；南路突击部队第24军由第7、第96步兵师组成，主要目标是占领杜拉格机场。当天战斗结束时，北路美军建立了总面积为20平方公里的登陆场，南路美军的登陆场仅有11平方公里。

下午1点多钟，麦克阿瑟身穿一套崭新的咋叽布军装，嘴里叼着一杆玉米轴烟斗，戴着一副墨镜，乘坐一条驳船向岸边驶去。驳船上除了各级军官和新闻记者之外，还有菲律宾总统奥斯梅纳和罗慕洛将军。在距岸边几十米的地方，驳船放下了舷梯，麦克阿瑟将军一行涉水上岸。

天空开始下起了小雨。美军的舰炮仍在向内陆的日军射击，美军的飞机在空中轰鸣而过，附近不时传来机枪的扫射声。通讯兵在滩头架起了一台无线电发射机，并把它与“纳什维尔”号上的大功率主发射机相连，准备向全世界转播美军登陆莱特的实况。下午2点钟，麦克阿瑟将军拿起麦克风，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

这里是“自由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麦克阿瑟将军。菲律宾人民，我回来了！托万能之主的福，我们的军队又站在菲律宾这块洒着我们两国人民鲜血的土地上了。我们为摧毁统治你们的残余敌人，为恢复不屈不挠的力量基础——你们民族的自由，回来了！

向我靠拢，让巴丹和科雷吉多尔不屈不挠的精神发扬光大。当战线向前推进到你们所在的地区时，你们要挺身而出战斗，利用每一个有利的机会打击敌人。为了你们的家园和家庭，战斗！为了你们的后代子孙，战斗！为了你们神圣的死难者，战斗！不要害怕，让每一只手臂都坚强如钢，神圣的上帝为我们指路，跟着他，去争取正义的胜利！

在随后的两天里，麦克阿瑟的四个师在没有遇到激烈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杜拉格飞机场，解放了塔克洛班地区。23日，麦克阿瑟率领高级军官们来到塔克洛班省议会大楼，正式宣布成立以奥斯梅纳总统为首的菲律宾文官政府。美国国旗和菲律宾国旗同时在旗竿上升起，预示着日本对这个岛国的统治即将结束。

舰队大决战

就在菲律宾文官政府成立的这一天，日本海军倾全力与美国海军在莱特湾开始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舰队大决战。日军若在这场战斗中取胜，将会使美军的进攻计划受到严重影响，莱特岛上的陆地决战的前景也将对美方不利。

丰田副武拿出了他的看家力量——机动部队本队、第1游击部队和第2游击部队。部署在濑户内海的机动部队本队由4艘航空母舰（“瑞鹤”号、“瑞凤”号、“千岁”号和“千代田”号）、2艘航空战列舰（“日向”号和“伊势”号）、3艘轻型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组成，指挥官为小泽治三郎中将。部署在新加坡林加港的第1游击部队司令长官是栗田腔男中将，该部队分为三个战队，其中有两个参加这场海战：第1战队由栗田亲自指挥，拥有5艘战列舰（包括世界上最大的2艘战列舰“大和”号和“武藏”号）、10艘重巡洋舰、2艘轻巡洋舰和15艘驱逐舰；第2战队的司令官是西村祥治中将，拥有2艘战列舰（“山城”号和“扶桑”号）、1艘重巡洋舰和4艘

驱逐舰。部署在琉球群岛的第2游击部队由2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组成，司令为志摩清英中将。

根据“捷一号作战计划”，第1游击部队为主攻部队，其第1、3战队将分别经由莱特岛北、南两面的圣贝纳迪诺海峡和苏里高海峡，分两路迂回莱特湾，夹击美军进攻部队。第2游击部队则南下与第3战队会合，共同冲击苏里高海峡。机动部队本队的任务是把哈尔西的航空母舰编队诱出莱特湾，使其向北远离战区而无法掩护美军登陆部队，为第1、第2游击部队闯入莱特湾创造有利条件。

10月20日，就在美军登陆莱特的同一天，栗田率领第1游击部队到达文莱。栗田根据联合舰队司令部发来的命令，决定南北两路舰队于25日黎明冲入莱特湾。22日清晨，第1游击部队驶出文莱。正午前不久，日本舰队在婆罗洲北海岸外的茫茫海面上分路前进。栗田率领第1战队取道北上，穿过险恶的巴拉望岛暗礁区，经锡布延海、圣贝纳迪诺海峡，从萨马岛东面南下，向莱特湾进发；西村率领第3战队向东驶向苏禄海，经苏里高海峡，北进莱特湾。

由于日本海军前不久更换了密码，参战舰队又实行了严格的无线电静默，因而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在战前没能掌握“捷一号作战计划”的详细内容。然而，23日零时16分，在巴拉望岛西面海域巡逻的美军潜艇“海鲫”号的雷达发现了北上的栗田舰队。艇长麦克林托克中校立即向第3舰队司令官哈尔西作了报告，随后和一同巡逻的“鲛鱼”号潜艇紧紧跟在日舰的后面。

清晨4点50分，美潜艇接近日舰，“海鲫”号上的全体人员都已进入战斗岗位。5点25分，麦克林托克从潜望镜中辨别出栗田舰队的旗舰——“爱宕”号重巡洋舰，便果断下令发射鱼雷。

6枚鱼雷向“爱宕”号猛扑过去，其中4枚击中侧舷。霎时间，栗田的这艘旗舰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开始下沉。栗田和他的部下只得跳入海中，游到赶来救援的驱逐舰那里。被救起的栗田把指挥部挪到“大和”号巨型战列舰上，指挥其他舰只向美潜艇展开反击。

此时，“鲛鱼”号击沉了“摩耶”号重巡洋舰，“海鲫”号又击伤了“高雄”号重巡洋舰，迫使其掉头返航。面对日军深水炸弹的猛烈攻击，美潜艇巧妙地逃离了战场。遗憾的是，“海鲫”号在一个海图上没有标明的水域搁浅，受到日本俯冲轰炸机的攻击，无法继续扩大战果。尽管如此，美国人还是赢得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第一个回合的战斗。他们以1艘潜艇的代价，摧毁了日本3艘重巡洋舰并暴露出日军的进攻主力。不过，由于日军的战列舰未受损伤，栗田仍然率领部队继续前进。

从北面南下的小泽舰队获悉栗田舰队遭到美潜艇攻击，赶紧一再发出明码信号，故意要引起哈尔西的注意，诱使其航空母舰北上。然而，美军侦察机被哈尔西派到海面去监视栗田舰队了，因此没有发现小泽主动提供的“诱饵”。

此时，在莱特湾及其附近海域，美国海军正严阵以待。金凯德的第7舰队的炮火支援编队辖有6艘战列舰和若干艘巡洋舰和驱逐舰，由杰西·奥尔登多夫少将指挥，守在苏里高海峡的东口。由18艘护航航空母舰及一些驱逐舰组成的三个“达菲”大队由托马斯·斯普拉格少将指挥，担任防潜、防空和支援登陆的任务。哈尔西的第3舰队的三个特混大队分别进至吕宋岛东部海域、圣贝纳迪诺海峡附近和莱特湾附近。

24日清晨，哈尔西向西、西北、西南三个方向派出侦察机。8点10分，第2特混大队向西飞去的侦察机发现栗田舰队正从民都洛岛南端向锡布延海挺进。哈尔西立即下令北面的第3大队和南面的第4大队向中间的第2大队靠拢，准备以全部航空兵力攻击栗田部队。半小时后，第4大队向西南方向飞去的侦察机在棉兰老岛以西的苏禄海又发现了西村舰队。该大队出动飞机予以攻击，击伤日军战列舰和驱逐舰各1艘。之后，该大队奉命向北靠拢，把防守苏里高海峡的任务完全交给金凯德的第7舰队。

8点37分，哈尔西通过舰艇间超高频无线电对讲机，向三个特混大队的司令官下令：“攻击！重复一遍：攻击！祝你们成功！”

攻击机群刚刚起飞，美军雷达上就发现有三个庞大的飞机群正从西南方向迅速接近。这是自吕宋岛起飞的日军180架飞机。哈尔西当即命令一部分飞机改变航向，截击日机，其余美机继续飞往锡布延海攻击栗田。

由于日军富有作战经验的飞行员在中途岛以来的历次作战中已经丧失殆尽，新飞行员因燃料缺乏大大影响了训练质量，战斗素质普遍很差。因此，空战一开始，美军就占了上风，日机仓皇逃窜，美军“泼妇”式战斗机紧追不舍，快到马尼拉时才返航。一直躲在浓浓的低云和雨幕中的美军航空母舰，为了接收战斗机，离开了雨云区。不料，日军第二攻击波的80架飞机又蜂拥而至。

轻型航空母舰“普林斯顿”号上空只有8架战斗机在掩护母舰回收飞机，见日机群扑来，便前往迎击，竟一口气击落28架日机。但是，有一架日军俯冲轰炸机突然从云层间冲出来，准确地将两颗550磅的炸弹投在“普林斯顿”号的甲板上。炸弹穿透飞行甲板后爆炸，将甲板上的飞机炸得七零八落，并引起熊熊大火。

10点2分，“普林斯顿”号上的鱼雷舱被烈焰引燃，发出霹雳般的巨响，炸得美军官兵血肉横飞，舰面上升起一缕300米高的黑色烟柱。除了灭火队以外，全舰人员不得不弃舰逃生。

“伯明翰”号巡洋舰前来救助。但是，汹涌的海浪竟使两舰舰舷发生大碰撞，“伯明翰”号上的两门120毫米舰炮连同炮座都被撞翻在甲板上。

“莫里森”号驱逐舰在送灭火队上“普林斯顿”号时，两烟囱之间的上层建筑与航空母舰的突出部卡住了一个多小时，舰桥被撕去一大截。

黄昏时分，“普林斯顿”号舰尾的弹药舱被余火引爆，一阵惊天动地的大爆炸不仅令该舰彻底瘫在海上，而且给旁边的“伯明翰”号造成649名人员伤亡。美军只得用鱼雷将“普林斯顿”号送入海底。该舰是自所罗门战役中“大黄蜂”号被击沉以来美军损失的第一艘航空母舰。

日本人这次微小的胜利无法弥补他们的巨大损失。10点40分，美机第一攻击波飞抵栗田舰队上空，它们把目标对准了“武藏”号战列舰。该舰全长263米，宽38.9米，满载排水量为7.28万吨，装有9门460毫米口径的巨炮，射程达42公里。全舰共有大小火炮152门。该舰重销厚甲，舷部装甲厚达410毫米，号称“永不沉没的战舰”。

栗田部队没有战斗机护航，只得依靠高射炮火抵挡美机。虽然竭尽全力，但还是有两颗炸弹和一枚鱼雷击中“武藏”号的右舷。一阵猛烈爆炸后，巨舰右舷横倾3度，但仍然能继续前进。为它护航的“妙高”号重型巡洋舰没有410毫米厚的装甲板的保护，挨炸后只得返回文莱。

12点3分，第二攻击波的24架鱼雷轰炸机又飞临日本舰队上空。“武

藏”号又中三枚鱼雷，前甲板和左舷被打坏，巨舰略向左横倾，但航速未减。

13点25分，第三攻击波的29架美机蜂拥而至，把“武藏”号团团围住。巨舰连中四颗炸弹和三枚鱼雷。这一连串打击开始产生效果，舰首外甲板被撕裂，海水涌入，舰首低沉。“大和”号也中了两颗炸弹，舰身突然倾侧。“长门”号损失了一座炮塔和一个锅炉房。此外，有两艘驱逐舰也丧失了战斗力。

栗田见情况危急，赶紧向丰田副武发报，请求支援：“第1游击部队正在锡布延海苦战，预计敌之空袭还要增多，请陆基航空部队和机动舰队火速进攻估计在拉蒙湾方向上的敌人航空母舰舰队。”

栗田还下令使用460毫米口径的巨炮发射一种特种开花炸弹，这种开花弹本来打算是用于莱特湾的舰队决战的。14点30分，第四攻击波的65架美机又发动了空中攻击。9门巨炮开火了，军舰剧烈抖动起来，仿佛发生了地震，但没能挡住美机。7枚鱼雷先后击中“武藏”号的左右舷，摧毁了宝塔形的塔台，许多军官顷刻毙命，舰长也负了伤。这艘军舰虽然严重倾斜，但仍能以12海里的时速前进。

栗田见“武藏”号难于跟上编队，便命令两艘驱逐舰留下陪伴巨舰，他自己则率舰队主力以22海里的时速向东前进。

15点20分，第五攻击波的100架美机向“武藏”号发动最后的攻击。当巨舰被第17颗炸弹和第19枚鱼雷击中时，前甲板已没入水中。栗田当即命令“武藏”号撤退。然而，巨舰的倾斜度越来越大，明显无法返回文莱，甚至无法到附近的小岛上搁浅。全体舰员只得弃舰逃生，惟有舰长与巨舰一起沉入海底。

被美军飞机打得心惊胆颤的栗田，预感到在前面狭窄的海峡里舰队将受到更沉重的打击，于是下令掉头西行。他向丰田拍电报解释说：“……即使勉强冲入，也徒只提供敌人靶子，难操胜算，所以认为以暂时退出敌机空袭圈外，策应友军取得战果为宜……”

可是，栗田西航一个多小时后，见美机未来追杀，再加上夜晚即将到来，他的胆子又变大了。他命令舰队再次转向，重新驶向圣贝纳迪诺海峡。此时，丰田司令长官也发来训令：“确信天佑，全军突击！”栗田别无选择，只得继续向东挺进。

远在栗田舰队东北方的小泽一直在为美军迟迟不上钩而着急，他只好派出“伊势”号和“日向”号航空战列舰连同另外5艘军舰南下作为诱饵。

16点30分，就在哈尔西重创栗田舰队的同时，美军侦察机发现了小泽部队的主力。一直想消灭日本航空母舰的哈尔西不知有诈，立即调集全部兵力，高速向北驶去。哈尔西认为，栗田舰队已受重创，即使冲进莱特湾，也不是金凯德第7舰队的对手。只要消灭了小泽的航空母舰，美军从此就不必担心来自海上的威胁了。就这样，尽管下属一再提醒要注意圣贝纳迪诺方向，哈尔西还是一意孤行地率领舰队北上，在圣贝纳迪诺海峡东口没有留下一兵一卒。

栗田得知小泽已经成功地引诱美国航空母舰舰队北上后，大喜过望，立即在“大和”号旗舰上发出一道措辞强硬的命令：“冒全军覆灭的危险，我舰队决定向美登陆滩头实施突击，一举歼灭敌人。”由于受美机空袭影响耽搁了半天的航程，栗田电令西村放慢从南路进击莱特湾的速度，将预定的钳形攻势推迟至25日11点以后。

西村接到电报后不予理睬，仍然命令舰队全速航行。在西村舰队西面 60 海里处行进着志摩舰队。两位司令官之间没有任何协同关系，志摩清英只是奉联合舰队的命令，跟着西村舰队经苏里高海峡冲向莱特湾。

负责阻击南路日军的是奥尔登多夫少将。他根据金凯德的命令，把 6 艘战列舰在海峡北口一字排开，4 艘重巡洋舰、4 艘轻巡洋舰和 28 艘驱逐舰在战列舰的翼侧前方占据了有利阵位。还有 30 艘鱼雷快艇在海峡南口待机行事。

将近 23 点，“时雨”号驱逐舰在苏里高海峡南口外发现 3 艘美国鱼雷艇并开炮驱散了它们。25 日晨 1 点 30 分，西村舰队进入宽约 10 海里的海峡南口。北面 50 海里外就是麦克阿瑟的登陆船队。又有 3 艘鱼雷艇从黑暗中冲出来，向日本驱逐舰施放鱼雷，但部一一错过目标，倒有 1 艘鱼雷艇被击毁。

西村舰队以单列纵阵前进，以驱逐舰“满潮”号、“朝云”号、“山云”号为前卫，以战列舰“山城”号、“扶桑”号和驱逐舰“时雨”号及重巡洋舰“最上”号为本队随后而行。

2 点 40 分，美军驱逐舰首先发现日舰。15 分钟后，日舰也发现了美军，但美军第 1 梯队驱逐舰率先发射了鱼雷。这 27 枚鱼雷很快就将“山云”号和“满潮”号送入海底，“朝云”号受重伤退出编队，“山城”号和“扶桑”号战列舰也中弹受伤。西村不肯服输，用探照灯和照明弹照亮目标，以迅速的炮火进行拦阻射击，击退了美舰。

奥尔登多夫见西村舰队继续北上，便派出第 2 梯队驱逐舰进行鱼雷攻击，再次击中“山城”号。西村眼看着“山城”号舱内大量进水，赶紧命令各舰各自前进，攻击美舰。

当残余的日舰驶达海峡北口时，西村才发现他钻进了美国战列舰和巡洋舰组成的弧形炮火圈。奥尔登多夫一声令下，所有美舰同时开火。西村当即被炸死，“山城”号上烈火熊熊。不出 10 分钟，它就翻身沉入海底。3.47 万吨级的“扶桑”号被骤雨般的炮弹炸得千疮百孔，4 点 30 分沉入大海。“最上”号重型巡洋舰也燃烧起来，失去战斗力，回身向南逃跑。西村舰队最后剩下的一艘驱逐舰“时雨”号也中了一发炮弹，行动艰难。

恰在此时，由志摩清英率领的第 2 游击部队冒着大雨赶到战区。在海峡南口，美国鱼雷艇重创了轻巡洋舰“阿武隈”号。冲在最前面的旗舰“那智”号刚刚发射了 8 枚鱼雷，就与慌不择路的“最上”号撞在一起。“那智”号舰首的左面被撞掉一部分，最高时速减为 20 海里。志摩见战事对己不利，急令转舵后撤。在逃跑过程中，美军追击部队击沉了受伤的“朝云”号。一群美国“复仇者”式飞机追上了掉队的“最上”号，一颗炸弹命中目标，日军被迫弃舰而去。

苏里高海峡的一场夜战，标志着日军南路进攻莱特湾的企图彻底破产，日本取胜惟一的希望就是经圣贝纳迪诺海峡南下的栗田舰队了。

25 日的太阳升起的时候，栗田的前景还是很光明的。他的舰队已经顺利通过圣贝纳迪诺海峡，沿着萨马岛东岸南下，逼近了莱特湾。

此时，在栗田舰队和莱特湾之间的只有美军护航航空母舰编队。这种所谓的“吉普航空母舰”装甲薄，速度慢，火力弱，每艘舰上只有 28 架舰载机，根本不是栗田舰队的对手。

6 点 44 分，“大和”号上的观察哨看到东南 20 海里外的天际出现了四根桅杆，不久便看清它们是航空母舰的上层结构。栗田以为那肯定是第 3 舰

队的一支航空母舰分队。其实,那只是由斯普拉格少将率领的第7舰队的“达菲3”大队,由6艘护航航空母舰、3艘驱逐舰和4艘驱逐舰护卫舰组成。

斯普拉格的侦察机也发现了日本人。他意识到自己处境危险,但他也清楚美军运输舰正云集在莱特湾,他不能转身逃避。他毅然决定用他的微小力量抵抗日军。

6点58分,“大和”号以18英寸的主炮率先开始射击,其他日舰也冲上去开火。为了确定弹着点而装了染料的炮弹雨点般打向美舰,淡红色、绿色、红色、黄色、紫色的水柱冲天而起。

美军驱逐舰为了保护护航航母,不断施放烟幕。斯普拉格见日舰的火力甚猛,只得转舵向南撤退。他一面命令舰载机迅速起飞,一面用明码电报向金凯德求援。可是,金凯德的主力舰队尚在苏里高海峡填弹加油,哈尔西的第3舰队正在遥远的北方猛追小泽机动部队本队。斯普拉格除了呼叫“达菲2”和“达菲1”大队的舰载机前来支援外,无法得到其他援兵。

随着美军舰载机越来越多地飞到战区上空,栗田更加坚信他是在与哈尔西的第3舰队作战。他一面组织高射炮火抵挡美机,一面命令火炮将攻击目标对准美军护航航母。

7点16分,斯普拉格见日军将攻击火力集中在航空母舰上,只得忍痛下令他的三艘驱逐舰回身缠住日舰,指望靠丢车保帅、牺牲驱逐舰以赢得时间,等待不知道在哪里的增援部队的到来。

在“约翰斯顿”号驱逐舰的带领下,“希尔曼”号和“霍尔”号冲向日军舰阵。美舰5英寸火炮不是日舰14和16英寸火炮的对手,它们只得大量发射鱼雷。“熊野”号重型巡洋舰的舰首被击毁,被迫退出战斗;“铃谷”号也被炸弹击中,退出战斗;“羽黑”号在躲避鱼雷时却被炸弹击中,无法继续参战。美方的“约翰斯顿”号中了3发炮弹,甲板和舰桥陈尸无数,但还能用5英寸火炮予以还击;“霍尔”号主发动机被打坏后,陷入了“金刚”号战列舰和好几艘重巡洋舰的包围,至少中弹40发,但仍坚持发射了500发炮弹,最后因弹药库爆炸而下沉。

栗田的战列舰紧紧咬住斯普拉格的护航航母不放。美方旗舰“方肖湾”号被击中6次,仍然坚持战斗。“冈比亚湾”号在轮机舱被击中后就停驶,成了靶子,于8点45分开始下沉。“加里宁湾”号连中敌弹15发,勉强保持航速,继续撤退。

在这关键时刻,已是弹痕累累的驱逐舰和驱逐舰护卫舰再次冲入日舰阵中,掩护航空母舰。“约翰斯顿”号冲向“矢矧”号,令它中弹12发,但自己也被团团包围,舰上人员一直战斗到海水淹没了炮口时才弃舰逃生。“希尔曼”号舰首被一颗重型炮弹击中,海水淹没了前甲板,依靠往弹药舱注水的办法才免遭沉没。

美军的顽强抵抗令栗田舰队也有不小的损失。重巡洋舰“铃谷”号、“筑摩”号和“鸟海”号都遭舰载机重创,无法继续参战。栗田考虑到日舰的损失和燃料问题,决定停止追击,向莱特湾进击。9点11分,他发出北上集中的命令。

栗田虽然撤走了,斯普拉格却没有脱离险境。从吕宋岛飞来的九架日军“神风”敢死队飞机向美舰发起了攻击。其中一架“神风”飞机一头撞在“圣洛”号航母的飞行甲板上,大火引起舰内一连串的爆炸,导致“圣洛”号沉入海底。

就在斯普拉格拼死抵挡栗田舰队时，哈尔西已经追上了小泽舰队。这次轮到日本人的航空母舰陷入灭顶之灾了。小泽本来还拥有 108 架舰载机，但他知道无法与占压倒优势的美机相抗衡，就把它们派往菲律宾与基地航空部队会合去了，只留下了 13 架。

8 点 20 分，美军第一攻击波的 180 架飞机飞临小泽部队上空。日舰的全部高射炮对空射击，仍然挡不住俯冲下来的美机。昔日参加偷袭珍珠港的六艘航空母舰的惟一幸存者“瑞鹤”号受到格外的关照，连中数颗炸弹和鱼雷。巨大的飞行甲板上烈火熊熊，浓烟遮天蔽日，舰体向右倾斜。负责保护航空母舰的 13 架飞机也全部被击落。

9 点 30 分，第二攻击波的 170 架飞机抵达后，对残存的三艘轻型航空母舰发起攻击。“千岁”号不但受到美机的轰炸，还受到美舰的炮击，很快就下沉了。“千代田”号在 36 架美机的攻击下连中数弹，严重倾斜。驱逐舰“秋月”号也被击沉。

在“新泽西”号舰桥上指挥作战的哈尔西派出第二攻击波飞机后，正准备用重炮全歼日本帝国海军的航空母舰，却收到了金凯德的告急电。第 7 舰队司令官询问原来准备用于防守圣贝纳迪诺海峡的第 34 特混舰队究竟在什么地方，并请求速派快速战列舰和航空母舰南下支援斯普拉格。远在珍珠港的尼米兹也打破不干预战场指挥官的惯例，给哈尔西发去电报。密码员出于保密起见，在电报的开头和结尾加上了一些无意义的句子：“火鸡下水。GG 第 34 特混舰队现在何处？现在何处？RR 全世界都想知道。”“新泽西”号的译电员去掉了电报的开头一句话，却保留了最后一句话。哈尔西看到这份似乎含有训斥口气的电报后，气得把军帽狠狠摔在甲板上。在与幕僚们商量近一个多小时后，哈尔西才决定亲率第 34 特混舰队和第 38 特混舰队第 2 大队南下，打击小泽部队的任务则交给一直在舱里睡觉的第 38 特混舰队司令马克·米切尔中将。

11 点 20 分，哈尔西所要追捕的目标——栗田舰队剩下的 15 艘军舰已经集合完毕，再次编为圆形阵向莱特湾进击。形势对栗田极为有利，斯普拉格已经远远躲开，奥尔登多夫鞭长莫及，其他两路日军的毁灭为栗田创造了取胜的最佳机会。一旦他冲入莱特湾，停泊在那里的几十艘登陆艇和运输船必然在日舰重炮的轰击下粉身碎骨，失去后援的美军登陆部队不一定能顶住日军的反扑。

就在这决定莱特湾内美国人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栗田却另有考虑。他认为，与美军护航航空母舰群交战，耗费了时间，错过了与南路日军互相配合的时机；中午前截听到的美方电话声称航空母舰的增援要在两个小时之后，因此美运输船队很可能已撤出莱特湾，日舰冲入湾内很可能找不到作战目标；从截听到的电话中还得知美方舰载机已在塔克洛班机场着陆，如果日舰驶入狭小如池的莱特湾，将受到大量美机的集中攻击。鉴于以上考虑，12 点 33 分，栗田下令停止进击莱特湾，向北去迎击美国航空母舰舰队。

此令一出，“捷一号作战计划”中的海上决战注定将以日方的失败而宣告结束。

整整一下午，米切尔指挥美军舰载机对七零八落的小泽部队进行了三轮攻击。14 点 30 分，“瑞鹤”号沉没。一小时后，“瑞凤”号也葬身海底。到 17 点时，“千代田”号、“多摩”号、“秋月”号遭到同样的命运。虽然损失惨重，但小泽感到安慰的是终于吸引住了美军特混舰队的主力。只要栗

田部队抓住机会，冲入莱特湾，小泽本人虽死也无憾。

握有决定这场史无前例大海战胜负的王牌的栗田，此时已经率领舰队行进在北上途中。他迎来的并不是美国的航空母舰，而是美军舰载机的多次打击。“大和”号多处中弹，整个舰队的燃料也所剩不多。栗田只得下令撤退。晚上9点30分，这支强大舰队的残部通过圣贝纳迪诺海峡向西逃走。午夜时分，哈尔西赶到圣贝纳迪诺海峡，得知栗田已平安撤走，十分气愤。恰巧，掉队的日军“朝野”号驱逐舰企图穿越海峡，哈尔西将暴风雨般的炮弹集中射向日舰，“朝野”号转眼间就从海面上消失了。

莱特海战打断了日本海军的脊梁骨，从此它一蹶不振。在这场战斗中，日方被击沉4艘航空母舰、3艘战列舰、6艘重巡洋舰、4艘轻巡洋舰、11艘驱逐舰、6艘潜艇，损失飞机约400架，伤亡官兵7400人；美方被击沉1艘轻型航空母舰、2艘护航航空母舰、2艘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损失飞机100架，伤亡官兵2800人。美国海军的空中力量再次证明是海战中决定性的因素，“巨舰利炮”的时代已经永远结束了。

莱特失守

日本人在海上打输了，但在陆上仍不服输。22日，山下奉文下令：“国军举陆海空的全力，务求在莱特决战，第35军应集结最大限度的兵力，歼灭当前的敌军。”第35军司令官铃木宗作对战局的判断很乐观，他认为，在塔克洛班、杜拉格占据桥头堡的美军只有两个师，而日军除了岛上现有的第16师团外，再派去第30、第102、第1师团，以四个师的兵力足以将美国人赶下海去。于是，他制定了在塔克洛班平地决战的计划，主要内容是由第16师团掩护战线右翼，主力部队在莱特岛西北部的卡里加拉地区集中后向东挺进，在塔克洛班地区歼灭美军。

由于金凯德的护航航空母舰大队和哈尔西的第38特混舰队需要撤回基地进行休整和补给，美方只能依靠肯尼中将的陆基航空兵的空中支援。但时值雨季，莱特岛上的机场变成一片泥沼，只有塔克洛班的机场勉强可以使用。美军工兵部队在松软的泥土上铺上一层钢板，才在27日接待了肯尼的第一批34架战斗机。但由于机场容量大小，再加上日军不断空袭，肯尼无法将更多的飞机增援到岛上。这样，日军实际上掌握了莱特岛的制空权。他们大肆空袭金凯德的舰队，使其遭受严重损失，同时频频攻击美军地面部队，使之前进受阻，并有效地掩护了山下奉文向莱特增兵的行动。到10月底，日军已将第30、第102师团运到了莱特。

然而，美军在岛上的兵力比铃木最初想象的要强大得多。北路美军在10月底已前进到卡里加拉地区，南路美军也已占领了塔那恩、达加米、普劳恩和杜拉格地区。日军第16师团虽然在普劳恩西方高地至达加米西方高地一带据壕固守，但已失去有组织的战斗力。铃木无奈之下只得取消原来的作战计划，等待从吕宋岛来的增援兵团到达后再在卡里加拉地区举行决战。

11月1日，日军第1师团和第26师团的先遣队今崛支队在莱特岛西岸的乌目港登陆。第1师团是日本陆军的王牌部队，有“玉”师团之称，它组建于1874年，参加过日中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师团作为日军战略预备队，一直驻扎在中国东北。1944年夏天，日军因南洋告急，才将该师团调往上海短暂训练后，运至菲律宾抵抗美军的反攻。

2日夜，第1师团长片冈董中将命令今田义男少佐率领先遣队向卡里加拉前进，师团主力次日沿2号公路北上。3日凌晨，先遣队与从卡里加拉西

行的美军第 24 师部队在加波堪遭遇。短暂交火后，今田抵挡不住，撤进 2 号公路南面的山里。

片冈获悉日美两军交战的消息时，刚刚带领两个小队抵达里蒙北面的高地。里蒙是个有几十幢茅屋的村子，2 号公路就在那里沿着陡峭的山坡上行，然后向右绕过巍峨的山岭，再逐渐向下伸展到海岸边的卡里加拉。片冈命令山岭那一边的今田挖壕固守，同时传令南边的第 57 联队迅速北上增援。

美军本可以抢在日军增援部队到达之前消灭今田先遣队，冲上山顶，占据有利地形，但第 6 集团军总司令克鲁格担心日军会从海路在卡里加拉登陆，包围孤军深入的第 24 师。因此，他让弗雷德里克·欧文师长停止前进，等待第 1 骑兵师到达后再行进攻。这样一来，宝贵的战机就一去不复返了。

等美军调整好部署准备发起攻击时，第 57 联队已在宫内良夫大佐的指挥下在山顶上修筑好了野战阵地。5 日清晨，强大的火力突击过后，美军开始向山顶进攻。莱特的地面决战就这样开始了。日美双方以里蒙周围的山岭为中心，反复展开激战，以至于美军将该处山岭称为“断颈岭”。

美军虽然一时未能突破“断颈岭”，但却粉碎了日军在卡里加拉—哈罗—达加米—普劳恩一线集结兵力进行决战的计划，迫使莱特的日军被分成里蒙和普劳恩两个方面。山下奉文预感到莱特决战的前景不妙，于 9 日向南方军陈述意见：“莱特作战现在已到中止的时机。即使继续作战也没有成功的希望，反而只会给今后的吕宋作战造成困难。”

寺内元帅听到这个意见后，于 10 日召开南方军及第 14 方面军的联合幕僚会议。寺内认为，第 1 师团的顺利登陆表明美海军力量在莱特海战中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日军正好应该利用绝佳战机，将莱特作战进行下去。山下只得收回自己的意见，重新研究《莱特决战指导要领》。

战役的主导权正在逐渐地由日本人手中转移到美国人手中。麦克阿瑟调来第 32 师和第 11 空降师，使岛上美军兵力增至 18 万人。哈尔西的第 3 舰队再次出征，于 11 日派遣 300 余架飞机在乌目湾对即将登陆的日军第 26 师团进行了致命的打击。美军仅以 9 架飞机的代价，取得了炸沉所有运输舰和 5 艘驱逐舰的胜利。第 26 师团近一半兵力葬身海底。

11 月中旬，美军在莱特岛上的陆上兵力达七个师，空军基地达五个，制空权已落入美军之手。日军增援部队及军需品运输极为困难，地面作战逐渐受到强大的压力。在北线，美军第 1 骑兵师横越皮纳山峰向西进攻，掩护第 24 师的翼侧，防止日军进攻塔克洛班。23 日，刚刚上陆的第 32 师接替第 24 师突破“断颈岭”防线，给日军第 1 师团沉重的打击。在南线，美军第 96 师在达加米—普劳恩一线与日军对峙，第 7 师则顺着西海岸 2 号公路北上攻打乌目。

山下奉文发现第 35 军有全面崩溃的危险，遂决定孤注一掷，在南线发起攻击，占领普劳恩、圣帕布洛机场群，最后视情况向东北方向的塔克洛班实施总攻击。具体作战方法是空降部队先在美国机场着陆，然后与发起攻击的第 16、第 26 师团会合。

铃木接到命令后，立即进行作战准备。第 26 师团正在抵抗美军第 7 师的进攻，只得留下两个大队的兵力与美军激战，掩护师团主力向普劳恩方向运动。第 16 师团的任务是在 12 月 5 日进攻普劳恩北机场，但铃木在与空降部队协商后将进攻日期改为 12 月 6 日，而第 16 师团因通信故障未能接到修改后的命令，仍在 5 日发起进攻，结果一败涂地。

6日傍晚，由白井恒春中佐指挥的第3伞兵联队的356名伞兵，乘坐26架运输机，向普劳恩飞去。他们原定在北机场集中，但由于天黑和美军高射炮火的拦截，只有白井和60名伞兵在目标地点着陆，主力则在普劳恩东面的圣帕布洛机场着陆。在北机场，白井的兵力单薄，只得撤退到附近的树林里，碰巧遇上了第16师团的残兵败将。在圣帕布洛着陆的伞兵主力在破坏了机场设施后又冲到北机场，与白井会合。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等待第26师团的来到。可是，该师团只有一个大队开到普劳恩的攻击范围内，而这些筋疲力尽的士兵又被美军第11空降师的一个营截住并击退了。白井坐等援军不到，坚持三天后，终被美军四个营彻底消灭。

12月7日，就在日军还在为“普劳恩机场进攻战”的失败而痛心疾首的时候，在麦克阿瑟的精心策划下，新调来的美军第77师突然在乌目港南面3英里处的伊皮尔登陆。由于铃木认为莱特西海岸是处在西面的宿务岛的日本海军的保护之下，因此该段海滩没有设置任何障碍物，防守兵力也极为薄弱。美军一上岸，就把进攻矛头指向了乌目港。乌目港一旦落入美军手里，不但南线日军将无路可逃，北线日军也将成为瓮中之鳖。

铃木得知美军抄了他的后路，大惊失色。他一方面急令第26师团反攻伊皮尔、第16师团回援乌目，一方面向山下奉文请求增援。然而，第35军的战斗力已经大为减弱，根本不是美军的对手。10日，乌目港被美军占领。在山下派来的援军中，第68旅团在莱特岛的西北角圣伊西德登陆，远水解不了近渴；第30师团第77联队在帕隆邦港上岸，但此地到乌目有35英里的盘山道，行军困难；11日，载有第8师团的3000人和900吨弹药物资的运输船队刚刚接近莱特西海岸，就受到美军“海盗”式飞机的袭击，5艘运输舰中有4艘被击沉，剩余日军在帕隆邦仓促登陆。

12月15日，当铃木还在忙于调集部队、企图夺回乌目港的时候，麦克阿瑟派遣两个团的兵力在吕宋岛南面几英里处的民都洛岛登陆。该岛只有1000名日军，很快就被美军消灭。美军占领民都洛岛不但一举切断了山下奉文与菲律宾中、南部各岛的联系，而且直接构成了对吕宋岛的威胁。日本人不得不决定放弃除吕宋岛之外的菲律宾各岛屿了。

22日，山下奉文电告铃木宗作：“第35军司令官从现在起应在菲律宾中南部继续持久抗战，以支撑将来国军反攻。”25日圣诞节，美军攻占了日军在莱特岛上的最后一个主要港口，将铃木堵在北面的山区里。麦克阿瑟立即宣布，除了一些次要的扫荡残敌行动外，莱特战役已告结束。

虽然由艾克尔伯格指挥的美军又用了四个月的时间才彻底消灭了莱特岛上负隅顽抗的日军，但在1945年即将来临的时候，日本人对菲律宾的统治将要土崩瓦解这一点已是不容争辩的了。

莱特一战，日军除1000人撤离、800余人被俘外，其余约7万人被击毙或病饿至死。美军亡3500人，伤1.2万余人。小矶国昭首相曾准确地把莱特之战比喻为1582年决定由谁来统治日本的天王山之战，美军的胜利恰好验证了小矶的观点。日军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力量与美军相抗衡，只剩下被动挨打的份了。

第十编 末日降临（1945年）

第46章 兵败如山倒

“马来之虎”被擒

1945年春，日本军国主义已处于日暮途穷的困境。在亚太战场上，从马里亚纳群岛起飞的美国远程轰炸机对日本各大城市的空袭活动日益频繁，麦克阿瑟的部队已占领了吕宋岛西南毗邻的民都洛岛，岸基轰炸机开始重点轰炸吕宋岛上的马尼拉地区和克拉克机场；英、美军队和中国远征军在缅甸也发起了反攻；在中国大陆正面战场上，日军1944年进行的所谓“大陆打通作战”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在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正开展局部反攻；东南亚各国人民抗日武装斗争进入高潮，日本占领军处处被动挨打，“大东亚共荣圈”已陷入崩溃。由于长期对外侵略扩张，日本的国力已濒衰竭。国外资源供应断绝，国内工业濒于瘫痪，粮食匮乏，人民不满，军国主义分子们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但是，侵略者是不愿意放下屠刀、束手就擒的。1945年初，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和日军大本营相继发布了《决战非常措施纲要》和《帝国陆海军作战计划大纲》，提出要竭力搜刮中国和东南亚各地的战略物资，不惜一切手段增加重要军需物资的生产；同时确定下一步的作战重点是挫败美军继续向日本本土接近地的进攻，确保从菲律宾的吕宋岛经中国的台湾和上海、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至南千岛群岛的前沿防线，并准备抗击美军直接在日本本土上的登陆。日军大本营的如意算盘是：在前沿岛屿拖住美军，进行持久的消耗战，同时请苏联出面斡旋日本同英、美的妥协。

令军国主义分子们气馁的是，本来抱以厚望的对苏工作迟迟不能取得进展。相反，苏联领袖斯大林元帅却利用1944年11月6日十月革命胜利27周年纪念日发表演说，首次称日本为侵略国。斯大林在演说中说：

根据历史经验，侵略国、攻击国对新战争的准备总是比被侵略国、被攻击国方面做得充分。例如“珍珠港事件”和在其他太平洋诸岛所看到的攻击，日军对香港、新加坡的最初进攻等事实，决不能认为是偶然的，这表示侵略国的日本比坚持爱好和平政策的美、英两国，对于战争有完全的充分准备。

斯大林的演说无异于给日本统治者当头棒喝，小矶首相本想提出抗议，怎奈没有实力为后盾，最后只得作出决定：“以沉默的抗议为宜。”挨骂却不敢吭声，充分体现了日本帝国已经衰弱到何种程度。

就在上述的国际国内背景下，一场规模庞大的战役在菲律宾吕宋岛揭幕了。

1945年1月，麦克阿瑟在莱特岛正加紧准备他在太平洋战争中最后一次也是最大一次登陆战役。登陆行动由下辖第1军和第14军的第6集团军实施，共20万人，其中作战部队有13万人，另外还有一支8万人的预备队。参战的舰船将达1000艘以上。麦克阿瑟决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主力部队就在当年本间雅晴的日军登陆的同一地点——林加延湾登陆，上岸后即沿宽阔的平原向马尼拉进军。少量部队在苏比克湾西北海岸和马尼拉湾南面的纳苏格布登陆，以封锁巴丹半岛和科雷吉多尔岛，并准备从北面和南面奇袭马尼拉。西南太平洋部队的岸基机和舰载机将负责掩护并压制吕宋南部的日军机场，哈尔西的第3舰队负责压制台湾和吕宋北部日军机场，盟军共有

飞机 1000 多架。

日军大本营在莱特决战失败后仍不甘心，决定把“捷一号作战”的范围扩大到整个菲律宾。但是，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遭到了第 14 方面军司令官山下奉文大将的强烈反对。山下认为：日军已经失去制空权，若与美军在平地会战，肯定会招致全军覆灭的下场；吕宋岛上的运输力量非常薄弱，部队无法进行机动作战；粮食缺乏极为严重，自 1944 年 11 月中旬起，日军每人每天的主食仅有 8 两；菲律宾老百姓极为痛恨日军，一旦美军登陆，老百姓都会参加游击队。

鉴于以上理由，山下断定：在山地构筑能够自给自足的据点，尽量拖住前来进攻的美军，使之推迟对日本本土的进攻，是第 14 方面军惟一能够实行的作战方案。于是，大本营、南方军、第 14 方面军的幕僚首脑经过商谈，同意了将决战改为持久战的作战方案。可是，小矶国昭首相不知内情，仍在向日本国民大肆宣扬菲律宾全境就是当年曾决定日本兴亡命运的天王山。等到美军登陆后，山下奉文的部队一直没有进行决战的态势，小矶方才知决战早就取消了，一下子被搞得狼狈不堪。

山下奉文的持久战计划的核心是在吕宋岛上建立三大据点，重点放在确保吕宋北部的重要地区。在三大据点中，“振武集团”（以第 8、第 105 师团、河岛兵团为基干）负责坚守马尼拉东面的山岳地带，拥有 10 万人的兵力；“建武集团”（以第 1 挺进集团长指挥的航空地勤部队为基干）负责防守克拉克机场西边山地，拥有 3 万人的兵力；由第 14 方面军主力 15 万余人组成的“尚武集团”则在吕宋岛中部构筑一道防线，从西边的林加延湾到东边的巴勒湾，部署着第 19 师团、第 58 独立混成旅团、第 23 师团、第 2 坦克师团和第 10 师团；另外，第 103 师团负责防守吕宋岛北端的阿帕里，以防美军截断日军退路，第 105 师团则放在主阵地的后面。

1945 年 1 月 9 日拂晓，已晋升为陆军五星上将的麦克阿瑟指挥部队在林加延湾登陆。美军除受到北侧高地上日本迫击炮兵的抗击外，几乎未遇抵抗就上了海滩。到了傍晚时分，5 万多名美国部队和装备安全上岸，控制了纵深 6.5 公里的滩头堡，麦克阿瑟把南进解放马尼拉的任务交给第 14 军，北面的第 1 军则负责保卫其侧翼和后方不受日军攻击。其实，山下奉文已经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美军完全可以把兵力集中用于进攻日军主力上，但麦克阿瑟希望能举行一个像戴高乐进入巴黎那样的入城式。他一再敦促派遣快速突击队向马尼拉闪电推进，以至于第 6 集团军司令克鲁格将军认定麦克阿瑟是想在 1 月 26 日他的生日那天进驻马尼拉。

在碧瑶指挥部里的山下并不想让麦克阿瑟的图谋得逞。他命令第 23 师团、第 2 坦克师团和第 58 独立混成旅团向南发起攻击。麦克阿瑟急忙调来两个师来增援第 1 军，进行大规模的反击。面对重型坦克和大炮装备齐全的美军，日军的攻击很快就变成只有招架之势了。

为了加速吕宋岛战役，麦克阿瑟下令派遣更多的预备队。1 月 29 日，第 38 师和第 24 师的一个营在巴丹半岛以北的圣安东尼奥登陆，攻击“建武集团”的后背；31 日和 2 月 3 日，第 11 空降师和第 24 师的主力在马尼拉湾南面的纳苏格布登陆，向东北方的马尼拉攻击前进。在第 14 军的攻击正面，麦克阿瑟命令刚刚从林加延湾登陆的第 1 骑兵师和第 27 师迅速南下，直冲马尼拉。2 月 3 日黄昏，第 1 骑兵师的摩托化特遣部队冲进马尼拉圣托乌斯大学的校园，解救了关押在那里的 3700 名盟军俘虏。

美军的神速进军切断了海军少将岩渊三次和他的 1.6 万名水兵及海军陆战队员的退路。虽然山下奉文曾下令将所有军队撤出马尼拉，但岩渊奉他的上级大河内传七中将军的命令，返回马尼拉去摧毁海军仓库和港口设施。岩渊发现被包围后，立即将 3750 名治安部队控制在自己手下，开始搔扰市区，把马尼拉变成了战场。他们逐屋逐屋地进行战斗，对城市居民犯下了最为严重的战争罪行。在这个战场上，有 10 万菲律宾人、近 2 万名日本人和 1000 名美国人死亡。马尼拉 4/5 的地方被摧毁，只有华沙遭的罪比它多。在惨遭杀害的 10 万名菲律宾人中，许多妇女在死前被强奸，孕妇则被剖腹，男人被割掉生殖器，婴儿的眼珠被挖出，他们的脑浆喷溅到墙上。屠杀持续了近一个月。2 月 26 日，罪大恶极的岩渊自杀身亡。第二天，麦克阿瑟在菲律宾总统府——马拉卡南宫宣布，“将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利和责任交还给共和国政府”，并希望它能够成为“东方的民主堡垒”。

在攻打马尼拉的同时，美军还出动飞机和舰队对科雷吉多尔岛进行了猛烈的轰炸。当时，岛上有日军守备部队 5400 多人。2 月 16 日，美军第 503 空降团的 2000 人在该岛西部高地降落，来自巴丹半岛的约 1000 人的部队则在马林塔隧道附近的东面登陆。

日军虽顽强抵抗，并以 40 艘装载炸药的汽艇向美军舰艇发动自杀性攻击，但都干事无补。到 2 月底，残存日军用炸药炸毁隧道，冲出来和美军拼命，结果都被击毙。

麦克阿瑟为了充当菲律宾所有岛屿的解放者，强行从第 6 集团军中抽出两个师，调给第 8 集团军，供解放菲律宾其他岛屿之用。此时，山下奉文仍有 17 万人在吕宋岛的三个山区负隅顽抗，其中“尚武集团”有 12 万人，“振武集团”有 4 万人，“建武集团”有 1 万人。第 6 集团军司令克鲁格中将只得分兵攻打日军。

到 3 月底，“建武集团”被压迫到皮纳图博火山的东麓，军需品、特别是粮食已完全用尽，官兵们停止了有组织的抵抗。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该部只剩下 1500 名半死半活的人了。马尼拉东面的“振武集团”在日军的围剿下，自 6 月中旬起，也陷入各自求存的态势，已算不上是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了。

山下的“尚武集团”负责防御的地区是：自岛中央的圣何塞向北，越过巴雷特山隘及其西边的萨拉克萨克山隘，沿着 5 号公路和 3 号公路，经过班邦、巴文邦、巴加巴克、拉加来、土格加劳等市街，直到北端的阿帕里。日军在卡加延河流域平地和卡加延河谷一带部署了永久性阵地。

自 4 月份起，克鲁格指挥的美军开始对山下构筑的防线发起猛攻。在碧瑶，有从西边逼近的美军第 33 师。第 32 师则沿着 3 号公路东进，攻打萨拉克萨克山隘。第 25 师从圣何塞出发，向巴雷特山隘进攻。

眼看前往卡加延河谷的退路就要被切断，山下只得撤离碧瑶，将司令部转移到东面的班邦。4 月 25 日，美军坦克开进碧瑶，日军第 23 师团撤到宾羌西北部的高地一带。在萨拉克萨克山隘，日军第 2 坦克师团的所有坦克都被击毁，只是靠肉搏战和白刃战勉强维持着阵地。在巴雷特山隘防守的第 10 师团开始处于数量和准确程度都与日俱增的美军第 25 师大炮炮击的威胁之下。

在班邦呆了刚刚一个月的山下不得不向西北方的开延开撤去。他走后没多久，美军陆续突破了萨拉克萨克山隘和巴雷特山隘。6 月 9 日，本想埋伏

袭击美军的第 105 师团还没有集中完毕，美军就已经冲进了巴加巴克。美军第 37 师随即从巴加巴克沿着 5 号公路北上阿帕里，第 6 师则沿 4 号公路向开延开西进。扫荡了碧瑶周围残余日军的第 33 师也开始向宾羌一带进攻。

在开延开呆了还不到一个月的山下又被迫撤往卡加延河谷的腹地深处。7 月 12 日，山下抵达他的最后一个指挥部。同一天，美军第 6 师占领开延开，将日军残部封锁在卡加延河谷里。

此时，整个吕宋岛上的日军都分散在山岳地带，差不多已丧失了战斗力。很多人是一面饿着肚子，一面流浪着，每天都有因疟疾和痢疾折磨、又饿又累而自杀的士兵。山下同所属的部队都无法保持联络畅通，他和高级幕僚们开始为自杀作准备。

8 月 15 日，电台里传来了亲自宣读停战诏书的天皇的声音。山下随后奉命率部向美军投降。1945 年 12 月 7 日，日本海军机动部队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揭幕的 4 周年纪念日，山下奉文被马尼拉特别军事法庭判处绞刑。1946 年 2 月 23 日，绞刑判决被执行。4 月 3 日，曾将麦克阿瑟赶出菲律宾的本间雅晴也被枪决。

雅尔塔与硫磺岛

1945 年 2 月 4—11 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上的雅尔塔举行了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如何处置战败后的德国问题。但是，2 月 8 日和 10 日的两个下午，罗斯福在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和译员波伦的陪同下，两次单独会见了斯大林和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讨论了远东问题。

美国军方从两年多的反攻经历中得出结论，如果由美国独自进行太平洋战争，那么打败日本尚需付出 100 万人的伤亡及 1 年半的时间。为此，罗斯福希望苏联能及早参加对日作战。几经讨价还价，苏联有条件地承诺了在欧洲战争结束后 2—3 个月内对日作战。2 月 11 日，苏、美、英三国签订了《雅尔塔协定》，其内容如下：

苏、美、英三大国领导人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的 2—3 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本作战，其条件是：

一、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

二、恢复 1904 年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各项权利，即：

甲、将库页岛南部及全部毗连岛屿归还苏联；

乙、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越权益，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

丙、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对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进行共管，并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而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三、千岛群岛交给苏联。

经谅解，有关外蒙古及上述港口与铁路的协议尚需征得蒋介石委员长的同意，根据斯大林元帅的提议，美国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该项同意。

三大国政府首脑同意，苏联的这些要求应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满足。

苏联表示准备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一项苏中友好同盟协定，以期用武力帮助中国达到从日本枷锁下获得解放的目的。

斯大林 罗斯福 丘吉尔

1945 年 2 月 11 日

罗斯福为了减少美国官兵的伤亡，尽快结束对日战争，接受了斯大林提出的损害中国主权的条件，换取了苏联出兵同日本作战的书面保证。《雅尔塔协定》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但对尽早消灭同盟国共同的敌人——日本却起到了积极作用。

美国一方面积极拉拢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另一方面并未放慢打击日本的节奏，这一次打击的矛头对准了硫黄岛。硫黄岛位于小笠原群岛南部，面积仅 20 平方公里，是一个没有完全冷却的火山岛，南端折钵山的火山喷口终年喷出的雾气和硫磺弥漫全岛，岛上大部地区都覆盖着火山灰烬。硫黄岛北距东京 1200 余公里，南离塞班岛 1100 余公里，是塞班岛和东京之间惟一的中继基地，又是日军抗击中太平洋美军的前沿防线，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1944 年夏天，日军大本营在制定“捷号作战”计划时，曾经确定将确保硫黄岛作为本土防卫线上的一环。塞班岛失守后，硫黄岛的守备部队由原来的 1500 人增至 2.3 万人，由第 105 师团和其他一些辅助部队组成，其中包括海军陆战队 7500 人，守备司令为陆军中将栗林忠道。由于日本海、空军部队在菲律宾决战中遭到沉重的打击，因此，硫黄岛的守军将无法得到原来允诺的海空支援，在未来的战斗中只有被毁灭的一种命运。

颇有一些文才的栗林中将并不想束手被擒，他决心把硫黄岛变成一个坚固的要塞。栗林明白，只有充分利用地形，他才能达到以少胜多、以弱克强的目的。硫黄岛的东北部较宽，是由熔岩形成的高地，大部分地方丘陵起伏，沟壑交错，奇形怪状的洞穴随处可见，有的地方悬崖峭壁耸立在海面上。硫黄岛西南端的折钵山海拔 164 米。这两个高地决定了只有在这个锥形海岛的腰部地区才能够实施登陆。

2.3 万名守军分布在岛上各地区。在折钵山，有 1860 人把守。俯视海滩的山坡上早已挖好许多洞，洞口的角度可抵御火焰喷射器的攻击。在折钵山的表层里，一个巨大的多层坑道网即将竣工。

岛的北部有许多天然的和人工的洞穴，它们彼此间有地道相连，通风口在上部，以便让蒸汽和硫磺烟散去。栗林的司令部所在的洞穴在元山附近。它深 20 多米，有十几个出入口。岛屿中部，厚壁碉堡林立。许多碉堡外面还堆有 15 米厚的沙袋保护。海军的巨型海岸炮可以纵射海滩。该地区还有两个机场。第一条防线是由藏在洞穴里的大炮和轻机枪阵地以及坦克组成的防御网，沿着两个机场之间的高地的南侧边缘建立。第二条防线从 2 号机场的北面，经过元山横跨该岛东西。

在抗登陆作战方面，栗林主张把美军放上岸来再打，以纵深的坚固筑垒阵地，逐次阻滞和消耗美军。但当地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坚决主张在水际滩头就拦住美军的进攻。最后，栗林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即以纵深防御为主，滩头防御为辅。

美军决定越过台湾、直接攻占硫黄岛的原因是：该岛有两个大型机场和一个正在修建的机场。这些机场可以作为轰炸日本的 B—29 远程轰炸机的紧急降落场，并为掩护轰炸机活动的战斗机提供基地。硫黄岛登陆由美军第 5 舰队司令斯普鲁恩斯上将任战役最高指挥官。参加登陆的美军为第 5 两栖军，辖陆战第 3、4、5 师，各型舰艇 800 余艘，飞机 2000 余架，总兵力约 22 万余人。

在确定登陆硫黄岛后，美军飞机就从马里亚纳起飞对该岛连续进行了 74 天的空袭，但由于该岛处于一个云多雾大的地区，空袭效果不太理想，日军

仍能将各种补给物资运到岛上。在登陆前三天里，美军舰对硫黄岛进行了猛烈的舰炮轰击。与此同时，为了孤立岛上的日本守军，美军航空母舰特混舰队空袭了东京附近，这是继1942年春杜立特空袭东京后美国航空母舰首次对日本本土进行的轰炸。

17日上午，美军水下爆破队在12艘步兵登陆艇的火力支援下，向硫黄岛的东海岸前进。栗林误以为美军开始突击上陆，便下令沿岸炮台开炮射击。结果，暴露了日军隐蔽的大炮阵地及防守的范围，使美军能在以后的三天里有效地提高炮击的命中率。

19日清晨6点40分，7艘战列舰、4艘重巡洋舰和4艘轻巡洋舰开始登陆前的炮击。5分钟后，9艘炮艇用火箭猛轰元山高地，还有一些炮艇则用迫击炮猛轰折钵山。8点03分，炮击停止。120架舰载机用火箭、燃烧弹和炸药对东南海滩、折钵山和1号机场进行了密集轰炸。飞机一走，舰炮再次开始射击，这次还有10艘驱逐舰加入。整个硫黄岛都被烟尘笼罩住了。

8点30分，由68辆履带登陆车组成的第一攻击波向岸滩冲去。好不容易冲到滩头，履带登陆车却陷入无法前进的状态。由于火山灰堆积而成的土质非常松软，许多履带登陆车底部刚一着地就陷到泥里。后续的登陆艇攻击波也被挡住，无法抢滩上岸。背着沉重装备的士兵们踩着齐踝深的黑沙向岸上的山地冲去，很快就遭到隐藏在明暗碉堡和山洞里的机枪和步枪的射击，日军迫击炮则对准搁浅在海滩上的履带登陆车和登陆艇开炮。

到傍晚时分，美军已有3万名官兵和200辆坦克登陆成功，建立了一个宽3.6公里、纵深400—900米的滩头阵地，为此付出了伤亡2400人的代价。左翼折钵山的日本守军已被孤立，中路的美军已推进到1号机场，右翼的部队则受到据守在高地上的日军的顽强抵抗，进展不大。

21日，“神风”特攻队的20架飞机飞临硫黄岛上空，攻击了美军登陆支援舰队。有3架飞机直接撞到“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上。舰上的大火尚未扑灭，又飞来了5架飞机。其中1架被击落，但第5架却投下一颗炸弹，将飞行甲板炸出了一个近8米的大洞。美国水兵伤亡215人，“萨拉托加”号不得不直接开回美国去大修。在几海里外，1架“神风”飞机撞中了“悍斯麦海”号护航航空母舰，引起了大爆炸。时至午夜，该舰烈火熊熊地沉入大海。美军还有1艘护航航空母舰和2艘运输船受到损伤。不过，从此以后，硫黄岛上空再也没有出现过日本飞机。

23日，日军南部防守据点折钵山失守，山顶上升起了美国的星条旗。栗林见折钵山守军全部阵亡，便将兵力收缩在玉名山、东山地区、北部落、漂流木附近的独立据点，采取持久战的方针。美军派出海军陆战队第3师和第4师为第一线，把陆战队第5师留在第二线，继续猛攻。到3月2日时，日军大部分大饱和坦克均被破坏，指挥官死伤达65%，兵员减为3500人，粮食也被炮火烧毁，宝贵的饮用水也出现不足的迹象，日军已很难进行有组织的战斗了。

3月8日，负责守卫玉名山的独立混成第2旅团长千田贞季少将决定发起总攻击。栗林不同意这种灯蛾扑火的愚蠢做法，但千田已无法忍受美军的猛烈炮火，遂于当天晚上召集部下，表示死后在靖国神社相聚的决心。对于那些无法参加战斗的伤病员，千田发给每人一枚手榴弹，命令他们自杀。

第二天下午6点，千田与第一线的日军一起向美军阵地发起攻击，结果全部阵亡。美军第4陆战师在扫荡了残余日军后，于3月15日占领了玉名山。

不过，该师伤亡达一半以上，其中死亡 1806 人。该师被迫调往夏威夷，再也没有上过前线。

与此同时，栗林被美军逼到硫黄岛的北端，16 日向东京发出了诀别电报。大本营虽然决定将栗林提升为大将，但却与硫黄岛断绝了通讯。17 日，栗林烧毁了密码本和重要文件，向部下发出了总攻的命令。不过，栗林本人并没有去冲锋陷阵，而是转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山洞里。23 日，栗林向父岛上的电台发出了一连串战报，最后说道：“父岛的全体官兵们，永别了。”

四天后，手下士兵不超过十几名的栗林，绝望之余拔枪自尽。

在为时五个星期的硫黄岛战役中，日军 2.3 万人的守备队只有 212 人被俘，2.13 万人战死，剩下的 1500 人很可能永远被埋葬在充满硫磺气味的山洞里。美军有 1.7 万余人受伤，近 6000 人死亡。这场战役成为太平洋战争迄今为止最激烈的战斗。

还在日美双方浴血奋战的时候，3 月 3 日，一架轰炸过东京在返航途中发生事故的 B—29 轰炸机，在刚刚被美军工兵修复并加长的 1 号机场上紧急降落。美军占领硫黄岛后不到三周，P—51“野马”式巡逻战斗机于该岛机场上起飞，为白天轰炸东京的 B—29 轰炸机护航。硫黄岛的战略价值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日本本上上的国民从此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生活在美军飞机的阴影下。

第 47 章 冲绳玉碎

最后的屏障

冲绳岛是琉球群岛中最大的岛屿，面积 1220 平方公里。该岛位于日本本上和台湾之间，距两地均为 360 海里，是日本至台湾之间的岛屿锁链中重要的一环，也是掩护日本本土的最后一道屏障。

冲绳呈窄长歪斜状，南北长 108 公里；中部附近最窄处为石川地峡，只有 3 公里多。该岛 2/3 位于石川地峡以北，全是树木繁茂的丘陵地带。冲绳岛的中央部是横穿全岛、由险峻的断崖和深不见底的溪谷组成的大峡谷，它将石川地峡和南面的那霸港连接起来。冲绳岛南部是呈三角形的高地，高约 150 米，辽阔的石灰岩高地点缀其中。高地东西两端探入大海，形成两个小半岛，东部叫知念半岛，西部叫小禄半岛。

冲绳北部海岸多为险峻重叠的岩石，南部海岸则为珊瑚岛构造。从海上远远望去，北海岸隆起，南海岸则是断崖耸立，只有中部地区适合登陆。岛上虽然有许多纵横交错的小道，却很难通车。旱

季，这些道路弥漫着厚厚的沙尘；到了雨季，沙尘变成了泥淖，极难通行。不过，岛上有四个机场，附近的伊江岛上也有一个机场。

冲绳所属的琉球群岛原本不是日本领土。早在 1372 年，明太祖朱元璋曾派人登上琉球群岛，与琉球王国建立了藩属关系。此后，琉球一直向中国进贡。大约过了两个世纪，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开始大举向海外扩张。一批从九州来的日本武士劫掠了琉球群岛，但仍允许当地居民继续向中国进贡。19 世纪 60 年代，日本实行明治维新后国力大为增强，明治天皇的扩张野心日益膨胀。

1875 年，日本千方百计寻找借口，占领了琉球群岛，并使用计谋骗取了清王朝承认琉球为日本的属地。1879 年，日本正式宣布吞并该群岛，派知事取代原来的琉球王，并规定日语为官方语言。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冲绳的居民在名义上是一等公民，但日本本土人并不认为他们与自己是平等的。

冲绳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重要的海上战略要地。一旦美军攻占冲绳，不仅彻底切断日本与台湾及中国大陆沿海的联系，而且能将日本本土全部置于飞机的轰炸范围内。况且，在日本本土和冲绳之间再也没有象样的军事基地可以利用。因此，完全有理由说，冲绳是守卫日本本土的最后一道海上屏障。

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的头三年里，由于日军的战线已远至东南亚、西南太平洋一带，琉球群岛的驻军不到 600 人。随着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反攻日益加剧，冲绳的战略地位得到重视。到 1944 年 4 月 1 日，冲绳岛上已有日军第 32 军的 3 个师团和 1 个旅团。同年底，由于日军在菲律宾莱特决战中败北，大本营担心美军北上攻打台湾，便将第 32 军中战斗力最强的第 9 师团调往台湾新竹地区。本想将第 84 师团调到冲绳岛，但又因害怕在运输途中遭到日益活跃的盟军飞机和潜艇的袭击，不得不取消了这项补救措施。

新上任的第 32 军司令官牛岛满中将苦干手中兵力不足，不顾日军参谋本部的反对，放弃原定的在全岛与美军展开决战的作战计划，决定像琉黄岛那样实行持久作战，并将防线缩到岛上南部地区。日本陆、海航空兵因牛岛放弃了冲绳岛中部的读谷机场和嘉手纳机场，也对他的持久作战计划极为不满，但牛岛不为所动，依旧忙于构筑他的南部防线。

牛岛选择在冲绳南部的那霸和首里的北方设立防御阵地，因为该地区既

有悬崖峭壁，又有深沟狭谷，地形十分险要。日军在这里配置了可以相互支援的火炮，用以控制美军能够接近的所有通道，并用堑壕和坑道把各个永备火力发射点、岩洞、碉堡和其他支撑点连接起来，从而使其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防御阵地。此外，在主阵地北面的牧港—西原一线，还构筑了若干外围工事，以迟滞美军的行动。牛岛准确地预见到美军将在具有漫长的平缓海滩的嘉手纳附近海岸登陆，故在该地配备了一个由后勤兵组成的联队。另外，在读谷飞机场北面的本部半岛上配备了第44旅团的字土支队3000人（其中只有500人是本土兵）。

牛岛的主力部队约有6.9万人，其中包括第24师团、第62师团和独立混成第44旅团，该旅团在运往冲绳途中遭美军飞机袭击，损失过半。另外，归牛岛指挥的还有海军基地部队8000人。为了弥补第9师团调走后造成的人员短缺，日军将冲绳岛上年龄在17—45岁间的2.5万名男子编成防卫队、义勇队，其中的1685名高中男学生被编成“铁血勤皇队”。另外还有600名高中女学生被编入后勤医疗部队。日军总兵力号称10万余人。

冲绳岛有居民57万人，其中有10万人疏散到外地，一部分儿童和老年人躲到岛屿北部，大约有30万人留在南部。牛岛也没有放过这些人，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承担了构筑阵地、运送补给的任务。

1945年3月初，为了确保冲绳的防守，日军大本营制定了“天”号航空兵作战计划：集中陆海军航空兵飞机2990架（其中“神风”自杀飞机1230架），分别部署于台湾、琉球群岛和九州等地，企图对美军支援登陆舰队和运输船队实施毁灭性的打击，以孤立登陆的美军，尔后由第32军实行陆上围歼，夺取冲绳争夺战的胜利，确保本土的安全。然而，在制定“天”号作战计划时，日军海军因对连续败给美国航空母舰舰队耿耿于怀，不肯听从陆军的意见，将宝贵的航空兵力用于对付防御能力相对较弱的美军运输船队，而是坚持要向美国航空母舰发起攻击。海军的固执，导致了航空兵力过早和过多的消耗。

美军在拟定登陆冲绳的“冰山”计划时也极为关心日军空中力量构成的威胁。美军根据侦察情报得知，日军在九州有55个机场，在台湾有65个机场。在这两地之间，包括冲绳岛在内的琉球群岛上还有许多机场。美军太平洋战区司令尼米兹据此判断，日军很可能动用本土的3000—4000架飞机，运用自杀战术来抗击美军对冲绳的进攻。为此，尼米兹于3月中旬命令米切尔中将军的第58航空母舰特混舰队从加罗林群岛迅速北上，对九州的日军机场进行压制性轰炸。

3月17日，日本海军发现了美军舰队行动踪迹，但在其内部就如何予以应付发生了意见分歧。联合舰队的丰田副武司令长官认为，只要美军舰队没有带来登陆部队，就不向其进攻，以便保存为数不多的飞机。第5航空舰队的宇垣缠司令长官则认为，不管美军舰队是否带来登陆部队，如果日军飞机不前往迎战，就极可能被美军飞机消灭在地面上；如果向朝鲜、本州方面撤退，又因当地机场不足而面临许多困难。丰田难以批驳宇垣的观点，只得让他自行其事。

18日和19日，美军第58特混舰队对九州地区的机场、日本本土的南部地区和停在濑户内海的联合舰队的残余舰艇，多次进行大规模空袭。宇垣缠也命令第5航空舰队的193架飞机（其中包括69架“神风”自杀机）予以反击。日机先后令“企业”号、“约克城”号、“勇猛”号和“黄蜂”号航空

母舰受损。在 19 日的攻击中，1 架“神风”自杀飞机撞到“富兰克林”号航空母舰上，引爆了甲板上舰载机携带的炸弹。一连串强烈的爆炸之后，“富兰克林”号已被浓烟和烈火笼罩。第二天，这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伤最重的美军航空母舰在驱逐舰的拖曳下，被迫返回美国本土大修。

米切尔见日机进攻凶猛，便率领舰队南返。宇垣缠不愿就此罢休，于 21 日派出 50 架飞机追击美军，不料被米切尔杀了一个“回马枪”。行动笨拙而又缺乏战术的日机被 150 架“泼妇”式战斗机全部击毁。

美军航空母舰特混舰队的袭击，给予日军的航空兵很大的打击。宇垣的第 5 航空舰队除了在空中被击落 161 架外，在地面上还被击毁 50 架。等美军开始在冲绳登陆时，按照“天”号作战计划应在航空作战中担任主角的第 5 航空舰队已无法发挥重要作用了。

联合舰队的覆灭

3 月下旬，美军第 77 师攻占了冲绳岛西海岸外 24 公里处的庆良间列岛，设立了支援冲绳登陆作战的水上飞机基地和舰队停泊场及后勤补给基地。另外，对美军很重要，在庆良间列岛发现了日军准备用于对美国军舰发动自杀性攻击的 350 多艘携带炸弹的汽艇，从而消除了一个极大的隐患。

4 月 1 日，按照西方习俗为愚人节，美军发动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登陆战役。参加冲绳作战的美军舰船达 1457 艘，其中有 40 多艘航空母舰、22 艘战列舰、320 余艘巡洋舰和驱逐舰、430 艘运输舰；美军的舰载机就有 2108 架，登陆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总兵力达 18.28 万人。

登陆的第一天，美军就击溃了牛岛部署在机场附近的后勤部队，并于傍晚时分占领了读谷和嘉手纳机场。到登陆的第三天，美军已有约 200 架战斗机进驻这两个机场。

由于牛岛退守冲绳南部的防线，在嘉手纳海岸附近登陆的美军未受到有力的抵抗，当天就有 5 万人上岸。第 6 陆战师从读谷机场向北进军，第 1 陆战师向东面的中城湾前进，试图切断冲绳岛南北的联系。陆军第 7、第 96 师分别沿东、西海岸向牛岛的牧港防线攻击前进。美军登陆部队的总指挥官是西蒙·巴克纳尔陆军中将。

牛岛在高级参谋八原博通大佐的建议下，将第 62 师团配备在牧港防线上，第 24 师团留在首里防线，第 44 旅团驻扎在知念半岛上，由太田实少将率领的海军基地部队则布置在小禄半岛上。面对美军规模庞大的登陆行动，牛岛十分冷静，按兵不动，等待着美军杀到阵前。

日本海军则不像牛岛这样冷静，他们想在美军使用冲绳岛上的机场之前就给美军航空母舰舰队以沉重打击，于是就强烈要求第 32 军发起地面总攻，夺回机场，同时海军则发起代号为“菊水”的总攻。

牛岛接到海军的请求后犹豫不决，参谋长长勇中将极力怂恿牛岛趁美军还未摸清岛上日军布防之机迅速发动反攻，八原高级参谋则坚决主张进行持久作战，但他一人孤掌难鸣，其他军官都赞成长勇的意见。于是，根据第 10 方面军的命令，牛岛决定于 8

日发起总攻，可是，就在攻击即将开始的前一天，日军发现有一支由 110 艘舰船组成的美国船队出现在牧港海面。牛岛担心美军从防线侧翼登陆，就遵从了八原高级参谋的意见，中止了总攻，只派小股部队予以象征性的出击。

联合舰队与陆军达成发动总攻的协议后，决定发起“菊水一号”作战。“菊水”是“水上菊花”的缩略语，14 世纪时，日本有一个著名武士叫作楠

木正成，人称“水上菊花”。在一次众寡悬殊的战斗中，捕木不畏死亡，发誓“以身报国”，最后与敌同归于尽，从而成为日本武士的精神象征。此次联合舰队将“菊水”作为作战计划代号，就是希望参战诸将士能像楠木正成那样以死报国。

6日上午10点15分至12点30分之间，日本陆海军的699架飞机（其中有355架“神风”自杀飞机），从九州的鹿屋等航空基地陆续起飞。分成四个波次的104架零式战斗机在冲绳上空争夺制空权，10架“紫电”式战斗机和20架陆军战斗机在冲绳北面的奄美大岛附近作往复运动，另有1架一

式侦察机在冲绳东北方空中抛洒锡箔，企图迷惑美军的雷达，掩护自杀飞机的进攻。

下午3点10分，停泊在冲绳海面的美国舰船群得到了报告：“西北方向有‘怪物’在接近中。”几天来一直受到零星的“神风”自杀飞机袭击的美军舰船起初没有太在意，但很快就发现日军飞机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天空。但是，与联合舰队预想的不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战斗机已经使用了冲绳岛上的机场，它们如今与舰载机一起迎击日机。

正在冲绳岛以北海域担任巡逻任务的“布什”号驱逐舰，首先被3架“神风”飞机撞毁。在邻近海域巡逻的“科尔洪”号驱逐舰赶来支援，也被3架“神风”飞机撞毁。这两艘驱逐舰不久即沉没。日军飞机在美军飞机和防空炮火的拦击下，未能飞到第58航空母舰特混舰队的上空，但却击沉了冲绳附近的驱逐舰和坦克登陆舰各1艘、军火船2艘，撞伤了其他22艘船只。

正当“菊水一号”参战飞机正在冲绳附近海面上空拼命厮杀之际，第2舰队司令长官伊藤整一中将率领联合舰队的残余水面舰队离开濑户内海，南下攻击美军舰队。伊藤的舰队中有号称世界最大的战列舰——“大和”号。该舰长263米，排水量达6.4万吨，装有9门460毫米口径的巨炮和其他141门舰炮，装甲厚度堪称世界第一。该舰自1941年底建成下水后，就一直充当联合舰队的旗舰，被称为“永不沉没的大和”，象征着日本的民族之魂。此番出击，联合舰队打算以它和“矢矧”号巡洋舰及8艘驱逐舰组成特攻队，冲进冲绳美军舰队停泊地，歼灭美军护航运输舰队和航空母舰特混舰队。由于燃油只够单程行驶，故而即使完成上述任务，也只能就地搁浅，变成海岸要塞，配合岛上的第32军消灭登陆美军。

伊藤率队刚刚离开，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丰田副武大将就向全军发出训令：

皇国兴废，在此一举。兹特组织海上特攻部队，以进行壮烈无比的突入作战，发扬帝国海军海上部队的传统，荣光后世。各部队——无论是否是特攻部队——都要殊死奋战，歼灭敌舰队，为皇国奠定永恒基础。

当天晚上10点钟，伊藤舰队就被美军的两艘潜水艇发现。美军冲绳作战总指挥官斯普鲁恩斯上将接到报告后，本想派战列舰部队前去迎击，但米切尔中将希望动用他的舰载机。得到批准后，米切尔于7日上午10点钟派出了386架鱼雷轰炸机、俯冲轰炸机和携带500磅炸弹的战斗机。

12点32分，既无基地航空部队的掩护、又没一架搭载机的伊藤舰队与美军机群在九州西南约160公里处遭遇了。轻巡洋舰“矢矧”号和驱逐舰“滨风”号、“朝霜”号当即被炸沉，“初霜”号驱逐舰受到重创，“矶风”号和“霞”号驱逐舰则动弹不得。“大和”号也遭到鱼雷攻击，行驶速度由每小时20海里下降到15海里，大多数舰炮已无法使用，上甲板被炸得惨不忍

睹。然而，伊藤仍然命令“大和”号在“冬月”号和“雪风”号驱逐舰的陪伴下，继续向冲绳前进。

下午1点20分，第二波126架美机又飞临伊藤舰队上空。“大和”号在美机两波的攻击中共挨了20枚鱼雷和无数颗炸弹，倾斜达35度。坐在舰桥椅子上的伊藤已无力回天，便下令弃舰。他向幕僚们举手敬礼后，默默地回到自己的舱室里。舰长有贺幸作大佐让人把自己绑在罗盘仪上。一名了望员将四枚饼干递给他，他微笑着收下了。当他刚把第二片饼干含在嘴里时，“大和”号消失在万顷波涛之中。无法行动的“矶风”号和“霞”号被迫自沉，剩下的“冬月”、“雪风”、“凉月”和“初霜”号驱逐舰带着幸存者逃回本土。

“大和”号的沉没，永远结束了日本海军的大舰巨炮的时代，宣告了联合舰队的彻底毁灭，给那些叫嚷“本土决战”的军国主义分子们以沉重打击，许多信奉“武运长久”的头脑至此才稍微清醒了一些。

全军覆没

美军登陆冲绳后，在头一个星期里未遇到有力的抵抗。直到8日，美军攻到牧港防线前面，激烈的战斗才猛然爆发。美军第96师团在嘉数高地、第7师团在宇庆台地区分别遇到日军的阻击，止步不前。

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因患脑溢血去世，由杜鲁门副总统接任。恰巧在这一天，在“菊水二号”航空决战的配合下，牛岛发动了反攻。但八原大佐事先劝告第24师团和第62师团的参谋，请他们不要出动大规模的兵力。结果，除第24师团第22联队因地形不明未参战外，参战的第62师团第23大队的半数、军直属第273大队的几乎全部都被消灭，反攻以失败告终。

日本海军的水上部队虽已被歼灭，但仍沉醉于“菊水”作战带来的所谓“巨大战果”，不断催促陆军再次发动反攻。在整个冲绳作战中，海军共发动了十次“菊水”作战，损失惨重，但由于飞行员们谎报军情，海军首脑还一直以为重创了美国舰队。

日军在冲绳岛上的形势在缓慢地恶化着。19日，美军第24军的霍奇军长将总预备队第27师调上来后，下达了对日军防线发动总攻的命令。一个星期后，美日双方都有很大的伤亡，第27师不得不撤下来，由第1陆战师取代。不过，第6陆战师在此期间消灭了本部半岛上的宇土支队，从而结束了冲绳岛北半部的战斗。

巴克纳尔陆续将预备队调往前线，换下疲惫不堪的部队。在牧港防线前面，美军右翼有第1和第6陆战师，左翼有第7和第77步兵师。牛岛却无兵可换。但是，如果他能充分地利用坚固的工事，他仍然可以将全军覆没的时间再往后拖一阵。然而，日军大本营不允许他这样做。美国飞机对东京等大城市的大规模轰炸加剧了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海军指责牛岛的第32军没有很好地配合，陆军的航空部队也传出了批评冲绳守军的声音。参谋本部虽然同意在冲绳实行持久战，但对第32军多次放弃反攻机会也很不满意，认为他们有缺乏战斗意志的嫌疑。第32军的顶头上级第10方面军在这样的气氛中只得下令采取攻势。

29日，在首里城地下10米深处的坑道里，第32军召开了幕僚会议。此时，美军以大炮和火焰喷射器为主要武器，已经在多处突破了牧港防线。日军第62师团已经丧失了一半的战斗力。对美军舰艇进行自杀攻击的“菊水三号”和“菊水四号”作战并未取得明显的战果。日军前线悲观的气氛日益流

行。长勇参谋长声称不能让军队的战斗力像蜡烛一样一点一点地消耗干净，必须把尚未受损的第24师团和第44旅团调到第一线，发起攻势，改变被动挨打的态势。其他幕僚纷纷赞同长勇的意见，八原高级参谋的反对意见无人理睬，牛岛最后决定于5月4日黎明时分发动总攻击。

牛岛不但以主力部队在美军左右翼之间进行突破，而且还派遣两支小部队乘舟艇在东西海岸登陆，试图包围美军。然而，西海岸登陆部队选择的登陆点恰是美军海军陆战队的集结地，日军刚一上岸就被绵密的火力打得伤亡累累，所剩无几；东海岸的登陆部队尚未上岸就被美军巡逻艇发现，随后赶来的美军舰队将日军舟艇全部击沉。在岛上发动攻击的日军同样受到严重的打击，第24师团的战斗力丧失了2/3。牛岛只得下令全军撤往营里防线。

6日，冲绳进入梅雨期。瓢泼大雨使冲绳全岛变成一片泥沼。美军的重炮和坦克都难于前进，美日双方士兵只能以轻武器交火。11日，巴克纳尔中将向首里防线发起进攻。美军舰队利用天气转晴的时机，用舰炮和舰载机对日军阵地狂轰滥炸。尽管日军使用拼刺刀、舍身炸坦克等招术，仍然无法保住阵地。29日，美军占领首里，第32军撤往南面的最后一道阵地。

牛岛的撤退，使小禄半岛上的海军基地部队成为孤军。该部队仅有1/3的人有步枪，其余的人只得手持竹枪或将炸药灌到空罐里自制手榴弹。美军第6陆战师一面从正面推进，一面以小股部队在半岛北面登陆。日军在两面夹击下已无力应战。6月13日，太田少将用手枪自杀身亡，美军遂占领了小禄半岛。

冲绳岛战役的最后阶段于6月17日开始，美军以特制的喷火坦克向前推进，坦克把凝固汽油弹喷进日方据点。第二天，巴克纳尔中将在前线巡视时被落在附近的炸弹炸起的岩片击中胸部，当即倒地毙命。四天以后，残余日军被分割成互相隔绝的三股，已经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战斗，许多被强拉入伍的老百姓都开了小差。牛岛见事态已不可挽回，便与长勇一起剖腹自杀。

同一天，设在嘉乎纳机场附近的美军第10集团军总部广播了一份公报，宣称冲绳已确保无虞。7月2日，尼米兹五星上将正式宣布“冰山”战役结束。在整整三个月里，日军死亡近11万人，被俘7841人；美军登陆部队损失了7613人，受伤5.8万人。另外，日军损失20艘舰艇和2258架飞机，其中有许多是“神风”自杀飞机；美军损失驱逐舰以下舰艇400余艘和舰载机763架，1万水兵伤亡。在这场血腥残酷的战斗中，尚有7.5万名冲绳平民无辜送命。

冲绳一战，美军获得了进攻日本本土的最后一个海、空军基地。日军虽然得到了三个月苟延残喘的时间，但冲绳失守给日本统治集团的心理以很大的冲击，主和派和主战派的矛盾愈发激烈，平静如常的社会表层下面有一股要求变化的潜流在活动着。

第 48 章 灭顶之灾

谋划休战

随着美军 1945 年 1 月初在菲律宾吕宋岛大规模登陆，日军大本营设计的菲律宾决战的计划逐渐成了一纸空文。这种形势必然加深了日本统治集团对战局前途的忧虑。那些起初就对美国的强大国力心怀恐惧、在对美开战问题上犹豫不决的人开始加紧串连，并通过木户幸一内大臣向裕仁天皇提出他们的看法。然而，在军部的强大影响下，裕仁仍然幻想着在打一次胜仗后迫使同盟国方面知难而退，不得不提出讲和。

2 月份，裕仁陆续和曾担任过首相的重臣们会面，让他们发表对时局的见解。除了东条英机鼓吹竭尽全力作战以外，其余重臣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或多或少地流露出对战局前景的悲观情绪。近卫文麿更是以继续战争会导致共产主义革命为理由，敦请天皇尽快考虑结束战争的方案。

近卫对时局的判断与裕仁主张以有利条件或体面的条件为基础来求和，是完全对立的。因此，裕仁未能接受近卫的意见。日本普通百姓注定还要继续忍受战争带来的灾难。

3 月 9 日傍晚，由美军第 20 航空队指挥官柯蒂斯·李梅属下的 333 架 B—29 轰炸机，携带着 2000 吨燃烧弹，从关岛、塞班岛和提尼安岛先后起飞，前往东京进行低空轰炸。午夜刚过，先导机群就已抵达东京上空。美军在 1500—3000 米的高度向东京的 25 个区投下了燃烧弹。炸弹扔下来后，里面的圆筒撒出一种燃烧着的圆珠，滑落在房顶上，点燃它所碰到的一切东西，并把狂舞的火焰扩散到各处。火焰受到时速 20 英里的大风的煽动，形成了巨大的火浪，像大镰刀似的割过这座由木头建筑组成的城市。到天亮时，27 万栋房屋被烧为灰烬，占全东京都建筑物总数的 1/4；死亡市民达 8.3 万人以上，100 多万人无家可归。

天皇的财产也受到了损失。位于皇宫东御苑管理马匹、汽车的主马寮本馆、内阁文库、最下级女官的宿舍以及通向明治宫殿的长廊都被燃烧弹击中，或烧光或烧毁大半。就连裕仁居住的御文库屋顶为掩蔽而铺种的草坪也被烧光。

第二天晚上，李梅派出 313 架轰炸机，带着燃烧弹飞往日本帝国第三大城市名古屋。紧接着又相继对大阪和神户进行了大规模空袭。不到一个星期，日本就有 45 平方英里的重要工业地区化为灰烬。毫无疑问，美军的战略轰炸很快就能粉碎日本进行有效战事的能力。

3 月底，硫黄岛被美军攻陷。这是日本本土外围防御战中失陷的第一个岛。

4 月 5 日，小矶国昭内阁总辞职。第二天，苏联政府通知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表示对于在 1946 年 4 月到期的苏日中立条约的有效期不再给予延长。

面对严峻的局势，那些希望早日媾和的重臣们商定，新内阁必须采取尽早媾和的方针，为了避免刺激军方，首相以当时的枢密院议长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为适宜。

77 岁的铃木曾参加过日俄战争，在日本海军中被誉为“水雷战术权威”。其后，历任海军要职。1929—1936 年任侍从长，是裕仁天皇十分信任的大臣。“二·二六事件”中，他被军部暴徒连开四枪，击中胸部，但幸免丧生。

铃木的组阁工作受到各方面的影响。内阁中不但有主张早日媾和的海相米内光政和外相东乡茂德，也有高呼“本上决战”的阿南惟几陆相。铃木本人也存有侥幸心理，希望能够再给美军一次打击，在对日本较为有利的情况下和同盟国“荣誉议和”，以保全“国体”。在这种侥幸心理的支配下，日本的战争机器继续开动下去。

4月29日，正值裕仁44岁生日。这天传来消息说，他的盟友墨索里尼已于前一天在科莫湖畔被处决，尸体被愤怒的意大利人糟踏得不成样子。这个消息令裕仁的生日大煞风景。

5月9日，日本的盟国德国无条件投降。日本统治集团虽然已有预料，但仍然受到很大的震动。为了阻止苏联向远东地区增加兵力、参加对日作战，铃木内阁一致同意对苏展开谈判。

东乡外相私下认为，在讨论结束战争的根本问题时知情人越少越好，以免横生枝节。为此，他提议召开由首相、外相和军方四位首脑参加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全盘考虑和战问题。在5月中旬首次举行的“六巨头”会议上，对于议和作出了请求苏联斡旋的原则性决定，但对于议和条件，却由于军方首脑的阻挠，未能作出任何决定。

5月25日夜，502架B—29轰炸机对东京的心脏地带进行轰炸，投下了3262吨燃烧弹。首都又一次发生大火。到凌晨时分，16.8平方英里的金融、商业和政府部门所在地的区域被烧毁。无法控制的烈火竟烧到皇宫。强劲的南风将成百上千的小火球吹过护城河，烧着了皇宫里的灌木林，并且蔓延至明治宫殿。

明治宫殿是在明治22年（1889年）集当时日本建筑技术之精华建成的。建筑物绚烂豪华，占地约1.65万平方米，并且全部为木制结构。屋顶高大，房檐低垂，覆以蓝绿色青铜。明治宫殿由27座建筑物组成，有走廊相互连通，内部是日本式、中国式和西洋式的结合。此次大火将所有木制宫殿都烧落架了，同时还烧死皇宫警察、警视厅特别消防队员和近卫兵34人。

在皇宫围墙外面，皇太后，皇太子以及其他皇族的邪宅全部被毁，外务省、首相官邸以及海军省和大东亚省的大楼也全部被毁。东京已有一半成了废墟。

从天而降的大火迫使赞成早日请和的人加快了行动步伐。东乡外相为打开对苏谈判的途径，决定首先通过非正式的预备会谈，试探一下苏联的态度。至于代表日本参加预备会谈的入选，东乡看中了前首相广田弘毅。

此时，外国使节已由东京疏散到外地，广田直到6月3日才在箱根地区的疗养胜地强罗见到了苏联大使雅可夫·马立克。在随后两天的会谈中，广田向马立克表达了日本政府希望与苏联缔结友好协定的意图，并就这一问题能否成功征求大使的意见。据广田观察，苏联方面的反应是令人满意的，交涉前景很有希望。但是，马立克还是提出，需要时间来研究日本提案，广田只得回家等待。

军方在表面上没有反对同苏联接触、寻求结束战争途径的原则，但实际上仍坚持进行本土决战，并且提出了指导战争的基本大纲。这份大纲经过细微的修改，被内阁通过，并于6月8日在御前会议上得到了裕仁的默认。

裕仁虽没有公开表示意见，但内心里对这份杀气腾腾的大纲是不满的。木户内大臣窥测到天皇的意图，便决定以媾和措施为中心，起草一份《收拾时局对策草案》。在这份文件中，木户鉴于军部的顽固不化，认为有必要打

破惯例，由天皇亲自出面干预，派使节持天皇的亲笔信与斡旋国谈判，在保留天皇制和体面和平的两个条件下结束战争。裕仁对于木户所拟草案深表满意，谕令从速着手执行这一方案。这样，日本走向停战的第一步便从宫廷开始迈出了。

6月19日，守卫冲绳的第32军司令官牛岛满中将向东京发出了诀别电报，表明冲绳即将失守。东乡外相获悉这一消息后，命令外务省秘密写下意见书，由他亲手交给木户内大臣。为防备落入军部手中，意见书上款未写提出人，用纸也是未印单位名称的普通白纸。意见书分为前篇、后篇，共43页，呼吁早日结束战争，批驳了军部鼓吹的“本土决战”的荒谬性，并且预见到有可能不得不无条件投降。意见书建议：“政府必须从开始就做无条件投降之思想准备。倘能取得皇室安泰，维护国体不变，则应认为取得成功……其他变化，则只能以变应变处理。”意见书还列出了为调整日苏邦交而打算作出的让步条件。

裕仁天皇看完意见书后表示深有同感。在木户的鼓励下，6月22日，天皇打破惯例召见首相、外相、陆相、海相以及陆海军两总长，主动要求举行御前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裕仁首先开口：“关于战争指导，前在御前会议虽已作出决定，但另一方面，关于结束战争问题，此时也希望不拘泥于历来的想法，从速进行具体研究，力求促其实现。”梅津参谋总长声称在实施终战方策时需要慎重，天皇当即以可能失掉时机为由予以反驳，重申从速进行对苏谈判。

24日，广田再次拜访马立克，提出用日本的橡胶、锡、铅和钨交换苏联的石油，并且暗示日苏两国可以将陆海军联合起来组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苏联大使不为广田的引诱所动，声称日本方面必须拿出具体计划来，他才能向本国政府报告。

没过一个星期，心急火燎的广田拿着东乡外相草拟的提案去找马立克。作为换取日苏间签订互相支持、互不侵犯条约的条件，日本答应让伪“满洲国”独立，放弃在苏联水域的渔业权，以及考虑苏联希望的其他各项条件。苏联大使只是答应转告本国政府，不肯再做其他允诺。日本方面此时尚未正式提出由苏联居间调停、结束战争的请求。

苏联政府的答复迟迟不到，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尚武约见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一事也定不下来。裕仁坐不住了，7月7日，他召见铃木首相，督促加快关于居间调停的谈判，并建议明确提出恳请调停或者派遣携带天皇亲笔信的特使赴苏。至于特使人选，天皇同意由近卫文鹰公爵担任。

日本此时已获悉美、英、苏三国首脑即将在波茨坦举行会谈，磋商结束对日战争及重建战后世界秩序等问题。为了抢占先机，12日深夜，东乡外相发出紧急电报，指令佐藤大使向苏联交涉，请求为近卫及其随员赴苏提供便利，并转达天皇关于结束战争的意图。电报声称：

天皇陛下对此次战争给所有交战各国国民造成的灾难和牺牲与日俱增，感到痛心，希望迅速结束战争。但在大东亚战争中，只要美、英坚持无条件投降，帝国为祖国的荣誉与生存计，只好举国一致，战斗到底。由此，增大彼此交战国国民的牺牲，实非所愿。兹为人类幸福计，切望迅速恢复和平。

佐藤大使接到外务省电报后，立即要求会见莫洛托夫。但是，莫洛托夫以赴波茨坦行期仓促为理由，拒绝会见。佐藤于13日傍晚只好会见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面交关于天皇结束战争意图的文件以及关于派遣近卫使

节征求苏联政府同意的文件，请求转达给莫洛托夫。洛佐夫斯基同意转达，但是他说，实际上已来不及在莫洛托夫动身前作出答复。

《波茨坦公告》

美国新总统哈里·杜鲁门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踏上前往波茨坦的旅程的。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总统因脑溢血去世，时任副总统的杜鲁门按照宪法有关规定接任了合众国总统一职。第一次内阁会议散会后，77岁的陆军部长史汀生就向新总统简要讲述了正在进行中的一项重大计划——制造一种预期将发展成新的、具有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破坏力的爆炸物。

与此同时，美军在冲绳岛登陆作战中遭到出乎意料的巨大损失。副国务卿、前驻日大使格鲁提出，为了促使日本早日投降，可由总统宣布，如果日本国民愿意，无条件投降就不意味着废除现在的皇统。据此，他与下属杜曼共同起草了对日宣言，并于5月下旬提交给总统。杜鲁门认为这个想法不错，下令有关人员商讨此事。陆海两军部长史汀生、福雷斯特尔和参谋长马歇尔等人原则上赞成。但由于冲绳战役正在进行，何时公布则另行安排。

格鲁的意见在国务院内部受到了拉铁摩尔、文森特、艾奇逊等人的反对，其最大的根据是公众舆论普遍对日本抱有反感。他们指责格鲁违背历史潮流，企图利用天皇使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复活。拉铁摩尔甚至主张把天皇交给中国处置。

6月1日，负责研究原子弹爆炸后在政治、军事和科学各方面将会产生何种后果的“临时委员会”得出结论：应该尽快使用原子弹，轰炸一个能明确显示其破坏力的目标，而不事先提出警告。16日，制造原子弹的奥本海默、费米等人也得出结论：技术性的示威不大可能结束战争，除直接在军事上使用外，找不到其他可以接受的替代办法。

18日，杜鲁门召开会议，讨论降伏日本的办法。大多数人同意马歇尔将军的意见，在11月发动在日本南部九州登陆的“奥林匹克”战役。但是，陆军部助理部长约翰·麦克洛伊提出，杜鲁门应该以总统名义致函日本天皇或铃木政府，一方面允许日本在立宪的基础上保留天皇，另一方面威胁说，如果再不投降，那么美国只好使用新式武器——原子弹。这样一个程序便有可能在不再造成美军更大伤亡的情况下结束战争。即使无法结束而不得不使用原子弹，美国在道义上也能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

杜鲁门认为，使用原子弹是“很有可能的”。在格鲁和福雷斯特尔的协助下，他开始整理归纳主张在使用原子弹前先警告日本的论点。与此同时，麦克洛伊、杜曼等人着手草拟对日宣言，阐明投降条件。该宣言预定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由美国、英国和中国联名发出。其中的第12条阐述的是无条件投降的惟一例外：

一旦这些目标达到，一旦根据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愿望建立起和平倾向和负责的政府，盟国占领军就从日本撤出。如果爱好和平的国家确信这样一个政府真正决心奉行和平政策，使日本将来不可能发展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这个政府可以包括现在天皇统治下的君主立宪制。

7月2日，杜鲁门大体批准这个宣言。但是，新任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对第12条最后一句话提出疑问。罗斯福时代的国务卿赫尔也认为，它听上去“太像姑息迁就”了。他给贝尔纳斯献策说：“必须剥夺天皇以及统治阶级的一切特权，使之在法律面前与其他人平等。”美国舆论也持同样看法，在刚举行过的一次民意测验中，1/3的人主张处决裕仁，37%的人主张审判

他，判处无期徒刑或处决，只有7%的人认为不必管他或留作傀儡。

在乘坐“奥古斯塔”号巡洋舰前往波茨坦的途中，杜鲁门与贝尔纳斯最终决定把第12条的最后一句话删去。

7月15日，杜鲁门率先抵达首脑会议会址波茨坦郊外一个名叫巴贝尔斯堡的小镇。五分钟后，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专机也降落了。第二天中午，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乘专列抵达柏林。会议定于17日下午5点开幕。

16日晚7点30分，在波茨坦的史汀生接到了从华盛顿发出的一封报：今晨进行了手术。诊断尚未全部结束，但结果似令人满意，并已超出预料。必须发布当地新闻，因为关注甚为广泛。

格罗夫斯医生极为高兴。他明天回来。我将继续向你发报。

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于当地时间清晨5点30分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成功地爆炸了。负责制造原子弹工程（即“曼哈顿计划”）的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和他的副手托马斯·法雷尔在1万码的距离外观看了爆炸情况。史无前例的巨大爆炸令法雷尔肃然起敬。他不禁喊道：“战争结束了！”格罗夫斯答道：“不错，结束了。只要在日本扔它一两颗，战争就结束了。”

17日中午，斯大林、莫洛托夫和翻译巴甫洛夫对美国总统进行了礼节性拜访。在交谈中，斯大林通知杜鲁门，苏联准备在8月中旬参加对日作战，就像在雅尔塔会议上商定的那样。杜鲁门由于尚未接到有关原子弹的详细报告，没有向斯大林吐露真相。

18日下午，杜鲁门回拜斯大林。斯大林把天皇要求把近卫公爵当作和平使者加以接待的电报让杜鲁门过目。由于美国早已能够破译日本外务省与莫斯科大使馆的来往电文，杜鲁门对上述电报了如指掌。为了掩饰这一点，他请斯大林自行决定如何处置。

就这样，留守莫斯科的洛佐夫斯基，在让佐藤大使坐等五天之后，于18日深夜交给他一封密函，声称由于天皇的建议含糊不清，近卫的使命也不明确，苏联政府无法作出任何确定答复。

苏联政府的回答令日本政府失去了方寸。经过几日研究后，东乡外相于21日夜不得不得不让佐藤大使转告苏联日本打算结束战争的真实意图：

近卫特使的使命，是奉天皇意旨，请求苏联政府尽力斡旋和平，以结束战争，面陈有关这一问题的具体意图，同时商谈关于建立包括战时及战后作为帝国外交基础的日苏合作关系事宜。

尽管日本人一再恳求，苏联却再也没有作出任何答复。日本企图破坏盟国间的团结、改变自身不利地位的阴谋彻底破了产。

同一天，史汀生向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宣读了一份原子弹爆炸目击者的报告，详尽地描述了发生在阿拉莫戈多的可怕情景。杜鲁门听后精神振奋，觉得这是上帝对美国的垂青。得知消息的丘吉尔也认为，原子弹是愤怒的基督再临人间。

24日，得意忘形的杜鲁门在当天会议结束时，假装漫不经心地向斯大林说了一句，美国如今“具有一种破坏力异乎寻常的新式武器”，却没提“核”或“原子”一词。斯大林立刻明白了杜鲁门所说的是什么，但他表面上很冷静地回答说，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希望美国人“好好用它对付日本人”。

杜鲁门本以为他的话会对斯大林产生威吓作用，他很想看看苏联人害怕的样子。然而，他的愿望未能实现，他只得失望地离去。斯大林一回到住地，就打电话找到苏联负责研究原子弹的物理学家库尔恰托夫，命令他加速原子

弹的研究工作。同时，他命令苏联远东红军加速进行对日作战准备，争取早日开战。

杜鲁门回到住地，下定决心对日本投掷原子弹，以检验原子弹在战争中的实际效果，并且让世界上所有人都明白美国才是这个星球的主宰力量。不出 24 个小时，马歇尔和史汀生向新上任的战略空军司令卡尔·斯帕茨将军下达了投掷原子弹的命令：

1945 年 8 月 3 日后，一俟天气条件允许目视轰炸，第 20 航空队第 509 混合大队将对下列目标之一投放第一颗特种炸弹：广岛、小仓、新潟和长崎。为运载陆军部军职及文职科研人员对此炸弹之爆炸情况进行观察和记录，另派飞机随携带炸弹之飞机同行。观察机将呆在炸弹爆心点若干英里外……

随着投放原子弹的准备一切就绪，剩下的就是要向日本发出最后警告了。7 月 26 日，杜鲁门下令由华盛顿的战略情报局公开向日本播发这个最后警告——《波茨坦公告》。《波茨坦公告》的全文如下：

一、余等：美国总统、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和英国首相，代表余等亿万国民，业经会商，并同意对日本应予以一机会，以结束此次战争。

二、美国、英帝国及中国之庞大的陆海空部队，经由西方调来的军队和空军的增援，业已增强多倍。即将予日本以最后之打击，彼等军事力量受所有盟国之决心之支持及鼓励，对日作战，直至其停止抵抗为止。

三、德国无效果及无意识抵抗全世界激起之自由人之力量，所得之结果，彰彰在前，可为日本人民之殷鉴。

此种力量当其对付抵抗之纳粹时，不得不将德国人民全体之土地、工业及其生活方式摧残殆尽。但现在集中对付日本之力量则较之更为庞大，不可衡量。吾等之军力，加以吾人之坚决意志为后盾，若予以全部实施，必将使日本军队完全毁灭，无可逃避，而日本之本土也必终归全部摧毁。

四、现时业已到来，日本必须决定一途，其将继续受其一意孤行计算错误，使日本帝国已陷于完全毁灭境地之军人之统制，抑或走向理智之路。

五、以下为吾人之条件。吾人决不更改。也无其他另一方式。犹豫迁延，更为吾人所不容许。

六、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盖吾人坚持非将不负责任之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之新秩序势不可能。

七、直至如此之新秩序成立时，及直至日本制造战争之力量业已毁灭有确实可信之证据时，日本领土上经盟国指定之地点，必须占领，俾吾人在此陈述之基本目的得以完成。

八、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且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九、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

十、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严厉裁判。日本政府必须将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所有障碍予以消除。言论、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对于基本人权之重视，必须建立。

十一、日本将被允许维持其经济所必需及可以偿付实物赔偿之工业，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工业不在其内。

为此目的，可准其获得原料，以别于统制原料。日本最后参加国际贸易关系当被允许。

十二、上述目的达到及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的政府以后，盟国占领军队当即撤退。

十三、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及充分之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

7月27日上午6点，东京的“海外放送受信局”收听到了《波茨坦公告》。东乡外相在研究公告内容后，得出两点看法：从苏联未参加公告的签署来看，似乎苏联仍维持对于日本的法律上的中立；同盟国已放弃以前的绝对无条件投降的主张，而是提出了同日本建立和平的八项特殊条件。东乡认为，美、英、中三国从苏联方面听到了日本要结束战争的愿望，便一改一直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态度，代之提出了和平条件。

基于以上判断，东乡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为给今后和平谈判留下后路，对《波茨坦公告》不予拒绝是必要的；第二，应等苏联对于派遣近卫特使一事作出最后答复后，再决定日本的态度。

东乡亲自将这一结论上奏天皇，并敦请“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应极其慎重地”对待《波茨坦公告》。在随后举行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虽然丰田军令部总长要求明确拒绝三国的最后通牒，但东乡的意见还是得到了通过。

在下午的内阁会议上，对是否在日本国内发表《波茨坦公告》，争论相当激烈。最后决定予以发表，但其中可能挫伤国民战斗意志的词句（如允许军队解甲归田和无意奴役日本民族等条款），暂时不予发表；同时，政府坚决不发表任何意见。各报刊登时应低调处理，用小号字体印刷。

第二天清晨，各报遵照内阁方针发表了有关消息，没有刊载社论。但是，《每日新闻》用大字标题宣称三国公告是“可笑的事件”，《朝日新闻》则表示《波茨坦公告》“并不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只能加强我国政府不屈不挠地将战争进行到底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心”。

东乡外相认为军方在其中捣了鬼。军方则更进一步，要求铃木首相发表声明，表明政府反对三国公告的立场。铃木被逼无奈，只得在下午4点的例行记者招待会上声称：

我认为那份公告不过是《开罗宣言》的翻板。政府认为并无任何主要价值。只有对它予以默杀。我们只能为战争到底向前迈进。

顾名思义，“默杀”的含义就是“以沉默杀之”、“置之不理”的意思。但铃木事后解释说，他的原意是想表达英语中的“无可评论”，但由于日语中没有相应的对等词，只好采用了“默杀”一词。

从最高战争指导会议通过的方针来看，日本是想在对苏谈判有了结果之前拖延对《波茨坦公告》作出判断，但由于军方的压力和铃木的错用词汇，世人得出的是另外一种结论。7月30日，《纽约时报》的大字标题是《日本正式拒绝盟国要求（日本）投降的最后通牒》。

此时的日本统治集团并未意识到大难临头，他们估计，最坏的情况不过是盟军对日本本土的空袭会更加激烈，直至最后登陆而已。况且，他们对于争取苏联出来调停还抱有希望。尽管这希望已渐破灭，但是对一个即将溺死的人来说，一根稻草都会被视为挽救性命的灵丹妙药呢。

日本统治集团把希望都寄托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回到莫斯科后会作出有利的答复。东乡不断地催促佐藤大使：

……务请再作努力，无论如何使苏联对派特使一事产生些热情……就目前这件事而言，一日之差可能导致千年悔恨，请你即与莫洛托夫进行一次会谈……

就在日本政府迫不急待地请求苏联人为其说话的时候，为投放原子弹而进行的准备工作已接近尾声了。

祸从天降

美国战略空军司令斯帕茨将军于7月29日到达关岛，向第20航空队指挥官李梅将军和第509混合大队队长保罗·蒂贝茨上校传达了准备投掷原子弹的命令。此时，人类历史上用于实战的第一颗原子弹“小男孩”正在提尼安岛上组装着，第二颗原子弹“胖子”所需的怀和爆炸物正从美国用飞机运来。根据“曼哈顿计划”负责人格罗夫斯将军的计划，必须在8月初准备好这两颗可以投掷出去的核武器。两个星期后，还要有两枚原子弹安装就绪。

在提尼安岛上，一个庞大的珊瑚岗被铲掉了一半，用来填平高低不平的原野，修筑了六条跑道，每条跑道的宽度能并排跑10辆汽车，长度近2英里。在这些跑道的旁边停放着一排排银光闪闪的B—29轰炸机，这些“超级空中堡垒”足有几百架之多。

负责投掷原子弹的第509混合大队是在极保密的情况下进行训练的，只有他们的指挥官蒂贝茨上校知道自己的任务。他们的驻地围有铁丝网，还有机枪保护，即使将军也得有通行证才能入内。

8月4日15点，蒂贝茨向执行第一次特殊任务的七架B—29轰炸机机组人员做情况介绍。机组人员到达介绍情况的小草屋时，发现周围站满了手持卡宾枪的宪兵。蒂贝茨说，那个等待已久的时刻来到了，即将运送的武器最近在美国进行了成功的试验，轮到他们把它扔到日本人的头上了。

两名情报官员把蒙在黑板上的帷幕拉开，露出了目标城市的空中摄影相片：广岛、小仓和长崎。因为天气的缘故，新潟已被排除。蒂贝茨指定三个机组在投掷的前一天飞行一次，去估测目标城市上空覆盖的云层。另外两架飞机将陪伴他去摄像和观察。第七架飞机将停在硫黄岛的一个装弹坑上待命，一旦蒂贝茨的飞机出了故障就可以替代。

负责把原子弹装上飞机的海军军械专家威廉·帕森斯上校告诉机组人员，他们即将投掷的炸弹是战争史上一种新的东西，是迄今为止制造的毁灭性最大的武器，它也许会把直径3英里的区域全都毁掉。

8月5日上午，侦察飞机报告说，目标城市上空的天气次日将有所好转。14点，李梅将军正式批准特殊任务在第二天进行。帕森斯上校很担心飞机起飞时坠毁，那样的话，飞机上已安装好的原子弹就会把整个提尼安岛炸得粉碎。帕森斯向负责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法雷尔将军建议说，待飞机安全起飞后，由他来进行原子弹的最后安装。

黄昏前，原子弹从有空调设备的仓库运到阳光灿烂的室外，装进第82号B—29轰炸机的机舱。“小男孩”的蓝色铁皮上涂着给天皇的粗鲁字句，还贴着著名的女影星丽塔·海华丝的美人照。蒂贝茨请人把他母亲的娘家姓名“伊诺拉·盖伊”用油漆刷在第82号轰炸机上，为这架即将去完成历史性使命的飞机命了名。

午夜时分，进行了最后一次情况介绍。蒂贝茨强调了原子弹的威力，提

醒机组人员在原子弹爆炸前戴上护目镜，告诫他们要服从命令、遵循操作规程。他还叫来一位随军牧师，背诵一篇专门为这一时刻而起草的祈祷文，请求全能的主“同那些有勇气攀上您的高空并把战斗带到敌人领土上去的人们同在”。

凌晨 2 点 45 分，“依诺拉·盖伊”开始在跑道上滑行。在离珊瑚跑道尽头只剩几码远的地方，这架携带着一颗 4 吨重的原子弹的“超级空中堡垒”腾空而起，向黑色的海洋上空飞去。

在 4700 英尺的高度上，帕森斯钻进弹舱，开始在原子弹尾部装上炸药引信，他的助手杰普森中尉用手电筒给他照着亮。装引信用了 15 分钟，接着，他们又用 15 分钟检查了前舱控制板上的监控电路系统。

在硫磺岛上空，“伊诺拉·盖伊”和两架观测机会合，共同向西北方的日本列岛飞去。

广岛时间 7 点 9 分（提尼安时间 8 点 9 分），一架负责侦察天气情况的 B—29 轰炸机出现在广岛上空。广岛的四周虽然被厚云层遮盖，但上空约有一块直径 20 公里的蓝天。侦察机发出了气象报告，并建议目标就在广岛。

一个小时之后，“伊诺拉·盖伊”飞抵广岛上空。蒂贝茨用机内通话装置宣布：“马上就要开始投弹。把护目镜放在前额。计数开始后就戴上，闪光以后才能摘下。”

在广岛中部大田川的一条岔流上、架着一座 T 型的桥，把两条支流形成的岛屿连接起来。这就是相生桥，“伊诺拉·盖伊”的投弹手托马斯·费雷比少校选定的瞄准点。8 点 15 分 17 秒，特制的弹舱门自动打开，“小男孩”随即掉落下去。蒂贝茨以强力俯冲，把轰炸机从投弹区向右转去。与此同时，跟在后面的观测飞机扔下三个降落伞，伞下吊着把数据发射回去的发报机。

原子弹在晴朗的天空中爆炸。爆炸位置在志麻医院上空 1900 英尺处，距费雷比的瞄准点相生桥东南 550 英尺，能量相当于 1.25 万吨梯恩梯。在千分之一秒的瞬间，一道闪光爆发成了强光和具有毁灭性能量的火球。强光照射到 100 英里之外，爆炸巨响传出 10 英里远。火球发出比太阳表面还要热几千度的高温，飞鸟在半空中就烧成灰烬。蚊子、苍蝇、松鼠、猫、狗也消失了。爆心地区的花岗石都融化了，人和物体的影子印在了地面上和残留的墙上，而人本身则变成了一堆堆于瘪的冒烟的黑焦炭。

片刻之后，出现了一股可怕的冲击波。它以每秒钟 2 英里的速度从爆心冲出，然后慢下来以每秒钟 1100 英尺的声速前进，将大片的建筑物摧毁，掀起团团烟雾和尘埃。巨大的气柱和尘埃腾空而上，直冲大气层，然后向四周散开，形成一朵高耸云霄的蘑菇云。这团烈焰腾腾的蘑菇云下是一片真空，冷空气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其速度越来越快，很快就形成一股时速 30—40 英里的狂风，吹得大火越烧越烈。在这团烈焰的滚滚气浪周围，所有的东西都已被最初的热浪烤焦了，并且引起了更炽烈的火势，火舌如同从大地中破上而出。几小时内，广岛市中心便成了一片漫天盖地的火海。

一些在爆炸瞬间呆在建筑物里的人们，侥幸从断垣残壁下挣扎出来后，发现眼前的情景与地狱没什么区别：被原子弹高热烧伤的人们蹒跚而行，遍体焦黑，或鼓起水泡，或浑身挂着一一条条炙焦而脱落的暗灰色皮肤。流经市中心的三条河道里死尸充塞，其中有许多是儿童。

死于原子弹爆炸的具体人数很难查清，当时估计有 8 万人左右。比较近期的估计把 1945 年底死亡人数上升为 14 万，死亡率在 50% 以上。就连驻扎

在广岛的第二总军司令官藤井将军和朝鲜李王家继承人李王垠之弟李鏞公也未能幸免。

杜鲁门很快就得知了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消息，他当时正在回国的“奥古斯塔”号巡洋舰上吃午饭。他告诉一群与他同桌进餐的水手们：“这是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该是我们回家的时候了。”

在华盛顿，白宫宣布了事先起草好的声明：

这是一颗原子弹，是对宇宙的基本力量的运用。这股连太阳都要从它那里吸取动力的力量已被释放到那些在远东发动战争的人的身上……7月26日之所以要在波茨坦发表最后通牒，其目的在于使日本人民免遭全部毁灭。日本的领导人立即拒绝了那项最后通牒。现在，如果他们仍拒不接受我方条件，他们可以预期，毁灭性的打击将如雨点般从天而降，类似的事情在这个地球上还从未出现过。

在莫斯科，一直避而不见日本人的莫洛托夫突然于当地时间8日下午5点召见佐藤大使。佐藤还来不及用俄语向这位外交人民委员致意，莫洛托夫把手一挥，然后就向他宣读了苏联对日本的宣战书。宣战书的结尾处说：“自明日，即8月9日起，苏联将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

两小时后，由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指挥的近160万苏军兵分三路向伪“满洲国”发起全面进攻。苏军的目的是：从东、北、西三个战略方向向东北腹地实施突击，以东西两面实施的向心突击为主，迅速分割、围困关东军于沈阳、长春地域，然后予以歼灭。

第一路是由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统率的后贝加尔方面军。这支部队下设4个合成集团军、1个坦克集团军、1个骑兵机械化群，共37个师、20个旅，约65万余人。方面军集中基本兵力兵器于蒙古东部塔本察格布拉克地区，向沈阳、长春方向实施主要突击。

第二路是由麦列茨科夫元帅统率的远东第一方面军。这支部队下辖4个合成集团军，共32个师、14个旅，约58万余人。方面军集中基本兵力兵器于兴凯湖东南地区，向绥芬河、牡丹江方向实施主要突击，尔后向吉林、哈尔滨推进。

第三路是由普尔卡耶夫大将率领的远东第二方面军。这支部队辖3个合成集团军，共11个师12个旅，约35万人左右。方面军集中基本兵力兵器于列宁斯科那地区，沿松花江向哈尔滨实施主要突击。

在8月9—14日的六天里，苏军和配合作战的蒙军在不同方向上推进了50—500公里左右，完成了对沈阳、长春、吉林、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地日军的分割包围。日军除在海拉尔、同江、富锦、孙吴等筑垒地域及牡丹江附近阵地上进行顽抗外，全线基本上失去有组织的抵抗。苏军使用部分兵力围攻日军据点，主力则高速向纵深挺进。关东军总司令部获悉苏军越过大兴安岭、向长春和沈阳急进时，匆忙将总指挥部从长春撤往通化预备指挥所，造成指挥中断，部队处于混乱状态。

8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延安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重要声明，号召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配合苏军与同盟国军，向日伪军实施广泛的进攻。8月10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大反攻第一号命令，令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应根据《波茨坦公告》有关规定，向附近日伪军发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交出全部武器，如遇日伪军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命令下达后，各解放区军民向盘据在战略要点的日伪军发起猛烈攻击，侵华

日军的末日来临了。

被迫认输

在美国、苏联、中国和其他盟国军队以及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共同打击下，日本帝国崩溃的命运已不可避免。裕仁天皇让木户内大臣告诉铃木首相，必须以最快速度终止战争。

8月9日上午10点30分，由六位首脑组成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在皇宫召开。在此之前，东乡、铃木、米内在迅速停战的态度上已取得了一致。因此，会议一开始，铃木首相就说：“请对苏联参战应取的对策进行商议。”

经过三个小时的激烈争辩，六位首脑只在一点上达成了一致：即日本的天皇制必须予以保留。东乡外相认为，除此条件外，日本必须立即接受《波茨坦公告》。阿南陆军大臣、梅津参谋总长、丰田军令部总长则认为，必须再加上三个条件：同盟国军队向日本派驻最小规模的占领军；由日本方面审判日本战犯；由日本方面自己遣散军队。阿南和两位总长显然不能接受战败或投降的想法，他们提出增加这些条件，实际上就是想尽量缩小甚至拒绝接受战败或投降的事实。

铃木见双方意见难以调合，只得提议暂时休会，待下午开过内阁会议后再行复会。

就在六位首脑激烈争辩的时候，由查尔斯·斯威尼少校驾驶的、载有绰号为“胖子”的原子弹的B—29轰炸机飞临长崎上空。这架飞机的最初目标是九州东北海岸上的小仓，但飞到小仓上空却发现云量太厚，无法进行肉眼投弹，只好转向下一个目标——西南方的长崎。

斯威尼飞临长崎上空后，却发现城市上空都是云。他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靠雷达进行轰炸，要么把“胖子”扔到海里去。斯威尼不想浪费这颗价值数亿美元的原子弹，他批准采用雷达瞄准法。幸运的是，在最后一分钟时，云层中开了一个洞，足以使投弹手有20秒钟观看到距离原订目标几英里的一个体育场。“胖子”从B—29上投掷下来，穿过云洞，在上午11点02分在城市上空1650英尺处爆炸。爆炸力后来估算为2.2万吨梯恩梯。由于陡峭的群山限制了爆炸力的充分发挥，“胖子”造成的损失和死亡比“小男孩”小。当时估计的死亡人数是3万人，到年底估计数字则上升到7万人。

午后3点左右，内阁会议接到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投下的消息。但会议开到晚上10点也没得出一致的结论。军方（除米内海相外）再次一致反对文官。阿南陆相仍叫嚣要继续打下去，尽管他也不敢保证有必胜的把握。他还声称，军队不会乖乖地被遣散，士兵们绝不愿意放下武器。内务大臣也站在军方一边，声色俱厉地警告说，内阁若是决定以投降来结束战争，他将无法保证社会秩序。

东乡外相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内阁必须接受同盟国的最后通牒，惟一条件是保留日本的君主政体。农林、商工、运输、军需大臣支持他的看法。他们指出，美国人已经把冲绳当成未来进攻九州的桥头堡，国民已经濒于精疲力竭，稻谷收成是多年来最少的，敌人的军舰已经开始炮击日本沿海城市，等等。总之，日本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办法再打下去。

内阁会议暂时休会后，铃木和东乡私下进行了一次简短的会晤。他们一致认为，既然会议形成僵局，就只好请天皇圣断。依据传统，日本政府只有就某一问题首先达成一致的解决办法，然后才把它提交给天皇。天皇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只是恩准政府已经作出的决定。如今事态紧迫，铃木决定打破

惯例。铃木把内阁书记官长迫水久常找来，要求他想法让梅津和丰田签署一份奏折，使首相能够依例请求召开一次御前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迫水找到两位将军，声称召开御前会议可以节省作出决策的时间，隐瞒了请天皇圣断的打算。两位总长不知有诈，在奏折上签了名。

深夜 11 点 50 分，裕仁天皇身着大元帅的陆军军服，佩戴着带有红穗的元帅刀，走进了御文库的地下会议室。参加会议的除了六位首脑外，还有平沼骧一郎枢密院议长、迫水书记官长、吉积正雄陆军省军务局长、保科善四郎海军省军务局长以及内阁综合计划局长官池田纯久陆军中将。

铃木首相受命主持会议。他首先让迫水宣读《波茨坦公告》，然后亲自宣读提出的议案：“在上月 26 日发布的三国公告所列举的条件中，不包括要求变更天皇在国法上的地位的谅解下，日本政府予以接受。”

铃木还列出了军方要求附加的另外三项条件：驻外军队的自主的撤兵和复员；战犯由日本政府处理；保障占领问题的保留。东乡外相就议案的提出理由说明如下：

通过内阁会议得出的结论是，在今天的局势下，这种不体面的公告，不得不予以接受。而原子弹的出现，和与此相关的苏联的对日宣战，使时局进一步急剧变化、对方态度愈加强硬。因此，已经失去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余地。参酌苏联不顾我方提出的条件而参战的情况，还是不必过分强调附加条件为宜。从这种情况来看，提出过多条件，将被全盘否定。应当只提一条，那就是皇室的维护和安泰。解除武装问题可以在签订停战协定时加以考虑。保障占领是不得已的。战犯问题虽难以接受，但不是绝对条件。只要皇室能够存在，日本民族就能隐忍持重，以图他日的复兴。所以，一切都应当集中在皇室这个问题上来。

米内海相在回答铃木首相的指名询问时，表示完全赞同东乡外相的意见。

阿南陆相、梅津参谋总长和丰田军令部总长对御前会议完全以东乡提案进行讨论极为不满，在首相指名询问时纷纷提出反对意见。

阿南的意见如下：

我完全反对外相的意见。《开罗宣言》中包括取消“满洲国”的存在，这就将使日本丧失作为道义国家的生命。我们应该为坚决战斗到底向前迈进。即使接受公告，至少也要具备四项条件。这些条件作为维护皇室的手段是绝对必要的。如果对方不予采纳，一亿人民就应誓死战斗，死里求生。关于本土决战，也有一定的信心。

梅津的意见如下：

完全同意陆相的意见。确信本土决战现已准备就绪。由于苏联的参战，使情况趋于不利，但并不应该就此放弃给予美英以最后一击的机会。如果无条件投降，就对不住阵亡的英灵。四项条件已经是最低的让步。

丰田的意见如下：

就海军统帅部而言，我赞同陆相和参谋总长的意见。要说有无胜算，纵无绝对取胜把握，也不认为必定失败。下步作战，既有准备，又有机会，不能认为不能予敌以打击。如仅以维护国体一个条件进行交涉，统帅部对此深感忧虑。国民中间具有战斗精神；前线将士方在努力，并具有敢死精神。

即或国民战意有所消沉，如果领导有方，士气会昂扬起来。

平沼则强调说，所谓“国法上地位”从大义名分上说不妥当。天皇的统

治权是开国以来就具有的，而宪法不过是公开表示的形式而已，应改为“天皇统治国家的大权”。

会议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时间已是10日2点左右，仍然议而不决。于是，铃木首相起立发言说：“事已至此，诚属惶恐之至，我将亲自到御前恭候圣意，以天皇的圣断作为本次会议的决定。”

顿时，这个令人窒息的小房间里鸦雀无声。不知内情的大臣们被铃木的这一反常行动震惊得目瞪口呆。古时候，鹤是帝王的象征，圣旨被视为“鹤鸣”。如今，铃木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请天皇发出“鹤鸣”。

裕仁先是令铃木就座，然后谕示同意采纳东乡的提案，并补充说明理由，大致如下：

虽然一直尽听有取胜自信的话，但是到现在为止，计划和实践并不一致。又据陆军大臣所说，九十九里滨的防御工事要在8月中旬完成，但是还没有完成。即使编成了新的师团，但是应该发给他们的武器还没有备齐。这个样子，要对付拥有那样机械化程度的美英军队，没有胜利的希望。

军人是朕的股肱，要解除他们的武装，并把朕的臣下作为负战争责任的人引渡出来，这是不能忍受的事。但是，在大局上应以明治天皇在三国干涉时所作的决断为例，加以效法，忍所难忍。为了将人民从悲惨的结局中拯救出来，为了世界人类的幸福，作出这样的决定。

御前会议结束后，内阁会议立即在铃木首相官邸召开。在天皇的支持下，东乡的提案获得了一致通过。自10日清晨6点45分起，外务省开始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电报发往瑞士和瑞典，从那里再转送同盟国。

在发出正式外交照会的同时，松本外务次官认为有必要将日本接受公告的意图迅速通知国外，特别是通知盟军官兵。在征得同盟通讯社及日本广播协会领导人的同意后，对外广播了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

自明治维新起，日本帝国第一次承认输掉了一场战争，而且这场战争将彻底埋葬侵略成性的日本帝国。

第 49 章 最长的一天

玩弄阴谋

裕仁天皇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的“圣断”，毫无疑问，给狂热的陆海軍高级将领泼了一盆冷水。

以陆军大臣阿南惟几为首的主战派尽管仍然不承认日本已经战败的事实，但出于对天皇的绝对忠诚，不敢违抗天皇的旨意，只好在内心里期望同盟国方面拒绝日本提出的附加条件，从而解除御前会议决定的束缚，继续把战争进行下去。

8月10日上午，阿南在陆军省大楼的地下防空洞里本着上述的想法，向所有课长级以上人员传达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决定。他说：“我们只有服从天皇的圣断，别无选择。现在，我们是战是降，取决于敌人对我方照会的答复。战也好，降也好，你们都必须记住，你们是军人，必须服从命令，不能违反严格的军纪。大难当头，一个人的轻举妄动也可能造成国家的毁灭。”

聆听阿南讲话的青年军官们忍不住了。长期以来，正是他们满怀忠君报国的理想，制定了一个个的侵略计划，使日本帝国的版图不断扩大。如今虽然受到盟国军队的沉重打击，但敌人并未登陆日本本土，怎么能屈膝投降呢？他们宁可“一亿玉碎”，使整个日本毁灭，也不愿意放下手中的武器。

军务局预算课课长稻叶正夫中佐认为，在真正实现投降之前，日本军队必须一如既往地继续作战，特别是抗击正在中国东北挺进的苏联红军。在获得阿南的首肯后，他就动手起草一份向海外日本官兵广播的声明。

初稿写成后，经过陆军省次官和军务课课长荒尾兴助大佐的审查，修改了几次。军官们想让阿南亲自过目，但大臣参加内阁会议去了。于是，荒尾同意当天早些时候把声明送到阿南的官邸去。荒尾走后不久，阿南的内弟竹下正彦中佐和另外一名参谋来取稻叶起草的声明，声称要在晚上7点钟的新闻节目里播出。由于荒尾带走了修改稿，稻叶只好从废纸笼里找出原稿，凭记忆加以修改一番，然后把它交给了竹下。

与此同时，内阁会议决定，目前暂时对天皇的圣断或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避而不谈，而由情报局总裁下村海南发表一份措辞含糊的声明，该声明只须透露政府可能很快就要宣布一项重大的变化。

晚上7点钟，国内外的日本人在收音机的新闻节目里听到了两个内容有所不同的声明。

首先播出的是以阿南陆相名义颁布的声明：

告全军将士：苏联终于入寇皇国，不论明文如何粉饰，其侵略与称霸大东亚之野心昭然若揭。事已至此，夫复何言，只有毅然决然将护持神州之圣战战斗到底。

纵食草吮泥，潜伏野处，断然作战，深信死中有生，是即楠公七生报国、“即剩我一人”之救国精神，亦即时宗之“莫烦恼”、“勇往直前”击灭丑敌之斗志。全体将士应人人体现楠公之精神，重现时宗之斗志，为击灭骄敌而勇往直前。

由下村总裁发表的声明则另有一层意思：

最近敌国美、英突然加强空袭，并进行在我本土登陆的作战准备。对此，我陆海空的精锐已完成了迎击的部署，现在全军正以“特攻”的旺盛斗志，引满待发，将一举而歼灭骄敌。近来，举国国民在敌机残酷的轰炸下能自忍

耐，以义勇奉公之精神，继续迈进，实为感激。敌国美、英最近使用其新发明的新型炸弹，将人类历史上从所未见的残虐无道的惨祸加之于无辜的老幼妇孺。加之，保持中立关系的苏联，于昨日即9日，加入敌人方面，在发表片面宣言后，即向我攻击。我军当即予以迎击，决不容许敌人轻易进攻。但不能不承认，现在已经到了进退维谷的地步。为了正确地维护国体，保持民族的荣誉和尊严，守卫最后的一线，政府当尽其最善之努力，同时期待一亿国民为维护国体，克服一切困难。

内阁的声明虽然拐弯抹角地承认战局恶化、政策可能发生变化，但对于不明底细的老百姓来说，他们是不可能分辨出两个声明的不同之处的。在生活必需品渐趋匮乏、美国飞机狂轰滥炸的情况下，他们的神经已经麻木了。除了拼命干活以挣得必需的口粮外，他们不再考虑更多的事情了。

东乡外务大臣却看出了阿南声明的危害性。考虑到清晨发往瑞士和瑞典的照会因时差关系可能还未送达同盟国那边，他决定把日方照会的英文本用莫尔斯电码发出去。

晚上8点钟，同盟社国际新闻主编长谷川把消息送上发报机，首先发给美国，然后是欧洲。

果然，比东京晚13个小时的美国首都华盛顿于当地时间10日上午7点33分监听到了莫尔斯电码。杜鲁门总统把贝尔纳斯国务卿、史汀生陆军部长、福雷斯特尔海军部长和总统私人参谋长莱希上将召集到办公室，把电报念给他们听，征询他们的意见。

史汀生认为，为了使分散在各地的日军投降，盟国需要裕仁的帮助，保存天皇是切合实际的。莱希“对小裕仁没有什么感情”，但支持史汀生。

然而，贝尔纳斯却反对“从我们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立场后退。“那个要求是在使用原子弹前提交给日本的，也是在苏联成为交战国之前。如果要接受任何条件，我希望是美国而不是日本把条件提出来。”福雷斯特尔反驳说，可以“由我们方面发表肯定的声明，说我们会加以注意，使投降的语言与我们的意图和观点完全一致”，让日本人放心。

杜鲁门仍不表态，决定等收到通过外交渠道来的正式投降书后再说，但又命令贝尔纳斯立刻草拟答复，快到中午时，贝尔纳斯得知美国驻瑞士大使馆已收到日本的正式投降书。这封电报一到，他便带着自己的草案来到白宫。下午2点，杜鲁门宣读了贝尔纳斯的答复，顾问们一致同意。

但是，给东京的答复首先要征得各盟国的同意。于是，便将副本发往伦敦、莫斯科、重庆，要求尽快取得同意意见。

除去一点以外，伦敦完全同意华盛顿提出的对日本的答复。艾德礼首相、贝文外相和丘吉尔一致认为，要求天皇签署投降书是不策略的，他们建议把照会另外写成：“日本天皇应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和最高统帅部签署投降条款……”华盛顿马上同意了。

苏联最初没有表态，可能因为它希望战争多打几天。莫斯科后来虽然表示同意，但莫洛托夫希望有两个盟军最高司令官，美国一个，苏联一个。美国驻苏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回答说，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拖延，斯大林同意取消这个要求。美国终于得到了苏联的赞同票。

中国国民政府立即回电表示同意。

天近黄昏时，从澳大利亚传来消息。堪培拉先向伦敦致电说：

我们坚持认为，天皇作为国家首脑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应对日本的侵

略行径和战争罪行负责，因此要求废黜他。

联合国作为英联邦的大本营，在大多数情况下，一直有权在制定战时政策方面代表澳大利亚讲话。但是，这次伦敦在作出一些含糊的保证之后，澳大利亚政府并不就此罢休，迅速发出第二封电报，这次是直接给华盛顿：

……不应豁免天皇对日本从事侵略战争所负的罪责，……明确废除天皇制，是破除日本人把天皇当神崇奉的根本办法。正是以天皇的名义，他们犯下了许多暴行。天皇制不废除，日本人就不会改变，还将发动对太平洋的侵略，只不过把时间推迟，由后继者来干罢了。

应你们的要求，我们推迟发表目前提交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我们认为，报告揭露了有预谋有计划的恐怖政策和暴行，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最高当局对此绝不会懵无所知。在这方面，很难找到理由说明裕仁及其同伙跟希特勒及其同伙有所区别。

鉴于上述理由，我们反对在谅解日本人试图给《波茨坦公告》附加条件的情况下接受投降……日本人应该十分清楚……天皇本人在接受各盟国政府处理时，将跟投降的敌国中的任何一员一样受到同等待遇。

在打败日本的过程中，澳大利亚所付出的血汗几乎不亚于美国。因此，贝尔纳斯对美国的答复做了一些微小的改动，他以局势紧迫为理由，请求澳大利亚同意修改后的方案。11日凌晨，堪培拉勉强同意了贝尔纳斯的措词。在华盛顿时间上午10点45分，向日本广播了这一复照：

我们收到了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条件的电报，但电报内称了解到上述公告并不包括任何损害天皇陛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特权的的要求。对此，我们的立场是：

从投降时刻起，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将隶属于盟军最高司令，该司令将采用他认为贯彻投降应有的步骤。

天皇必须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和日本帝国大本营签署实现《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所必需的投降条款；并命令日本陆、海、空三军当局及其所控制的一切力量，不论在何处，均停止行动，放下武器；以及发布最高司令为使投降条款付诸实施需要发布的命令。

投降后，日本政府必须立即把战俘及被拘留的非军事人员运到指定的安全地点，以便能迅速登上盟国的船只。

日本政府的最终形式将根据《波茨坦公告》按日本人民自由表达之愿望建立。

盟国部队将在日本驻扎到《波茨坦公告》中所定的目标实现为止。

图谋政变

就在同盟国方面斟酌答复措词的时候，在东京市谷高地陆军省大楼内的一座防空洞里，大约15名军官聚在一起，计划发动政变。主持会议的竹下正彦中佐建议，首先将天皇和那些怂恿他求和的人区别开来，然后再谋取他的姐夫、陆军大臣阿南大将的支持，让阿南去进谏天皇继续把仗打下去。与此同时，动用近卫师团包围皇宫，切断通讯联络，占领电台、报馆和主要政府部门的大楼，逮捕铃木首相、东乡外相、木户内大臣等投降派。

竹下向同谋者们保证，他们可以指望得到阿南的支持，然后把梅津参谋总长拉过来。届时，近卫师团司令官森猛中将和东部军管区司令官田中静壹大将就不得不与他们合作。这样，他们的行动就不再是叛乱，而是陆军为了国家最高利益而进行的一次壮举。

出席会议的军官还有稻叶中佐和军务课的佃中健二少佐等人。他们坚信，政变成功后，在本土决战能使美国人遭受巨大损失，那时就有可能安排体面的和平。

东京时间8月12日0点45分，日本外务省从发自旧金山的广播中收到了同盟国的答复。不出三个小时，海军和同盟通讯社也收到了同样的消息。外务次官松本俊一在研究过同盟国的答复后，立即就如何向上司介绍答复内容一事，与内阁书记官长迫水久常进行了磋商。他们一致认为，最好是将这份答复“囫囵吞下去”，以免军部的强硬分子们断章取义引起没完没了的争议。

两位文官的担心并非多余。以少壮派为代表的陆海军决定，日本必须最终拒绝美国的照会。军官们气势汹汹地闯进梅津大将和丰田大将的寓所，要求公开声明予以拒绝。

在军官们的坚决要求下，两位总长抢在东乡外相之前入宫上奏，表示反对意见。天皇此时内心已有定论，几句话就把两位军人打发走了。

少壮军官们还闯进了阿南陆相的房间，一个个激动万分。竹下中佐以一种冷冰冰、恶狠狠的口吻对他的姐夫说：“拟议中的投降决不能付诸实施，否则，陆相必须剖腹。”

阿南从内心深处是与自己的内弟站在一起的，只是身分限制了他公开表示支持。他立即走访铃木首相，声称若不能确保国体，就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迫使首相答应赞同他的意见。

阿南还去拜访了天皇的三弟三笠宫亲王，企图把皇族争取到主战派一边。谁知皇族们已经开始推萎战争责任了。三笠宫毫不客气地对阿南说，自“满洲事件”以来，军部的举动一直在忤逆天皇的旨意，现在依然如此。

上午11点，天皇召见东乡外相，听取了他对同盟国照会的说明，并且同意他提出的接受照会的建议。天皇请东乡向铃木首相转达他的愿望。

下午，内阁举行全体会议。阿南陆相在枢密院议长平沼男爵的支持下，声称接受美国的答复就意味日本君主政体的结束。阿南的发言还得到内务大臣和法务大臣的赞同。就连主持会议的铃木首相也说，既然同盟国的答复没有保证保留君主政体，日本必须要求进一步澄清——在得到满意的答复之前，必须准备继续打下去。

东乡一见势头不对，急忙建议暂时休会，等收到官方答复后再行讨论。回到外务省后，东乡让松本次官与电讯课取得联系，命令值班员把当天晚上收到的任何官方信息的时间标注为翌日清晨，目的是争取时间，重组主和派阵营。结果，12日下午6点40分收到的同盟国官方答复，就被记为13日上午7点30分收到。

晚上9点30分，铃木首相被叫到木户内大臣的办公室。木户说：“经过仔细研究后，外相向我们保证，对于（同盟国照会中）有争论的那段话，并没有什么可反对的……假如在目前阶段我们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继续进行战争，那么千千万万无辜的日本人民就会死于轰炸和饥饿。”木户最后说，无论如何，投降是天皇的旨意。铃木首相立即改变了态度，同意与木户及东乡站在一起，按天皇的旨意行事。

主和派正在稳住阵脚的时候，主战派也在联络人马。军务局科员井田正孝中佐和畑中健二少佐来到东京近郊三鹰的陆相家里，要求阿南运用他的一切权力阻止接受《波茨坦公告》。面对自己的得意门生，阿南在内心深处是

赞同他们的观点的，只是碍于身分，不好公开表示罢了。他没有命令下属停止非法的冒险活动，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

清晨4点钟，阿南决定行动起来，助这些青年将佐们一臂之力。他派副官林大佐去找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建议由梅津大将请陆军元帅畑俊六代表陆军高级军官上疏天皇，拒绝接受同盟国提出的投降条件。

梅津一言不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片刻。最后，他说：“请务必原谅——我赞成接受《波茨坦公告》。”

梅津的回答令阿南大吃一惊，他决定亲自出马，做最后的努力。13日上午7点10分，阿南打断了内大臣木户侯爵的早餐，滔滔不绝地谈论起自己的观点，声称奋起保卫国土将使同盟国提出日本更容易接受的条件，因此应该继续保持好战的姿态。

木户则指出，天皇陛下并不反对军部认为是咄咄逼人的那些条款；不管怎样，天皇已作出圣断并且通知了同盟国。假若现在变卦，天皇就会被人视为傻瓜或疯子。

阿南明白大局已定，彻底灰了心，勉强笑了笑说：“你哪里知道陆军省现在的情况。”说完就告别而去。

9点，铃木首相在官邸的地下防空室召开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主战派和主和派意见仍然不能统一，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决定。

下午4点，内阁再次开会。虽然陆海军两位总长不是内阁阁员，但在反对立即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问题上，阿南并非单枪匹马。安倍内务大臣宣称，在外国的占领下无法保持国家政体；松阪法务大臣也强调，由人民自己决定政府的形式一说，与日本的国体水火不容。铃木首相相见争持不下，就要求合议。12名阁员同意立即接受《波茨坦公告》，3名阁员反对，1名未表态。铃木于是以意见无法统一为由，提议再次请天皇陛下圣断。

内阁会议的决定令头脑狂热的法西斯分子们惶恐不安，他们决定抢在御前会议召开之前采取行动。13日夜，陆军省军务局的中级军官们起草了陆军大臣兵力使用计划：打算以陆军大臣在警备上行使的局部地区应急出兵权为理由，出动东部军及近卫师团，切断皇宫和主和派要人之间的联络，同时隔断木户、铃木、东乡以及米内海相等主和派要人，转入戒严，在取得关于维护国体的附带条件的确实保证之前决不投降，继续交涉。当然，该方案的实施需以陆军大臣、参谋总长、东部军管区司令官和近卫师团长等四人的同意为前提。

晚上9点钟左右，在三宅坂的陆相官邸，该计划报告给了阿南陆相。参加报告的有荒尾大佐、竹下中佐、稻叶中佐、井田中佐、椎崎二郎中佐及畑中少佐等人，他们都深得阿南陆相的信任。

荒尾等人希望在14日上午断然实施这一计划。阿南没有轻易答应，表示第二天早晨同参谋总长商量后再作明确答复，但他参与了对计划予以完善的研究工作。

14日上午7点，阿南带着荒尾军事课长，往访梅津参谋总长，征求关于兵力使用计划的意见。梅津大将没有表示赞同。阿南见梅津态度坚决，只好放弃亲自领导部下政变的打算，但他也不想制止部下继续准备政变，他自己已经决定要以自杀来谢罪。

13日下午5点左右至14日凌晨，美国飞机向东京及其他城市散发日文传单，上边写着日本于8月10日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及同盟国方面的

答复。有一些传单落到了皇宫里面。

14日早晨，木户内大臣来到御文库的侍卫官休息室，见到由侍卫们拾起的传单。木户赶紧上奏天皇，称传单很可能会刺激国内的主战分子和军队，全国将陷入混乱局面，应该赶快设法停战。

铃木首相也来到皇宫进谒天皇。他正为如何召开御前会议而苦恼。以前的御前会议，都是写成奏请临席的文件，呈请天皇莅临。但由于梅津和丰田两位总长坚决反对事前未经商讨就召开御前会议，很难让他们两人在奏请天皇临席的文件上签字。因此，只有以天皇降旨的方式来召开御前会议。8点40分，铃木与木户一起奏请天皇召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及内阁成员会同举行御前会议，借以一举解决问题。裕仁天皇不但同意于上午10点30分召开御前会议，还答应如果出现僵局，他将“命令”内阁接受同盟国的照会。

最后的御前会议

10点30分，身穿晨礼服、军服、国民服、西服等各式各样服装的大臣们乘汽车来到御文库东门，排成一列，从东口走向地下室。他们走过狭窄的坑道，来到大本营附属室，被领进会议室。

会议室一端安放着一扇六折金色屏风，屏风前放着一把玉座。对面，在红色地毯上放有23把椅子，排成三排。玉座前有一个盖着金丝绵缎桌布的小桌。屏风的左角另有一把椅子。

第一排从右至左依次坐着的是铃木首相、平沼枢密院议长、米内海相、东乡外相、松阪法相、阿南陆相、丰田贞次郎军需相、梅津参谋总长和丰田军令部总长。

10点50分，在侍从武官长莲沼大将的引导下，裕仁天皇走进了会议室。铃木等人起立致敬。天皇将军帽放在小桌上，然后就座。天皇身穿大元帅陆军服，佩带一枚大勋位菊花章。

铃木首相在致最敬礼后开始发言。他解释说，天皇陛下召集这次会议，是为了朝议有关接受同盟国照会的问题。他扼要介绍了过去几天会议陷于僵局的意见分歧，然后让那些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阐述自己的观点。阿南和梅津的发言简短，丰田陈述得甚为详尽。他们三人都主张再发照会，落实保存国体问题，如得不到满意答复则继续打下去。

三位反对派讲完后，铃木站了起来。他请天皇陛下原谅他把内阁的分歧提交给天皇并再次请天皇予以圣断。

闷热、拥挤的房间里鸦雀无声。裕仁天皇讲出了自己的观点：

如果另外没有别的意见，朕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反对意见都分别仔细听过了，朕的看法仍和上次谈过的一样，没有改变。

朕充分研究了世界的现状和国内的局势以后，认为再继续战争下去不妥当。

关于国体问题，听说有各种疑虑，但据朕理解，通过这一复文的文意来看，对方抱有相当的好意。对于对方的态度感到少许不安，也是理所当然，不过，朕不愿那么怀疑。朕认为主要问题在于我国全体国民的信念和觉悟。所以，朕认为此时可以接受对方的要求，希望大家也这样考虑。

还有，对于陆海军将士来说，像解除武装或军事占领这样的事，实在是难以忍受的。朕很理解这种心情。

不过，不管朕本人如何，也要营救国民的生命。如果再继续战争下去，最后将使我国完全变成一片焦土，使万民遭受更大的苦难，朕实在于心不忍，

无以对祖宗在天之灵。当然，采取媾和手段，对于对方的做法，难以完全置信，但朕想较之日本完全灭亡的结果还略胜一筹，只要还留下一点种子，今后还有复兴的希望。

回想明治大帝忍气吞声，断然接受三国干涉的苦衷，但愿此时此刻，忍所难忍，耐所难耐，团结一致，以求将来的复兴。想到过去在战场上阵亡的，或殉职死于非命的，以及他们的家属，实不胜悲叹。至于身负战伤、遭受战灾、丧失家业的人们的生活，也是朕深为忧虑的。此时此刻，如果有朕应做的事，朕在所不辞。如果需要朕向国民呼吁，朕随时准备站在麦克风前面。由于对一般国民从来什么也没告诉，现在突然听到这一决定，震动一定很大，陆、海军将士的震动将会更大。抚慰这种情绪，可能相当困难，希望很好地体会朕的心意，陆、海军大臣共同努力，妥善予以处置。必要时，由朕亲自晓谕也行。现在当然要颁发一份诏书，希望政府迅速起草。这些就是朕的想法。裕仁讲话的时候，大臣们不断地发出呜咽的声音。裕仁也一再挥泪，戴着白手套的手不时擦拭着两颊的泪水。讲完话后，天皇起身退场，剩下一群大臣在放声痛哭。

垂死的挣扎

阿南刚刚回到陆军省，20多个少壮军官就闯进了他的办公室。他们想知道御前会议的情况和陆相本人的意见，他们把对未来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

阿南告诉他们：“圣上说，他相信国体将会保全。我们除了服从别无选择。天皇的圣断是建立在他对我们忠诚的信任之上的。”

军官们不知所措，他们曾答应服从阿南，因为他们相信他决不会下令投降。井田正孝中佐大声问道：“能否请陆相解释改变主意的原因？”

阿南说：“圣上说他完全理解我的心情。他含着眼泪要我不管多么困难也要挺得住。我不能再违抗圣断。圣断已下，我们除了服从，别无选择。谁要是不服从，就先把我的砍了。”

阿南出此断言后，少壮军官们明白陆相不可能领导他们发动政变了。畑中少佐放声大哭，表达了军官们的绝望心情。他们觉得再不能相信任何人，只有自己行动起来，才能拯救国家。

下午1点钟，在首相官邪的内室召开了内阁会议。铃木斥责阁僚两次有劳天皇作出圣断，是对天皇陛下的不敬。对他的苛斥，谁也没有反驳。15名大臣听命于天皇的决定，在经过微小的争论后，于晚上7点钟左右终于在诏书的措辞上达成了一致意见。接着，内阁对天皇播送诏书的时间又展开了讨论。如在今夜进行，将招致一夜的兴奋不安，所以全员一致提出第二天进行。

晚上8点半，铃木首相手持抄写好的诏书定稿来到皇宫拜谒。裕仁天皇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按照惯例，诏书马上被侍从装入一个带有菊花纹章的红盒子里，送到宫内省楼房内大臣秘书官室，由等候在那里的秘书官取出金玉玺加盖在天皇的名字下面。

有关美军即将登陆的谣言开始在东京市内流传。各级军人们纪律大乱。陆军省的军官们匆匆忙忙地在院子里焚烧保密文件；守卫大院的宪兵下士官们开了小差，把衣服和食品也拿走了；下级军官破口大骂上级军官；一些高级军官们关起门来大喝威士忌酒和日本米酒，沉醉在酒精带来的麻木状态中。

畑中健二少佐并没有闲着，整个下午，他骑着自行车在东京的大街小巷

里奔走。他联络了椎崎二郎中佐以及近卫第一师团的参谋石原贞吉和古贺秀正两少佐，决定于当天深夜动用近卫师团的兵力包围皇宫。在造成既成事实后，迫使东部军管区进而使全军响应这一行动，从而把朝议扭转 to 继续战争的方向。

深夜 10 点钟，内阁正式签署诏书的仪式仍在进行。阁员们个个疲惫不堪，无精打采。每位阁员接过诏书时便挺直腰板，弯腰施礼，然后开始拜读，仿佛从未看过或听说过这份诏书似的。11 点钟，运输通信大臣小日山直登最后一个在诏书上签了字。

消息传到外务省，松本俊一次官立即指示电报室负责人把拟好的电报发往瑞士和瑞典，再转给同盟国方面。

略第 354 号（加急）

致美、英、苏、中四国

8 月 14 日帝国政府通告关于 8 月 10 日帝国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以及 8 月 11 日由贝尔纳斯美国国务卿发出的美、英、苏、中四国政府的复文，帝国政府对上面四国政府，荣幸地通报如下：

- 一、天皇陛下已经颁布关于接受《波茨坦公告》条款的诏书；
- 二、天皇陛下授予其政府及大本营签署为实施《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所必需条款的权限，并有保障这种权限的准备。

再者，陛下准备命令所有日本陆海空军官宪指挥下的所有军队，停止战斗行为，交出武器，准备发出为实施上述条款盟国最高司令官所要求的命令。

夜里 11 点 25 分，裕仁天皇在情报局总裁下村的陪同下来到宫内省二楼的政务室。这个政务室是明治宫殿被烧后将办公室改装成的。在刺绣着狮子图案的两折金屏风前竖有麦克风，地毯上的电线通向邻室的录音机。

裕仁走到麦克风前，问道：“我该用多大的声音讲？”

下村答道，用皇上平常讲话的声音就行了。他上前一步，举起戴着白手套的手——这是开始录音的信号。

8 分钟后，裕仁读完了诏书。由于有几处没有读清楚，他又录了一遍停战诏书。然后，天皇就回御文库睡觉去了。录有诏书的录音盘则放在宫内省的保险柜里，准备第二天送往广播电台。

在近卫师团的参谋室，畑中少佐、井田中佐、椎崎中佐、石原少佐、古贺秀正少佐及空军士官学校的上原大尉正在研究政变计划。他们一致认为，说服近卫师团司令官森猛中将将是最关键的。

畑中还不想放弃说服阿南陆相的希望，就带着上原大尉去找竹下正彦中佐，让他去劝说他的姐夫阿南陆相回心转意。

井田和椎崎走进森中将军的办公室时，看见将军的妹夫白石通教中佐站在将军的背后。井田讲述了他们发动政变的理由，请森中将出面指挥部队。森则大谈一通他的人生哲学，在对政变者表示同情的同时强调自己不能违背天皇的停战旨意。森将军见井田一味纠缠，只好声称自己要去明治神宫祷告，听从神明的指点。实际上，他是想摆脱井田等人的纠缠。

井田见将军始终不肯松口，只得起身去和近卫师团参谋长水口一生大佐商谈政变之事。他刚走出森将军的办公室，就看见畑中和上原两人急匆匆地赶回来。井田让畑中到森将军的办公室里等他，然后就走进水谷的办公室。

没过几分钟，怒吼声和枪声大作。水谷和井田赶紧来到将军的办公室，看见白石中佐身首分离，森将军不但胸口中了—枪，背部还挨了一刀。

少壮军官们从死去的司令官的办公桌里拿到他的私章，盖在一份份事先起草的政变计划上，然后由传令兵送交有关军官。畑中推断，只要井田能说服东部军管区的田中静壹将军、竹下能说服阿南陆相，政变就一定能成功。于是，他让井田和水谷去东部军管区，古贺坐镇近卫师团司令部，自己则和椎崎中佐前往皇宫。

畑中等人来到驻守皇宫的近卫师团第2联队的联队部，告诉芳贺丰次郎联队长，他们已被任命为近卫师团的参谋官，到这里来监督执行保卫皇宫的特别命令。正在这时，副官拿着一份政变计划来到联队部，交给芳贺。

芳贺见计划上盖有森司令官的私章，不疑有诈，立即按照命令调动兵力，封锁了皇宫的各个出口，切断了皇宫与外界的联系，另外还派兵占领了东京广播电台。

井田和水谷来到皇宫广场对面第一生命保险公司大楼里的东部军管区司令部后，水谷抢先说出了森将军的死讯。田中静壹司令官明白了近卫师团受蒙骗参与了政变，他立即部署兵力准备镇压，同时让井田去皇宫劝告畑中投降。

皇宫里，近卫师团的士兵们肩系白布条，手握上了刺刀的枪，正在搜查宫内省大楼。他们从扣押的日本广播协会的官员那里获悉，天皇的停战诏书已被录在了录音盘上并存放在宫内省，便在因停电而漆黑一片的宫内省大楼里搜索起来。

宫内省是一座以办公大楼为主的环形建筑群。更复杂的是，侍从以及其他宫内人员都住在一幢坐落在斜坡上的三层楼房里：士兵从后门进楼，是三楼；从前门进楼，是一楼。他们显然不熟悉周围的环境，加之停电，这就使他们越来越恼火。

这天晚上，木户内大臣和石渡宫内大臣正在宫内省，由于侍从的机敏，两人从三楼女官库房来到地下室藏起来，没被发现。侍从武官长莲沼大将、陆军武官清家大佐和海军武官中村中将都在宫内省一楼的侍从武官室里，为了自身的安全，无一人去抵抗叛乱军队，无一人去试图说服叛乱者，更无一人到御文库去保护天皇。

3点过后，在宫内省大楼值宿的户田康英、德川义宽两侍从，为了急于向御文库汇报，拿着小手电筒，从红叶山沿壕沟而下，来到御文库的侍卫官休息室。大家商量后决定先不叫醒天皇，而是关闭所有的房门和铁百叶窗。由于长年不用，百叶窗已锈得很难关上，最后找了几个身强力壮的侍卫才绕着房子一扇扇地关上。

户田和德川回到宫内省后，发现搜寻录音盘的士兵们变得越来越疯狂。德川刚刚与他们争辩了几句，脸上就重重地挨了一拳，眼镜都被打掉了。

畑中少佐成功地孤立了天皇，但却无法找到天皇的讲话录音盘。另外，井田中佐也未能完成说服东部军管区参加政变的任务。叛乱策划者们人心浮动，对政变成功的前景表示怀疑。蒙在鼓里的芳贺联队长也觉得不对头，连声追问为何看不到森司令官。畑中极力回避这个问题，古贺则向他的上级坦白森已死去，并敦促芳贺指挥近卫师团。正在这时，东部军管区的高岛辰彦参谋长打来电话，命令畑中停止叛乱，服从天皇大命。畑中不肯就此收场，提出在天皇讲话录音播放前给他10分钟的广播时间，用来阐述少壮军官们的主张及“起义”的理由。高岛断然拒绝了畑中的要求。芳贺联队长也决定不再听命于畑中，并且命令他立刻离开皇宫。

佃中出了皇宫后，直奔日本广播协会大楼。这里已经被近卫师团的部分军队团团围住。畑中来到第二播音室，挥动手枪告诉工作人员，他要占用 5 点钟的新闻广播时间，号召日本人民起来拒绝天皇身边的那些卖国贼强加给他们的无条件投降。电台的工作人员声称，没有东部军管区的许可，在空袭警报期间不能广播。为了防止畑中强行广播，他们切断了电台大楼与广播塔的线路。畑中无计可施，口气渐渐由威胁变成恳求，但仍然无济于事。

5 点后，天渐渐放亮。东部军管区田中静壹司令官来到近卫师团司令部，及时制止了正向皇宫进发的近卫第 1 联队，并且将坐镇该联队的石原贞吉少佐抓了起来。然后，田中司令官进入皇宫，命令芳贺联队长停止搜索录音带的行动，自己则奔向天皇居住的御文库。此时的御文库已被军人们紧紧包围，保卫御文库的皇宫警察已被缴械，军衣军裤也被扒掉，列队站在吹上御苑前。天皇已被叫醒，得知近卫师团发动叛乱后，他表示要直接去向叛军讲话。就在天皇穿上大元帅陆军军装、准备出门的时候，藤田尚德侍从长禀报；田中将军已经进宫，控制住了叛军。天皇瘫坐在椅子上，喃喃自语道：“这些人到底想干什么？难道他们一点也不理解我的处境吗？”

整夜在家中做自杀准备的阿南惟几陆军大臣在听说叛乱已被制止之后，万念俱灰，把匕首插进了腹部。他的内弟竹下中佐又在他的脖子上抹了一刀，成全了他的自杀心愿。

在这一天夜里，首相铃木贯太郎的官邸和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的住宅被一伙狂热的法西斯分子烧毁，首相本人因住在私宅里而免遭杀害。木户内大臣的住宅也受到七名秘密警察的攻击，一名卫士受了伤。

畑中少佐对广播电台工作人员死缠硬磨已有一个多小时，仍未达到目的。这时，东部军管区的一名参谋打来了电话，命令他撤出广播电台。畑中对着话筒，再次滔滔不绝地陈述了他认为惟有继续战斗才能保全日本的全部理由。他的口气不再像那种自以为真理在握并时时准备一意孤行的人的口吻，声音里不知不觉地带上了一层胆怯。他也不再坚持原来的要求，只求得到 5 分钟的广播时间。然而，对方不为所动，仍然坚持要求畑中立刻离开广播电台。畑中无可奈何，只得率领官兵离去。

7 点 21 分，日本广播协会播送了一个特别通知：“天皇陛下已发布诏书。今天中午 12 时将广播诏书。届时请大家恭听天皇御音。”由于电子管奇缺，从 8 月 1 日起，日本缩减了大约 70% 的应急广播电台。为播放天皇诏书，这些电台又恢复工作，另外还下令向白天停电的地区供电。日本广播协会电台的功率由平常的 1 万千瓦增至 6 万千瓦。

这天上午，天皇忙得不可开交。除去处理许多须他亲自过问的信函文件外，还接见了木户侯爵、几位内阁大臣和宫内省的一些官员。天皇向他们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对终战决断有何看法。显然，裕仁渴望知道他的臣民究竟怎样看待他的决断。

10 点 30 分，德川侍从在御文库地下会议室旁的一间小屋里安装了一台美国无线电公司制造的旧收音机。再过半小时，将在会议室里召开枢密院正式会议，对停战诏书进行形式上的咨询，由天皇亲临会议。德川检查了收音机，尽管在地下，收音效果还不错。然后，他在收音机旁专为天皇安排了一张坐椅。裕仁将在这里收听 12 小时前录下的他自己的声音，这声音将宣布日本漫长历史上的第一次战败。

在皇宫外面，怀着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佃中少佐骑着摩托车，椎崎中佐

骑着马，向过往的行人散发传单。茫然不解的人们看到传单上写着：

我们是日本皇军军官，1945年8月15日晨发动武装起义。我们向日本全体官兵和全国人民宣布：

我们的目的是挫败敌人阴谋，保护天皇，保全国体；

我们耿耿于怀的不是成败，我们并非出于个人私利；

为了忠于国家这惟一的正义事业，我们准备置生死于度外；

我们衷心恳求全国人民及全军官兵能理解我们这一行动的意义，与我们一道为保全国家、消灭天皇身边的卖国贼、挫败敌人阴谋而战斗。

饱尝战争磨难的普通百姓很难对烟中的宣传产生共鸣，他们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继续为生计奔走。11点20分，在二重桥与板下门之间的草坪上，烟中少佐领导的未遂政变终于偃旗息鼓。他用杀死森将军的那支手枪对准自己的脑门，扣动了扳机。椎崎中佐把军刀扎进了自己的肚子，又把一颗子弹射进自己的头部。古贺秀正少佐也在近卫师团司令部切腹自杀。

时间接近正午，举国上下都在注视着这一时刻的到来，恭候着天皇的声音。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天皇的讲话内容，更多的人只能揣测，还有许多人迷惑不解，但大多数人无疑欢迎结束往日的死亡与毁灭、饥饿与绝望。

正午12点，播音员和田信贤开了口：“从现在起有重要广播。全国听众请起立。”全体日本人中除了因病不能站起来以外，只有裕仁一人坐在椅子

里。“天皇陛下对全体国民亲自宣读诏书，现在敬请开始玉音播送。”

随之奏起了日本国歌《君之代》。

稍后，空中响起等候已久、令人敬畏、忧虑而且紧张的“鹤鸣”：致忠良臣民书：

朕深鉴于世界之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兹告尔等臣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

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共荣之乐，斯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为朕所眷眷不忘者。前者，帝国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而出此，至如排斥他国之主权，侵犯他国之领土，固非朕之本志。然交战已阅四载，虽陆海将兵勇敢善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克己奉公，各尽所能，而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实难逆料。如仍继续交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此，则朕将何以保全亿兆之赤子，陈谢于皇祖皇宗之神灵乎！此朕所以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者也。

朕对于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深表遗憾：念及帝国臣民之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者及其遗属，则五脏为之俱裂；至于负战伤、蒙战祸、失家业者之生计，亦朕所深为轸念者也。今后帝国所受之苦难固非寻常，朕亦深知尔等臣民之衷情，然时运之所趋，朕欲忍所难忍，耐所难耐，以为万世开太平。

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并常与尔等臣民同在。若夫为情所激，妄滋事端，或者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因而迷误大道，失信义于世界，此朕所深戒。宜举国一致，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干将来之建设，笃守道义，坚定志操，誓必发扬国体之

精华，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望尔等臣民善体朕意。

诏书播送完后，整个日本陷入悲痛之中，许多人流下了眼泪。这并非因和平降临而流出的兴奋的热泪。日本人自明治维新以来，只有胜利的自豪感，而无战败的体验。在这七八十年当中，统治者通过学校、军队和社会，在日本人的心灵深处培植起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侵略精神，普通百姓相信在国外进行战争夺取权益，才能使国家繁荣、个人致富。他们怀着这种信念，忍受着战争期间生活的贫困，一心指望战争结束后能分享胜利果实。如今，美梦破灭，再回头看看一贫如洗、家破人亡的现实，他们怎么能不痛心疾首地嚎陶大哭呢？

裕仁天皇是在天皇制度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的现实情况下才下令投降的。他对日本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的性质并未有正确的认识，因而在投降诏书中仍然狡辩开战是为了“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侵犯他国主权及领土则“固非朕之本志”。日本最高统治者掩盖战争的侵略性质的言行无疑对普通百姓具有极大的蒙骗性，从而造成战后 50 年间许多日本人避讳谈论这场战争的性质、少数人更是公开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恶劣后果。

第 50 章 日落太平洋

签署投降书

天皇广播停战诏书后三小时，铃木贯太郎首相就提出了内阁总辞职。他已完成了使日本从全民玉碎的可怕前景中解脱出来的任务。

木户内大臣受天皇的委托，开始了推荐首相的工作。他打破惯例，没有再去召开重臣会议，只是与一位重臣——枢密院议长平沼男爵进行了商谈。他们一致认为，为了度过战败这一空前的危机，暂且需要借助皇室的权威。因此，天皇的叔父、东久迩宫稔彦王被推举为首相。

东久迩宫以前曾几度险些被推出担任首相，如“二·二六事件”的关键时刻、第三次近卫内阁总辞职的时候。总之，都是在国家面临存亡关头，非以直接与天皇有关系——非以天皇的绝对权利为背景来匡正时局或推动时局不可的紧要关头时，都曾想到推他出来应付局面。

在第三次近卫内阁总辞职后、军方强烈要求东久迩宫出面组阁时，木户内大臣以由皇族内阁来领导日本进行战争不合适为理由，拒绝了军方的要求。结果，战争狂人东条英机出任了首相。

如今，真正需要贯彻和平政策的时机来临了。以皇室成员为首相，会使日本国民认为皇室勇敢地承担起战败的责任，或许还会使美国人视皇室成员为和平主义者。

东久迩内阁的主要成员如下：下村定任陆军大臣，米内光政为海军大臣，重光葵为外务大臣，近卫文麿以副首相身分任国务大臣，绪方竹虎以国务大臣身分兼任内阁书记官长与情报局总裁。另外，石原莞尔任内阁特别顾问。从内阁组成来看，其中多数人都是对美国强大的实力心怀畏惧因而不怎么赞成与美国作战的所谓“亲美派”，但他们决不是和平主义者，他们都曾为日本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即侵略亚洲各国而出力颇多，从其思想深处来说都是军国主义分子。这种人员组合决定了东久迩内阁将是一个短命的内阁。

8月16日晨，东久迩内阁还未组成，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就向日本政府发出通告，令其迅速派遣能代表天皇、政府及大本营的代表，前往驻在马尼拉的盟军最高统帅司令部，接受履行投降条件所必需的各项要求。

大本营的陆军方面，认为以职责而论，应该由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来担任此职较为妥当，但梅津顾左右而言他，不愿意接受这项有失脸面的使命。最后只得由参谋次长河边虎四郎中将出任代表团团长。

8月19日，日本代表团的16名成员先乘日本轰炸机抵达冲绳岛附近的伊江岛机场，然后转乘美国的轰炸机到达位于马尼拉西南方的尼科尔斯机场。经过近12个小时的飞行后，河边和他的助手们走下飞机，来到一群穿草绿色军装的美军官兵面前。美军接待军官毫不理会河边伸出的手，士兵们的照相机对准日本人毫无表情的脸不停地拍照着，将他们每一个因难堪屈辱而畏缩抽搐的尴尬相提入镜头。在他们驱车进城时，站在大街两旁的一群群菲律宾人，用过去几年中跟日本兵学会的骂人话高声臭骂他们。最后，汽车停在俯瞰马尼拉湾的罗萨里奥公寓前。这里的膳宿令日本人感到舒适，但接触到的菲律宾工作人员却充满敌意，因为岩渊三次的海军陆战队员们曾在这里蹂躏并杀害了众多菲律宾妇女。

日本代表团在冷淡拘束的气氛中吃了一顿味道不错的美国火鸡肉晚餐

后，来到设在破坏殆半的马尼拉市政厅的盟军最高统帅司令部，连夜开了八个小时的会。萨瑟兰参谋长宣读了第1号总命令，指定各地日军应向谁投降：在中国大陆关内、台湾和印度支那北部的日军应向蒋介石投降；在中国东北、萨哈林南部和朝鲜北部的则向苏军投降；其余部队则向英军或美军投降。正式投降仪式将于9月初在东京湾的一艘美国军舰上举行。日本代表被命令开列所有部队和舰只部署地点、机场、潜艇和“人肉鱼雷”基地、弹药库和地雷区的位置等。

按照美方的计划，第一批美军将于8月23日在横滨以西15英里处的厚木机场着陆。日方认为厚木不安全，那里在天皇宣读停战诏书后仍有“神风”特攻队的官兵图谋叛乱，但美方从战术性角度出发坚持原案，并责成日方在美军着陆前撤走该地区的所有部队，拆除停在该机场的所有飞机的螺旋桨，并提供到横滨的交通工具及在新大饭店安排住宿，作为让步，美方同意把着陆时间推迟到8月26日（后又推迟到28日）。

在萨瑟兰交给河边的三份文件中，有关将由天皇亲自宣布的投降诏书发生了一段小插曲。该诏书是用英文起草的，因而在天皇提到自己时使用的是“我”字，而非众所周知的“朕”字。日

本代表们在听到“我”字时，一个个变得脸色惨白。后经过向美方解释，才被允许可以自行按照诏书的正式格式来写。这个插曲一方面反映出日本人忠君思想的严重程度，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麦克阿瑟打算利用天皇裕仁改造日本的企图。

河边于第二天下午1点返回尼科尔斯机场，美国人在送别时与日本人握了手。在伊江岛换乘日本轰炸机后，河边为自己能不辱使命和美方的宽容态度而激动不已。他后来曾写下自己的感想：“如果人类能在相互关系中行使正义和人道，战争的恐怖就很有可能避免。即使战争不幸爆发，胜利者也不会不可一世，失败者的痛苦也会立刻减轻。为此，成为真正的文明国家是首先要决条件。”这段感想倒是揭示了日本今后应该遵循的道路。

当日本代表团的飞机飞近日本本土时，机上的油箱被发现漏油了。驾驶员遂改变航向，紧靠日本海岸飞行。大约午夜时分，燃油漏尽，驾驶员只得把摇摇欲坠的飞机迫降在本州中部平冢海岸附近的远州滩上。代表团成员们涉水上岸后，在溶溶月光下抬头看见了日本的象征——富士山。几经周折后，河边于21日上午抵达首相官邸。

在将美方的文件提交首相与陆海军总长后，河边就马尼拉会谈情况作了介绍，并说出了自己的判断：从总的方面来看，盟军的态度是非常理智的。

与胜利者美方的首次接触令日本统治集团稍微松了一口气。围绕迎接美军着陆的准备工作开始进行了。24日，以参谋本部情报部长有末精三中将为首的联络委员会成立了。该委员会以陆海军为中心，由外务、运输、大藏、农林等各省及神奈川县、横滨市的官员们组成。

28日，美军第11空降师先遣队在查尔斯·坦奇上校的率领下，乘坐45架C—47大型运输机在厚木机场着陆。同一天，哈尔西上将坐在旗舰“密苏里”号上，率领庞大的第3舰队驶入东京湾。第二天下午，尼米兹五星上将也乘水上飞机来到东京湾，在“南达科他”号战列舰上升起将旗。在第11空降师陆续在厚木机场着陆的同时，海军陆战队第4团也全部在横须贺登陆，进占海军基地。

30日下午2点19分，机首上绘有吕宋岛地图和写着“巴丹”字样的C

—54 大型运输机降落在厚木机场的跑道上。舱门打开，舷梯放下，在未来五年里充当日本“太上皇”的麦克阿瑟五星上将出现在机舱门口。他身穿开领军便服，戴着墨镜，嘴里叼着玉米芯烟斗，左手置于腰部，从容不迫地环视着周围。然后，他缓步走下舷梯，与前来迎接的第8集团军司令的艾克尔伯格中将握手致意。麦克阿瑟用平静的口吻说道：“噢，鲍勃，从墨尔本到东京的路途真是漫长，不过，它似乎总算是到了终点。”

美军进驻横滨和横须贺后，日美双方就开始为举行正式的投降仪式作准备。投降文件的原稿是河边特使从马尼拉带回来的“第1号总命令”、“诏书草案”等三种文件之一。当日本政府与大本营审议这份文件时，对于文件中使用的“投降”字眼仍有不同的意见。在东久述内阁阁员中，除了陆海军大臣外尚有军部出身的小畑国务大臣。这些军人认为，在太平洋战争中，海军虽然战败，陆军并没有战败，因而反对使用“投降”这个词。但是，面对盟军强大的实力，内阁成员们又不敢修改一个字，最后只得依原样通过。

在签署投降书方面，盟军要求有代表天皇及日本政府的和代表大本营的两种代表。于是，重光外相决定从陆海军里各选出一名代表，从政府里选出两名：一名应是“身为政府首脑且处在能履行投降条件的地位上”，另一名应是“能让盟军方面充分了解日本的诚意的人”。可是，东久迩宫以身为皇室成员、不应前去受辱为由，拒绝充当首席代表。性格一贯软弱的近卫副首相也以自己身为皇族而予以拒绝。最后，只得由重光外相代表天皇及日本政府，梅津参谋总长代表大本营。梅津十分不乐意承担这项任务，但在与重光一起聆听天皇的嘱托后，便改变了看法。

1945年9月2日，是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日子，大日本帝国的代表将在该帝国的灭亡宣判书上签字。

上午8点，天空阴沉，乌云低垂，凉气袭人。美军驱逐舰把九个盟国的将军们运送到停泊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去，同行的有世界各国的新闻记者，自然也包括日本记者。杜鲁门总统对日本投降仪式的安排特别满意，因为世界上四艘最大的战列舰之一“密苏里”号是以他的家乡命名并且是由他的女儿授名的。

自从海军准将佩里到达这里打开日本面向西方的大门以来，已经过去了92个光阴。哈尔西将军没有忘记这段历史，他下令让人把1353年佩里旗舰“萨斯奎汉那”号上悬挂的那面星条旗从海军学院博物馆里空运到日本，然后将它醒目地展示在甲板上铺着台面呢的桌子后上方的舱壁上，正式投降书将在这张桌子上签署。水兵们还在旗杆上升起了一面曾在1941年12月7日开战那一天在美国国会大厦上飘扬的星条旗。

盟国高级将领们登上军舰没有几分钟，尼米兹及其一行也到了。主桅杆上升起了他的蓝色将旗，扩音器里响起了《海军上将进行曲》。此时，整个“密苏里”号上凡能立住脚的地方都站上了人，有的水兵和记者甚至爬到桅杆、烟囱和炮塔上。九个盟国的高级将领身着不同颜色的军装，佩带着五颜六色的勋章和授带，齐聚在桌子附近的甲板上。

8点43分，代表盟国主持这次仪式的麦克阿瑟将军及其随行人员乘坐“布坎南”号驱逐舰到达。他的红色将旗在乐声中冉冉升起，与尼米兹的蓝色将旗并排飘扬。此时，载运日本代表的“兰斯多恩”号驱逐舰停在远处，等待着仪式安排人员的指示。

8点55分，换乘摩托艇的日本代表一行11人靠拢了“密苏里”号，开

始顺舷梯向上攀登。处于最前面的重光葵外相 13 年前在上海参加日军“一·二八事变”祝捷大会时被朝鲜爱国者用炸弹炸断左腿，使用的是假肢，故而每往上挪动一格都要呻吟一声，他的悲凉呻吟声在日本代表们的心中引起了共鸣。

当这一行人终于登上甲板、与盟军将领们隔桌而立时，舰上所有的人都注视着他们。日本代表团成员之一、重光的秘书加濑俊一事后这样写道：

……千万只眼睛像千万枝利箭疾风暴雨似的射向我们。

我感到它们的锋芒射入我的身躯，引起一阵剧痛。我还从未感受到瞪着的眼睛的目光能如此厉害地伤人。

我们就像是一群因做错事而后悔的孩子等待着威严的老师，在众目睽睽之下立正等了几分钟，每过一分钟就好像过了几个世纪一样……

稍后，随着一声“全体立正”的呼喊，偌大的军舰顿时安静下来。接着，扩音器里传出牧师的祈祷和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

在乐声中，麦克阿瑟、尼米兹、哈尔西从舰舱中走上甲板。身着开领军便服的麦克阿瑟直接走向桌子前面的一排麦克风前，并让温赖特将军和帕西瓦尔将军作为荣誉代表站在他身后。他开始发表演讲：

我们，各主要交战国的代表们，今天会聚于此，签署一项庄严的协定，以使和平得以恢复。彼此截然相反的理想和意识形态的争端，已在战场上见了分晓，现在已无再加研讨的必要。作为地球上大多数人民的代表，我们并不是怀着不信任、恶意或仇恨的心情在此相聚的。换言之，不论是战胜者还是战败者，我们是为了祈求达成人类更崇高的尊严而在此相聚的。只有这样，才符合我们行将为之奋斗的神圣目标，才能使我们的全体人民毫无保留地忠实履行我们即将在这里正式承担的责任。

我本人最热诚的希望，其实也是全人类的希望，就是从这个庄严的时刻起，从过去的流血和屠杀中产生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个建立在互信互谅基础上的世界，一个尊重人类的尊严、实现人类最迫切希望的自由、宽容和正义的世界！

需要在这里提出和接受的日本帝国武装部队的投降条款，都载于你们面前的投降书中。

作为盟军最高统帅，我宣布，我将遵循我所代表的各国的传统，以正义和宽容的态度来履行我的职责，同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保证投降条款完全地、迅速地、忠实地得到遵守。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随后，麦克阿瑟指了指桌子对面的一张椅子。重光一瘸一拐地走过去，坐了下来。他不知所措地来回摸着手里拿着的大礼帽、手套和拐杖，让众人觉得他好像是在拖延时间。麦克阿瑟看出重光是被搞糊涂了，就让萨瑟兰参谋长上前告诉他签字的地方。重光葵签了字。接着，梅津美治郎僵直地走上去，也不坐椅子，弯着腰就签了字。轮到麦克阿瑟时，他用了不下六枝笔来签字，每枝笔写一个音节，其目的是想把这些有重大意义的笔分送给友人和有关单位，当然还有他自己。在他之后，代表美国的尼米兹将军、代表中国的徐永昌将军、代表联合王国的弗雷泽将军、代表苏联的杰列米扬科将军以及其他五个盟国的代表都依序签了字。

签字完毕后，麦克阿瑟再次发表简短讲话：“让我们祈祷吧！和平已在世界上得到恢复，愿上帝永远保佑它，仪式到此结束。”

就在此时，天空转晴，阳光透过云层照耀着大地。近 2000 架美军飞机从天际隆隆飞来，在“密苏里”号上空掠过，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画上了句号。

9 月 9 日上午 9 点，在中国南京黄埔路上的中央军校礼堂，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呈交了签了字的投降书。自 1931 年“九·一八事变”起，遭受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达 14 年之久的中华民族终于在这个吉祥的时刻迎来了扬眉吐气的日子。

东京大审判

日本尚未签署投降书，美国国务院和麦克阿瑟通过往来电报和信使，就已经达成一致意见，确定了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8 月 29 日，一份名为《日本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发给前往日本途中的麦克阿瑟。该文件声称美国对日本的终极目标是：

……确保日本今后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不再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最终建立一个和平与负责的政府，该政府将尊重他国的权利……盟国并无责任强加给日本以任何形式的、未得到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支持的政府……鉴于日本社会当前的形势，以及美国希望使用最低限度的军队和资源达到其目的，最高统帅将通过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政府机关团体行使其权力……这一政策旨在利用日本现存的政府形式，而不是支持它。

正是根据这项政策，麦克阿瑟开始执行他改造日本的计划：解除武装，惩办战犯，进行土地改革，解散财阀，实行宗教、出版自由，解除党禁，改革教育制度，解放劳工和妇女。一方面将旧日本种种丑恶落后的特征消灭干净，一方面为新日本的民主化培植基础。

麦克阿瑟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使日本非军事化，解除日军的武装。战争结束时，日本有近 700 万军队需要遣散，其中在海外的有 400 余万。麦克阿瑟通过撤消原日本陆海军省后新设立的第一、第二复员省，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完成这项工作。销毁日本军事装备的任务是由驻日的第 8 集团军来完成的，他们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去寻找能发现的所有武器，炸毁了弹药库，烧掉了飞机，把步兵武器扔入大海，关闭军工厂，摧毁海军基地和军用机场等军事设施，总值达数十亿美元。

与这项解散陆海军和解除武装同时进行的还有清洗军国主义分子的措施。1946 年 1 月 4 日，盟军总司令部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一份清洗计划，列举了要求“罢免和清洗”的七类人：第一类为战犯；第二类为职业军人和陆海军部特别警察和官吏；第三类为极端民族主义、暴力主义和秘密爱国团体的主要成员；第四类为参与大政翼赞会、翼赞政治会和大日本政治会活动的主要分子；第五类为同日本扩张有关的金融机构和开发机构成员；第六类为占领地行政长官；第七类为其他军国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上述人员均被要求免去公职，剥夺其竞选议员的资格，以排除其对政治的影响。这次清洗涉及人数约 22 万人，其中 18 万为旧军人。同时，约 1300 个超国家主义的而且是军国主义的团体、组织被解散了，甚至旧军人的遗属领取抚恤金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在这一系列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措施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逮捕与审判战争罪犯了。

9 月 8 日，麦克阿瑟在第 1 骑兵师的 8000 名官兵的陪同下，进驻东京，随即展开了逮捕战犯嫌疑人的工作。

早在 1944 年 11 月，美国就指令同盟国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远东太平洋小委员会在重庆制定日本战犯嫌疑人名单。该委员会于 1945 年 9 月 7 日列出了总计 342 名日本战犯嫌疑人名单。不过，该名单是按照与同盟国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伦敦总部甲至丙级战犯标准不同的分类法列出的，其具体内容基本上是相当于乙丙级标准的日军在中国大陆的残暴行为，对确定甲级战犯事宜的帮助不是太大。

日本人此时也极为不安，他们很想早日知道具体名单，以解除忐忑不安的心情。于是，东久迩内阁便放出风来，表示希望同盟国从速公布战犯嫌疑人名单。在华盛顿和日本人的催促下，麦克阿瑟责成情报处长威洛比将军与艾克尔伯格将军的宪兵合作，组成了战争罪行调查局。9 月 10 日，该局确定了即将逮捕的第一批 38 名战犯嫌疑人的名单。

第二天，美国宪兵前往排名榜首的东条英机的宅邸。当宪兵们将消息告诉从书房窗口探出身来的东条，等待他打开大门时，东条坐在一把扶手椅上，拿起一枝从击落的美国飞行员那里缴获的 32 毫米口径的“科尔特”自动手枪，对事先用炭笔标出位置的肝脏开了一枪。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子弹刚巧错过了他那颗畸型的细长心脏。破门而入的宪兵叫来医生，给他缝好前胸后背的贯通伤口后将他送往医院，在那里给他输了几位美国士兵献的血。东条逐渐恢复了健康，不得不接受同盟国的审判。

12 日，日本内阁匆忙通过一项决议：由日本自己的司法机构抢在盟国审判之前逮捕并审讯战犯嫌疑人。东久迩首相奏请天皇裕仁批准这项决议，却遭到拒绝。天皇声称这些战犯都是竭尽忠诚的人，不忍心以自己的名义加以处置。东久迩为了表示日本政府的存在，仍然从美军那里接过了逮捕战犯嫌疑人的任务，然后再将其转交给美国宪兵。

同一天，尚未被列入逮捕名单的杉山元元帅在第 1 总军司令部里开枪自杀。前东条内阁的厚生省大臣小泉亲彦和前近卫内阁的文部省大臣桥田邦彦二人双双服毒自尽。有“东条的副官”之称的海军大将岛田繁太郎被美军宪兵从家中带走。

渐渐地，第一批剩下的战犯嫌疑人除东乡前外务大臣外，都经日本政府之手，送往横滨刑务所了。东乡茂德是因心脏病由美军军医诊断后，被允许在自己家中受监禁的。在这些人自首前，木户内大臣的秘书向他们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传达了天皇的慰问之情。

13 日，第二批战犯嫌疑人的名单转给日本政府，其中有前首相广田弘毅等与右翼势力有关系的人，绪方书记官长也名列其间。重光外相急忙赶赴盟军总司令部，声称逮捕重臣和内阁阁员并不稳当。结果，绪方的名字被去掉了，但盟军对东久迩内阁的不信任情绪已流露出来。为此，内阁里出现了“战时内阁的阁僚必须去职”的呼声。当时，东久迩内阁里有近卫、米内和重光三人曾任战时内阁阁员。米内倒是想辞职，但近卫和重光却以为自己在战争末期曾遭主战派的迫害，因而不会遭致盟军仇视。尤其是重光，一手包揽了与盟军联络的工作，不把其他阁僚放在眼里。结果，在 17 日的内阁改组中，重光被吉田茂替代。

19 日，盟军总司令部命令日本政府，将以荒木贞夫为首的 11 名战犯嫌疑人逮捕后关进巢鸭监狱，其中有曾任天皇的侍卫长的本庄繁大将。本庄得知消息后立即自杀身亡。

眼看着逮捕战犯嫌疑人的浪潮日益逼近皇宫，日本统治集团惊慌失措之

余开始谋划天皇与麦克阿瑟会晤的问题。他们希望通过此举使天皇摆脱被指为战犯嫌疑人的可能，从而为天皇制的延续创造条件。

由于美国政府已在内部表明，要利用天皇在日本国民心中的威望来改造日本。因此，麦克阿瑟同意与天皇见面。

日本统治集团闻之大喜。27日，天皇一行乘坐四辆轿车，在没有摩托车开道的情况下，前往美国大使馆。麦克阿瑟为了显示自己的身分，只在二楼会议厅的门口迎接天皇。然而，他们两人，通过奥村胜藏的翻译，进行了大约30分钟的秘密会谈。据麦克阿瑟在其《回忆录》里的记载，天皇表示对因为日本推行战争而发生的一切问题和事件负有全部责任。天皇的谦卑态度打动了具有贵族派头的麦克阿瑟，两人的会谈在和谐的气氛中进行。

天皇和麦克阿瑟会谈的具体内容，宫内省和盟军总司令部都予以高度保密。此时，在同盟国方面，苏联和中国都强烈要求废除天皇制，美国国内的一部分舆论也认为天皇应对战争负有责任。因此，盟军总司令部表现得很谨慎，只是向各报社传送了一张天皇和麦克阿瑟的合影。在照片上，身着开领衬衣、身材高大魁梧的麦克阿瑟与身着燕尾服、身材矮小的天皇裕仁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深刻地反映了日本战败后的窘境。东久迩内阁特别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将准备发表照片的“朝日”、“每日”、“读卖”三大报纸予以停止发行和停刊的处分。

盟军第二天获知此事后，立即以麦克阿瑟的命义发出指令，立即撤消对通信及新闻报道所加的一切限制。29日当天下午，登载着那张照片的报纸就与日本国民见了面，在很少有机会看清天皇模样的国民心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东久迩内阁虽然在盟军总司令部的压迫下，被迫作了一些改革，但其反动的本性依然未改变。内务大臣山崎严声称，充满法西斯气氛的《治安警察法》的精神应予以保存，仍然要取缔有损国家组织的言论和行动，对释放政治犯也不予考虑。

盟军不能容忍山崎的倒行逆施。10月4日，盟军总司令部突然下令立即释放政治犯，废除思想警察（特别高等课），罢免山崎内务大臣、警察首脑和处理思想案件的检察官。第二天，东久迩内阁被迫总辞职，由74岁的市原喜重郎出任新首相。

10月6日，即市原首相开始组阁的那天，麦克阿瑟收到了华盛顿的简明答复：“立即继续拘捕战犯……未经进一步协商，不得采取有损于天皇的行动。”

12月2日，盟军总司令部公布了第四批59名战犯嫌疑人名单，其中包括以皇族梨本亲王为首的原首相平沼骐一郎、高级特务儿玉誉士夫等人。市原内阁曾经恳请盟军总司令部暂缓逮捕72岁的梨本亲王，但遭拒绝。更令日本统治集团吃惊的是，四天后，包括近卫文麿、木户幸一在内的9人也收到了逮捕令。天皇的亲属和近臣相继被逮捕，一时间让人预感到似乎天皇也在所难逃。

16日，曾经三次组阁、对发动侵华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近卫文麿在他的宅邸“荻外庄”服毒自尽，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

12月6日，被任命为国际检察团首席检察官的美国检察官约瑟夫·基南率领手下38人飞抵厚木机场。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4周年纪念日，麦克阿瑟任命基南为盟军总司令部所属的国际检查局局长，从此加快了对日本战犯

嫌疑人的调查取证工作。

1946年刚开始9天，麦克阿瑟发出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专门审判日本甲级战犯的消息。10天后，又公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条例）。该宪章规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的犯罪为：破坏和平罪（侵略战争的策划、准备、开始、实施或其中任何一项的共同阴谋和策划罪），违反战争法规或惯例罪，对人道的犯罪（战前战时的屠杀、毁灭、奴役、流放及其他非人道行为）。

宪章规定，被告所具有的公共职务或被告履行政府、上司命令的行动，均不得作为免除犯罪责任的理由，但这种情况可以作为减刑的理由予以考虑。

国际检察局陆续增加了英国、中国、澳大利亚、苏联等远东委员会10个国家的检察官代表。他们在市谷高地旧陆军省（后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先后传讯了以冈田启介、米内光政、若槻礼次郎、宇垣一成等大人物为首的所有要人直至最下级的官吏，甚至还有普通百姓。对东条英机的讯问是在巢鸭监狱进行的。被传讯的人，到提出起诉书为止不下100多人；书面证词的数量也非常庞大。

传讯长达五个月。经过这一段时间，检察团基本弄清了应对日本发动战争负责、进行国际战争犯罪的实体。给检察官们提供了很大帮助的材料之一是《木户日记》。木户从“九·一八事变”前后一直到战败，都认真地记了日记。《木户日记》里所记录的事实，对弄清错综复杂的日本政治真相，是很好的线索材料。

3月底，国际检察团开始对日本的战争犯罪进行综合性总结，同时逮捕了新的嫌疑人——原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原海军省军务局长冈敬纯、原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等。这是第一次由国际检察团决定的逮捕令，显示出检察团已把利刃深深地插进了战争犯罪的核心部位。4月26日，重光葵和梅津美治郎被捕。

三天后，天长节的当天，国际检察团以盟国的名义把起诉书送到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书认定28名日本人为甲级战犯，他们是：荒木贞夫、土肥原贤二、桥本欣五郎、畑俊六、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星野直树、板垣征四郎、贺屋兴宣、木户幸一、木材兵太郎、小矶国昭、松井石根、松冈洋右、南次郎、武藤章、永野修身、冈敬纯、大川周明、大岛浩、佐藤贤了、重光葵、岛田繁太郎、白鸟敏夫、铃木贞一、东乡茂德、东条英机、梅津美治郎。

起诉书认为，从1928年1月1日到1945年期间，这28名被告支配和领导了日本的对内外政策。在对内政策方面，被告有组织地向日本国民灌输民族优越感，在政治上把和纳粹党或法西斯党一样的组织纳入日本议会中，用作为侵略服务的工具；在经济上，把日本的大部分资源用于战争目的；加强陆海军对政府的威胁和压迫，创设翼赞会，倡导国家主义的扩张政策；对报纸广播严加管制，在精神上把国民舆论引向侵略战争。

在对外政策方面，被告和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统治者一起共同策划由侵略性国家对世界进行统治和剥削压榨。计划、准备并开始实行对各和平国家的、违反国际法及条约的侵略战争。

另外，被告在挑起世界性纠纷、发动侵略战争的同时，违反战争法规，虐待俘虏并屠杀一般民众。

5月3日上午10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28名被告被带上被告席，以韦伯为首的法官们、以基南为首的检察官们、以穗积重威和清濑一郎为首的辩护律师们各就各位。在起诉书的朗读声中，长达两年多的东京大审判正式拉开了帷幕。

6月，检察方面开始立证。1947年1月，开始由辩护方面辩护。此后，再由检察、辩护双方进行辩论，检察方面进行最后论罪求刑，辩护方面进行最后申述。直到1948年4月16日，审理才告结束。在此期间，大川周明因发疯被送往精神病院，永野修身和松冈洋右因病死亡。

1948年11月4日，韦伯审判长宣读了对25名甲级战犯的最终判决。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等7名被告被判以绞刑，东乡茂德被判以有期徒刑20年，重光葵被判以有期徒刑7年，其余16名被告都被判以无期徒刑。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理及判决，无疑反映世界上广大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的心声，是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们的严厉打击。它的正义性和进步性理应得到充分肯定。但是，由于战后国际局势的变化，被美国控制的国际检察团没有充分的时间去发掘更多的证据，因而在具体量刑上存在着少许的偏颇之处。极为明显的是，法庭仅仅将审判矛头对准了执行天皇命令的法西斯军人和少量文官，而对拥有发动战争权力的天皇的责任避而不谈。更令人气愤的是，盟军不仅陆续释放了28名甲级战犯以外的全部战犯嫌疑人，而且还将被判以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18名甲级战犯在几年后予以释放。这就是说，对“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和太平洋战争承担罪责的只有被判处绞刑的7个人。而那些被释放的人，在不久后《旧金山和约》生效即日本获得独立时，立即受到关照，被解除整肃，重新在政界、财界和舆论界活跃起来。

东京大审判似乎给后人留下了虎头蛇尾之感。

制定新宪法

要想彻底埋葬军国主义化的旧日本，创造一个民主化的新日本，除了消灭旧时代的遗迹、采取许多革新措施以外，最重要的是，要在国家根本大法——宪法中把所有改革措施固定下来，使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人按照规定的方向前进下去。

麦克阿瑟在这方面立下了不小的历史功绩。他敏锐地抓住了修改宪法的核心问题，即天皇制问题。由于美国政府在战后初期对日政策中规定要利用天皇制达到改造日本的目的，因此，麦克阿瑟在苏、中、澳等国舆论要求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时，以强硬的态度拒绝了这种要求。但是，在另一方面，为了把具有古代神权和近代绝对主义双重性质的天皇制改变为象征性天皇制，麦克阿瑟做了大量的工作。

首先，为了破除笼罩在天皇制周围的神秘气氛，麦克阿瑟决定拿作为日本国教的神道教开刀。神道教系从日本原始宗教发展而来，最初以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信仰多神，特别是作为太阳神的皇祖神——天照大神。自从天皇被认为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并是其在人间的代表后，神道教便有了特权，皇统成了神统，即所谓“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特别是明治政府独断地规定了神道的“非宗教”性，从而使它获得了国家大量的援助和特权。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利用说教鼓动极端国家主义狂热情绪，鼓吹以日本为中心，建立以神道教为统治思想盼“大东亚新秩序”，并宣称每个臣民一生中的最高

目标就是为天皇效忠至死，死后便可以成神。正是在神道教的欺骗下，日军官兵才在对外侵略战争中表现得极为疯狂，令西方人难以理解。日本统治阶级也正是利用这种疯狂，达到了他们维护天皇制的目的。

美军占领日本后，自然不能允许神道教的特权继续存在下去。1945年12月10日，盟军总司令部颁布了《废除政府对国家神道和神社神道的保障、支援、保全、监督及传布》的指令。具有彻底性和革命性的该指令明确指出：崇拜神社是为侵略、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提供思想基础，所以要取消国家和自治体给予神社的一切特殊待遇和援助，并规定不能在国家的援助下传布教义和举行祭典。为此，命令伊势神宫与国家脱离，解散内务省神祇院，废除研究神道和培养神官的国家机关，国立和公立学校与神道分离，删除教科书中的神道教义，禁止国家的教育机关参拜神社，禁止政府的教育机关和学校设神龛、挂天皇御照，禁止因不信仰神道而受歧视，禁止官吏以公职身分参拜神社（明治以来，新任职的大臣和地方政府知事都必须到伊势神宫、桃山御陵及其他神社进行参拜）。上述措施意味着国家、自治体、国立和公立学校与神社、神道分离，这是民主革命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

该指令还给一切宗教以平等权利，禁止将宗教用于政治目的，彻底否定日本人过去在朝鲜、中国的台湾和东北地区以及国联允其托管的南洋诸岛强行修建天照大神的神社并强制其他民族进行参拜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命令取缔天皇在门第和血统上优于外国元首的思想，以及日本人作为大和民族的优越意识，这就给予天皇和天皇制以最沉重的打击。据此推延，规定所谓不敬罪的基础也被摧毁。

与此同时，盟军总司令部的成员还通过天皇周围的大臣们，暗示天皇应以自觉自愿的形式发布一道彻底破除天皇至高无上观念的诏书。当时的币原首相经与天皇商议后，马上就用流畅的英文说出了诏书的内容。数日后，币原将起草好的诏书送给盟军总司令部和天皇审阅，在应天皇要求加上《五条誓约》后，获得通过。1946年1月1日，具有历史意义的被称为《人的宣言》的诏书公开发表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以下这段：

……朕与汝等国民间之纽带，始终以相互信赖和敬意结成，非单依神话和传说而产生，也非因以天皇为现世神、且以日本国民为优越于其他民族之民族并注定要统治世界之虚构观念而形成……

这份天皇对神格作自我否定的诏书，好似晴天霹雳，使日本国民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令他们感到异常新奇。盟军总司令部和国外舆论界也都纷纷予以高度评价。

麦克阿瑟破除了天皇制的迷信色彩后，又开始动摇天皇制的经济基础。他认为，庞大的皇室财产是天皇尊严的物质基础，如果将其取消，天皇的神秘性也就会随之消失。1945年10月30日，盟军总司令部正式公布了天皇的财产总额为15.9亿日元。即使是如此庞大的数额，也是在评估时被极力压低过的，例如，对土地和建筑物的估价是时价的1/10，木材的估价则是1%。皇室的财产是由日本政府和宫内省进行估价的。他们为了避免引起盟军和全世界人民的注目，有意压低了评估价格。即使这样，在一般国民眼里，天皇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富豪。

等盟军发觉估价存在着问题后，大藏省赶紧将15.9亿更正为37亿多日

元。宫内省计划将其大部分转为国有，以免将来成为课税的对象。1946年。宫内大臣松平庆民向盟军表示，天皇希望将财产下拨给国家。新首相吉田茂也曾就此事同麦克阿瑟交谈过，但盟军总司令部不予理睬，仍然发布命令，同对一般财阀一样，对皇室财产征收超额累进税，规定1947年3月底以前交纳90%的财产税计33亿元。天皇本想把剩下的4亿日元也捐赠给国家，作赔偿费使用。但盟军不允许他捞取这个好名声，而是将4亿日元财产的大部分收归国有了。所谓“收归国有”并非真正归国家所有，而是将其作为皇室的公用，其事务由宫内省办理。实际上，皇室的财产依然如故。不同的是，在财产发生变动时，须经皇室经济会议认可。此外还规定，此项财产不能用于收益目的，经营事业则不许赚钱也不许赔钱。

修改宪法工作是1945年10月开始的。当时的市原内阁组织了一个以国务大臣松本烝治为首的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经过三个月的拖延推诿，松本向内阁会议提交了他的宪法修改草案。该草案基本承袭了原来的帝国宪法，仍维护天皇的统治大权，只是把“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改为“天皇至尊不可侵犯”。在草案正式提交盟军总司令部前，《每日新闻》于1946年2月1日抢先披露了草案的大致内容。对这种极为保守的草案，麦克阿瑟当然是不能接受的。况且，1945年底，美、英、苏三国外长举行了莫斯科会议，决定在华盛顿成立由11个国家组成的远东委员会，在东京设立由美、英、苏、中四国组成的对日理事会，进而对修改宪法等问题作出重大决定，即在执行远东委员会的政策或决定时，如理事会成员对最高统帅提出异议，最高统帅则须停止执行，直到委员会取得一致。就是说，远东委员会里的苏联等国拥有对麦克阿瑟采取行动的否决权。远东委员会预定于1946年2月26日正式成立。为此，麦克阿瑟要想不受苏联人的牵制，就必须在2月26日完成草案拟订工作。

于是，麦克阿瑟在2月3日命令盟军总司令部民政局长惠特尼迅速起草宪法修改案示范草稿。他强调说，下面的三个原则必须包含进去：

一、天皇处于国家元首的地位，皇位世袭。天皇依据宪法所行使的职能要体现国民的基本意志。

二、日本要废止运用国家权力发动战争，放弃以战争作为解决争端的手段。日本不拥有军队和交战权。

三、废除日本的封建制度。贵族的权利只限于尚在的一代。

根据这一指示，惠特尼领导一班人马从2月4日起进行了一周的日夜奋战，搞出了一部新宪法草案，并于13日交给日本方面，责令日方以该草案为蓝本迅速起草一份日本的方案。美方的宪法草案实际上是美国制度与英国制度的结合物。它使天皇降到了只是“国家象征”的地位，确立了像美国那样的三权分立体制。国会两院将由民选产生，首相由众院选举并直接对国会负责。

日本政府很难接受这一体现主权在民的彻底冲击日本国体的宪法草案。2月21日，市原拜会麦克阿瑟，试图寻求松动，但麦克阿瑟向他透露了远东委员会里出现的不利于保存天皇制的呼声，并说：“象征天皇制和放弃战争，这是不容变更的两大原则。只因规定了这两个原则，才能排除苏联的反对意见而维持天皇制。在当今国际形势下，美方草案是绝对必要的修正方案，也只有这样，才能保住天皇的地位。”

市原在进退维谷时，决定将一切经过奏知天皇。次日，市原等三人进宫

晋谒天皇，请求天皇予以决断。天皇这一次态度比较冷静，声称即使从他手中剥夺一切政治机能，他也将予以全面支持。

吃了定心丸的币原随后召开内阁会议，委托松本国务相按照美方的草案，起草一份日方的草案。于是，松本就与法制局第一部长佐藤达夫一起拟订草案。3月2日，松本终于作成草案。其间，盟军总司令部频频来催，要求日本政府一定要在两天内交出草案。

4日，松本将草案日文稿带往盟军总司令部。日美双方专家用了一天多的时间，才搞出了一个比较规范的英文稿来。

6日，日本政府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并公布了全文分为11章92条的《宪法修正案纲要》。这个《纲要》的“序言”中的第1条指出，天皇的地位“基于享有主权的人民的意志”，明文规定了主权在于人民。

4月10日，日本进行了众议院大选，这是日本历史上最进步、最民主的一次选举，包括日本共产党在内的各政党展开了激烈的竞选战。大选后，由自由党的吉田茂组阁。吉田政府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按照《波茨坦公告》所说的由“国民自由表示的意志”选出的政府。

7月2日，远东委员会全体一致通过了新宪法草案，对正在激烈辩论该草案的日本第90届议会产生了很大的压力。

8月24日，众议院终于以421票对8票通过了新宪法草案。

11月3日，天皇裕仁出席了公布宪法的典礼，并且宣布：

现已明文规定，日本国民主动放弃战争，希望在全世界实现以正义和秩序为基调的永久和平。永远尊重基本人权，在民主的基础上管理国政。朕愿与国民竭尽全力，携手并进，正确实施此宪法，重视法规和责任，努力建设爱好自由与和平的文明国家。

1947年5月3日，新宪法开始正式生效。天皇和吉田首相等人出席了在皇宫前广场举行的盛大的颁布宪法典礼。随着民主化的新日本的逐渐形成，穷兵黩武半个多世纪、给东亚及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大日本帝国和它的根本大法一起，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附论“大日本帝国”兴亡原因及经验教训初探——兼与近代中国发展状况相比较

一、近代中日两国发展道路不同的背景

中日两国的封建社会，在19世纪中叶已发展到晚期，无论是社会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均已面临最后的崩溃，社会大动荡、大变革不可避免。

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日本和中国都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亦都受到腐朽生产关系的束缚和扼杀。早在18世纪中叶，日本封建社会内部即已产生资本主义关系。到19世纪中叶明治维新前夕，已比较广泛地存在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工场手工业已在经济发达地区大量出现且密度较高，并在一些重要行业中较为发达。但由于幕藩领主对外推行锁国政策，对内限制、打击工商业，推行扼杀政策，极大地阻碍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的状况也与日本相似，在明代中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即已产生。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前后，在丝织、棉纺织、陶瓷、煮盐、采铜冶铜、采铁冶铁、制茶、制糖、造纸、木材加工等行业中，更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使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由于清政府一直对外闭关自守，对内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极力维持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基本特征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从而不断加重地租、赋税、徭役和高利贷剥削，

使饥寒交迫的农民无力迅速提高生产力，并使工商业的发展难于同国外、国内发生广泛联系，严重压抑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总之，封建的生产关系和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极大地阻碍了两国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两国的封建经济都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危机：农业耕种面积停滞不前甚至缩小，农村人口减少，歉收和饥荒不断发生，财政危机亦都十分严重。

日中两国的封建政治危机则更为严重。由于财政经济困难，封建统治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在悄然变化着，终致发生动摇，统治阶级再也无法继续维持其统治了。在日本，武士阶级，尤其是下级武士严重贫困化，使之“恨主如仇”，认识到幕藩体制已无可迷恋而寄希望于寻求新的出路。不少下级武士或搞副业，甚至经营商业；或成为儒学者、国学者、兰学者和洋学者，设私塾授徒，其中不少成为向往资本主义的进步知识分子。幕府和诸藩统治者为解决封建危机而推行的一系列幕藩改革也相继以失败而告终。在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也已腐朽不堪，吏制黑暗，贿赂公行，连八旗军队也逐渐陷于瘫痪状态。两国的封建体制，已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桎梏。但封建统治阶级并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变本加厉地压迫榨取，实行种种倒行逆施政策，力图挽救其覆灭的命运。这样，两国被统治阶级再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了，展开了持续而广泛的农民和市民的反封建武装斗争。日本在19世纪初，全国平均每年发生五次农民起义，1833年一年中就发生30多次，1861—1867年七年间共发生194次，平均每年27.8次。在中国，从清嘉庆朝开始至鸦片战争爆发前，广大农民在北方以白莲教为主，在南方以天地会为主，不断揭竿而起。在风起云涌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起义的打击下，封建统治发生了根本动摇。总之，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封建统治已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封建社会面临着总崩溃的深刻危机，生产力要发展、社会要前进，摧毁业已腐朽的封建体制，发展资本主义已成为无可避免、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

处于社会大动荡、大变革前夜的中日两国，又都面对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强烈冲击。欧美列强的侵略，民族存亡的危机，迫使两国迎接严峻挑战，作出历史的抉择。

19世纪中叶，停滞在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门槛前的日中两国，与欧美各国相比较，其社会经济发展已是大大落后了。在17世纪前期，日本德川幕府建立起幕藩体制和中国清朝建立封建专制统治时期，西欧的英国已开展了资产阶级革命。到18世纪，日中两国封建统治陷入危机之时，西欧各主要国家已相继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走在前面的英国已完成工业革命。世界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发展，开拓和建立起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得十分尖锐：“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指的“野蛮民族”，说的是尚处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国家和民族，而包括日中两国在内的这类国家和民族，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要么灭亡，要么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换言之，当时的日本和中国，惟有实现资本主义才能避免灭亡的道路。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并非完全是由内部因素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强烈冲击的影响下或“迫使”下进行的。日本正是由美国这个新殖民主

义国家的佩里准将率领的“黑船”舰队叩开了锁国大门。日本开国开港后，欧美列强蜂拥而至，无法阻挡。而英国这个老牌殖民帝国则用坚船利炮，通过鸦片战争，轰开了清朝老大封建帝国的闭关自守的大门。从此，欧美新老殖民主义迫使日中两国与之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迫开展不平等贸易，甚至割地赔款，攫取种种殖民特权。日中两国面临最后的抉择：要么灭亡，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要么走欧美列强发展资本主义之路。日本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较为顺利地开始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直至建立起“大日本帝国”。中国则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虽未沦为殖民地却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悲惨境地。

二、两国发展道路不同的主要原因

近代中日两国，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在 19 世纪中叶，两国还都是落后的封建社会。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道路，历尽坎坷，备受欺凌，险些被列强瓜分和被日本灭亡，经历从 1919 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全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浴血奋战，才取得了抗日战争胜利和 1949 年革命的胜利。日本则通过 1868 年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后，迅速完成了产业革命和向帝国主义的过渡，建立起庞大的“大日本帝国”，最终走上军国主义法西斯道路，疯狂地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导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败亡，在美国占领下经过战后改革，到 50 年代才又重新恢复和发展。

对近代中日两国，为什么走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亦包括了日本帝国为什么兴盛又为何迅速败亡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中外学者已从不同的角度，对各个不同侧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概而言之，可分为强调内部条件和强调外部条件两大不同的基本观点。强调内部条件的又因其侧重面不同而有多种不同的看法。在侧重政治方面考虑的学者中，有的强调封建政治体制不同，有的强调封建政治结构不同，也有强调是否由异民族统治。在侧重经济方面考虑的学者中，有的强调经济体制和结构不同，有的强调两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水平不同、密度不同，也有的强调两国国内市场形成时间不同。在侧重从思想意识方面考虑的学者中，有的强调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有的强调“危机意识”的有无，也有的强调“民族活力”的大小及是否充分发挥，在侧重从文化教育方面考虑的学者中，有的强调是否实行科举制度，有的强调西学发展水平不同，有的强调国民文化素质和水平的差别，等等。在强调外部条件不同的观点中，也有种种区别。有的强调两国的国际地位和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因而受到西方冲击压力的大小不同；有的强调对西方冲击的应变能力和方式的不同，因而导致后果的不同，等等。也有将国内外条件结合起来考虑的。应该说，上述种种观点不乏极有见地的见解，都有各自的道理，给人以很多的启发。这里，我们不拟一一具体介绍和评述，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本书前面的具体记述作些概括和总结。我们认为，近代中日两国之所以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各种因素在不同时期、不同层次上又起过不同的作用。为叙述简便和清楚，我们按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从两国内外两个方面，对两国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主要原因进行一些归纳和概括。

19 世纪中叶以前，即中国鸦片战争前和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可作为第一阶段。在这一时期，两国的国内条件和根据存在着一些不同。这些不同，在两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有表现和反映。而这些不同，

一般说来，都对日本能迅速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实现经济腾飞、建立日本帝国较为有利。

在社会经济方面，日本是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在幕末，资本主义萌芽已较为发达，城市工商业也较为发达，国内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也比中国要早。这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比中国较为有利的条件。而中国，则是地主经济形态，腐朽的汉族大地主帮助满族统治集团对明工朝的征服和统治全国，更造成了经济发展的迟滞。资本主义萌芽受到扼杀，统一的国内市场尚未形成，使中国社会的发展迟缓了 100 多年。虽然在个别地区和部门，资本主义萌芽水平不比日本低，甚至高于日本，但总的说来，比日本发展要低，这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十分不利。

在社会政治方面，日本是幕藩体制，又有无实权却具有神的权威的天皇及其朝廷，虽有集权，却又割据分权，地方藩、特别是外藩拥有相对的地方割据之权，独立性远比中国中央集权之下的地方更大。因幕府政治是武家政治，封建武士重勇武、重实行，又学文道，是集文武之道于一身的群体，这与中国长期是文官，特别是与清末愚钝的腐儒当政，因循守旧、抢残守缺很不相同。这为面临西方冲击时日本有较强的应变能力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文化方面，日本是神、儒、佛三教融合发达，而且善于吸收外来文化，西学的传播、发达远比中国强。日本的教育普及程度也比中国高。虽然两国都是世俗教育，又以儒学为主，但是寺子屋的遍及日本，使日本全国教育文化水准都较高，为后来近代教育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学习西方科技方面，幕末日本也比中国发达。不仅是医学，就连科技和生产技能也比中国发达，已建立有近代水平的一些幕藩经营的工厂，技术、规模也达到了一定程度。其性质虽是封建官营，但技术设备及生产能力为近代工业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正因为有以上一些差别，日本在近代资本主义起步时就有了较好的基础条件，有了一定的准备。在幕末风云变幻之时，西南强藩能建立和维持武装割据，并利用天皇朝廷，经历了尊王攘夷到倒幕维新的历史演变，特别是一批下级武士能脱颖而出，以其文武之道显示出杰出的领导才能，加之有商业资产阶级、特别是豪农豪商的财力、物力的支持，再配合以农村农民起义和城市市民暴动的兴起，最后再加上一些拥有洋学知识的武士的协助，从而使武士们能采取适宜的政策措施，在西方列强侵入、面临民族存亡危机之时，成功地推翻了封建幕府，建立了明治新政权。

中国在以上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及条件方面，都比日本稍差。当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冲击时，总体的应变能力就比日本差些。虽有林则徐、魏源等一批较先进的人物，或禁烟抗英，或呼吁“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整个统治阶级腐朽昏庸，失却了应变能力，其结果是林则徐等人的被革职和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境况使近代中国必然走着极为艰难坎坷的道路。

在第一阶段，两国所处的国际环境虽有相似之处，但更多的、更明显的却是不同之处。在 19 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势力东侵，中国位于东亚重要位置，加之地大物博，成为列强垂涎、争夺的肥肉。西方列强不惜以一次次武力，进行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征服中国。中国高度发达的封建社会，自我调节力颇强，得以长期延续，而一旦遇到新兴资本主义势力，却败下阵来。列强的弱肉强食政策及中国的国情地位，决定了列强不允许中国独立发展资

本主义，中国内部自身发展又不可能。这种历史的落后，历史机会的一次次丧失，使个别杰出人物的拼死努力也“无力回天”，只能遗憾地抱有“终天之恨”而已。

而日本却比中国幸运得多，由于地处东亚边陲狭小岛屿，国家小而资源又少，西方列强对其重视程度远比中国为差。日本明治维新前后，又恰逢西方列强无法抽出更多力量东顾日本。当时，英国在印度遭受人民大起义的打击和在中国鸦片战争中遭受中国人民抗击之后，正考虑变换和调整殖民手法和策略，虽然有萨英战争及四国联合舰队炮击日本下关（马关）之事，但列强的武装并未侵占日本本土，此后更迅速地改变为利用日本为其侵略远东的前哨和兵站。正是出于以上考虑，英国转而支持萨摩藩倒幕派。法国正陷于普法战争之中，美国则因国内的南北战争而无力顾及日本，俄国因克里木战争后忙于农奴制改革，也无暇东顾。这样一来，日本有一个西方列强无暇顾及它的极好历史时机。而历史却没有给中国提供这种机遇，况且中国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进行了鸦片战争。日本却正好从中国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太平天国的被镇压了解到西方列强的实力，民族危机意识极强，并为挽救民族危机作了一定准备。这样，日本便能很好地把握住这一宝贵的历史机遇，迅速倒幕成功，建立起明治新政权，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是否可以这样说，西方列强当时自顾不暇和考虑将日本变为自己侵略东亚的伙伴和工具，与亚洲人民，特别是印度和中国人民抗击列强的英勇斗争大有关系。换言之，亚洲人民反抗西方列强的武装斗争，是使日本获得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危机的极为重要的外部条件。若没有这些良好的外部条件，任凭日本国内有多么发展的资本主义萌芽，有多么周到而充分的物质和精神准备，就当时日本的实力和可能采取的策略手段，都是抵御不了列强的侵略的，也必定会沦入半殖民地殖民地深渊。当然，纵然出现有利的国际条件和天赐良机，若无国内条件相配合，国内无任何物质的和精神的准备，这一稍纵即逝的良机也会坐失，仍然逃脱不了与亚洲其他国家同样的厄运。所以，我们认为，日本以当时的国内条件为依据，配合以有利的国际条件，且有应对的精明，加上偶然出现的良机，几方面因素几乎同时汇聚所起的综合作用，才顺利完成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变革，走上了自立发展的道路。而这一综合条件的具备，是千载难逢的，是有一定偶然性的。这也可说是其他亚洲国家再也未能走近代日本发展道路的原因所在。

而在社会变革时期，各方面有利因素能否几乎同时汇聚发生综合效应作用，是十分关键的。就中日而言，甚至是决定性的。当时中国的反侵略斗争不谓不英勇，武装斗争水平亦很高。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战争亦比日本的“改革世道”及农民起义影响更大，水平更高，而中国辛亥革命的整体水平比日本的倒幕运动更高得不可比拟，即使是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的改革措施相比，并不逊色太多。但是，日本的这些有利作用力却在同时期汇聚在一起，相对的反变革力量则显得更弱，从而不失时机地取得了变革的胜利，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而中国的一次次努力和斗争，虽然其力度、其水平均比日本大些，甚至高些，但因反对变革的力量相对强大，特别是一次次斗争和努力均十分分散，时间前后相距大，未能同时汇聚在一起，共同对反变革力量展开有力的冲击，变革力量冲击的不同步，或变革的错位，终于使变革一次次受挫，“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这就是中日两国变革一成一败的原因。

从中国鸦片战争和日本明治维新后到中日甲午战争可以作为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两国均跨入了近代时期，并已开始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而不同的发展道路，更为后来的发展造成了根本不同的内外部条件。

在这一阶段，从各自的国内条件看，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出现了更多的差异。在政治方面，日本建立并巩固了地主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通过一系列改革，确立了中央集权和近代天皇制，建立起“大日本帝国”，并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通过《日英新约》的签订和逐渐修改不平等条约，取得了与西方列强平等的国际地位，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强国。与此同时，日本开始对东亚弱小国家进行军事侵略，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跻身于列强之列。中国则在列强不断侵略之下，主权和领土不断丧失，在半殖民地深渊越陷越深。封建统治阶级则更加没落腐朽，封建统治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在经济方面，日本采取开国进取方针，通过地税改革、秩禄处分、士族授产和殖产兴业等一系列改革，强制推行资本原始积累，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并已开始进行产业革命。而中国虽有洋务运动，但终于失败，经济受到列强的破坏，日益陷入困境。在思想方面，日本通过启蒙运动和实行文明开化方针，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已有自己的地位。中国虽涌现出一些启蒙思想家，但影响面不大。在文化教育方面，日本已普及小学教育，各种职业教育亦有迅速发展，但以《教育敕语》颁布为标志，军国主义教育已成为日本教育中的一个毒瘤。中国虽则办了一些近代学校，但教育的普及等还根本谈不上。这一时期，两国的国际地位和条件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日本一方面通过开国进取，大学西方和修改不平等条约，改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更通过不断对朝鲜、中国的侵略，在外交斗争中纵横捭阖，跻身于列强之列，成为奴役中国的主要侵略国。中国则因甲午战争败于日本，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

国内外条件的不同，决定了近代两国发展道路的不同。日本由于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并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因而使社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而中国仍处在封建统治之下，只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上缓慢地发展。我们可以说，正是由于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才能成功地推行一系列改革。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因未能掌握政权，所推行的洋务运动及其他一些改良活动就遭到了挫折和失败。

从甲午战争到中国的“五·四运动”和日本参加巴黎和会，可作为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两国近代社会发展水平有了更大的差距，两国的社会状况更加不同。中国在甲午战争后，地位更加悲惨，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均遭失败。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一度建立了民主共和的南京临时政府，然而很快被袁世凯北洋军阀所取代，终未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中国有了新的生机和新的希望。

这一阶段，两国最大的不同是日本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强国、工业化强国。而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贫穷落后的农业国，两国的社会性质根本不同。在经济发展方面，日本遥遥领先，中国则更加望尘莫及了。日本是压迫民族，中国成为被压迫民族；日本成为侵略国，中国成为被侵略国。这些根本性的不同，又成为近代两国发展道路极不相同的基本原因。

考察贯穿于各阶段、始终影响中日两国发展的因素，有必要专门涉及开国进取思想和民族主义两个问题。日本由于有勇于和善于向先进文明学习的

优秀民族传统，因而在与西方文明撞击时，能很快调适自身适应力，较早较快地果断采取了开国进取政策，使“求知识于世界”的开国进取思想深入人心，从而保证了各项改革的顺利实行。中国则长期闭关自守，悠久的历史 and 丰厚的文化积淀的老大思想包袱沉重，虽不断被迫开放口岸，但除少数先驱具有开国进取思想外，占统治地位的还是狭隘的闭关排外自守思想。至于民族主义问题，是始终对两国的发展起巨大作用的关键问题之一。民族主义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一面光辉旗帜，“尊王攘夷”不仅有反对外国侵略的内容，而且包含着反封建主义的意义。民族主义在日本资产阶级运动中，曾起过组织群众、动员人民的进步作用，成为日本资产阶级革命不可或缺的思想武器。日本人民在民族主义旗帜下，推翻封建主义，挽救了民族危机。但是，即使在倒幕维新时期，维新志士的民族观亦具有二重性：既反对列强入侵，又主张向外扩张侵略。特别是在19世纪80年代，日本帝国统治集团成为强权政治的狂热推行者，民权论者亦蜕化为国权论者。大批民族主义者蜕化为沙文主义者了。在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沙文主义第一次大泛滥。在日本侵华期间，沙文主义第二次大泛滥。两次沙文主义的大泛滥，成为日本人民和亚洲人民的灾祸之源，亦成为日本败亡的祸根。中国民族意识的萌发虽较日本为早，但因杂有国内反满的民族矛盾，影响了对外国殖民侵略的共同抗击。直到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才充分发挥了民族主义的巨大历史作用，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最终取得了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完全胜利。

值得人们关注的是，从本世纪60年代起，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亦悄然兴起，不时有沙文主义冒出，污染日本人的思想。“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抛出，是妄图为日本侵略战争“翻案”，为已覆亡的“大日本帝国”招魂。本世纪30年代又发生教科书事件、日本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供有14名甲级战犯名位）事件，近年又不断有日本国务大臣口出狂言（所谓“失言”），妄图否认侵略、抹煞罪恶、美化侵略战争。历史不容亵渎，沙文主义即使泛滥一时，其美化侵略、歪曲历史的企图终究是无法得逞的。

最后，拟对“大日本帝国”败亡原因作一简要概括。从经济、政治体制方面看，明治维新的二重性使近代日本的各种体制、结构均具有二重性，处理不当时，就发生负面影响和副作用。民族主义逐渐向沙文主义的蜕变是典型事例。日本靠战争起家，靠不断扩大战争、对外侵略刺激国内经济，缓解尖锐的政治矛盾和危机，犹如饮鸩止渴。日本经济本来就较为虚弱，资源不足，原料缺乏。一旦野心膨胀、四处侵略，就会成为“国际孤儿”，失去资源来源，从而造成经济崩溃。实力不足，又必然在战场上节节败退。长期的战争，过度的侵略扩张，造成科学技术和经济的落后和衰退，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军事力量的枯竭衰微，终于导致政治和经济的崩溃、军事的败退，最终则是“大日本帝国”的覆灭。三、中日两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及经验教训如果换一个角度总结和概括近代日本和中国的发展，使用近代化的概念是适宜的。近代化概念的内涵极为丰富，而对近代化的理解亦十分不同。我们暂且将近代化规定为资本主义化，而不在这里使用现代化概念。

近代中日两国走的是不同发展道路，换言之，中日近代化道路不同。而对近代两国发展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的归纳总结，使用近代化概念则更为清晰、更好理解。

对中日两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及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建立在本书对日本

帝国兴亡过程详尽阐述的基础上，联系近代中国各方面的总体状况而作出的，不少看法尚不成熟，诚望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综观 100 年左右中日两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总的说来，由于中国没有一个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经济上的工业化、政治上的民主化和教育普及化方面，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下缓慢发展的，终于未能实现近代化。但在某些方面有着自己的优势，也留下了辉煌篇章。日本则独立发展为资本主义工业强国，基本上实现了近代化，但在各个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也留下了耻辱的记录。应该说，各有其成败之处，亦有得有失。

概括地说，日本的成功之处表现在以下各个方面：在维护国家独立自主方面，明治政府通过艰苦的修改条约谈判和不懈的斗争，终于废除了与西方列强签订的全部不平等条约，发展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强国。在经济方面，在第二次大战前已获得巨大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实现了工业化，农业在战后也逐渐实现了近代化。在政治方面，1889 年就已开始建立近代代议制度，颁布了明治宪法，也曾有过自由民权运动、大正民主运动和昭和民主运动三次民主高潮的兴起，在战后更制定了新宪法，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思想启蒙方面，明治初期即开展了启蒙运动，经过文明开化，大学西方，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文化教育方面，经过明治政府的大力提倡和日本民间的长期努力，较早较快地普及了国民小学教育，对推进近代化发挥了很大作用。

与此同时，日本发展为压迫弱小邻国（中国、朝鲜）的侵略国，成为压迫民族，20 世纪 30 年代便确立法西斯体制，发动侵华战争，1941 年更挑起太平洋战争，战败投降后又被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开始实现工业化时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并且卷入国民经济军事化的漩涡而终于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总崩溃。在近代天皇制国家政体之下，人民民主权利受到极大限制，连中小资产阶级也无法问津权柄。虽然兴起过三次民主运动高潮，但自由民权运动被镇压，大正民主运动遭受扼杀，昭和民主运动终于夭折。20 世纪 30 年代后，法西斯体制确立，军部横行，人民起码的民主权利被剥夺殆尽，无产阶级政党受到血腥镇压，资产阶级政党亦被迫解散，战争狂人东条英机独揽大权，日本经历了最黑暗的法西斯专制统治时期。在思想意识方面，也曾有过“全盘欧化”的挫折，受到“脱亚论”和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和控制。文化教育方面也曾受军国主义毒瘤侵害。

日本近代化的两重性，其成功与失败、得与失的共存，可以说反映在各个方面，而且是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表里关系。

中国由于外受帝国主义侵略奴役，内受封建专制压迫剥削，终于被推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未能实现近代化，可以说是失败了。

在民族和国家独立自主方面，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列强、后来则主要是日本的宰割和战争侵略，国家被划分为各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遭受“瓜分豆剖”之苦，台湾、东北曾在一段时期内甚至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等反帝反封建斗争，又都遭到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联合镇压。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和清政府反动统治，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但很快又被北洋军阀勾结帝国主义扼杀。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掌握全国政权直到 1949 年，中国一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经济方面也一直未能实现工业化。到 1949 年，中国近代工业产值仅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 17% 左右，而 83% 左右仍是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中国的启蒙

运动到 19 世纪末才有所开展，影响未能波及全国。教育发展极不平衡，普及率极低。一部中国近代化史是苦斗——失败——再苦斗、虽有缓慢发展但终未成功的历史。

但是，中国近代化史也有其光辉灿烂的篇章。太平天国革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都试图变革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将中国建设成独立富强的国家。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纲领，都曾提出建设理想的近代化国家。特别是辛亥革命，推翻了长达 2000 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并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其辉煌业绩、其不朽功勋将永垂青史。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英勇斗争，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赢得了抗战的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伟大斗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的经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初期，也曾有过自己的黄金时代。1919 年“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又是何等的波澜壮阔。而以“五·四运动”为标志，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经过 30 年浴血奋斗，赢得了最后胜利，国家取得了独立，民族争得了解放，从此进入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辉时期。

从中日两国近代化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工业化的实现，国家发展为独立富强的近代工业强国，是以工人备受剥削、农村长期贫困落后，法西斯军部专权为代价的，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了总崩溃，直落得被美国单独占领的后果。中国长期受到列强的侵略、压迫和战争破坏，其社会经济、政治民主、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历次革命运动都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残酷镇压，然而这也使得“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 1360 页）。中国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康庄大道。因此，我们说中日两国各有其成败得失之处，亦各有自己的优势，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中日两国近代化的不同历程和发展前途，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给我们以种种启迪。这里，我们仅将最主要的几点概述如下：

第一，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既是近代化的基本内容之一，又是近代化的根本前提。

19 世纪中叶，世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已先后开始或实现了近代化，并通过殖民扩张将落后国家强行卷入世界资本主义漩涡。当时，同属落后国家的中日两国，都被迫同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面临着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严重危机。严峻的形势要求两国作出抉择。

日本顺应了时代潮流，明治政府一方面开国进取，主动变革，迅速增强了实力；另一方面又坚持民族和国家的独立，抓紧与西方列强谈判，以修改不平等条约，为“收回国权”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通过这两方面的斗争，实现了民族和国家的独立自主，成为亚洲惟一的避免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命运的国家。这为日本发展成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强国，提供了重要的保证。

中国腐败的清政府，开始是妄自尊大、盲目排外，鸦片战争失败后则向列强屈膝投降，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时，清朝统治者进而与外国侵略者勾结起来，逐渐变成了列强的傀儡和工具，从而使中国丧失了民族和国家的独立自主，沦为半殖民地。一旦沦入半殖民地

这一悲惨境地，则备受资本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不仅“豆剖瓜分”中国，而且为了进一步把中国变成殖民地，不允许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实现工业化，不允许中国成为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国没有了民族和国家的独立自主，丧失了近代化的根本前提，要实现近代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反帝反封建斗争，争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才能为近代化开辟道路。

第二，在近代时期，进行社会变革的近代资产阶级能否掌握国家政权，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是决定近代化成败的关键。

国家政权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对社会发展能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因此，政权问题是社会变革的一个根本问题。可以说，一个国家近代化的进程和成败，取决于政权操在谁手里，由哪个阶级掌握政权。

日本正是通过明治维新，由倒幕派夺取了政权，才为日本近代化开辟了道路。因此，日本近代化成功的一个基本经验，就是夺取了政权的日本资产阶级，充分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日本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较好地进行了破旧立新，既打破了幕藩体制和消除了封建复辟势力，又能充分利用国家政权和国家资本干预经济，大力扶植资本主义发展，从而大大加速了近代化的进程。

中国则缺少资产阶级政权这一根本前提，因而近代化处处受挫，发展迟缓。洋务派办洋务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维新派又未能掌握政治实权，先后均以失败告终。总结戊戌维新失败的教训之一，就是维新派没能重视国家政权问题，忽视夺取和掌握国家政权。孙中山先生已明确认识到必须通过革命夺取政权，才能为近代化的实施开辟道路，并为此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成功地进行了辛亥革命。然而，辛亥革命在推翻封建专制的清政府后，也未能巩固资产阶级政权，很快被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所篡夺，招致革命和各项改革事业半途而废。

第三，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进行改革，走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是近代化顺利发展的保证。

日本近代化的成功之处，正是执行了正确的改革政策。明治政府提出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方针及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基本上是正确的，是符合日本国情的。明治政府对内抓紧进行政治、经济、教育体制方面的改革；对外实行开国进取方针，面向世界，努力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并经过吸收、消化，使之变为自己的东西，从而大大促进了近代化的进程。而日本近代化受挫的严重教训，正是改革的不彻底和某些政策的错误。各项改革的不彻底，使封建因素大量存在，给各方面都带来了深远的恶劣影响。某些政策的错误，也使近代化事业走了不少弯路，搞“文明开化”时提倡“全盘欧化”，完全否定和排斥日本优秀文化传统，19世纪80年代的“鹿鸣馆时代”就是“欧化”的典型。进行农业改革时大搞大农经济，盲目引进、购置大批西洋大型农具。凡此种种，都付出了沉重代价，造成了极大损失。

中国由于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封建专制政权的统治，基本上无法进行改革，进行的某些改革如戊戌维新等，也遭到镇压而失败。究其失败的原因，确实也有改革政策错误这一因素。戊戌维新仅学明治维新的某些皮毛和形式，诸如“剪发”、“迁都”、“改元”等，而未学其夺取政权等实质，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在学西方的过程中，也有“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

之争，而争论双方都是错误的。鼓吹“中体西用”，是为了维持封建统治；鼓吹“全盘西化”者，则只能是食洋不化，徒然加深半殖民地化而已。只有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后，在根据地、解放区才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改革，促进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第四，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的全面发展，是实现近代化的基本要求。

如按近代化的各项标准看，中日两国的近代化都各有缺欠，都是跛足。日本实现了工业化和教育普及等等，但在政治民主化方面直到通过战后改革才开始实现，而战后又存在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重大历史课题。严格地说，日本近代化是在战后改革后，在结束美国单独占领局面即“旧金山体制”确立后，才能说已全面地实现。中国虽然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获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在革命和政治体制民主化方面比日本要先进得多，然而经济落后，未能工业化，文化教育水平也很低，应该承认这是谈不上实现近代化的。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虽然是两国各自的历史原因造成的，但也是两国近代化的严重教训。

第五，反对侵略战争，创造和平安定的环境，是近代化顺利实现的重要条件。

日本的近代化，虽一时受益干侵略战争，但日本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受到痛击，最后败降，招致了国家和民族独立自主的丧失，招致了国民经济的总崩溃，终于使 70 年近代化的成果毁于一旦。其教训何等惨重。

中国则在 100 多年间受到列强的侵略和奴役，特别是受到日本的不断侵略战争的破坏，国家实力受到极大的损害。由于缺少和平安定的环境，中国的近代化只能缓慢地进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争取到和平安定的环境，开始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保证和平安定的环境，“中日不再战”，不仅是当今时代的要求，两国人民的心声，而且是两国 100 多年来历史所提供的宝贵的经验教训。

后 记

本书得以出版，首先要衷心感谢世界知识出版社领导和责任编辑李锋同志。在提出选题计划、拟定书稿提纲及写作过程中，始终得到李锋同志的大力支持、协助和鼓励，使书稿得以顺利完成。世界知识出版社诸同志又精心审阅、认真修改，为本书编辑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我谨代表各位作者表示深深的感谢。

在拟定书稿提纲、组织写作过程中，接培柱同志、米庆余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本书由以下人员执笔（按编章顺序）：汤重南（导论、附论、后记）、宋成有（第1—4章）、马新民（第5章）、汪森（第6—7章）、张传杰（第8、9、11、13、31—35章）、郑毅（第8、10章）、邹晓翔（第12章）、王俊彦（第14、26—28、30章）、赵一顺（第15章）、周颂伦（第16—18章）、李小白（第19、20章）、徐显芬（第21章）、王健（第22章）、宋志勇（第23章）、杜小军（第24章）、肖伟（第25章）、蕴华（第29章）、李婉兰（第36—40章）、胡卫东（第41—45章）、强国（第46—50章）。

书稿执笔人交稿后，由汤重南、汪森、强国、韩文娟四位主编分头负责审定有关编、章，提出修改意见，再由执笔人修改。最后，汤重南通读修改了第一至七编书稿，强国通读修改了第八至十编书稿。

本书写作，由于时间匆忙及水平限制，肯定存在着不少缺点和错误，衷心希望读者不吝赐教。

汤重南

1996年1月8日于北京

